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七二冊目次

## 史部·政書類

聖門禮樂統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張行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一年萬松書院刻本

..... 一

學宮備考十卷末一卷附餘說一卷

〔清〕彭其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自得軒刻本

..... 三一三

四譯館考十卷

〔清〕江纂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六七一

聖門禮樂統二十四卷首一

卷

〔清〕張行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一年

萬松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禮樂

統二十四卷》提要

余守寧之明年皖江守何  
公以類宮禮樂墜廢慨然  
興修遣洪廣文走文於余  
且曰凡羽籥干戚簠簋鼎  
俎以及簫鼓鐘簠之屬請  
一一繪圖永以爲法蓋以  
金陵固江左首郡而學宮  
又有明辟雍舊地其制度

詳明當必有釐然可觀者  
豈知殘缺失次文獻無徵  
固已付之若存若亡之間  
哉有江浦諸生張子行言

序二

者出而與洪廣文商訂指  
畫因以復皖守何公之命  
旣而出所著禮樂統示余  
綜核精密一本於經史百

家恍若置我於仲尼廟堂  
而親見其車服禮器也嗚  
呼盛矣然禮樂制度由漢  
以來難言者久矣雖徵諸

序三

戴記猶闕有間若末俗之  
淺見陋聞又無論矣乃我  
國有人旁搜博採補前人  
之未備集諸說之大成謂

非厚幸歟于是分所入俸  
謀付剗劂復召僚屬共襄  
厥成七閱月而告竣張子  
亟請序於余余追維曩昔

序四

倘非何公兆端於前洪廣  
文奔走其際則余旣不知  
有張子其人而其所著之  
書或公諸海內或藏之名

山皆未可知也今幸相與  
有成故樂道其事而序之  
岢

康熙壬午孟秋望後二日

序五

東魯劉琰題



聖門禮樂統序

粵稽祭法宜祀者五首則曰法  
施於民若是乎施彌遠者祀彌  
隆理固然也周之季也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衰有天縱之聖人  
出上以集千聖之大成下以垂

甘序一

萬世之大法迄于今斯道之常  
昭而不熄者不啻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猗歟盛哉其所施  
之大而遠何等也故自魯哀致  
誅厥後崇祀之典代益加隆洎  
明嘉靖間復取前所已行者一

一釐正之而禮樂愈稱明備總  
以不忘所施而已

今天子崇儒重道駕古軼今屢幸闕  
里親祀孔林又

御書萬世師表徧懸天下學宮而封  
襲之榮并及仲氏端閔之蔭一

甘序二

同朱子斯不更千百年來所從  
未一覲者哉廼世之學者亦嘗  
從事駿奔之末亦嘗周旋于俎  
豆金石之旁至叩其謚號之何  
以屢更配享從祀之何以歷改  
以及諸禮器樂舞廟制神位之

詳每什不得其一二焉夫齊諧紀怪山海誌奇士之喜新好異者方且騁懷游獵以恣一時之快譚况日讀聖賢書春秋共襄乎祀事而於謚號之屢更配享從祀之歷改以及諸禮器樂舞

廟制神位之詳顧多習而不察茫焉莫識所自來母乃貽士林羞而爲博綜之所矇乎張子躬先有鑒于是爰遐蒐廣採彙成一編題曰聖門禮樂統繇魯哀以暨昭代禮典樂章班班可

攷而世家列傳更備晰源流學者展卷洞然匪直免譏於弁陋先聖先賢儒之法施罔極允宜崇祀之由抑亦可以瞭若指掌矣躬先篤行力學夙爲浦庠所推重前著小學翼朱爲啟蒙津筏茲復輯是編以闡揚聖道之尊與諸賢諸儒之不容泯沒其真不媿聖人之徒也夫余嘉其志樂其書之成而因爲之序云

昔

康熙歲次辛巳桂月瀋陽甘國璵

德沂父題於萬青書屋



官序五

敘

興朝受命垂六十年禮明樂備  
民物雍熙巍乎煥乎亘古  
未有至昭假上下懷柔百  
靈尤以

先聖闡里為兢兢始自

史序一

世祖章皇帝應運伊始他務未遑

卽遣官致祭示天下以重

道崇儒至意逮我

皇上龍飛以來遣官恭謁禮有

存加至三十有二年又

親幸闕里以圜丘禮躬為享祀

猗歟休哉聖道光昌此焉

已極迺典禮隆矣

宸眷尤加篤焉閱今春 詔太

常 頒樂章備誠備恪又

特命 臣夔邁詣闕里併少昊金

天氏陵而祭告之

東序三

天語煌煌毋勝惶悚隨刻日戒

途望杏壇至止當是時代

天祭告惟惴惴焉隕越是懼故

自入廟以迄禮成卒未敢

仰視也閱日加沐更衣入

萬仞宮牆仰瞻 聖像不

覺肅然起敬達縱觀鳳臺

龍棟月祀雲堦暨犧象雲

雷等陳設又茫乎疑此身

之何在矣嗟乎當世盡讀

孔氏書能慨然想見其為

人少有能望見其宮牆者

東序三

至得其門而登其堂者又

加少焉何幸遭逢

聖明得啣 命瞻禮誠低徊留

之不忍去如太史公所云

者既復開東庫盡閱禮器

俎豆埴簠祝敔等凡數千



事皆未經目覩益驚且喜  
中怍怍然不知所爲頃迺  
悄怍思躍然起期得博雅  
精深之士相與考核成書  
昭布當世垂祀典光顧卹  
恩假省東望白雲親舍踰河朔  
淮渡江南下碌碌未暇爲  
憾比入慈幃修定省出接  
鄉耆故舊一一詢及祭告  
時事余固樂道之然追惟  
彷彿悔未有成書語次恒  
格格不下外兄狄子司九

忽鼓躍出席曰異哉張兄  
示余禮樂統一書之大足  
不朽也余驚詢故狄曰浦  
邑張子躬先握契十餘年  
所其生平篤孝至行姑不  
具論論其潛心典故始自  
遺統禮經暨應朝祀典追  
封配享從祀爵里祭器禮  
儀樂章樂舞一切詳核釐  
爲若干卷已有成編大約  
溯先聖之淵源明往哲  
之端委闡理學之薪傳且

以彰應代帝王暨

與朝崇重之典制胥於是乎在  
余聞之快狀驚曰是何先得我心乎  
弟張子稽古而有成余躬親而罔獲  
余滋愧焉外兄又曰是何難哉

史序六

曷敘其始終以堅張志併  
速鐫梨行世天下見張子  
書皆公樂成之顧不優耶  
余固欣為序之以行卽謂  
張子書同已出可也雖然  
余敢邀張子功為已有哉

藉告張子豈惟稱先頌古  
彰博雅之為抑亦

聖朝曠典闡揚攸係他日編入  
史館錄張子書張子不同  
是書不朽耶行將刻期入  
觀不獲與故人聚語道經岱宗

史序七

望闕里祥雲深處謂自今  
得有傳書耿耿之私亦用  
自慰焉已

昔

康熙丁丑一陽月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

士加二級

特簡內廷供奉纂修

三朝國史一統志前翰林院侍

講學士

特賜正一品服代

史序八

天祭告左右春坊庶子掌坊事

翰林院侍讀侍講左右春

坊翰林院編修充乙丑科

會試同考官甲戌科

殿試讀卷官翰林院庶吉士年

家弟史夔頓首拜撰



史序九

聖門禮樂統凡例

天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爲萬世禮樂之宗主歷代帝王咸表章而師事之禪受代興祇祀不貳歷越三史爲典惟鉅是用東軒肇白魯哀近迄

昭代凡顏兄聞莫敢遺夫顏曰聖門禮樂統要率爲一書非別參臆說也

是書之序始於癸酉仲夏病移肅寺一二方外舉浮屠

源流多附會齊梁故事劇談豔稱因有感先聖先賢

歷代祀典煌煌載籍名爲十林無錯舉一二者闕畧鮮

聖門禮樂統

凡例

萬松書院藏板

蘇珠可汗頗用蹄發微箭挑燈揮汗覓求遺編輯爲若干卷閱十寒暑凡三易稿云

聖門禮樂鮮觀全籍及見者僅有關里志傳道錄陋

巷志三遷志孔庭纂要等書翔自往哲尤稱鉅觀然或

事而弗該散而罔備世次年代之間分見錯出觀者殊

木洞然茲編所載先聖畫號禮典樂章宗子封號及

諸賢始祀改祀罷祀千九百餘歲之要典皆詳志之其

餘如修爵賜田衆子拜官之類與廢沿革總附錄焉

年三自敘述紀宋志禮經力次祀典著義農以來道備

孔子而歷代帝王崇德報功各有原本其後卷同志宗

首援樂經總見聖門禮樂感幽格明主鉅至悉非同汎觀也

一孔子作世家從祀者作列傳其宗子世表亦即附于世

家之後蓋志盛也至各傳中有年可考者以事係年無

年可考者以類敘事亦有先無年月而後有先有年月

而後無者各從實紀之若孔門弟子缺其事者錄其言

言亦缺者聊備名氏蓋至嚴且慎毫不敢妄附也

一孔門弟子當以家語爲主史記以後恐愈遠而失真乃

自嘉靖中釐正祀典義爲畧備然實出於張璠矯襲之

議非真有功於聖賢者也故祀郭車革懸甕能顏何泰

聖門禮樂統

凡例

萬松書院藏板

冉改遽伯玉林放而祀于鄉世之君子心甚病之至以

歐陽公之賢而獨以濮園一議躋祀廟庭當時如范文

正公先憂後樂道德功言無愧聖賢獨不預祀此尤其

矯議與獻附會迎合之隱狀所獨露者故凡列傳中微

文志意稍參末議焉

一家語史記所載聖賢事蹟凡可疑者間從刪削如子貢

類之蓋傳信也或子集不能于正者亦爲采輯以備訂

正顧見蜀纂陋遺缺者多尚有俟于博雅君子耳

一諸賢言論行定闢理學者錄闢教化者鈐關綱常經濟

者錄諸細行文辭則畧而弗載以非聖門所重悉汎志

之反與祀典無預也

一從祀諸賢祖父有世德及師友淵源者傳首必先列之其子若孫能濟其美與門人之能傳其學者亦附于本傳之後蓋前承後繼輝映聖門茲備錄之庶以闡揚先烈亦將推美後人云耳

一書中所繪圖次道統世系尚已而諸儒經學源流亦因以附載者蓋以聖賢之道盡在六經外此別無所謂道也茲自漢以來傳經諸儒有從祀者既列傳矣其不從祀者亦賴其專門講授經學得傳應列于圖次俾功德不泯誠焉

聖門禮樂統

凡例

三

萬松書院藏板

一後卷律呂宮譜法調禮器樂器俗舞樂章等編皆彙輯古本合爲一編而孔孟林廟等圖亦必附載之者非僅備閱者之觀覽亦以顏曾四氏尚有配祀門人既未列傳庶將附見于斯豈以爲繪刻之末務貽諸多事耶

一歷代諸儒有道有德立功立言而未獲從祀者即無數擅入列傳間於各儒之後附著其行以俟 當事之題請焉

一改祀罷祀諸儒猶列之末簡者所以昭鑒戒也蓋從祀重典公論較若日星議禮者慎毋輕舉亦無輕廢云

卷中考據徵引典籍甚繁 家貧學陋方愧管窺上賴

先君子庭訓生平詔告無非 先聖賢之嘉言懿行用是佩服不忘於前纂輯小學翼朱之時寓居金陵復閱坊間遺書及爲是編哀采摭撫次第彙成不能悉載目錄只于各條下註明所出非曰考信聊免無稽至蒙指摘所深幸云

康熙辛巳秋七月既望東吳後學張行言謹識

樂統

凡例

四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目錄

督學部院山右張大宗師鑒定

太史邵憲山左劉大宗師問正

卷首 綱領

道統

禮經

歷代道統圖

世系圖

諸儒經學圖

卷一 祀典通攷

晉

漢

東漢

三國

晉

東晉

南北朝

隋

卷二 祀典通攷

聖門禮樂統

目錄

唐

五代

卷三 祀典通攷

宋

附 遼金

南宋

附 遼金 元

卷四 祀典通攷

明

附 擬祀諸賢

卷五 祀典通攷

國朝

附

歷代祭文

卷六 世家

孔子世家

宗子世表

卷七 四配

列傳

顏子 復聖

曾子 宗聖

子思子 述聖

孟子 亞聖

卷八 列傳

閔子騫

冉子牛

冉子弓

宰子我

端木子貢

仲子路

冉子有

言子游

卜子夏

顓孫子張

卷九 東廡先賢

列傳

澹臺子咸

原子憲

南宮子述

商子瞿

漆雕子開

樊子須

公西子赤

梁子黧

冉子雋

伯子虔

冉子季

漆雕子哆

漆雕子徒父

商子澤

任子不齊

公良子肅

聖門禮樂統

目錄

奚子蒧

顏子相

二 甸子井疆

秦子商

公祖子句茲

縣子成

燕子伋

顏子之僕

樂子茲

邾子奚

公西子與如

公西子蒧

陳子亢

琴子牟

步叔子襄

卷十 西廡先賢

列傳

宓子不齊

公冶子長

公哲子哀

高子業

司馬子犁耕

有子耜

巫馬子施

顏子幸

曹子卬

公孫子龍

秦子祖

顏子商

壤駟子赤

石子蜀

公夏子首

后子處

公肩子定

鄒子單

罕父子黑

榮子游

左子 <small>人列</small>	鄭子 <small>訓</small>	原子 <small>元</small>	康子 <small>諫</small>
叔仲子 <small>會</small>	狄子 <small>黑</small>	孔子 <small>忠</small>	施子 <small>之帝</small>
秦子 <small>非</small>	申子 <small>根</small>	顏子 <small>喻</small>	
卷十一 <small>先儒列傳</small>			
左子 <small>丘明</small>	公羊子 <small>高</small>	穀梁子 <small>赤</small>	伏子 <small>勝</small>
高唐子 <small>生</small>	孔子 <small>文國</small>	毛子 <small>萇</small>	董子 <small>仲舒</small>
后子 <small>晉</small>	甘子 <small>休</small>		
卷十二 <small>元帝列傳</small>			
王子 <small>延</small>	韓子 <small>愈</small>	胡子 <small>瑗</small>	周子 <small>敦願</small>
程子 <small>顥</small>	歐陽子 <small>修</small>		
聖門禮樂統	目錄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卷十三 <small>先儒列傳</small>			
邵子 <small>雍</small>	張子 <small>載</small>	司馬子 <small>光</small>	程子 <small>頤</small>
楊子 <small>時</small>	胡子 <small>安國</small>	羅子 <small>從彥</small>	李子 <small>綱</small>
卷十四 <small>先儒列傳</small>			
朱子 <small>熹</small>	張子 <small>栻</small>	陸子 <small>九淵</small>	呂子 <small>祖謙</small>
蔡子 <small>沅</small>	真子 <small>德秀</small>	許子 <small>衡</small>	
卷十五 <small>先儒列傳</small>			
薛子 <small>瑀</small>	陳子 <small>獻章</small>	胡子 <small>居仁</small>	王子 <small>守仁</small>
卷十六 <small>先儒列傳</small>			
孔氏 <small>改</small>	顏氏 <small>無繇</small>	曾氏 <small>點</small>	孔氏 <small>澂</small>

孟孫氏 <small>澈</small>	程氏 <small>珦</small>	朱氏 <small>松</small>	蔡氏 <small>元定</small>
周氏 <small>輔成</small>	附追封啟聖崇祀孟皮張迪論		
卷十七 <small>列傳</small>			
蓮氏 <small>援</small>	林氏 <small>放</small>	鄭氏 <small>鉉</small>	鄭氏 <small>衆</small>
盧氏 <small>植</small>	服氏 <small>虔</small>	范氏 <small>甯</small>	附升祀蓮林論
以上攷祀			
顏子 <small>何</small>	秦子 <small>冉</small>	公伯寮	荀况
戴聖	劉向	楊雄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王安石	王雱	吳棫
聖門禮樂統	目錄	四	萬松書院藏板
以上罷祀			
卷十八	樂經	樂志	樂器名義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卷二十	律呂宮譜	律呂圖	定黃鐘之法
校黃鐘黍尺之制	律呂宮調	三分損益圖	五聲律呂旋相爲宮圖
五音相生圖			
簡八相生圖			

聖門禮樂統目録	終
卷二十一	
樂奏譜法	附圖
音器譜法	附圖
卷二十二	
禮器圖像	附注
卷二十三	
樂器圖像	樂舞圖像
卷二十四	
孔林圖	曾林圖
子思墓所圖	曾林圖
聖門禮樂統	目錄
孔廟圖	顏廟圖
述聖書院圖	孟廟圖
至聖廟神位圖次	附五圖志
四氏學廟中神位圖次	附五圖志
陳設圖	附五圖志

聖門禮樂統綱領	
道統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聖門禮樂統	綱領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萬物之祖聖人法天而立道○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持慮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度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	
則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推孔子乎○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	



修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天地中一切凶吝覆載

故聖人之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

朱子曰天降生民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

聖門禮樂統

綱領

二

藏板

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

復其性此伏羲神農皇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

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禹

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

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

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

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

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自是而又再傳以得

孟氏爲能推明之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

焉一至於宋受命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與道合

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二夫子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時非天所昇其孰能與于此

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于郵亭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周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一孔子後人去何處討个分曉孔子後若無个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現在史策者只有

聖門禮樂統

綱領

三

藏板

个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

并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世仁義

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廢燭絕滅者吾聖道扶持

之功用也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于事物載於方策明

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

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係者甚大生而榮死

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

張子總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可考也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希孔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于仁矣。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承天意下憫人窮故丁寧反覆三思不勒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子開先聖之道慨然愛世見齊梁之君開陳仁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俗與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聖門禮樂統

綱領

四

萬松書院藏板

北溪陳氏曰粵自義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之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定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蓋千數百餘年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其于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于太極通書易傳春秋之間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

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酒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傳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統緒以粹乎洙泗源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相與其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古者易聖門禮樂統

綱領

五

萬松書院藏板

更三古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脫爛諸儒各以己見妄爲穿鑿未嘗有知道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六經未暇釐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羣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采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復有作者弗可及矣

聖門禮樂統

綱領

六

萬松書院藏板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功于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于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義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頊高辛桀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皋君臣也而益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于商之初興而傳說生于商之中世文武周公生于周之盛際而夫子生于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

聖門禮樂統

綱領

七

萬松書院藏板

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于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正學方氏曰孔子天之孝子當其始生天便將許大責任全付孔子去做自此天便無事潛溪朱氏曰孔子天之孝子朱子孔子之孝子禮經王制四代之學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右學左學周人兼之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鄭康成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是也死則以爲樂祖神而祭之也明堂位曰瞽宗股學也賈公彥曰祭樂祖必於瞽宗者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此故祭樂祖亦還在此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陳澧曰辟明也雍和也頤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大胥春入學舍前釋後采作合舞秋頒樂合聲

鄭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必釋菜禮先師

也菜蘋蘩之屬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合舞者等

其進退使應節奏合聲者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

賈公彥曰頒分也分其才藝高下

呂與叔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貴其

誠也其用有二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

正合舞舍采也始立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受器用

略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始敎皮弁祭

菜示敬道也

聖門禮樂統綱

八

萬松書院藏板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焉於所

征之地受命於祖告廟也受成於學定兵出兵執有罪反釋

奠於學以訊臧告

陳祥道曰訊者問其首賊者截其耳釋奠於學而告之

者以學者文德之地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孔穎達曰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

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按大胥秋頒

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同

陳澧曰仲春上旬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陳祥道曰釋奠日用上丁者丁象火也火象文教宣明

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康成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

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

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

陳澧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飲食酬

聖門禮樂統綱

綱領

九

萬松書院藏板

酢等事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孔穎達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天子亦然

陳澧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

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

故推釋奠於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始立學而行

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爲禮也

劉焯中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

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

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

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鄭氏曰與鄰國合有國故鄭氏曰本國有凶喪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康成曰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

國故則否謂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

各自奠之不合也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

合聲時則天子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陳澧曰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

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

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

聖門禮樂統

綱領

十

萬松書院藏板

始立學者既興

作器句

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

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

副語可也

先時不語禮尚嚴也

教世子

陳澧曰立法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羹

既畢即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

告此器之將用也凡祭祀用樂舞者則授舞者以所執

之器如干戚羽籥之類今此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

授舞器也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東序夏制

也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今釋菜于虞庠既

畢事乃從而退饋禮其賓于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

一獻無介與語亦可也此以上雖不專是教胃子之事

然以教世子為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合四時釋奠五也

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

一也此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

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一卽此器用幣

是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

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率事反命

陳澧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

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故以

聖門禮樂統

綱領

上

萬松書院藏板

大昕爲初明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言也興舉秩常節

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陳澧曰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明日乃之東序

行養老之禮始謂始立學先老先世之三老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吳澂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

之教有司先服皮弁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

師之道也常服元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

皆示敬也



諸儒五經易聖門學源流之圖

[illegible]

諸儒五經書聖門學源流之圖

[illegible]

諸儒五經魯詩

浮丘伯 齊人爲趙元主傅 關門慶應 後人  
中公 魯人爲季傅初 孔安國 五經安國  
周顒 齊西史  
取玉江公 武寧博士  
王城 齊武寧侯少子  
徐儼 齊西史  
趙綰 代武寧侯  
許生 齊人  
薛廣德 齊魯侯 龔勝 齊人  
龔勝 齊人  
王式 博士  
唐長卿 博士  
褚少孫 博士  
方山 齊人  
王恢

詩韓經五儒諸

[illegible]





鼎錢聖門禮樂統姓氏

督學部院張大宗師鑒定

大史部憲劉大宗師鑒閱

慈谿袁積亭先生

奉天賁儀安先生

潘陽范雲際先生

上京金漢章先生

燕臺馬伯御先生

鄧陽李伯殊先生

三韓甘德沂先生

聖門禮樂統

金臺趙觀成先生

關中劉叔讓先生

高陵吳次公先生

廣寧陳和菴先生

陽穀張慎菴先生

滄州周右公先生

永福薛紫垣先生

錫山積文子先生

震澤王成士先生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萬松書院  
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一

陽穀 劉 琰 開正

祀典通攷一

啓

魯哀公十六年諫孔子曰天不慙遺耆老莫相予位焉鳴

呼哀哉尼父

鄭康成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謚也

丘瓊山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

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聖門禮樂統

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諫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

其入所以尊其道也

哀公十七年仍舊宅立廟守塋廟以百戶

宋仁宗慶曆中梁適知兗州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減

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

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

仁義可息則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論遂已

按此給戶守衛之始據關里志孔塋在廟東北三里

許守塋廟戶歷代增減不常至宋例給視掃五十戶

看林五戶顏孟廟亦各給二十五戶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 史記

漢

高帝十二年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前漢書

尹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過魯首祠孔子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丘壤山曰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二

萬松書院藏板

封孔子九代孫騰爲奉祀君

關里志

謹按此聖裔蔭封之始又按高帝元年上過魯賜孔聚爵襲侯傳子臧孫琳曾孫黃俱侯爵後坐事廢侯廢封又不始此

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

史記

張海州曰此謁廟蒞政之始至宋寧宗嘉泰中詔武臣一體廟謁金熙宗天德中敕職官到任先詣宣聖廟拜奠方詣以次神廟著爲令

武帝元初二年拜孔臧爲太常恩賜如三公禮

關里志

元帝初元元年孔子十三代孫霸以帝師錫爵關內侯食

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徙名數也 戶籍於長安霸上書求奉孔子

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遷長子福名數于魯奉孔子祀

漢書

丘壤山曰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祀者始此

張海州曰按關里志高帝封孔子九代孫騰爲奉祀君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其後十代忠由博士爲褒成侯十一代武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十二代延年由博士爲大將軍是知當時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也至十三代霸由博士爲關內侯元帝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後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是時已襲封矣然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從舊廟關內侯猶爲帝師霸而封也至平帝時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改封孫均爲褒成侯始專爲先師孔子而封矣自是推恩聖嗣世世不絕嗚呼盛哉

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以孔子十五世孫吉適子 稱師古曰適讀曰嫡孔吉之嫡子也何齊爲殷祿嘉侯 前漢書

張朝瑞曰按元帝時使諸大夫博士分求殷後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二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

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遠不可得雖得其人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譜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缺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是故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後也紹嘉侯孔吉者鮒之六代孫孔子之十四代孫也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四

萬松書院藏板

封于成帝綏和元年二月食邑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爲公地方百里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平帝元始四年更爲宋公光武建武五年復爲紹嘉公十三年復爲宋公以爲漢賁位在三公上吉生何齊何齊生安皆襲封後嗣絕褒成侯孔均者鮒弟騰之八代孫孔子之十六代孫也封于平帝元始元年襲封至今不絕

詳見後第六卷宗子世表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改封十六代孫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戶

前漢書

閭里志

成帝時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閭里孔氏子孫不

免編戶以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試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法也後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丘游曰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亦孔子謚宣之始

東漢

光武建武五年帝過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後漢書

建武十四年復孔子十七代孫志爲褒成侯

後漢書閭里志

後漢儒林傳曰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五

萬松書院藏板

爲褒成侯及王莽敗失爵世祖乃復封均子志

明帝永平二年上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國道州縣邑

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後漢書

謹按大學衍義補云漢以後有太學始于武帝郡縣

有學始於北魏獻文帝是則漢明帝時若無所謂郡

道縣學校也及觀文獻通考云漢至武帝令天下郡

國皆立學校官蓋是時郡國學校雖未設而官已具

矣

永平十五年帝東巡至魯詣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

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詣王說經

綱目

文獻通考

尹起莘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師職治職教相與並行固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至魯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子宅此固習俗之常談也至綱目修之始以諸孔子宅爲文蓋謂孔子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其故居宮室豈可以臨幸之禮加之哉故表而出之見聖人不與衆人等耳

按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謹列弟子姓名於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次序

顏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顏孫師	曾參	澹臺遒明	高柴	宓不齊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原憲	公冶長
南宮縚	公哲哀	曾點	顏錡	商瞿
漆雕開	公良儒	秦商	顏刻	司馬黎耕
巫馬期	梁鱣	琴牢	冉儒	顏辛
伯虔	公孫龍	曹卹	陳亢	叔仲會
秦祖	奚蒧	公祖茲	廉潔	公西與
宰父黑	公西蒧	穰駟赤	冉季	薛邦
石處	懸置	左邱	狄黑	商澤
任不齊	漆雕從	燕級	公夏守	句井疆
步叔葵	石子蜀	邽選	施之常	申積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祝典 六 萬松書院藏板

樂欣 顏之僕 孔弗 漆雕哆 懸成

顏相 右魏司馬王肅本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次序

顏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仲由	冉求	端木賜	言偃	卜商
顏孫師	曾參	澹臺遒明	宓不齊	原憲
公冶長	南宮适	公哲哀	曾蒧	顏無繇
商瞿	高柴	漆雕開	公伯寮	司馬耕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巫馬期	梁鱣
顏辛	冉儒	曹卹	伯虔	公孫龍
冉季	公祖留茲	秦祖	漆雕哆	顏高
漆雕徒父	壤駟赤	商澤	石作蜀	任不齊
公良儒	后處	秦冉	公夏首	奚蒧蒧
公堅定	顏祖	鄭單	句井疆	罕父黑
秦商	申黨	顏之僕	榮祈	縣成
左人郢	燕伋	鄭國	秦非	施之常
顏噲	步叔乘	原亢籍	樂欽	廉潔
叔仲會	顏何	狄黑	邽異	孔忠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祝典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公西與如 公西蒧

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弟子次序

顏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子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曾點 曾參 澹臺滅明 高柴

宓不齊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原憲

公冶長 南宮縚 公哲哀 顏由 商瞿

漆雕開 公良儒 秦商 顏刻 司馬耕

巫馬期 梁鱣 琴牢 冉孺 顏幸

伯皮 公孫龍 曹卹 陳亢 叔仲會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八 萬松書院藏板

秦祖 奚蒧 公祖苴 廉潔 蘧瑗

宰父黑 公西蒧 哀駟赤 冉季 石處

左郢 狄黑 商澤 任不齊 榮旂

顏噲 秦冉 秦非 漆雕從 燕伋

林放 申黨 步叔發 石子蜀 施之常

鄭國 樂欣 顏之僕 孔忠 漆雕多

容蒧 顏相

右宋金仁山氏所錄

謹按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  
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才七十六人缺一人

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列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証

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原載家語而蕭本缺之耳

又按史記弟子列傳載顏淵及公孫子石顯有年名

及受業聞見于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

無年有名不見于書傳者冉季至公西蒧四十二人

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

小司馬亦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

間姓名亦復差異史記內無琴牢陳亢懸置三人而

別有公伯寮秦冉鄒單三人當其數文翁石室圖七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九 萬松書院藏板

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奧懸置原亢公肩定公夏首

句井疆邾異顏何八人而別有蘧瑗林放秦冉三人

且家語所載奚蒧史記曰奚容蒧而石室圖則第四

十二有曰奚蒧第七十一又曰容蒧似乎一人而分

載矣子由古史又錄七十九人蘇子云孔子高弟七

十七人今以太史公及家語攷之皆同獨秦冉顏何

不載于家語而陳亢琴牢又見于論語故并錄之凡

七十九人

又北齊顏之推家訓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人

顏氏居八唐顏真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有

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之推真卿俱顏氏  
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而嘉  
靖中更置祀典必以臆見罷去顏何何也

又按杜祐通典載開元贈典及金仁山錄圖自史記  
七十七人外有蓬萊林放陳亢申棖琴半琴張六人  
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半餘並因之

又按懸豐家語作懸豎字子象史記乃作鄭單石室  
并無二名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

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琴半琴張  
自是一人而傳之者誤耳論語釋文申棖弟子姓名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十

藏板書院

鄭氏乃云申續即續字之誤也文翁圖有申棖史記  
曰申黨是以黨爲棖也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

申案之欲是以棖爲案也則黨固爲案而案又爲棖  
與二申猶二琴今一人而二祀薛邦即鄭國乃並祀

而岐名不已賡乎至嘉靖初職方何孟春始上疏條

列其事云

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即仲尼故宅祠孔子作六  
代之樂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  
坐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  
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

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尊禮先師增輝  
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平遂拜傳郎中賜衰成侯損代孫及孔氏男女錢帛有差

杜氏通典 文獻通考

張朝瑞曰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六律黃鍾太簇

今則六同大呂夾鍾中呂五聲宮商角八音徵羽金石草木

六舞大舞六代樂舞黃帝之靈門帝堯之威也帝舜之大聲

大合樂註成均之教律呂聲音更唱迭和而又編習六

代之樂所謂大合樂也據此則漢所作六代樂亦當如  
此而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之議自梁武帝始發之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十一

藏板書院

和帝永元四年改封孔子爲褒尊侯及十八代孫爲褒亭  
侯闕里志

安帝延光三年帝幸泰山祀于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  
氏親屬婦女悉會賜帛有差後漢書

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

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

農給米闕里志

以孔子十八代孫澍爲魯從事於漢世十闕里志

按此漢以來孔子子孫官於鄉之始至唐明皇開元  
十三年詔每代賜一子官宋擇一人爲曲阜知縣

英宗治平中言者乞懷重長民之官詔孔子子孫勿知縣事後承襲如故有明因之至神宗朝令三年入覲黜陟一如流官蓋歷代尊崇先聖既襲封宗子以奉祭祀復世擇賢裔而官之所以昭盛德之有後而示無窮之報也盛矣哉

聖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給

守壘廟百戶

闕里志

光初元年始置鴻都門學蓋先聖及七十二弟像

闕里志

### 三國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主

萬松書院藏板

魏文帝黃初二年復以孔子二十一代孫羨襲封政稱宗

聖侯後漢傳曰侯亭侯至令魯修舊廟又於外廣爲屋宇

以居學者

三國志 闕里志

詔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德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歿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容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衰成之後絕而弗繼闕里不聞絃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

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今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五年講尚書通七年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丘瓊山曰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祀孔子者皆于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按顏子配始見於此陋巷志稱漢高祖過魯之年祠孔子即以顏淵配似別有據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主

萬松書院藏板

晉

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震爲奉聖亭侯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泰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

晉書 通典 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

丘瓊山曰此太子釋奠之始

東晉

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

晉史

明帝太寧三年詔奉聖亭侯孔晷四時祀孔子如太始故



事 關聖志

成帝咸康元年上親講經行釋奠禮於辟雍

通鑑

穆帝升平元年上講經詔以中堂權立太學行釋奠禮

史記

孝武帝寧康三年上講經行釋奠禮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請依穆帝故事權以中堂爲之禮畢會百官六品以

上 通典 通考

文獻通考云如蔡邕明堂之說則古者明堂辟雍太學

太廟合爲一所以朝以祀以教以養以射皆於其地東

漢時辟雍以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爲博

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爲二處與古始異要之太學與辟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古

萬松書院藏板

應固不可析爲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有

二事哉

張朝瑞曰惟漢析爲二處晉因之故穆武有中堂權立

太學釋奠之說云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

魏書

按此得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之意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先聖

孔子 魏書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十八代孫孔鮒爲百戶主掌禮器

宋書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八佾

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幣悉依上公祭畢帝親臨學宴會

太子以下悉在 宋書 通考

丘瓊山曰釋奠主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謹按馬端臨曰宮架天子之制四面皆懸鐘磬備六

律六呂如宮室之有檐故謂之宮架諸侯之制三面

缺其一如軒車之有簷故謂之軒架縣去中呂蕤賓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圭

萬松書院藏板

林鐘判架只東西兩面而已南北皆缺又去黃鐘大

呂應鐘也據此軒架卽軒縣杜佑曰宮縣之舞八佾

軒縣之舞六佾縣舞數實相因故軒縣爲諸侯樂也

北魏顯祖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牢祀孔子 通典

南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仲尼廟同諸侯之禮 宋書

北魏獻文帝天安元年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

人學生六十人 通典

北魏獻文帝皇興三年詔賜孔氏四人官 關聖志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合雜巫覡淫祀

者禁之 魏書

孝文帝延興三年封孔子二十七葉孫秉爲崇聖大夫

關里志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何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

通典

通典註云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清謂宣尼廟宜俟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六

藏板書院

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

范傷於太重喻希云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

公卽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勅有司饗薦之禮

書魏

詔畧曰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恒式帝堯可祀于平陽虞舜可祀于廣南夏禹可祀於安邑周公可祀于維揚其宣尼之廟已干中省當別勅有司饗薦之禮自周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

丘環山曰有司饗薦始于此

是年北魏改謚孔子爲文聖尼父

魏書

魏志曰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聖之謚於是昶等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親拜祭於廟

按前詔云宣尼之廟已於中省此云齋於省祭於廟則知魏中書省又有宣尼廟至明嘉靖於文華殿奉先師孔子與先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並祀伏羲至武王南向左周公西向右孔子東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帝皮弁服拜謁行釋奠禮用羹酒果脯帛崇奉之禮益有加矣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如魯城祠孔子改封二十八葉孫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七

藏板書院

珍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

綱鑑

關里志

按此顏子錄後之始

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綱目

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賜田以養孔氏子孫

關里志

按此給田之始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增賜田一百頃八年三月奉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撥二十頃廟學膳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廡幕什物其五十頃歲收出糶修葺祠宇顏孟二氏元泰定五年每家撥賜祭田三十頃明代宗景泰六年除清

查原田外各添賜田二十頃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詔立孔子廟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綱目

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襪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按今學堂凡有三階臣謂容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史部郎徐勉議鄭康成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太

萬松書院藏板

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階

隋書

北齊文宣帝天寶元年改封孔子三十代孫渠爲恭聖侯

關里志

北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于孔父廟講畢釋奠孔父行三獻禮

隋書

北齊釋奠每歲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頽子曰出行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

隋書 通典

丘瓊山曰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南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聖廟帝文書善畫自圖畫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關里志

按此贊孔子之始

北後周靜帝大象二年詔追封孔子爲鄒國公裔孫襲爵如之

周書

陳宣帝大建三年皇太子釋奠先師

隋史

陳後主至德三年釋奠先聖于太學

綱鑑

隋

聖門禮樂統

卷一 祀典

尤

萬松書院藏板

文帝開皇 年贈孔子爲先師尼父

關里志

煬帝大業四年改封孔子三十二代孫嗣慝爲紹聖侯

隋書 關里志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隋書

衍義補

丘瓊山曰州縣學定時以春秋二仲釋奠始此

聖門禮樂統卷之一 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

陽穀 劉 瑛 明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攷二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監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唐 文獻通考

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唐書云以周公為元聖孔子配

武德九年改封孔子三十三代孫德倫為褒聖侯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闕里志

萬松書院藏板

張海州曰此免賦役之始至周顯德遣使均田抑同編戶宋太平興國中詔特免之 朝洪武二年蠲免漚播

一百戶差役七年令免衍聖公本戶稅糧三十頃餘田起科族人田止依舊納糧免差元太宗九年類孟二氏

子孫蠲免稅役洪武元年詔只免大宗差發餘枝不免貞觀二年左僕射房鉉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

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

雖莫不緣孔子故五代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別祀周公請停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從之新義補遺

丘瓊山曰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按唐書高宗永徽中復依武德故事顯慶二年乃以

周公配武王而孔顏為先聖先師

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新唐書

按郡縣學立孔子廟始見於此

貞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命褒聖侯德倫祭服元冕

朝會同三品

新唐書

闕里志

貞觀十四年上釋奠於國子學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闕里志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詣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二

萬松書院藏板

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以博士自為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褚遂良等奏按禮凡學春官釋奠

于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

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且

國學樂以縣尊俎須於官非臣下所可專也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

獻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上簿為終獻

若闕竝以次差攝州縣獻主既請遣刺史望准給祭社明  
衣國學令祭以太牢樂用軒縣六佾之舞並登歌一部上  
丁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樂牲用少  
牢  
新唐書 衍義補 文獻通考

丘瓊山曰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  
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于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  
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  
植鄭鉉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代用其  
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三 萬松書院 藏板  
通考

丘瓊山曰此後世以先儒配享之始唐太宗詔以諸儒  
從祀孔子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  
功於詩左公穀有功于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于尚書高  
堂生戴聖有功于禮王弼有功于易劉向鄭眾杜子春  
盧植馬融鄭康成服虔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  
何休杜預范甯則又有功于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  
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  
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

今按司馬遷儒林傳所列有功於經傳者九人後之

議從祀者皆從此訂之

孔 謝字甲孔子八世孫秦始皇時抱禮器歸陳王涉  
為之博士卒與涉俱死南有功於禮  
申培公 漢武帝時魯人一名陪 韋昭云培音扶尤反  
師古曰培其名公其字也有功於詩  
蘇固 師古曰字生漢武帝時齊人有功於詩

韓嬰 漢武帝時人為燕太傅有功於詩  
伏生 武帝時人有功于尚書今祀 廟庭詳列傳  
高堂生 武帝時人有功于禮今祀 廟庭詳列傳

田生 武帝時蘭川人名何字子莊有功干易  
胡毋生 武帝時魯北人字子都有功于春秋 小司馬  
云胡毋復姓音無  
董生 即仲舒也武帝時江都王相有功春秋今祀  
廟庭詳列傳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四 萬松書院 藏板

又按班固贊有功於經傳者十有六人後之議祀典

者多自此攷之

歐陽氏 名和字伯有功于書

左氏 名丘明有功於春秋今祀 廟庭為諸儒冠註  
列傳  
后氏 名奮有功於禮今祀 廟庭詳列傳

楊氏 名何有功於易  
公羊氏 名高有功於春秋今祀 廟庭詳列傳

夏侯氏 大夏侯名勝字長公 小夏侯名建字長卿  
俱有功干尚書  
梁丘氏 名賀有功干易

戴氏 大戴名德 小戴名聖 俱有功干禮

施氏名儀有功于易

孟氏名喜有功于易

穀梁氏名亦有功于春秋今祀廟庭詳列傳

京氏名房字君明有功于易

毛氏名萇有功于詩今祀廟庭詳列傳

孔氏名安國有功于尚書詩禮古文今祀廟庭詳列傳

高宗顯慶三年詔仲尼廟樂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預撰樂章通考

通典曰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承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爲名太宗貞

聖門禮樂統卷二祀典

五萬松書院藏板

親初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

五和樂曰元和初名豫和大唐順和永和肅和雍和肅

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祿和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又制

文武二舞宣和孔父廟奏之

謹按歷代帝王祭祀孔子樂章不相沿襲謹錄二三

以例其餘而今所用者則有明欽定者也

唐太宗貞觀中釋奠樂章

唐書樂志曰皇太子親奠迎神用祿和亦曰宣和皇

太子行用承和登歌奠幣用肅和迎用雍和送文舞

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詞同備五

祿和

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

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承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惠表重輪視膳寢門尊要道

高闕崇賢引正人

肅和

粵惟上聖有繼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

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雍和

聖門禮樂統卷二祀典

六萬松書院藏板

堂獻瑤篴庭敷珍徽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觀享雖

雖執奠明禮惟馨蘋藻可薦

舒和

隼集邇開昭聖列龍躡鳳時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闡

緯武經文盛德施

唐鉉宗開元禮皇太子釋奠孔廟樂

迎神

奏承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文武三成

皇太子行

作永和之樂每行皆奏之

奠幣登歌

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

迎祖

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皆奏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

作舒和之樂

送神

作永和之樂

右鼓通典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宋仁宗景祐中祭文宣王廟

迎神凝安

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配有扶衛

物有容神之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饗在祖雅

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奠幣明安

王童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當以尊志略

以試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成安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酌彼醇旨薦

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緩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芳既潔禮成樂備人

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文國公配位酌獻成安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臬旨酒祭

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雖

送神凝安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八

萬松書院藏板

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哉馨膺靈迺

駁凌兢祭客斯畢百福是膺

右致傳通錄

明太祖洪武初欽定釋奠文廟樂章

迎神

咸和之曲無舞

大哉孔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

純益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寧和之曲有舞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明度越前聖崇帛具成禮

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安和之曲有舞

大哉聖師寔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

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終獻 景和之曲有舞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章止酌彼金盞惟

清且旨登獻于三於嘏成禮

徹饌 咸和之曲無舞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

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咸和之曲無舞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九 萬松書院藏板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欲格性馨神

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望塵 曲同送神無舞

右次大明會典 新唐書 編錄

乾封元年車駕過曲阜祀孔子贈太師 新唐書 編錄

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

通考

丘瓊山曰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

亦始如此

唐汾州曰按文獻通考高宗總章元年新唐書睿宗太

極元年俱稱顏子曾子配享則曾子已配孔子矣而鉉

宗開元八年李元璣又以曾子不預配享為請二十七

年孔子正南面獨以顏子配而曾子不與焉至宋度宗

咸淳三年始以曾子子思並顏子孟子配享其舉其廢

不可詳考姑記於此

○周武氏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 新唐書

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子太子太師曾子太子太保皆配

享 新唐書

鉉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曾

子 新唐書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十 萬松書院藏板

謹按太子入學齒胄注齒以年相序也胄裔也文王

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之謂也陳氏註世子與同學之人讓齒也

鉉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璣言孔宣父廟顏子配其像立

特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踞讀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

弟子問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而范甯等皆需從

祀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又翁之壁尚不關

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圖形於壁兼為立贊曾參以孝

愛經于天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顏子等十哲為坐

像悉預祀曾子特為矮像坐十哲之次圖七十子及二十



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閣損以下

今在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

通典

通考

唐書

馬端臨曰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

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

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

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

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

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

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人言之獨子夏無以

聖門禮樂統

卷二

記典

士

萬松書院藏板

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于聖人而得其大

義至于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也非人師也如毛

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弼

之宗旨老莊賈逵之附會識辨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

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損於洙

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子之外反不

得與李元瑾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僎于二

十二子之例而七十二賢俱不落享祀蓋拘于鄭康成

之注而徒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開元十三年車駕過魯詣孔子宅親設奠祭遣使以太牢

祭其墓

唐書

綱鑑

詔褒聖侯每代長子一人承爵兼賜一子官

闕里志

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

而夫子坐西階下貞觀中停周公祭而夫子位

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有向被王者

家宛服周洪謨曰家宛之名通乎上下天子之服

用宮懸追贈顏子爲兗公西向配閔子騫冉伯牛冉仲弓

宰子我端木子貢冉子有仲子路言子游卜子夏九人爲

侯曾子與等七十三人爲伯

詳見東西列傳

唐書

之始

聖門禮樂統

卷二

記典

士

萬松書院藏板

郭端簡曰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

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

者夫有若之言四見論語大類聖人公西亦志於禮樂

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于宰冉乎我求言行

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十子優劣何如宜進

祀二十子於殿上收求我廡中

有議按四賢皆聖門高等而十哲之說亦原非定額

卽令從陳蔡諸賢當日或多或少或并非顏閔四科

豈可遽執爲定見而祀典遂不一議之乎况顏子早

躋配享厥後曾子子思孟子率稱四配其不因從陳

鹿醢 芹菹 兔醢 笋菹 魚醢 脾析菹 豚胎飴 食糝 食用

也米二肉一合而爲餌鮓之注糝米粉鮓音鮓  
成曰鮓也六書里丁立謂切折其脾

諸州釋奠於文宣王 縣釋奠同

前亭三日刺史 縣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

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亭

所 則以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

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亭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爲瘞炤於

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階本司設刺史以下

次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亭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

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

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炤西

向設助教位 縣學官 位於此於西階西南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主 萬松書院

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

贊唱位於瘞炤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

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掌事者以罇站

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

俱西上皆加勺幕先聖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站設幣籠

於罇所設洗值東榮南北以堂深疊水在洗東加勺幕值

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籠加幕執樽疊洗值者各位

於樽疊洗值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厨 視以豆二風興掌

饌者實祭器本司率掌事者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

東向設先師神席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席皆以篚贊明

諸亭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學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

入實罇疊及幣 每座罇二一贊元酒爲上一贊醴 祝版各

置於站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樽疊值者入立於

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樽

疊值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升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

齋所刺史將至贊禮者引亭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

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參軍引次之 縣引下贊禮贊唱

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罇後刺史停於次少

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退

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亭官以下次入就位 縣引下贊禮贊唱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主 萬松書院

定贊唱者日再拜則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

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

罇所 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興 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

門外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

以幣北向授刺史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

於先聖神座前與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

師神座前北向立又祝以幣西向授刺史既受參軍乃引

刺史進北向跪奠于先師神座前與少退北向再拜參軍

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于階上

各設于神座前 豆豆盞豆先徹乃升盞豆既奠却取盞于

儀而垂于石階 設訖本司與執儀者降出還鐔所參軍事

引刺史詣轡執轡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

手執轡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脫手訖執轡者受巾跪

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轡者酌水刺史洗爵

執轡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

本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鐔

所執轡者舉鼎刺史酌酒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

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

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國號歲次干支期日干支越祀日干支刺

史故此具官姓名政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

聖門禮樂統卷二 禮典 七 萬松書院 藏板

經誕降生知釋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

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懷齊案盛庶品祇奉舊章式

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向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

於神座興還鐔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鐔

所取爵於坵執轡者舉鼎刺史酌酒齊參軍事引刺史詣

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

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爰以仲秋

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

科服道聖門實臻空真謹以制幣懷齊案盛庶品式陳明

獻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東

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

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啐酒奠帛俛伏興祝

各帥執儀者進俎跪減先師神座胙肉各取前脚共置二

俎上又以簋取稷黍飯共置一簋興祝先以飯進刺史受

以授執儀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後於坵刺

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

引亞獻詣盥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惟不讀

贊禮者受訖降復位初獻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盥洗盥手升獻

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鐔所

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

聖門禮樂統卷二 禮典 八 萬松書院 藏板

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祝

望遜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座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

及毛血簋於坵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奠上半

坎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

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轡執轡者各復掌事位贊唱者

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祭幣燔於

燎架 以上俱開元禮全載杜氏通典

朱子曰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釋奠散

爵因陳腐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院所頒

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實禮只是全錄開元

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

宋潛溪曰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而節文為詳

肅宗上元元年歲早罷中小祀太學仍祀文宣王

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辛臣以下畢集於國學

新唐書關里志

貞元間每年春秋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時歸崇敬

為膳部郎中奏以為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

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祭酌輕重庶得其宜

通考關里志

憲宗元和十五年詔文宣王家與一子官

關里志

武宗會昌五年有事于南郊詔賜孔氏一子官

宣僖兩朝並如之

宣宗大中元年辛臣向敏中請賜百緣充享祀

唐書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尤

萬松書院藏板

五代

唐莊宗長興二年復祀文宣王廟

宋梁黃觀祀典：宋史：按此特復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

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

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如墓復拜教禁樵採

通攷通鑑

胡致堂曰孔子大聖逢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

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

賢于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特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

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為可矣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

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甚

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知人主功德

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

聖門禮樂統

卷二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三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攷三

宋

太祖建隆元年帝視國子學詔增置祠宇塑繪先聖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禮成詔置戟仗於中門外

綱鑑

乾德五年詔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

綱鑑

諱按宜孔子四十四代孫文宣公仁玉之子五季以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一

萬松書院藏板

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幸學賜鄉貢進士孔世基官

闕里志

太平興國三年詔復孔宜襲封文宣公帝召宜問孔子世

嗣宜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均田遂抑

本家爲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

綱鑑

端拱元年帝幸國學謁文宣王

通攷

淳元四年上從監庫史臣請先聖廟六衙朔望行香

宋史

真宗咸平元年以孔世延襲封文宣公

家諱附錄

謹按雍熙中太宗伐契丹詔孔宜督運糧餉因溺死于拒馬河至是垂十二年帝初即位詔以其子世延

襲封賜以祭器經書金帛遣之

景德三年詔今諸道州府軍監以庫餉支葺所在文宣王

廟

宋史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禮畢如曲阜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

麾仗上服褱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再

拜又詣叔梁紇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遂如孔

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加謚曰玄聖

文宣王追封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开

官氏韓國夫人二年賜文宣王廟桓圭一令就廟立學預

養孔氏子孫封弟子充公顏回爲兗國公費侯閔損等九

人爲公廊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爲侯追封先儒魯史左丘

明等二十一人爲伯內王肅故蘭陵亭侯贈司空杜預故

當陽侯贈司徒五年以玄聖犯聖祖諱改爲至聖

綱鑑 宋史 闕里志

丘瓊山曰此後世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張朝瑞曰此立學教聖裔之始據闕里志魏黃初中詔

廟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猶非專爲聖裔而設也至是

孔頴孟之後仁宗延祐間遂改孔氏學爲三氏學國朝洪武二年改爲三氏子孫教授司宣德以後學錄以聖裔克之凡三氏生員俱許應山東鄉試且三歲貢有文行者一人云是年特賜進士孔涓同三傳出身

上謁廟畢詔孔氏公族併許陪位賜祭田百頃孔延滙等五人同學先出身宣賜孔氏銀三百兩帛三百疋

祥符七年詔從王旦言祭天禮畢詣文宣王廟行禮

天禧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

崇祀嚮學之意望令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詔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可通考

又詔釋奠儀注及祭器圖令崇文館雕印頒行天下諸路通考

綱鑑釋義云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采記

日釋菜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執芬香之菜或曰采

直謂蔬食菜羹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文公曰釋菜之禮猶賁也婦見舅姑其贊粟栗脯脩若

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贊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

其禮比釋奠爲最簡不酌俎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器五

禮帝儀云釋菜每位左一簋實鹿脯右一豆實芹筍菁

韭之菹犧尊一實汎齊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詳載素王紀事賈公彥曰奠之爲言停也停簋具也改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郡祀也

仁宗天聖元年初卽位幸國子監釋奠先聖

闕里志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衍義補

陳賜樂書曰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釋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四

萬松書院藏板

可通考

而人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始用宮架之樂然孔子

人臣也用軒架足以爲禮用宮架則過矣聖朝春秋上

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抑又不施于

堂下而施于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

古人習舞合樂之意蓋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天下

實聖朝急務也

丘瓊山曰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

自是盛朝要典

張朝瑞曰按禮曰太嘗禘升

樂工歌清廟周頌文下堂升堂歌清廟王之詩下

而管以管象樂舞朱干戚以玉飾以舞大武武王

舞八佾八佾以六以舞大夏禹樂文舞此天子之樂

也註古樂歌者在土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

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

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文武

之舞皆八列互言之書曰曼擊考鳴球玉搏至拊節琴

瑟以詠句下堂下管鼓如鼓而合止祝歌祝以合樂

笙鋪大鐘○闕以間句注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

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日以詠蓋

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上言以詠下言

聖門禮樂統卷二祀典五萬松書院

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曼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執鼓合止祝歌笙鋪以間堂下

之樂也我國朝周洪謨曰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

鋪祝歌堂下之樂而千羽舞於兩階今舞反居乎上樂

器反居乎下殊失古制是禮言周樂書言虞樂洪謨言

今樂之失雖各不同然合而觀之而登歌之義堂上堂

下之分文武舞之位可致而知也故書之以足陳氏

樂書之意

嘉祐六年賜飛帛書殿榜并金字樂廟碑差劉溫長壽至

曲阜初寫碑時上齊沐臨筆其隆重如此關里志

慶曆四年帝幸太學謁先聖再拜通考宋史

至和二年改封孔子四十六代孫文宣公宗應爲衍聖公

關里志

綱鑑云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乞更定

美謚乃改封焉

神宗元豐六年追封孟軻爲鄒國公綱鑑

元豐七年詔以孟軻配食孔子位次顏子荀况楊雄韓愈

並封伯從祀綱鑑關里志

丘環山曰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謹按是時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

聖門禮樂統卷三祀典六萬松書院

仍賜爵號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爲

鄒國公至是晉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

宜與顏子並配禮官言孟子當在顏子之列至于荀

况楊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請並加封

爵以世次先後從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賢之間詔從

之宋史綱鑑

又按明太祖洪武五年上覽孟子土芥寇讐之

說謂非臣子所宜言罷其配享廟年詔曰我聞子而子

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其功甚鉅宜祀如故

雙槐歲抄



又按宋高宗紹興初議祀典嘗語太常尹焞曰紂人君也孟子何爲名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也書曰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寇讐之說可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也伊訓曰撫我刑后虐我則仇高宗大悅從祀如故

升庵文集

哲宗元祐元年令孔子後襲封者專主奉祀睦族不領他職每遇親祠大禮冬正朝會許赴闕陪位

通考

謹按聖裔赴闕陪位始見于此洎於明興每逢天子視學親視必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赴京分獻觀禮禮成宴賜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禮典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元祐六年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呂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綱鑑

元祐八年勅將元年舊賜祭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撥二十頃廟學膳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簾幙其五十頃歲收租修葺祠宇隨又增賜田一百大頃免其稅課

關里志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

通考

崇寧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面若兩位亦爲一列以北爲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卽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通考

按光宗紹熙間項安世爲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爲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皆西向則稽古尚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聖門禮樂統

卷三 禮典

八

萬松書院藏板

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之位也揚今之法異古之義先師其不受于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寧處謹擇日奉安先師于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惟先師鑒之

通考

崇寧四年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袞服九章令天下學宮如式改正

從國子司業蕭靖之請也

綱鑑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子

綱鑑

詔薛維文宣王殿名曰大成帝遂謁大成殿

宋史

大觀元年大司成孫鼎明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白

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通攷

朱子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燭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于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簋實以脯果右一豆實以羹菜設犧尊一于堂上東南隅加以勺罍設燭四於堂中二于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于東階之東盥洗在東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箱在東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

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面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于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九

萬松書院藏板

引獻官升堂點閣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于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于東序西向祝立于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于尊南北向贊引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脫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北向跪贊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簋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與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詣配位爵訖贊者以盤捧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

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分奠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張朝瑞曰漢以來釋菜之禮始見于此夫始教祭菜禮之以簡爲貴者也南朝宋齊以來適以釋奠行之幾于重矣至宋大觀中始定貢士釋菜之儀國朝因之每進士釋褐及國學朝望日俱行釋菜禮正合始教祭菜之義

大觀二年詔滕子思從祀

通考

謹按宋史從邇仕郎侯孟請也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十

萬松書院藏板

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通攷

是年孔子弟子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鄭單宰父黑黍商原亢樂欽廉黎十人續贈侯爵從祀通攷

謹按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孔門弟子八十二人此案語少懸置一人多公伯黎秦冉林放申根鄭單遠瑤

六人

政和元年詔曾參顏孫師南宮縚司馬犁耕琴牢左丘明殺梁赤戴聖八人封爵皆犯聖諱悉更之通攷

謹按宋真宗始封參在丘侯改師宛丘侯改縚樂丘封武城侯師宛丘侯改縚侯改



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帝謁孔子止轡於大成門外  
入帷羣臣班列於庭帝出帷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  
再拜羣臣皆再拜帝降入帷分奠從祀如常儀遂臨太學  
通攷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於遼都次年落成躬謁祭奠  
通攷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 通攷

去上旁畫像 宋史

金熙宗皇統元年親祀孔子 遼金史

皇統二年勅免孔氏子孫賦役 遼金史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十三 萬松書院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大成殿成詔聖像免十二疏  
服十二章交國公鄒國公像九旒九章上親釋奠登歌雅  
樂 金遼史

金章宗明昌元年上訪耆德賜孔端修進義校尉查舊賜  
田二百大頃兵革蕩失過半召戶部于近縣貼發足之  
闕里志

金章宗明昌二年孔子廟門置下馬牌 闕里志

明昌四年上幸學以饗公年幼賜孔端權管勾祀事

明昌五年繕給地六十餘頃房產四百間 闕里志

泰和元年再撥廟東南地六十四畝有奇助釋奠費 金史

金章宗承安二年春丁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  
陪祀文武羣臣助奠 金史

寧宗慶元三年定文宣王爲中祀 闕里志

理宗寶慶三年詔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封徽國公 綱鑑

淳祐元年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邵伯程頤河南伯  
程顥伊陽伯與徽國公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贈王安石  
從祀 綱鑑

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  
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十四 萬松書院

敦頤邵雍程頤張載從祀 宋史道學傳曰理宗紹定末  
邵雍司馬光張載程頤程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  
植皆繼以爲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  
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顧與見  
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  
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  
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放沃良  
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  
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爲  
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四賢封

晉云

丘瓊山曰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張朝瑞曰丘瓊山言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于宋焉所謂四書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今考之論語漢興有三種晉論語二十篇晉人所傳齊論語二十二篇齊人所傳古文論語二十一篇武帝天

漢間出孔子壁中楚何晏俱不知何時立于學官呂祖

曰漢安邑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王吉受齊論

帝後漢包咸則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隋經籍志曰古

論惟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康成以張氏

論為本參政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何晏又為集解梁

陳之時唯鄭何立于國學○按成帝時劉向校定家書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五 戴板書院

孔安國孫衍以其古文尚書不紀于別錄古文論語不

使名家會立書辨之帝許之立過廟不果哀帝時劉向

子歆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選禮古文尚書于學官帝

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

發書讀之至平帝時果立為歡書 大學中庸二書漢小

不及古文論語或已在立中也

戴輯入禮記中孝宣世立小戴禮而二書已列於學官

矣禮記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孟子由漢以來盛傳於世

為之註者非一今惟漢趙岐註宋孫奭疏為世所宗

亦未詳何時立宋神宗元豐六年曾孝寬疏曰孟則氏

刊朱子四書於太學綱鑑由是四書之傳豁然如大明中  
天矣  
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綱鑑  
景定二年詔追封張栻呂祖謙為伯從祀孔子廟庭 綱鑑  
皇太子既謁孔子還奏曰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  
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辯近思  
錄之書擇精語詳開闢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今熹已秩  
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遂下是詔 綱鑑  
慶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音釋菜禮以曾參孔  
伋蒧顏回孟軻配享升顯孫師于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六 戴板書院  
從祀 綱鑑 衍義補  
咸淳三年正月十五日御筆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  
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程張俱雍  
述經世書發先天奧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光  
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真履實踐為時儒宗茲豈前代  
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祠于學者比朕將臨辟雍因思  
朱熹所贊已記其四而尚遺堯光非缺歟其令學官列  
諸從祀以示崇獎  
又御筆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  
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忠

怨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前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荀食曾思不預尚爲闕典先皇帝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其令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荀食併議可升十哲者以聞是年二月升曾參封鄒國公孔伋封沂國公配食大成顏孫師封陳國公升十哲

又詔泗水侯以先聖爲之父以子思爲之子而聞詩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明著如此鄆城侯忠其是也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七

萬松書院藏板

亦在祀之列伯魚可列于鄆城侯之次

宋史云其序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閔損冉雍端木賜仲由卜商居殿上東面西向北上冉耕宰子冉求言偃顓孫師居殿上西面東向北上爲從祀東廡潛臺減明原憲南宮适曾點商瞿漆雕開司馬犁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施秦祖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藏顏祖句井疆秦商公祖句茲縣成燕伋顏之僕樂欽顏何狄黑孔忠公西點施之常秦非申振顏喻孔鯉荀况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劉向鄭衆杜子春盧植服虔王肅杜預韓愈程

顓邵雍司馬光張栻凡五十二人並西向西廡必不齊公治長公哲袁顏無繇高柴公伯寮樊須公西赤梁肅冉雍伯虔冉季漆雕哆漆雕徒父商澤任不齊公良渚秦冉公肩定鄭卑罕父黑申黨榮旂左人鄆鄭國原元廉潔叔仲會邾異公西與如蘧瑗林放陳亢琴張步叔藥左丘明公羊高伏勝戴聖孔安國楊雄賈逵馬融鄭鉉何休王弼范甯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呂祖謙凡五十二人並東向

朱子曰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

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六

萬松書院藏板

曾子於殿上下面燼一位次序都亂了此言漳州未知他康如何又曰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參差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丘瓊山曰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又曰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向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

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神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于東此姚舜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九

萬松書院藏板

張朝端曰按金史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元國公鄒國公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尚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于宣聖右與顏子相對則金人之制亦非以顏孟並列于孔子也

上虞潘府曰溫公米之儒者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其學無所不通一時師儒賴之領袖其居政府尤有旋乾轉坤之功惜乎所見畧偏不能無可議者如非孟子而好揚雄則扶持聖教之功有歉矣黜蜀漢而帝曹魏則羽翼聖經之功有愧矣俾之從祀孔廟予恐其進無顏以見孟子退則諸葛亮文天祥之徒皆以無功著述不得

同享焉其心亦將有不安者矣

明州余寅曰按鄭康成稱周公孔子俱爲先聖故唐初嘗並祀之至顯慶中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獨爲先聖夫周公象周易制禮作樂非無學術迺祀在彼不在此蓋各有所重也光功在社稷仰希周公以之配享哲宗廟庭可也况道學不如元聖而多有可議何必從祀于孔子之廟哉王新建似亦當援此例

元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子

萬松書院藏板

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各依品序朝服致祭諸弟子員衣襴衫戴唐巾行禮 元史 編錄

世祖至元十九年孔子五十三代孫朱衍聖公沐辭爵授國子祭酒兼提舉制東學校 關里志 編錄

綱鑑註云沐寓衢州或言其爲孔子宗子召赴闕沐遜于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卒命以是職

孔庭纂要載六十代孫承美之言曰緣家廟祖墓俱在衢州不忍棄離故讓爵與山東承襲或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高宗南渡而端友從之雖曰從

王莽有去遠宗國之嫌未之辭爵爵亦有見於此乎

成宗大德元年勅有司到任先謁孔子以次詣神廟者爲令

武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何異謂

謂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

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

師本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

舉追封之盛典如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

大牢於歲父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承旨問復撰文也

丘瓊山曰孔子爲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

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

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後世知有髮倫

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

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

上繼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則雖幼冲之君如漢平

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之長如元武宗皆知所以

崇重焉可見大理之在人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

問於智愚賢不肖與中外列夫聰明睿智之君而康夫

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

崇重之哉

至大二年春正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

用太牢 元史

武宗至大四年詔以銀幣詣闕里祀孔子

何義補網鑑

仁宗皇慶元年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按綱鑑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

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祭器無不拔者邦寧

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漸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梅景日

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元史 何義補

延祐三年追封孟子父孟孫氏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

夫人 關里志

以孔子五十四代孫思晦襲封衍聖公 關里志

關里志曰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恩生若蒙若虛若愚若

蒙生端友宋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偕族叔傳從

高宗南渡寓衢州自端友至洙南襲封凡六世元世祖

十九年洙奉旨召赴闕附爵卒無子始罷封焉今居從

祠者皆傳之後也端友之弟端操金權襲封衍聖公於



魯自端操至滇凡六世北襲封嗣絕若虛亦絕若思生端立於是推端立七世孫思晦襲封時元仁宗延祐三年也

交州府志曰若蒙生端友端操二子端操生瑄瑄瑛玠四子玠隨端友南渡于衢端友無子以玠襲封後嗣絕歛程敏政聖裔考曰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遷在禮不可不尊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爲泗水侯再傳爲沂國公沂國五傳生緘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爲陳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五

萬松書院藏板

王博士次曰騰爲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爲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爲殷紹嘉侯尋進爵爲公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爲漢質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慎和帝永光中徙封褒亭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譙郡漢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

奉聖亭侯震再世生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

雲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過嗣遇傳其子季謝俱切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宋書曰晉明帝大嘗侯孔季明時紀孔子祭直如太始故事季五代孫繼之博聖無度帝以祭直頗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凡子賢先諸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季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通爲奉聖侯通卒子季嗣有罪失爵陳書曰陳臨海王元寶元年以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張朝瑞曰後此後魏時求先哲南朝所封可與魏氏南宗之說參看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爲崇聖大夫孝文時改封

卷三 祀典

五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其子靈珍爲崇聖侯靈珍三世生梁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梁再世生嗣愬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爲大宗受北魏封爵者爲小宗南北兩宗至于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誕之鉉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道五季之亂失爵爲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佑無子以弟宗憲嗣仁宗嘉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五

萬松書院藏板

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公宗愿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生事廢改封弟若虛復爲衍聖公若虛傳若蒙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僞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瑋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瑋三傳生元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并將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爲大宗受劉豫封爵者爲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謚節州公洙子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聰以開

聖門禮樂統

卷三 祀典

五

萬松書院藏板

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甚別北宗祖瑋始受逆豫之命而終于故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今據關里志云是時璽致與衍聖公弘泰俱屬相國李賢瑋二人不相能故作此以爲駁斥其是北宗無可議也張朝端曰據關里志端友之嗣至六世洙而絕據兗州志端友無子以弟端操之第四子玠爲嗣至洙而絕據爵當屬之北據聖裔考憲章錄孔庭纂要諸說端友之嗣未絕今爲博士主衢州廟祀者乃其正嗣特以爵讓于居魯者耳襲爵當屬之南也

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鑄綺緋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帝手香加額以授之

關里志

泰定帝泰定元年遣使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七月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鄒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

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元史

九月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位列七十二子下

順帝元統三年封顏子父無繇爲祀國公諡文裕

關里志

聖門禮樂統卷之四

陽穀 劉 琰 閔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考四

明

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選官詣曲阜祭告闕里定列聖登極永著為制 會典

十一月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弟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 會典

二月詔立孔顏孟三氏敎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學鴻儒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一 十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通記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 會典

是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末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豆簋簠簋悉代以磁器 衍義補

丘瓊山曰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簋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

行按是年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

咸法孔子然不以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

敬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

即位於阼階東西南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

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面此皆主人之正位

也卒醑祝盥手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

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向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

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尸內

拜安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

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向是猶有古意也

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二

萬松書院藏板

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還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

面已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

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菽無設像之事

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樽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

之義矣古者灌鬯煇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

之庸非簡乎古者郊廟祭享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

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唐生

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

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開元禮以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七十二子俱得通祀于天下固宜今也維寅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敬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權勢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事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飯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富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一切寅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末叔也乃坐聖門體樂統

卷四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其下 沈蛟門曰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饗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禮意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輕重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藥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于初獻行之其可乎哉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

無章器用雜乎雜俗升降祿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卑陶伊尹太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四聖贊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聖門體樂統

卷之四 祀典

四 萬松書院藏板

也議上上不喜請嚴安遠知縣不果用

又按翰林王禕上孔子廟庭從祀議曰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濬臺臧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楊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

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脩真德秀魏了翁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究經翼傳局於顯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五

萬松書院藏板

聖經者載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者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歷觀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六

萬松書院藏板

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書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已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與許衡起于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書詩春秋禮皆有傳註櫟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脩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于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記法有功于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于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不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

曾哲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于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件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也又司馬光於二程爲先進張載爲二程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也若夫苟况楊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蓬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也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量之而不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以上二疏時皆未行至弘治元年廷議始多舉行  
嘉靖九年再加贊定至今乃未改云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丁未祀孔子  
仲丁

洪武十五年大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易木主遣禮臣以太牢祭  
衍義補 吾學編

帝遂視學釋菜皮弁服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  
張朝瑞曰按我太祖皮弁服行釋菜禮正合記禮皮弁祭菜之義至永樂四年將視太學禮官議未制謁孔

子正服靴袍再拜帝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

四拜禮是知我祖宗尊崇先師之禮非前代所及也

行 按祭謁先聖之禮至有明太祖引經據古典無可

加誠希世罕觀矣茲恭遇我

今上皇帝陪師尊聖禮典益崇且兩幸闕里親祀孔林

又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頒懸天下學宮歲時視學遣官賚祭

闕里又于

巡狩曲阜之日特賜孔氏子孫官而顏曾思孟子孫世襲

翰林五經博士復追封仲氏子路隨先聖周遊列國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九

萬松書院藏板

有衛道之功錄其子孫并襲是職其周程張朱四子

亦遵此休命且程氏蔭二博士焉其隆師重道之典

我自

聖心較之前代不誠哉萬世一觀者歟於乎至矣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

下詣學行香

衍義補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會典

洪武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罷楊雄從祀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

漢楊雄事莽莽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從之

憲章錄

行 按董子從祀廟庭前元文宗時已進之矣而明太

祖時諸臣猶屢以為言何歟

讓皇帝建文元年帝祀孔子于太學

吾學編

燕王篡位 是稱太宗 永樂四年謁孔子于太學

吾學編

仁宗洪熙元年賜衍聖公孔彥緒宅

初彥緒來朝館於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

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萬民家何以稱崇儒重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十

萬松書院藏板

道之意命工部賜宅

明史

宣宗宣德元年登極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

先師以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

明史 憲章錄

英宗正統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

庭 吾學編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官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

代 吾學編

正統九年帝幸學釋奠孔子

憲章錄

代宗景泰元年上即位遣翰林院侍講吳節以香帛詣闕

里祭告 明史

代宗景泰三年令顏子孟子嫡孫世爲五經博士

景泰六年以宋儒朱熹裔孫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景泰七年

以宋儒周敦頤裔孫晃爲翰林院五經博士

英宗天順元年上復位遣工科給事中孫昱詣闕舉祭告

成化元年帝幸太學釋奠孔子

吾學編

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爲伯

會典

成化十三年增孔子樂舞簋豆之數

吾學編

祭酒周洪漢言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後以兗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十一

萬松書院

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

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偏於天下皆

冕十二旒永十二章聖朝因之則孔子冕服已用天子

之禮俗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

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十盞豆爲十二六付舞

用八則份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

備聖朝尊崇之制上從之

嘉章錄

章德懋曰國家之祭舊用十盞十豆增爲十二郡縣之

祭舊惟八簋八豆增爲十

孝宗弘治元年帝視太學釋奠孔子改分獻爲分奠吏部

尚書奏請加禮上從之前特用幣改太牢

明史 通紀

行 謹按是年八月詔訂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

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儒不容

不謹如荀况馬融王弼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

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

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爲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

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劉

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

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

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俱宜罷祀顏子

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於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

宜別立敬聖一祠而以顏路曾皙伯魚孟孫氏配享

益以周程張朱四氏從祀焉庶與禮合祭酒謝鏞則

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下廷臣議之學士吳

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不廢侍

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可無貶然秦

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

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詁尚師其說何

可盡廢由是悉從其舊至嘉靖初始斷然一切正之

而當時廷臣若給事中楊廉解一貫都御史姚謨參



政許讚御史楊詹獎得仁等皆參酌訂正釐定祀典庶幾不磨而明儒薛文清等亦由此而從祀廟庭矣弘治六年詔以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繩世爲翰林五經博士主衢州廟祀

憲章錄

憲章錄曰彥繩宋衍聖公孔端友孫也端友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爲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人元始廢遺祭田五頃至是因守臣言詔授是職奉祀從衢州府知府沈杰議也

弘治九年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吾學編曰弘治四年祭酒謝鐸疏言宋儒楊時宜從祀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不報八年大學士徐溥又言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禮宜從祀上從之

程敏政議楊時從祀疏曰臣觀國子監博士王廷用奏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宜得成化元年紹興知府彭宜及福建將樂縣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於人心皆有未安已經翰林院議擬外謹按諸儒從祀於孔門者非有功於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於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

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粹無疾言無達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氏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也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爲豫章羅氏再傳爲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沂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輔柄國賈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古

萬松書院藏板

誦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古訓脩聖教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廁宜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靈學者之心術又請罷龜山以收人心斤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茲議雖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該行之當距淫辭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矣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處惟胡文定公之言最是公曰當時若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蔡氏焉能免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

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於何鎬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蓋精則見於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始至正間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峰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崇祀以世變不及通行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於龜山若文定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聖開來學抑邪崇正者反不預焉按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五

萬松書院藏板

之人心誠爲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典仲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言就上制曰可

弘治十二年關里廟災遣官祭告 關里志

弘治十七年關里廟成遣輔臣李東陽祭告 關里志

武宗正德元年帝視太學謁孔子 關里志

設子思書院博士一員以龔封衍聖公嫡次子孫爲之 關里志

正德八年流賊犯關里遣撫臣祭告 關里志

世宗嘉靖元年帝視太學謁孔子止輦於櫺星門外 關里志

謹按櫺星門卽文廟之第一門也在大成門之外前漢書以櫺星爲田星今學官之門名曰櫺星蓋養而後教之義

詔以朱熹守婺源祠十一世孫暨蔭錄翰林院五經博士文公年譜

初景泰六年詔以朱子建安九世孫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祭祀婺源守祠九世孫祿送國子監讀書至是守臣張芹等復援孔氏曲阜例以請故有是命今朱氏有兩博士云

嘉靖九年釐正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稱復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六

萬松書院藏板

聖廟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從祀十哲以下及門弟子七十二人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二十九人皆稱先儒某子之位盡罷公侯伯諸封爵詔罷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

改祀先賢林放蘧瑗先儒鄭鉉鄭衆盧植服虔范萇七人於其鄉

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陸九淵從祀

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曰文廟誠遠豆十二爲土八佾爲六關里天下府州縣遠豆十爲八

特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澈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徽無繇點鯉兩廡從祀

明史 會典 吾學編

謹按是時張孚敬議孔子祀典疏曰臣竊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之至

一溢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鉉宗追諡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辛亥公諱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諡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沆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之特列國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

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呼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以爲欺天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固可以稱王乎然則富如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易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蓋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故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之不當稱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呼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王不王前布政使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大

萬松書院藏板

夏真曰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世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之宣尼至開元二十七年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固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自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禮典

元

萬松書院藏板

古謚號必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于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二字于至聖文宣王之上固于聖德無所增益也由是推之聖人在天之靈豈肯受之哉

一章服臣謹按唐鉉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哀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

祀神皆以主無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何時而始爲之致使郡邑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畫美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始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坐而不超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禮典

子

萬松書院藏板

坐於上可乎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旣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幸惟改革易以木主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一簋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懸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簋十尊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讓議詔增六佾爲八佾十簋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簋十豆故增爲十二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簋八豆今增二爲止惟

十簋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簋豆其說未  
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竇曰簋豆增爲二十六倍  
增爲八倍臣當時論奏以爲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  
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  
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祀宋王者  
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常用天子禮  
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  
禮樂乎臣竊惟夏竇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  
子之禮所以用于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  
之心八佾十二簋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

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  
君之心八佾十二簋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  
乎臣故曰簋豆樂舞之數當讓也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  
東向坐至鉉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唐貞觀  
間始詔顏回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  
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  
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  
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  
父路曾子之父皙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

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  
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鄒子子思並顏孟別諸子張  
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祖而諸  
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也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其真  
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緣點鯉  
于庭其失在于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  
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  
又熊本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  
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  
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  
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  
矣又前閣臣謝鐸暨侍講學士程敏政亦奏言學校  
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奈何仍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  
而其父則皆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  
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伯  
魚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  
安妥也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  
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

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  
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邦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  
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  
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而程子之父大中  
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孫之中薦  
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章齊先生追謚  
靖獻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  
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  
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  
愚乞將永年伯程珦靖獻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聖  
聖門禮樂統

李因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  
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以爲  
經師使循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  
以獻賦建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  
驗下吏富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  
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  
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  
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  
所注易專主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  
之罪浮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  
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  
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  
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  
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  
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  
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  
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  
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杜預所著亦止  
有左氏經傳集解然以史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  
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

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道經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富之蓋奉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漢魏以來駁而中止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至於鄭家盧植鄭鉉服虔范甯五人雖苦無過然以之從祀則漢唐以來實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八人祇得罷祀鄭家盧植鄭鉉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若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由臺禮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堂所畫又多遽

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惡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姦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矣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不可考臣愚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教宜罷其祀若林放遽瑗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遽于衛祀林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外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悅楊雄實相伯仲而況罪爲甚故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深斥其人今宜並黜其祀至於漢儒則稱董子唐儒則稱韓愈而尚

爲隱德君子而朱子亦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夷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觀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使得加封爵與文中子通同祀于學宮是誠有望於今日也又按謝舞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與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于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不識聖賢之進退

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也又按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蔡元定者其朱子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蔡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生平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來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皆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于沉之所著者然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于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臣故以元定所宜從祀也臣謹詳敏政鐸華三臣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中率爲沮格不行今若正君臣之大倫定道統之攸繫以持議于天下是非之公則苟況吳澄等之當黜楊時蔡元定等之當進庶幾有協于衆論之公也至於殿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朔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歲而後得殿陽子其學推韓子孟子以達於孔



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殿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矣殿陽修豈可闕哉議上詔皆從之

明史 會典

行按是時字敬方以矯議大禮迎合世宗寵信無比而聖廟祀典其持論又其正者故悉可其奏焉

張朝瑞曰嘉靖中改定配享從祀諸賢儒先師廟一百五人啟聖祠七人內孔門弟子七十六人比家語少懸宜顏何二人多鄒單一人伯魚思孟原不在七十七弟子之數

三月帝釋奠先師遂幸太學 會典 明史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萬松書院藏板

十三年帝視太學釋奠先師服皮弁調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啟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敦本尚實勿徒事詞章 明史

通紀

嘉靖十八年令曾子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通紀

金州府志

穆宗隆慶元年帝視太學釋奠先師 關里志

隆慶五年詔以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關里志

謹按陸深議薛文清從祀疏曰臣按祭祀之義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爲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

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

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

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

言以垂訓也凡有一於此皆憲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則

福焉類則歆焉靈則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

緣起非徒以彌文爲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荀

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于祭法

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

之地故爾臣則以爲聖人之道本末一貫漢訓功烈以

時而出初無意必于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爲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

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奉火之烈典

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

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

唐以後聖學萎靡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

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

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

而無俟于一毫之假借者也欽惟我朝列聖統以道化

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知以

理學爲宗者寔自瑄始考其生平出處進退言論風旨

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蓋鮮況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其於世教似爲有功撥之祭法亦應有合仰惟 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聖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識

是時禮部侍郎霍韜又議以本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雖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類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處不改其操溺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守身爲世師言爲世訓勳爲世式晦而彌光抑而彌彰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乞下禮臣再加詳議舉列從祀以端士習以彰正道聖化洋溢于風教甚非小補 傳道錄

行按請瑄從祀自國子監丞李紳始言之時憲宗成

化元年也

神宗萬曆元年帝釋奠先師遂幸太學 明史編年

萬曆四年帝幸太學釋奠先師 萬里志

萬曆十二年詔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

仁從祀孔子廟庭

崇祀錄

謹按三節自嘉靖九年行人薛侃始請獻章從祀隆慶元年御史耿定向始請守仁從祀萬曆十二年六月御史詹事講請竝祀二人十月祭酒張位始請居仁竝二人祀前後論者不一十一月奉旨廷議禮部尚書沈鯉請獨祀居仁大學士申時行等仍請並祀三人上從之詔三人並祀云

少師申時行等上從祀疏曰仰惟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部覆議乃請獨祀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等議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偽學霸儒原未足以知二子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祖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翊一門戶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啟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書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惟顏淵最

稱好學矣然又曰于吾言無所不說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爲尤大矣顧以無著述短二子乎大抵近世儒者哀永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徂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痾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用而不安於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兄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竝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缺典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臣等無任惓惓願望之至萬曆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聖旨覽卿等奏深愜朕東皇祖世宗常稱守仁有用道學并與陳獻章胡居仁既衆論推許都准從祀孔廟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實操修經濟皆是學問亦不必別立門戶聚講空談反累盛典禮部便遵旨行是時少詹事沈一貫亦上從祀三賢奏議反覆二千餘言上皆嘉納之

張朝瑞曰按從祀諸儒異世者既以世代先後爲序則同時者當以時之先後爲序考白沙宣德戊戌生敬齋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聖

萬松書院

宣德甲寅生白沙六歲陽明成化壬辰生少敬齋三十八歲三賢以此爲序不必論爵可也

明史

萬曆二十三年詔以周輔成從祀敬聖祠

從湖廣撫按郭惟賢等之請也

歷代祀典

萬曆四十二年詔以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子羅祀東廡位朱子上李祀西廡位南軒上從學臣熊尚文禮部孫慎行之請也

黃治通紀

熹宗天啓二年妖賊徐鴻儒犯曲阜知縣孔聞禮拒之事聞詔遣官詣闕里慰祭

聖門禮樂統

卷四 祀典

萬松書院

天啓三年妖賊徐鴻儒平詔脩復孟氏墓廟遣官致祭

明史

聖

天啓五年上視太學行釋奠禮

是時逆璫魏忠賢方橫與王體乾擅改儀注逆璫賜坐而大臣不得賜本

懷宗崇禎二年帝釋奠先聖于太學

明史

崇禎十四年上視太學釋奠先師

編年

定制歲仲冬上丁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大臣以大牢致祭至聖先師孔子于太學南京太學遣祭酒禮三獻樂六

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是日子夜先祭啟聖公孔氏用少牢太學遣祭酒南京太學司業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

五學編

擬祀諸賢 附考

孔門

公孫尼子

吾學編曰弘治元年程敏政上祀典疏職方何孟春言七十弟子有公孫尼子作樂記繼承宜從祀敏政不及尼子何也或曰尼子即龍也

懸壺

行按家諸懸壺年子象而史記曰鄒單愚按宜祀懸壺而罷鄒單

顏何

聖門禮樂統

卷四 附祀典

重

萬松書院藏板

明以前皆祀至嘉靖九年始罷宜仍復之

漢儒

鄭釜

傳經功大後鮮其傳且史稱釜行君子嘉靖九年罷祀宜亟復之且其時之議罷者皆佞臣張璠之爲也小人更張易足調哉

唐儒

孔穎達

見明史王禕奏疏

宋儒

范仲淹

見明史王禕奏疏

魏了翁

見明史王禕奏疏

李侂

侂元至正間已從祀見疏議輯畧程敏政疏成化元年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侂配享見憲章錄

羅從彥

聖門禮樂統

卷四 附祀典

重

萬松書院藏板

萬曆二年禮部尚書萬士和等疏議從祀又見少詹事沈一貫崇祀疏錄

何基

成化三年浙江按察司僉事辛訪奏要將全華府宋儒何基王柏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院議得止可照龜山楊時事創立祠鄉郡祭祀以春秋二仲上戊日可也

王柏

見憲章錄

金履祥

見憲章錄

黃錄

見吾學編

輔廣

見吾學編

孫復

見衍義補

文天祥

嘉靖元年四川參政許讚奏曰臣聞之或人曰文天

祥岳飛皆可從祀孔子而馬融楊雄皆在可斥正以

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語言文字之習也見名臣奏

聖門禮樂統卷四 附祀典 王 萬松書院藏板

岳飛

見薛文清公行實錄

游酢

隆慶四年工部侍郎游居敬特疏請從祀萬曆十二

年沈一貫疏中首惜酢不能盡祀

呂大臨

見崇祀錄

謝良佐

見崇祀錄

胡宏

見崇祀錄

蘇軾

見衍義補

元儒

劉因

成化元年國子助教言元儒劉因許謙宜列從祀弘

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亦疏請與薛瑄同躋從祀

因議沮不行

許謙

聖門禮樂統卷四 附祀典 王 萬松書院藏板

兩見憲章錄

明儒

蔡清

萬曆元年祀于鄉十二年御史黃師顏祭酒張位沈

馬陳于陞少詹事沈一貫侍郎周子義給事中王士

性萬象春十六年會都御史詹仰庇俱請從祀廟庭

見崇祀奏疏

陳真晟

萬曆元年祀于鄉十二年黃師顏沈一貫王士性及  
給事中田大年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錄

羅倫

見黃師顏田大年沈一貫王士性 & 光祿寺丞李慎疏

章懋

萬曆元年祀于鄉十二年黃師顏田大年沈一貫周

子義王士性及左都御史趙錦二十五年御史唐一

鵬俱請孔子廟庭

黃守益

見黃師顏沈一貫奏疏

吳與弼

聖門禮樂統

卷四 附祀典

无

萬松書院藏板

見田大年沈一貫及御史許子良疏

鄒守益

見崇祀錄沈一貫田大年趙錦疏

王艮

見崇祀錄田大年張位沈一貫王士性疏

羅欽順

見崇祀錄張位趙錦李楨及員外郎蕭景訓疏

羅洪先

見崇祀錄張位蕭訓及侍郎舒化疏

呂楠

見崇祀錄李楨周子義王士性趙錦疏

曹端

見崇祀錄李楨疏

聖門禮樂統卷之四終

聖門禮樂統

卷四 附祀典

早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五

陽穀 劉 琰 閔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攷五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初年遣官祭告闕里

大清會典 兗州府志

順治二年

帝幸太學行釋奠禮

會典

順治八年

上遣都御史劉昌詣闕里祭告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聖門禮樂統

卷五 祀典

一

萬松書院藏板

孔子從李若琳纂祀聖之清也

闕里志 祀典

以孔子六十六代孫興燮襲封衍聖公進爵少保兼太子

太保

順治九年

帝視太學行釋奠禮詔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入覲觀禮賜

官有差

隨卷志 會典

今上康熙元年

帝視太學行釋奠禮

國朝祀典

康熙七年

上遣光祿寺卿楊永寧詣闕里祭告

闕里新志

康熙十五年 詔賜先賢仲子嫡孫仲秉貞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 嘉先賢仲子 衍道之功也

康熙十九年 詔增賜先儒程子嫡孫世襲五經博士一

人以程氏二子不應止襲一人特增博

詔以先儒周敦頤張載嫡孫世襲五經博士如程朱二氏

例 恩例

康熙二十一年遣兗都御史宋文運詣闕里祭告

祀典

康熙二十二年詔議祀禮

行謹按是年十一月初六日國子監祭酒王士禛等

一本奏為恭請酌定

聖門禮樂統

卷五 祀典

二

萬松書院藏板

先師祀典以光一朝之制度以垂萬世之法守事切惟

聖莫盛於仲尼禮莫大於祀典故凡受命之君莫不

奉以為師崇其秩祀我

皇上親政以來丕崇文教臨雍釋奠誠以道隆則從而隆

不拘乎其位也 等攷之前代自漢高帝始以太牢

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玉號明成化弘治間祭酒

周洪謨奏請僧舞當與冕服相稱增以八佾十二變

豆雖歷代因革損益不同然以

至聖之道歷久而彌尊故凡崇祀之典有隆而無替其

改大祀而為中祀則嘉靖九年佞臣張璁之議也臣

等伏思孔子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堯舜禹湯文武得孔子而道統不昧於見聞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倫彙不悞于宇宙自生民以來誠未有盛焉者也協邇之意不過以孔子生未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論之則孔子非但不得舞八佾並不得舞六佾乃歷代之君相與尊崇之有加無已者以道不以位也且禮樂祭從主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我

皇上文德武功迢邁前古褒崇正學誅斥異端作

君作師直接堯舜以來之道統則議禮制度考文上載

聖門禮樂統

卷五 禮典

三

萬松書院藏板

百王下垂億禩此其時矣伏乞

勅下禮臣并廷臣集議

先師祀典樂舞蓬豆酌成化弘治年間儀制俾一百五

十餘年缺略之典煌然復昭于盛世尊道重德之禮

特垂範于無窮矣疏上奉

旨該部議奏十二月內部議沮遂不果行至明年甲子

上幸闕里以闕丘禮祀之則尊師之典與

天並隆蓋至此而無以復加矣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帝東巡狩 駕幸闕里以闕丘禮親祀至聖孔子於大成

殿奏咸和諸樂

幸魯盛典

上手書萬世師表四言於闕里聖殿遂頒式天下學宮摹勒 御筆製匾懸之 幸魯盛典

賜衍聖公加太子太師孔毓圻曲柄龍蓋一大蟒袍一曲

皇令孔 大蟒袍一陪祀諸博士小蟒袍各一 幸魯盛典

賜十哲兩廡先賢先儒嫡子孫各世襲奉祀生員一名食

九品俸

幸魯盛典

上復幸至聖林墓瞻拜如禮 駕御金聲堂是日聖裔舉

人孔尚鉉監生孔尚任進講經義克副

上意各授國子監博士贊禮生員孔毓璋等四人各授官

聖門禮樂統

卷五 禮典

四

萬松書院藏板

有差餘聖裔庠生各資銀五兩

闕里新志

上駐蹕東魯遣 親王致祭先聖周公墓廟擇公裔東野

氏名沛然者一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幸魯盛典

康熙二十六年

上勅禮臣修飭文廟禮制樂器令天下學官擇鄉郡俊秀

習俗舞 國朝大典 時文華嚴大學士張玉書奉 勅撰贊

康熙三十四年

上命製孔子顏曾思孟五賢頒布天下俾勒石於學宮

國朝盛典

康熙三十六年



上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夔祭告闕里併祭少碑金天氏陵  
闕里新志

康熙三十八年

上東巡狩 駕幸闕里

躬祭先聖行釋奠禮翼日如墓祭拜如廟禮

中庸盛典

詔以先賢閔子姒孫閔衍藉端木子嫡孫端木謙並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

南還盛典

聖門禮樂統

卷五 祀典

五

萬松書院藏板

歷朝御祭文 附

唐乾封元年

建司祿正卿秩餘隆以少牢致祭於先聖孔宣父之靈惟神玉鉤陳瓊臺開四肘之源金甌流祿慶傳三命之範神賁越誕授山嶽以騰英人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膚乃生知靈非外獎於是考三古哀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從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志去王之獨往扞軸沫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開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脩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此肩而爲友聿陳非莫用旌無朽梅賸霞標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斂形神忽其將久儻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饗

宋大中祥符元年

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實食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於元聖

文宣王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謁尊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蠲川遵典禮以充國公顏子等配尚饗

嘉祐六年

遣兗州通判田洵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稟敷厥雅道大闢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遐瞻浩初迭遘門屏奮於飛集之聲新茲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盡申崇奉仰惟降格遙冀聖門禮樂統

卷五 附祭文

七

萬松書院藏板

鑒觀尚饗

崇寧五年

徽宗 御諱 謹遣官某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開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卽俾茲來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大觀二年月日皇帝

徽宗 御諱 謹遣官某敢昭告於先師至聖文宣王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茲幸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充國

公鄒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金章宗泰定二十二年月日

帶帝御名

謹遣兗州節度使孫康敢昭告至聖文宣

王國家禮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於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鑒格永集繁禱尚饗

元武宗至大元年

皇帝 御名

謹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謹以銀幣牲牢之奠告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

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遠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

聖門禮樂統

卷五 附祭文

八

萬松書院藏板

往祀林廟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仁宗至大四年

皇帝 御名

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康敢昭告

於大成至聖文宣王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繼新若稽舊典肇脩禮類備於羣神仰惟聖師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恭詣闕里俯茲儀物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格以充國公鄒國公配

尚饗

英宗延祐七年

皇帝 御名

謹遣說書王存義諸魯以太牢祀大成至

聖文宣王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饒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誌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以克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順帝至元五年

皇帝御名謹遣奉順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致祭於

大成至聖文宣王伏以列聖右文宮廟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祈無疆謹以香酒太牢柔盛制幣式陳明薦尚饗

明太祖洪武元年

欽頒春秋二丁通祭文惟王德配天地道貫古今

聖門禮樂統

卷五 附祭文

九

萬松書院藏板

述人經垂憲萬世惟茲仲春謹以牲帛醴齊柔盛庶

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復聖克國公宗聖邸國公

述聖沂國公亞聖鄒國公配尚饗

惠宗建文元年御祭文

永樂元年祭文

同前

宣宗宣德元年

皇帝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致祭於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羣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表茲予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尚饗

代宗景泰元年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吳節致祭於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子嗣承大統祇嚴祀事用祈神化祐我治平尚饗

憲宗成化元年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以天縱之聖爲文教之祖萬世之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予嗣位之初景仰惟深特申祭告永資聖化嗣我皇猷尚饗

聖門禮樂統

卷五 附祭文

十

萬松書院藏板

成化十三年

皇帝謹遣翰林院學士王獻敬昭告於至聖文宣王維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法昭於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彙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饔豆爲十二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申祭告王其鑒知謹告

孝宗弘治元年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敬昭告於大成至聖

文宣王 祭文同宣  
德元年

弘治十二年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致昭告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奉比遭回祿燬燼靡遺斯文在茲胡天弗弔律惟統緒承傳在子脩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其歆鑒謹告

弘治十七年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致祭於先師至聖文宣王惟我先師代天立教

聖門禮樂統

卷五 附祭文

士

萬松書院藏板

禮嚴報祀四海攸同猗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實誓子東爰赦有司命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尤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尚饗

武宗正德八年

皇帝謹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璜敢昭告於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比歲盜起北方肆行東郡屢驚闕里侵犯朝廷蓋嘗申命將官分兵守護聖靈昭布竟保安全逆亂既平儀文斯舉半版祀事兼飭有司灑掃汙萊脩葺損壞式還舊觀仰慰

明神尚祈歆鑒永祐邦國尚饗

世宗嘉靖元年

皇帝謹遣詹事府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石瑄致

祭 文同成  
化元年

嘉靖九年 皇帝御製告文曰

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軻創世開物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先師列聖相繼奉天行道立教誨人逮我聖祖崇禮於先師者御製有文典冊具在予惟寡昧之人仰遵祖意去故元稟慢之偶像如祖制崇禮之聖謨稱號核實祖豆究本以遵禮典兼體

聖門禮樂統

卷五 附祭文

士

萬松書院藏板

先師至意子實不聰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之也爰擇令辰特命大臣奉安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於此惟先師鑒知永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民俾子性理早開而無負皇天付託之養命暨士庶學業成正而無違先師傳道之至情子實有賴焉惟先師覺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遠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尚饗

穆宗隆慶元年

皇帝謹遣尚寶寺卿劉希庸致祭於先師孔子曰追惟先師道兼羣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

予設祚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昭垂訓迪永祚皇猷尚饗

神宗萬曆元年

皇帝謹遣尚寶寺寺丞張孟男致祭文同隆慶元年

熹宗天啟元年

皇帝謹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致祭於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曰惟我先師生民未有百代莫前凡在斯文

質均仰戴茲予肇位景慕良深特遣廷臣虔申祭告尚資神化永祚皇明尚饗

懷宗崇禎元年

聖門禮樂統

卷五 附祭文 三 萬松書院藏板

皇帝謹遣太僕寺卿郭興言致祭文同隆慶元年

國朝順治八年

皇帝謹遣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昌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

先師孔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

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率

天明命紹續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

師道以光敷主教而祀典未脩曷以未敬寧之誠登嘉平之理茲遣專官虔祀闕里儀惟簡物誠乃於歆伏冀

格思尚祈鑒享

今上皇帝康熙七年遣光祿寺正卿楊永寧致祭於

先師孔子祭文同順治八年

康熙二十一年 皇帝遣詹事府御史宋文運致祭於

先師孔子祭文同前

康熙三十六年

皇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 賜一品服史漢致祭於

先師孔子

聖門禮樂統 卷五 附祭文 四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五 終



以父葬處乃得合葬於防焉此一說先

子來朝孔子往見而問官焉出語人曰吾聞天子失官學

在四裔猶信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聞師襄善琴適

晉學之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也習其音

矣未得其數也有聞復請曰未得其志也有聞復請曰未

得其人也有聞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事然高望而遠

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洋心如

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爲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

王操也既而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來見老聃執弟子

聖門禮樂統卷六 世家

禮進而問禮老子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

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萊而行吾聞之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驕氣與多慾態色與

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退

謂門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

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吾觀老子其猶龍乎比辭去老

子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夫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好誡人者也博辯廣大以危其身者發人

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母以有己爲人臣者母以有己孔子

再拜而出又訪樂於周大夫萇弘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

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

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

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於是觀乎明堂八后稷廟

觀堯舜桀紂之像及周公抱成王負展之圖而與歎頌金

人三緘其口之銘而三致意焉既而反魯弟子日益進特

爲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年三十矣越五年甲申季平

子專政昭公欲去之率師擊平子平子帥三家之兵共攻

昭公昭公奔齊齊處昭公以乾侯頃之魯亂孔子適齊聞

詔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有問政者臣

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謂孔子之學當年莫彙果

聖門禮樂統卷六 世家

世莫究遂沮止之公惑之有季孟語孔子遂行反于魯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明年壬辰魯君宋卽位是

爲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季氏強僭其臣陽虎專政作

亂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定公五年丙申

孔子年四十七是時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而得土缶

中若季季氏以爲狗孔子辨爲土之怪曰墳井是年吳伐

越陸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防風氏

之骨也吳客曰信哉聖人八年己亥公山不狃與季氏有

隙因陽虎作亂明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陽虎奔於齊不

狃乃以費曄使人召孔子欲往子路止之有爲東

問等語果卒不

行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死送  
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飾市不貳價四寸之棺  
三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期年四方皆則之  
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春公會齊侯於夾谷孔  
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  
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具  
左右司馬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  
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景公從之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好會異國之樂何爲  
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旋又爲宮中之樂孔  
聖附禮樂統

卷六 世家

五

萬松書院藏板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威諸侯者罪  
當誅請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內慙而懼乃歸所侵  
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十二年癸卯夏孔子言於定  
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  
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爲季氏辛以墮三都於是仲孫何  
忌會叔孫州仇季孫斯帥師墮卽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轍  
乃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伐之敗諸茹蔑二子  
奔齊遂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  
公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魯

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與聞國政初國人謗之曰  
麋裘而韞投之無戾韞之處裘投之無郵旣而政化大行  
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三  
月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我爲之  
先并矣蓋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阻之於是選國中美女  
八十人文馬三十輛以遺魯君陳女樂於魯城南高門外  
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爲  
周道遂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

卷六 世家

六

萬松書院藏板

師已送之孔子乃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誨可  
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以告桓子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  
妻兄顏譽由家居十月乃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  
之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  
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匡人疑之拘焉五日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

乃解去而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蓬伯玉家靈公夫人  
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人在綈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視



王聲鬱然有子路不悅夫居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

雍渠驛乘使孔子爲大乘招攝市過之孔子配之有未見

好德等語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孔子去有天生德

服過宋事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失郭東門鄭之人曰東

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須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

及禹三寸魯譽若喪家之狗子貢聞之以告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去適陳是年丙

午孔子五十七歲矣主於司城貞子家居歲餘有隼鳥集

於陳廷而死柸矢貫之石柸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

聖門禮樂統卷六 世家七萬松書院藏板

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

九裔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

貢柸矢石柸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乃以肅慎矢分

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

姓以遠方職使無怠服故分陳以肅慎氏矢試求之故府

果得之有在陳思之謂三年等語而反乎衛靈公不能用有勞等

孔子行有擊磬荷時晉大夫趙鞅攻范仲行伐中平其

臣佛肸以邑畔召孔子欲往不果有答子路明年丁未魯

君將卽位是爲哀公元年夫子年五十九將西見趙簡子

至於河間費鳴犢犢奉之死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

平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飯操以哀之

復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有祖豆軍明日與孔子

語見蕃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留一年

是歲己酉爲哀公之三年孔子時年六十一癸亥五月間

魯廟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嘆曰其必在桓魋廟乎已而

果然服虔曰二廟觀靈當數而不毀是也明年庚戌孔子自

陳適蔡又明年辛亥復自蔡如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

等六年壬子孔子留陳蔡間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

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

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

聖門禮樂統卷六 世家八萬松書院藏板

也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有子路慍孔子

講誦弦歌不衰爲引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孔子

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

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不脩道而

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夫子復引詩顏淵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

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之。康成曰：書經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各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祖之人封孔子也。書其祖之人放于舟求云：離百里而夫子不利是也。今尹子西沮之乃止是年。楚子渡江得物如斗，諸大夫莫能識，以問孔子。

孔子以為萍實，楚子剖而食之，其甘類蜜。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復反乎衛。有接輿歌而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友齊子路正名等語。○魯五年，自癸丑卯歲，孔子年六十六，夫人開官氏卒。至哀公十一年丁巳，會冉有為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

聖門禮樂統卷六世家 九 萬松書院藏板

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時孔子在衛，衛大夫孔文子將攻大叔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命戴而行。曰：鳥能澤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實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國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時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季康子等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訂禮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曰：吾從周。故書傳記昉自孔氏，及與魯太師夏樂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百餘篇，及至

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舜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闕雅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茲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年益喜易，乃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請易章編三絕，嘗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則花彬矣。生平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願受業者甚衆。戊午，哀公十有二年，孔子年六十九，子伯魚卒。庚申，十有四年，孔子年七十一，春，公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折其前左足，載以歸。仲

聖門禮樂統卷六世家 十 萬松書院藏板

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反袂拭面，涕淚沾襟。有不出國，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據魯視周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既而齊陳恒弑其君壬，孔子齋三日，請討之。公不許，是年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益傷道之無傳復自平日與曾子所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及士庶人所當行之孝以為天之經地之義，生事葬祭頂步而不可忘，五刑之屬三千，罪莫

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舜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闕雅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茲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年益喜易，乃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請易章編三絕，嘗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則花彬矣。生平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願受業者甚衆。戊午，哀公十有二年，孔子年六十九，子伯魚卒。庚申，十有四年，孔子年七十一，春，公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折其前左足，載以歸。仲

聖門禮樂統卷六世家 十 萬松書院藏板

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反袂拭面，涕淚沾襟。有不出國，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據魯視周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既而齊陳恒弑其君壬，孔子齋三日，請討之。公不許，是年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益傷道之無傳復自平日與曾子所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及士庶人所當行之孝以為天之經地之義，生事葬祭頂步而不可忘，五刑之屬三千，罪莫

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舜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闕雅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茲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年益喜易，乃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請易章編三絕，嘗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則花彬矣。生平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願受業者甚衆。戊午，哀公十有二年，孔子年六十九，子伯魚卒。庚申，十有四年，孔子年七十一，春，公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折其前左足，載以歸。仲

聖門禮樂統卷六世家 十 萬松書院藏板

大於不孝爰著成孝經一編與易傳春秋俾垂教於萬世  
故曰丘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脩述六經既成爰齋戒  
沐浴命孫伋隨於後向北斗稽首告備乃有赤虹自天而  
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孔子聞之哭之盡哀為服心喪十六年壬戌夫子病子貢  
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顛乎梁木  
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因以泣下子貢  
聞之曰泰山其顛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  
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則與賓主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家

土

萬松書院藏板

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也而丘殷人也子嚳昔  
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  
子殆將死也後七日而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  
年四月己丑卒實周敬王之四十有二年也通考吳氏程  
夏王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二月  
則己丑蓋長曆之誤疑是己丑日也是孔子七十有  
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  
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為七十三者襄公二十二年  
年生則孔子七十經傳生年不定使夫日卒數不明  
○正義曰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卒時用周  
朔即今之二是時伯魚先卒孫子思少喪事咸備於子貢  
月十八日也  
公西赤孺殯葬焉哈以疎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  
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經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棺槨

五寸飾墻量髮設彼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兼用  
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哀公臨喪弔焉誄之辭曰吳  
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喪斃余在疚鳴  
呼哀哉葬於魯城北泗濱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  
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為志焉皇覽曰孔子塚去城一里塚  
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塚前有碑百頭塚南北廣十步東西  
深坐中樹以百數皆與魯人無異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  
孔子弟子與國人當祭之期各持其方樹來風之羣弟子  
坐塚不生荆棘所生者棘戴五寸蓋蓋瑞寶云  
皆廬於墓行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盡哀皆失聲或  
復留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  
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家

土

萬松書院藏板

祠孔子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塚上後世因為廟  
藏孔子衣冠琴履車書至於今二千餘年不絕聖號歷代  
褒諡各殊廟祀天下郡縣學官諸侯卿相及有司至必先  
謁而後從政 天子釋奠皆以師禮祭拜尊以至聖先師  
禮樂皆擬王者云餘因章損益  
禮樂皆擬王者云 備詳上五卷  
唐肅宗御製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遵其儀不貳刪詩訂禮百  
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御製贊  
王澤下袞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

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御製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弊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九路乃嚴斯所乃瞻斯官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御製贊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家

十一

萬松書院藏板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

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共喻惟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幸崇

理宗御製贊

聖哉尼文秉德在躬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幸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明太祖御製贊

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漢索隱述贊

孔子之先肇於商國弗父能護正考銘勒防叔來奔販人倚立尼父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範萬古欽

晉陸機贊

孔子獻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宋朱希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家

古

萬松書院藏板

明陳鳳梧贊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義皇源啓洙泗報德報功百王崇祀

宋儒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唯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

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

此

明儒方正學曰天子天之孝子當其始生天便將許大負

託全付孔子去做自此天便無事

朱景濂曰孔子天之孝子朱子孔子之孝子

門禮樂統

卷六 世家

五

萬松書院  
藏板

宗子世表

第一代孔子

第二代鯉字伯魚孔子子景王十二年成哀公聘不應先孔

子卒數王三十八年年五十宋封泗水侯從祀後改配啓聖

祠

第三代伋字子思鯉子歷聘魯衛見重不仕卒年六十二

一日百有餘歲宋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咸淳三年進封沂國公

元至順二年加號沂國述聖公

第四代白字子上伋子不仕卒年四十九

第五代求字子家白子楚聘不應卒年四十五

門禮樂統

卷六 世家

六

萬松書院  
藏板

第六代箕字子京求子爲魏相卒年四十六

第七代穿字子高箕子卒年五十一

第八代慎字子順一日諱字子慎穿子爲魏安釐王相辭

位泰召之不應魏以孔子故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三子

子鯀

泰起始皇庚辰至二世壬辰

第九代錯字甲一字子魚慎子始皇并天下召封爲魯國

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泰焚書遂隱於嵩山藏書於

屋壁陳王涉起兵召爲博士拜太傅後陳滅死於兵年

五十七子隨承殷後爲宋公尋爵廢 處四傳至吉

復封殷紹嘉侯進爲公位諸王三公上尋改封宋公  
子何齊嗣子安嗣繼東晉武帝大元十一年封其後  
靖之爲奉聖亭侯 弟隱之嗣 傳惠長及子英哲陳  
亡遂絕

漢起高帝乙未  
至下帝辛酉

第九代騰字子襄鮒之弟長九尺六寸類孔子高帝過魯  
封爲奉祀君惠帝時爲博士遷長沙太守卒年五十七

第十代忠字子貞騰子文帝徵爲博士卒五十七

第十一代武字子威忠子文帝博士遷臨淮六守

國安國仕  
大將軍

聖門禮樂統

卷六世表

七

萬松書院  
藏板

第十二代延年字 武子武帝時爲博士拜少傅遷大  
將軍卒年七十一

第十三代霸字次儒延年子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大  
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出爲高密相元帝初賜爵  
關內侯食邑百戶號褒成君卒年七十二諡曰烈

第十四代福病子襲爵關內侯

第十五代房福子襲爵關內侯

第十六代均字長平房子

初名壽廷  
王莽諱改爲平帝尚書郎封褒

成侯食邑二千戶卒年八十一

東漢起光武乙酉  
至獻帝庚午

第十七代志均子建武十四年拜大司馬襲封褒成侯平  
諡曰元

第十八代損字君益志子明帝永平十五年襲侯和帝永  
元四年改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

第十九代雅字君曜損子襲褒亭侯

第二十代完雅字襲褒亭侯無子以嫡姪羨嗣

三國漢 魏 吳 起  
辛未至甲申

第二十一代羨字子餘完弟讚之子魏文帝黃初元年拜  
議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

西晉起武帝乙酉  
至愍帝癸酉

聖門禮樂統

卷六世表

大

萬松書院  
藏板

第二十二代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食邑二千戶拜黃門侍郎太常卿卒年七十五

第二十三代嶷字功成震子襲侯卒年五十七

第二十四代撫嶷子舉孝廉辟太尉掾襲侯以豫章太守  
卒

南北朝東晉 宋 齊 梁 陳 魏 東魏  
北齊 西魏 後周 起甲戌至庚子

第二十五代懿撫子東晉將拜從事中郎襲侯卒年六十

第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懿子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  
聖亭侯改封宗聖侯

第二十七代乘字敬山鮮子時曲阜屬北魏矣舉孝廉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奉祀

第二十八代靈珍乘子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二千戶

第二十九代文泰靈珍子襲侯卒年五十八

第三十代梁文泰子襲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

聖侯後周靜帝大象元年改封鄆國公食邑俱如故

第三十一代長孫渠子襲公卒年六十四

第三十二代英慈長孫子仍封奉聖侯無子

隋起高祖辛丑至恭帝丁丑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表

元

萬松書院藏板

第三十二代嗣慈英慈弟隋文帝時仕為涇州司兵參軍

遷太子通事舍人仍封鄆國公煬帝太業四年改封紹

聖侯食邑一千戶卒年七十

唐起高祖戊寅至哀帝甲子

第三十三代德倫嗣慈子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

食邑如故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卒年七

十一

第三十四代崇基德倫子中宗嗣聖十二年襲侯神龍元

年授朝散大夫卒年五十六

第三十五代遂之字載暉崇基子元宗開元五年襲封褒

聖侯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食邑如故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

第三十六代萱遂之子襲封文宣公行兗州泗水令

第三十七代齊卿萱子德宗建中三年襲公行兗州功曹

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李師道判陷於東平以卒

第三十八代惟莊齊卿子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平歸魯

授兗州司兵參軍襲封文宣公卒年六十五

第三十九代策惟莊子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

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博士卒年五十七唐兵後有前中元年以稱百緣充祭祝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表

千

萬松書院藏板

第四十代振字國文策之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

秘書省校書郎河東鹽運判官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

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卒年七十四

第四十一代昭儉振子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

馬賜緋遷秘書省襲公行曲阜令卒年六十

第四十二代光嗣昭儉子以蔭補齊郎哀帝天祐二年以

兵興不得嗣公授泗水令主廟祀尋為麗掃宗戶孔末

所害年四十二

五代梁唐晉漢周

第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光嗣子生甫九月而光嗣見害

母張氏逃出自竇抱之育於外家既長魯人爲直於官乃抵孔未罪仁玉年十九長七尺餘後唐時任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德二年幸孔林召見賜五品服兼監察御史卒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號爲孔氏中興祖

宋 起太祖庚申至昉  
主乙亥 遼金附

第四十四代宜字不疑仁玉子宋太祖乾德四年授曲阜主簿遷廣州軍事推官司農丞領星子關市兼星子令權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公進殿中丞從北征督餉卒於巨馬河年四十六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表

主 萬松書院藏板

第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宜子以父死勸事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歷閭縣長葛令襲封公行曲阜令卒年三十八

第四十六代聖佑延世子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太中祥符元年年十一從東封進太祝奉祀郎遷大理寺丞天禧五年以光祿寺丞襲文宣公行仙源令

即曲遷贊善大夫太子中含卒年三十五無子

第四十六代宗恩延世大弟延澤子仁宗天聖中以叔父道輔蔭補太廟齋郎遷國子監主簿贊光二年襲公行仙源令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

通判離州卒於官年六十三

第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宗愿子熙寧元年襲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奉聖公坐事廢

第四十七代若虛字公實宗愿次子元符元年襲奉聖公卒子不當嗣

第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若蒙子崇寧 年襲封衍聖公建炎 年扈高宗南渡寓三衢終郴州知州卒

第四十八代端操端友弟金權襲封衍聖公於曲阜主詹祠祀

第四十九代玠字錫老端友子

一說端友無子即端操之子南宋紹興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表

主 萬松書院藏板

二年襲衍聖公於衢

第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操子廢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公於魯金皇統二年以齊廢議封而卒年三十八贈光祿大夫

第五十代璠字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襲衍聖公於衢

第五十代璠字元濟璠子金皇統二年七歲襲公於魯卒年二十六無子以弟總承襲

第五十代總字元會璠次子金大定三年襲公於魯卒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

第五十一代文遠字紹先璠子宋熙寧四年襲公於衢



第五十一代元措字夢得總子金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十一

襲封公視四品授中議大夫十七行曲阜令遷授東平府通判遷蒙古亂從狩汴梁授太常博士行太常丞進知集賢院遷授奉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内觀察等使兼行太常少卿遷光祿大夫太常卿癸巳金平蒙古仍封衍聖公歸里卒無子

第五十一代元用字俊卿端友弟端立之子號琥子拂之

次子也拂之子名元孝金遷都以元措從之汴寶慶元年元用

權襲衍聖公於魯行仙源令主祀事二年改濟州通判

兼京東西道安撫司蒙古太師國王木華黎取山東仍

聖門禮樂統卷六世表

萬松書院藏板

封衍聖公從北征卒於軍

第五十二代萬春字書年文遠子朱襲公於衢

第五十二代之全元用子朱命代父襲公於魯兼仙源令

蒙古授封亦如之兼曲阜尹累階奉訓大夫金平還爵

於元措止爲曲阜元措卒復襲封公卒年五十二

第五十二代之厚拂長子元孝之子贈亞中大夫魯郡侯

卒

元起太祖丙寅至順宗乙亥

第五十三代洙字景清萬春子朱襲封衍聖公於衢元至

元十九年宋亡召赴闕辭爵授國子監祭酒提舉浙東

學校無子歸老於衢因正嗣絕南封遂罷

第五十三代洙元措之從子之固子端操之六孫也世孫也襲封公八

年宗人以不學攻斥之爲離州尹以卒無子

第五十三代治字世安之全子奉直大夫知密州事成宗

時襲封衍聖公行曲阜令事子思誠不得嗣以朝列

大夫濮州尹卒

第五十三代浣之厚子封魯郡侯

第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端友之第三弟端立子號琥子

拂拂子元孝元孝子之厚子浣之子也三氏學舉

茂才授范縣教諭調寧陽仁宗朝襲之全爵衍聖公授

聖門禮樂統卷六世表

萬松書院藏板

中議大夫月俸鈔五百緡鈐四品印奉定四年授中議

大夫尋改給三品印卒年五十四贈中奉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魯郡公諡文肅

第五十五代克堅字景夫思晦子後至元之元年襲封衍

聖公六年進階中奉大夫從二品賜銀印召同知太常

禮儀院以子希學襲公爵拜中臺治書侍御史改山東

道肅政廉訪使起爲集賢直學士改禮部尚書知貢舉

遷陝西行臺侍御史改國子祭酒謝病歸召爲資善大

夫集賢學士再起山東廉訪使俱不赴明洪武初元召

之至京師待以賓禮而不名俾食公祿不視事卒年五

十五

明起太祖戊申  
至懷宗甲申

第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克堅子後至元十五年因父還

秩詔襲公爵兼秘書卿洪武元年改賜階資善大夫正

二品別給銀印每人朝班亞上相始至中使勞慰館饋

殊等卒年四十七賜祭

第五十七代諱字言伯希學子洪武十七年襲封公

善大以玉軸語文給之時華丞相每人朝令列文臣首

卒年四十三賜祭

第五十八代鑑字昭文諱子建文四年襲公明年卒賜祭

諸門禮樂統 卷六 世表

重

萬松書院

時永樂尚在燕藩僭帝制亦遣使致祭

第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鑑子名字皆仁宗所命十歲襲

封公上特遣太監金英等郊迎館穀論賜大紅正一品

服一襲服入朝班列文臣首賜第東安門北每日遣中

使供給羊酒併金鈔二萬貫及歸詔文武大臣郊饗以

賓禮送之代宗景泰元年帝祀學召八觀禮賜金簪犀

帶大紅鶴袍三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織金麒麟服白

玉束帶卒年五十五諡祭治喪葬賜卹優厚

第六十代承慶字永祥彥縉長子未襲先卒年二十一景

泰六年追贈衍聖公

第六十一代弘緒字以敬承慶長子景泰六年八歲襲公

賜鶴袍玉帶如例以其軀小去二襦俾藏之以爲榮成

化中坐事削爵弘治中詔復冠帶卒年五十七

第六十二代弘泰字以和承慶次子兄弘緒奪爵時緒子

聞韶尚在襁褓成化十七年代兄襲公時上加先聖廟

祭禮樂孝宗初上幸太學俱詔入觀禮賜宴冠帶如例

又改賜第于慶壽寺之北卒年五十四賜諡祭者五勅

工部營葬

第六十三代聞韶字知德弘緒子弘泰卒法當襲爵以弘

治十六年封公上賜麒麟服白玉帶黃金盆正德初上

至門禮樂統 卷六 世表

重

萬松書院

幸太學召入觀禮賜宴冠服雜帶寶鈔如故事嘉靖初

上兩幸太學召賜亦如之卒年六十五賜祭葬加禮

第六十四代貞幹字用濟聞韶子嘉靖二十五年襲公賜

勅約束其宗人以入朝卒于京師年三十有八上命禮

部尚書賜祭凡九工部治葬行人護喪師

第六十五代尚賢字象之貞幹子嘉靖三十五年以父卒

京師即命襲爵時方禪訛勘山東撫按諭其族人謹視

之不爾治以重罪隆慶中始受命視事神宗初入朝賜

宴優賚加厚卒年五十八賜祭如禮 子胤椿字懋齡

未襲先卒以嫡姪胤植嗣爵

第六十五代胤植尚書之姪天啓中襲公加太子太傅懷

宗六年入朝賜宴冠帶輿服並加一等旋進少保甲申  
歲卒 國朝順治二年詔封太子太傅仍爵衍聖公

皇清起 世祖皇帝甲申

第六十六代與燮字對宸胤植子順治二年襲封衍聖公

入朝位大貝勒貝子進少保兼太子太傅賜第甚盛勅  
百官慰安

第六十七代毓圻字昱宸與燮子康熙十三年襲封衍聖

公朝覲禮畢

上以其年幼命左右大臣掖之登殿賜宴賜坐蟒貂金

聖門禮樂統

卷六 世表

毛

萬松書院藏板

銀鞍馬各一事仍加太保兼

太子太保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巡狩東岳駐蹕關里復加

太子太師賜曲柄龍蓋一大蟒袍一

聖澤之遠

帝眷之篤蓋至此而無以加矣

康熙庚辰六月

東吳後學張行言謹誌

聖門禮樂統卷之六 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七

陽穀 劉 莛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一四 節

復聖顏子

顏子名同字子淵魯人邦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  
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  
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仕魯爲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  
齊姜氏生回天姿明脣甫成童卽從於孔門少孔子三十  
九歲篤學遠道家貧居於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而  
不改其樂及門受業者三千人獨稱顏子賢曰回也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萬松書院藏板

其庶乎屢空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蓋  
其天姿學力未達聖人一間故孔子平日每屬望以傳道  
之任嘗私謂顏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固有郭外  
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  
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  
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上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  
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無欲也賤而  
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  
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矣乎他日孔子

北遊於農山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夫子曰勇哉次及子貢夫子曰辯哉顏子退而不對孔子曰何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數室家無離騷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粲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時年甫弱冠居於魯嘗見於定公公問之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二

萬松書院藏板

此魯哀公孔子從孔子過蔡適楚昭王以幣聘孔子孔子將欲往會陳蔡大夫謀欲中之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與子路愾見孔子講頌終歌不衰顏子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容是吾醜也道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明年癸丑復從孔子反乎衛又明年甲寅乃反乎魯嘗請於夫子曰君子何如子曰愛近仁度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以文約我以禮明善誠身之學顏子蓋真積而力行之速夫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則所謂大而化焉進此則神不可知矣是故問爲邦夫子則語以治天下之道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又問仁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子罕言仁至於顏子則舉其效之甚速而至大者言之及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其傳授心法切要之言如此惟顏子始得聞之故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嘗語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心止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居數月乃進曰回益矣夫子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食忘味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坐忘矣忘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矣夫子曰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是時魯哀公丙辰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越三年己未年三十二卒夫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他日見於哀公問弟子孰爲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四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

好學孔子封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厥後嘗思之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曰惜也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其繫大易至復之初九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獲復無祗悔元吉他日子貢適衛語衛將軍文子曰夫子名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子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卒葬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欽自漢明帝以來祀孔門弟子七十二人顏子位皆第一至魏正始二年詔以太牢祀孔子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五

萬松書院藏板

於辟雍以顏子配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拜顏氏二人官唐太宗貞觀二年諡稱先師唐宗朝贈太師開元二十七年封文宣公宋真宗祥符二年加封文宣公元文宗至順元年追贈文宣公復聖公至明代宗景泰三年命顏氏嫡孫世爲五經博士至嘉靖九年議去封爵表稱復聖顏子博士襲爵如舊方今

聖天子在上表章封廟典禮有加而自漢以來顏氏世產偉人縉紳禮樂甲於東魯夫所謂聖賢之澤源遠流長而宣文明熙洽之會上有崇儒重道之

君下有象賢繼武之臣顏氏之裔其誠應運而興蔚然廊廟

省乎猗猗休哉

家語 張子

史記 韓詩外傳 列傳

明巡撫都御史陳鳳梧贊曰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人

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六

萬松書院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魯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鄆經殷周革命封國不易至魯襄公六年甲午邾人荅郕鄆世子巫奔魯遂去邑而爲曾氏去傍也巫凡三傳生點點生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在楚率父之命之楚而受學焉性至孝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囑人敝君有賜不吾囑也吾豈能勿畏乎自是甘貧樂道力食以養親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意在樂親之志也平居常耘瓜課斬其根父晝授杖擊之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大人得毋傷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而知其平也夫子聞之曰委身以待暴怒庸父不義孝如之何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及後出薪於野客至家母以手搯臂曾子卽馳至問母臂何恙母言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前南遊楚時一日忽心動卽白夫子告歸拜見母母曰吾曩者思汝遂置其指子知之乎曾子以心動告夫子聞之曰至哉曾子之孝也精感萬里年二十齊欲聘以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恐遠親而爲人役也耕於泰山嘗雨雪不得行思父母作梁父吟焉

卷七 列傳

七

萬松書院

及其學於聖門賦性樵魯穎悟遠不逮顏氏子然日三省其身於聖人之道每事必身體而力行之以求至乎其極故孔門一貫之傳惟曾子獨得其宗又復潛心禮記與孔子論辨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詳詰然是時孔子已老嘗侍坐孔子與論明王七教三至之道曰上敬老則下孝上尊齒則下悌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七教脩則海內無刑民而後可以守至意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廢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曾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八

萬松書院藏板

子再拜受教嘗語子夏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遠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成此三樂也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至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頌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與人以實雖疏必將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君子不可不留意哉既而母卒事後母愈敬謹及門推其純孝孔子乃與之講明孝道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各有當盡之道愛著爲孝經一書以授曾子故其爲言曰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設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年二十七計事夫子僅十年而孔子已卒廬於冢上服心喪三年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皤皤乎不可尚已乃自設教於南武城公明宣陽膚之徒從學者甚衆愛著爲大學一書以授孔子之孫子思而聖門之傳於此乃有統系蓋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其學專以躬行爲主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故嘗語學者曰狎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九

萬松書院藏板

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又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諸凡垂教立言皆以忠信誠實爲本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行年三十祇事後母侍養不衰妻蒸梨不熟曾子怒曰此小物耳而不用命兄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昔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厥後親沒南遊於越仕爲大夫嘗嘆息曰吾嘗仕爲吏祿

不遇鍾釜猶欣欣而喜者樂道養親也今仕於楚得尊官  
堂高九仞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悲不見吾親也每  
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木欲靜而風不  
休子欲孝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  
也其孝思之誠至於如此年六十三疾病召門弟子曰啓  
子足啓子手詩云職職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蓋其平日嘗引夫子所言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重自保守其身及其將死因以其所保  
之全示門人遂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  
知其得免於毀傷也既而疾篤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十

萬松書院

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  
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爲淺而築穴其內然所以得者  
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宣成  
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悞之哉既而明夕  
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華坐於足童子執燭隅坐童  
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  
李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元曰夫子之病革  
矣不可以變也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  
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  
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反席未安而卒葬於魯南

武城境今微州縣夫子嘗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  
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他日子貢  
語衛文子曰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  
大人也謂富貴之人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自漢以來從祀  
孔子位次十哲至唐高宗追贈太子少師加太保躋配享  
位次顏子封廊伯宋改武城侯旋加廊國公元加宗聖郡  
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十八年詔以嫡孫世爲  
翰林院五經博士如顏孟二氏例至今

皇上

復加意表章絲綸褒贊儒臣寵秩休命世承斯文未墜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十一

萬松書院

鳥能食報如此其至者乎家語 禮記 關里志 史記 韓詩外傳 歷代史

明巡撫都御史陳鳳梧贊曰

守約以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  
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



迹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父早卒逮事王父初就學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請於是潛心力學研究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爲已任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觀於尚書訪自虞夏下訖秦費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僂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荷非其人道弗貴矣今君何似之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之徒好飭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孺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義不求人知不擅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而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後哀公壬戌孔子卒子思承父之重服喪三年遂受業於曾子曾子嘗謂之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就之不及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焉君子以爲知禮嘗居貧其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  
怨而後世有聞見知亦可乎公曰敬聞命他日謂子思曰  
縣子言子之爲義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  
也臣之爲義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義有勸也  
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爲義而人莫知莫知則必  
毀臣是臣之爲義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違者也  
若夫雞鳴爲義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  
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遇也公然之時魯人有公  
儀潛者樂道好古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  
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輕寡人願三分魯國而與之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高

萬松書院藏板

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  
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  
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歸乎君  
之庭矣彼又安能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後復  
見穆公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  
家之惠杜私門之利施恩百姓脩理鄰國其興也勃矣若  
猶未也何日之有然穆公終不能用自是致爲魯臣退而  
脩講授之業述父師之意作爲中庸愛筆之書以授孟子  
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型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蓋其得統於  
夫子者如此嘗謂子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所思而莫之得  
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  
故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爾矣語孟子曰君子高其  
行則人莫能階也達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  
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後復遊於衛衛君  
遇之時衛人李音賢子思因薦於衛君君曰其祖父何也  
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  
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  
公大聖康叔大賢厥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高

萬松書院藏板

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衛君即衛侯公孫也他日又進  
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  
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  
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  
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  
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公再拜曰謹受教矣後復進言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  
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  
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  
和之順則爲福逆則爲禍如此則仁政安從生詩曰具曰

子聖誰知鳥之難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之甚乎自是不求用於衛衛亦卒不能用乃復反魯時魯康公之丙子子思年蓋六十矣越二年戊寅卒於家葬先聖墓南數十步宋徽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升祀堂上列於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躋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連聖公明武宗正德元年詔以衍聖公嫡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祀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國朝因之至今上甲子

駕幸曲阜詔先聖墓大賚孔氏宗族復賜爲生員者孔轅聖門禮樂統卷七 列傳夫萬松書院藏板璋等四人官思禮之爲廣古未有先聖一脉以大聖而啓大賢夫所謂

上帝眷命爲萬世師者有子之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信矣夫闕里志 雜記 孔叢子 史記 禮記 詩外傳 說苑 綱鑑 性理

明巡撫鄒御史陳鳳梧贊曰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洋洋爲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父微公宜娶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母質德扶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爲買衍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他日問於母曰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之曰吾聞古有胎教今

聖門禮樂統卷七 列傳七萬松書院藏板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猪肉以食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退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所役而無以難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知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既長乃於魯請見子思子思與之語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問曰白問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請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鄒遇程子名於

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  
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道仁義世所希有非爾所及  
也年二十娶妻田氏嘗入室見婦方踞而袒遂不悅欲去  
之婦辭姑而行日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情  
在室夫子見而勃然怒焉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  
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語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  
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  
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違乎孟子遂留婦自是學於東魯通  
五經嘗問於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  
彼人也我也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畫行之汲汲焉如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大

萬松書院藏板

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孟子曰議受教矣問  
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牧民  
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  
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  
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  
利之大者也孟子悅道既通將聘列國時周顯王之三十  
三年乙酉值梁惠王名當里名薛厚幣以招賢者於是至梁王  
問利孟子道仁義王問雪耻孟子告以安民王以爲迂達  
而溺於事情不能用也遂客於魏都王寅王名周慎惠王  
卒子襄王名立孟子一見之知其不足有爲遂去魏適齊

見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宣王以爲上卿時宣王十九年於始見首問以霸  
功孟子爲陳王道而王道之要曰保民保民之道日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以王天下保四海  
親賢樂利教養禮樂唐虞三代之治可坐而致當此之時  
宣王頗好文學遊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春到  
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天下之士衆於  
稷下橫襟鼓掌談當世之務者且數千百人而孟子所言  
不過曰孝弟仁義而已初不爲曲學以阿世也王亦疑其  
迂濶亦不能用孟子因不受職爲臣王遂以爲客卿凡國  
事皆咨決於孟子每接見必稱夫子不棄棄也初宣王十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元

萬松書院藏板

七年乙巳燕王名噲信所使鹿毛屬讓國於其相子之三年  
國大亂百姓怨惘至是年丁未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  
攻子之不勝市被乃反兵攻太子國人誅之搆難數月諸  
將謂齊王曰因而赴之被燕必也王以語孟子孟子曰可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王固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  
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擒子之而醢之齊王因欲併燕遂有  
其國孟子曰不可夫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  
已於水火之中也若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遂  
其重器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



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不小矣韓子

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洵足爲知言也年七十四卒於家

生子名畢字仲子孟氏廣譜三遷志皆謂仲子孟子之子趙氏以爲從兄弟未必然也葬於

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之西魏宋神宗元豐六年追封鄒

國公七年配享孔子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鄒國亞聖公

明代宗景泰三年官其嫡孫世爲五經博士世宗嘉靖九

年改稱亞聖孟子 國朝因之方今

聖天子崇道重儒兩

幸闕里 駐蹕鄒峯特出

宸鑒以孟子命世亞聖之才有功聖道甚大屢降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三 萬松書院 藏板

德音脩飭林墓蔭其苗裔眷禮特隆先儒有言曰孟子生

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

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

以立國天子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傳哉 闕里志 孔叢子

史記 韓詩外傳 說苑 列女 聖代紀典 文獻通考 性理

明巡撫都御史陳鳳梧贊曰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波闕邪正論誇誇堯舜之性仁義

之學經日秋霜泰山喬嶽

聖門禮樂統卷之七 祭

聖門禮樂統卷之八

陽穀 劉 斐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二十哲

先賢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天性純孝爲人容

貌端潔而表裏洞然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示

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緇父嘗令騫御車體寒

失騫父責之騫不自理引咎而已既而父察知之欲出後

母騫踰言曰母在一子車母去三子騫父嘉其言遂止母

亦悔悟待三子如一焉年甫弱冠卽從事聖門始見於夫

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

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萊蕪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

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道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旒旌

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

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

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旒旌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

之色也由是深明乎內外之分坦然樂道而忘勢視不義

之富貴不啻犬彘然是故終身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

季氏召爲費宰弗往謝使者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

則吾必在汶上矣。濟方山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其為費宰而問政孔子告以六事。大旨之說皆出冊會。○行按薛辨其明且其詞可貴而少。○非聖人語氣散漫中不敢闕入從其實也。○除先賢傳詩

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結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家語曰閔子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

孝焉。餘見卒葬焉山之南在今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漢書徐州志在蕭縣東南八十里。○循志謂循蕭邊界。○藝而兩志之。○惟一號志一在歷城縣東五里。○宋李藏陽守濟南立祠薛縣縣志書石一。唐鉉宗開元八年從在定縣南四十里。二說未知孰是。

紀孔子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真宗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二 萬松書院藏板

閔子國朝因之今我

上德合舜文性成仁孝於康熙三十八年

巡狩方岳駐驛關里注念先賢閔子純孝無間冠哲孔門

爰出

詹東韋錫閔氏嫡孫衍緒世襲博士一員如仲氏秉貞一

聖恩所及潛德益光斯其為以 天爵寵先賢而以仁孝

風天下者乎於乎至矣。家語 閔里志 人物志 史記

真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章見其弟至孝

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蔡虛齋曰試將曾閔之言萃為一編清心正容一展誦之何以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也  
又曰曾子魯中之敏也閔子無為之有為也  
宋王旦贊曰  
子騫達者閔閔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幾聖公哀增封均乃天慶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家志載稱魯人春秋爲魯西鄉邑  
 少孔子七歲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定公十年辛丑孔子  
 爲司空以伯牛爲中都宰布教施化四方則之嘗從阮於  
 陳蔡之間候甚而儒服彈咏不輟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  
 子路侍僕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辛我  
 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  
 自厲也嘗設致於洛終身不仕不幸而遇惡疾孔子往問  
 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恒之公孫丑謂冉牛閔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四 萬松書院藏板  
 子顏淵優於德行又曰具體而微白虎通云冉牛危言正  
 行而遭惡疾朱子曰此乃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  
 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張南軒曰如顏閔之死乃  
 可謂命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  
 已輔氏曰天既與之以如是之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  
 栽培之理蓋亦有不得其常者矣今墓在兗州府東平州  
 西五十里按地輿志冉伯牛墓一在廣平府永年縣西北  
 四十五里一在河南孟津縣西舊唐河城未知孰  
 是唐開元中從祀廟庭追封縣侯宋真宗加封東平公度  
 宗改封鄆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性理大全  
歷代祀典 兗州府志

歸安茅坤曰子嘗疑孔門諸從游者孔子皆亟稱之

不置至伯牛則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釋官

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然考其死於鄆去

臨洛幾五百里而洛之人至今廟而祀之是何故耶

以子觀之冉子當日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彼其所

整游谷處夷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百世之下固有聞

風而祖豆者矣

宋王旦贊曰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祐展禮公

哀孺賢生則命塞殺而道宣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五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冉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以德  
行著名嘗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筮仕於魯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  
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  
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  
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  
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  
刑矣刑制也制同形成也一成而不可要故君子盡心焉仲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六 萬松書院藏板  
弓曰古之議訟可得聞乎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  
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憫淺深之量  
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  
察獄獄必三訊焉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爲比疑赦人之罪以重爲比猶是  
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例也是  
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  
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  
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之成成何  
官乎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官長正既聽之  
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

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疑定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  
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  
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辨學而非博順而非澤以  
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若不  
聽不聽棘木之仲弓曰禁盡此乎子曰此其急者其餘命服命  
車不粥於市珪璋琬璧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示兵  
車於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  
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  
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刻鏤多節之類不粥於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  
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仲弓再  
拜曰夫子之言義廣矣大矣請敬受之他日爲季氏宰問  
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含諸蓋仲弓之爲人寬洪簡重而  
短於口才故或人以仁而不佞少之而夫子獨許之以可  
使南面仲弓因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  
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  
雍之言然子貢嘗稱之曰在貧如客使其民如借不遽怒  
不深怨是冉雍之行也夫子稱其賢曰有土之君子也沒

於魯今其墓有二一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徐子  
知然唐開元中從祀廟庭追封薛侯宋祥符中加封下邳  
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 家語 索隱 史記 歷代

宋人贊曰

不侯之仁具體之賢登彼高奧用之山川代逢僊耳禮  
畢升種錫以三壤賁茲九泉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八

先賢宰子

宰子名子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於孔子曰吾聞鬼  
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左  
之謂氣幸氣之謂魂精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  
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土  
此謂神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合鬼與神而享之故民  
術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  
所由生是以致其歡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楚  
公九年孔子司冠於魯季康子不悅孔子見之宰我進曰  
子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也夫子之司冠於魯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九 萬松書院藏板

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衆相凌  
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號  
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  
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聽跼之聲猶  
然在耳故政事莫如應之他日又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  
其詳見既而曰子非其人也 王肅曰言不足以後又嘗使  
家語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  
樂其身方見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  
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眈他日歸以告孔  
子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子曰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又曰  
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  
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蓋宰子之爲人能言而試不  
達故夫子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子寧論所載晝寢問短  
喪對哀公問社從井救人等語夫子蓋屢譬之然其智足  
以知聖人自有不可沒者觀其言曰以子親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非信之深烏足以云之仕齊爲臨淄大夫今曲  
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唐開元中從祀追封齊侯宋真  
宗加封臨淄公度宗改封齊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宰子  
國朝因之按主傳無宰子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識生宰  
子于我而田常行弑爲田常所殺我同家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十  
及諸子以爲宰我益字相家語 史記 孔叢子  
夢之誤也人顧不察何歟索隱 人物志

宋馮拯贊曰  
綽彼宰子服膺宣父學祠堂與名揚鄉黨再期設問五  
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先賢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一說志河南衛輝府人武曰  
少孔子三十一歲爲人通達而辯名聞於諸侯少從事孔  
子嘗富貴於魯魯之問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蓋每有億  
度輒中當世之務所言無不應者故夫子嘗曰賜不受命  
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然及門所稱聰明穎悟之士自顏子  
而外惟子貢一人是以夫子恒以同與賜相比挈之嘗問  
於夫子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初  
從孔子適齊齊景公問之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  
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十一  
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  
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而不知地之厚也若臣  
之事仲尼譬猶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  
江海之深乎景公悅時東郭子惠問曰夫子之門何其雜  
也子貢曰夫彙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  
下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拒是以多也胡云  
雜乎既而反管從夫子北遊農山與子淵子路侍夫子諄  
以言志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濞濊之野兩壘相望  
挺刃交兵賜著綯衣白冠陳說其間雅論利害以釋一國  
之患雅賜能之夫子曰辯哉他日觀乎賭夫子曰賜也樂

乎對曰舉國之人皆若狂焉賜未知其爲樂也夫子曰百  
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  
之道也子貢曰義至哉定公十二年癸卯從夫子遊於衛  
衛用以宰信陽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治民莫  
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匪人之美斯爲敬  
賢易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謫非親睦也言  
入之美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擇言出之令口如  
耳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再拜受教以行十四年乙巳  
仕於魯爲大夫明年丙午邪隱公名益莊公之子來朝子貢觀焉  
邪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三

萬於書院

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於  
人乎遂不濟而返復居於衛明年戊申衛世子蒯聵後爲  
與出公較爭國有冉有問夫子爲衛君乎問蒯子貢以爲  
亂邦不居乃從夫子復反於魯癸丑七年公會吳於鄆吳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  
大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寡君既共  
命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也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麻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  
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  
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憑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三

萬於書院

之二君者皆將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禮非左右周旋  
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朝而皆不度心已忘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定公卒後邪子奔  
齊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也又嘗問曰賜爲人下而未知  
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  
五穀生焉播之則甘泉出焉艸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  
焉死人育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丁未哀  
公元年從夫子將西適晉及河聞趙鞅之殺二大夫也遂  
執鞅以告孔子曰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覆

一索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詎能益其高乎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十五年魯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旨哉吾不早聞命子貢反什於魯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解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賤人受金而爲不廉則何以相續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古 藏板書院

乎自今以往魯國不復賤人於諸侯矣子貢聞而謝之十六年辛酉孔子辛亥公誅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惻惻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子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諛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鄭○文孫於陳甯武子俞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衛○定孫於齊子鮮公子子展公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無聞獻之親

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廩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於越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郭田封於駘上將盟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日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它日請念然卒亦不能用也蓋子貢之爲人明敏才辯亞於大賢自受學聖門結廬連騎束幣帛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之名播揚於天下者子貢先覺之也及其晚年益自進德親受一貫之傳觀其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稱夫子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晚叔孫州仇日管之官墻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語陳子禽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其見道之深信聖之篤至於如此則游夏之徒亦莫能及殆不特居言語之科而已孔子沒喪事皆主於子貢服心喪三年喪畢羣弟子相訣去則哭各復盡哀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古 藏板書院

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歷相魯衛而終  
於齊所著有詩傳一卷其墓不可考或曰在今諸縣大任  
山今屬直隸大名府一名黎陽山唐玄宗時從祀廟庭追封黎侯宋真宗  
加封黎陽公度宗改封黎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端木子  
國朝因之至康熙三十八年我

皇上法駕南巡

章思闕里追念先賢端木親承一貫性道與聞又其功在  
聖門尊師明道服勤不衰爰降

德音勅以喬孫謙與閔氏衍猶同世襲五經博士

新思所播歎勤官墻豈非在先賢爲百世之榮光而在

聖門應樂統

卷八

左傳

萬松書院藏板

今日爲千秋之盛典者乎猶歎至矣

左傳歷代祝真

史記韓詩外傳劉子新書

按史記起絕書所載田常作亂子貢一出存魯亂齊  
被吳強晉霸越孔子曰美言傷信慎言哉此說皆非  
也據左傳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  
已七年則非孔子所及言明矣而子貢使齊之事亦  
不經見惟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不聽  
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也然則史紀越絕  
書所載可盡信歟

明刑部尚書張瑄贊曰

頤悟夙成辯才絕世深造晚年性道斯契學識之功珮  
璫之器輝映聖門揚休奕穉

聖門應樂統

卷八

左傳

萬松書院藏板



循却步而欲及前入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  
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遂  
召孔子有門獨行後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為君  
子乎對曰子路汴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學於孔子  
遂為天下顯士可不學乎既而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女弗聞乎君子之行必度  
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  
六非不度於禮而貪昧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  
訪焉弗聽益冉子之為人多才藝而優於牧民故夫子語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季孫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語武伯曰千室之邑百乘  
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但其資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為攷是  
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僭禮樂夫子皆望求攷正  
而激厲切責之然卒明大義不使季氏陷於大惡以保其  
家而事其國者未必非平日勸導之力也故孔子曰大夫  
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無道極矣然而而不亡  
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  
學博藝省物勤已足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  
恒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  
之也曰宜為國老卒於魯今兗州府滕縣西三里柘家社

是其墓云唐元宗從祀廟廷追封徐侯宋真宗加封任城  
公度宗改封徐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  
左傳 家語 史記 韓詩外傳 大全 人物考

宋尚書左丞陳堯叟贊曰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  
遇明君徽稱永錫載揚清芬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魯之汴人也兗州府志曰今泗水縣東五十里有汴城故址傳爲魯下邑也少孔子九歲性孝勇有強力志抗直初見孔

子冠雄雞冠佩厭厭振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志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義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操齊以受教遂偃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問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子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至萬松書院藏板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於桀桀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執不順哉惡士聚仁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他日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其曲也勃焉糾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會集意

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愛問於夫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之又患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他日從孔子遊於農山顏子子貢與焉詔以言志子路曰由願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於旗幟紛下騁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率旗執銳唯由能之天子曰勇哉旣而適衛行辭於夫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患無親不信無從不恭無禮俱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遂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也子路受教以行逮歸而親沒見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子曰噫哉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乎歛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居喪三年哭泣哀毀容骨枯槁夫子教之以無過情而適禮旣而問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衮冕而執玉子路曰由聞命矣督昭

公十九年從孔子一車兩馬以適周廟有欲器焉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鳴呼鳥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德行寬裕守之以恭士地廣大守之以食位祿尊盛守之以卑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聰明睿智守之以愚疆託博聞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也子路正容而嘆曰至哉言乎明年反魯時孔子與門人習射於栗相地之圃蒞觀者如堵塙焉射至於司馬蒞觀之蒞蒞者一人爲可正至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飲軍將別顯轉正爲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飲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而及爲之後故曰與不得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別傳

萬松書院

說板

入其餘皆入蓋去者牛又使公問之蒞公問蒞蒞揚輝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蓋去者牛又使序黜名揚輝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射旣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子曰能用命矣二十五年從孔子如齊與閔韶樂定公元年反魯八年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止之明年庚午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宰陞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陞邱季氏陞費孟氏之宰公欲陽獨不肯陞成國之弗克旣而爲季氏宰季氏祭選昏而與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不敬跛倚以障

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交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問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是時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家拜之以牛子路弗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以之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是也前言戲之耳十四年齊人歸女樂以阻孔子子路促之行遂去之衛適宋巨人簡子見孔子以爲陽虎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欲與之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以逮先王好古法而爲咎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三之三終而問解遂過宋適鄭至陳留三年適衛主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別傳

聖

萬松書院

顏擊由家如晉不果復從夫子自陳適蔡如葉葉公問以孔子子路不對蓋其先遊晉時越襄子亦以爲問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母乃猶以挺撞乎其不對葉公者以此旣復反蔡遇丈人等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圍之絕糧七日弟子病去子鼓琴而歌子路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者其弗忘矣夫復去楚反衛留五年孔子主蘧伯玉家衛以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女恭敬可以攝勇寬正可以懷強愛恕可以容困溫斷可以治奸子路受命以行

及治滿三年孔子過之稱善者三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之何也子曰吾見其治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幕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治庸盡其美乎及後蒲有水患子路使民備之以重煩勞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復之曰爾以民之饑也何不白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私償之乎是明君之無惠而市德也速已可矣子路乃止請粟而復賑之會是時衛大夫顔鑾由以非罪見執將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子

萬松書院藏板

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而不可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若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言訖泣下嗚咽沾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旣而有妨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猶弗忍也子路遂除之厥後仕於衛衛莊公方與鄆爭國夫子諫以正名子路未喻於出公十三年爲孔悝宰莊公因孔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子

萬松書院藏板

酖之矣遂命覆酖朱子曰易筮結撰未須論優劣但存此大約子路之爲人英斷果決而勇於有爲故魯論記之

子曰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曰子路無宿諾夫子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又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孟子

曾西之言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寡

寡其言循往材任治哉是仲由之行也夫子和之以文受

小共大其爲下國駿麗荷天子之寵不懼不懷疆乎武哉

文不勝其質其弟子有成同者學於子路行年七十而不

弛其敬子路頗敬重之子路葬於蒲其子崔既長白孔子

聖門雜誌卷八 列傳 天 萬松書院

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狐羆知之日君子之勇不掩人之

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廩持精弓木戟與崔戰而

死按一統志今大名府屬有子路墓三一在長垣縣北三

里一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一在開州北一十里未知

孰是○子路爲蒲宰卽今長垣縣唐開元中從祀孔子追

封衛侯宋真宗加封河內公度宗改封衛公明嘉靖中改

稱先賢仲子 國朝因之至我

皇上

天縱聖明特出 庠鑒以仲子追隨 先聖周流羣馬跋涉

未嘗頃離其衛道之功獨多爰由顯典詒以純子嫡孫紫

襲五經博士一人如顏孟四氏例今博士名秉載在

勅命與天匹休鳴呼崇德報功固

帝王之盛典而承休膺命亦賢哲之光榮仲子在天之靈千

九百餘年亦可以大慰矣夫嗚呼烈哉左傳家語

宋陳堯叟贊曰宋史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衛斯

先賢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按一統志今蘇州府常熟縣西北

有言子舊宅子游巷言公井云

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問居子游待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燕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示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兩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官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子

萬松書院藏板

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陰陽爲端故情可親也四時爲權故事可勸也日星爲紀故業可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功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首故飲食有由也唯聖人爲知禘之不可以已也子游再拜受教他日問喪之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旋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事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後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廬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子出祖者先是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褫裘而弔曾子拑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賓於禮者如之何其褫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遇矣我遇矣夫夫是也又嘗與有子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意不知夫喪之屬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教與物者有去情而徑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子

子

萬松書院藏板

行者禮道則不人喜則斯陶斯咏斯猶斯舞舞斯哀斯慍斯戚斯嘆斯嘯斯辟斯踊矣品節斯斯謂之禮矣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萎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牖室之薦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制於禮者猶非禮之者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起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重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廂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偉公弔焉子游損由左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厥後夫子卒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含袂

珮婦人拾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蓋子游之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幸武城能以禮樂化民又能甄識賢者而澹臺滅明由是進於聖門邈然爲羣弟子之冠要其學道之效自有不可及者昔人謂吳公棄僕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哉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美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卒於吳柔今在蘇州府常熟縣唐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開元中從祀廟庭追封吳侯宋祥符中加封丹陽公度宗改封吳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言子 國朝因之

家語 權弓 史記 人物考 輿地志 歷代祀典

宋趙安仁贊曰

魯堂登科禮典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道進上公素風逾盛

先賢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

鄧康成曰退國人於今河

少孔子

四十四歲受業於夫子篤信謹守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赭

懸鵝或謂之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

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

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

先王之仁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

癯今見先王之義勝故肥也因見於夫子曰商人聞夫子

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瘠

故夫志之難也嘗問於夫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何如斯可謂民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

至而行三無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

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志氣塞乎天地此

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

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乎子曰夙夜

基命有造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勸天下此三

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慨然而起負笈而立曰弟

子敢不承命乎他日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

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

者必有決之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

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

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

久者未嘗有也日中則昃月中則缺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是以聖人不放當盛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

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既又問於夫子曰顏回之

爲人何如也子曰回之信賢於丘矣問子貢曰賜之敏賢

於丘矣問子路曰由之勇賢於丘矣問子張曰師之莊賢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於丘矣子夏避席而起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

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細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此其所以事吾而弗戚也他日

讀詩既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對曰詩之於事也

昭乎若日月之明燦乎若星辰之爛上有堯舜之道下百

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發

憤息食矣子曰嘻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

未見其裏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

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也哀公八年甲

寅始仕於魯爲魯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遠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他日見於哀公問安國保  
民之道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  
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云云顓頊學乎  
祿園一作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於務成子昭云云舜學  
學乎尹壽一云堯學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  
成一作文王學乎錫一作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  
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  
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故雖聖人亦必有師也  
既又問於夫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  
諸乎子曰王幼未知蒞祚周公攝政抗世子之法於伯禽  
聖門禮樂統卷八列傳  
三善備者雅世子齒於學之謂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  
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後子夏有子之喪因  
問喪禮於孔子孔子具以告詳見子夏習之及喪既畢見  
於夫子夫子與之琴使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之禮  
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君子也其哀既盡能引之及禮故三  
年之喪周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也蓋當是時子夏學  
於聖門規模窄狹而氣象謹嚴故嘗問孝夫子語以色難  
及夫子窮行遇雨知其恤於財而不就之假蓋其局器有  
如此者是以夫子嘗謂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然

至於篤信聖人質實謹守有非凡爲學者所能及者觀其  
論學曰質實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論仕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信而後  
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  
也論爲君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其造道立言  
至於如此所以夫子嘗有言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蓋賜  
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賢已者處賜也說不  
若已者處故曰與正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正人居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與之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  
者黑是以君子必慎所與處也年二十八孔子卒服心喪  
三年歸教授於西河素隱曰在河東鄆之西界近鹽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尸屋  
西河之民疑以爲孔子後返於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  
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  
是衛人皆相信日子夏聖人也年四十五戊寅遊於魏文  
侯師尊之與田子方段干木西門豹之徒相佐致治文侯  
嘗問之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肝聽鄭衛之音則不  
知他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聞者樂  
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其溺音乎



文侯曰故問溺音從何出也子夏曰鄭音淫志宋音溺志

衛音頌志齊音騶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

祀弗用也文侯曰信哉厥後因道不行乃退老於西河喪

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而讓之子夏投其袂而拜曰昔遇

矣吾遇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習於詩能通其

義皆爲爾雅相傳今毛詩序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

易春秋於孔子隋經籍志曰子夏有傳春秋公羊穀梁皆從之學者

歟者也又禮喪服一篇子夏傳之子貢曰是述必敬上下

交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

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壩都未知孰是唐太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堯 萬松書院

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廟庭元宗二十七年追封魏侯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魏

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國朝因之

家語 禮記 韓詩外傳 宋應 兗州志

宋儒臣贊曰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采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

亂攸彰慶成嘉賄其道彌芳

### 先賢顏孫子

顏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也鄭康成曰陽城人何孟春曰

南開封府人按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

博接從容自負不屑屑於尺寸之行然專意務外求聞達

於諸侯初從事聖門志學于祿夫子教之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遊於蔡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離州里行乎哉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奧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

書諸紳自是敬服聖教學能輒倖近裏着已後又問達子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堯 萬松書院

語之以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問政子語之

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茲因其所不足而語之如此陳罔

公十三年始適魯謁哀公時哀六年七日而公不禮因託僕夫

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不

舍重斲不敢休息以見君行有七日而君不禮竊謂君之

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斲屋室雕文

畫龍於是天龍知而下焉宛頭於牖尾於堂葉公見之

乘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

日不禮是君非好士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矣

公聞而謝之張卒不見既而門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  
舉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數不能勿怠  
已過勿發失言勿特不義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其此  
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愈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距諫者忠之所由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  
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  
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  
既聞孔子之言遂退而記之又請問子曰禮者即事之  
治也鄭康成曰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  
啓之無相儀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聖  
獨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  
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失其和朝廷官  
隔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官室失其  
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  
矣師與聽之子張乃再拜受教漢若蒙驥焉他日侍於天  
子夫子筮卦得賁賁然嘆興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而  
嘆何也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丹漆不文白  
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賁有餘者不受飾也今者得賁是

色相問者也是以嘆也劉子曰此亦因于張之文勝而激之既有父之養  
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  
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矣他日  
喪既除見於夫子子之琴調之而和彈之而成肆作而口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夫子曰君子哉遂問聖人之所以  
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之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禮  
樂也者豈必有几筵指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  
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  
行而可樂樂也聖人爲此三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  
平萬民賴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子張曰師誠不敏請  
聖門禮樂統卷八 列傳 聖  
教志之蓋子張之在聖門才高意廣不免爲苛難又其容  
貌矜莊益務表暴於外故子貢問師與商也貌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  
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按此武始受學之日爲  
然及其與聞聖道日有進于高明如問仁夫子則告之恭  
寬信敬惠行是五者於天下爲仁問從政則告之尊五美  
屏四惡之可以從政此皆聖賢之心法王道之綱紀有非  
及門所與聞者至其所言如士見危致命見得恩義祭思  
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  
焉能爲無其論交則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由此觀之公孫丑所謂有聖人之一體蓋實有信然焉者

非徒曰傳聞之詞已也及其病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

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宛然曾子易簣之命他日

子貢語衛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信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

告是顏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侮

百姓則仁也沒之日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其顏

也公明儀爲之志焉稽幕丹質以升質幕爲福葬蟻結四

隅蟻結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殷士也儼嚴禮

在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掘坊村云唐元宗開元二十

七年追封陳伯從祀廟廷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聖門禮樂統

卷八 列傳

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收封穎川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陳

國公昇十哲位收稱陳公明嘉靖九年稱先賢顧孫子

國朝因之

家語 性理 黃克 禮弓 申聖 輿地志

宋張齊賢贊曰

堂堂張也商德與降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

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斯

聖門禮樂統卷之八

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九

陽穀 劉 琰 開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先賢

先賢澹臺子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因子遊之言

得見孔子其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

行益自砥礪言動不苟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

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幸予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厥後孔子卒遂居於楚友

教士大夫一時荆漢之俗皆城爲北方之學焉今吳郡

南有澹臺湖豫章進賢縣有澹臺門皆其南遊遺跡云一

統志稱其墓有四一在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一在

北一在河南陳留縣一在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一在

六十里未知孰是唐開元中追封江伯從祀宋祥符

中加封金鄉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澹臺子

國朝因之

宋語 史記 索隱 人物考 兗州志

按博物志稱子羽鬚干金壁渡河陽侯旋起而蛟水

乃投壁於河三投而無出乃毀壁而去昇無

孫意其河即今徐州靈昌縣東之延津也

宋戶部尚書溫仲舒贊曰

不出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旣勇數  
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二

萬松書院  
藏板

先賢原子

原子名憲

檀弓作仲憲

字子思宋人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鄭康成曰魯人少孔

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嘗居於魯環堵之室矣

以蒿萊蓬戶甕牖桐桑而無柅上編下閭匡坐而絃歌子

贗聞之結駟連騎排簪簪入窮閭中紺而衣素軒不容巷

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藁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衣則肘

見納履則踵決子贗曰噫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

意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意貧也非病也

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

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之也子贗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三

萬松書院  
藏板

原憲乃徐步曳杖行歌商頌而反登淪於天地如出金石

陶然終身有以自樂而無求於人焉孔子爲魯司寇時憲

嘗爲孔子宰後孔子沒遂退隱於衛薛應旂曰以原思之

貧而辭爲宰之果殆幾於獨行者矣雖若未進於中行而

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今費縣西北百二十五里

有原憲墓唐開元中追封原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任

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原子 國朝因之 家語史記說苑檀弓

宋向敏中贊曰

實哉子思介然清淨貪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

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先賢南宮子

南宮子名适又名綰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樂孟僖子爲介不能相禮及楚又弗能答郊勞僖子恥之病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翰也無禮無以立吾聞魯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懿子遂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四

萬松書院藏板

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曰圭焉定公六年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反載寶而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覆不如速貧之愈也夫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獲災而又不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賸公宮恒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他日魯大夫辛寬者見魯侯一說魯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智也昔者太

公封於營丘之清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封於營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遠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幸寬出南宮廷入見公曰今者寬之辭若是也适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丘谷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鳥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驛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爲賢者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五

萬松書院藏板

慮亦猶此而已矣妄爲非營豈不悲哉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富得罪矣孔子以其謹於言行嘗稱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又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曰圭是南宮綰之行也孔子每誦之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以是觀之南宮同翻翻濁世之佳公子哉唐開元中追封鄭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襲丘侯徽宗以犯聖諱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南宮子

國朝因之

左傳

宋語

史記

宋寇準贊曰

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商乃兼之羿羿可彪禹  
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太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商子

商子名囂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嘗使之齊  
瞿年長無子其母欲爲之再娶室請之孔子孔子筮之曰  
無憂也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昔苾犧氏  
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  
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至周  
文王作卦辭周公又作爻辭分上下篇謂之周易孔子爲  
之彖象文辭說卦序卦雜卦凡十傳瞿特好易孔子  
傳之志焉言孔子之傳易瞿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  
無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出嗚呼天之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七

葛松書院

卷九 列傳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命也歎詩而思志後驅傳楚人駢音臂子弘頭師在云詩姓臂名也漢書及有駢子皆云弘傳江東人編音編子庸疵顏云漢書作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疵傳淳子人尤子乘羽正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疵傳淳子人尤子乘羽正曰尤乘子羽括地志云淳子尤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州國名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境乘羽正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兼故傳授者不經漢興田何傳之東武人王同同傳苗川人楊何訖于宣元有施傳孟喜梁丘賀京諸氏列於學宮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至今之言易者皆祖於翟焉唐開元中追封蒙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須昌侯嘉靖中改稱先賢商子國朝因之家語史記正義通考

宋晁迥贊曰

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受授施  
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八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先龜大訓字子若史記云字子開○劉向說

漆雕子名開作漆雕魯人疑魯字之誤蔡人按一統志古蔡國在今河南汝寧

府汝陽上蔡二縣○鄒氏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

習尚書不樂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報其書曰

吾斯之末信子說嘗問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

容此三大夫孰賢魯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其名曰蔡文

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

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

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毋數卜乎程子謂曾點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九

萬松書院藏板

漆雕開已見大意又曰曾點開漆雕開漆雕唐開元中

追封滕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平奧侯明嘉靖中改稱

先賢漆雕子國朝因之

史記家語

宋李宗諤贊曰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荷歎子若實觀其奧學優當仕非

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先賢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魯人鄭氏曰少孔子四十六歲樊皮之

後也仕於季氏學於聖門屢以仁知為問夫子皆詳語

之嘗從遊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夫子以其切於為已

因善之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冤乘冉求帥左

師樊須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

友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薛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驗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

八十齊人宵遁夫子聞之曰義哉後問於夫子曰鮑牽事

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則之其為至闇乎青慶館

聖門禮樂統卷九列傳十藏板書院

公母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圖武子佐召莊而諫之趙告

夫人夫人怒圖武子相遠公以會於諸侯侯數高無咎鮑

牽處守及公還將至高鮑開門索客以備夫人諺之曰高

鮑將不納君公子角遂別鮑牽足夫人鮑公母聲孟子也

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順之國無道則退身

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溺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

刑是智之不如葵也葵猶能衛其足故曰能衛足也樊遲

曰問命矣唐開元中追封樊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益

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樊子國朝因之左傳家語人物

宋楊億贊曰

學優乃仕齒於家陪戎車為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

知既該建侯追策垂裕方來

先賢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資賦雅習

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其志於禮樂如此後又為孔子使齊皆

因其所長者而使之也子貢嘗語衛將軍甯桓子曰齊莊而

能肅志通而好禮積相兩若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

行也孔子語門弟子曰二子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

赤也至視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淮南子曰

養親也若與朋友處則若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公西赤之

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及孔子之喪公西子為志

焉飾棺增置樂設板周也設崇殷也繼練設旒夏也蓋用

聖門禮樂統卷九列傳十藏板書院

三王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也孔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

王之法以尊師且備古也孔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

置髮恐極車傾軛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

送葬乘車所連繩索刻為象牙之飾此則設法又前盛

尊崇夫子故兼唐開元中追封邵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

封鉅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子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僊弓

宋王嗣宗贊曰

胡聖賢者徂徠之美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

使光榮佐佑禮法諸侯作程



先賢梁子

梁子名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他無所考

家諱傳其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

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欲為吾更取童夫子使吾之齊母

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畜有五丈夫子今果然

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唐開

元中追封梁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千乘侯明嘉靖中

改稱先賢梁子 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元聖裔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鑿侯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主

萬松書院藏板

封錫褒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先賢冉子

冉孺字子魯家諱名儒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志稱勤學好

問唐開元中追封紀伯從祀宋咸平三年加封臨沂侯明

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家諱 史記 石室

宋郎中李維贊曰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室奧斯窺惟帝登岱克

陳上儀追封侯祉沂水之淵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主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伯子

伯虔魯人

兗州字楷

一本字子楷一本字少

孔子五十歲

唐懿宗追封駱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林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伯子

國朝因之

一統志

史記

家語

宋王曾贊曰

肅肅魯堂伉伉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古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冉子

冉子名季

字子產

魯人志稱姿性淵妙敏於問答唐開元

中追封東平伯從祀孔廟宋加封諸城侯明嘉靖中改稱

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

家語記冉兗州志

宋李維贊曰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磨道義時邁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軌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圭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漆雕子

漆雕子名咺家語作漆雕咺字子斂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武城伯從

祀廟庭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濮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

賢漆雕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宋理宗贊曰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暨堯其闢朝嗣其英樞本時習願

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去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有家語字子期魯人嘗仕於

魯有治術唐開元中追封須句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高苑

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漆雕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宋陳堯叟贊曰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

圭追錫圖形繪像饒美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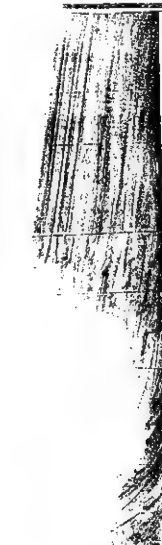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去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秀史作魯人詩衡云唐開元中追封睢陽

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鄆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商

子國朝因之宋語 史記

宋主客郎中刁衍贊曰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門里垂名同於達者昔龍睢陽今

屏鄆野運偶登封庶臻純嘏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大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史記作楚人今湖南唐開元中追封

任城伯宋加封當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任子國朝

因之家語 史記

宋陳充贊曰

判衡毓梓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瞻

加素風虔尊祀典列仕儒宮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充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公良子

公良孺一作字子正一云字子幼公良復姓陳人爲人賢

而有勇孔子周行嘗以家車五乘從他日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公良子喟然歎曰昔吾

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今又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

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于以盟孔子與之盟而出之東門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此要盟也要盟非義何

負之有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故公良子之在聖門

隨從之功蓋亞於仲氏云唐開元中追封東牟伯宋加封

聖門禮樂統卷九列傳 辛萬松書院藏板 家詞史記

牟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良子 國朝因之

宋張智贊曰

子幼眞賢從師宜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通屬聖神時

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叙

先賢奚子

奚子名蒧史記名容蒧石室圖字子偁史記作偁人史記作偁人

人奚仲之後也唐開元中追封下邳伯從祀廟庭宋加封

濟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奚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

宋楊紳贊曰

雍容子偁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米日化儒

效力彌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聖門禮樂統卷九列傳 圭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

聖門禮樂統

聖門禮樂統

聖門禮樂統

聖門禮樂統

先賢顏子

顏子名祖

家語

字子襄魯人唐開元中追封臨邑伯從祀

孔廟宋真宗加封

富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國

朝因之家語

史記

明檢討莊景贊曰

門就就顏氏稱最猗歟子襄儒雅是萃服道既勤懷

寶茲貴侯封富陽芳軌如對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句子

句子名并疆衛人字子野

從關里志。家語字子疆山東志字子孟按姓氏句并應顏姓

然有句并無句并以句

唐開元中追封淇陽伯從祀廟

為句想邈宋高宗諱耳

庭宋加封澄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句子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咸綸贊曰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幕韋編升中單慶儒

術攸先徽侯疏爵關里之賢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秦子

秦子名商字不惑左傳作丕茲史記作子魯人鄭氏曰少

孔子四十歲其父堯父與孔子父叔梁大夫俱以力聞唐

開元中追封上洛伯宋加封高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

秦子國朝因之左傳史記家語

宋晁迥贊曰

惟聖享天陞於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

今清揚式真先烈錫諸袞章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孟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公祖子

公祖子名句茲家語無字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期思

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卽墨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

祖子國朝因之家語史記

宋寇準贊曰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幾幾章甫非聖勿言惟

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孟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縣子

縣子名成字子橫史作子燕魯人唐開元中追封鉅野伯從  
壯廟庭宋真宗加封武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縣子  
國朝因之史記家語

宋石中立贊曰

異能之士孔徒實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憲稟天爵遊  
乎聖門追崇之典昨以侯藩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別傳

美

藏板

先賢燕子

燕子名吸家語作叙字子思山東兗州府人石室圖作燕唐開  
元中追封漁陽伯從祀宋加封汧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  
賢燕子國朝因之史記家語石室圖

宋太常博士陳知微贊曰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成錫浴  
德沐潤增封汧源皇澤斯被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別傳

毛

藏板



先賢顏子

顏子名之僕字叔家語字叔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東武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宛句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家語 史記

宋楊紳贊曰

洙泗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竝由元后特選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聖門禮樂範

卷九 列傳

文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樂子

樂子名欽家語名欽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昌平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建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樂子

家語 史記

明禮部尚書呂維祺贊曰

翩翩樂子東山之英春風泗水飢飢隨行服膺師訓天開日晶千秋俎豆輝映庠黉

聖門禮樂範

卷九 列傳

文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邦子

邦子名吳家語作邦遠石室闕作國選按原字子欽魯人姓邦避漢高帝國后又誤邦

唐開元中追封平陸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高唐侯明嘉靖

中改稱先賢邦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姜嶼贊曰

展矣子欽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通六藝斯謂達者顯

于前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著



先賢公西子

公西子名與如從史記○家語作公西與字由古史同大明會典作公孫與 字子上衛

子戴魯人唐開元中追封重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臨胸

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宋范雅贊曰

鍾生魯邦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處

教文德鵬享侯封永光廟食



先賢公西子

公西子名臧字子

家諱字子尚

魯人唐開元中追封祝阿伯

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徐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

子國朝因之

史記家語

宋周起贊曰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祝臧惟肖臧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為政追封于徐用均天慶

聖門廉樂統

卷九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陳子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

今河南開封府

孔子四十歲性魯

鈍少智惡兄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妾殉葬

定而後子禽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禽

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孺得已

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于是弗果

用其敏折又如此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

禽墓唐開元中追封顏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南頓侯

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陳子國朝因之

家語檀弓通典

宋理宗贊曰

聖門廉樂統

卷九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實德

以位序運屬封爵爵崇介士

先賢琴子

琴張從孟子○論語字子開亦字子張衛人嘗與宗魯爲

友衛齊豹見家語俱作琴平宗魯于公子孟繁蓋公之兄以爲參乘焉及齊

豹將殺孟繁繁齊豹同與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

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言使豹失子行事乎吾將

死之以周事子已之事而歸死于公孟可也公孟有事祭

也于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卒

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繁之賊也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其廉食不爲利病于回不以回事人其廉食

聖門禮樂統卷九則傳 焉萬松書院

也 不蓋非義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後與子桑戶

孟子反游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于無相

爲孰能登天遊霧操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弔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噯來桑戶乎

噯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猶子貢敢問臨尸

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

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孟子子曰如琴張曾皙牧

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唐開元中追封牢 伯張南陵伯

並從祀孔廟宋真宗祥符中去年存張加封頓丘侯徽宗

以犯聖諱改封陽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琴子 國朝

因之 家語 莊子 人物改

宋趙昌言贊曰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非義能弔崇

仁爲美銘獄益封用旌君子

聖門禮樂統 卷九則傳 焉 萬松書院

聖門禮樂統 卷九則傳 焉 萬松書院

先賢叔子

叔子復名乘一作字子車齊人唐開元中進封淳于伯

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博昌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叔子

子國朝因之史記家語

朱理宗贊曰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敦何爰處西

丈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聖門禮樂統卷之九終

聖門禮樂統

卷九 列傳

吳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集輯

列傳 先賢

先賢宓子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魯爲單父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母迎而距也母堊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猶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顏行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一

萬松書院藏板

送于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板一作板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鯨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及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鯨者至矣於是至單父乃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焉初辭于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善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援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繇是得行己志如是者三年孔子使巫馬施往觀政焉巫馬期乃微服入單父界見

夜漁者得魚輒舍之愛問其故對曰魚之大者名爲鯢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鰕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輒舍之坐馬期友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開行若有嚴刑于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他日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呼以教忠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萬松書院

也孔子喟然歎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人不忍欺所著書有宓子十篇今墓在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舊有唐開元中追封單父伯從祀宋真宗加封單父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宓子國朝因之

宋溫仲舒贊曰

先聖大訓 賈太傅新書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煇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三

萬松書院

先賢公治子

公治子名長

索隱字子長

范甯云

齊人

今山東青州府濰縣人

游

子妻之及後魯君聞其賢嘗使為大夫辭弗受相傳姑蘇

城北有治長涇居民鑿井得石題曰公治長之墓豈其依

于言偃遂僑居不返耶

漢書云公治長墓在姑蘇東

十里也○張華曰姑蘇漢縣在今常州府南唐開

元中追封昔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高密侯明嘉靖中

收祠先賢公治子

國朝因之

史記

闕里志

朱向敏中贊曰

聖門禮樂統

卷十列傳

四

萬松書院藏版

德行貞純公治號倫本非其罪在拘厥身骨堂推善孔

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先賢公哲子

公哲子名哀

索隱字季沉

史記作

齊人

系出姬姓

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為人潔清不滓鄙天下多

仕于大夫家者終身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曰天下

無行多為人臣惟季大賢未嘗仕焉太史公曰季大原憲

言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

衣蔬食不厭死而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

以知其賢矣唐開元中追封即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

北海侯明嘉靖中收祠先賢公哲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聖門禮樂統

卷十列傳

五

萬松書院藏版

朱危準贊曰

賢哉季大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

昭令名封爵均慶侯社疏榮

先賢高子

高子名榮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僂十代孫也鄭氏曰少孔

子四十歲長不盈五尺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于

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夫子啓蓋不殺

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子以爲難仕

子衛爲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別者

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

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

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刑子之足今

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吾者三何也別者曰斷足吾

聖門禮樂統卷十 列傳 六 萬松書院藏板

自取之獄將決而見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

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

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衛怨公以行之其未

乎方是時也衛之內亂蒯聵挾孔悝以登臺子羔出遇子

路于門子羔止之子路曰否遂入赴難夫子聞衛變遂決

之曰柴也來由也其死矣已而果然他日復仕魯爲成宰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襄者閔子羔至遂爲襄成人曰釐

則績而解有匡范則危而殫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

未幾而子羔之妻卒其葬也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蒯庚之

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于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臣長

子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遂不果償他日衛將軍文子

將立三將軍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

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也子羔乃問尊卑上下立

廟之制夫子遂詳語之厥後子羔寢疾慶遺人請日子之

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子

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

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其墓有四一在山東兗州府

城北一在東阿縣清水河西一里一在陽穀水詳孰是唐

縣城一在河南開封府太康縣西北四十里

開元中追封共城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共城侯明嘉

靖中改稱先賢高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禮弓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宋晁迥贊曰

荷歟子羔孝心篤矣慎終衛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

子知已考古褒崇於斯爲美



先賢司馬子

司馬羣耕

史記作耕

字子牛宋人

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向魍之弟也魯哀公十四年向魍作亂其弟子順子車亦與同惡入于曹

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奔魯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魍自衛奔齊陳成子使爲大

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于魯時因兄弟齊惡每懷憂懼嘗自言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以君子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言寬之趙簡子執陳成子恆皆召之頃卒于魯郭門之外阮人

魯人作亂奔諸丘與竟志曰泰山南城縣西北有氏城在今費縣西南南成山唐開元中追

聖門禮樂統

卷十列傳

人

藏板

封向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妙丘侯徽宗以犯聖諱改

封綏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司馬子國朝因之家

宋理宗贊曰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魍將爲亂子適脫去在汚能潑危

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先賢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

兗州曲阜縣

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疆

識好古明習禮樂其言行氣象有似夫子

觀論語四魯哀公八年吳伐我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

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十二年魯有饑災十三年魯連

年用兵于邾又有齊魯公以年饑用不足爲患以語有若

有若以行微對公領之時子賤爲單父幸有若見之曰子

何懼也必曰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

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于廟堂之上而

聖門禮樂統

卷十列傳

九

藏板

慮女之邑無害于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也

子賤乃拜受教他日孔子卒曾子道夫子之言曰喪

也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

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

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

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死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刺先之以子夏中之以冉有以斯知喪不欲速貧也曾子服其遺識後門弟子思孔子甚子夏子游子張乃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步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乃止蓋有子爲人天姿粹清而又篤學弗倦荀子云有子嗜古其言論凡四見論語其辭約其旨博明體達用聖門弟子非賞見其表裏粹然與聖人無異其孰能敬服而師事之相與篤信頌法弗惑也哉年三十四卒明世宗元善嘗曰年三十時能立於禮而位不泥便是夫子其從也悼公弔焉子游撰唐開元中追封汴伯從祀廟庭宋咸平三年加封平陰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有子國朝因之

聖門禮樂統

卷十列傳

十萬松書院藏板

左傳 檀弓

宋理宗贊曰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儀然溫溫其容江漢秋陽皦皦未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行謹按聖門高弟顏閔而外應推有子而獨不獲祀於堂上何哉近世說者多以未及與難爲辭此言誠非也蓋聖門之祀以傳道也非爲與難也如以與難言之則假使顏閔十賢并未與陳蔡之厄而追隨聖

人者或爲陳亢中根琴牢之徒倘執此以論將彼遂不得升于配哲之位而此固儼然列於堂上乎況四配之中曾子原本與難而十哲之次又躋子張以足其人可知堂上之祀原不拘此明矣今有子大賢之亞顧未獲享祀殿庭雖聖賢在天之靈固不以堂上兩廡遽爲優絀然揆之報德報功之典如有子之言論氣象頗似聖人者顧乃居宰冉之下義亦殊未當矣先朝祭酒李文毅公時勉曾列疏躋祀有子殿庭仁宗下羣臣議令再進一人以爲十二會帝大漸其

事遂寢今

聖門禮樂統

卷十列傳

士

萬松書院藏板

聖人在上正養章聖賢不遺餘力之時倘

當事君子特申有子請祀堂上再於南宮子敬叔公西子華宓子賤三賢中掄一人以配之合稱十二之數躋于十哲之位則千萬世之公論庶幾大快而聖賢之祀典爲益有光矣

先賢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旗本史記。家語作巫陳人。今河南陳州。鄭氏曰。魯少孔子三十歲爲人篤志好學嘗與子路析薪于疆

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賜於疆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

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

慙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吾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他日子賤爲單父宰鳴琴

不下室而治既而期亦宰單父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

聖門禮樂統卷十 列傳 三萬松書院藏板 不處以身觀之而單父亦治期因問于子賤子賤曰我任

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子其勞乎後從于孔子孔

子命從者皆持盞已而果雨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

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期益留心典籍博

學多識焉唐開元中追封鄆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東

阿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巫馬子家語 史記 韓詩 國朝因之

宋趙昌言贊曰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曾室位沉周季剛克戴星庇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先賢顏子

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開元中追封  
蕭伯從祀宋真宗咸淳三年加封賜徽侯明嘉靖中改稱  
先賢顏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員外郎周起贊曰

增封雲嶺詔譚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概如挹德  
音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三

先賢曹子

曹邴字子循蔡人今河南汝寧府少孔子五十歲志稱樂道明義  
唐開元中追封曹伯從祀宋咸平初加封上蔡侯明嘉靖  
中改稱先賢曹子家語國朝因之史記

宋理宗贊曰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肅  
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十四

萬松書院

先賢公孫子

公孫子名龍史記字子石楚人今湖南荊州府家語  
作龍龍字子石楚人作衛人許衡云楚人少孔

子五十三歲自楚來學在及門年最幼嘗登吳山四望喟  
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

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

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誣公孫

雅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

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雷革史作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

之心欲以合于意四子身死牧野頭足吳所比干盡忠剖

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十四

十五

萬松書院

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達其明主狹

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豈不悲哉後返乎荆

南方之學賴其教焉唐開元中追封黃伯從祀宋加封枝

江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孫子家語國朝因之史記

宋王曾贊曰

子石鉅賢操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

型斯觀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先賢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鄭云今陝西西安府志稱彊力志學唐開元

中追封少梁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鄧城侯明嘉靖中改稱

先賢秦子 國朝因之 家語 闕里志

宋理宗贊曰

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洞成德之博範者鑄金弊  
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龍爵

聖門禮樂新

卷十 列傳

夫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顏子

顏子名高家語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騫為

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一作參乘

使孔子為才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

曰詩云觀爾新婦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後復御孔子過匡刻一作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

貨反從彼缺也匡人聞其言告其君簡子曰往者陽虎今

復來矣遂率徒圍之數日孔子弦歌不絕音曲甚哀子路

奮戰而舞頃之有暴風起擊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

子聖人自解去唐開元中封高為鄆郡伯從祀廟庭宋加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主

萬松書院藏板

封雷澤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國朝因之

文記

宋咸綸贊曰

魯國諸生顏氏為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  
服卿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

先賢壤驪子

壤驪子家語作壤驪復姓名赤字子從史記作子徒秦人今陝西西安府蒲州

唐開元中追封北徵伯從祀朝廷宋真宗咸平初加封

上邦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壤驪子家語國朝因之

史記

宋陳亮叟贊曰

倚數壤驪信而好古驅駕咸秦繼衣鄒魯言必成文勳

不踰矩成禮介丘追榮社土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太

葛松書院藏板

先賢石子

石子史記爲石作蜀一字子明秦人今陝西華昌府咸陽縣唐開

元中追封郿伯宋真宗加封成紀侯明嘉靖中改稱先

賢石子家語國朝因之

宋陳克贊曰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粵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聖至

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殊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尤

先賢公夏子

公夏子名守史記字子乘一字子元唐開元中追封

元父伯朱加封鉅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夏子國

朝因之家語史記

明呂元善贊曰

及門之英乃有公夏容鬢如存脈源難書酒月沂雲春

凝秋鴻元父綸言聯尋聲價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辛

萬松書院藏板

先儒后子

后子名處從史記家字里之從家語史齊人唐開元中追

封營丘伯從祀廟庭朱加封膠東侯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明山東巡撫陳應元贊曰

宣聖宮牆壁立千仞於維石子克從先進服膺儒雅道

耿德酒膠東之封永錫祚庠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壬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公子

公子名肩定從文翁石室圖。家語名肩史記作公堅字

子中家語字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新田伯從祀廟庭宋加

封梁父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明禮部侍郎呂本贊曰

英英子中受教闕里聖化存神博文豹禮劾佩從容入

奉杖几維王報功侯爵是與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鄒子

鄒單家語作懸史記乃作鄒單字子家家語字衛人但

鄒單懸家語曰一云鄒單一作懸姓名互異疑當從家語今乃本史記稱鄒單鉅

鹿鄒懸人今順德府有鉅鹿縣有鄒懸未詳其志唐封懸

寬銅鞮伯宋加封聊城侯明嘉靖獨從史記改稱先賢鄒

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明奉訓大夫月中桂贊曰

聖門之英乃有子象冠劍肅然入趨函丈服道既堅孔

直且諒追惟素風俎豆斯尚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垂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罕父子

罕父子家語作罕父名黑字子黑史記作子索闕里志作罕父  
有罕父唐開元中追封乘丘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  
必非誤祁鄉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罕父子家語國朝因之闕里志

明文林郎張邦直贊曰

天縱聖師至德竒道罕父其賢實親至教優飲聖言學  
由深達皇皇袞袞封輝映廊廟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書

萬松書院

先賢榮子

榮子名旂字子祺家語作旂魯人唐開元中追封雲樓伯從  
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厭次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榮子  
國朝因之家語史記

宋楊億贊曰

聖人之門學者仇仇彼美子祺行修志諄異端茲善繼  
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祈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書

萬松書院

先賢左子

左子名人耶

家語作左耶

字子行

史記字行

按左人應複姓唐開元

中追封臨淄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南華侯明嘉靖中

改稱先賢左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王曾贊曰

伯彼瞻瞻子行稱賢希縱千古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

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五

簡松書

先賢鄭子

鄭子名國

從史記。子由古史

字子徒

家語字

魯人

一本名

諱

避僂商唐開元中追封榮陽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胸山

家語

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鄭子

國朝因之

古史

史記

宋陳彭年贊曰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受微旨德音孔昭令

聞不已疏辱胸山式旌遺美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五

簡松書

先賢原子

原子名亢

家語作權又作志

字子籍魯人唐開元中追封萊蕪伯

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樂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原子

國朝因之

史記家語

明禮部侍郎馬世奇贊曰

大哉聖道學無能名聞一斯貴豈曰六經矯哉原子早

進趨庭博通聖教俎豆斯馨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美

萬公

先賢廉子

廉子名潔

字子庸

家語字子曹

衛人

子由作

唐開元中追封莒

父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祚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

廉子

國朝因之

史記家語

明張可聞贊曰

天生至聖大明中天時維廉子入室大賢彈琴鼓篋則

古稱先哲從闕里馨祀几筵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美

萬公

先賢叔仲子

叔仲子名會史記作會字子期魯人史記作少孔子五十歲與

孔璇史記作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

待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

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唐

開元中追封瑕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博平侯明嘉靖中

改稱先賢叔仲子 國朝因之 家語 石室圖

宋劉錯贊曰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賢幽

丈巖風東巡駐蹕齋譯儒宮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斗 藏板 尊松書院

先賢狄子

狄子名黑字哲之家語字哲之衛人唐開元中追封臨濟

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林慮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狄

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宋陳充贊曰

矯矯子哲來學有方依仁游藝齋齊升堂羽儀先聖物

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三 藏板 尊松書院

先賢孔子

孔子名忠從史記。家語作孔弗。字子復孔子兄孟皮之子孔子之

姪也嘗為單父宰勤子為治厥後子處代焉唐開元中追

封汶陽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鄆陽侯明嘉靖中以稱

孔子無別先聖改稱先賢孔忠子

家語

史記

宋高宗贊曰

賢哉先生宗學夫子道貫希聖闡斯行已闕里服膺國

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三

葛松書院藏板

先賢施子

施子名之常字子常史作子恒魯人唐開元中追封乘氏伯從

祀廟庭宋真宗加封臨濮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施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王曾贊曰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履彰彰德

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三

葛松書院藏板

先賢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沂陽伯從祀廟庭  
宋真宗加封華亭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國朝因  
家語 史記

宋楊億贊曰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藝堂與珍席圭璋備  
宮黼黻列爵華亭令名長休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青

萬松書院  
藏板

先賢申子

申根從論魯人家語作申續鄭氏字子周 史記作申 靈子  
又作申堂後漢獨宋那揚論語注疏曰申根孔子弟子在  
王政又曰申衆  
家語史記名字不同其實一也唐開元中追封根魯伯靈  
邵陵伯竝從祀宋真宗加封根文登侯靈濶川從至明孝  
宗時職方何孟春始言其重世宗嘉靖中乃信經不信傳  
去竝存根改稱先賢申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歷代史

宋楊億贊曰

沐浴之秀橫經魯室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迴駐蹕闕  
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墨

萬松書院  
藏板

先賢顏子

顏子名喈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中追封宋盛伯從祀廟庭  
宋真宗加封濟陰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國朝因  
之 史記 家語

宋王旦贊曰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沐浴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  
管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終

朱一列傳

美

藏板書院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一

陽穀 劉 琰 關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先儒

先儒左子

左丘明魯人

一統志兗州府汶上縣人

楚左史倚相之後也親授經于

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

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意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

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春秋舊史遺文孔子不

復作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一 萬松書院

遠將今學者原始要終舉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

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 春秋託始于平 影下 訖魯仲智伯

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北堂書鈔云左氏之傳史之極 後孔子沒丘明因盲失明

地文深若雲月高深若山淵 遂以春秋傳授魯申公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

椒授成卿卿作杪撮九卷授荀況況授漢張蒼及賈誼誼

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賈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

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授賈護而劉

歆從尹咸及翟方進游縣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

白左氏春秋得其正傳可立專門講肄東帝納之左氏始

得立子學宮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祥符元年追封叡丘伯徽宗政和六年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左氏傳序 傳道錄

宋王曾贊曰

猗歟左氏闢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虔封錫壤廣魯之顯

聖門禮樂統

卷二 列傳

二

萬松書院藏板

先儒公羊子

公羊高周末齊人

一鏡志云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

深慕春秋尊王討賊之義遂喟然曰天下大綱凜然秋日遂往西河受春秋于

卜子夏盡得其學作為春秋公羊氏傳以授其子平平傳

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

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贏公廡公授同郡

孟卿卿授魯人臧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

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因授之李

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于世唐太

宗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真宗咸平二年加封歸儒伯明嘉

聖門禮樂統

卷二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靖中改稱先儒公羊子

國朝因之

本傳 林放語

宋晁迥贊曰

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泉

心允屬闕里彌縫斯文載抑



先儒穀梁子

穀梁赤周末魯人輿地志云尸子曰名假字元始顏師古  
 曰名魯字子赤昔孔子以春秋口授子夏子夏以授穀梁  
 赤赤作傳以授孫卿卿授魯申公申公授取丘江公後漢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于是詔太子受  
 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寢微惟魯梁廣皓星公二人學  
 為昭帝時蔡千秋從廣受學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問衛  
 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  
 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唐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真宗  
 追封褒丘伯徽宗以犯聖諱改封雕陽伯明嘉靖中改稱  
 聖門禮樂統卷十一列傳  
 先儒穀梁子 國朝因之傳述錄  
經學源流 四 萬松書院藏板

宋楊億贊曰

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與義斯出立學名家道  
 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先儒伏生

伏勝字子賤秦濟南人也輿地志去今鄒平縣東故為秦  
 博士時下詔焚詩書伏生乃壁藏之厥後兵起流亡漢興  
 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子齊魯之  
 間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問伏生賢能  
 治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  
 故晁錯往受之爰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  
 生授于栗歐陽生名和字伯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既通尚書  
 以文學應郡舉諸博士復受業孔安國時貧無以養常為  
 弟子都養謂兄寬家貧為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  
 聖門禮樂統卷二列傳 五 萬松書院藏板

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以張湯薦擢  
 為御史大夫後以經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  
 之歐陽學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不能明  
 也自此之後魯周西漢蕭東漢孔安國字稚恭陽字長賈字長嘉字長大夫字長頗  
 能言尚書事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以授族子始昌  
 始昌傳族子勝字長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字長別  
 為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  
 京相傳不絕而歐陽學最盛伏生八世孫理為世名儒高  
 密太傅理子湛仕至大司徒封陽都侯建武六年以平徐  
 異卿功徙封不其侯湛子翁嗣爵歷傳至曾孫無忌無忌

子質爲大司農質子完尚陽安公主女爲獻皇后自西漢  
平帝時伏氏以儒顯光武時受封博至獻帝子孫凡八世  
爲三公襲封侯曹操篡弑后國除伏生唐貞觀二十一  
年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乘氏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伏  
子國朝因之後漢書 經學源流

宋楊億贊曰

伏子明經爲泰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  
授厥旨建旌旌儒錫封仁里

白鹿樂統

卷十一 列傳

六

萬松書院  
藏板

先儒高堂子

高堂生字伯漢魯人齊公族也系出齊卿高敬仲之後以  
其食采于高堂因氏焉或又謂之高唐氏云漢興諸學者  
多言禮而魯高堂生爲最初不願仕力舉爲博士遂傳儀  
禮及博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于魯淹中  
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篇得而獻之今五十六篇  
並成儀之事唯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頌傳子至  
孫徐延徐襄然不能達也襄以能頌禮至廣陵內史延及  
徐氏弟子公尸姓滿意名桓生名單次人姓皆爲漢禮  
官大夫獨高堂生以經授琅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  
聖門禮樂統卷十一 列傳  
鄭人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習禮義戴德戴聖慶普皆其  
弟子三家立于學宮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  
高堂生五傳至戴德戴聖而禮大明云唐貞觀時從祀孔  
子宋咸平初追封萊蕪伯明嘉靖初改稱先儒高堂子  
國朝因之史記 漢書

宋周起贊曰

秦磨告窮災靈啟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敘斯宗禮  
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祿

先儒子國子

孔安國字子國先聖十一世孫也父忠爲漢博士封褒成侯少學詩于申公受尚書于伏生年四十仕武帝朝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時魯其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所藏皮夏商周諸古書皆蝌蚪文字人莫能曉悉還之安國乃集諸門人刻意考論古今文字探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首列爲篇次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齊建武中吳姚興方下大桁市中得其書奏上于是始列于學宮安國由博士遷歸淮太守年六十卒于家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曲阜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子國子 國朝因之

史記 漢書

宋錢惟演贊曰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朝廷率章善繼東封受封是膺褒異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八

萬松書院藏板

先儒毛子

毛萇字季高一字長公漢趙人今北直河間府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中授李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茂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宮萇授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敬仲名安東海人光武時爲議郎長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梁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毛子 國朝因之

九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宋王曾贊曰

孔徒受業前也言詩研精謂諸誰其嗣之毛公興詩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廟期

朱儒董子

董仲舒字寬夫廣川人也今河間府景州商縣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為博士下帷發憤潛心力學莫或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  
因其精如此生平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家遠近負笈  
爭師之孝武皇帝建元元年初即位冬十月詔舉賢良方  
正之士上親策問仲舒對以天人三策皆以開陳王道極  
言禮樂教化之功自孟子沒後士鮮知尊尚孔子而申韓  
韓張之說橫行于世獨至董子一出適丁武皇表章六經  
之時其所陳說首言道之本原出于天者萬物之祖聖  
人法天而立道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下務明  
聖門禮樂統卷十一 列傳 十  
教化民以成性正法度別上下以防欲修此三者而大本  
舉矣又曰凡為人君事在勉強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故曾子曰尊所聞則  
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節民以禮故其刑法甚輕而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  
也故養上莫大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  
原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願  
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

卷十一 列傳

十

藏板 萬松書院

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喜其對于是盡罷中韓  
蘇張諸亂國政者之說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帝兄  
索驕悍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之嘗語王曰仁人者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蓋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是時仲舒方  
至治公羊春秋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衍五行究陰陽所  
以錯行之故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會遼東高  
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  
讖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乃徙家秦中今陝西  
是時天子方外攘四裔公孫弘嘗從齊人胡毋子都治春  
聖門禮樂統卷十一 列傳 十一  
秋然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舒以弘為從  
諛弘疾之以膠西王亦上見尤縱恣數殺害二千石因言  
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及至優禮之仲舒兩事  
主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  
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著書皆  
明經術之意及上數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  
失間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總  
名曰繁露皆傳于世仲舒弟子達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  
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  
諸侯相專斷不報一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

卷十一 列傳

十一

藏板 萬松書院

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誦者掌故者以百數而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孔子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憲宗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董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卷八 秦本紀 卷八 秦本紀 卷八 秦本紀

師古注

明呂調陽贊曰  
洪範絕學執專其門惟子倡始聖道斯尊春秋繁露議論淵源正誼明道萬世名言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士

萬松書院藏板

先儒后子

后蒼字近君漢東海郅人今山東兗州府郅縣少從同郡孟卿受禮

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君授沛人聞人通漢度晉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

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宮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

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

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

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其中

不無訛舛而求其精粹深厚雅馴近古者必以曲臺記爲

最宜其典制詳明質核不謬可立于萬世也若宣帝朝爲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士

萬松書院藏板

博士官至少府一時明經術者如蕭望之梁丘賀章元成

嚴彭祖尹更始皆以纂修鴻業講論六藝被寵擢云自唐

貞觀以來議祀典者多舉先儒獨未及后氏至明嘉靖九

年考古求禮始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孔廟序於漢儒

董子之次稱曰先儒后子 國朝因之

明呂一經贊曰

曲臺唱禮傳之后公二戴樹截立之學宮篇四十九人

推馬融嗜不宗下少府之功

先儒杜子

杜子春字時元東漢緱氏人

今河南懷慶府懷慶府南二十里緱氏縣其後世也

通周官自秦禁學始皇尤深惡周官棄絕不傳天下無能

曉者至西漢時有李氏得其書因上于河間獻王獨閱冬

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

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王莽時道博士以行於世子咸

受業劉歆家于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

十猶能誦識有叩之者盡能講習其義時鄭衆賈逵往受

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扶風馬融作周官傳

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註微言奧義皆疏析開發炳若

聖門禮樂統

卷上 列傳

十四

萬松書院藏板

四星蓋其說皆補于春焉唐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真宗追

封緱氏伯明嘉祐中改稱先儒杜子 國朝因之

通鑑

序 聖門禮樂統

宋查道贊曰

三用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靈藹儒宗杏壇闕里差

肩比統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二

陽穀 劉 琰 關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先儒

先儒王子

王通字仲淹河津人

今山西平陽府

漢徵君緒之後也世以儒

顯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典要論七

篇每奏帝輒稱善後出爲昌樂令秋滿退歸遂不復仕四

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上道無彼天下何爲而一

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蓋憂

聖門禮樂統

卷上 列傳

一

萬松書院藏板

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

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

朗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及易於族父仲華本不解帶者

六年隋文帝仁壽三年通始冠遂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

遊長安以布衣謁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三

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

時將有蕭牆之變通知謀不用乃歸龍門教授於河汾之

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大業元年徵不至既乃潛心著書

蒐討遺籍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

兆杜淹趙邵李靖南陽元長鳳賓咸河東裴君中書

環請河房銘齡年鹿魏後大原溫大雅頌川陳叔達等咸  
北而師事之受以王佐之道是時越公太尉僕射楊素甚  
重通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政慮足以庇風雨薄田足  
以具饗獨讀書識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  
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嘗語門弟子曰樂天知  
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與論治曰無救之國其明必  
十車致之國其明必貧門人貴璣問以息諺曰無藩閭止  
聖曰不爭又曰問諺而怒者譏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  
璣也紀因去璣後佞遠矣大業十三年江都難作通以疾  
卒於家門人共議諡曰文中子生二子長曰福鄰次曰福  
聖門禮樂統

卷上 列傳

二

萬松書院藏板

時先儒嘗論文中子所著書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  
業誠懷惻而有條理至其中許多格言被後人傳會壞了  
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強爲增益云明嘉靖九年釐定祀典  
詔從祀孔子廟庭稱曰先儒王子國朝因之

附史  
綱目

儒林列傳  
性理大全

明呂元善贊曰

納靡之後誰復知儒普天不醒獨立大呼手續六經世  
孰傳諸自公而韓脉通程朱

先儒韓子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  
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是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世  
孫也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  
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養之年七歲日記數  
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調四門博士貞  
元十九年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  
家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憲宗元  
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是時有富平人梁悅報父  
仇殺秦果自詣獄請罪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  
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愈奏議曰律無復仇之條  
聖門禮樂統

卷上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評之則  
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  
而深汲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  
得引經而讓其後也於是上是其議杖悅一百流循州未  
幾愈復坐事復爲博士愈以才高數緒官又左遷乃作進  
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  
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時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  
度宜慰淮西行營及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上言淮西三  
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  
然所未可決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

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奏愈行軍司馬愈南來遂  
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邇刑部侍郎憲宗十四年  
趙中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奔  
走闕庭愈惡之上表切諫乞付有司投畀水火上大怒將  
加極刑持表以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雖狂然實發於忠  
相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爲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  
表頗感悟欲復用之宰相皇甫鎛忌之不得調時潮人方  
患鯨魚愈至爲文祝之魚遠遁旣而移袁州等召拜國子  
祭酒日與生徒會講引男凡孟之道當得刻盡焚膏繼之  
於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此來國子不寂寞也轉戶部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四 萬松書院

即穆宗皇慶二年正月鎮州亂殺成德節度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廷湊因以兵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  
朝廷不得已乃命愈宜慰其軍旣行衆皆危之上亦悔詔  
愈至度事勢勿遽入愈陛辭曰生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  
至鎮廷湊嚴兵逐之愈厲聲責廷湊曰天子以公將帥仲  
故門以節豈意同賦反耶詔未終軍士前奮曰先太師爲  
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今故以爲  
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史希烈  
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佑皆大鎮提督皆爲美官

汝曹亦問之乎衆曰善廷湊感衆變埃麾使出曰今  
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鎮  
大體不可棄耳公死國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貴聞出廷湊不追之因與愈宴禮而  
還愈歸奏帝大悅以愈爲京兆尹旣蒞事六軍不敢犯法  
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轉吏部侍郎長慶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蓋當是時文章委  
靡道德不競而佛教之亂民惑世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  
神而信之獨韓子惡其蠹財惑衆竭力排之倡明絕學者  
爲原道等篇其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五 萬松書院

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世  
無孔子愈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命蓋如此至其文章醇  
而後肆其壻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  
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淵卓犖翁翁滋深詭然  
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龍鈞鳴日光玉潔周情  
孔思下態萬狀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觀萬古大拯  
頹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以定後儒皆論  
之曰唐承五代之後文弊質窮至正元和間有韓愈氏出  
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粹然一出于正其道自此孟軻  
皇是于仁義可謂爲行君子矣況自晉迄隋佛老頗行聖



道不絕如帶諸家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  
爭四海之惑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  
乃去千有餘歲撥亂世而反之正功與齊而力倍之學者  
尊以爲泰山北斗所謂功不在禹下者其言良非誣矣故  
蘇文忠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  
勇冠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宋  
仁宗元豐七年詔從祀孔子廟庭追封呂察伯明嘉靖九  
年改稱先儒韓子 國朝因之

唐史 本傳 朱子綱  
月 性理大全

明儒王守仁贊曰

斯文在茲不絕如髮維公挺生聖道勃發異端旣排香  
聖門禮樂統 卷二 列傳 六 萬松書院  
藏板  
昧乃揭億萬斯年天地日月

### 先儒胡子

胡瑗字翼之其先世本長安人後居陵州祖司寇參軍修  
已卒葬如皋廬墓因家焉父訥爲寧海節度在任生瑗故  
又爲泰州海陵人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  
期進退不苟往泰山與石守道孫明復同讀書十年不歸  
省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卽悅而置之不復展閱恐有  
所幸也景祐初詔更定雅樂范仲淹力薦于朝召以布衣  
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節度等謂  
非古制罷之拜瑗秘書省校書郎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辟  
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患隋唐以來仕選  
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  
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  
解經至有要義輒慨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  
者學徒于數日月刊削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又置  
經義制事二齋 釋學者藏通有籍局者居經義齋治事  
者各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  
因材施教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  
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  
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慶曆四年詔州縣皆立學 於是  
建大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  
致仕皇祐五年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進與太常官議秘

開送典作樂授園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日益衆太學庠舍至不能容取府官舍處之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引居顯仕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園子監講仍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是時宋運鼎盛援獨能倡明道學一新故習門人數千白河汾以後端師範造人材必以瑗爲首學者稱爲安定先生其門人最知名者則徐積劉彝表表稱賢遂焉年六十七卒于杭州謚文昭葬于烏程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曰先儒胡子國朝因之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人

葛松書院藏板

性理 儒 林外傳

明張可紳贊曰

鄒魯既徂執司黨庠經義制事煥然成章主敬存誠禮經樂緯師道真傳人倫極軌 孫行言拜識與諱

先儒周子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今屬湖南父名勰成官爲桂嶺縣令以宋眞宗天禧元年丁巳生茂叔於州之營樂里初名敦實避宋諱改敦頤自幼而孤依於舅氏龍圖學士鄭珣字之如子仁宗景祐三年以舅氏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慶曆四年改授洪州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茂叔至一訊立明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謁調南安司理參軍時年尙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詢其學因與爲友使其二子顯願往受學焉時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茂叔獨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九

葛松書院藏板

與之辨曰是尙可以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也將棄官去囚賴以免移桂陽令至和元年遷大理寺丞知南昌縣南昌人皆相謂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改太子中舍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其初判合州時越井時爲使者人或譏敦頤并信之及來守虔州敦頤適通判事并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尋轉虔部員外郎移永州英宗治平四年攝邵州事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轉虔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其麓有溪澗清絕寒下

合於淦江茂叔濯纓而樂之因取管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堂其上學者宗之稱爲濂溪先生生平所著有大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天理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大有功于學者居嘗爲人言聖希天賢希聖王希賢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今名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固矣二程子從之遊每令尋孔顏所樂何事伊川先生嘗有言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門禮樂統

卷十二 列傳 十

前松書院藏板

思一般黃山谷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頤其諡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百世之下孟氏之後欲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蓋自秦漢以來絕學不明至于先生性諸天誠諸已始開明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以自來言聖道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于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于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秘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熙寧六年卒于

家年五十七生子二曰壽曰燾燾實文閣待制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諡曰元從祀孔子廟庭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萬曆二十七年諡先生父輔成從祀敬聖公至今

皇上遠紹聖學表章往緒特出 賈思官其嫡孫世五經博

士夫所謂崇道右文振古而一遇者乎於戲懿哉

朱史 河洛淵源錄

性理大全 追思錄

朱子贊曰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闕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聖門禮樂統

卷十二 列傳

十

前松書院藏板

先儒程子

程顥字伯淳其先世居中山白高祖羽徙居河南至曾祖希振祖通皆以宋舊臣世居洛陽父珦字大中以祖蔭補黃陵尉令後遷守冀州娶壽安縣君侯氏生伯淳及顥正叔伯淳生而神爽十歲能爲詩賦年二十六舉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及第授京兆府鄠縣主簿有稅官以賄播聞前此未有發者聞伯淳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上海野發某其勢窮必殺人伯淳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盡受其所盜以去再謝江寧府上元主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簿嘗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切苛切煩重之法可力罷者悉除去之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專尚德化民以事至縣者必苦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神宗熙寧二年改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御史裏行帝素知其名數召見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顥求對未欲常相見耳一

日召對甚久日官報正午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動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是時王安石方以新法見任倡議者皆被竄謫一日顥被召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明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獻後安石遂不附已者獨敬伯淳忠敬不深怨之尋以論新法不便乞罷許之出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固辭收授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後又出知扶溝坐獄遂責監汝州酒稅管輿人言曰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當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時自愧不能以誠意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是時上念顥不已會修三經以安石爲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上欲召顥同修安石不可有自洛至者上必問曰程顥安在真佳士也元豐二年春二月下召顥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等文章劾其異學且論其首沮新法遂復罷之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上疏論曰程顥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陛下久已知之兼所除武學亦非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梗塞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仍歸故官哲宗即位召爲宗

正寺丞未至而卒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  
有四先儒謂先生平日坐立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和氣其弟頤撰先生行實曰先生年十五六時問汝南周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之  
潛於諸子百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  
知化出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  
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闢  
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  
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  
聖門禮樂統

卷十二 列傳

古

萬松書院  
藏板

嚴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  
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閭閻者誠服覲德  
者心醉惜其道不行未究厥用及乎聞召命至遽卒士大  
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潞公彥博來輓衆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弟頤復爲文以序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  
純理宗淳祐元年追封河南伯從祀 孔子廟庭元文宗  
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崔子歷今  
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朝崇重之典恩賚之篤  
抑又有高過歷朝者洵至盛矣

朱子贊曰

宋史 綱目 河洛諸  
近思錄 性理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  
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聖門禮樂統

卷十二 列傳

五

萬松書院  
藏板

先儒歐陽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今江西吉水父觀宋真宗咸平三年

進士及第爲泰州判官遷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廢廢而歎夫人問之曰此死獄也欲求其生不得爾修方三歲

乳者抱立於旁觀指之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驗卽不見兒之成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明年修四歲早

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作書修幼敏悟讀書過目成誦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

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士因固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字明卿開字仲穆修字伯

聖門禮樂統卷三 列傳 六 萬松書院

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遂隨州得韓子退之遺藁於廢書篋讀而心慕焉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學者翕然師之景祐初召試選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每進見輒言時政得失宰相惡之呂夷斥守饒陽

時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理尹洙連章仲淹留仲淹並落職監酒稅修乃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能救止不復知人

間有差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仲淹靖一不肖若訥詩美且譏之工刻辭之達致前者康

定初仲淹起爲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始范公豈以爲已哉同其退不必同其進也辭不就

尋召還舊職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書目仁宗慶曆二年

召知諫院初仲淹之貶同事者以言見逐羣邪因並目爲黨人修於是爲朋黨論以進直言黨論人疾之如仇上特

獎其忠直一日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旣而夏竦當國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皆相繼罷去修上疏抗言

四人天下皆知其賢而一旦罷之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時契丹元昊交反故言及之疏上邪黨益忌之左遷知滁州等又使

州時歲凶奏免黃河夫役民賴全活者至萬餘家旣而丁內艱至和元年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兼

監修唐書遂入爲翰林學士自貶滁後至是十二年矣上聖門禮樂統卷十二 列傳 七 萬松書院

臨御久逼開羣臣未有大稱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賓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召知貢舉是

時進士爭尙詭怪險澁號太學體張方平屢欲變之及修知貢舉所取皆詞義古質其推新體皆不與錄榜出黨謹

羣衆詆斥然文體自是亦少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每語人曰人材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

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五年六月上所修新唐書其志紀列傳宋凡十有七年而成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

於舊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爲樞密使七年

年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嘉祐之治號稱得人

英宗治平二年詔議濮王王名允讓帝所生父也賢明而仁初封汝南郡王卒改封濮王安懿告仁典禮修議與衆不合御史呂海范純仁呂大防傅堯俞等因共劾修首開邪議妄引經史貶陛下於邇舉執政韓琦時亦傳會修說遂貶四人官明年又罷翰林學士范鎮以坐是故言者詆之不已內不自安因力求退四年三月乃以觀文殿學士出知亳州神宗熙寧元年改知青州三年召判太原府辭乃求知蔡州從之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彈駁年六十卽乞謝事前徙青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深惡之修求歸益切叅政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聖門禮樂統

卷十二 列傳

六 萬松書院藏板

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實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於是大矣初太常議諡曰文常秩歐陽門人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諡文忠贈太子太師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孔廟稱曰先儒歐陽子國朝因之宋史通鑑綱目性理文集序傳明呂兆祥贊曰文忠作相登高未世奇專百代書分唐志撰歷宗韓藝雄天地聖官配祀漢圖特議

聖門禮樂統

卷十二 列傳

七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二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二

陽穀 劉 瑛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先儒

先儒邵子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今順天府涿州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

爲燕人幼隨父古徙其城仁宗天聖中古登蘇門山頤謂

雍曰昔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尙也遂卜隱于山下雍廬

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糗以養父母年三十復從河南

嵩縣之鳴皋山父卒因葬于伊水上遂家焉初太祖時華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一 萬松書院

山處士陳搏圖南以易學授种放明逸放以授穆修伯長

修以授李之才捷之雍居其城時丁母憂適之才攝其城

令聞雍好學卽造其廬日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

曰幸受教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與語三日豁然開

明乃師事之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乘伏

而學之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席者數年探

幽索隱妙悟神契瞶乎有所自得乃歎曰昔人尙友于古

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也乎於是走吳楚客梁晉過齊魯

涉淮海洩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此矣乃以洛邑居天下

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始定居焉其方少時自雄其才慨

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以先王之事爲必可致及其學

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

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

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耕以事其親居之裕如學於

家未嘗彊以語人而號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

入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者禮所叩而

發之莫不欣然有所得以往也初與鄭公富弼相知最早

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謂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

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賁既

退又安用名爲弼乃止尋因明堂脩亭教誨天下舉遺逸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二 萬松書院

時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居洛中

丞相富公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嚴敬重之爲市園宅

居之乃自名其處曰安樂窩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

坐曠時飲酒三四杯微醺便止不使致醉常以春秋時乘

小車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僕

隸皆知驛喜尊奉爭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

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築室如所居以候其至名曰

行窩嘗爲詩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

公亦候之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下小車猶未來應意所

之或經月忘返雖性行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



然如親學者來問經義精深法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真宗治平四年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悅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王安石執政行新法卒如其言神宗熙寧二年復下詔求隱逸中丞呂誨侍御史吳克太常博士祖無擇交薦雍除潁州開練推官固辭不允既受命即引疾去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袍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光大然之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鑿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去雍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乎四年富公自汝州請歸築第洛陽與雍天津隱居相近喜曰自此可時相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司馬君實及張子厚二程子晨夕候之雍笑謂司馬公曰吾欲親化一巡至七月四日夜五鼓卒年六十七生平天性高邁迥出于古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近于理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而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賢者矜之德氣粹然坦夸溫厚不

見圭角嘗語人曰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矣程子嘗有言曰吾從竟夫先生遊聽其議論誠內聖外王之學非振古之豪傑其孰能之又其智慮絕人遇事皆能先知程叔子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觀其所學至誠之道也卒之日程伯子爲墓銘稱其純一不雜汪淳浩大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生二子長伯溫次仲良溫字子文歷官轉運副使世其家學者皇極觀物等書孫淳徽猷閣待制傳秘書郎傳知郡守先生初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韓維請于朝賜徽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子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 國朝因之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四

萬松書院藏板

朱子贊曰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靜裏乾坤

先儒張子

張載字子厚，郿人。今郿西其先世家大梁，祖復，真宗朝給事中，集賢學士，父迪，字吉甫，仁宗朝殿中丞，出知涪州。早卒，諸孤皆幼，遂不能歸，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嶺之南大振谷口，遂家焉。載少孤，自立志氣，不羣與鄉人，焦寅游，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誦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老釋，參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坐聖門禮樂統卷十三 列傳 五 藏板 萬松書院

文院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政，載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公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琢玉，則人亦故有不受命者矣。執政嘿然，自是語多不合，浸不悅，尋命授獄浙東，獄成還朝，明年四月，弟戢時爲監察御史，裏行屢抗言，安石變亂成法，得罪貶知公安，載乃謂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于橫渠，放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追精思未嘗須臾息也。載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倡道講學爲關中士人宗。師熙寧十年，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詔知大常禮院，既而與有司議禮不合，冬十二月，以疾歸行次，鄰道而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殮，門人共買棺，舁其喪還葬于涪州墓南之兆，私相議諡曰明誠夫子，以質之程伯子，伯子以問司馬公，公爲引禮弓，言禮嚴不誅，貴幼不誅，長止之，蓋子厚平日用心，常欲率今之人，復三代之禮，觀其言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又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廢之。」

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出一區畫爲數井上不失  
公賦退以正其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蓄儲興學校成禮  
俗救苗思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所著正蒙西東銘行于  
世學者稱爲橫渠先生程子謂西銘理一分殊擴前聖所  
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  
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  
先生以道自任之意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理宗淳  
祐元年追封鄧伯從祀孔庭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七

萬松書院  
藏板

今我

皇上天縱聖學心契濂洛關閩之旨於程朱二氏舊襲翰林  
博士外特出

庠裁褒榮先儒恩錫後裔張氏嫡孫一時煥承

綸綍自此以後瑤章金簡 休命世膺我

國家之尊賢重道行與日月並光照也於猷至哉

體 哲理 通思錄

宋史  
通

朱子贊曰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卑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

契疾書西銘之訓示我廣居

先儒司馬子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

今陝西平陽府屬

父池字和中幼孤

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學讀書舉進士第授承寧

主簿遷知光山縣再轉知鳳翔府累官知諫院上表固辭

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耶仕終天章閣待

制生三子次即光仁宗寶元初年一十中進士甲科赴闕

喜宴獨不戴花同年飽以君賜乃簪一花除奉禮郎時以

父池在杭州乃求簽書蘇州判事既而丁兩艱服除簽書

并州武城軍判官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權

籍爲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景德六年以同判尙書授知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八

萬松書院  
藏板

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所

力行帝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

仁宗曰臣嘗聞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謝曰臣謂言則

以爲言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固上三劄子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

武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操軍言養兵之

術在精不在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

院戒掠軍官又進五規一日保業二日惜時三日遠謀四

日謹微五日務實開陳劄切凡千餘言帝深納之是時上

無儲嗣嘗養宗室子二人於官中久而未定光至是上疏

固請帝爲感動帝乃以光疏送中書光因見韓琦等曰諸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九

萬松書院藏板

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如昔時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者唐宦官楊復請立昭宗事公可不爲寒心乎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會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琦入對乃以二疏進帝遂定議以漢安懿王名允賢王子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天性仁孝時方下懿王憂許之後越二年卽位是爲真宗治平二年詔議漢王典禮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諸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珪卽以稿屬光奏曰先王制禮思無二上先皇帝深惟宗社之重于衆宗室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漢安懿王雖與陛下有天性聖門禮樂統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十

萬松書院藏板

貴近始安石因論理財光駁之曰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旣而安石執政新政法律行一日遍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何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以爲辨光數難之惠卿詰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縣官督責之威乎帝是其言詔以爲樞密副使光固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耳若徒以位祿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位祿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罷制置條例司追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手實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乃收還歸勅五月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通鑑許之九月光求去上止之因言安石遂呂公著蘇軾等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興寧軍以著書局自隨旣而從知許州人觀不赴四年四月請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以爲忠良攻之者以爲邪惡今臣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惡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范鎮竄跡逃久之乃從其請光

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帝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尙書右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害上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毋論其他只辭樞密一節朕卽位以來唯見此人而已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七年資治通鑑成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乃成至是上之詔以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勵曰前代未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哭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司馬相聖門禮樂統

卷十一 列傳

十一

萬松書院藏板

聞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釁也是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居政府才八閱月凡王安石呂惠卿所稱新法爲民害者刻革殆盡時謂有旋轉乾坤之功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者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光年六十八病革不復自覺諱諱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九月薨大皇太后哭之慟卽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往弔濡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

卷十三 列傳

十一

萬松書院藏板

朱子贊曰

性理大全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吉

萬松書院藏板

先儒程子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隨父大中先生守廣漢因遊成都遇以篋籠桶者手執周易一卷目視二子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以示曰二陽皆失位二子渙然有省翌日再遇之而其人已去頤年十四五言動舉止便學聖人時周敦頤司理南安大中先生攝通守事因命二子往受學焉仁宗皇祐二年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而陳所學不報因游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頤子所好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字原明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之既而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吉

萬松書院藏板

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呂公著字晦叔希哲之父爲言下朝曰

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

治亂之要使在朝廷必爲國器至其道德純備學問淵博

負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其實天民之先覺聖代

之真儒也召爲南京國子監教授固辭元豐八年哲宗新

卽位司馬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

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

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

矜式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正殿說書因上劄

子言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出于天授而輔導之道不可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五

萬松書院藏板

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賓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矣元祐元年願奉職四月朔以暑熱罷講願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諫以輔聖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看詳學制願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闢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齊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朝養上德聖門禮樂統

聖門禮樂統

卷七 列傳

六

萬松書院藏板

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延願可不宜殿上坐講爲辭乎日講罷未退士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願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時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厲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於是二家門人各分置黨與以相攻激會帝患疹不出願詣朝堂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日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則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乎翌日呂公著等以願言奏聞遂詣問疾帝不悅于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是時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等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戀無黨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四年願既罷講職旋以丁父憂致仕七年服除發書樞密院事王巖叟言于朝曰講官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繼以三省進呈欲與館職擬除判登聞鼓蘇軾進曰願入朝必不肯辭廉中納之令只與西監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因抗言曰程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

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八年  
太皇太后高氏崩冬十月哲宗始親政明年改元紹聖幸  
執講諫等官盡革元祐故臣目爲黨籍章惇蔡卞爲相誅  
斥正類殆無虛日願亦放歸田里一日帝語輔臣曰昔元  
祐講官獨程頤妄自尊大於是言者希旨論頤與司馬光  
同惡相濟四年十一月詔削籍編管涪州門人謝良佐曰  
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願謝曰孟  
子既知天需用尤臧氏赴涪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  
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人問之曰心存誠敬耳徽宗  
卽位移峽州尋復判西京園子監未幾以直秘閣致仕建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七

萬松書院

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除名致仕其蔡京黨范致虛復  
上言願以邪說惑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  
下河南盡逐學徒毋得著書衆徒令監司何察願于是遷  
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  
吾門也五年中書侍郎劉摯請帝碎元祐黨碑竟上書邪  
籍之禁帝從之復願議即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于家年  
七十五生平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中  
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  
至于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暑雨祁寒深耕易耨苦得  
而食之百工伎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

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良慶歲月晏  
然爲天地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卒得孔孟  
不傳之學爲諸儒首倡胡五峰先生曰二程倡久絕之學  
于今日其功比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所著書有易  
春秋傳當世學者出其門爲最多而劉絢字允李籲字繼  
呂大臨字與謝良佐字顯游酢字定張繹字思蘇炳明  
呂大鈞字和尹焞字夢楊時字中立成德尤著河南朱光庭  
試論之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  
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有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  
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  
聖門禮樂統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八

萬松書院

無一理之不總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理宗淳祐元  
年追封伊陽伯從祀廟庭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方今  
聖人在上崇道右文以先生之家舊襲博士二員  
特出齋衷謂道統常明不昧二程子交有其功爰著爲  
功令明道伊川二家各以嫡孫分襲五經博士一員  
文命所頒聲教洋溢而伊川先生亦復彰往行于千秋沐  
新恩于奕葉緒紳俎豆將與天地無窮期也於乎盛哉  
宋史 無目 河洛淵源 諸儒性理  
朱子贊曰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一九

萬松書院

先儒楊子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

今福建延平府

天性仁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後事繼母尤謹比長潛心經史神宗熙寧九年進士

第時河南二程子講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伯子於穎昌

今開封

相得甚歡其歸也程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程伯子卒時聞之

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叔子于洛時年蓋四十矣一日程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程既覺

則門外雪深尺許矣當時號龜山楊中立時廣平游定夫

薛上蔡

謝顯道

良佐

藍田呂與叔

大儒

爲程門四先生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三

萬松書院

之屣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

龜山在將樂縣北

既而遷荊州教授于是浮沅州縣者垂四十年徵宗宣和元年會蔡京客張覺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

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樂上心羅網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内外京問其人贊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

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詔爲秘書省著作郎尋轉通英殿說書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内事外時謂

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救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各

異心不可倚仗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執政  
不能用宣和七年帝遜位太子自稱道君皇帝丙午靖康  
元年欽宗即位金人內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有如積  
薪當自奮勵以謀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  
未必及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  
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者矣臣以  
爲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賊略  
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  
圍京城詔諸道督兵進援時上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  
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今諸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主

萬松書院藏板

路驤烏合之衆來援兵不素練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  
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且重賞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  
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宜亟正典刑以爲  
不忠之戒童貫罷兵三十餘年復軍殺將馴致今日今者  
防城仍用閭閻輩車之數豈可復爾也乎疏上詔以爲諫  
議大夫兼侍講時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  
極言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  
我聖祖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驟貫吾  
腹心臣固以爲不可也疏上詔出師而廷臣多持兩端  
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八名劫虜駭略無有紀極時

歷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主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  
而遽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勳王師四面雲集彼懼而歸非  
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  
自攻也卒不能用會李綱罷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十  
萬人伏闕上書撓壞登聞鼓譁呼震地上恐生變乃以樞  
密使吳敏言復綱右丞亟用楊時以靖太學時入對言諸  
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  
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以時爲國子祭酒五月時上言  
蔡京盡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如其  
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主

萬松書院藏板

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  
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成  
法當日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  
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  
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猶留從祀  
蓋當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知其  
非忽則時言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  
連章攻時遂罷時祭酒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僅  
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閔王氏排和  
議論三鎮不可棄去尤爲有功南宋建炎元年高宗卽位

除時工部侍郎兼侍講時以老求去遂以龍圖閣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致仕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在

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瑩中字德鄒志完字浩皆以師禮

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之爲程氏正宗武彞胡氏有言

曰龜山天資夷曠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

外者簡易而平淡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

道晚年一出進諫動懇以正事君屹不可犯嘗時若能聽

用決須救得一半行年八十志氣未衰至于裁決危疑經

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山也史稱其腴于道德明于進

退豈虛語哉門人胡宏字仁羅從彥字仲李侗字題張九

聖門禮樂統卷十三 列傳室萬松書院

成字子皆克傳其道上承程氏正宗下啟朱子之大成云

明孝宗弘治九年追封時將樂伯詔從祀孔子廟庭嘉靖

九年改稱先儒楊子 國朝因之宋璽 南宋史 性

明呂滌贊曰

志本雍熙力排新學雪立程門霜飛館閣抗復燕雲氣

雄萬里龜山片青照人不已

### 先儒胡子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今福建建寧府屬父淵哲宗朝崇議郎安

國幼警敏力學嗜道少以朱震爲友而師事穎昌靳棧之

最後又得之謝上蔡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

其策第一宰執以無厭元祐潛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

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哲宗命再讀之注聽解著

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

少卿爾既而問對奏言明王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

要語甚剴切時相耿南仲聞其言惡之力開於帝帝不爲

動每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對曰自蔡

聖門禮樂統卷十三 列傳室萬松書院

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如安

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賜三品八月李綱罷知揚州中

書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彭澤言珏爲

綱遊說珏坐貶遠州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澤越職言事南

仲大怒中書侍郎何臬從而擯之遂貶知通州或曰事之

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

爲不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竟起貶所既

去適旬金人薄都城欽宗北狩高宗紹興二年以給事中

召入對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

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

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  
賞罰當實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何  
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  
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  
能事畢矣論入帝稱善及召見復進言春秋經世大典見  
諸行事非空言北方今思濟艱難莫若潛心聖經上說進  
兼侍講專講春秋既而宰相呂頤浩薦朱勝非代已安國  
時執已見力言不可固爭之遂卧家不出宰相大怒乃勸  
帝降旨曰胡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五

萬松書院  
藏板

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耶洛職  
提舉仙都觀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時諫官陳公輔上  
疏詆毀伊川且請禁程氏學安國歎曰孔孟之道不傳久  
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  
學是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又自置寧以來王安石廢春秋  
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  
於此乃傳心之要典而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  
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爲春秋傳  
以成其志紹興八年春二月帝在建康上之帝嘉其說謂  
深得聖人之旨又謂宰相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竊之

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通詔加寶文閣直學士八月卒年  
六十五益曰文定葬潭州湘潭縣之龍穴山安國強學力  
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  
於身雖以罪去而愛君憂民之志遠而彌篤然風度凝遠  
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語學者曰知至  
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  
事者蓋自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河  
東侯仲良希聖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  
一人耳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  
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朱子論之曰公傳道伊洛志在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列傳

五

萬松書院  
藏板

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傳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  
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  
大正直之氣直無愧于古人矣生三子長實字明仲仕終  
起居郎以忤奸檣謫新州所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  
十萬言世稱致堂先生次寧字和仲仕起居郎次宏字仁  
仲仕承務郎亦以忤檣罷黜所著有知言皇王大紀八十  
卷行于世學者稱五峰先生明高帝洪武初詔以胡安國  
春秋傳列于學宮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  
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國朝因之

一統志  
性理

宋史  
南宋

明呂柟贊曰

仲尼憂世志在春秋發明奧義實維康侯致嚴褒貶功  
繼前修於身錫命千古垂休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三

先儒羅子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沙縣人徙家南平少從審律先生吳  
國華學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後聞同郡楊時得  
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龜山先生方爲蕭山令遂徒步  
往從之許時喜曰今得從彥可與言道矣從彥見龜山三  
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築室山中  
絕意仕進謹守龜山之學終日端坐瞑目靜思看喜怒哀  
樂未發以前作何氣象其教學者亦然間謂龜山將樂溪  
上陸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一  
編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其書大要謂藝祖開基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三

書院書院

列聖相繼若舜禹遵堯治統不變故所遺本朝宏規懿範  
及名臣碩輔論建模畫下及元豐功利之臣紛更愆度貽  
害國家而痛斥安石之爲作俑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  
之大者爲文四萬餘言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  
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  
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居平篤學嚴毅清苦性明而修  
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慈精深微妙多極其至  
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  
使人化如春風動物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朱子謂龜山先

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而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徽宗時抱道隱居聚徒教授卒傳其學于同郡李侗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寧宗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訪其遺書多不及見僅得尊堦錄八卷進之于上請諡曰文質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禮部侍郎孫慎行學以真尚文交疏于朝詔與李侗並從祀孔子稱先儒羅子國朝因之

宋史 性理大全

宋陳協贊曰

有德有言世隱君子守道授徒高山仰止尊堦致君倦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完

萬松書院藏板

倦畎畝豈曰沮溺隱怪之比

先儒李予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于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垂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何如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于于是矣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勌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爲本故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子

萬松書院藏板

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遽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于融釋脫薄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予實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論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矣建安朱松子之友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通啓

字天啓

語及侗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

所及遂命朱子就學于侗因師事焉晚年問帥汪應辰以  
安車來迎以求講解侗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  
年七十一所著有延年問答及語錄行世學者稱爲延平  
先生理宗朝追贈  
諡文靖明萬曆四十二年從  
禮臣孫慎行學臣熊尚文之請詔從祀孔子前庭稱先儒  
李了 國朝因之

宋史 延平語  
錄 性理大全

朱子贊曰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東解水粹發于天機仁孝友弟遷  
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三 列傳

三

萬松書院  
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三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四

陽穀 劉 瑛 關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先儒

先儒朱子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之婺源人也父彞齋先生諱松字  
喬年甫弱冠擢進士第爲福建延平尤溪縣尉以高宗建  
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申午時生熹於尉之官舍自  
幼穎異嘗從羣兒戲沙中獨端坐畫八卦章齊先生大奇  
之因授以孝經公一閱卽援筆題其上曰不如是便非人

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一

萬松書院  
藏板

年十四從父知饒州章彞先生疾亟屬熹曰籍溪胡原仲  
白水劉致中 勉之 屏山劉彥冲 子章 三人吾友也學有  
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公奉以告而棄學焉致  
中誨之如子因以女妻之紹興十七年丁卯熹年十八舉  
建州鄉貢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進士第二十年春如婺  
源展墓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主簿尋罷歸聞延平李  
先生熹中得伊洛之正宗遂徒步往從之延平因授以中  
庸一書令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逾時若有所會遂  
盡得其學築室武夷山中其工夫以居敬爲主而自勉以  
教人者大要不外於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之訓一語四方

有志之士皆願從之游高宗聞其賢已卯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不至壬午七月詔求直言熹上封事大畧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云云上不能用明年癸未興隆元年孝宗即位以熹爲武學博士旣而罷之時宰相湯思退方倡和議意謂熹在職以復仇固諱不洽而歸丁亥乾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因與栻論中庸大義八年十二月修資治通鑑綱目成九年右僕射陳俊卿樞密使劉珙右丞相梁克家交薦其賢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召主管台州崇道院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萬松書院

甲午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送祖謙至鵝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五月行丞相事熹茂良薦於朝召除秘書郎或議之遂力辭不至改主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四月召知南康軍時郡逢歲旱公講學荒政百凡備禦民賴全活因訪唐李渤白鹿洞遺趾請於上詔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己亥夏不雨詔求直言熹上疏言恤民之本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而君心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壅私欲然後可得而正今言官咸失其職而陛下所親信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無耻者

竊權盜柄使陛下號令嚙步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臣恐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上黃之大怒會趙雄從旁釋之得解乃詔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政任人之說凡七事帝深納之及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尚鑄其征米遂輟集旣而日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准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准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實被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下其倉社法於諸路九年九月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萬松書院

從熹提點江西行獄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姻婭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奏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凡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淮因銜之遂差奉祠台州崇道院管勾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僞學意在沮熹疏上帝從之十五年六月以熹爲兵部郎官未至而罷是時王淮旣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及入對即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



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卓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爲浮誕宗王侍御史胡晉臣上章極言熹喜同惡與乃貶卓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嵩山崇福宮特廟堂知上眷厚憚其復入未幾上果悟速召熹且促召具封事授歷以進熹卽上書言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爲文三千餘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執政忌之請辭乃改授秘閣修撰仍奉新祠明年已酉帝傳位皇太子是爲光宗

卷十四 列傳

四

萬松書院

二月撰大學或問章句成明年庚戌紹熙元年改知漳州請行經界法帝從之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明年除漳州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罷四年十二月詔知漳州時有使自金還金人嘗謂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甲寅五年孝宗皇帝崩帝有疾太皇太后詔嘉王擴卽位是爲寧宗八月召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在道聞上事上皇朝禮有缺而人離間兩宮卽草疏言陛下當求所以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振綱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他日侍便殿奏四事共一言事親之道二言帝王之學三言湖南財計四言湖北徭役侵擾文二千餘言帝俯納之熹平

日進對務盡誠意以感動帝心至冬十月韓侂胄請內批龍右正言黃度上從之於是言路壅塞正士排斥無遺熹因請舉奏疏極言四事侂胄大怒乃使優人王喜拔冠跣衣象大儒戲於帝前因衆間言熹不可用時閏月卽日手批罷熹官右丞相趙汝愚上疏乞留不聽中書舍人陳敦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之皆不報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忌憚丁卯慶元元年十一月侂胄相趙汝愚於永州行至衡州暴卒十二月復詔熹爲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是時家居草封事數萬

聖問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五

萬松書院

吉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畢其子弟諸生更迭進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絕決之遇避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焚之更號遜翁二年十二月胡紘沈繼祖連章劾奏熹十罪且言熹病程頤張載之浮論妖術黃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事在不軌法無可赦疏上卽詔制其官熹元定於道州熹是時年已七十有一自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僞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崑壑依阿委便者更名他師

過門不入而嘉日與諸生講學不輟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因素有足疾既又加以中隔之譴庚申六年三月病已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爲公絕筆午刻暴下不能與甲子移寢中堂正坐整衣冠良久而逝葬於建陽縣唐石林之大林谷是日大風板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計遠者爲位而哭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儀禮經傳通解行於世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幹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沅輔廣惠有蔡述功於後世壬戌十月寧宗追復公煥章閣待制諡文忠公庚午五月贈公大中大夫資謨閣直學士辛未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燾請開僞學禁請刊公四書於太學丁亥理宗寶慶二年春正月贈公太師追封信國公公子在特爲王部侍郎入對帝有與卿父生不同時之歎辛丑紹定三年春正月詔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洪武中詔以公子孫世襲五經博士嘉靖中詔改稱先儒朱子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儒重道典禮有加公之子孫世襲休命邀眷特隆復

御書白鹿講堂匾額造官賞祭非甚盛德其能食報如此其至而俎豆聖宮與天地無有紀極者乎於乎烈哉

大全會典 綱鑑 國朝盛典

謹錄

先大人六謂甫 善贊曰

統承百王功被萬世煥然大成道器一致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男行言敬錄

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七

先儒張子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

今四川成都府屬

唐相九齡第九輩之

後也曾祖絃舉茂才異等知雷州祖咸舉進士父浚字德

遠登進士第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南宋中興之功

浚爲第一生二子長曰栻次曰栻類恬風成以古聖賢自

期議論出人意者自初與朱子爲友長從五峯胡先生宏

問河南程氏之學五峯一見稱之曰聖門有人矣益自奮

勵著希顏錄以自警以補隆承務郎高宗紹興中自職拾

用事倡執和議誤國沮公忠獻公影被竄置栻居閑散至

紹興三十二年帝遜位於皇太子太子初名瑑方大祖之

聖門禮樂統卷四 列傳 八

岳飛張浚趙鼎并建人盡實允之諸復召浚入朝以爲江

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浚因奏栻充機宜以軍事入見時帝

駐建康遂召栻赴行在卽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耻

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

發卽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輔毋使少怠則

今日之功可成立矣上大異之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

也浚起請籍建康開封督軍治旅栻以少年周旋其間內

對密謀外參庶務經營綜畫靡有缺遺及宿州之變取金

向執百十餘餘萬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

年來無此克捷矣俄而待辭將蕭稍挫湯思退等媒孽自端

浚上表求去上召栻入對言自古有爲之君必君臣協謀

以成大功今臣父以孤蹤動敵掣肘陛下將安用之上念

浚功不已復以都督江淮明年八月浚卒贈太師諡忠獻

栻丁父艱五年召起爲起居郎入對帝語金以可圖狀栻

對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日乃欲卑辭厚

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

仇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擴進戰

退守通爲一事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

見矣帝深納之除秘閣修撰時宰相虞允文雅重栻數遣

人致殷勤栻皆不荅明年薦爲吏部侍郎嘗入對帝言仗

聖門禮樂統卷四 列傳 九

岳飛張浚趙鼎并建人盡實允之諸復召浚入朝以爲江

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

不能爲此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乎帝又言難得辦事之

臣栻對曰陛下當求職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

此等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帝首肯之栻

在朝僅期月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諂諂之論時宰執近倖皆憚之一日肩輿出遇會

覲觀舉手欲揖栻急掄其面覲慙至手不得下其疾小人

如此七年三月有詔以知開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

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請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

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懷允文

應慎明年出知泰州淳熙改元杖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杖  
 諒復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杖爲之簡兵選卒籍  
 其熟習健者以爲用再改知江陵安撫本路杖入境  
 盜相率遁去諸州帖然尋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  
 冲祐觀淳熙七年春二月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  
 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  
 下傳誦之杖有公輔之望而天奪之早帝聞之嗟歎不已  
 朱子與黃幹書曰幹字吾道益孤矣生平天性忠孝表裏  
 洞然苟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  
 主意悅豫有所隨順其任州郡設立條教必以正禮俗  
 塞門禮樂統卷十四 列傳 十 萬松書院 藏板  
 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忠  
 孝之祀朱子嘗言己之學乃鍊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  
 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故其諸理既精造道又篤嘗語學  
 者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  
 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所著有論語孟子說  
 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學者  
 稱爲南軒先生朱子題其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彌六合  
 謹義利之辨至於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  
 幹父之勞允允乎其仕道之重卓卓乎其立心之高云  
 寧宗嘉定二年賜諡曰宣理宗景定二年追封華陽伯從

祀孔廟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國朝因之宋史  
 性理

明羅倫贊曰

領悟夙成進修不息大本卓然克踐道域傳註發揮四  
 書羽翼義利之言後人矜式

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十

十

先儒呂子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世山東萊州人徙壽春自六世祖字相許國文靖公夷簡從開封生申國正獻公公著公若生蔡陽公希哲希哲生好問從高祖南渡遂僑居金華回家爲仕至尚書右丞好問生本中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諡文清本中生二子長祖謙次祖儉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字少江應辰胡憲字原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子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祖謙既師事原仲又與朱子暨張敬夫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時方冠娶自始婚日忽聞聖門禮樂統卷十四 列傳主萬松書院藏板閣不出踰月纂成博議一書論斷精嚴宿儒信不及也孝宗興隆元年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劄計乾道八年考試禮部得一卷喜曰此必陸九淵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時淳熙元年年上駐臨安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以薦祖謙上遂命董其事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明年除著作郎七年祖謙作大事記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五代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明年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以來未

之有也八年辛丑七月卒年四十五生平所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和氣平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焉少辨給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考亭常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盡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西山先生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有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年號學臣始竊大柄指韓侂弟子約即祖儉以一大府丞抗疏顯斥其姦時傳教然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伯恭所著有讀書聖門禮樂統卷十四 列傳主萬松書院藏板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關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選春秋博議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寧宗嘉泰八年賜諡曰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諡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國朝因之宋史中原文獻錄明薛瑄贊曰

心平氣和德優才博友契閭中學宗關洛任道維堅貴人從薄景仰前賢式欽著作

先儒陸子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今江西唐相希聲之八世孫也祖德遷避五代亂始居金谿父億居教授嘗采古禮成書生六子其三卽九淵九淵生而隱異自幼靜重如成人年三四歲時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字往古來今日由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于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至于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聖門禮樂統

卷四 列傳

南

萬松書院藏板

理亦莫不然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官呂祖謙識其文特奇之及榜發謂九淵曰雖未教承足下之教然一見其文心開目明知其爲西江陸子靜也淳熙元年授隆興府靖安縣主簿因訪呂伯恭於衡伯恭與江應辰陳亮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罕見其比二年與朱晦翁約會鵲湖子靜兄九齡皆在會論辨所學多不合朱以陸之學爲太簡陋以朱之學爲支離皆不擇而去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府崇安縣八年會朱子爲南康守九淵訪之朱與之泛舟而樂遂偕至白鹿洞請登講席九淵爲講君子喻義章當時說得痛快

聽者至有泣下者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九年除國子正十年除勅定所刪定官十三年除將作監丞詔主管台州崇道院奉祠還鄉四方學者輻輳每開講席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爲設講堂於學宮者老扶杖往聽一時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發脉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菲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因聚徒講學於此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之者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其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是時與朱子論太極圖說聖門禮樂統

卷十 列傳

五

萬松書院藏板

屢書往返辯論不合有學者貽書詆九淵朱復書曰南渡以來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兄未可以輕議也光宗紹熙元年差起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蚤莫皆得造於庭卽爲酌情決之其有涉人倫者卽使自毀其狀久之民咸以認爲愧時荆州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按江漢襄陽東漢隨郡之舊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脇背腹心之虞乃修城築壘數旬而就至今倚爲金湯紹熙三年卒於官年五十四諡文安九淵兄弟六人長九齡字子進十淳熙初授興國軍教授起復改全州大志未就而卒

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夫 萬松書院 藏板  
子靜之學別有天分立地當塲每應必對紫陽對答何  
趙壘陣忽於窮際自得其間

明呂逢時贊曰

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夫 萬松書院 藏板

夫

萬松書院 藏板

先儒蔡子

蔡沉字仲默建陽人今福建建 西山先生第二子也學悟  
夙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朱子游朱子晚  
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傳未及為環視及門求可付者遂  
以歸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父西山先生獨心得之  
然未及論著曰戒吾書者沉也沉年甫三十即屏棄舉子  
業以聖賢為歸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  
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眾寡然常恐有  
負父師之託於是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  
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聖賢之  
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夫 萬松書院 藏板  
用心於洪範洛誥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  
絕數則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  
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  
以在故二四而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之數也由  
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  
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  
禹而數不傳后之作春秋象數之源室變通之妙或即象  
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  
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莫非數  
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克語

此況生平於二書幽幽發微已精益求精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既不屑就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峯先生明太祖洪武初詔頒所著書傳於學宮制與朱註永定爲法英宗正統元年從祀孔廟追諡文正憲宗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 國朝因之 宋史 大理 儒林傳

明呂原質曰

帝王之書治法斯存荷歎仲默傳釋微言精一執中萬世攸遵幸從明祀式表推恩

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別傳

文

萬松書院藏板

先儒真子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今福建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簡討王牒二年遷秘書郎四年進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是年七月雷雨太廟屋壞德秀上疏請修德彌咎不省六年遷起居舍人七年金人來求歲幣德秀上疏請絕弗與望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以爲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以爲自立之具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在前不能爲患矣反復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八年遷江東轉運副使德秀辭朝奏請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必誠金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輕輕及山東之盜三曰辛亥之謀不可恃言不可據和朝廷不可輕說二賊三曰辛亥之謀不可恃言以國苟安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不當信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則之元氣公論理德則元氣寤焉何以爲國十四年上疏言朱熹影竄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特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劉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別傳

九

萬松書院藏板



不容於朝臣不知朝廷能自知天下事否也是時史彌遠方以爵祿摩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字晦伯朱子門人諡文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外命知泉州旋遷潭州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

高孝二祖儲神燕聞之地仰瞻櫓榜當知二祖在上惟聖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皆虛心開納寶慶元年史彌遠既誣殺濟王諡帝兄太子彌遠屬紹慶之而立帝至是復攝死德秀入對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餘貧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根本仁義今陛下初

聖門禮樂統卷十四 列傳 王 萬松書院膺大寶變起人倫濟王小過未萌而處置若此臣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也帝悔悼久之由是益中彌遠之忌而給士中王繫御史梁成大等相繼交劾時成大李知孝同為史氏乃落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

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統此而往可也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路塞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呼動地端平元年彌遠卒上始親政赫然有為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收召賢才擢之於是御史洪咨夔王遂寧力請召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入朝時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欲進取潼關德秀因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

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因奏三劄反覆陳說以為祈天永命之戒上每讀一奏竟稱善久之十月詔德秀進講大學衍義踰年詔知貢舉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端平二年五月卒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文忠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坐之者無不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洞中切要直聲震朝廷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中外交頌咸切快觀時相益忌之輒擯不用及歸朝則既衰矣然白

聖門禮樂統卷十四 列傳 王 萬松書院

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毅然以斯文為己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厥功大矣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行於世學者稱為西山先生明英宗正統元年詔從祀孔廟憲宗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真子 國朝因之宋史 程理 名臣奏

明蔡清贊曰 間世真儒高山仰止行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遂明斯文振起功德在人宜申從祀

文振起功德在人宜申從祀

先儒許子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父通避金亂徙開封以

宋寧宗嘉定元年戊辰生仲平於新鄭鄉幼有異質七歲

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

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遂刻意墳典

考求古者爲學爲治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

之古及遭世亂避難岷山始得易王輔嗣說衛夜思畫

誦不少懈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子著書

傳讀之深有默契於中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

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尋移家蘇門日與樞及賈默

聖門禮樂統卷十四 列傳 五 萬松書院

相師友慨然以道學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

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

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甲寅宋理宗寶祐二年爲

元憲宗之第四年也元太宗忽必烈世祖出王秦中以姚

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時年四十六矣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問衡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

之庚申景定元年四月元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召衡等

至京師時王文統當國深忌衡等乃奏以三人爲太子師

保傅陽爲尊用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將入謝衡曰禮師

傳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禮

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壞矣姚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

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

乙丑度宗咸淳元年元世祖主世宗命衡議中書省事召

至京師累有咨訪明年復乞師許之因陳時務五事一曰

立國規模言當行漢法齊一二曰中書大要須條陳以資

鑒法以將失職之怨外三曰爲君難以嚴言防欺任賢去

賢愛民三者爲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世祖嘉納之

聖門禮樂統卷十四 列傳 五 萬松書院

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

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嚴

如君臣朝夕學幼儀勿使刻儻每說書不務多惟懷款周

折必使通曉而後已其教人必因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

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真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

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

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十年權臣屢

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許之居家劬於自治公

受兼盡閭門之內若朝廷然凡喪葬一尊古制不用佛老

像孟化之至有老僧德公者亦相感化悔不度僧十三年

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召衡以舊職領太史院事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家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主表上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衡以疾請還特命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養十八年春正月寢疾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令子孫識其處足矣三月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生聞訃皆聚哭有自數千里來祭哭者衡自幼嗜學頓悟不凡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聖門禮樂統

卷十四 列傳

清

萬松書院藏板

所不通善於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刻日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有與千萬也學士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所有者魯齋文集行於世學者稱爲魯齋先生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加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許子

國朝因之

宋史 元史 儒齋文集

明呂本贊曰

氣和志剛內員外方隨時屈伸與道翔用發揮聖經微旨用彰名登從祀斯文有光

卷十四 列傳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五

陽穀 劉 爽 閔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先儒

先儒薛子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壯讀周程張朱之書歎曰此吾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命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庚子父貞爲河南鄆陵縣教諭命瑄就試河南中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宣宗宣德二年擢御史監湖廣銀場瑄聞前監多致富者因舉古詩云聖門禮樂統

卷十五 列傳

一

萬松書院藏板

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夕展玩潛思有得則秉燭疾書深探密索或通夜不寢英宗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山東僉事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嚴厲皆呼之曰薛夫子是時中官王振擅竊煽榮一時與公適同梓里因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公六年召大理少卿三楊特希振旨語公以進用貴出振意欲令一就見振謝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三楊爲之愧屈遂生隙已而與振遇諸塗少師楊士奇率衆下車行謁禮振若不爲見者而意專在公公不爲屈由是益憤憾會有獄夫病歿其妾欲夜

其私人王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  
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堂狀都御史王文詔事  
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鞠振喜曰是  
固應死矣竟坐公死罪繫獄公怡然曰辨免獲存死何遲  
焉持周易誦讀不輟無何振有一蒼頭哭于廚下振惟問  
之僕曰近聞薛夫子將臨刑是以哭之不識有何罪逮至  
此耶振鎖之既而大臣伸救又公家人乞代死得免歸既  
退居六年造詣益遠十四年給事中程信疏薦起爲大理  
寺丞公守北門禦邊未幾有土木之變帝北狩代宗攝位  
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

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二

萬松書院  
藏板

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獨德溫不往英至京師  
宣言于衆曰留都奸官惟薛卿耳時蘇松飢民貸粟富家  
不得遂縱火焚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欲典大獄坐謀叛  
公連章抗辨獲免是年冬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  
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散乞召供館閣  
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不許四年秋召改北大理卿  
天順元年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會朝廷欲遣使徵御西番公持  
議不可不聽又見太監曹吉祥并奪門石亨等禍弄威權  
傾軋中外越五月遂引疾致仕行至直沽此名絕糧致從者

愜見居家六年四方從學者甚衆生平每以聖賢爲師終  
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隨其所寓圖書  
簾規恒在左右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  
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  
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小大衆寡以誠待之  
晚年造詣高明談履篤實益至純熟常瞑目端坐思索有  
利則欣然見于顏而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境矣其教人  
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破碎之說惓惓以復性  
爲本嘗曰此程朱弊聚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  
又曰六經四書性之一言括盡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

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三

萬松書院  
藏板

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  
也又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  
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則不在文字明矣  
又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胷中無一  
物其大浩然無涯一念之非卽過之一動之妄卽改之萬  
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兢兢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而不勝  
其小解意一生卽爲自誑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  
人得而見之可也其爲文必根于理詩則古淡出于自然  
所著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行于世天順八年卒年

七十六世稱敬軒先生朝議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可謂  
文矣進退以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追贈禮部尚書諡曰  
文清監丞閻禹錫狀其行少保李賢爲神道碑憲宗成化  
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安公繼請孝宗弘  
治九年今春秋專祀于鄉穆宗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  
庭稱先儒薛子 國朝因之  
理學名臣錄 文肅公行狀 明朝通紀 神道碑文 年序

楊廉贊曰

本朝理學實始于公求之于宋若濂溪翁復性之教最  
爲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太靈

聖門禮樂統

卷十五 列傳

四

萬松書院藏板

天機豁我顧家

先儒陳子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宣德三年戊申生  
於新會之都會村身長八尺目光如矚星右臉有七黑子  
如北斗狀穎悟絕倫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廣東  
鄉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闕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  
學往從之游時年二十有七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  
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先生卽援  
筆就之曰能饑謀善稷言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  
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苦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  
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  
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五 萬松書院藏板  
信匪難要在用心藏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迫德乃膏  
腴文辭固稅櫟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  
欲藏餘芳持此木鑽索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  
彷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暮驛車適康莊  
行遠必自適有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藏迹肆利場閉門  
事探討純俗如駝羊隱几一室間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  
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  
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斷喪良  
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中回狂邪大驚服名動京師一時  
名士如駁元羅倫檢討莊泉給事賀欽輩皆樂與之游五

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莊莊景亦因諫忤上意貶  
歸江浦先生遂寓居於浦之白馬書院日與提學姜公克  
敬諸檢討莊公某字孔陽學者學金石公推字分樹一室  
研究性命宗旨如是者垂十年然後別歸廣南十七年江  
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教辭不往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  
府朱英父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  
至部使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習孔教日既召之則不當  
試而委曲以疾辭  
且人贊作周之妙是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  
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  
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憂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  
聖門禮樂範

卷五 別傳

六

萬松書院

長久臣又以病軀憂念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  
力不逮乞歸養待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  
負恩德圖報稱于親終疾愈之日不負朝廷待上之盛意  
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字汝延之  
公署參問出處根極理奧靜歷月餘方歸張郊送之曰今  
日得叩陳聘君之學真天挺豪傑也歸後母亦尋卒自後  
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詩字最工而非公甫之所急  
始嘗語學者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于古聖  
賢書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  
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

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  
未有朕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  
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  
種應酬隨台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  
各有頭緒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泯然自信曰作聖之功  
其在茲乎又其東友人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  
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  
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子至近則無  
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  
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  
聖門禮樂範

卷五 別傳

七

萬松書院

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  
未形者虛而已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爲致虛  
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又曰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  
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  
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  
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  
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見道之妙被  
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  
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便一似說夢寐能會得則雖堯舜

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又曰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友人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末之博久之曰難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遂以朱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半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弘治十二年庚申卒于家年七十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蔡儒疏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數書已啓聖賢之肩輪宜從祀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陳子國朝因之

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入

萬松書院藏板

名臣記

白沙年譜

明倫彙編

定山會語

禮部尚書湛若水贊曰

覺世大儒道開嶺南穎悟風成端倪自得堯夫法門象

山學脈魚躍鳶飛光風霽月

先儒胡子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饒州府餘干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家所遺物卽還之六七歲時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十七八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積厭之聞吳康齋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游於是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下故因以敦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居居家日以悅親爲事兄

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九

萬松書院藏板

每外歸必躬迂于門外有疾亦躬調湯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弟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食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小喪悉遵古禮故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惰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人不償不之較屢使家益羞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簞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於是築書室於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于禪聘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

域哉中年以聞見未廣乃與二三弟子適閩歷浙入江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頻年與上饒斐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戈陽之龜峯餘于之應天寺嘗受藩臬二司聘主白鹿書院教又嘗以諸生教諸講學貴溪桐原書院餘于尹諸講明鄉飲古禮挾纓而行之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乃不避嫌而白於當道竟得脫其里東原坂田高嘗苦旱因區畫水利十條遂于夏意副寅命有司行之民竟獲利叔心五經皆通尤邃于春秋自孟子沒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等書嘗語學者曰學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十

萬松書院藏板

察精神清明是敬之效驗處儒者以爲格言憲宗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於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書取易修辭立誠之意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唯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老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十一

萬松書院藏板

業錄粹然一出于正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亦儘窮理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神宗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國朝因之

居業錄附名臣記墓志銘附知記

聖門志贊曰

翼翼叔心絕俗高蹈學則爲己治則于道泌之洋洋從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教



先儒王子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父華字德輝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伯安少穎異有遠氣年十七謁婁一齋先生知聖學宗旨由此毅然有學聖志弘治壬子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浙江鄉試已未以禮經中會試第二明年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必誦五經及先秦兩漢書文益工尋移病歸越即陽明洞閣書屋究仙經秘奧所養益純甲子聘考山東鄉試得人最盛調兵部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斃論貴州龍場驛丞即日馳遣因陰使中聖門應樂統

卷十五 列傳

主

萬松書院藏板

使督程將干隘道殺之伯安覺其意道經錢塘江夜半逸去偽投江水題詩遺舟次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驚聲哭子胥之句明晨但見江中流有烏秋巾雙朱履浮于水上尋以爲伯安沉水矣矣中使馳報瑾瑾怒不釋乃復罪錢塘守臣等官伯安既得脫乃晝伏夜行圖爲入山終焉之計既而念父德輝先生在朝恐中害遂從間道馳至阨所白以既溺獲救狀遂就職日夜點生求諸靜一始悟格物致知之學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四年陞廬陵知縣乃檄制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其成閭閻清靜五年巡理伏誅陞南京刑部主事明年調吏部驗封寺陞

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陞南京太僕少卿值留閣多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隨方而答必暢本原恒語諸生曰不患外面言誇惟患諸生以身誇諸生感悟故從遊之士自滁始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廣東南韶潮惠湖南郴州等處伯安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潛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伯安奉召討賊因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奏奇伯安爲請干

聖門應樂統

卷十五 列傳

主

萬松書院藏板

上即與伯安兵符兼巡撫伯安日夜練兵校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伯安智計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柳驟然三四年矣上命三省會討伯安首誅通賊監生吳謙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殲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有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農地居民羣山開道夷其險阻時淵頭賊尤悍賊擬官僚號是冬拳奮既殄益增機險併毒以虞王師伯安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解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

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設立司守堅明約束諸賊叢書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伯安四月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百戶伯安班師至額開書院日與游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蜀北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擅殺巡撫許達及按察使孫燧伯安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伯安宸濠反狀伯安指心額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聖門禮樂統卷五 列傳萬松書院藏板 古  
致叛臣家族謬託心腹云吾直應勸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伯安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伯安兵已大集使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賓劉養正及閩廿四吳十三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賓等士賓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斬黃趨京師宸濠遂不聽伯安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修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伯安迎戰擒舍縱

火攻之大破賊兵知府伍文定聽信約束驛馬督戰賊眾皆焦黑賊兵進退無策爰生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伯安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斬黃斬黃既下則直逼京師勢如破竹矣伯安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攬功忌伯安說言乃譖百方欲去伯安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伯安不敢發伯安深機曲算內敕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勦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璉亦忌伯安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千賊歸功於璉諸佞相益不悅久之不賞建武宗崩湘藩入繼大統改元嘉靖詔錄伯安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伯安不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譖謗益起屢屢奏贖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勳王有功諸臣中傷屢斥殆盡伯安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勳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及大臣又交薦伯安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依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六年起伯安代姚鏐伯安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伯安薄示德遣歸農因刻石云爰告

思恩母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事田水濠  
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聲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  
守仁勒此石告後人伯安論蘇等朝廷有兩宜有以報皇  
恩衆皆頓首願效死伯安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  
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  
還密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搗其巢蘇受等兵相犄角  
武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八寨剿賊誅斬萬  
計捷奏至佞相桂萼等素忌伯安言伯安挾詐專兵沮其  
封賞朝野皆爲不平時伯安亦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時  
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六 萬松書院藏板

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  
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  
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學  
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  
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矣蓋良知不由見聞  
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  
見聞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得得意氣  
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  
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又其示門人  
之言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  
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崇祀錄 名臣記 古學編 文成公年譜 陽明語錄

明呂兆祥贊曰

夔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職講武學  
懺虔吉傳習有訓斯文毅率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五終

聖門禮樂統 卷五 列傳

大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六

陽穀 劉 璣 閔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啓聖公諱叔梁紇系出微子自朱華督之亂孔氏奔齊遂  
世爲魯人祖曰防叔是生伯夏伯夏生紇仕魯爲陬邑大  
夫哀公十年春公會諸侯於祖夏伐偃陽丙寅圍之弗克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諸侯之戰士見縣懸門發偃陽人發懸門以鄉人紇挾之手扶開之以出門者門之上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六 列傳 萬松書院藏板

在門甲午遂滅偃陽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  
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  
女其季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曠大夫雖父祖爲氏然其  
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人吾甚食之也  
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異三子孰能事之二女莫對徵在進  
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  
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  
焉遂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大夫卒二十四歲而聖母  
卒合葬於防山今曲阜縣東防山北二十里有叔梁大夫  
墓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齊國公聖母爲魯國太

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啓聖王啓聖王夫人明孝宗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祀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邦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猷靖公松從祀禮官議不可遂止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議如前亦不合嘉靖九年因張璁之議乃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叔梁大夫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曾孔孟四氏配程朱蔡三氏從祀萬曆中益以周氏國朝因之

左傳 家語 史記 孔庭纂要

贊曰水精處胙勇力長驅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鳳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六 列傳

二

萬松書院藏板

行謹探瑯琊劉元家氏議曰祀典至今周詳審慎允無遺美獨追封大典尚未盡善愚于攷古之餘敢參末議以補前朝所不逮昔先王祭川先河後海溯其源也人臣貴至一品皆上贈三代是以追封之典必溯高曾源原本本所從來矣況吾夫子爲萬世師崇報先代止封啓聖一公始高曾祖概未之及揆以水源本之義無乃有遺憾乎三代典禮莫備於成周觀夫武王受命追王及於太王又復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以是歎周制爲盡美乃師道與君道並尊稱以王號聖心諒所不安然既不稱王則崇祀至聖者

似宜昉五廟之制上祀先代以公侯之禮擬於啓聖祠內增入五代祖孔父嘉高祖祈父曾祖防叔祖伯夏添設本主四位與聖父叔梁公並列几筵同享俎豆斯乃禮之盡義之至天理人情之極致報本追遠之隆軌也

又曰天地間氣萃於孔門故聖賢誕於一脈乃聖尼伯尼竟未入祀惜哉孟子曰仁人子弟親愛之而已矣聖如夫子肯令後人忍置其兄而罔惻乎則議祀典者自當曲體聖心增入配享斯善耳況上有賢父如聖公中有聖弟如夫子下有令子如孔忠豈有伯尼而非賢者乎且如啓聖四配中顏路曾皙孔魚固賢矣而激公宜未始不因孟子賢而享之從祀中程伯溫朱喬年蔡季通固儒矣而周輔成未必不因濂溪儒而祀之由是觀之吉甫張迪亦當祀也何孔忠張載之賢竟不得及享於其父哉愚每徘徊堂廡竊私計焉意擬聖殿十哲中不妨增一有若再舉南登以配之益爲十二則啓聖祠中亦不妨進聖兄伯尼再入速爰林放張迪以享之廣爲十二旣可以慰先賢先儒在天之靈且可以曲體大聖愛兄敬友之意於無窮矣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六 列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行伏觀

皇上崇儒覃恩自程朱二氏舊巍博士而外復以周張二

子間世大儒推榮子孫錫以博士廕煌

休命文誥特隆則既寵及先賢之子孫者自思歷其先賢

之祖父況以孝治天下如我

聖天子者乎是所望於

當事公卿請而行之矣

聖門融樂統

卷十六 列傳

四

葛松書院藏板

先賢顏氏

顏無繇字路

從史記○家語作季路

淵之父也昔武王克商封陸終

之裔曹挾於邾侯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輪車轄生將新將

新生皆文皆文生季父季父生伯顏諡曰其子友別封于

邾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于魯世為魯卿魯國

之族最為蕃衍友生爽爽生連連生噉噉生鳴皆魯上大

夫鳴生音為司寇音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箱皆下大

夫箱生廋廋生景崇生整整生恤恤生求皆司寇求生爰

爰生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為魯卿士娶

齊姜氏生子同年三十九早卒回之妻宋戴氏生子欲顏

聖門融樂統

卷十六 列傳

五

葛松書院藏板

路轉為路卒葬于魯城東防山南二十里今有唐欽宗開

元二十七年追封杞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公諡文裕追封

姜氏杞國夫人諡端獻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遷配

啓聖祠

家語 史記 附卷志

朱高宗贊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

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先賢曾氏

曾點字子皙

史記作皙

少孔子六歲南武城人曾子之父

也少從事孔子當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獨倚其門而歌

孔子謂之狂後侍坐夫子誘使言志點頗僭童冠秉春春

舞沂水舞雩風浴詠歸之樂夫子與之先儒以為曾點之

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

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習天悠然直與天地萬物

上下同流看其氣象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云晚年疾時

禮教不行欲修明之孔子善焉生子參年十六孔子在楚

點即命在楚受學孔子十餘年卒傳其道點卒葬南成山

聖門禮樂統

卷六 列傳

六

萬松書院藏板

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

懿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猶伯從祀孔子宋真宗大中祥

符二年加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曾氏選配啓

聖祠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性理大全

宋王旦贊曰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

沂水春風詠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

歲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昵故

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孔子嘗謂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

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

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則可以開四

方面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他日又語之曰鯉君子不可

以不學其容不可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

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

愈明者學也伯魚于是潛心深思力志于學年三十而髮

聖門禮樂統

卷六 列傳

七

萬松書院藏板

早白夫子嘗謂之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先儒嘗言二南皆修身齊家

之事孔子以是教鯉則其平日于大學之道亦可謂大本

克立者矣至於詩禮之訓兩于過庭時傳之非其學古有

獲其孰能與于斯乎魯哀公乙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之甚也

伯魚聞之遂除之哀公嘗以幣召鯉稱疾不行戊午哀公

十有二年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時孔子年六十九今墓在孔子

東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慶宗咸淳三年從祀孔

子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祠 國朝因之

家語 禮記 說苑 關里志

宋徽宗贊曰商王啓祚微子嗣先周召是訓詩禮並傳  
父作至聖子述大賢天倫慶值泰運萬年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六 列傳

八

先賢孟孫氏

淑公宜孟子之父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  
人子無可考母仇氏有賢德生孟子三歲而孤挾之以居  
焉三遷其舍以教孟子既而以刀自斷其織曰子之廢學  
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于是力學受業于子思之門遂成  
大儒今鄒縣北馬鞍山東北之麓有孟父母墓元仁宗延  
祐三年追封孟父孟孫氏爲邦國公母爲邦國宣獻夫人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孫氏配享啓聖祠 國朝月之  
列女傳 三遷志 人物改 韓詩外傳

聖門人物志贊曰命世亞聖孕靈精純三遷成教聖書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六 列傳 九 萬世小成

之親崇報厥祀禮稱明禮巍然聖宮萃乎天倫 藏板



先儒程氏

程頤字伯溫宋人其先曰喬伯爲周太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曾祖羽贈太子少師祖希攝遷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崔氏封高密縣君父道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張氏奉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伯溫四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曾祖太宗朝以輔期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至仁宗朝錄舊臣後以伯溫爲黃股尉久之知冀州時宜隸區希範誅鄉人怨讐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冀伯溫使使詰之比過海澤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聖門禮樂統

卷六 列傳

十

萬松書院藏板

擢乃更致禮伯溫使復授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自徽州又徙漢州嘗晏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譴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蹙不可禁伯溫安坐不動頃之遂定惡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伯溫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卽移病歸旋致仕畧轉大中大夫伯溫爲人慈恕而剛斷不與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于犯義禮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伯溫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伯溫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伯

溫懷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賄方伯溫知虔州興國縣事嘗假館南安軍周茂叔時爲獄掾不爲守所知伯溫諷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乃遣二子從游二子便脫然欲學聖人時年十四五也配壽安縣君侯氏侯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乘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旣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華札傳于人者則深以爲非事舅姑備盡孝謹與大中公相對如賓客公賴其內助敬禮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舉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辱奴婢視小戚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知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有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幾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同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漿羹卽此止之曰幼求擗欲長當何如

卷六 列傳

十

萬松書院藏板

言賜之故伯淳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未嘗厲言

加人雖其質美亦教之力也時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不能伸也及稍長常使從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聽其言論道理嘗至夜分亦欣欣然樂不暇寢焉其慈義兼至如是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子幼時勉之讀書因書幾帖上曰我惜勸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伯子幼次曰處士名儒後皆驗夫人蓋已知于童穉中矣大中公哲宗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葬伊川文彦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賜卹二百官給其葬後追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

聖門禮樂統

卷六 列傳

宋史 道學錄 河洛圖源

萬松書院

聖門人物志贊曰

東身防行藹已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賢清節表世新法抗讓甲台歷恬公參其四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徽之婺源人少有俊才爲文汪洋放恣不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理亂興亡之故遂慨然益以行道濟時爲已任

中進士第胡世

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正字時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

招喬年爲屬辭及鼎再相遂除爲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

奉檄決策議和喬年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曾怒風鄉

史論其懷異自賢乃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因師事羅豫

章先生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獨

聖門禮樂統

卷六 列傳

三

萬松書院

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

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于致知誠意之地自謂

徧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各共書以自儆文章行義

爲學者師紹興十三年居饒州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

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

屏山劉子聲彥冲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老友也其

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及沒年四十

有七朱子時年甫十四即稟學於三君子之門明年卜葬

于崇安縣西塢山後遷于縣東南之寂歷一山

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諡獻靖二十二年追封齊國

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國朝因之

朱史 文公年譜 本行狀

聖門人物志贊曰

蚤挾才思於前道朕追宗河洛抗直權與授子三友爲世大儒標美父錫爵然華夢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六 別傳

古

萬松書院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傳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寒齋讀書聞朱元晦名往師之元晦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元晦必俾先從季通質証焉太常寺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蔡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元晦者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元晦併及季通季通簡學者劉彥白化性起僞烏得無罪寧宗慶元三年果謫道州州縣捕季通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元晦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輿教有泣下者元晦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季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季通曰獲罪於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而至春陵山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遠近來學者甚衆州縣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六 別傳

五

萬松書院

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教令納命愛李通者謂宜謝  
生徒李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  
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  
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  
化舊物間三日卒時慶元四年也歸葬于西山之麓佗胃  
既誅嘉定三年贈通功郎諡文節李通于書無所不讀於  
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  
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元晦嘗曰  
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元晦疏釋四書及爲詩傳通  
鑑綱目皆與李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李通起纂元  
聖門禮樂統卷六 列傳 六 萬松書院藏板

晦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不  
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  
不可窮之辨不可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  
問學多寓於元晦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  
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元勝  
爲之序子淵沆皆紹父之學躬耕不仕頗有周易訓解沉  
別有傳見十四卷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  
象天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李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達  
律曆討論定著述卓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  
溯其源流皆有成法黃端節曰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朱子

云蔡神與按室老人之字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問之以聖  
賢之學其志識高遠真非人所及矣明世宗嘉靖九年從  
祀啓聖祠 國朝因之 稱先儒蔡氏 宋史 儒林傳  
注理言行錄 河洛圖原

聖門人物志贊曰

學嘗嘆齊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法道要領服膺百家情  
出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聖門禮樂統

卷六 列傳

七

先儒周氏

周輔成字伯大維姬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  
 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于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  
 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祖名從違父智孫智深生  
 五子長識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  
 縣令次鐸文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伯高舉進士特奏  
 名廼功郎輔成即茂叔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舉齊榜六舉  
 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  
 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  
 仲章唐早卒侍養鄭煥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因居于  
 聖門禮樂統卷十六 列傳  
 常師有文先適盧郎中盧卒後爲諫議公繼至是生茂叔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禮部覆湖廣撫按郭惟賢等奉奉  
 旨是周輔成惟從祀啓聖祠稱先儒周氏 國朝因之  
 平議 周子全書 明史

贊曰周族繁衍營道爲盛昆友聯翻諫議獨夔六舉成  
 名花封試政篤生碩儒俎豆啓聖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七

陽穀 劉 琰 閔 平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政紀 羅祀

先賢蘧氏

蘧瑗字伯玉家語史記無衛人今河南  
 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轡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  
 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  
 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  
 不爲昭昭信節不以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  
 聖門禮樂統卷十七 列傳  
 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閑昧廢禮是以知之公  
 使人視之果蘧伯玉也莊子稱其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  
 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至衛主于其家稱之曰  
 君子哉蘧伯玉邪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及伯  
 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唐鉉宗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廟庭追封衛伯宋真宗加封內黃侯明  
 嘉靖九年以張宇敬齋議謂非孔子弟子奏改祀於鄉  
 祀施 莊子 通典

行 謹按劉元袞議曰君子哉蘧伯玉林放問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其賢固不待言矣嘉靖九年議者謂伯  
 王爲聖人所嚴事不當置弟子列林放爲聖人所推  
 尊亦不載弟子之數爰改祀于鄉愚以爲此論是矣  
 而未盡是也夫不當置弟子列意以謂立議矯矯一  
 空前人也若僅祀于鄉則一鄉之祀有限天下之祀  
 無窮舍無窮而從有限豈遂謂尊禮二賢乎揆之情  
 理偏駁已甚蓋祀於一鄉則一鄉知有二子之賢而  
 祀于天下則天下皆知有二子之賢若兩廡義不可  
 矣蓋不一以尊聖父者隆聖友仍遷祀啓聖祠中既  
 不以弟子之禮待之亦不以一鄉之祀置之不更太  
 快心乎

聖門禮樂集

卷十七 別傳

二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林氏

林放字子丘家語史記無文翁圖有魯人嘗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季氏僭旅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其爲聖  
 人所賢稱如此唐懿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濟河伯從祀  
 宋真宗加封長山侯明嘉靖九年以張澠議改祀于鄉  
 闕里志 通典

聖門禮樂集

卷十七 別傳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先儒鄭氏

鄭鉉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少好學習孝經論語兼通三正曆九章算術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士鉉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鉉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鉉善算乃召見于樓上一叩大悅融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鉉能者融召鉉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鉉因從融質諸疑義及鉉業成辭歸融喟然謂聖門禮樂統

卷十七 列傳 四

諸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鉉既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被業傾囷居修經業杜門不出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設几杖禮待甚優鉉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又舉趙相不至會黃巾寇青郡道遇鉉皆下馬羅拜相約不入其邑境其爲強暴所服如此袁紹帥冀州大會賓客競設異端百家互起鉉隨方辨對咸出問表莫不歎服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不得已載病從至元城卒年七十四歸葬穉阜山

在今河北五  
下縣西

鉉長八尺餘鬚眉秀美容甚偉岸飲酒無量而溫克之容始終無倦所注禮記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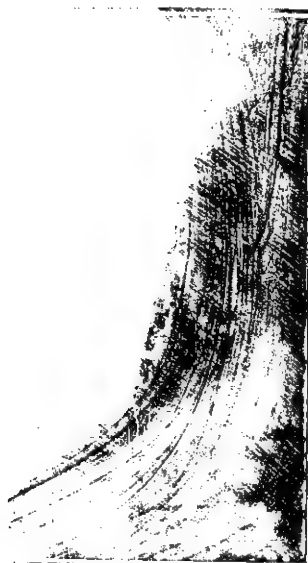
十七卷門生相與撰鉉答諸弟子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官之說宋儒九宗之其門人自郡守以下受業者千餘人而山陽郡慮東萊王基清河崔瑗河內趙商尤著名于世又樂安國淵任假時並童幼鉉稱淵爲國器最有道德其餘亦多鑒拔皆如其言晉皇甫謐列之高士傳中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張字敬以潯溪大禮希受恩寵因更張祀典苛繩先儒以康成學未顯著奏改祀于鄉嗚呼以鄭氏之學精博純懿若此猶且以未顯著隨之然則必如何而爲顯著者乎聰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爲之闢筆三歎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七 列傳 五

萬松書院

校經圖 星南士安傳



先儒鄭氏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有功諸經聞杜子春能讀周禮  
往受業焉自爲周官傳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廟庭宋真  
宗追封中牟伯明嘉靖九年以張字敬疏議改祀於鄉  
闕里志 授經圖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七 列傳

六

萬松書院  
藏板

先儒盧氏

盧植字子幹東漢涿郡人受學于馬融有功諸經唐貞觀  
朝從祀廟庭宋真宗追封良鄉伯明嘉靖九年張聰嚴議  
其學未顯著改祀於鄉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七 列傳

七

萬松書院  
藏板



先儒服氏

服虔字子慎東漢河南滎陽人注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及  
著詞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唐貞觀間從祀宋  
真宗追封滎陽伯明嘉靖九年張璁覆議以學未顯著改  
祀于鄉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七 列傳

八

萬松書院  
藏板

先儒范氏

范甯字武子晉鄆陵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間從祀廟  
延宋真宗追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張璁覆議以學未顯  
著奏改祀于鄉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七 列傳

九

萬松書院  
藏板

罷祀

先賢顏子

顏何字冉家語字稱魯人鄭氏注顏子世家云顏氏世爲魯

國卿士族最蕃衍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居八顏子父

無繇其次曰辛字子柳曰高字子驕曰祖字子襄曰之僕

字子叔曰何字子丹曰噲字子聲及汝顏氏裔孫之推所

崇家訓亦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人顏氏居八又顏

子四十代孫真卿序家譜亦云孔門達者顏氏八人名同

世家唐鉉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開陽伯從祀廟庭宋真

宗加封崇邑侯至明嘉靖九年張孚敬矯議祀典稱顏何

聖門禮樂統卷十七 列傳十萬松書院藏板

蔡冉不載於家語而史記載之是不可考遂奏罷其祀今

刊雖別無可考然以索隱世家之推真卿諸說考之則何

爲子淵之族親受業於孔子其不當罷祀明矣以未定之

議黜已祀之賢字敬之罪夫尚何道哉然則俎豆重歆而

宮庭再列舉而祀之寧無望於將來歟關里志

以後罷祀諸子只載姓氏并封祀罷議本末不詳

列傳間有先達所傳不尙罷者爰書張堯鼎焉

先賢蔡子

蔡冉字開家語無一統志曰春秋蔡人今河南汝寧府孔子弟子

志稱其德藝有成唐鉉宗追封彭衙伯宋真宗加封新息

侯明嘉靖九年張堯鼎議史記誤書竟奏罷祀

公伯寮

公伯寮字子周家語無馬融曰魯人唐鉉宗追封任伯從

祀宋真宗加封壽昌侯明嘉靖中以愆子路沮孔子爲聖

道誣賊罷祀關里志 永嘉藏議

荀况

荀况字卿周末趙人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

豐七年從祀追封蘭陵伯明嘉靖中以言性惡戾于聖賢

罷祀關里志 明史

戴聖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

聖門禮樂統卷十七 列傳十萬松書院藏板

追封楚丘伯徽宗改封考城伯小戴禮卽所傳也明嘉靖

中以爲賊吏罷祀關里志

劉子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說苑新序等書爲文數十萬言

沉鬱斐瑩蔚然可觀兼明經術世稱名儒嘗率諫校書天

祿間有太乙老人燃青藜照之唐貞觀間從祀宋真宗追

封彭城伯明嘉靖中張應劭以誦神仙方術奏罷其祀儒

者憾焉關里志

楊子

楊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著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朱

神宗元豐七年從祀進封成都伯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  
行人司副楊樸奏稱事莽有過罷祀

賈逵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受周易于杜子春有易解  
行世又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等書唐貞觀朝從祀宋真宗  
追封岐陽伯明嘉靖中以附會圖讖張惣奏遂罷祀

馬融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注詩易三禮尚書若于卷  
又著忠經十二篇教授生徒甚衆唐太宗貞觀中從祀宋  
真宗追封扶風伯明嘉靖中議以註風角等書非醇儒兼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七 列傳

主

萬松書院  
藏板 別史

何休

何休字節公東漢任城樂人註春秋公羊傳唐貞觀中從  
祀宋真宗追封任城伯明嘉靖中議以有過罷祀

王肅

王肅字子真魏東海郿人也長于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  
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  
易傳皆刻于學宮唐貞觀中從祀宋真宗贈司空明嘉靖  
中議以曾爲司馬師畫策滅魏罷祀

王弼

闕里志 本傳

杜預

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注春秋左氏傳時號爲杜武  
庫唐貞觀間從祀宋真宗贈司徒明嘉靖中以建議短喪  
罷祀

王安石

子旁

王安石字介甫宋撫州臨川人神宗朝相徽宗崇寧三年  
配享孔子廟政和三年追封荆國公進舒王子旁封臨川  
伯從祀兩廡欽宗靖康元年延議其蠹園書氏學術乖謬  
聖門禮樂統

卷十七 列傳

主

萬松書院  
藏板

吳子

吳敦字幼清元撫州崇化縣人一生慘慘羽翼聖經著述  
甚富存孝經章句易春秋禮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於  
世學者稱爲草廬先生明英宗正統八年追封臨川郡公  
從祀嘉靖九年張璁嚴議以仕元故竟奏罷其祀至今惜  
之然則以幼清先生之立德立言如是能無望於再申從  
祀之君子者乎

易鼓 劉 瑛 附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卷正始

律門樂統卷之十八

律門樂統

律門樂統

律門樂統

卷十八 樂經

一

萬松書院藏板

詩樂業維模貢鼓維鑄於論鼓鐘於樂辟離

春欣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器以鍾之興以行之

小者不究大者不極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

禮記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

經書清之音

律門樂統卷之十八

律門樂統

律門樂統

律門樂統

律門樂統

律門樂統

律門樂統

律門樂統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矣而不拔極幽而不隱是  
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

周禮大司樂凡樂闋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

羽雷鼓鼗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

地上之闋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

樂南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而呂為羽靈鼓鼗鼗孫

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

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

栗瑟九德之書九聲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經

二

萬松書院藏板

人鬼可得而理矣

左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和其政

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舞有風雅四物雅用四方之

五聲六律七音變官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十六變徵律五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鈞

出度也古之神桴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律度均鐘百官軌

銀紀之以三天地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

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之第

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帶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

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戚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四時間陽也三間中呂宜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般也五間南呂贊陽秀六間應鍾均列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聖門禮樂統卷十八樂經三萬松書院藏板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凡樂事大祭祀宿縣樂器于筵前夕列遂以聲展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敔舞折五舞之有羽舞折重翟之有皇舞象鳳來儀持旄牛之舞有于舞執干盾有人舞象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養采合舞秋頒樂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舞者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官縣四面皆縣如諸侯軒縣面以避宮之有簫也又去其西面三同取象于軒卿大夫判縣北面士特縣以示特立之

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元丘葵曰鐘鼓各八同在一簋者謂之堵如官者之半也鐘十六爲一簋磬十六爲一簋謂之肆四面皆設言其全也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大祭祀帥縣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鼓陳

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墳簫管絃歌大祭祀帥縣登歌令奏擊應鼓小祭祀掌六樂聲之節與其音和

鼗掌播鼗鼓祝歌墳簫管絃鼓琴瑟

聖門禮樂統卷十八樂經四凡樂與簫管相應

應日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視采正聲緩下聲肆散聲散聲欲達聲處微聲循回聲衍侈聲作率弁聲鬱薄聲既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二聲爲之齊劑量凡和樂亦如之

大司馬掌教啓教編鐘

鐘師掌金奏

笙師掌教頤竿笙塤簫簫篪簫管

鈞師掌金鼓之奏

樂志

班固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鳴雄雌各六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

劉昭漢後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官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志

五

萬松書院藏板

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吹以攻聲刻以候氣

呂氏春秋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蕤賓蕤賓生太呂太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其一分以上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爲上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

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官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杜氏通典曰古之神瞽及律均聲必先立黃鐘之均黃鐘

之管以九爲法故用九自乘爲絲管之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以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官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大小之次第也淮南子曰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三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之道也

前漢書曰五聲中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官中也居中央應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志

六

萬松書院藏板

程氏復心曰樂律自黃鐘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夾鐘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小陰陽五音始于官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爲尊卑故曰官商角徵羽也

樂器名義

關里志曰樂器皆古聖人之所制聖人非以其意而制之乃以其理制之理者天而已矣天有八方之氣聖人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方之物而該括八方之氣乃于樂中



應田縣儀禮謂之建鼓北齊宮懸之制建鼓在四隅又樂記宗廟用九變之樂鼓用四面以收官謂之路鼓即建鼓也

楹鼓商之制也亦謂之建鼓周制大僕建路鼓于大南門之外儀禮大射建路鼓在阼階西南楹蓋爲一楹而四設焉賁鼓於端則建之義也隋制棲營於木則路之義也以其先倡故又謂之朔鼓

足鼓亦曰應鼓夏后氏之制所以應楹鼓也禮記云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蓋鼓則一或加以足或賁以楹或縣以架故皆以建鼓路鼓名焉

禮記卷十八樂器名義

九

爲鞀爾雅曰大鞀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儀禮大射設倚於頌磬西結周官播鼗鞀鞀膝掌之記曰賜諸侯樂以祝將之賜子男樂以鞀將之蓋祝以合樂鞀則兆鼓而已凡樂事先播鞀鞀則引大鼓者也又孔穎達曰祝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實故以將諸侯之命錢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詩言鞀解祝固言鞀必及磬是鐘磬作則鞀作矣禮書謂鞀常在前列常在後實用編又謂鼓鼓四面所以收官蓋凡鼓皆用以收官其起官者惟警戒之鼗鼓而已大成樂加鼗鼓

于楹鼓之前所謂兆樂也然又前句之終者實開後句之始而輟止于收一字之終豈非鞀在前而輟在後乎舊制謂鞀鼓制似鼓司之者掛于項兩手拊之以節樂蓋誤以拊拊爲鼓鼓矣

按儀禮注絃編磬繩也設鼓于磬西倚於繩也

搏拊書傳謂以韋爲鼓謂之搏拊賁之以鞀白虎通所謂拊革者以鞀是也其設在堂上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合奏拊是也大戴禮曰懸一磬而向拊孫卿子曰懸一鐘而向拊則拊在一鐘一磬之東也子夏曰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周以收官即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樂器名義

十

藏板

用以起官也虞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其用左右手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通典謂之撫拍撫之以節樂也定用編曰若拊鼓應鼓皆鼓之小者堂上用以節歌拊之爲器韋表鞀裏狀則類鼓其聲和柔倡而不和故可施於堂上蓋堂上門內之治以拊爲之文堂下門外之治以鼓爲之君堂上之樂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待以作者在鼓鼓小鼓也又謂之應鼓

田鼓亦曰應鼓以其應拊鼓也通典謂應鼓在大鼓側和大鼓者此堂上之足鼓也定用編曰鼓之小者爲應本堂下之樂而亦謂之應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鼓



以應之所以然者拊聲和柔而不鏗鏘聞於堂上不能聞於堂下得應鼓以應之則聲聞堂下人皆知歌之起止故曰應施於擊拊又施于歌敬以其應拊也或謂每奏一句將闋楹鼓一擊而拊拊一拍以尾之則誤以足鼓為拊拊矣而又誤以拊拊為田鼓矣詩曰應田縣鼓先儒解田作轉轉小鼓也應亦小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鼓小鼓謂之應周禮大祭祀皆鼓轉擊應大射有朔筦應聲禮書謂應鼓號應聲朔鼓號朔聲詩以應配轉則朔聲乃轉鼓也以其引鼓故曰轉以其始鼓故曰朔號禮有朔無轉周禮有轉無朔其實一也大射應鼓在東室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土

萬松書院

朔鼓在西朔作則應應之是堂下之樂貫西也朔聲即田鼓應聲即應鼓出與應制皆小鼓而設在門外有東西之分故其名異蓋不獨應堂上之拊而二鼓亦各自為倡應也

相鼓又謂之節鼓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蓋為文武治亂之節也爾雅云和樂謂之節節即相也晉傅休奕節賦曰口非節不咏手非節不拊江左清樂有節鼓唐雅樂升歌亦用之節氏以相為拊非失通典謂鼓制如傳局中開闕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

按周制有六鼓曰雷鼓曰靈鼓曰路鼓曰鼗鼓曰鼙鼓曰晉鼓以雷鼓救日月以靈鼓文猛獸以路鼓達窮者與遂令以鼗鼓止軍以鼙鼓止役事以晉鼓止金奏今細攷之晉鼓者即建鼓是也長六尺六寸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繪以風雲雷雨之象曰雷鼓繪以騰鳳龜龍之形曰靈鼓繪以飛鸞之形曰路鼓應鼓者建鼓兩旁所懸應朔二聲也楹鼓一名鼗鼓鼗鼓長一丈二尺楹者柱也鼓甚大不可用狀但埋其柱而堅築之故曰楹足鼓者鼗鼓也亦曰背足者狀也鼓上用柱柱下用狀故曰足鼓鼗鼓四名一曰朔聲二曰轉聲三曰應鼓四曰相鼓是也田鼓即縣鼓乃一器二名拊拊古以熟皮縫成袋實以糠今用木為腔目以韋相鼓即雅鼓亦曰節鼓與拊拊相似古亦實以糠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土

萬松書院

右第一章釋革部名義

金部實用編云凡金皆有音惟黃銅之音為正蓋銅之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霜露改其形介然有似于君子之行黃金雖華美而有音但其音易變故鑄鐘以銅為上不特示儉且以垂遠食載云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聞闐其聲尚羽其音鏗立秋之氣也其制有大有小小成

此型大成亦此理蓋大成不過用小成之法積之耳

大鐘亦曰鋪爾雅云大鐘謂之鋪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樂

謂之鈺鈺間謂之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

之舞舞上謂之而而上謂之衡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

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于上之桴謂

之鼗鼗穆公曰先王制鐘大不過鈞重不邁石律度量

衡於是乎出則樂器待律而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

生故所制有等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遠

回侈命之過其聲一歸正緩之中聲而已備其特懸之

鐘非十六器之編鐘也與大鼓相配迎送神則擊之謂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主 萬於青鹿 藏板

所謂鼓鐘送尸者是也書曰笙鏞以間其設蓋在門外

詩曰賁鼓維鏞鏞鼓有數其與鼓配也無疑矣先儒謂

凡樂先擊鐘大擊鼓各處擊鐘鼓皆如之

鐘鐘亦曰頌鐘舊制編鐘差小今制大于鏞鐘倍編鐘而

爲之者周禮師師掌金奏之鼓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

傳皆以錫爲小鐘鄭康成鍾如鐘而大孫炎許沆沈約

之徒亦以爲大鐘通典曰鍾如鐘而大儀禮官懸四面

設鍾十二虞各依辰位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開

元鍾鐘在編懸之間各依辰位今設于官懸東西編鐘

磬之間而南北以鋪磬代之編鐘爾雅云大鐘曰鏞中

者曰剗小者曰棧通典曰棧鐘小而編大曰編鐘周禮

云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磬一堵謂之肆官懸者謂

編鐘編磬之屬懸于荀簋四面環繞象官牆也謂之四

廟金石樂歷代設簋十六架二十四架三十六架不等

然皆以編鐘磬爲主也

歌鐘鐘之至小者登之於堂上兩楹之間所以和歌與編

鐘無異唐段安節云雅部十二鐘每架各編十二各依

律呂益古凡懸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矣實用編曰

歌懸在北取近於堂上以和歌四懸之鐘各以十二應

十二律至掛于架也又各有半聲如頌鐘取歌鐘爲半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古 萬於青鹿 藏板

聲而推之每懸皆有二十四鐘乃能旋相爲宮而君臣

民事物之間乃不相凌犯惟歌鐘無清聲以合歌蓋歌

聲至十二律而窮若加清聲則歌不去矣今歌章有六

字是爲黃鐘清聲若止十二鐘則不能成章要當依編

鐘制以十六枚爲準十二爲正鐘四枚爲乃無遺者也

其鐘來 與磬同

木鐸通典云大鈴也周禮以金鐸通鼓三禮圖云其臣以

銅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木鐸振文事書言狗

以木鐸是也樂記云天子夾振之鄭氏謂王與大將夾

舞者振鐸以爲節鐸雖用之于樂然非王與大將振之

也音荀氏得趙人牛鐸然後能諧樂則古人之爲鐸鑄鏡鐸施於聲律皆有當也今大樂有二鐘鐸以導舞木爲柄者謂之單頭鐸金爲柄而兩鐸相屬者謂之雙頭鐸非古制也按周禮大司徒之屬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備鼓鼓神祀以備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亨以鼗鼓鼓軍事以鞀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鐸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此四金軍旅中所用非樂中所用故不屬之春官宗伯

右第二章釋全部名義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五

萬松書院藏板

石部凡玉類皆石而真玉爲最美其制法與金與金之聲以圓出石之聲以方出圓用其全參天之數也方用其半兩地之數也鐘制自小而倍大磬制自大而倍小自小而倍大者順其聲韻之發揚以爲一音之始所謂金以整之也自大而倍小者順其聲韻之收斂以爲一音之終所謂玉以振之也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聲也者終條理也蓋指一音之始終言之非指一奏之始終也鐘以定其高磬以節其承人知高下之間不可或僭水知承和之間尤不可以或爽故曰歌永言又曰永我磬聲蓋言歌聲與八音皆依磬聲而止乃別起

一音也是轉音之間惟依磬聲以爲之遲速磬若急時則無承緩時則過永無承則促過永則靡故舜命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夏擊鳴球以合衆選而神人之昭格夫八音皆能感動而獨歸于擊石者蓋磬于八音之條理猶乾統八卦於西北故石之爲物堅重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蓋乾有君之道焉後世鐘磬同擊殊失始終條理之意則磬聲一依于鐘聲不能爲八音之所依石音失權何以配乾位而爲衆音綱紀樂無終條理猶人力之不造于聖也故大成樂以金玉爲始終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六

萬松書院藏板

乃聖學知行兼盡之至理乾道統天之大權也

特磬亦曰離磬樂書曰磬之爲器編之則雅而小離之則特而大而敝之離磬則專簾之特磬非十二磬之編磬也實用編應笙之磬謂之特磬即離磬也特懸者謂一磬之在懸也鍾鐘同義凡鄉射先擊鐘以宣聲俟其音將闕則擊特磬以收之祭祀大合樂則用於宮懸南北編鐘磬之間大戴禮曰懸一磬而尚拊則堂上亦有特磬矣今亡之

編磬與編鐘同上下共十六枚編懸於梁

歌磬與歌鐘同亦編懸于梁爲歌聲一音之終條理其梁

鐘磬俱同詩曰簫業維經黃鼓維鋪又曰設業設簫崇牙樹羽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箏簫商之崇牙樹之簫要二代之器蓋在是矣禮書曰植者爲簫橫者爲箏竹之上崇牙簫上設業簫之上樹羽而端有壁髮鐘簫飾以羸屬簫飾以羽屬而箏皆飾以麟屬若竹文然故謂之箏其所植者蓋中虛焉故謂之簫先儒曰箏暖也簫寒也又曰簫神獸也此不可攻詩曰簫業維經之爲木松葉栢身身葉皆直則簫業者皆以直木爲之也

右第三章釋石部名義

絲部琴瑟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絲必附于木者絲屬火火不離母故也其屬有琴有瑟古聖以絲加桐而爲琴瑟者以絃之堅直可以象乾之動直桐之虛受可以象坤之動闢八音獨置琴瑟于堂上者取其攝乾坤之德而合律呂之妙也

琴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五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寬和而溫小絃爲臣清廉不亂文武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琴操曰琴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莽之日廣六十象六合也絃有七象五音之函二少也版廣四寸象

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徽有十二象十二律也餘一徽極清不用象間也中虛合衆外響應徽律有長短故徽有餘低當徽則鳴差徽則不亦猶氣之飛灰時移律應也抑揚之應上取泛聲則輕清而屬天下取散聲則重濁而屬地中取按聲則清濁通均而屬人制其中則太虛之理具絃其外則妙用之應彰衆三才而備九德真大聖之遺音也

瑟樂書曰瑟者寒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世本日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悲不自勝帝損之爲二十五絃具二均其首曰岳山其尾曰武後有二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六 萬松書院藏板

竅曰越中絃不動曰君絃承絃各有一柱游移前後以和其音者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尚書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疏越蓋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澁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則聲遲故疏越以遲其聲然後不至于太急練絲以熟其聲然後不失之太清宗廟之奏故瑟不鼓琴以和其和音樂記獨言清廟之瑟鄉飲酒燕禮亦獨言瑟者舉其大者故也

右第四章釋絲部名義

竹部周官笙師掌教吹簫簫篪簴管五者皆出於笙師所

教俱竹音之雅樂也竹音乃律呂之本其節直而有訓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錄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義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泄春分之氣也其制度長短不同大抵不離三九之數蓋律主聲氣屬陽三九陽數也截竹以蔽黃鐘取冬至一陽之氣以爲樂本故竹器爲樂之原也

鳳簫釋名云簫蕭也爾雅曰大簫謂之簫小者謂之篴廣雅曰簫謂之簫莊子曰人籟比竹是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于其聲若簫森簫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聲鳳聲鄭氏曰簫象鳥翼爲火禽也蔡邕曰簫編竹有底聖門禮樂統卷十八 樂器名義尤藏板書院長則濁短則清以蠟室其底而增損之博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書於簫言九成詩於簫言備舉禮凡言簫多在笙竿之後則簫之奏蓋後于笙矣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曰簫中曰篴小曰簫邕章句曰管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說文曰管如篴六孔十月之音明堂位曰以箏禮記周公千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書曰下管鞀鼓詩曰嘒嘒管聲聲管銷簫簫管備舉則管之用重于笙矣故鄉飲鄉射燕禮皆以管祀歌而今乃爲堂下之樂鄭氏曰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

之蓋鳳凰雌雄各六聲也

洞簫鳳簫有底簫者言其空洞無底也樂攷云衆音之祖也本六律六呂而成所以究極中和遂萬物之情者也氣和琴瑟以定黃鐘非此不爲功也

篴釋名云篴號也聲從孔出如嬰兒號也其聲與埙相和庖羲氏篴竹爲之舊志以篴爲管非也篴春分之音管乃十二月之音爾雅大篴謂之沂音孫炎曰沂悲也如師聲也

笛古曰簞杜子春日竹筵五孔馬融笛賦此器出於羌謂之羌笛今所用者卽周禮笙師所敎之簞也有七孔謂之大樂雅笛謂之長笛又有短笛有橫笛衆所作橫吹笛者有鶯嘴笛笛而加嘴皆一時之偶作非雅器也古者論簞之良不過衡陽之簞柯亭之椽許氏謂竹生雲夢之南鑿在柯亭下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音室未期而伐則音浮是也

簫爾雅曰大簫謂之簞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特廣雅云簫七孔毛氏曰簫六孔鄭康成曰簫如笛三孔郭璞曰簫三孔而短明堂位曰土鼓革箏周禮笙師掌教簫箏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簫箏章掌土鼓吹陶箏蓋簫三孔主中聲而上下而上下之律呂于是乎生命之曰簫

以黍簫之法在是故也羽舞皆執簫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

右第五章釋竹部名義

匏部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以匏爲母象植初之生焉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今太常以木代匏而漆之其音雖可聽但非古制古人以匏爲笙者非取其華美所以備八風之氣而同八卦之用也蓋匏于卦屬艮其方則東北之維其時則春冬之交其聲尚義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噉立春之氣也若以木代匏何以宜八方之氣乎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三

萬松書院藏板

且笙象德匏象君子之名節難持而易失是以君子之執匏也拳拳如執玉恐落地粉碎而不可收拾亦猶君子之行已也戰兢惕厲顧守名節恐其一失而不可復完焉是以八音有取于匏也今以木爲笙是徒取其聲而無尚德之心且闕一音而不備豈古人制八音之義乎

笙爾雅云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和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內施簧管端官管在外中央十九簧至十三簧皆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古鄉飲射禮有歌有間歌有笙有間笙有合

樂而祭享則特爲堂下之樂衆樂有笙而得籥如之致焉

右第六章釋匏部名義

土部埴埴以爲器而冲氣出焉庖犧氏灼土爲之其來尚矣蓋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九者陽數之窮六者陰數之中故埴六孔用其方色以應六律出中聲也土主王于四季爲中央之位所以達中聲也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夏秋之交其風剛柔其聲尚宮其音噉濁立秋之氣也

聖門禮樂統

卷十八

樂器名義

三

萬松書院藏板

氣于黃泉之下薰蒸而萌樂志曰壎籥也立秋之音爲物將穰黃也周禮小師掌教壎籥蒙掌播壎古壎有雅有頌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鐘凡雖有七有八之不同要之稟中聲之和而得其正者惟六而已周官以壎爲德音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以水火相合而成器以水火相和而成聲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和之至也衆音得壎而有純如之象焉

右第七章釋土部名義

木部八音之中惟木聲質樸不合五音但五音非木無以

起以起止五音者華美之音也祝以始之由質樸而始  
敬以止之由質樸而終也凡五音之華美皆歸於質樸  
如木之生由根本而蕃鮮由蕃鮮而又歸根本所以木  
音獨爲五音之起止包括首尾譬諸君子衣錦尚絅惡  
其文之著也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  
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具首直立夏之氣也其器  
有二謂之松栢一合一止所以爲樂之終始出虛而歸  
之于實也

祝樂記曰聖人爲松栢後謂之祝散祝之爲器方二尺四  
寸深一尺八寸墜始于二四終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

聖門禮樂統卷十八 樂器名義  
萬松栢院

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于衆音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  
居宮懸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鼓祝謂之止古聖人恐  
樂勝則流戒之於早也

散狀如伏虎四方之陰物也組鰐二十七陽數也樂作陽  
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松以空然後可  
擊及其止則歸于實也居宮懸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  
鼓故以簫欲修潔于其後也

右第八章釋木部名義

律亦曰羽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  
通義曰以文德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文王世子秋冬

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通典曰樂之在目曰  
容容藏于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于威羽旄以表其容  
發揚蹈厲以見其意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肄舞所  
以動陽氣而導物也故聲選和則大樂備矣

手板卽笏也或以牙或以木臣子執之拜處取書思對命  
敬其事之義今以槐木爲之粉飾其面書樂章于上歌  
工秉之於以歌功頌德焉

右釋舞器名義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八

聖門禮樂統卷十八 樂器名義  
萬松栢院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九

陽蒙 劉 瑛 闕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樂器造法

麾幡舊制高七尺上飾以龍首纓纒帛畫升降龍今易絳綳長七尺濶一尺一寸上下綴板粉質上板繪雲下板繪山前面金繪升龍一後面金繪降龍一有雲繞之皆五彩朱竿高八尺五寸上安銅龍首銜其麾升龍向外降龍向內以木爲架朱絲之間則植其上後增爲二一繪升龍一繪降龍植于殿之左右升龍起樂降龍止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一

萬松書院藏板

樂 釋麾幡節

鼗鼓卽晉鼓冬官考工記鞀人爲卑陶注陶當作鞀鼓歷也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注曰廣中廣頭狹爲穹隆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有腹穹窿者居鼓三之一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一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十二版也上三正者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鄭康成謂三讀作參正直也言直其兩端各居二尺三寸不弧曲也或又云鼗鼓卽鼗鼓考工記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之鼗注云中圓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圓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圓十二尺加以三分之一四尺則中圓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則合二十四版則板穹六寸三分寸之二今制鼓大而短安於架中其面上仰乃俯而擊之凡冒鼓以桑木爲體冒以馬牛革必於起鼗之日造之應雷聲也占日之陰晴陰則聲緩緩則不發晴則聲急急則無恒凡製大鼓俱準此法以差而增減之不必泥古也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二

萬松書院藏板

隅其筓簋並如鐘磬架

楹鼓殷制木身高三尺五寸皮面濶二尺二寸兩旁用四銅環冒皮用銅泡釘二行通身朱漆橫施于木柱柱高六尺六寸以重斗建之柱貫鼓上出高又半之頂上安彩鳳作來儀狀方蓋並緣以紅羅錦金雲花雙簷四角有聚金四牛首皆銜璧嬰每串各五末綴以絲結柱下方狀如十字俱緣以朱刻簾屬四如御安於狀頭俱向外  
足鼓夏后氏之制較楹鼓稍長獨木爲架高七尺上端木刻爲雲橫鼓于上其下施四足如十字



鼓面廣六寸高厚相等橫腹加柄長一尺九寸貫中上出五分許兩傍當鼓之半安銅鉏繫以紅絲繩繩末九釐爲珥其長短稱鼓面之中用木爲架兩縱二橫相比下各施方跌橫木上開員孔下開半孔植鼓柄於中搏拊狀如革囊以革爲之若鼓然中實以據今制以桑爲椽長尺有咫兩頭冒以革徑六寸腹微大末繪飾以金環環並直列之以繫礮焉開則臥置於架其架如鞬鼓之架上安二荷葉以承之

田鼓亦爲應鼓其制以木爲筒長一尺二寸韋而五寸鼓之最小者臥於架擊之其架如搏拊之制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三

萬松書院藏板

右七節釋革器

大鐘卽鐃鐘以銅鑄造四倍歌鐘之數而爲之者特懸于架與鼗鼓相配

鐃鐘卽頌鐘二倍歌鐘之數而爲之者舊謂鐃爲小鐘今

制在宮懸東西乃大鐘也三倍歌鐘之數而爲之特懸

于架與特磬配

備用六陽律  
常用六陰呂

編鐘共十六枚按十二律呂又有四清聲三倍歌鐘之數

而爲之者今制在宮懸四面較歌鐘稍大乃二倍歌鐘

而爲之者兩層列于架與編磬配其製與並同歌鐘

歌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十分其

鈺去二以爲鈺以其鈺爲之鈺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鈺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之長爲之圓三分其圓去一以爲衡圍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修則作

律弁則鈺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

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爲之厚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聞編鐘在懸上下各八其懸橫曰簨真曰虞詩虞業維

椽業乃大板安於簨之上以爲飾錯落如鋸齒也板卽

崇牙其懸鐘之處以采色爲大牙狀橫然也今制簨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四

萬松書院藏板

上加業橫博山以爲飾簨之上業之下橫安崇牙牙之

端施銅以爲鐘甬又刻龍蛇鱗物於上簨兩端謂之龍

簨上列鳳或翟五樹羽其上考工記云簨屬恒有力而

不能走其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簨雕刻

必雄其狀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顰其制方跌若

地木刻簨屬如狻猊狻之狀伏於跌上穴其背與貫

於中而植之其龍簨兩端領下各施環以懸嬰曰衡壁

壁下有髦毛尾周制壁嬰於簨上繪爲嬰載之以壁垂

五彩羽其下掛於簨之角以爲飾焉今制爲串樂樂然

頂首施以壁壁下爲層五每層簨木爲蓋塗綠朱唇唇

綴以采線爲旒各長五六寸層各一色間而綴之貫以紅縹末有纈懸於龍簣額下著虞及鼓單四垂皆然俗呼爲流蘇

右四節釋金器

特磬卽離磬四倍歌磬而爲之者今制三倍歌磬而爲之又謂之中磬與頌磬同設一架特懸之在宮懸南北故謂之特磬其架與鐃鐘同

編磬次中磬也倍歌磬而爲之者上下數十八與編鐘同在宮懸四面

歌磬小磬也考工記云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五

萬松書院藏板

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共股博去一以爲股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古者尚象制器鑑員中規斲方中矩鄭司農注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股外面鼓內面

則擊者爲前而在內在下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在上其小大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

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正義云假令句股各用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則

句股之形卽磬之句折殺也股非所擊也故股而博鼓其所擊也故長而狹假令磬股廣四寸半長九寸也鼓

廣三寸長尺三寸半者厚一寸也夫磬之制有大小此鄭氏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然其度則似中磬之制宋明道製新樂特磬十二黃鍾大呂股長二尺博一

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

七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鍾厚二寸一分第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此製卽大磬乃自鄭司農假今

之數而倍之者范夔所謂特磬則四倍而爲之者是矣減一倍則爲中磬卽頌磬也今乃所云特磬者再減一

倍則爲編磬再減一倍則爲歌磬今製歌磬一以此法通減之取材于靈璧近水浮生受水多上少者卽古所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六

萬松書院藏板

謂泗濱浮磬也琢磨敲試依律而爲短長厚薄聲聲太厚則磨其旁使薄而廣則濁太下是聲濁而薄薄不可使厚故磨其端使短短則其形小形小而厚則聲流矣凡鐘磬椎俱以堅實木爲之削竹作柄後垂懸結其架亦兩層編列與鐘同考工記梓人以羽屬爲磬虞也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以爲磬虞故擊其所懸而出其虞鳴其制方鼓藉地木刻羽屬如鸛狀伏于鼓上穴其背以虞貫穴中植之磬虞與鐘虞同但崇牙之端不施銅勾疏云其卷然可以掛懸故磬用絃可懸掛於上

也今以紅絨絳穿礬孔中懸崇牙上貢箕樹羽以鳳兩端亦刻如鳳首項下設環爲要懸其雙翼與鐘同見水則沉安有浮于水上之理高黃洞漢晉礬舊注浮者生於土不根者者也蓋石之出土者常見風日厥質堅脆而礬和其理沒水中不見風日者則性柔軟而礬不如此礬器之要訣如執浮水之石以求磨于古礬者矣

### 右三節釋石器

琴伏羲制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莽之數太史公曰琴長八尺一寸法正度也風俗通曰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各家所說不同今取伏羲所制岳內長三尺六寸六分法莽之數古之制也又取名家之琴合於古者衆考爲式取材用桐與梓蓋天下之材良柔莫如桐堅剛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七 萬松書院藏板

莫如梓以桐爲面以梓爲底虛實相配陰陽之義也其材以東南向陽者爲美琴弦只用白柘絲爲上原簷次之非此二絲則擇其生燥者若鹽藏蘭者不堪用鹽蘭打絃脆而易斷陰雨則濕而不鳴故也琴體無病全在桐桐得水則無焦裂之音得砂則無重滯之音得石而清得金而厲得寶藏之物則有非常之音得灘灘鐘鼓之聲則有洪亮之音取材所貴者四曰輕鬆肥滑而必東南者爲優何以辨之投于水則陽浮于上陰沉于下取富陽者而斲之聲自不聞又必使木液竭而天性盡乃可爲用其收藏之法先剝其中圓其外投之瀑水之

中周歲臘之烈日之下經年而又加諸費上者累月然後盡材之美也

瑟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樂書曰八尺一寸官數也七尺二寸商數也樂議曰八尺一寸者九黃鐘律之長也一尺八寸者倍黃鐘律之長也七尺二寸者八黃鐘律之長也其制桐面梓腹九梁二越越者瑟兩頭底下穴也其岳用桑不必異產且絲聲與桑玄按儀禮正義瑟首廣而尾狹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故首欲近前以就一尺八寸之廣今可容二十五弦近尾不鼓而尾之底有越故尾狹于首而長倍之以容越也首之越上當其鼓處宜橫尾之越餘絃所歸宜縱其武崇寸有八寸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蓋取諸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不漆其背恐柱之蹶也柱崇三寸二分足底闊一寸三分厚四分足要方平防其傾倒上邊承絃口厚三釐雅瑟頌瑟其制長短不同而皆廣一尺八寸十分其瑟之長以其一爲首之長而尾倍之又四分其尺有八之廣去一以爲尾之廣八尺一寸之瑟隱間五尺五寸七尺二寸之瑟隱間五尺凡瑟之長皆用九惟隱間用五天地之數也五十絃者大衍之數也二十五絃者半其數也首

###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八

萬松書院藏板

與尾皆繪以錦彩昭其文也隱間用粉素存其質也餘皆漆之俱如漆架法面上兩頭各有小眼二十五孔疏通以繫絃絃長一丈內外各十二練絲爲之粗細相等舊用朱絃取朱絃疏越之義然不若純白者之聲全也練絲欲熟熟則色瑩透經法欲緊緊則聲高兩中一絃君絃也設而不動樂黃色較他絃稍粗所謂太音聲希也

### 右二節釋絲掛

巢笙大者十九簧謂之巢小者十三簧謂之和儀禮云笙和而成聲今制以小紫竹爲之一橫十七管先安山口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九

萬松書院藏板

每管內面方孔是也開取有高低以定其音律以配其清濁凡字山口最高以次而低爲工凡合四一上句凡小尺小工小一小小六小五開至小五而孔最低矣開山口完以黃楊木接竹爲脚脚內旁開半竅施簧簧用響銅打成薄片用方銅錐削之如雀舌樣看厚薄適宜平正嚴密常於耳邊試其聲中律而已否則再修之用黃蠟灑清作點頭點將寒暑而調和之點輕則聲清點重則聲濁要必字字協肅備其造笙制簧妙訣曰四字合小工小工合大工大工合大一大一合小一小一合大凡大凡合小凡又曰清上合大上合字合清上小尺合

合字大尺合小尺大尺合大四四字合小五安簧既畢按序植於斗中內外管各有按孔外孔十四內孔三內孔者大一大四背凡也其管種有竹篾古制斗用槐多難周正且易破碎今鑲堅木爲之內安頂柱以撐其蓋蓋用牛角循邊攢孔十七要七管脚相稱若氣滿而不動簧則聲不應矣斗用漆布灰漆以黑如必用匏以備八音則選椰匏圓正者爲之更妙又鑲堅木爲頂狀如壺嘴刻通透漆兩合之匏邊端有短嘴以頂插置其中如吹某字則按某孔呼吸簧動而聲發是謂吹笙鼓簧也如不按孔吹之卽作聲者謂之游簧當去其樂寒應垢則準矣用黃錦囊盛之凡點笙用銅盤貯點料以五色石子研之其石謂之五音石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十

萬松書院藏板

### 右一節釋匏器

瓊乃筵植以爲器形如稱鍾古有雅者又有頌者有七孔八孔者形如雁子者謂之雅頌如鸛子者謂之頌頌今廟中俱用雅頌其制通高四寸中虛高三寸六分空圓八寸一分徑二寸七分四圓及底俱厚四分吹口闊九分徑三分中虛上銳平底圓孔前三孔如創品字樣上二下一後二孔並列除吹口前後共五竅皆徑二分前下一孔去底皮一寸前上二孔去吹口一寸八分前後

二孔並列者其中各開五分造之之法舊用白棉花和黃土爲之今制以米湯和灰爲模磨乾用礬石搗研極細以水澄細取上好生漆調和如飴侵罇冒望於模於銳處留一竅待乾將內土從上竅中它出穴前後竅畢更加漆布細灰磨光樣以朱色微金雲龍爲飾開前後孔俱往來各一米許內要圓淨如拭乃協律否則無聲或不應律又法以小長線堆成雁子樣比雁子畧小三分以線端向上乃用美酒之土和綿紙春至極熟糊于線堆雁子樣外厚二三分既成填留吹口以線端向口外陰乾量頭乾依作埴分數開前後取音之孔完美遂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土

萬松書院藏板

右一節磬土器

磬古有六孔七孔八孔之異今制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闊五寸三分面上吹竅徑五分橫四分形如酸棗後乙孔前四孔橫底一孔共六孔皆徑二分五釐正面尾上開二小穿繩眼相併中聲所寓全在於此失於大則過濁失于小則過清必大小適中僅容一米許而後中聲

出吹竅至後一孔離二寸五分後孔至前一孔離一寸一分餘三孔皆然木孔至繩眼離九分通身樣以朱髹以紅絨線其竹之竅厚薄不齊大小有度然皆以心擇度若大則畧竅取之小則疎竅就之而清濁高下得矣鳳簫以比竹爲之又名排簫其制截竹爲筒古有三十三管今制十六管協十二律之數又有四清聲第一黃鍾管長九寸第二大呂管長八寸四分二釐七毫第三太簇管長八寸第四夾鍾管長七寸四分九釐一毫五絲第五姑洗管長七寸一分第六仲呂管長六寸六分八釐九毫一絲三忽第七蕤賓管長六寸三分二釐第八林鍾管長六寸第九夷則管長五寸六分二釐八毫第十南呂管長五寸三分第十一無射管長四寸九分九釐四毫三絲第十二應鍾管長四寸七分四釐第十三清黃鍾管長四寸五分第十四清大呂管長四寸一分八釐八毫第十五清大簇管長四寸第十六清夾鍾管長三寸七分一釐八毫六絲零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皆黃鍾以本之也然竹竅有厚薄其分寸難于拘定大要管長則聲濁短則聲清斟酌其長短每差一分爲一管管口各開半竅乃以其長管權爲九寸而度其圓徑如黃鍾之法而更迭以吹以審中聲若過于清則易以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土

萬松書院藏板

長過于濁復截而短要必適中聲合黃鐘之官而後已  
黃鐘之聲信而依次以漸而短而清取之無不中度十  
六管編列置于棧中上齊其端每一寸五分便于吹也  
下則長短不齊參差如鳳翼其積以木爲之濶一尺二  
寸高一尺樣以朱兩面皆鍍金鳳凰紋藻爲飾  
雙管以二竹相比爲之各長周尺九寸圍一寸二分每管  
六孔孔各離二分用膠漆固如一兩端以錫束之樣以  
朱剪二莖管爲頭長二寸薄則擊濁厚則聲清斟酌裂  
之用銅絲縛固安于二管之端吹莖頭以發聲而按管  
孔以應律焉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圭

萬松書院藏板

洞簫古者造簫或以玉或以竹今制紫竹爲之長一尺九  
寸五分圍三寸前五孔後一孔俱徑二分八釐開口半  
竅名山口徑二分深五釐吹數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  
孔與前五孔俱離一寸一分下有穿繩孔離二寸二分  
繫以紅絲長與簫等以黃錦囊貯之

龍笛以文竹爲之長一尺八寸圍二寸二分上開一大孔  
曰吹竅徑三分五釐下開六孔各徑六分吹竅至前一  
孔間三寸三分餘孔皆離五分尾有穿繩二小孔相對  
末孔至穿繩眼離一寸三分吹竅至末共六寸通身樣  
以朱用木雕龍首金飾之安于上端尾孔繫以紅絨緋

下垂若龍尾焉

右五節釋竹器

柷以桑木爲之狀如漆甯上方二尺四寸下濶一尺八寸  
中虛有底柷之中東方圓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圓以  
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圓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圓以黑  
隱而爲靈龜中央圓以黃隱而爲神螭外三面繪山東  
一面繪水水上穿一大圓竅徑四寸五分象日之浮于  
海○止如椎以梓木爲之所以擊柷柄長二尺四寸  
款以梓木爲之狀如伏虎身長三尺首高一尺二寸五分  
尾高一尺一寸背刻二十七齒髹繪黃色黑紋藏以方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圭

萬松書院藏板

款朱樣○篋以竹爲之所以撲圓長二尺四寸中破一  
尺二寸校爲十二莖用篋籜之

木鐸鑄銅鐵爲鐸上安木柄鐸內施鉤懸垂木舌節舞者  
執柄而搖之

和鼓小而圓或云懸擊于胸前或謂相鼓卽拊鼓韋表懸  
裏者皆非今制匾鼓安柄執而擊之

右四節釋木器

旌節簾紅纓爲之加塗金銅雲寶蓋于其上又用綠斜皮  
刻花爲蓋覆纓上其頂處用皮金緣爲七層長七尺貫  
以紅絨緋下綴以結竿長八尺五寸朱樣上安塗金銅

龍首口銜寶蓋下垂紅綾

簪古用韋簪今以竹爲之長一尺二寸三竅朱飾

翟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其巨細度簪孔足容朱簪之

柄端刻龍首長五寸飾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押龍

口中

右三節釋舞器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九 終

聖門禮樂統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十五

萬松書院藏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十

陽穀 劉 瑛 問正

江浦後學張行 言纂輯

律呂官譜

闕里志曰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以作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播之八音以爲樂器是以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長短廣狹小大輕重皆有數數者陰陽屈伸往來之迹也三三送運九九相乘天地萬物之所生大和元氣之所鍾在聲律家謂之元聲中之道也和之至也故數和則氣和氣和則聖門禮樂統

卷三 律呂官譜

一

萬松書院藏

形和聲和而天地萬物之和應矣黃鐘者天地陰陽之和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六相生陰陽順應而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者法也以統氣類物呂者侶也以助陽宣氣爲義不同其中一也今按黃鐘之長九寸寸積九十分分十釐釐十毫毫十絲絲十忽忽方五十九萬目四百九十萬得寸寸十曰尺尺十曰丈丈十曰引黃鐘之管其容子粟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爲簫簫十抄抄十撮撮二十圭圭六粒粒凡一千二百得簫十簫曰合合十曰升升十升曰斗斗十斗曰斛黃鐘之簫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簫則二十四銖爲兩兩四分分六銖銖十粟

樂十黍黍凡二千四百得兩十六兩曰斤二斤曰𦔻十五斤曰秤二秤曰鈞四鈞曰石三之九之損之益之以合陰陽之中以通律呂之和長短廣狹小大輕重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二平之以六成之十二天之道也八音之器皆以是爲準毫不可違是以聲出于器器之得失則聲之得失也八音惟革木不係于律其餘六器清濁高下必隨器審察齊一之樂始和也總衆音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八音之器要必根祖出一黃鐘雖器萬有不同皆克諧矣世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聖門禮樂統

卷十 律呂宮商

二

萬松書院藏板

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七律者如以黃鐘爲宮便以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七律自爲一均其聲自諧古人合聲先吹律使衆音皆合爲一律所出方用今人不解此而多謬也七音之協四聲各有條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多不諧協六器之定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從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又琴瑟聲微常見蔽于鐘聲匏革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相符今琴瑟宜消息以盡至于歌詩一句而鐘磬一擊轉折欠圓便失橋木貫珠之意便不嫻習者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安足以

格神人名和氣乎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相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位北方水宅常使水氣衰火氣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妻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欲以妻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又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妙達音律者必於此而韓旋之度律均鐘以耳齊聲以聲定律而訂黃鐘之官準此中聲均瑟十六聲次第又以十六聲而齊六器聲高者則抑而下之聲下者則引而上之過不及者則損益而酌中之逐器而調合器而協使衆音皆會合不相凌奪被之奏者如出一人合作於一堂之上將見八風從律氣無滯陰亦無散陽制物備而樂成故樂記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其十二律以子爲黃鐘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丑爲大呂十二月建焉辰在元枵寅爲太簇正月建焉辰在娵訾卯爲夾鐘二月建焉辰在降婁辰爲姑洗三月建焉辰在大梁巳爲仲呂四月建焉辰在實沈午爲蕤賓五月建焉辰在鶉首未爲林鐘六月建焉辰在鵠火申爲亨則七月建焉辰在鶉尾酉爲南呂八月建焉辰在壽星戌爲無射九月建焉辰在大火亥爲應鐘十月建焉辰在析木故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各則無射六者爲陽月之管謂之律太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六者爲陰

卷十 律呂宮商

三

萬松書院藏板



月之管謂之呂變陰陽之聲爲十二調調各文之以五聲  
 一曰宮屬土爲君日在戊癸二曰商屬金爲臣日在乙庚  
 三曰角屬木爲人日在甲己四曰徵屬火爲事日在丙辛  
 五曰羽屬水爲物日在丁壬又播之以八音配之以卦卦  
 各有風謂之八風一曰乾之音石磬屬之其風不周二曰  
 坎之音革鼓屬之其風廣莫三曰艮之音匏笙屬之其風  
 融四曰震之音竹簫管屬之其風明庶五曰巽之音木祝  
 故屬之其風清明六曰離之音絲琴瑟屬之其風景七日  
 坤之音土埙屬之其風涼八曰兌之音金鐘屬之其風閭  
 闔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聖門禮樂統 卷十 律呂宮商 四 萬松書院藏板  
 凡和樂亦如之凡十二律呂以陰陽之卦言十二月卦以  
 陰陽之位言黃鐘在子一陽得位其數則九故其卦爲復  
 太呂在丑二陽得位其數則八故其卦爲臨太族在寅三  
 陽得位其數則七故其卦爲泰夾鐘在卯四陽得位其數  
 則六故其卦爲大壯姑洗在辰五陽得位其數六五故其  
 卦爲夬仲呂在巳六陽得位其數則四故其卦爲乾乾寶  
 在午一陰得位其數則九故其卦爲姤林鐘在未二陰得  
 位其數則八故其卦爲遯否則在申三陰得位其數則七  
 故其卦爲否南呂在酉四陰得位其數則六故其卦爲觀  
 無射在戌五陰得位其數六五故其卦爲剝應鐘在亥六

陰得位其數則四故其卦爲坤數與卦皆自然勝合日月  
 所會謂之辰一歲十六會故爲十二辰十二律應十二辰  
 者也但日月所會之辰在天而右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  
 旋如十一月斗柄建子黃鐘子之氣也子與丑合日月則  
 會於丑宮是爲星紀之次與黃鐘之氣合焉十二月斗柄  
 建丑大呂丑之氣也丑與子合日月則會於子宮是爲元  
 枵之次與大呂之氣合焉正月斗柄建寅次族寅之氣也  
 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宮是爲蕤賓之次與太族之氣  
 合焉二月斗柄建卯夾鐘卯之氣也卯與戌合日月則會  
 於戌宮是爲降婁之次與夾鐘之氣合焉三月斗柄建辰  
 姑洗辰之氣也辰與酉合日月則會于酉宮是爲大梁之  
 次與姑洗之氣合焉四月斗柄建巳仲呂巳之氣也已與  
 申合日月則會于申宮是爲實沈之次與仲呂之氣合焉  
 五月斗柄建午蕤賓午之氣也午與未合日月則會于未  
 宮是爲鶉首之次與蕤賓之氣合焉六月斗柄建未林鐘  
 未之氣也未與午合日月則會于午宮是爲鶉火之次與  
 林鐘之氣合焉七月斗柄建申奎則申之氣也申與巳合  
 日月則會于巳宮是爲鶉尾之次與夷則之氣合焉八月  
 斗柄建酉南呂酉之氣也酉與辰合日月則會于辰宮是  
 爲壽星之次與南呂之氣合焉九月斗柄建戌無射戌之

氣也戌與卯合日月則會于卯宮是為大火之次與無射之氣合焉十月斗柄建亥應鐘亥之氣也亥與寅合日月則會于寅宮是為析木之次與應鐘之氣合焉天左行一度布氣以生律日月亦右行一度合氣以應律積十二會皆與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所以然者何也日者太陽之精凡天之氣以日為主焉月者太陰之精凡地之氣以月為主焉日月會于上而成節次則陰陽會于下以應律呂如子月以後陰在上陽在下黃鐘六合埋之地中則陰從管入地下合陽陽氣上升而黃鐘六管所以飛灰猶大海每子時後亦陰與陽合而漸生也午月以後陽在上陰在下蕤賓六管埋之地中則陽從管入地下合陰陰氣上升而蕤賓六管所以飛灰猶大海每午時後亦陰與陽合而漸生也

趙氏憲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也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宜氣也黃鐘者陽氣腫黃泉而出也鐘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于黃故陽氣鍾于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太簇者太火也簇奏也言萬物隨于陽氣大簇而生也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蕤賓者蕤萎也陰氣幼小蕤萎也賓櫛也陽不用之故曰賓也夸則者夸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

聖門體樂統

卷三

律呂宮譜

六

萬松書院藏板

傷被刑法也無射者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也大呂者呂助也言陽氣方生陰氣助陽宜氣也夾鐘者夾甲也言萬物字甲種類分出也仲呂者謂陽氣盛長陰助成物也林鐘者林茂也盛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南呂者南妊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陰妊陽蓄助陽成功也應鐘者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

翼考云樂書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維此而滅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因成以配律非至理不足以達之

聖門體樂統

卷三

律呂宮譜

七

萬松書院藏板

律呂圖



按六管庚辰之法後漢志曰庚辰之志為室三重戶  
閉室數必周密布繩鏡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  
庫外尚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復李氏其內端按  
曆而候之氣至者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辰散人及  
萬松書院

風所動者其辰集

依古黃鐘九寸起律 以下律呂新書

宋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  
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  
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  
權衡皆出于黃鐘之倫則黃鐘之倫固徑容受可取四者  
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矣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  
內質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圓中容九分也後世儒者執  
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為堅證因  
謂圓九分者取空圓圖長九分耳以是圓九分之誤遂有

以出生次序而下

應鐘以下則一

○一千五百五十五○復尺黃鐘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三尺皆杜夔所用調律尺

史 272—259

後周玉尺黃鐘容黍一千二百六十七

東魏尺黃鐘容黍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寶曆水尺律呂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載尺律呂黃鐘調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圓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病施其腹使有盈虛

### 右校黃鐘黍尺之制

已上秦子律呂新書

### 律呂宮調

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子月日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漢書云聖門禮樂統

卷三 律呂宮調

土

萬松書院藏板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千嶺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爲黃鐘之管因制十二管吹以準鳳鳴而定律呂之音用生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鳳有雌雄鳴亦不等故吹陽律以候于鳳吹陰呂以擬于風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爲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爲十二律旋相爲宮若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黃鐘下生林鐘爲徵林鐘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此黃鐘之宮也姑洗皆三分之一之次故用正律

之聲也若大呂之均以太呂爲宮大呂下生夸則爲徵夸則上生夾鐘爲商夾鐘下生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中呂爲角此大呂之調也中呂皆三分之一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太簇之均以太簇爲宮太簇下生南呂爲徵南呂上生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鐘爲羽應鐘上生蕤賓爲角此太簇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一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夾鐘之均以夾鐘爲宮夾鐘上生無射爲徵無射下生中呂爲商中呂上生黃鐘爲羽黃鐘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爲羽也黃鐘下生林鐘爲角林鐘子聲短非中呂爲商之次故還用林鐘正管之聲爲角此夾鐘之調有四聖門禮樂統

卷三 律呂宮調

土

萬松書院藏板

正聲一子聲也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姑洗下生應鐘爲徵應鐘上生蕤賓爲商蕤賓下生大呂爲羽大呂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是三分去一之次大呂上生夸則爲角夸則子聲短非蕤賓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爲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聲一也中呂之均以中呂爲宮中呂上生黃鐘爲徵黃鐘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徵是其三分去一之次黃鐘下生林鐘爲商林鐘子聲短非中呂爲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林鐘上生太簇爲羽太簇正聲長非林鐘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亦是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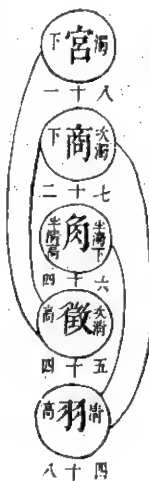
去一之太簇下生南呂爲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三子聲  
三也蕤賓之均以蕤賓爲宮蕤賓下生大呂爲徵大呂上  
生夾則爲商考則下生夾鐘爲羽正聲長非考則三分去  
一爲羽之太故用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太夾鐘上  
生無射爲角子聲短非考則爲商之太還用正聲爲角此  
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聲也林鐘之均以林鐘爲宮林  
鐘上生太簇爲徵正聲長非林鐘爲宮三分去一爲徵之  
太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爲徵之太太簇下生南呂爲  
商南呂上生姑洗爲羽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爲羽之  
太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太姑洗下生應鐘爲角子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律呂宮商 三 萬松書院 藏板

聲短非南呂爲商之太故還用正聲爲角此林鐘之調亦  
子聲二正聲三也考則之均以考則爲宮考則下生夾鐘  
爲徵夾鐘正聲長非考則三分去一爲徵之太故用子聲  
亦是三分去一之太夾鐘上生無射爲商子聲短故還用  
正聲無射下生中呂爲羽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太  
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太中呂上生黃鐘爲角正聲  
長非無射三分三分去一爲角之太故用子聲此考則之  
調正聲二子聲三也南呂之均以南呂爲宮上生姑洗爲  
徵正聲長非南呂二分去一爲徵之太故用子聲亦是三  
分去一之太姑洗下生應鐘爲商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

一之太故用正聲應鐘上生蕤賓爲羽蕤賓下生大呂爲  
角正聲長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太此南呂之調正  
聲二子聲三也無射之均以無射爲宮上生中呂爲徵正  
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爲徵之太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  
一之太中呂上生黃鐘爲商正聲長非黃鐘爲商三分去  
一之太故用子聲林鐘上生太簇爲角正聲長非黃鐘爲  
商三分去一之太故用子聲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  
也應鐘之均以應鐘爲宮應鐘上生蕤賓爲徵蕤賓正聲  
長故用子聲蕤賓下生大呂爲商正聲長故用子聲大呂  
聖門禮樂統 卷三 律呂宮商 四 萬松書院 藏板

上生考則爲羽正聲長非蕤賓爲徵之太故用子聲考則  
下生夾鐘爲角正聲長非大呂爲商之太故用子聲此應  
鐘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此謂送爲宮商角徵羽也

### 五音相生圖



賈公彥疏律曆志子午以東爲上生以西爲下生上  
生爲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主減故三分損一

三 分 損 益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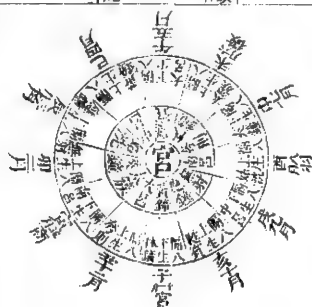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一

十五

藏板



黃鐘	五	林鐘	五
二十七		十八	
二十七		十八	
損主銀共西福錄		益主得主平福	
本派二十一		前用八	
二十四		十六	
損主南四公前		十六	
姑洗六		益主得主西福	
二十一			
二十一			
宮			



隔八相生圖

聖門禮樂統

卷

六

藏草

莫康成爲六神合陽勝者也六呂合陰辟者也此十二  
 分之法故每生者皆可以起宮蓋黃鍾爲一宮按此旋相爲宮之  
 宮太簇三商呂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宮外鍾爲宮二  
 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中呂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  
 三分以上生陽如五至林鍾實末至應鐘者皆在子午以取故謂之  
 謂之一說數多者一分得五者下生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  
 數生一說數多者一分得五者下生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  
 爲分鍾三分二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太簇  
 是爲下生南呂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太簇  
 六十零一數是不爲上姑洗爲角三分如洗二數凡一得  
 正宮凡三益一分得五者下生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  
 則也鍾生太簇庚則生夾鍾以而餘則以須鍾八而生子  
 子也○盧舜治曰同律呂妻隔八生子下生三呂三分  
 門應樂統卷三律呂妻隔八生子下生三呂三分  
 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  
 下坤之初六○六三應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  
 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  
 大呂之六五太簇又上生李則之九五李則又下生太  
 鐘之六五太簇又上生李則之九五李則又下生太  
 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終此數康成司馬遷之圖新有法  
 番子律呂之說者○律呂三分益一得四八十二以爲宮  
 三分去一得四八十二以爲徵三分去一得四八十二以爲商  
 前子日宮生八徵生商三分益一得四八十二以爲羽  
 子五音應鐘爲太應鐘生蕤賓不此上正首故爲穆○通  
 典注以應鐘爲太應鐘生蕤賓不此上正首故爲穆○通  
 自周以後加又武二聲謂之七聲五爲正二爲變五者  
 律角與徵羽與宮通曰去濁二律與角徵與羽相去二律  
 亦出於不相及故宮謂之濁首變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  
 王莽之五聲用以起朔畢曲爲諸聲之調至元帝始門

聖門禮樂統

卷下

律呂宮商

七

藏板

宮不成宮微不成微不出于正言也。可以成樂。五聲之所散亡。其器不可。蓋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義。則律呂也。視太史公曰。細若氣。後若聲。舉人因神而存之。班固曰。天地之氣。風雨而十二律定。故律者。陽氣之始。陽氣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劉昭所謂。律呂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氣。則以氣。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後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人也。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與適所。則莫若日。其一分。以爲一管。管即以其長短。極爲九寸。而度其則。可知。中氣之法。苟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黃鐘者。凡則十一律。與度衡者。皆得矣。後世不知。出衆之布。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和黍。而金石亦不復及矣。夫金石與爲。固難。蓋信若。非和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大小。長短。圓安之不同。爲尤不可。得。焉。松書。藏板。

古人謂子穀和黍中者。實其衡。則必先求得黃鐘。而後求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黃。以見周經之廣。以生度量。衡之數。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以前之律者。其亦求之于聲氣之元。而毋必之于形黍。則得之矣。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十一

陽敦 劉 琰 周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音器譜法

樂譜

十二律呂兼四清聲。樂家相傳有十六色字母。爲之譜。雖非古樂之正要。皆當時所用也。今太常樂亦仍十六聲之舊。而用者止黃鐘之合。太簇之四。姑洗之一。中呂之上。蕤賓之勾。林鐘之五。南呂之工。應鐘之凡。清黃鐘之六。清太簇之五。其餘皆設而不用。猶隋所謂啞鐘也。蓋諸祭祀所歌奏。寔不出黃鐘中呂之二。均爲已足矣。然裝實之勾。變徵聲也。宮調多不用之。而用者止九聲耳。九聲者。合配五音。出于庚舌唇齒牙而俗樂家乃以平上去入八分之以配羽角宮商。其徵音有其宮。無其調。

聖門禮樂統 卷下 譜法

一 黃松書院 藏板

二曰平聲羽七調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 按每聲俱有七調每調七運 高般涉調 更轉聲之運餘皆放此

三曰上聲角七調第一運越調二大石調三高石調四雙調五小石調 正調六歇指調七林鐘調

三曰去聲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二高宮調三中呂調四



道調五南呂調六仙呂調七黃鐘宮調

四曰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二大石調三高大石調四

雙調五小石調六歇指調七林鐘調

五曰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此教坊俗樂之名卽古樂旋相爲宮之意但以平上去入分配五音往往不相協不若辨字之清濁高下審聲之喉舌唇齒而歸之于五音六律總以合四一上入工凡六五九字譜之也

今按五音每宮各有七調而元音大雅依稀可推所謂今樂由古樂也其訣曰宮商角徵羽宮黃太姑仲林

南應合四一上入工凡又有六五黃太清今大成樂用

聖門禮樂統

卷五 譜法

二

萬松書院藏板

黃鐘宮以合字起律謂之正宮合字調其分配所屬列

圖於後

部位

喉齒牙舌舌唇喉喉齒

聲目

宮商角徵變徵羽變宮小宮商

律呂

黃太姑仲林南應清黃清太

譜調

合四一上入工凡六五

音譜

鼗鼓 在殿陛之下先擊三百六十數以徹戒後又擊三

通以節其進其擊法首以兩椎連雙擊擊者二而鼓一

擊又兩再作如前凡三作但未作鼓兩擊以別之三次

共四擊此起鼓之例此後不必擊鼓但以椎于鼓上先

後二擊者三三次共六擊此爲第一通又先後三擊者

三爲第二通三次共九擊又急五擊者三而末緊加二

擊以結之此爲第三通三次帶末二擊共十七擊通前

共三十六擊以當一歲之運初起樂生卷班第一通畢

俱升室第二通畢俱入室第三通畢俱就位謂之者往

聖門禮樂統

卷五 譜法

三

萬松書院藏板

所以致其始也全樂奏終其擊法又如前初起卷班第

一通畢離位第二通畢致事第三通畢拜辭而散此全

樂之收官謂之飭歸所以謹其退也擊鼗鼓于始終者

皆取徹戒之義焉

鼓字用左擊字 用右 左手欲輕

初起 扎扎樂 扎扎樂 扎扎樂 扎扎樂

第一通 鼓樂 鼓樂 鼓樂 鼓樂

第二通 鼓樂 鼓樂 鼓樂 鼓樂

第三通 鼓樂 鼓樂 鼓樂 鼓樂

結尾 樂樂

大鼓大鐘 在大成門之左右初行祭禮則擊鼓祭事俱畢則擊鐘鼓三百六十擊鐘一百八響凡迎神送神俱鐘鼓齊鳴

麾 麾生執麾升龍向外降龍向內如迎神作樂舉之則升龍現高唱曰迎神樂奏成和之曲迎神二字一讀欲勃然而起未稍加腔韻咸和之曲四字分排欲勾尾聲悠然長但髮容和雅不可暴發急促每起一曲卽舉麾依歌章唱一聲凡人奏曲終聽儼故畢儼麾則降龍現高唱曰樂止欲颯然而去

祝 每奏一曲之始聽舉麾唱畢兩手舉止先撞底一聲

聖門禮樂統 卷五 諸法 四 萬松書院藏板  
次擊左旁一聲次擊右旁一聲共三聲以舉樂堂上堂下之樂俱統命于祝焉

歌 每奏一曲之終聽縣鼓響畢卽兩手舉饒先擊其首者三次逆儼齟齬者三共六響以止樂堂上堂下之樂皆制命于歌焉

鐘 宮懸左右各三架每奏一曲之始聽擊祝畢卽擊一聲以開衆音每架主一曲先左之中次右之中次左之北次左之北次左之南次右之南又次左之中又次右之中全樂八曲八響乃一曲之始條理也  
特磬 宮懸南北各三架每奏一曲之終卽擊一聲以收

衆音先南之中次北之中次南之左次北之左次南之右次北之右又次南之中又次北之中全樂八曲八響乃一曲之終條理也

懸鼓 宮懸四隅各一架每奏一曲之終聽特磬響畢卽擊懸鼓先乾響與應天坤響良應凡四聲蓋一曲之收宮也

編鐘 宮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始卽擊一聲以開衆音自東而南而西而北輪更擊搏每曲八句八響乃一句之始條理也

編磬 宮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終卽擊一聲以收

聖門禮樂統 卷五 諸法 五 萬松書院藏板  
衆音自西而南而東而北輪更敲戛每曲八句八響乃一句之終條理也

楹鼓 足鼓執鼓堂上左右共四架每奏一句之終聽編

磬響畢先擊楹鼓一響足鼓應之發鼓尾之凡三響三應三尾 播執鼓法持柄左轉兩耳擊三點蓋一句之收宮也

登歌鐘 堂左一架每奏一字之始聽歌聲既發卽擊一聲以開衆音每句四字四響乃一字之始條理也  
登歌磬 堂右一架每奏一字之終卽擊一聲以收衆音每句四字四響乃一字之終條理也

光緒發有懸以樂生所向之方爲位下層自右數第一  
合字第三四字第五二字第六一字第八字上層自  
左數第一二字第四三字第五二字第七五字掌聲俱  
按律呂歌篇同法讀別於次

李	南	康	所	同	南
則	昌	順	黃	大	大
	工	凡	六	五	

休	從	中	茹	吳	人	黃
婦	省	品	洗	強	山	方
人		上	一	四		台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一 譜法

六

萬松書院藏板

搏拊田鼓 搏在門內田在門外共四架每奏一字之終

聽歌聲音畢卽拍搏拍一聲連鼓四鼓應之拍搏拍搏初字以左手再字以右手三字又以左手四字則兩手初字以左手再字以右手三字又以左手四字則兩手齊拍初字以右手杖再字以左手杖三字又以右手杖再字以左手杖杖四字則二杖齊敲初字以右手杖再字以左手杖三字又以右手杖再字以左手杖敲一字之收官也

次

乃一樂之主凡八音皆以和歌言之雅頌其法不傳

止一字韻審其爲喉舌唇齒以定其音律凡字但

有聲有音聲卽字也音則其落韻也字有不能合音律

者則以落韻合之如大成樂所用合四上尺工六等字

八字屬宮 出於喉而落上字屬商 出於齒而落上字屬徵

於上宮之近外天字屬徵出於古頭而落工字屬羽出  
於上宮之近外天字屬徵出於上聲之近內  
而落於上六字屬少宮出於喉而五字屬少商出於  
時之鼻九總之歌在口中以律呂之九宮往來輪轉如  
琴之絃如簫之孔如鐘磬之在縣自合至六聲漸高而  
清自六至三聲漸低而濁得此九宮之聲音凡歌入口  
皆合律呂矣列譜於下

自下而上漸高漸清漸細

譜口歌

聖門禮樂統

卷三

! t

藏板

中

[illegible]

大成樂尚雅奏  
舊彈琴家用勾  
剔抹打吟揉綽  
注等指法最多  
皆悅耳玩目之  
具非歌功頌德  
之正聲不可從

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以中徽爲君中徽者第七徽也其位黃鐘中聲寄焉若求其中則寓於絃

藏板

之緊慢緊慢適中其聲自出是聲乃聲之元天地之中  
聲萬世作樂之大根本也故朱子曰神曆家最重元聲  
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求之之法取  
寸之蠶生厚薄均者祖蔡氏截竹探討之法以爲黃鐘  
之音以定中聲遂法此聲製而爲簫先吹<sup>合</sup>字卽黃鐘  
也詳察其聲以右手勾第一絃而以左手中指擋琴上  
徽上下之間如絃過于太緊則聲溢出徽外或在八九  
之間必却軫以慢之過于太慢則聲又爲不及或勝在  
五六之上必進軫以緊之務求緊慢適中使中聲正對  
七徽而後已中聲既定然後如尋常和絃法用得道仙  
門神樂統

卷五 譜法

八

翁以調之絃既和平則十二律各得其位矣舊大成樂  
譜俱按彈皆以七徽爲主其第一絃爲黃鐘律左手  
中指按七徽右手手中指勾一絃則<sup>合</sup>字應第二絃爲太簇  
律左手食指按七徽右手手中指勾二絃則<sup>四</sup>字應第三  
絃爲姑洗兼中呂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半右手食指  
抹三絃則<sup>一</sup>字應用右手大指按七徽左手食指按挑三  
絃則<sup>上</sup>字應第四絃爲林鐘律用左手名指按七徽右  
手中指勾四絃則<sup>尺</sup>字應第五絃爲南呂律用左手大  
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按挑五絃則<sup>工</sup>字應第六絃爲應鐘  
兼清黃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半右手食指按挑六絃則

藏板

萬壽書院

【正字應用】左手食指按七機右手食指按六絃則【六字】應第七絃爲清太律用左手名指按七機右手手中指剔七絃則【五字】應此譜之按彈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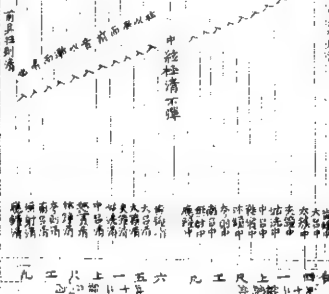
明朝釋真空撰註載琴瑟譜俱散彈用一絃至六絃曰合四上尺工六然去一則留七去七則留一旋相爲宮俱可用散勾一絃爲合字勾二絃爲四字勾三絃爲丁字挑四絃爲尺字挑五絃爲工字挑六絃爲六字此譜之散彈者也

萬松書院

[illegible]

瑟譜

三二五七六五四三二 三二五七六五四三二



聖門禮樂統

卷五 瑟法

十

萬松書院

瑟 二十五絃各設一柱第十三絃居中爲內外清中之界謂之君絃居所不動其餘爲柱游移不定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上下以笙和其音外十二絃具十二中律內十二絃具十二清律或一手拍作或兩手合作俱可一手拍作則止用外一至十二內一至四若兩手合作則內外二十四絃俱用外第一絃爲黃鐘律用右手食指勾則合字應內第一絃爲清黃鐘律用左手食指勾則六字應外第二絃第三絃爲太簇律用右手手中指食拍撮則四字應內第二絃第三絃爲清太簇律用左手手中指食拍撮則五字應外第四絃第五絃爲姑洗律用右

聖門禮樂統

卷五 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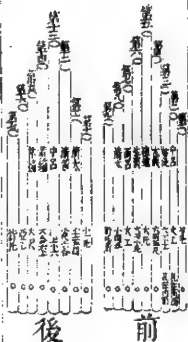
十一

萬松書院

矣

手中指食指撮則二字應內絃左外第六絃爲中呂律用右手食指勾則三字應內絃左外第七絃第八絃爲林鐘律用右手手中指食指撮則四字應內絃左外第九絃第十絃爲南呂律用右手手中指食指撮則五字應內絃左外第十一絃第十二絃爲應鐘律用右手手中指食指撮則凡字應內絃左內外二十四絃不可參差先後欲清中相應疾徐如一其兩絃兼彈者取陰陽相配也自中呂而上以律配呂自中呂而下以呂配律琴之兩絃兼彈者蓋取老少相配也一二三絃用少配老四五六絃用老配少若欲稍作指法少配老或可吟而下注老配少或可猱而上絳總欲琴瑟協和則他音不能排下

笙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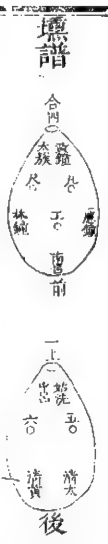


笙 凡吹竹音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宛屬按其孔則有聲放其孔則無聲故謂之鼓笙鼓者動也按其孔則氣從山口出以鼓動其簧而聲發矣笙後面

居中一長管位第十四乃黃鐘中聲譜以合字應其第十二管乃黃鐘清聲譜以六字應凡吹合字必吹六字亦取清中相和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開如次十二管六字又兼按十三管小六吹之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為太簇律用右手食指及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四字應第一管第三管第十管為姑洗律用右手食指大指左手大指按其孔則二字應第二管第十三管為中呂律用左右手大指按其孔則一字應第十四管第十五管為林鐘律用左手食指中指按其孔則尺字應第三管第七管第十一管為南呂律用左手大指右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工字應第五管第六管第十管為應鐘律用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凡字應又第一管為勾凡第九管為助凡清一第十六管為亞之干七管為背凡審其調之清濁皆可取為助音而雅樂不用也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為清太律用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五字應欲知各管之配合當看下文點笙歌訣云

內外孔字  
四八十一為四字  
十二十四六合音  
三十一應工字  
二十五尺字輪

全黃孔字  
音歌訣曰  
五六勾凡九清一  
亞乙背凡十六七  
又加十三為上字  
徐徐用字呼與吸  
此總括管孔以清中數聲兼言之若大匠準止則容  
圖上尺工六六字當依所列圖管取應用字口按孔  
單吹勿以兼音  
亂邪為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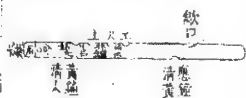


填 吹時先以兩手名指屈蟠填底作環抱狀而兩手大中食五指金閉五竅兩大指按後二孔兩食指按前上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一 主 萬松書院藏板

二孔右中指按前下一孔平氣俯唇輕而吹之則為黃鐘律譜以合字應暑俯唇微仰而吹則為太簇律譜以四字應微仰更加氣則為姑洗律譜以二字應仰極重吹則為中呂律譜以下字應放前上右一孔則為林鐘律譜以尺字應凡放尺字餘孔俱閉放前下一孔則為南呂律以工字應凡放工字止閉凡六五字放前上左一孔則為應鐘律譜以凡字應若放凡字止閉五六字放後左一孔則為清黃律譜以六字應凡放六字止閉五字放右一孔則為清大律譜以五字應凡放五字諸孔盡閉此器極難取音急不鳴緩不洪仰口感唇徐聲

有力方得正聲是在審音者裁制之○嚴氏曰埙篪其  
竅盡合則爲黃鍾其竅盡開則爲應鍾蓋相應和也

# 篪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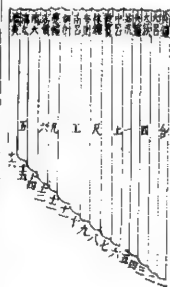


篪 如吹笛法用左手名指挽其繩橫而左偏其吹口在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一 萬松書院

右頭管向上較他孔稍大左尾上有穿繩二小孔爲黃  
鐘清太二律六孔俱閉調氣輕吹則合字應重吹則五  
字應當尾有一底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只  
開此孔餘皆閉左頭第一孔爲姑洗律以二字應凡吹  
一字此孔與底孔俱開餘俱閉第二孔爲中呂律以上  
字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一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第  
三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二孔底  
一孔俱開餘俱閉第四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  
字此孔與下三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後一孔爲應鍾  
律輕吹則凡字應又爲清黃律重吹則六字應凡吹六

字止開此孔餘俱閉八器之中惟篪竅大而內翻吹之  
甚難止宜微氣輕取與壎相和以合衆樂舊譜呼底孔  
開爲陽尾閉爲陰尾譜多不同當以此爲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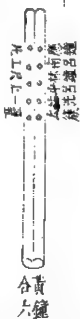
# 鳳簫譜



鳳簫 用兩手律持自各管吹起每管一聲第一爲黃鐘  
律以合字應第三管太簇律以四字應第五管姑洗律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一 萬松書院

以一字應第六管中呂律以下字應第八管林鐘律以  
尺字應第十管南呂律以工字應第十二管應鍾律以  
凡字應第十三管清黃律以六字應第十五管清太律  
以五字應每管頭俱有闕竅爲吹口次第輕吹則聲得  
矣

# 雙管譜



雙管 臨時接荻頭入口含吹以吞吐深淺爲字之抑揚  
兩管同一音六孔盡閉管內爲黃鐘律以合字應自下  
而上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

律以二字應放第三孔爲仲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六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此器聲調過高當俯而抑之斯與衆音諧和凡放一孔此孔以下盡開孔以上盡閉餘簫笛等皆放此

# 洞簫譜



洞簫 簫衆樂之祖也本黃鐘之管而爲之吹簫以唇安山口上全在口唇之俯仰吹氣之緩急唇仰急吹則清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一

去

萬松書院藏板

唇俯緩吹則濁簫底孔及穿繩眼黃鐘也若吹此律六孔皆閉俯唇輕吹則合字應仰而急吹則爲清黃律則六字應自尾起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俯唇輕吹則四字應仰而急吹則爲清太律五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二字應放第三孔爲中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後一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自下而上以漸而清衆一陽之氣自黃泉而升也凡和琴瑟點笙簧全賴此器定黃鐘之聲如教坊俗樂所用不合尺寸是則簫之音未可和雅樂也其嚴辨之

# 笛譜



笛 橫而右偏其吹口在左頭孔向上較他管稍大右頭

底孔及穿繩眼黃鐘也若吹此律六孔盡閉微氣輕吹則合字應自右頭起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俯唇輕吹則四字應重吹則清太律以五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一

去

萬松書院藏板

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中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六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重吹則清黃律以六字應斷不可用俗樂所制者彼止取悅耳導淫與律呂相去遠矣



舞譜

旌節 舞將陳執節前導既列緣光則分東西立舞生之首如莫帛麾生唱樂奏寧和之曲東階節生亦揚節唱曰奏寧和之舞三獻皆同舞畢西階生抑節唱曰舞止遂植節架上舞生俱歸班

和鼓木鐸

節武舞以金鐸節文舞以木鐸一聲應一步

傍侍者執搖聽堂下樂既發聲即搖一聲隨舞生所向之方辰俯則先俯仰則先仰以爲舞容之節相鼓用手

執于首前所以輔導毋搖一聲則擊鼓一聲以應之

簫翟

簫用左手橫執之有聲而不吹或云綴光轉折入

聖朝禮樂統

卷二十一

文

萬松書院藏板

翟用右手執之

翟翟簫機齊肩執之爲起之齊

目爲舉平心執之爲衡盡之向下執之爲趨向前正舉

爲拱同耳偏舉爲呈簫翟縱橫兩分爲開簫翟縱橫相

加爲合簫翟縱合如一爲相各分順手下爲垂兩執

相接爲受凡執簫翟俱右手在外左手在內其手指

俱大指在內四指在外縱則如繩橫則如衡執業者不

可忽也

舞

鼓聲既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於陸上左右相

同聽節生唱奏寧和之舞則散而爲佾聽唱樂止則聚

而成列忽散忽聚部位不亂如兵家之陣法然凡舞卓

階者南東則西階者南西東階者南西則西階者南東又東階者用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用右手右足舞蹈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各各成偶不可亂也

凡立之容五 兩階相對爲向內立 兩階相背爲向外立 俱向正北爲朝上立 兩兩相對爲相對立 兩

兩相背爲相背立

舞之容二 兩階相傾作勢爲向內舞 兩階相負作勢

爲向外舞

首之容三 舉面朝上爲仰直 俯面向下爲低直 左

右顧爲側直

聖朝禮樂統

卷二十一

文

萬松書院藏板

身之容五 起身正立爲平身 曲其背爲躬身 正立

左右轉爲側身 轉過爲轉身 開左右膝直身下坐

爲蹲身

手之容五 一手高舉爲起手 順下爲垂手 前伸爲

出手 兩手合舉爲舉手 相持爲挽手

步之容二 前邁爲進步 後縮爲退步

足之容七 起足前尖以足跟著地爲蹠足 起足後跟

以足尖著地爲蹠足 進足稍前爲出足 膝前足後

爲曲足 履位遷換爲移足 左足加右右足加左爲

受足 反履底向上爲蹈足

禮之容九 屈身出手下賜爲授 更屈身出手上承爲受 拱手後退爲讓 拱手向左右爲讓 低首屈身拱手爲讓 平出兩肘拱手齊心爲揖 低首屈身至地爲拜 屈膝至地爲跪 點首爲叩頭 跪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爲舞隨

舞生按譜作勢 凡舞合字四字欲遲工字六字欲疾上字尺字欲適中 聽鐸鼓既響兩階羽籥齊作進退俯仰象文德之容合歌聲之妙而舞之能事畢矣

曲奏譜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一

辛

萬松書院

大成樂其六曲入奏內疊奏二曲其譜只有合四工尺工六六字其用二律三呂五正聲一子聲有宮商徵羽而無角有喉齒舌唇而無牙元朝歌章與此同而曲譜則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十字全用今之譜未知誰氏所作舊傳協律郎自明初緯于太常領行天下洎今遵守播之八音按譜奏聲亦能諧和但字句不全依宮商入之喉舌唇齒者未免格格不合是在歌者神而明之焉

迎神 樂奏咸和之曲

無舞

大太 四南 工商 宜林 尺仲 上道 四太 尺德 八仲 尺尊 八林 尺崇 八中 尺維 八南 尺持 八林 尺王 八上

化太 四尺 斯民 仲是 黃宗 太典 黃合 祀太 有仲 常林 師精 工純 尺天

金太 四尺 隆仲 神其 南來 尺格 仲於 尺昭 中聖 黃容 尺太

奠帛 樂奏寧和之曲 有舞

自太 四尺 度生 仲民 來中 誰太 底黃 其仲 盛太 惟南 師林 神中

明太 四尺 度合 越前 中聖 太祭 上帛 具太 成林 禮黃 容太

斯尺 四仲 稱上 泰四 稷工 非六 馨尺 惟南 神尺 之仲 聽太

初獻 樂奏安和之曲 有舞

大太 四尺 哉上 聖合 師太 實南 天林 生尺 德太 作仲 樂太 上中

祭尺 四仲 時上 祀太 無尺 敦中 清黃 合酤 南惟 尺聲 仲嘉 尺牝 上中

孔合 四黃 碩太 鷹上 差南 神合 明尺 林庶 工幾 尺昭 上仲 尺假 尺太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一 主 萬松書院

亞獻 樂奏景和之曲 有舞

百上 四仲 王南 宗林 師仲 生尺 民中 物太 軌黃 合瞻 六黃 尺南 尺洋 尺林

洋上 四仲 神尺 其仲 寧太 止黃 酌四 太被 合金 林體 中惟 工清 尺林

且上 四太 台仲 登上 獻四 惟尺 三上 於六 噶南 成尺 禮上 尺中

終獻 曲舞皆同亞獻

徹饌 樂奏宣和之曲 無舞

犧中 四尺 象太 在仲 前林 亞太 遷中 在黃 列太 以仲 享南 尺林

薦上 四仲 既仲 芬林 既太 潔中 禮黃 成太 樂中 備四 人南 尺和 尺林

神上 四仲 悅太 祭合 蠲太 受中 福尺 率黃 遵南 無尺 越上 尺中

送神 樂奏祥和之曲 無舞

有四太上嚴學工學尺官仲四合方來上宗太格黃共商祀祗  
事中威風儀林雖士離四欲上格林惟南聲尺神仲駿回  
還尺復上明黃禪工斯尺畢上咸南膚尺百上福回  
望坐樂同送神無舞

舞舞

按文廟舞凡六變初變在纓之中東西立象尼山黼黻五老降庭再變而爲佾數稍前進象筮仕于魯而魯治三變而東西分象歷聘列國而四方化四變稍後退象刪述六經告備于天五變而左右向象講論授受傳道於賢六變而復歸于纓中東西立象廟堂尊學弟子配聖門瞻樂統

卷二十一

三

萬曆書院藏板

享放 帝王樂舞武舞退文舞進由一成至十二成一變至九變其纓北皆起于南而散于南與此不同也

卷二十一

主

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

聖門禮樂統卷二十一

陽穀 劉琰 閔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禮器圖像

饒 爵 站 登

銅 簠 簋 簠

豆 牲盤 俎 毛血醢

饌盤  
供案  
鼎  
几

花瓶  
香合  
燭臺  
燭檠

太尊  
山尊  
雲雷尊  
著尊

聖門禮樂統

犧尊  
 象尊  
 壺尊  
 盥洗盆

鹽盆  
頰架  
龍鼎  
龍勺

供尊案 祝版 獻尊案 福爵

胙盤 盥 洗 帨巾

市筭 燔燼 簠 竿

茅沙池  
執爐  
提爐  
高照燈

吊燈 庭燎 路燈 燎叉

療保 齋牌 戒牌 誓牌

班位牌  
昭穆牌  
拜席

計數六十

以竹爲之  
以盛幣帛

篚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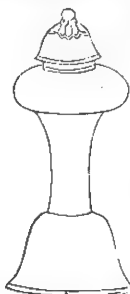
龍金爲之明堂仙豆  
以琖酌以掌周以爵



坫

以黃丹赤承尊  
隋氏曰古者附  
有水盤坫俱豐  
是也

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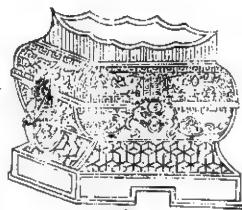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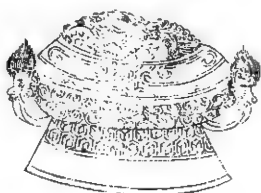


皆鐘金爲之  
尊屬太廟銅  
盛和羹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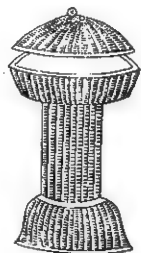
簋



皆龍金爲之有虞氏曰敷夏曰琖南曰鍾周曰簠簋簠方而簋員  
簠盛稻粱簋盛黍稷

簠

古今皆  
竹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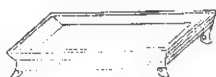
豆

夏稱豆殷王豆周獻豆又  
魯王豆雕篆制各不同



郊特牲曰周豆奇  
而遠豆偶陰陽之  
義也漢豆之繁  
土之品也

牲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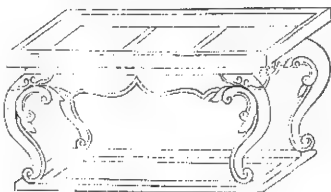


漆木爲之  
米中黜外

明筆徑曰周  
以房組鄭注  
云謂足下相  
也此詩曰邊豆  
大房謂兩端  
對足如雲房  
也



兩端亦中尖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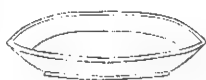


毛血碟



銅爲之或以瓦

饌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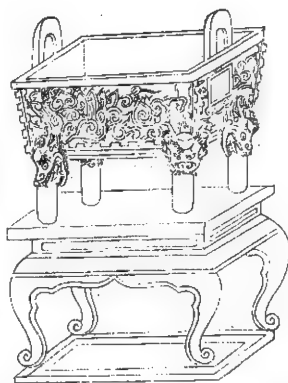
漆木爲之

供案



刻木爲之  
髹以漆

鼎  
金鑄



几

花甌



範金爲之置於供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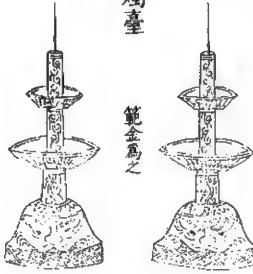
香盒



雕漆爲器貯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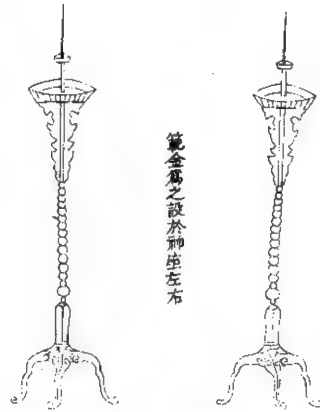
設於供案左右

燭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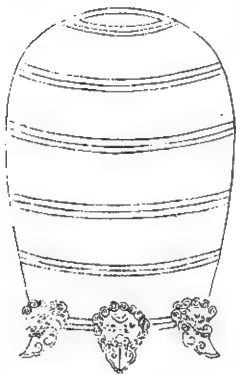
範金爲之

燭檠



範金爲之設於神座左右

太尊



秦有虞氏之尊是尊也  
貴本尚質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  
受五斗刻爲山雪狀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八

雲雷尊



紐以螭首腹畫雲雷之狀取義其來不測貯和獻酒

犧尊



範金爲犧牛  
形穴背受酒  
於腹上覆以  
蓋貯秬麥酒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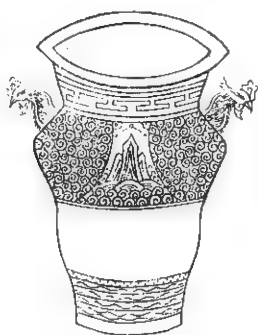
象尊



取形於象  
範金爲之  
貯亞獻酒

殷尊也著地而無足

著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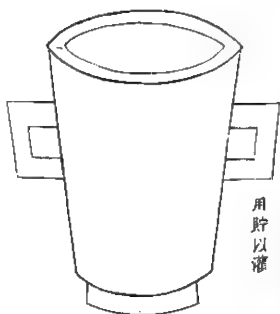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十

卣



中尊也陳祀蒸為酒以饗賓和之用貯以灌

壺尊



尊作壺形其腹飾饗賓腹素  
屋室不備亦有尊止而又明  
其施澤之及時也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十一

龍尊



以饗尊貯酒  
之四隅綴以金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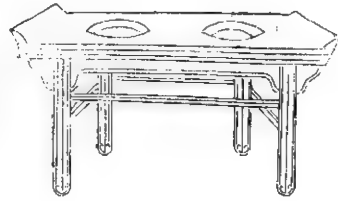
龍勺



夏龍勺殷龍勺周鼎勺皆所用蓋夏  
制也



盥洗尊



聖明禮樂統

卷三十一 禮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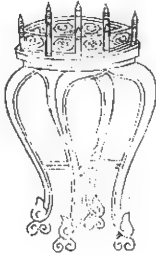
十一

盥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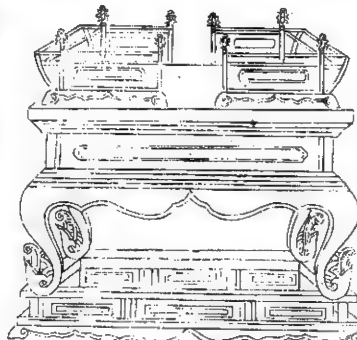
注水覆手將飲  
時凡與祭者相  
水盥濯然後行  
事



頽架



供尊案



雕木爲之  
綴以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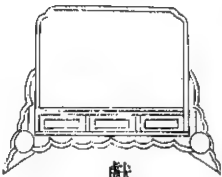
聖明禮樂統

卷三十一 禮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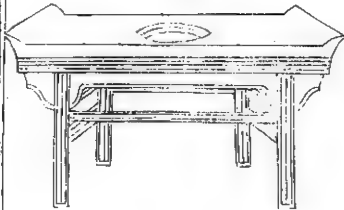
十二

漆木爲之  
外飾中實以絛  
書祝文而粘之  
祭事則舞  
祝文以贊

祝版



獻尊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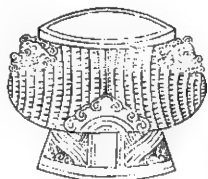


皆所以應臨事而致廣樂之音也盥水洗手盥漱水不  
敢傾于廟庭之地嚴敬之至也壺託犧於兩龜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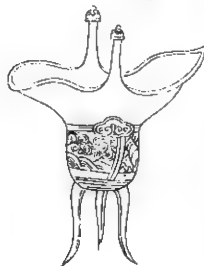
壺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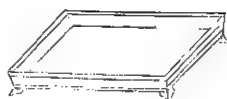


福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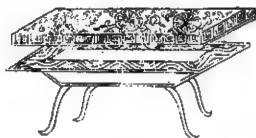
白金為之三獻畢用爵  
祭酒正獻官跪而飲之  
下堂再拜謝

昨盤



木為之三獻畢用盤祭肉  
正獻官跪而受之下堂再  
拜謝

燭爐



彝



龍金為之兩體六釵通移為彝黃彝  
虎鑲綠獸尊特以附階階

悅巾



以繡為之垂以布  
猶祭時手以拭

巾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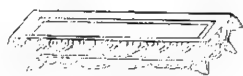


或竹篋或  
木笥以盛  
悅巾

筓



茅沙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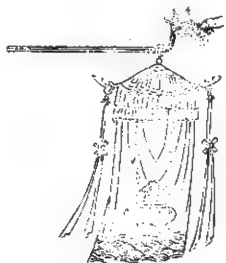


古銅爲之  
貯以茅沙  
所以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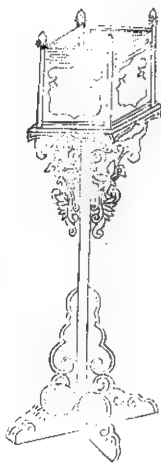
執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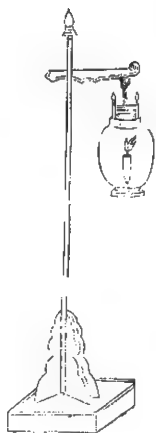
提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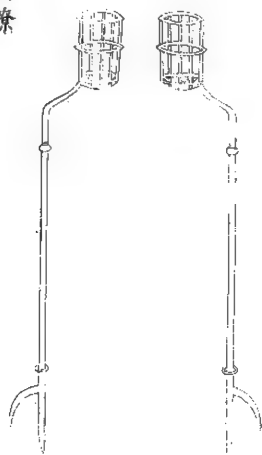
高照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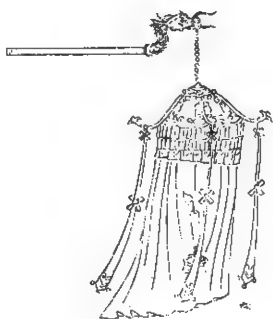
弔燈



庭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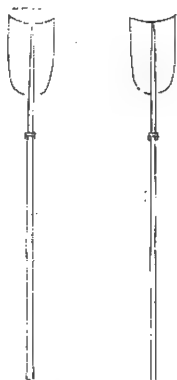
路燈



燎



瘞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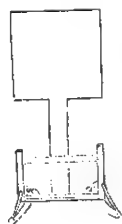
燎



誓牌



宿牌



齋牌



牌

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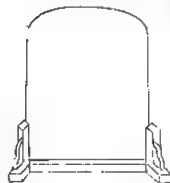
拜席



班位牌



昭穆牌



陽穀 劉 瑛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輯校

樂器圖像

麾旒

鐃鐘

編鐘

特磬

編磬

琴

瑟

笙

鳳簫

龍笛

洞簫

雙管

塤

笙

檀鼓

應鼓

應鼓

搏拊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樂器

萬松書院藏板

鞀鼓

田鼓

祝止

敬簫

旌節

籥

翟

計數二十五

樂舞圖像

奏樂位次圖附

奠帛

舞寧和之曲

初獻

舞安和之曲

亞獻

舞景和之曲

計舞象九十六式

升龍



麾旒

降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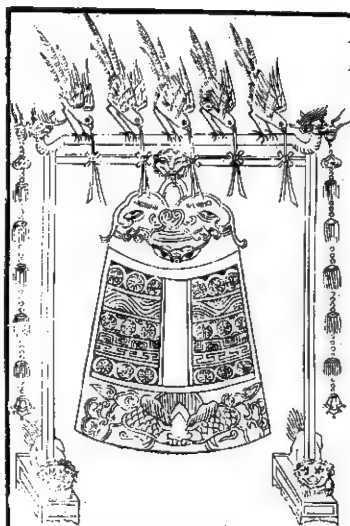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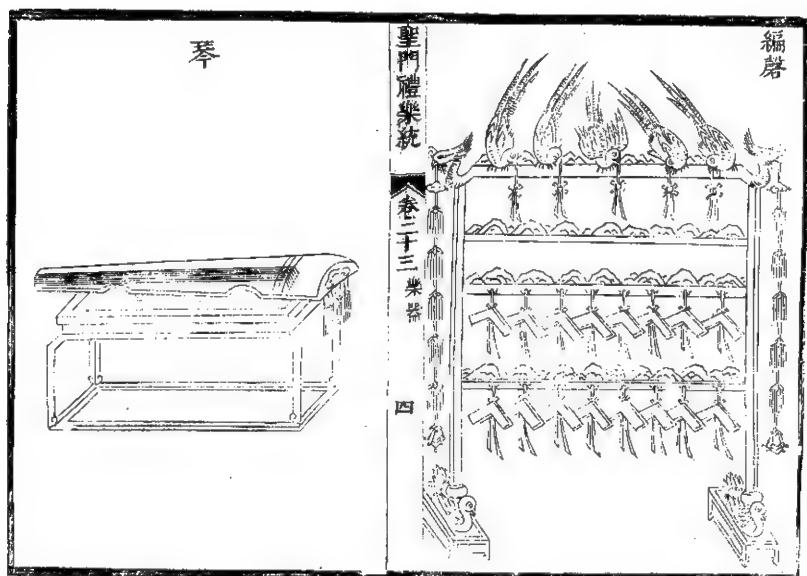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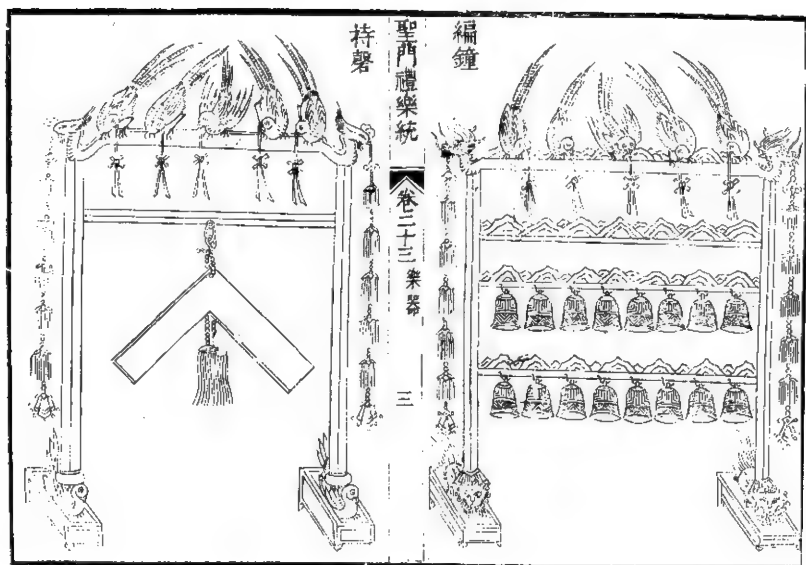
聖門禮樂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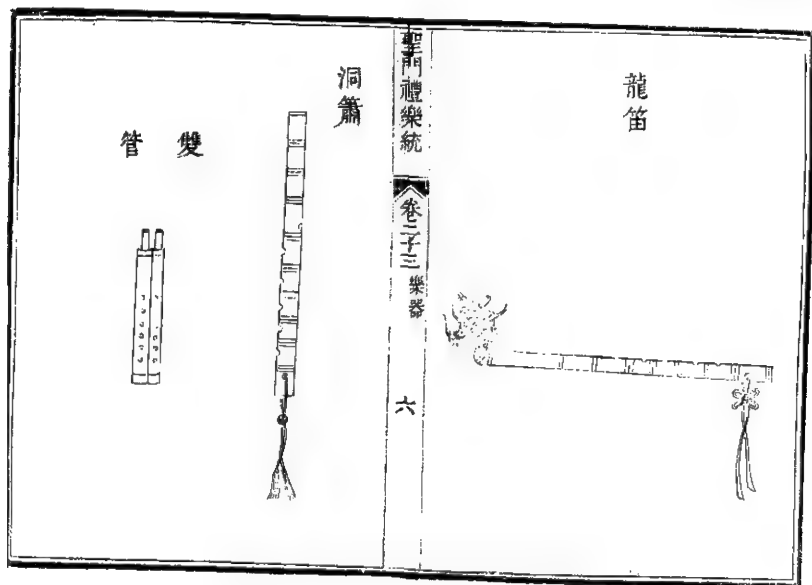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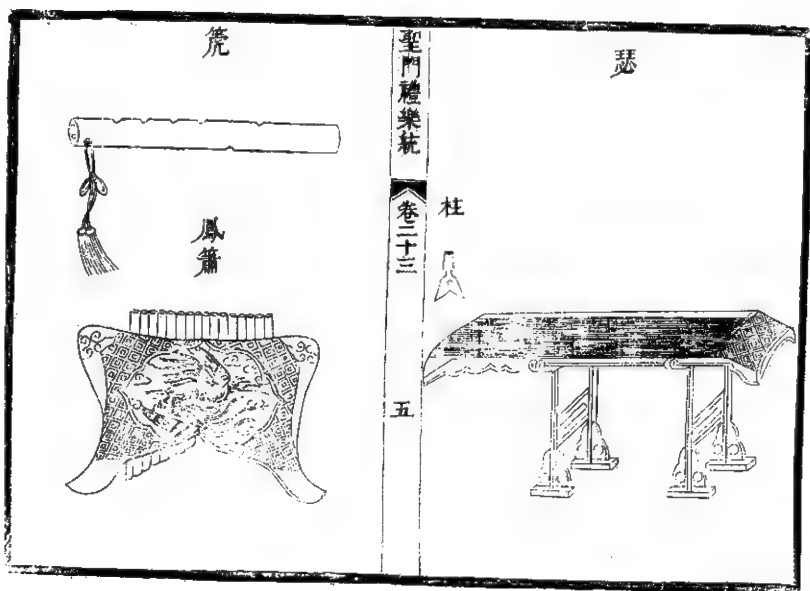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三 樂器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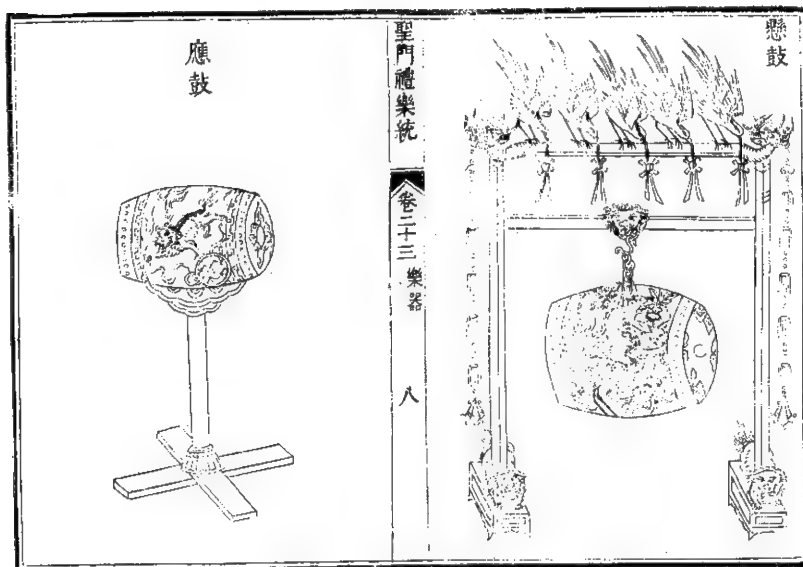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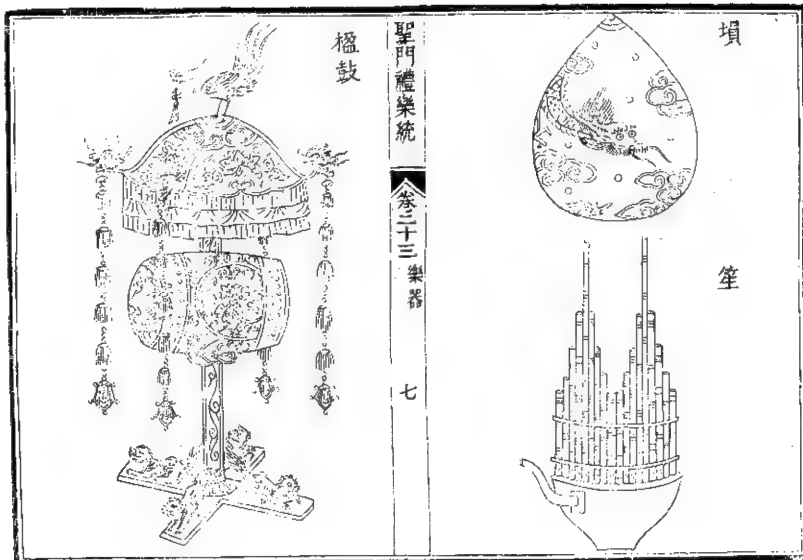
鐃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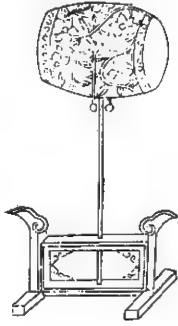








鼗鼓



搏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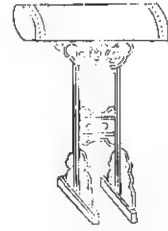


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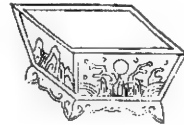


箎

田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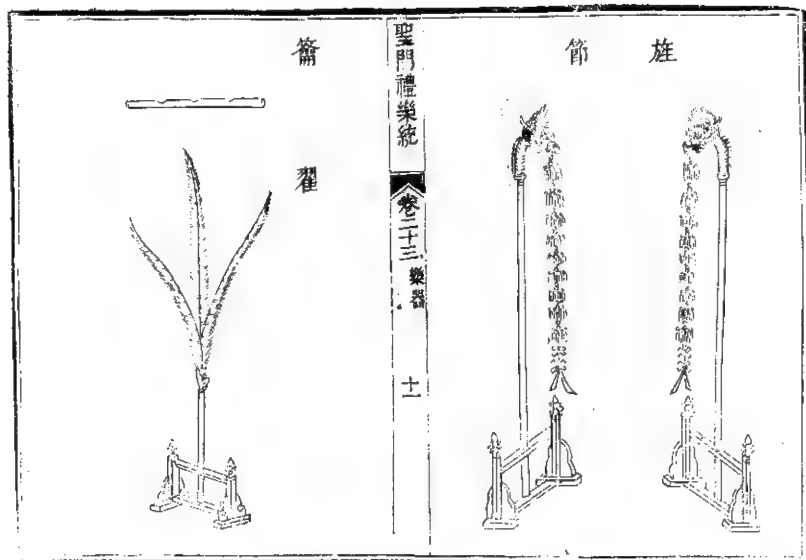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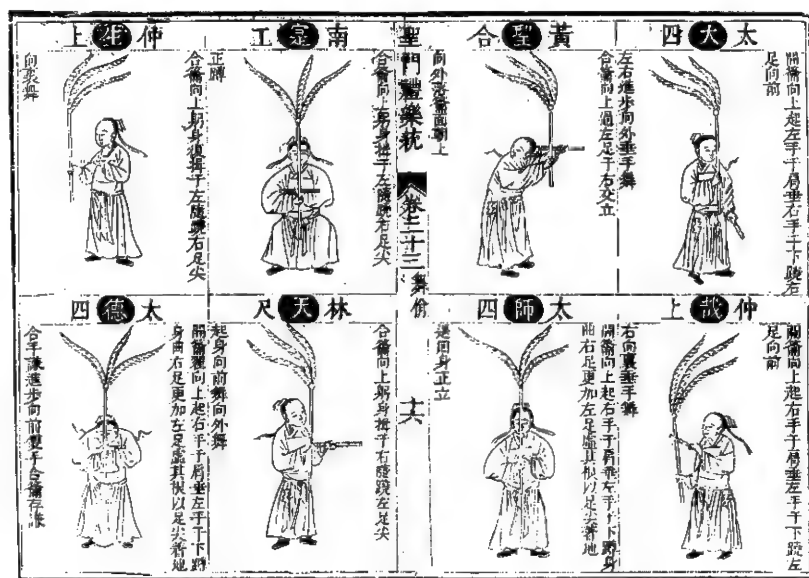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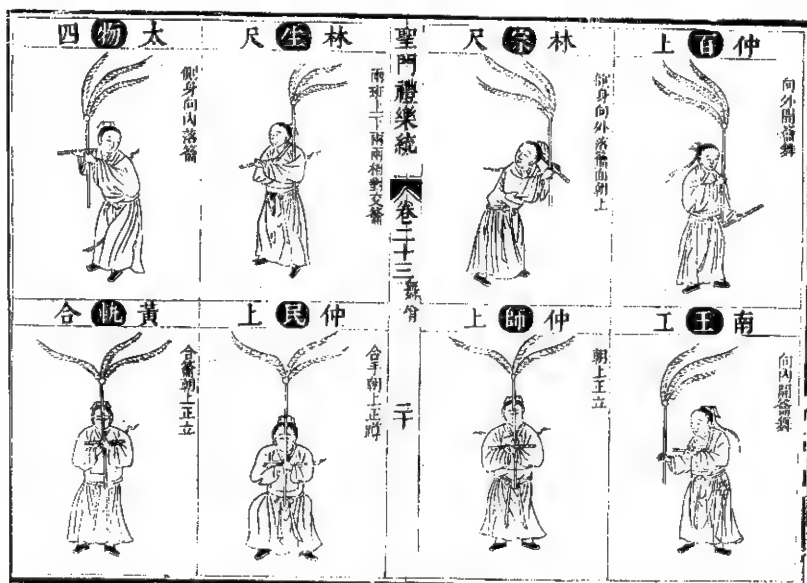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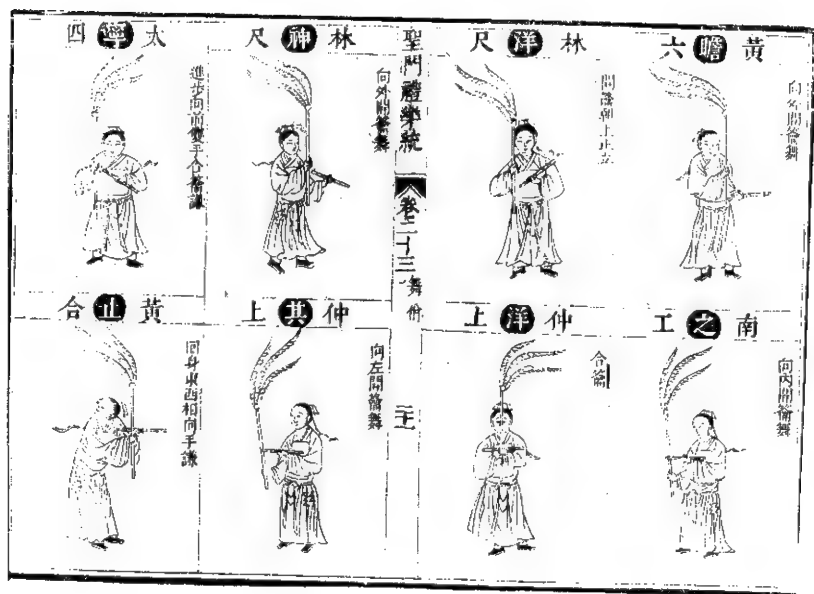
















聖門禮樂統卷二十四

湯敬 劉 瑛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編志

聖配林廟 圖志

至聖廟 在今縣城中央即闕里故宅也中為正殿九間

徽宗崇寧元年詔毀名大成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

左右弘治十二年廟災奉旨重修修俱係重修不復載

尺闊一十三丈五尺深八丈門八面而進龍石柱中後

殿花石柱中楠木楹柱每徑圓一丈龍頂天花板四角

八十六片俱深金漆柱上金碧琉璃瓦以奇山福海

後為寢殿七間祀夫人元官氏附殿高六丈四尺闊九

丈五尺深五丈五尺殿飾制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一 萬松書院

正殿 寢殿之東為殿三間西向以祀 退後二丈為八面繪一堵

三間東向以祀又後為聖蹟殿退之廣皆勒石于壁道正

殿之前為杏壇即講堂遺址也壇旁有手植樹亭亭上

不壇左右為兩廡連廊共一百間高二丈三寸每廡闊

十丈五尺深二丈五尺前為

大成門五間高二丈八尺闊六丈五尺深三丈五尺

大成門內建二旁有掖門左右各三間左右曰金聲大成門

十四餘戟之外有唐宋金元碑各覆以亭高二丈有奇

居仁門今日燕又左為毓粹門是為亭之右為由義門

今日燕又右為觀德門是為前為奎文閣舊本五間增

高七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更加壯麗閣兩傍各建掖門三間又兩傍空房

共三十間制舊又東西列各朝御製碑亭舊四座新五

座各高三丈五尺四又豐碑四統各長一丈三尺闊七

龍頂高六丈六寸闊七尺三寸通高七丈五寸長一丈五尺闊七尺五寸

公齋宿所一間掖門西為有司齊戒所一間開前門五

間漢魏古門之前為大中門五間高二丈四尺闊六丈

色具備兩傍又新添小門各一間大中門之前曰

三門蓋全之又前為二門五間高一丈七尺闊五丈四

石柱梁全之兩傍又新添小門各一間門外為石橋三座

以跨壁水長各四丈俱雕白石欄河岸湛石甃一丈橋前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二 萬松書院

大門五間皆圓洞如城門制字端飾以金碧面繪一堵

彌石座琉璃金碧大門內東西又新添門三間左曰快

觀右曰仰高五彩兩牆外東西各為一坊曰德伴天地

道貫古今大字其前有石坊曰太和元氣前為儒星

門東西左右各壁下馬牌一座金章宗明二年立門南有石

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南城城門上鐫萬勿宮牆

書自廟門以內櫺柵千章蓋數百年物矣

自廟之西偏為啟聖公廟前為正殿五間高二丈三寸闊七

丈六尺金碧後為寢殿三間祀夫人廟前小便門三

間如前又前為金絲堂五間以貯樂器相傳即夫子故

宅魯共王開樂處也

高二丈八尺闊七丈五尺深四丈一尺嵌倚同前

聖門

自廟之東偏爲家廟五間

祀先聖二世祖顏水侯三世祖沂國公及中興祖考妣同

一區孔氏子孫私祠也高三丈闊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

廟前小使門三間

詩禮堂五間

宗子所爲糾族宣訓之地舊爲朱真宗所爲糾族宣訓之地舊爲朱真宗

高二丈八尺闊七丈五尺深四丈一尺

家廟後爲神厨二十四間

高六尺深四丈一尺

燕申門

又至聖殿東爲后土祠三間

高一丈六尺闊八丈五尺

西爲望座

所三間

如后土四隅爲樓以比王公之制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三 萬松書院

廟左爲衍聖公第

第前爲闕里坊蓋古闕里也

坊內爲

廟後爲門三重

門內曰正室室兩旁餘房用

爲川堂川堂以內盡屬公府後附室房美不備述

廟右爲四氏學

其制有頭門二門左右角門射倫室五

後室五間再後室五間曰公府

後室五間再後室五間曰公府

宗聖廟

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明正

統九年甲子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圯奏請奉詔重修

告正嘉隆萬以來代有修葺至

今聖天子在上崇師拜道屢幸闕里益發帑金廣爲修建

聖道之尊榮宮牆之美富蓋至此而無以加矣

復聖廟

廟在孔廟東北三百餘步即陋巷故址也巷

北有井曰顏井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神宗熙寧間太

守孔宗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蘇軾爲記弘治十五

年奉勅重修中正殿七間祀復聖南向後殿殿五間

祀戴氏東西廡各七間分祀後世有功德者正德已

已落成有御祭碑祀祭用春秋二仲上丁宗子博士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四 萬松書院

主祭

今皇上康熙三十四年戶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

書奉

張玉

救振贊曰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

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

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中正殿七間祀宗聖南向配以思孟後殿五間祀夫人東西廡各五間祀羣弟子學士許彬記石萬曆七年博士曾承業奏請詔山東撫按下檄所司出帑金一徹具廟而新之宏敞壯麗僅亞孔廟祭如顏子書奉

勅撰贊曰

洙泗之傳曾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五

萬松書院藏板

述聖廟 廟院在鄒縣南門外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于此元貞間縣尹司居敬建中庸書院延祐二年奉旨改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永樂七年知縣朱瑤徙於縣書臺東與廟機祠相望正德元年始以衍聖公嫡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廟祀以孟子配孔門達者從祀春秋敘祭牲用少牢

今皇上康熙三十四年戶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

書奉

勅撰贊曰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祭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德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巷之藏密橫之無垠

亞聖廟

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因于墓旁建廟立碑孫復爲記後以距城遠遠徙建東門之外明宣德四年縣令朱瑤復徙南門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六

萬松書院藏板

之外中爲正殿七間亞聖南向樂正子配後殿五間祀夫人東西廡各七間祀羣弟子餘並載圖祭如顏子

今皇上康熙三十四年戶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

書奉

勅撰贊曰

哲人其萎揚墨昌熾子與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闢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 林厝圖

星月堂題記

長三十四林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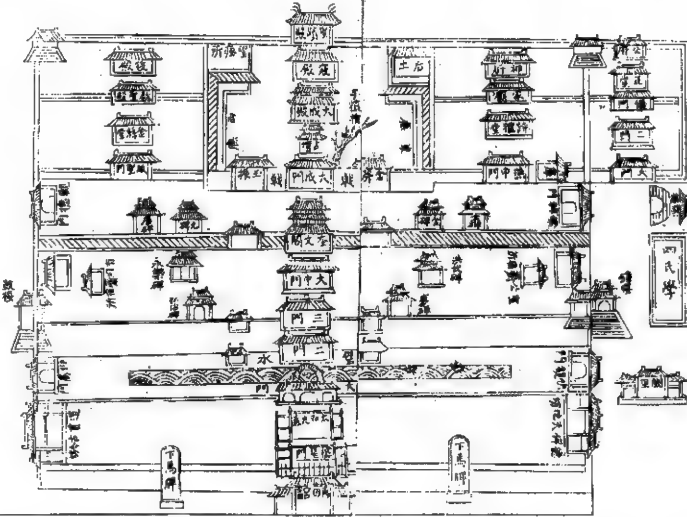
七

萬松書院

至聖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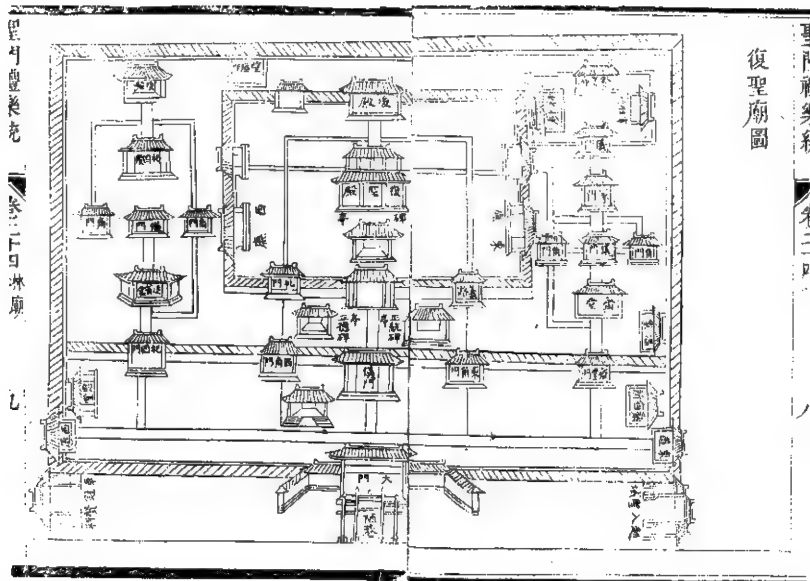
星月堂題記

長三十四林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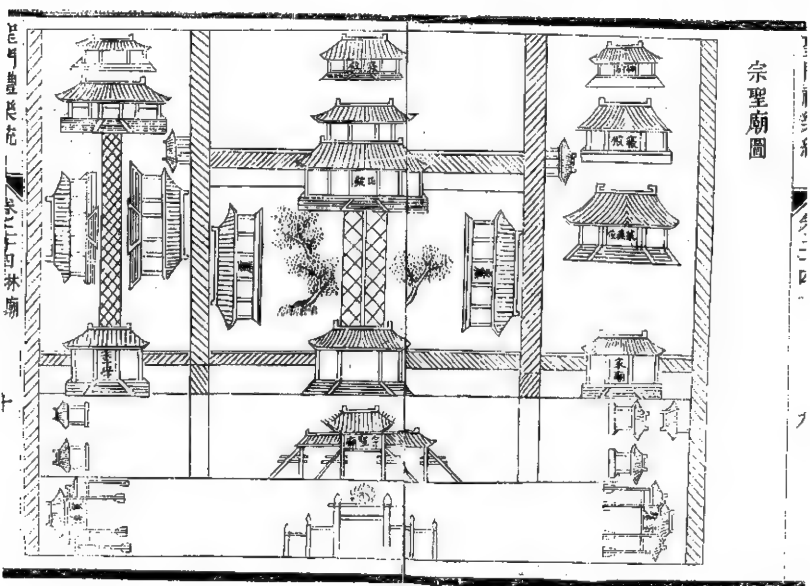


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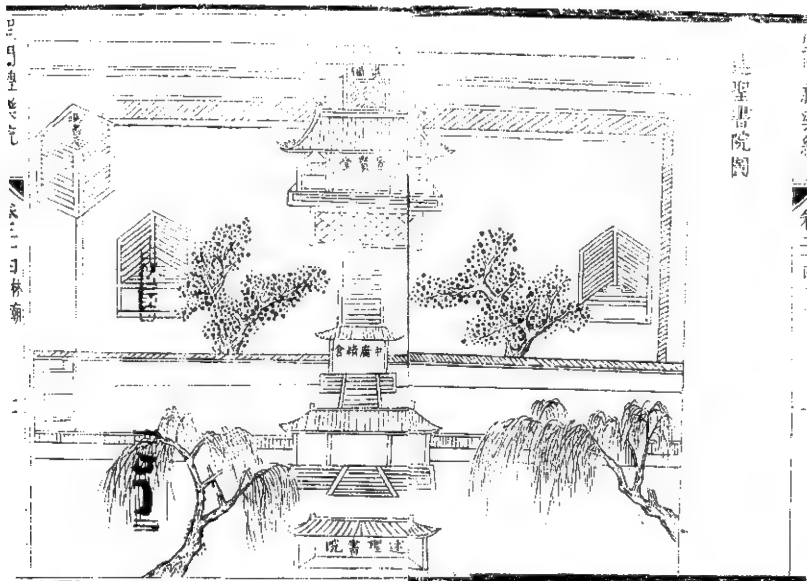
復聖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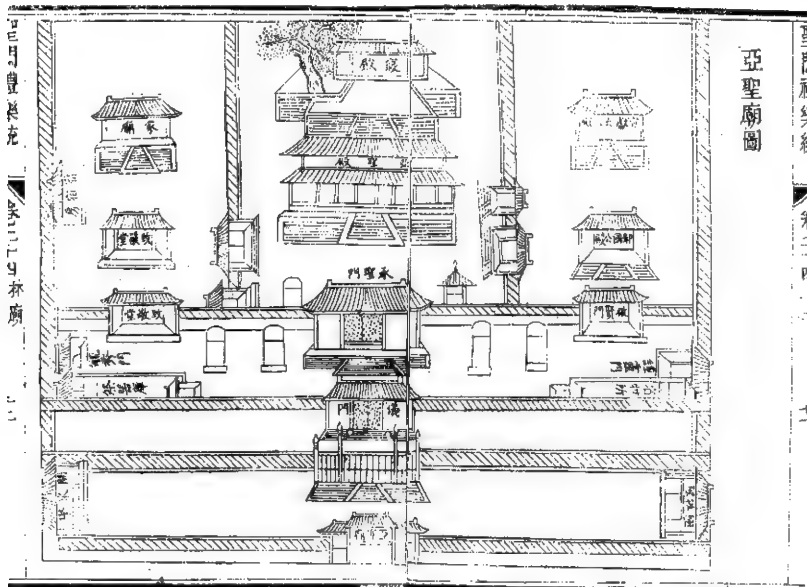
宗聖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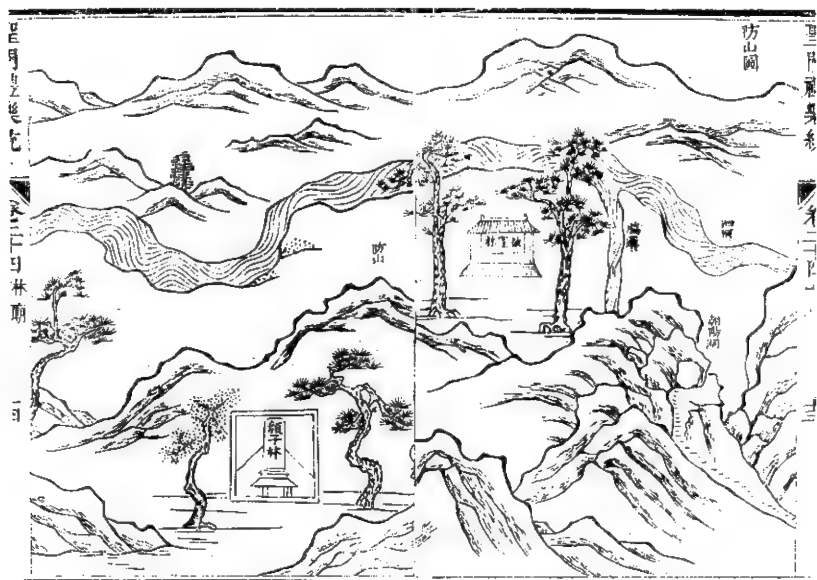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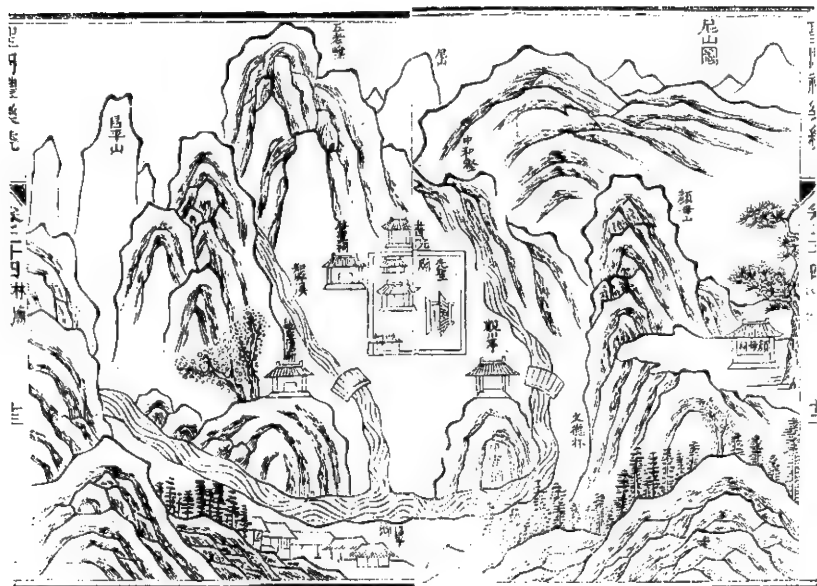


法聖書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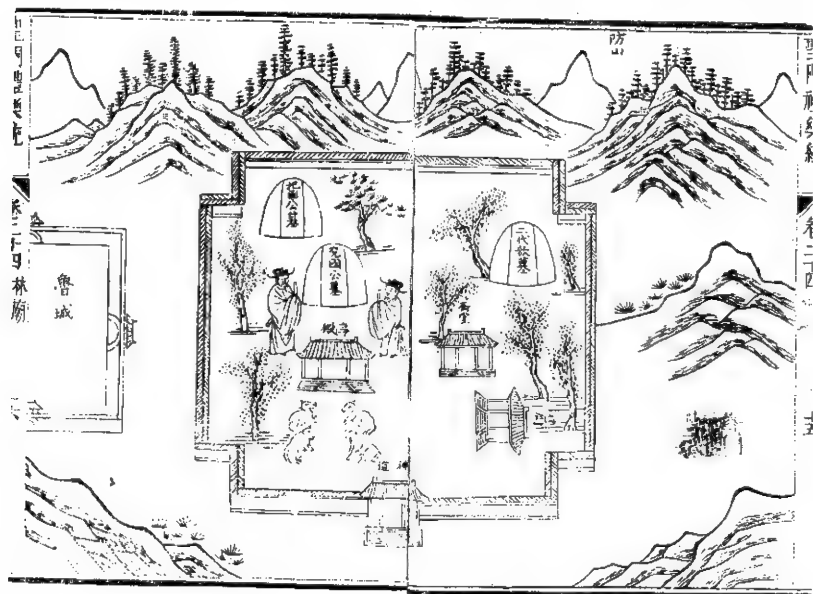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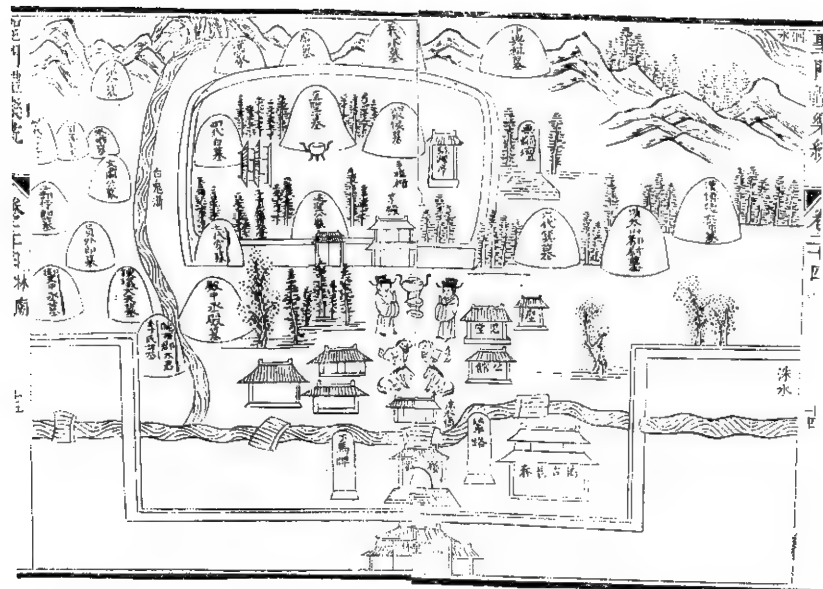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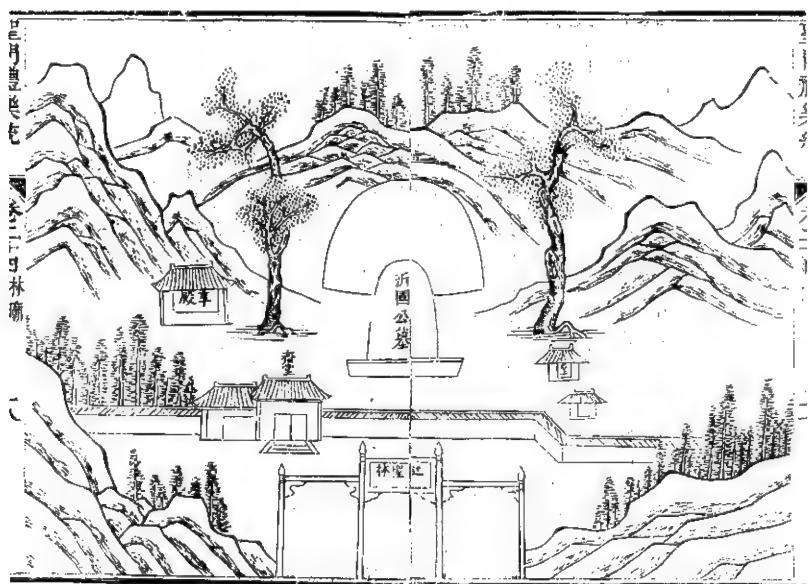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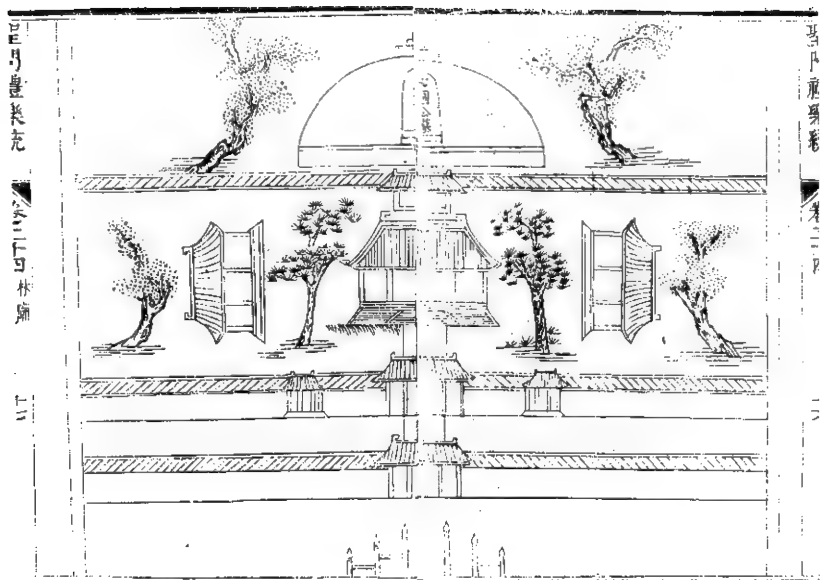
亞聖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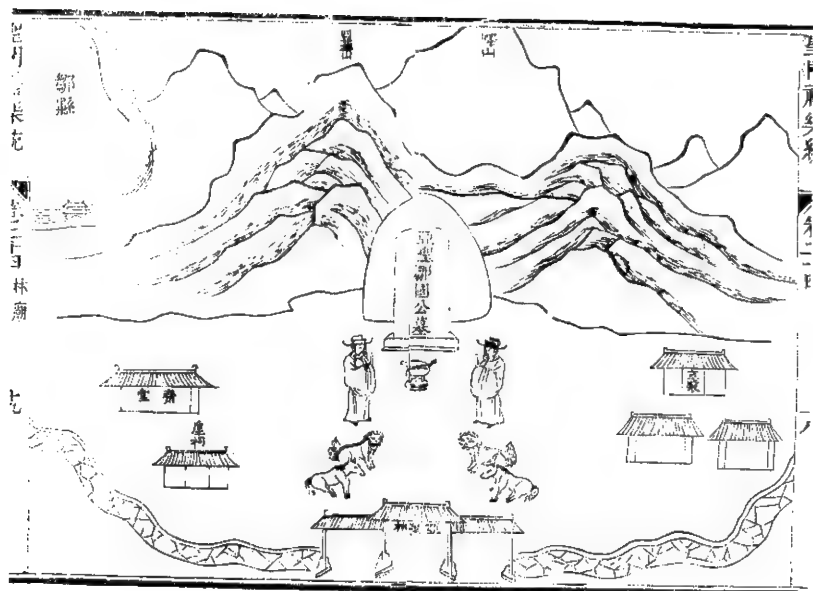












先聖林

在縣城北二里許前枕舊魯城門與縣北門相直夾道  
 古木森然環徑數十里緣以周垣永樂時知縣林木  
克堅所建  
 茂密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  
 人世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爲石壇其厚三尺方亦  
 如之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  
 傳子貢廬基處也外有墻垣環之墓之東南爲享殿三  
 間後有子貢手植指至今猶存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  
 帶劍石麟石虎四華表二漢永壽桓帝元年魯相韓叔  
 簡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爲思堂壁上石刻唐宋  
 聖門禮樂統卷二十四 林廟 子 萬松書院  
 間物也有宋真宗駐蹕亭門之前爲泮水水上有橋橫  
 東有輦路路南爲樓觀觀在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  
 南爲林坊扁曰宣聖林坊之前爲大石坊五洞鑄萬古  
 長春四字萬曆二十二年山東撫按鄭汝璧連標題

尼山

在縣東南六十里卽顏母所禱處也其東有顏母山其  
 西有昌平山山脈皆自泰山而來其外衆山連絡環拱  
 不可勝數至今聖母所升之谷草木葉皆上扶所降之  
 谷葉皆下垂其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峯卽尼丘  
 迥出霄漢所謂坊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

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卽子在川上處壑上沂水出焉流而下注爲知源溪溪流而南其上爲坤靈洞洞有三門中爲一室廣可三楹內有石牀石枕石屏石几皆天成也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建廟以祀有御製碑記下則昌平鄉也

### 防山

在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峯如筆牀記云孔子父母合葬於防此也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重門俱備金明昌甲辰衍聖公元措立石表其神道來樂聞知縣希範碑記

###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主

萬松書院藏板

### 洙水

在縣北二里卽洙水分流也出泰山蓋縣西南至卞縣西南流于卞城西合於泗水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北穿聖林而橫流復西南而流于沂

### 泗水

在縣北八里先聖林之後由泗水縣陪尾山發源至兗城東逕齊國公墓後又環繞聖林達于濟寧天井闢入

### 漕

### 沂水

在縣南門外發源尼山之麓而北流至兗城東入于泗

水南岸有舞雩臺傳所謂魯雪門是也

### 墓志

漢博陵太守

太山都尉 二十代孫仙陸之父也

泗水令 四十二代孫光嗣中興祖之父也

中興祖 四十三代孫仁玉

隴西郡君 歿在殿中丞之前中興祖夫人也

殿中丞 四十四代孫宜

工部侍郎 四十四代孫揚

諫議大夫 四十五代孫延澤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御史中丞 四十五代孫道輔

尚書北部員外郎 四十六代孫宗應

資善大夫

文肅公 衍聖公思聰

祭酒公 文肅之子克堅自此而西北行穴皆宗子家也

### 顏林志

墓在曲阜縣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有石刻曰先師兗國公之墓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稍東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以奉時祭顏林之西北爲

侍郎林顏氏自晉唐以來爲侍郎者十有三人餘名  
臣大儒不可勝紀其侍郎林周題可二里每歲祀期  
春用寒食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

曾林志

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城山之西距舊武城五  
里明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城山西  
南太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前有  
石碣鐫曾參之墓嘉靖元年撫按委教職一員每歲  
清明致祭後因主祀得人有司之祀遂止祭期如顏  
氏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重

萬松書院  
藏板

述聖祠志

址在鄒縣南門外其祠舊混在書院之內正德間乃  
尚置門于書院東爲祠以祀萬曆三十七年知縣胡  
繼堯重修中爲誠明殿後爲率性堂於是東爲本祠  
中爲書院西爲孟母祠殿翼相望大爲鄒之勝跡云  
墓在孔林至聖墓之南聖墓居中伯魚墓稍下而右  
述聖墓稍上而左語云爲抱子登孫之義墓前有碑  
鐫沂國述聖公墓

孟林志

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墓山之西麓宋景祐四  
年孔道輔知兗州立廟宣德九年魯府惠王重建嘉  
靖四十六年知縣章時鸞置祭田五十畝萬曆三十  
五年知縣胡繼先置祭田三十五畝歸其本族約爲  
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  
九月之九日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重

萬松書院  
藏板



圖祀從廟聖復

復聖顏子

一 代 敬 二 代 化 三 代 聖

三 代 聖 顏 子

三 代 聖 顏 子

四 十 代 唐 常 山 公 公 孫 卿 謝 安 王 羲 之 謝 靈 運 王 羲 之 謝 靈 運 王 羲 之 謝 靈 運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三

藏板 萬松書院

圖祀從廟聖宗

宗聖曾子

三 代 聖 曾 子

三 代 聖 曾 子

陽 膚

公 明 儀

公 明 高

公 明 宣

孟 儀

曾 元

曾 華

樂 正 子 春

沈 伯 行

單 居 離

公 孟 子

高 子 襄

曾 中

曾 西

圖祀從廟聖述

述聖子思子

三 代 聖 子 思 子

三 代 聖 子 思 子

三 代 聖 子 思 子

三 代 聖 子 思 子

三 代 聖 子 思 子

元 孫 求 子 家

元 孫 求 子 家

元 孫 求 子 家

元 孫 求 子 家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三

藏板 萬松書院

圖祀從廟聖亞

亞聖孟子

三 代 聖 孟 子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公 孫 丑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萬 仲 章





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秋八月一日萬松書院敬刊

聖門禮樂統卷二十四終

卷二十四 林廟

三

萬松書院  
藏板

聖門禮樂統二十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行言撰行言字躬先江浦人是書卷首爲綱  
領不入卷數一卷至五卷詳載歷代祀典六卷載  
孔子世家及宗子世表七卷至十五卷爲四配十  
哲先賢先儒列傳十六卷爲從祀啟聖祠先賢先  
儒列傳十七卷爲改祀罷祀諸儒列傳十八卷至  
二十三卷爲樂經樂志樂器律呂諸圖二十四卷  
載孔子及四配林廟諸圖其哀輯極繁而徵引諸  
書仍不出尋常習見

學宮備考十卷末一卷附餘

說一卷

〔清〕彭其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自得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宮備考

十卷》提要

叙

號爲兒時先君子嘗於閒暇攜至學宮散策殿廡間  
認取神牌上字先君子指示號曰某某即爾所讀書  
中發某問者也某某即爾所讀書中言某言者也某  
某則孔子之徒言行不見經傳所稱身通六藝七十  
子者也最後及先儒指以示曰某某則傳受遺經守  
先待後某某則進德修業樂善不倦皆誦誥孔子未  
遊聖門而可升堂入室者也要皆賢人也此爲兒時

學宮備考

題序

自得軒

事也比長見先君子讀書及史記家語亦竊涉閱一  
二於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等篇則徃復焉以曾  
耳熟之也而默而憶之姓氏莫能悉也屈指計之忘  
者已多也先君子嘗訓戒曰凡學者所以學爲人也  
學以聖人爲至而聖人之言學則曰時習也訓時習  
者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卽於如尸  
如齋學之可也姑勿曰堯舜可爲也於幸常學之亦  
勿曰性與天道也且學洒掃應對爾啓齒爾學不怠

語爾參足爾學徐行爾操管爾學作字世敬凡此者  
猶如毛而鮮克舉也靡哲不愚蓋病此也小子識之  
準此而求之可也城浮薄無似聞之惘然座不知體  
也嗣是尸耳佔畢者有年奔走跋涉者有年難覓據  
尋爲館試計典同人徵逐會文談謔者有年厥後僕  
僕於錢穀簿書惴惴於風波險阻無日無事不有以  
林其神明而摧其心志至於今聰明日減爾恩朋從  
古人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而涉春冰城則營之長

學宮備考

趙序

二

自得軒

途孤征西山日迫風雨驟驟震電交發驚沙迷目顧  
瞻前後旅舍杳然未知此身之何所歸宿也於是乃  
取昔聖賢人之書伏而讀之有味乎一二語然後深  
悔伏承先訓莫克仰體乃至省愆念咎過盡厥身無  
靜一之趣有馳逸之擾舍從容恬適之安即躁迫勞  
草之苦吁矣傷哉則惟不學之故也友人平江彭君  
出其所輯學宮備考一書見視因囑一言爲引城自  
顧齒莽未學且文下何敢出言以弁斯篇惟是由堂

而庶聖賢先儒宛然如接緒其書恍若側身膠庠俎  
豆間觸城兒時事藐孤城霜露永感不覺泫然涕之  
無從也復又念

今

國家學宮之設不爲不廣也列於學宮之人多者不  
下數百十人少者百數十人共於從享尸祝之賢得  
母有未悉聖賢姓氏如城者乎得母有亦悉聖賢姓  
氏而不能矯輕警情涵養致知雖備弟子員不克望  
孔子之門牆以爲步趨如城者乎於是喟然三嘆不

學宮備考

趙序

三

自得軒

暇爲人悲而輒復自悲也是書尚未付梓亟錄一冊  
敬置座右時出觀之用以自易並書此瑣瑣者於簡  
端嗟乎年近五十始知志學追維先訓自治苦不早  
也若彭君之輯是書可知其善學也

雍正十年壬子歲春三月望日遼海趙城題於湘濱

萬齋



叙

廟與學異。廟祭與釋奠異。配享從祀與先師異。古者學而不廟。其祭先聖先師有釋奠。有祭菜。學無盛祭。其有常祭者。止於釋奠。學者所以爲教也。達宗其作者。近師其述者。非山川廟社之祭。昭美報用盛禮也。學於斯。行禮者於斯。觀禮者於斯。教之道然也。蓋朱子曰。鹿禮殿。臨祭設位。猶古學之遺意。後世郡國立先聖廟。始見於元魏。文成。魏帝別勅有司薦享。其

學宮備考

江序

一 自得軒

時廟而不學。獻文始命郡國立學。而隋唐之際。天下始皆立學廟。相承至今。此廟與學之異也。古者釋奠於學。其禮畧。後世祭於廟。其禮始隨代加詳。禮用王者樂用八佾。有兔旒之像。有廟門之戟。童子嘗以爲祀事之極盛。句龍弃不如。而歐陽氏非之。且云。釋奠祭之略者。今其禮又廢。嘗竊推究其說。以謂不然。當時所用開寶禮者。唐之開元禮也。開元禮所謂釋奠者。其名則是。其實非古禮也。釋奠有樂無尸。而有迎

學宮備考

江序

二

自得軒

神之樂。非告祭不用牲幣。而春秋之祭皆奠幣。兩京用大牢。州縣少牢。又其常奠。以學官行禮。而攝以三公。告以州刺史縣令。學官備位執事。是則其禮之詳。與山川廟社之用盛禮者無以異。非復蕪極直奠爲祭之略者。不責有司以詳者之不講。反謂其略者之不備。此歐陽氏之論。非其實也。今制與開元禮互有增損。大都相彷彿。其略與詳。古今不得以強同者。雖釋奠之名不存。可也。吾故曰。廟祭與釋奠異。古者先師之祭。有專有合。而無配食。專如官釋奠於先師。祭樂祖於瞽宗。是也。合如釋奠於先聖先師。是也。先師者。鄭氏謂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死則以爲樂祖。神而祭之。而所謂先聖者。周公若孔子。周禮。周公所作。去夫子之世遠。說經者始以當之。且使周公與堯並享。孰正位孰爲配乎。鄭氏又疑經師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可以爲先師。則與堯之有道德者不類。祭義又云。祀先賢於西學。鄭氏又謂先賢有追

德王所使教胄子者是先賢爲先師甚明祀之西學則專而合之先聖則合無配享之說又禮於立學並奠先聖先師於視學先先師而後先聖何也祭於闕印上帝后土位皆南面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或源或委通其義者可以知先師無配享之說也惡池配林先告從祀者諸儒皆言之於先師不言此不可用後人臆見牽合也劉氏又據周立四代之學以舜禹湯文王爲先聖以輔四聖成德業者爲先師配享夫諸侯不祭天子而備官學士可以祀先帝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又夷其祭於東膠恐周公制禮不若是之舛也然則尊先聖而卑先師以爲先師配享先聖者後世議禮者之誣也然自隋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貞觀因之不能不以先師居配位而太宗遂增祀左邱明等二十二人永徵新禮之弊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而顏子以下爲從祀後雖改正併增十哲預廟祭然自是議禮者又有配

享從祀之殊宋真宗追封之詔左氏諸儒猶稱配享則十哲可知至元豐七年升孟子同顏子配享荀況楊雄韓愈並從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則當時二十二賢爲從祀明矣大觀二年詔子思從祀咸淳二年始躋曾子子思配享則十哲以下爲從祀又久矣崇寧禮臣議以學廟準諸壇祀正位居中兩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面從祀之位在其後則同在廟堂也洪氏謂顏曾之父從祀在廡下則有堂廡之分想洪就其當時所見言之也今制顏曾思孟爲四配則十哲以下爲從祀然今十一哲位在堂上則宋以前之制七十子以下從祀兩廡南宋後之制也真宗命禮臣定釋奠器數先師之名猶在則改稱顏子爲先賢在顏孟並配之後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聖師之號均歸一人豈有顏子而下更合稱師禮致一尊道無兩大此配享從祀又與古之先師異也易不云乎同人君子以類族雜物凡天下之事理得其所

以異斯得，其所以同矣。古今廟學之制異也，其意同也。亦曰尊聖人之道而已。尊聖人之道，所以同術業，壹科條，謹風俗之原，立王化之統。古之盛王，莫教澤於天下，臻於上理，此物此志也。

今天子

方右文稽古，崇師貴道，所以風厲學官，長育人材者，備至。巖廊草澤之間，必當有起而推明禮意，扶正理化者。顧余老矣，養痾杜門，未及見其人也。平江彭君楚之，老儒，撰輯學官備考，凡十卷，以獻余，而請叙。

學官備考

江序

五

自得軒

焉。余爰以卒業，有紀傳、有攷證、有辯論，爲之三十餘年心力瘁矣。網羅舊聞，參以游歷所親見，徵引博矣。如前所云者，質於君，未果也。今觀其所輯，意見大同，因次其語，序其書之首簡而歸之。彭君志於禮，必深於禮者與之遊，更以質之。君名其位，字素君。

皆

乾隆三年春二月八日南書房舊史官海陽汪應銓

謹序於星沙書院



學官備考

江序

六

自得軒

序

天爲萬世而生聖賢，蓋聖賢一身皆道也。吾先祖宗聖夫子，派衍洙泗，躬膺大學之傳，迄今由省身以繹忠恕，則凡三綱領之精微，八條目之要義，固皆體備於一貫中矣。故嘉言懿行，散見羣書者，信而可徵，至口述聖經一篇，十傳翼之，後代諸儒有遽洛爲之表章，考亭爲之章句，而衍義一書，則出之西山真氏也。嗣是而衍義補、衍義評、衍義節畧，要皆昌明聖學，學宮備考會序 自得軒

炳精義於日星，究未有綜源流行實之全。詮歷代宗襲之意，彙輯成書，令人次其言而叙其蹟者，是亦未始非儒林之闕也。今歲夏，湖南彭君侯斐，遺孫手攜所輯學宮備考書十卷，大學衍義通言五卷，光遊過余，余閱其冊，博極羣書，條晰精妙，知其家學淵源，覃思於聖經賢傳者素矣。及觀序聖師賢儒一百五十四人，原委貫徹，訂證訛謬，其傳先祖宗聖一與廟中所藏行實圖、宗聖誌、年譜世系等書，不差畧黍，且

備載歷代褒封

國朝隆儀，又無不詳盡而穩括焉。觀其自序大學衍義通言曰：吾幼寢食大學，夢寐嘗見宗聖，故序之者尤詳。嗚乎！大學爲萬世道法之歸，宗聖爲繼聖傳道之人，後之君子，苟有讀其書而明其義者，卽無不爲聖賢所冥契也。况追仰前哲，精神通於無窮者乎！余非材寡聞，辱守先人俎豆，每思祖澤津新，聖域難造，今得是書而彙通之，覺以明正學內聖外王之歸於

學宮備考

會序

二

自得軒

一也。以稽聖功，守身戰兢之敦其本也。以溯統緒之源流，踐履篤實者，真積久而道與俱也。以考薪傳之綿邈，充塞天地者，道維新而萬古昭也。通言發前賢所未發，傳集備今日所宜備，古所謂會往聖之心源，開後學之蒙瞶者，不胥在是哉！言近指遠，不下帶而道存，讀書知人，曠千載而神接，勉之勉之，謹序以升

時

篇有

乾隆己未蒲月宗聖六十八代裔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武城會與烈拜撰



學宮備考

三

自得軒

學宮備考叙

凡書之無裨於聖教不關於治術者必不能垂著於久遠然學未至於窮源言未至於探本徒以衆儉之腹尚論千百世之人物千百世之典章萃會而綴輯之則亦載吻拂扞耳平邑彭君諱其位邑庠生也壯年足跡遍寰區今大臺養高山林闡明性理著學宮備考以質於世丐序於予予領之予因與彭君言之夫考而曰備則必有因襲也有徵引也有博採而有

叙

自得軒

闕歷也且必有折衷而有獨斷也夫然後乃能詳悉而該洽令觀者一見若列眉若指掌也况學宮爲人才之淵藪文獻之星宿海乎上古以前虞以舜爲先聖夏以禹爲先聖殷以湯爲先聖周以文王爲先聖讀思樂之篇而知璧雍泮宮之盛由來遠矣

孔聖出而萬世仰之不易焉所以歷代以來謚號曰崇爵秩曰晉祀典曰隆而我

國家定鼎



聖祖仁皇帝於三十八年幸廟里謁

聖廟禮文備至

宸翰輝煌登大成殿展

神幔親拂

聖容又把

聖人所飲之泉啜而嘗之并以所啜

御之曲柄黃蓋存

聖廟以昭愛敬

叙

二 自得軒

殊恩叠沛史冊具載噫嘻以生民未有之

至聖而遇生民未有之

至尊也今

聖天子漢汗其大號易丹楹而爲黃屋其尊崇則又起于

古而越百王矣至於亞聖之私淑十哲之從享于朱

子與先儒辯之詳矣不俟詞之繁而言之費也即闕

止之同字遂與令終之辯文澄濶川之重封致有虛

懸之奏以及故址疑塚不一其地中壽長年不一其

說皆未可以臆見而測之也然而大聖大賢英靈貫

於千古魂氣無乎不之豈一抔之土紀算之末所可

得而彷彿之者今彭君精察無訛疏明周漏條分而

釐正之則其有裨於聖教也匪淺鮮矣

肯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長至之日

特授文林郎知岳州府平江縣事加三級紀錄七次處

州景士鳳苞九氏謹撰

叙

三 自得軒



澹如閣

憶癸巳春應舉鄂城即耳彭君素若名藉甚初不相識也閱兩年始一晤於吾郡伯范省齋先生署中時予在諸生列見署客恂恂引嫌弗敢近然已心焉其人意必筆底風馳舌頭泉湧如近今所謂賢豪長者以是往來於懷不置歲戊午予適司鐸漢昌亦不意彭君爲此都人士也一日忽持門生刺進予不覺驚詫起曰是固數十年前所願奉周旋而不得者豈

學官備考

許叙

自得軒

當在弟子列耶一見歎若平生言規而行矩終日正襟危坐靜默淵涵所談惟日用倫常不喜徒以文墨兒撫一切及叩所藏則自經史子集以逮法律醫卜諸書無不通曉心竊異之謂向所疑爲賢豪長者何絕不類是而乃居然一有道者流也豈無所得於中而然乎已而出所授學宮備考示予且曰某耄矣數十年中幸不敢失身以貽先人隱憂賴有此耳予受而卒業見其旁搜博採煞費苦心自

至

聖以下凡從祀學宮者其百五十有三人莫不原原委委詳里居誌出處使讀者開卷了然未附禮樂一卷亦復援今据古考覈詳明煌煌乎可備

當

代典章其尤彰彰者如辯野合之誣宰予之訛及所議中黨公明儀諸人並宜從祀卓識深情淺學人無從見及翻閱再三而不禁汗流浹背也回念東髮受書以來祖父所指授師友所漸摩亦頗知賢聖儒先爲必不可師嘉言懿行爲必不可法而蹉跎歲月半世無成不獨尤悔叢生求一言一行之幾於大道不得即叩以賢儒姓氏里居亦不能綜舉其全所讀何書適成疎陋今彭君乃能究心若是其自治也切其迪我也浚而後知向所許爲有道者流猶其皮相而用意遙逕顯微一致洵非無所得於中者然也豈非聖賢所樂引爲徒而凡讀書家俱宜座置一冊師保奉而龜鑑凜也哉邇來文敎丕著操觚者幾遍海隅然註經笺史雖能闡發至道精微而簡帙浩繁未遽朗然

學官備考

許叙

二

自得軒

心目至感應篇陰陽文等刻亦可扶翼世教而言多  
虛誕有識所嗤孰若此集之簡而該詳而有要者乎  
備列案頭可以淑身心藏爲家訓可以開來奕公諸  
天下後世可以廣教化而正人心前路茫茫回頭是  
岸當必有寒裳而就之者小言亦何足爲介紹特撫  
書而邇相得之由爲列其概云爾

漢寧許顯森書於漢昌學者

學宮備考

詩叙

三

自得軒



學宮備考例言

學者尚友古人方將盡取古人言行而論定之乃躬  
廟學宮學宮中所崇祀之先聖賢儒讀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謹按崇祀名次各與紀其嘉言  
懿行及其履歷編之成集未敢曰考之備也亦曰備  
考云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僅在知其人己也而  
欲知其人者可按是集以考焉

紀叙孔子言行肇自論語司馬子長史記之祖也其

學宮備考

卷首 例

一

自得軒

紀孔子進列傳而爲世家可謂知尊孔子者矣茲一  
因其全文謬者去之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各加小註  
疏明其炳著經書史所未述者學士童而習之仍不  
盡述也諸先賢亦因史記弟子列傳及家語弟子解  
旁採諸書增益人各爲傳諸先儒則各因其本代列  
傳及文集所載并遠造其故里抄其家譜墓誌參以  
見聞亦人各爲傳自殷廡至崇聖祠按奉祀各目分  
八卷其傳中亦間有刪潤皆頗具微意以茲傳文質

彼原文可知，然莫皆本於舊章，非敢有所作也。

書貴存大體，故史記叙漢高，分繫諸則，載項羽紀中，至數項羽十罪，則載漢高紀中，茲集如子夏失明事，載會子傳中，子貢結駟事，載原思傳中，諸賢有失夫子正之者，皆載夫子紀中，存大體也。

諸賢儒之嘉言懿行，傳中固當並詳，然垂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是以於嘉言或摘錄，於懿行則不嫌備悉者，重躬行也。

學宮備考 卷首 例

二 自得軒

顯揚其親佑啟後人，聖賢所不諱也，茲集於聖賢先儒，凡載在簡篇，有可稽其前人及後嗣者，悉備書本傳中。

史傳有論有讚，盡揭其指要，昭示來茲也，然亦有出於中心之好，欲言而不能自己，因爲筆之者矣，茲於紀傳篇後，有及論讚者，亦由中心之好，因筆其所欲言，而不能自己者云爾。

禮樂器祭品，領有圖冊，茲按冊參以國學禮樂錄，並

縣里誌所載開列，其行事按定例所載儀注編叙，爲

第九卷，以便與祭者省覽，附錄舊誌所載祭品，通典通考所載唐開元禮，宋禮，元樂章，及朱子滄洲學舍釋菜禮，明即縣誌禮，於九卷後，備稽考也。

先聖賢儒，已詳分紀傳，而歷朝稱號之殊，奉祀之典，及崇先陸後之由，紀傳未詳者，總叙於第十卷，爲學宮崇祀端，委損金，俾學士一覽可得其槩，而附朱子白鹿洞揭示，及明倫堂，名宦鄉賢二祠成例於後，俾

學宮備考 卷首 例

三 自得軒

學士知所從也，敬錄

御製序贊文，見以聖契聖，而特各編於本卷之首，尊王章也，外就管見，覽有可錄者，仰體雍正二年欽奉憲皇帝旨意，所以餘說而附錄應增祀之申憲，撫悲公孫尼子及公明儀諸人傳，爲末卷，以振叢探，以增

曠典

是集採念自康熙丙戌，後躬遊魯鄒，登先聖廟堂，親詣濂閔，訪大儒舊跡，徧造洛衛，音宗吳越，諸賢儒故

里問其執事於南北書林，購其遺編，廿六年間，頗費搜求，始克一百五十餘人，聖之紀，賢儒之傳，皆叙次成編，猶未敢自信也。雍正壬子，得就正。

前湖南趙藩伯，藉其鑒訂，方為繕輯，聞秀水朱竹垞曝書亭集，列有孔門弟子考，爰遠購其書相質。陳氏濬一傳，須徵諸文獻，特遣人兩造都昌，閣移縣學，書達其後嗣，得其家經歸錄，質明。乾隆四年夏，命孫捧全集再走山東，呈聖裔賢嗣，共為稽覈，冬歸後細加

學宮備考

卷首 例

四

自得軒

裁訂通謬脫稿，心力雖瘁，兄聞鮮周，遺誤恐難悉免，則尚有待於識者之教言也夫。

乾隆五年庚申正月，穀旦湖南平江侯埏彭其位素君氏謹識於家居之日，得軒時年八十有一。



學宮備考援引諸書

御製樂善堂集

部頒樂器圖

定例全編

奉祀名次詳載上二書是  
集蓋按照編次故首列之

易經註疏

書經註疏

詩經註疏

周禮註疏

儀禮註疏

禮記註疏

大學中庸

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

穀梁春秋

孝經註疏

學宮備考

卷首援引書

一

自得軒

論語註疏

孟子註疏

大學章句或問

中庸章句

四書大全

家語

性理大全

大戴禮記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誌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北齊書

隋書

北史

五代史

遼史

元史

綱目正編

學官備考

綱目續編

世史類編

半志史畧

蘇子由古史

正藏書

汲冢周書

越絕書

索隱

北魏書

周書

南史

唐書

宋史

金史

明史列傳稿

綱目前編

二 自得軒

明紀全載輯畧

明紀編年

弘簡錄

紀事本末

續藏書

竹書編年

吳越春秋

正義

關里誌

陋巷誌

宗聖誌

聖賢圖贊

兗州府誌

周子誌

學校誌

學統

學官備考

聖賢年譜

孔庭摘要

曲阜誌

尚友集

荀子

列子

孔叢子

新序

三統誌

三遷誌

閔子家乘廟記

經歸錄

福建誌

崇祀誌

博物誌

聖門禮樂統

三 自得軒

聖學宗傳

人物考

泰安縣誌

萬姓統譜

莊子

韓非子

說苑

文中子

子夏詩序

列女傳

羣輔錄

顏氏家訓

古今釋疑

大學衍義

文獻通考

石室圖

韓詩外傳

孝子傳

論衡

讀書樂趣

代醉編

杜氏通典

續通考

留青日札

學宮備考 援引諸書

四

自得軒

春秋繁露

程子遺書

楊龜山集

諸眉集

柳州集

羅豫章集

古詩紀

明詩

洛學編

朱子全書

李延平集

昌黎集

歐陽集

三魚堂集

五代詩

楚紀

國學禮樂錄

大學衍義補

曝書亭集

大學衍義纂要

學宮備考 援引諸書

五

自得軒

學宮備考目錄

卷之首

叙

例

鑒訂闕刊姓氏

援引諸書

目錄

卷之一

學宮備考

卷首目錄

自序

御製序贊

至聖先師孔子

卷之二

御製序贊

四配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卷之三

十二哲

按十哲之稱昔人陋之但於四配下分列十二位全是無可稱也故仍此曰焉

先賢閔子損

冉子耕

冉子雍

宰子予

端木子賜

學宮備考

卷首目錄

二

自序

冉子求

仲子由

言子偃

卜子商

顏孫子師

有子若

朱子熹

卷之四



東無

先賢遽子瑗

澹臺子滅明

原子憲

南宮子适

商子瞿

漆雕子開

司馬子耕

字官併考 目錄

巫馬子施

顏子辛

曹子鉅

公孫子龍

秦子商

顏子高

壤駟子赤

石子作蜀

三

自得解

公夏子首

后子處

奚容子巖

顏子祖

甸子井疆

秦子祖

縣子成

公祖子句茲

字官併考 目錄

燕子伋

樂子欬

狄子黑

孔子忠

公西子戚

顏子之僕

施子之常

申子振

四

自得解

左子丘明

秦子冉

牧子皮

公都子

公孫子丑

張子載應在西大程之位

程子頤應在西張子之次

卷之五

學宮傳考 目錄

西廡

先賢林子放

宓子不齊

公冶子長

公哲子哀

高子柴

樊子須

商子澤

五

月得軒

梁子鯁

冉子孺

伯子皮

冉子季

漆雕子徒父

漆雕子咳

公西子赤

任子不齊

學宮傳考 目錄

公良子孺

公肩子定

鄒子單

罕父子黑

榮子旂

左人子郢

鄭子國

原子亢

六

月得軒

廉子潔

叔子仲會

公西子輿如

却子吳

陳子亢

蔡子張

步叔子乘

秦子非

學宮備考 目錄

顏子曾

顏子何

縣子宣

樂正子克

萬子章

周子敦頤

程子顥應亦東邵子之次

卻子雍應亦東張子之位

七 自得軒

卷之六

東廡

先儒公羊氏高

孔氏安國

毛氏萇

高氏堂生

鄭氏康成

諸葛氏亮

學宮備考 目錄

王氏通

司馬氏光

歐陽氏修應在司馬氏光之前

胡氏安國

尹氏焞

呂氏祖謙

蔡氏沈

陸氏九淵

八 自得軒

陳氏淳

魏氏了翁

王氏栢

許氏衡

許氏謙

王氏守仁

薛氏瑄 應在王氏守仁之前

羅氏欽順

學宮備考 目錄

陸氏隴其

卷之七

西廡

先儒穀梁氏赤

伏氏勝

后氏蒼

董氏仲舒

杜氏子春

九

自得軒

范氏甯

韓氏愈

范氏仲淹

胡氏瑗

楊氏時

羅氏從彦

李氏侗

張氏栻

學宮備考 目錄

黃氏幹

真氏德秀

何氏基

趙氏復

金氏履祥

陳氏澔

吳氏澄

陳氏憲章

十

自得軒

胡氏居仁

蔡氏清

卷之八

崇聖祠

肇聖王

裕聖王

詔聖王

昌聖王

學官備考

啟聖王

配位皆應稱子

先賢顏氏無繇

曾氏點

孔氏鯉

孟孫氏激

從祀

先儒周氏輔成

目錄

十一

自得軒

張氏迪

程氏珦

朱氏松

蔡氏元定

卷之九

禮樂

禮器

祭品

學官備考

樂器

舞器

執事

樂章 樂音附

舞譜 奏樂位次

現用儀注

附錄

舊誌所載爵祭諸物

目錄

十二

自得軒

通典通考所載唐開元禮宋禮元樂章

朱子滄洲學舍釋菜禮 明郡縣禮

卷之十

御製寶訓

御製祭文

學宮崇祀端委損益 分九條

稱號之隆 廟祀之隆 四配之祀

十二哲之祀 先賢之祀 先儒之祀

學宮備考 目錄

十三 自得軒

崇先之典 蔭後之典 學校之設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明倫堂

名宦鄉賢祠

卷之末

附錄

未從祀

申黨

孺悲

公孫尼子

公明儀 應列諸門人之前

公明宣

樂正子春

檀弓 若列先儒應在公妻之前若列先賢則應在弟子之次門人之前

河間獻王

文翁

學宮備考 目錄

十四 自得軒

孔氏孟皮 應列前四藝從祀崇聖祠後附後

附餘說

跋

聖祖仁皇帝御製講義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

御製序

卷一

淫墨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援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美所取表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幸東國謁祀闕里景企茲淑敬摘筆而爲之讚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者實察乎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載至聖誕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樂繁亦嚴華潤

上紹往緒下示來型迄不終晦秩然大經百未紛殊途異趣日月無喻美滿可悟孔子之道惟中興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彜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最哉令圖溯源洙泗景圖唐虞載歷延陳式觀禮器滿堂仰讀心焉退金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南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上作聖

御製贊詞

卷一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學宮備考卷之一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周封殷湯之後微子啟於宋傳微仲衍衍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湑公共及煬公熙共生弗父何及鮒祀何嫡長庶立以其國讓弟鮒祀立為厲公史記孔子世家自防

學宮備考

卷一

自得軒

五代自應接宋人也何照宋世家叙起家語以熙生弗父何綱目前編因之學統亦因之按宋世家鮒祀祢熙若何係熙子豈忘父仇而反為其卿釋里誌孔氏世系何系其長子與史記符足徵茲從世系而何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佐戴武宣見禮樂廢缺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考父生孔父嘉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以孔為氏焉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大夫孔父嘉嘉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為魯人家語云防叔而奔魯綱目因之按嘉既遣華督官則金父生所父孔氏世系稱子木金父即奔魯為是

學宮備考

卷一

自得軒

記稱奉夷父祈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為鄆大夫故人稱鄆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有三女少曰徵在父問三女曰陳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長九尺綱目因家語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史稱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案隱公故云野合猶先進野人之野又正義亦謂男子六十四陽道絕女子四十九陰道絕過此者皆謂之野合紇求婦顏女已過六十四矣然野合之言終不雅馴況家語載求婦顏氏其文甚明茲從家語增正既于錄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書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王存禮聖賢年譜云考公羊載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作十月左傳載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襄公廿一年係己酉哀公十六年係壬戌自生至卒實七十四年三傳以周人紀周事斷乎可從漢代史記何所據而稱二十二年生孔子至平春程登庸吳程以及劉外紀宋史天文志皆以七十四為歲亦云公穀二氏傳經之家當有講誦以次相授止去孔子世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後於



公穀語里微子國孔子語生類多從公穀其說良是若  
家語語里微子國孔子語生類多從公穀其說良是若  
三年皆國史記所載詔以傳說春秋爲孔子親著  
書已酉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乃二十一日若十  
有一月無庚子孔子生月應從穀梁張存紳稽言云  
春秋長曆已酉歲逢壬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庚子在  
亥十月此以周正了改月言也公羊以建亥爲十二  
月而爲者說爲十一月史記又以公羊以建亥爲十二  
屬明年故謂己酉十一月爲襄公二十一年建子周正  
周正改月言也洪慶善陽里諸糸經登釐年表辨正  
皆謂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日潘府通記  
云申時生爲定論二書辯晰如此禮樂統因之從公  
穀又按綱目前編亦於庚戌年書十一月孔子生其  
小注曰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  
而史記獨公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  
法然不可考按襄二十一年日再食況非生聖人之  
學富備考 卷一 三 自謂軒

年也嘗從史記前編之論知此禮孔庭授亦從史記庚戌十月庚子周十月今八月也孔庭以公穀二傳十七年時爲聖誕節學統因之從史記按公穀二傳同宜從而孔庭年譜疑梁同傅生年阿史失時久諸書樂處從馬茲因之○又摘授云孔子未生時有麟吐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遷袞而爲素王顏氏緇之以續紱繫紳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又起降之谷卓水之巢皆下垂生之外二龍繞至皆上祀降之谷卓水之巢皆下垂生之外二龍繞至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諸說網目前編亦載於小註聖門禮樂統史不紀中

名曰丘字仲尼生三歲而泓紇死葬於防在魯東中於防山淵目云葬於防即禮記馬家謂皆照山字因去之又史記有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得諱之也及

後孔子母死，願於衢鄉人晏父之母，訪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諸語雖說出，而先儒陳安丘者，禮記集說已謂爲誣。顏母死，時孔子成立，坐人入棺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處之理？辯之甚明。茲從疑。

不飲。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於此，孔子母死，殊爲失大，應從年譜，後紀於後。又史記於母死公葬後，即著有孔子娶姁李氏，鬻子孔子與魯陽虎地之諸語，蓋應謂其近誣。楊慎亦謂孔子不就季氏，亦無要姁與伴之理。而子由古史乃僅謂其不應書於昭公七年，而移書於昭公二十七年，是仍其誣矣。茲從疑，不書。

七歲入小學。十五有五歲志於大學。魯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請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名

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杜預曰三故考父鼎命上卿也銘云一命而傳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禮於是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滅孫乾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南宮敬叔名與何忌孟懿子名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前編曰按史記孟僖子屬其子事孔子時孔子年十七而云僖子死然僖子死之年孔子年三十四蓋孔子年十七歲孟僖子相魯昭公適楚不能相禮以此為病其後使其二子師孔子非必在是年亦非必在其既死之後也此論其通而古史竟移紀於孔子年三十有四之時則失之太後與史記於十七歲時失於太前。一難據為信也茲從史記於十七歲時失於太前。去史記病且死句惟全依左傳本文內有乃諱孔子者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數語則二子師事孔子不即在昭之七年亦不在僖子既死之後從可知矣孔子貧且賤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十九歲娶宋元官氏二十歲仕於魯為吏料量平。

學官備考 卷一 網目載周景王己巳十三年魯昭公十年魯己巳孔子為委

史與年譜 子鯉生時魯昭公賜鯉孔子榮君之貶因所記同。子鯉字伯魚明年為司職史蓄蓄息又明年始名之曰鯉字伯魚。明年為司職史蓄蓄息又明年始敬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祔葬於防。孔子曰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吾從魯遂合葬焉。又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二十歲母喪既祔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始成聲。按為委吏為司職史史記亦紀於年十七以後年三十以前但

適娶元官氏及生鯉。茲查綱目所書及年譜編載增記併母死合葬移紀於此。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門人亦皆尚右。孔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門人乃尚左。此見聖人立項不忘。又見二三子之於聖人。昭公十七年鄉子來朝道黃帝以來官名。孔子聞之遂往見而問焉。明年習射於嬰相之圃。按射義載有使子路執弓矢出蓬人後者不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及使公問之衆序點揚解而語蓋僅有存者之半。呂大臨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御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此說相之事疑不出於聖人特弟子逆料聖人而為此說將

學官備考 卷一 自傳

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孔子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周優為之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茲從孔子適衛一云學鼓琴師襄子擊磬於衛闕不錄。孔子適衛一云學鼓琴師襄子擊磬於衛之後余有丁曰師襄子即擊磬襄孔子用魯擊磬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於海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始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十日不適衛學琴庶幾近之茲從余說改紀於此。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求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

學宮備考

卷一

七

自得軒

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家語四字詩云編而長今幾與顏並音祈聚如望羊如王四國一本如字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訪樂於襄弘言終退弘語劇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問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鑠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聖人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朋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按家語諸書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室之則蔡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入后稷廟觀堯舜桀紂之像及周公抱成王負戾之圖鎭金人三緘其口之銘而顧謂弟子三致意焉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辭去

學宮備考

卷一

八

自得軒

聃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莊子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魯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弑陵陳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年已三十矣按國語里諱年諸所紀年蹟多與史參差蓋因史竊謂諱此數語正見孔齊景公與魯襲來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繁緹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孔子叙書以秦晉附周書後是已前知編周屬秦但孔子之前知諱理不似衛家推數若曰秦之可王能用人能樹其過也蓋據理則勸人修省推數則啟人黨幸孔子因附於數而言必據理雖世所微之意淡且遠矣其竊小矣景公說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

學富備考

卷一

九

自得軒

而季平子與郕昭伯以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歸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孫於齊齊處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史記於此有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季景公語綱鑑世史皆因之按余有丁云昭公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晏嬰將於魯景公入魯問禮於孔子自此晏與孔子相友善今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於景公昭子家臣說誤北景公最同泰穆事於孔子曾悅孔子之對是知有孔子矣何藉人爲之通哉從余論去家臣之誤按家語說苑增入舍館合於外館景公造馬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與景公問何王之廟孔子曰是必釐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且加其廟以是占之公曰何以不殃其身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左右入報曰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景公請置廩卹之邑以爲

學富備考

卷一

十

自得軒

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謂曰大賢之包周至既衰禮樂缺有問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計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司馬溫公宋子全履祥者謂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春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及平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閭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又於此下接叙吳伐越事茲按編年移紀於後徐魯  
哀元年孔子在陳時事○家語載楚子渡江有釣  
舟大如斗圖而赤取之使使聘於魯問孔子曰  
子魚也○可剖而食之楚子食之果甜如蜜又載齊有  
一足鳥飛集於庭使使聘於魯問孔子曰鳥名  
商羊水祥也○齊因爲水清水果至不爲害兩事孔子  
皆謂聞之童謠不自以爲智史皆未書闕里誌載係  
在陳時事與家語使聘魯異未知的係何時無關係  
類附誌於其下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  
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  
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醢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  
學宮備考 卷一 十一 自得軒

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往王鑿曰不  
非叔魯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  
利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爲四寸之  
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一年四方皆則  
之定公十年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  
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薨昭公於墓  
道之南孔子薄而合諸墓馬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  
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功臣又由司空  
學宮備考 卷一 十二 自得軒

若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  
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陽虎作亂政  
三家公缺處父帥成人禦之虎敗盜取寶玉大弓以  
出入於謹陽關以叛明年伐陽關得寶玉大弓虎出  
奔齊史詞與經傳微異是時孔子年五十一史稱年  
定公九年季孫氏即以庚戌數亦應是公山不狃以  
五十六稱五十一史誤也茲據經傳更正公山不狃以  
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  
莫能己用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

爲大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  
爲司寇示重其祖也齊大夫黎錡言於景公曰魯用  
孔丘其勢將危齊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  
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  
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  
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及會所  
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

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葵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葆才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齊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其陳諸事雖穀梁亦將載茲從古史未錄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

學宮備考

卷一

十三

自得軒

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卒事齊人不能加魯齊侯愧焉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定公問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某

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公曰善哉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又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季桓子以粟千

學宮備考

卷一

十四

自得軒

鍾離孔子孔子受而不辭既而以頌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而致粟今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意乎孔子曰吾得千鍾受而不辭者爲季孫惠且寵也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錄此聖人之財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子曩告子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

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獄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設法而不用故無姦民云

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人亂政者少正卯朱子正卯事論語所不載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語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肯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著其權爾吾又豈敢輕信其言而遽指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而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初孔子爲司寇時國人謗曰魯衰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麋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盡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官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驅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

學宮備考

卷一

十七

自得軒

遂行宿子宅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謂孔子曰吾欲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返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魯將墜成公欽處父謂孟孫曰墜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郭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墜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史記定公九年孔子爲中書宰十年爲司空范相公會夾谷與經合經記十二年墜卻墜費而史書十三年誤矣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史魯世家亦書十二年孔子去魯孔子世家乃書十四年行攝相事後乃去魯前編又書於十二年不俱參差子余有丁曰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墜而史誤以爲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世家又以爲十四年自相矛盾蓋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魯大治齊人懼魯人樂以沮之孔子遂行正僂魯十月有事於郊之其開成弗克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矣史記必誤故年譜學終皆敗叙爲十二年去魯茲按經孔子適衛主於子路交年表更正俱紀於十二年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之祿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居頃之或謂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

學宮備考

卷一

十八

自得軒

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曾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馬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存茲乎天之將喪斯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命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將甲者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有孔子使從者爲寧武余有丁曰寧武子當衛文公時至是已百去匡過蒲五六十十年史記誤也茲按家語莊子更正去匡過蒲其餘及乎衛主遷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



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  
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  
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  
醜之去衛過曹是歲丙午定公魯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宋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  
欲使民無貳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常時吾欲  
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  
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王君之問問之悉  
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  
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  
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  
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也孔子曰此  
事非難惟欲行之云爾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  
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

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家語作姑謂子  
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  
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繫鼻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  
哉孔子遂適陳主於司城真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  
越王勾踐會稽史原有此句與經傳書魯哀公元年  
古史移於魯哀公十年吳使使問骨事應移叙於此而  
四年後則又誤矣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  
子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  
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諸  
侯祀天下諸山  
川能興雲致雨社稷爲公侯祀者爲公侯而巳皆  
以利天下也社稷爲公侯祀者爲公侯而巳皆  
以利天下也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禺之山封禺二山名俱在吳郡永安縣晉爲蒼姓在  
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瞿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  
哉何孔子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於是吳答曰：「善哉！聖人有集於陳廷而先，枯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滑公使使問孔子。」  
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公元年立，定公四年卒，又按系家滑公十六年，孔子適陳，滑公爲是。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正義曰：肅慎，國名。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射鞬國方有此。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者，於是肅慎貢枯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武王元配虞胡公女也。

學富備考

卷一

二一

自得軒

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怠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史於此載有歸與之數，後又重叙茲去，此而從後叙叔氏以肅叛，肅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挺鉞合衆，與之圖甚疾，滑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

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先之志。」  
言不樂從公。婦人有保西河之志。  
此西河衛地，言無叛意。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與公叔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學富備考

卷一

二二

自得軒

不果。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硤硤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此節義在此句，史闕之，茲補入。王孫賈諷孔子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戶，何謂也？」孔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欲仕者，行道之心，不苟求者，守道之儀，封人請見，也正增紀此於擊磬之後，見守道之正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亦可謂知言，惜相孔子見問答之辭不傳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

學宮備考

卷一

二三

自得軒

齊華之先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負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詩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耶卿作爲耶操以哀之王肅曰厥操曲名索隱曰此耶卿非魯耶邑家語云作繁操以哀之曰周道衰

微禮樂衰退文武既墜吾獨馬歸周遊天下靡邦而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泉鳴脊馬顧之慘焉心悲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蘧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富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家公靈公卒立孫報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二年耐贖於戚陽虎使太子繞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此衛蔡事無與於孔子而史筆之於孔子世家中倍見孔子遭際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齊助

學宮備考

卷一

二四

自得軒

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經五桓宮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李桓子病董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口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諫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條庚戌魯三年秋桓子死已葬方召冉求則冉求將行孔子思歸及自陳還蔡并益殺蔡昭皆在此明年史以明年二字特補普於自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陳遷蔡句上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後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史未分晰何年按經辛亥五年秋九月

齊景公卒

此明年即後六年

孔子曰蔡如萊公問

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萊公將使於齊問於孔子

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吾甚懼之子其有以語我來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

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

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

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

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是其心

學宮備考

卷一

二五

自得軒

若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

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

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按朱子

嘉集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

之固有而莊周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

特出於勢之不得已其說乃為我無君之說其論固

是也但玩不可解無所逃之語雖若有異而於事親

臣之道仍無二致其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則與為

臣無君者不同即論語所謂事君能致其忠則與

臣無君者不同即論語所謂事君能致其忠則與

臣無君者不同即論語所謂事君能致其忠則與

之曰爾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去萊及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曰為孔

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

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耨子路行以告孔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

學宮備考

卷一

二六

自得軒

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

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復往

則亡孔子遷於蔡三歲此稱遷於蔡三歲應是自四

歲耳古史乃云及於蔡三歲以及字易遷字久受後

通楚及楚昭幸亦是此六年秋自葉及於蔡後鳥有

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

耶楚子昭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諱

曰孔子賢者所讒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曰孔子賢者所讒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曰孔子賢者所讒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之圖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楚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按論語應在去衛如陳時事，諸家語又叙在畏匡之前，未知孰是。姑從史記於此。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德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

學宮備考

卷一

二七

自得軒

回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子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其弗忘矣。』孔子曰：『善乎。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弗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辛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

學宮備考

卷一

二八

自得軒

之居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楚子乃止其秋楚子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繼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駟脫駟於舊館人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乎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徐癸丑魯哀七年吳與魯會鄆徵百牢太宰誥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孔子既至而弟子疑所予冉有子貢以伯夷叔齊之事質之然後知孔子之不予輒也子路問孔子治衛所先孔子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孔子既歷聘諸國其君無

足以成事者將歸老於魯而盤桓於衛者累歲此說古史按綱目於丙辰魯哀十年書孔子自陳至衛節取云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及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非久於衛也與史闕異蓋自於五至丙辰四年中在陳在衛皆未有事蹟表見無從考核而其明後書孔子及魯之年則史與經傳綱目皆同矣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此明年接經師條丁巳魯哀十一年因上敘衛事係丙辰年事故此即稱明年史之凡稱明年大半類是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冉有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冉有曰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大夫孔圉將攻大叔疾問策於孔子孔子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水木豈能擇鳥乎困遽謝焉會魯季康子以幣迎孔子時孔子年六十八歲哀公十一年也綱鑑書周敬王丁巳三十三年冬孔子自衛反魯即哀公十一年而魯哀公十二年歸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反乎魯哀公館焉公自昨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

學官備考 卷一

三二 自得軒

問儒行問大禮問取人他日又問人道誰為大又問政問何為則民服孔子皆詳告之季康子亦問政問使民敬忠以勸又冉宰問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亦皆舉其當務者告之

語並散見於論語中庸二載禮諸書然魯之君臣知孔子之聖而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紀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柳柳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繁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莊厲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

學官備考 卷一

三二 自得軒

之以求合韻武雅頌之音按刪詩之說有以爲不然者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或經孔子刊定非孔子刪之也有以爲然者以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詩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迷不在三百五篇之中子又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詩經夫子刪定可知也谷韻武也孔子曰放鄭聲豈有以鄭衛為淫之曲而可強合於韻武之音邪有以爲然者以季札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者在焉則諸詩殆雅樂矣使其爲里巷野曲所則則周樂安得而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且以鄭伯如晉子展餞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孟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孫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海風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薄兮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也諸議不一王柏謂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孔子之手乎仁亦有詩非孔門舊本之說雖未便以爲定論然秦灰之後傳詩四家已覺異辭茲仍其說雖在言詩者當如夫子於止於邱隅之詩而推於如子思於鸛飛魚躍之詩而推於上下察如子貢達貧富之論於切磋之外如子夏悟禮後之說於素絢之句善自取義焉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淵鄒之

徒七十子中水列顏濁鄒、頗受業者甚衆、冉有爲季氏聚斂、孔

子命小子鳴鼓攻之、冉有謂力不足、孔子以令女直

進之、宰予欲短喪、孔子以不仁斥之、宰予晝寢、孔子

以朽木不可雕責之、子貢方人、孔子以夫我則不暇

傲之子張學干祿、孔子以言寡尤行寡悔正之、此六

士大患、故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愼、不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

學宮備考

卷一

三三 日得軒

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

言、聞問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

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僕、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

而行、魚飯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

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子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見齊衰者、見衣裳、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過之必趨、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反

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

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達

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論語悉屬手理、未可摘錄、但按左傳曰、

吾不試、故藝、學宮備考

卷一

三四 日得軒

章曰、世家不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茲亦以其中載

一貫下學語、要言矣、爰因其舊文、紀之以具大慨、示

齊哀公十二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

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敬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井十六亦足矣、若

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

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法、又何訪

焉、弗聽、是歲子鯉卒、子鯉、魯之哀公十

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仲



學宮備考

卷一

三五

自得軒

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先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史述疾沒世而名不稱及吾何以有見於後世語於作春秋前乃因史記殊失孔子作春秋本意茲據孟子書更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正義曰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

學宮備考

卷一

三六

自得軒

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又以孝經受曾子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按雜記有六經既成孔子爰發戒沐浴命孫假隨於後向北斗稽首告備乃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一日受之之說聖門禮樂統亦爲載之茲從史不錄呼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按孝經德之本也不可不告一貫傳道之要言也史固於絕糧時述諸子貢者矣然不如述諸曾子者於此爲是是以述彼書此諸討陳恒兩曰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辭嚴義正正行春秋大法史乃遺之蘇氏古史雖知增記而辭稱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諸涉駁難茲並十五年子路先於衛孔子哭之曰天依諸語增正祝子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明年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爾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爾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吳能

宗子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般人兩柱間，昨暮  
子夢坐奠兩楹之間，子殆般人也。後七日孔子卒，年  
七十三。時魯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  
丑，杜丘日按是年四月十八日丑，無己丑，己丑五月  
十二日也。日必有誤，周四月今二月也。孔庭福  
日為聖忌辰，哀公諱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違一老  
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執紼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  
自律，時般童年，按年譜丁巳，門人治喪，公西赤為志  
焉。飾棺槨，檀襲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旋，夏也。

學宮備考

卷一

三七 自得軒

備三代之禮葬孔子於魯城北泗上，孔子之喪，門人  
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之無服，  
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  
門人皆心喪三年，然二三子皆絰而出，出外而不見  
絰，所以隆師也。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弔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廬於塚上，復居三年，然  
後歸。孔子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皆有  
餘室，因名曰孔里。按史稱冢大一頃，頃百畝也。位於  
康廬戊戌年，遯魯，按止曲阜城外。

此關先帝廟恭謂聖林，視其望地，蓋不止一類。自北  
關過石橋，道列僧樹間，松柏每株相去約十餘步，歷  
坊列五門，又歷四十株，至聖林坊，又歷五十株，坊  
宣聖林坊，為外垣，垣門是周垣門外，已約計一千四  
百餘步矣。客門入，歷三株，向西行，歷十餘株，至儀門  
歷十三株，石表二，百獸四，石人二，次縣列於十三株  
之中，至享殿後殿，外東角門入，內紅牆經子貢植，橫  
處北行，歷十三株，西為述聖家，又歷四株，為伯魚家，  
西行數武，北上至聖家，也南向前有石壇，子貢築，應  
故址在，豕右側，闕里誌稱，外周垣東西廣八里，南北  
運五里，內紅牆南北運二百餘步，東西廣百餘步，北  
內嘉樹茂密，相傳當時四方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  
之者異種，有莫知其名者，且云無鳥巢，無荆棘，位偏  
觀良然，誌及相傳，悉非虛也。守林弟子各記所聞，以  
入貽著草五十章，即林中所產云。弟子各記所聞，以

學宮備考

卷一

三八 自得軒

為論語家語及諸經書，其故所居地，世因為廟，藏孔  
子衣冠琴車書，至於今。廟制增崇，位既謁聖林，次日  
及廟，從也。親門入，渡壁水橋，過旋門，凡三，造大成門，  
從金聲門入，詣大成殿，恭謂聖林，次日，造大成門，  
仰瞻殿庭，計九間，問其高，七丈有八尺，間有十哲像，墨  
五尺，深八丈四尺，云柱圍十尺，前面石盤，兩山  
後簷俱鑄花石柱，梁棟材皆楠木，石色同，前為露臺，四  
以五色間金瓦，餘綠琉璃瓦，石色同，前為露臺，四  
繞石欄，凡兩層，中階及左右各十二級，殿後為寢殿，  
七間，祀夫人元官氏，又後為聖蹟殿，亦七間，壁上列  
石刻聖像，諸鑄像，皆銅像，名唐吳道子，宋朱希真，諸人筆  
也。後轉殿，寢室前為杏壇，即講堂遺址，古檜在壇南  
左，白鳥兩廡，連廊共百間，高二丈二尺，殿各闊五十  
五丈，三尺，深二丈五尺，祀先賢先儒，若木主，壇前為

大成門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最所從入也右曰玉振玉振之右為崇聖門八門之內為金絳堂五間演樂之所也崇聖門後為崇聖殿五間祀啟聖公像從祀諸賢儒皆木主再後為崇聖殿三間祀夫人顏氏又其後為神廟皆在大成殿之西偏從大成殿過東偏為家廟五間高廣如崇聖殿祀至聖二世三世及中興祖考妣一櫺如家廟殿前為櫺星堂又其後為神庖為后土祠廟前為魯壁乃至聖故居即魯恭聞樂處也故井猶存又前為詩禮堂其高廣亦與西之金絳堂同習禮之所也禮器庫附馬堂前有唐槐一株又前為燕申門在金聲門之左出門行向大成門前為奎文閣三簷七間高比大成殿少四尺左右掖門各二間登閣可四望也閣前為參同門五間旁為夾道無掖門諸宇之高大成而下奎文閣久之正寢殿聖蹟殿又次之客聖殿又次之詩禮堂金絳堂又次之大中門又次之二門又次之然

學宮傳考

卷一

三九

自得軒

二門之高出一丈有七尺也俱有盤梯及鑄花石柱瓦俱綠琉璃二門前石橋三跨壁水中欄三丈三尺長五丈東西長各四丈俱繞以石欄前為大門五間皆圓洞如城門乃周垣之前門也周垣之東有門二在大成門前之左者曰毓粹在壁水橋前之左者曰快觀與快觀相向者曰仰高俱三間連從何高門出大門前一石坊上鑄宣聖廟又前一石坊鑄大和元氣四字左有德伴天地坊東有右有道貫古今坊西向廟前為櫺星門面牆長五丈五尺繞廟之址闕里誌載南北四百八十步東西七十步周垣以內繪有森森幹多碧古葉並青翠豐碑林立讀不可了有高二丈餘者各表一亭此戊戌五月上旬所仰瞻觀見者也雍正七八年間奉

自漢高過魯致祀以來歷代京

擇建祠皆有加云

都中國立國學致祀前替天下司府州縣衙皆立文廟致祀追贈稱父稱公稱王至明嘉靖改稱至聖先師孔子而釋號定自宋追祀聖父為格聖自周戰國魏封其後嗣為君漢初因之後封侯歷代相因至後周封公宋定名衍聖

國朝奉祀益隆追祀五代後嗣仍世襲衍聖公又曲阜縣令以孔氏子孫為之又為子思世襲博士一員於後嗣南遷衢州者世襲博士一員著為令定例載祭

學宮傳考

卷一

四十

自得軒

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林地一十八頃二十七畝廟宅基三頃二十七畝五分佃戶五百戶灑掃戶一百一十五戶康熙二十四年覆准札林地於原額外增擴一十一頃一十四畝九分除錢糧其衢州博士另給有祭田云其位謹按孔子之聖夫人而知之有志者身願學宮亦或自謂為學之而夷考其所謂聖曰誦其詩讀其書耳夫誦堯之言必行堯之行誦孔子之行必行孔子之行遂可謂之學乎或曰孔子之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行豈易學也哉故軒有言求聖人之道當求之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則誠

學宮備考

卷一

四一 自得軒

以孔子之一身動靜應舉接物者言之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誠未易學也如於鄉黨柯何似不能言者入公門誦明如也過位色勃如也入公室視盥水之乎其攝行相率三月大治誠未易學也如爲吏料量平爲司職吏富蕃息入之爲此蓋學之手其天縱多能誠未易學也如入大廟而事閤人於每事蓋學之而下問乎其哀餽人喪而卿之粟則脫驂以贈君未行其言賜邑辭不受受費卿之粟則分與無者人之遇此蓋學之而無吝嗇貪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人無有不祭無有不蔬食菜羹蓋學之而不知祭祭必誠乎果學之豈盡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耶見齊衰者弱冠衣袵者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人見之過之蓋學之手弟見見見袵衣者之必作必趨也於見齊衰與替者則未必然豈於見齊衰與替者之必作必趨則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耶未易學者不思強勉學之時習學之而可學者又易視之而行不學而曰疑若登天可乎或者曰學聖人之說豈要乎夫學聖人有要周子言之矣曰一爲要一昔無欲也竊謂無欲誠也心主一也心主一則所事道乎學者言道在求仁於外或者又曰一有所謂道乎學者言道在求仁於外也

言日用事間也夫曾子曰夫子之道思想而已矣忠恕近乎道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曰及身而誠求仁莫遠焉夫天心之誠應而難見固必徵之於動靜應事接物之間孔子曰下學而上達下學固求仁言雖精微欲虛處聽耳焉得爲學孔子耶願學孔子當從下學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從下學之事生知安行不外下學也願學孔子當從下學

宮傳考 卷一 四一 自得軒

聖祖仁皇帝御製譜

復聖顏子

聖道早聞天姿獨粹絳牋傳文不遠不載一善服膺  
萬德來孝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  
用舍行藏王佐之器

六示聖子會子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  
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

御製序贊

卷一

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進學子思子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在篤恭懷獨成德之門  
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亞聖孟子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聞之曰仁曰義性善獨聞  
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肩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

孔學傳禹功作配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今上御製樂善堂文集

四賢讀有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爲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天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竟歸

御製序

卷二

二

禹之相授受幾乎尚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爲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闡聖道而養氣之論爲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儒閣有求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爲百代之楷模因各系以讚用誌景行之思云爾

復聖

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聃歟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充成復聖

宗聖

宣聖黻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敦敦雅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萬軼僊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

御製序

卷二

三

駕黃春谷臨溪雄濟得正以終三子雖多獨得其

述聖

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萃絳緹則師曾傳孟誠有是力得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克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亞聖

戰國春秋又異其世滔滔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

處士橫議爲我兼愛重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  
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  
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出世之畧竟發仁義  
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子其難  
顏丁其勿語默固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御製序

卷二

湖南岳陽縣儒學學官彭其位敬輯

四

學宮備考卷之二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閣

四配

復聖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五  
傳而至隆終生子六人其五曰宴安爲曹姓國於知  
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

學宮備考

卷二

自得軒

爲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  
生嘗父嘗父生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齊威  
公命爲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邾音子孫遂以顏爲  
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目夷甫以  
下傳十七世至懿爲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戊  
子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生顏子於魯卽魯昭公二十  
九年也少孔子三十九歲此學統所載與諸書年譜  
同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  
子列傳皆云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歲而髮自三  
十二歲而早死故綱鑑世史載景王庚辰二十四年

七月爲顏子生而闕里誌列傳載係昭公二十有一年也若生年係庚辰三十二早死是在敬王三十二年辛亥而列傳載哀公五年顏子卒也時孔子年六十二尚未危於陳蔡與論語顏淵相從及後顏淵死顏路請車爲柩門人爲葬係孔子已回在魯諸說不符公羊傳及世系哀公十四年庚申獲麟時敬王三十九年載是年顏回死以三十二歲早死推之則生年當在敬王己丑八年如學統戊子七年止增一年是少孔子三十九歲可從也若世家列傳皆出史記少三十歲之說自相矛盾而朱彝尊集孔門弟子考亦載少三十歲未深考矣至鑑史載景王庚辰顏子生彼於敬王癸丑三十二年載顏子卒與所云三十二歲蚤死亦不合龍體剛史累載敬王丁亥六年顏子生三十九年戊午卒此出甲子會紀皆與世家不符惟王草堂聖賢年譜載敬王己丑八年顏子生庚申三十九年顏子卒與世家論語荷蓑傳錄之俱備

學宮備考

卷二

二

自得軒

於顏氏顏子生而明睿純粹有聖人之資年十三從家諱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之善以爲辯狡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性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性爲辭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能

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其問爲邦也孔子告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人謂左右曰君子固

學宮備考

卷二

三

自得軒

讓入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趣駕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馳車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噪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

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顏子之家貧，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孔子稱之曰：「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嘗謂顏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園十畝，足以爲線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無士交，通終身無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也，其至乎？」顏子與季路侍於孔子，志。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嘗從孔子於衛，按舊侍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言志，皆述凡三人所能而語多涉談藝戰國策口氣殊異，論語言志氣象不殊，後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顏子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

四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從孔子危於陳蔡之間，弟子有愠心。顏子入曰：「夫我之不修，是吾之醜，道修而世不我容，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而與之。孔子語子路曰：「由，知者何若？仁者何若？」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孔子曰：「可謂士矣。」又以問子貢，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孔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子入，孔子語亦如之。顏子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孔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強而行義，弱而受諫，怵而得祿，慎於持身。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齒落年三十，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



學宮備考

卷二

五

自得軒

子則王者之相也孔子嘗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按莊子載顏子有心齋坐忘諸說聖門禮樂統亦爲採述竊謂與服膺弗失語背並不錄孔子贊易至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愆稱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學宮備考

卷二

六

自得軒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年三十二歲卒於魯時魯哀公庚申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也出公年傳及世宗按學統所載卒於周敬王己未也三十八年即魯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與世家所系差一年舊傳哀公五年卒者誤六年孔子危於陳秦顏子尚在相從後顏子走孔子以子鯉死無鄉答顏子父請車馬報語門人不可厚葬對哀公問弔蓋孔子已同在魯矣稽孔子世家及年譜於十一年及魯十二年子鯉卒則所系顏子於十四年卒者近是他書所載顏子卒年未有足徵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哀公將弔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說者以爲吾友蓋指顏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顏妻戴氏元封克國夫人諡貞素子歆魯大夫葬顏子於曲阜縣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志云其地廣袤各一百五

季有五人艾啓墨亦在其上稱顏林有後人即所居  
祭田歲以春月寒食冬月孟朔致祭。後人即所居  
隨恭故址。據而大之爲廟以祀稱復聖廟。在孔廟東  
步宏致莊麗。僅亞孔廟。巷北有井曰顏井。顏族世守  
之廟中以顏子二代款三代倫十三代之孫三百餘  
代見遺。三十七代孫古四十四代景卿真卿從祀。仍有  
祭賢祠祀父路寢殿祀夫人戴氏春秋宗子博士主  
祭。竊謂從祀告後嗣似有永傳宋儒周子實教二  
子應以配。自漢以顏子配享孔廟歷代因之。唐開元  
中贈顏子兗公永祥符間加封兗國公皆專以配享  
成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孟子定四配孔子正南面而

學宮備考

卷二

七

自得軒

顏位東二元加贈兗國復聖公。明初因之嘉靖九年  
省封爵。四配十哲定稱復聖顏子。賜後祠五經博士  
一員。

國朝因之稱復聖顏子。令後祠世襲五經博士一員。主  
廟祀。定例載祭田五十頃。墓田地三頃。三十三畝。一  
分。廟宅基九十二畝五分。佃戶十戶。門子四戶。廟戶  
七戶。灑掃戶二十五戶。康熙二十四年。覆准曲阜縣  
顏氏地畝。於顏糧內除免銀一十八兩六錢。

其位謹按傳稱孔門受業者七十人。則是七十  
七人。皆學中人也。而孔子獨稱顏子好學。其稱十  
好學也。曰不遷怒。不貳過。非若世之但指肯讀書  
人爲好學也。顏子亦嘗自言欲罷不能。饒鳴吾才  
矣。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好之至也。好之至者何  
日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所  
學盡在博文約禮其用功責。致其好則抵在端之一  
己之才。而不遷不貳其功驗也。讀書殆博文之一  
端。而竟置約禮不事。可乎。乃又有因聞一知十之  
語。遂假爲心齋坐忘之說。而求顏子之所學於鈞  
溪。以爲學而終不可以稱好學者。好則好矣。非所  
學也。孔子之語顏子之問仁也。曰克己復禮曰爲  
仁。由己顏子問其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動皆在己。一非日用之間。顏子所謂下學也。何

學宮備考

卷二

八

自得軒

有於鈞溪何有於垣墉乎。周子曰學顏子之所學  
其必也博文以致吾知約禮以行吾敬。竭吾才以  
實踐之。庶幾爲學。  
顏子之所學歟。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鄭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子曲烈於鄭。子孫因其封國爲氏。遂爲鄭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曾僖公十有四年。卽周襄王十六年。鄭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鄭。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既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爲曾氏。巫公生天。天生阜。阜生點。妻何氏。以周敬王丙申十五年冬。卽魯定公五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

學宮備考

卷二

九

自得軒

十六歲。此從宗聖誌。與世史畧同。而年譜皆云未十四年。當傳數諸子生年。大都按史記所云。少孔子若干歲。而推數之耳。此云丙申者。以孔子庚戌生數云乙未者。以孔子己酉生數也。後諸弟子同年十六。時孔子周流衛陳蔡楚之間。父命往從受學。性至孝。侍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一日在楚心動及歸。問母。母曰。思汝箸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嘗出新於野。有客至。母以手自揜其臂。曾子臂痛。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揜臂以呼汝耳。王充者論衡。其感虛篇述之。謂此虛也。竊謂銅山崩而鐵鶴鳴。物類感應猶然。況母子天性。至誠

相感動乎。四體理之所有。何從此虛也。

茲因學統原傳。稽宗聖誌。仍爲錄之。耕太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子有君子之道四。史鮑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言。而末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能勞也。學夫子之言。而末之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嘗曰。三省其身。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信乎。群臣則任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曾子衣敝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懼。孔子聞之曰。參

學宮備考

卷二

十

自得軒

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嘗耘瓜，誤斷其根，父皙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疲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求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爾不聞乎？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

學宮備考

卷二

十一

自得軒

大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孟子以爲可謂養志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貴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親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乎！四德者也。云云。孔子嘗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學宮備考

卷二

十二

自得軒

孔子以大學之道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一章，門人又述曾子之言爲傳十章，以分釋之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以孝爲至德要道，授之曾子。語具孝經。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違親而爲人役。」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於聖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弟也。」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三十歲，父皙卒，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羹，遂不忍食羊羹焉。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冠罷而後復來。」母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鄭，數之罪十，而曾子

所諍者九魯師罷都君修會子舍而迎之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司刑者要語舊傳遺之今載入

門弟子問

於曾子曰夫子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不得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又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其業矣又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曾子失妻子申問哭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既失妻不言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娶殺孝己吉甫以後娶放

學宮備考

卷二

十三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二

十四

自得軒

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記載曾子以桑梨不熟出妻其事未足爲信曾子妻已生元生申生率則歷事亦有年以曾子之修身齊家何至有不用命之妻則偶桑梨不熟何至遽出而史書又爲何事乎何其說謂以微罪不欲斥言之試問斥言者何事乎何其固甚也至終身不娶又安知非妾死而不娶乎觀嬰兒失母之言可推也故顏氏家訓後娶當去舊過衛其篇亦有曾子婦死不再娶之語可証當去舊過衛其居衛也組袍不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屐而踵決曳徒而歌商頌聲淵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也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知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親而不逮也惟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比何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

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善達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而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也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會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誠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達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終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謂禮終嘗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故許晏子爲知禮云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成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

費會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道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人乎？與人以責，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責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會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會

學宮備考

卷二

十七

自得軒

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爾何無罪也？吾與爾畢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爾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爾何無罪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衛人吳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會子薄之，遂與起絕。會子嘗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會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

曰：及哭於爾次。會子北面而弔之。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告會元。會華曰：夫鳥以山爲昇，而層巢其巔；魚以淵爲淺，而穴穿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果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忽，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孟敬子問疾，會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語之。浸疾

學宮備考

卷二

十八

自得軒

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會元會中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賓歟？子春曰：止。會子聞之，瞿然曰：吁！曰：華而晄，大夫之賓歟？會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費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會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年七十。時周考王乙巳五年，即魯

悼公三十二年而衛敬公十五年也。此從學統所叙。知卒於何年。按曾子哭子夏喪明。在子夏沒後。西河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魏文侯使子夏為師。則曾子年當百有餘歲矣。丁氏嘗序宗聖誌。稱其自衛友魯。若述經書。獨有大年。得以其道傳思淑孟云。想亦以其百有餘歲故稱大年。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距舊武城五里。明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奏。山之東麓有漁者。罔入穴中。得髹髹形。前有石碣。刻曾子之墓云。役因於此。每歲致祭。祀期春清明。冬孟祈。有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廟製宏敞。壯麗。並於廟前。廟中以子思。孟子配。東廡陽。公居。康公。明高公。明宣孟。係西廡。樂正子春。沈僖。行單居。縣公。學官備考 卷二 十九 自得軒

孟子高子墓。廟西有毓賢祠。祀其父哲。東廡曾元會祭如顏廟。廟西有毓賢祠。祀其父哲。中西廡曾華會西。乾隆四年夏。位道孫永佐。首倡書畫赴魯。再請實封王嘉祥晉謁宗聖後。兩博士曾君與劉家。贈贈贈胎宗聖誌。兗州府沂縣江西永豐縣北道文河縣皆有宗聖祠。見志。杭州府城內亦有宗聖祠。志未載。康熙戊戌五月。位遊東魯。為官軍促行。未獲謁嘉祥恭謁宗聖祠。墓中心校快莫釋。六月至杭州。一夕夢見宗聖。次日於杭城內河左見自宗聖祠製亦望皇位。為驚喜。肅衣迨入祠瞻拜。感謝神爽。預接於夢寐。曾子姿秉篤實。孔子嘗謂參也魯。而卒聞一貫之旨。論者以為魯得之也。相傳曾子著書十八

篇亡其八。其十篇見大戴禮。其他言語難見。論語檀弓。凡吉函之禮。雜出不齊之車。詳見曾子問篇。子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蓋喪祭大禮。曾氏為能傳之云。唐總章初。贈少保。從祀孔子廟。庭後追封。鄭伯宋政和中。改封武城侯。咸淳三年。加封鄭國公。升配享位西一元。加贈鄭國宗聖公。明初因之。嘉靖九

年省封爵。定稱宗聖曾子。賜後嗣五經博士一員。廟因之。稱宗聖曾子。令後祠世襲五經博士一員。主廟祀。定例載祭田五十一頃。六十畝。墓地一十頃。一十五畝。七分。廟宅基三十九畝。一分。廟戶三十七戶。其位建於曾子於孔子告以吾道一以貫之。答曰。唯則是曾子已得傳孔子之學矣。孔子以貫之。答曰。好學。曰。今也則亡。蓋當顏子死時。謂亡好學。非謂學亡也。乃後有人竟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是何其言之誣也。曾子著大學。自格致至治平。舉乎官內事。於己分內畢見。其為學可謂約矣。齊治平。是皆以修身為本。其為學又可謂約矣。齊治平。本修身而措之也。格致誠正。所以修身也。格致即顏



子所謂博文誠正卽顏子所謂約禮曾子之學與顏子一也而可曰聖人之學亡乎考其躬行曾子之修身也曰三省其身者親之遺是以孝爲修身之本曾子之孝至母齒指心動精感萬里且曾子嘗言仁以爲己仕死而後已故至病華勿藥而不失其正其言如是其行如是雖爾居終老未獲展治平之學而修身爲本已實具厥躬治平之理著之經傳亦揭若日月後世循之則得肯之則失也夫學者於治平有符或可以永達自謝若修身則何所待而可以自謝乎至於孝人孰無親我之於親視曾子之於親何如也不能行曾子之行而故爲險語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竊不知曾子大聖人之學外又有何

學宮備考

卷二

自得軒

述聖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周敬王戊午三十七年魯哀公之十二年年譜徐伯魚卒伋生因字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又嘗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曰然乎吾無憂矣又嘗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

學宮備考

卷二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二

二三 自得軒

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胡不悅子思歸於魯。學統載魯世公元年其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盡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設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思日不樂。記稱孔氏出母其事涉疑有以出母爲生母，而引左傳稱康公死之自出之語爲解此說似也。按傳載孔子二十歲生，伯魚六十歲伯魚卒，子思始生，則是伯魚卒時年五十矣。其妻之年，諒亦相若。五十老婦，未必尚能生子。子思或係庶母所生，可知也。假子思生母，即伯魚之妻，伯魚在時未出，伯魚卒後年諒非少，又已生子，何爲出乎？昔宰子對楚昭王有天子妻不服嫁妾不衣帛之語，則孔氏家固有妾矣。子思或係庶母所生，益可知也。以

學宮備考

卷二

二四 自得軒

子思之母，謂焉出母推之，則子上之母，亦庶母而謂之出母。從可知矣。若伯魚之母，元官夫人，記稱夫子十九歲娶二十歲生，伯魚又以其子妻公冶長，則夫人已生有女。孔子二十四歲，母孺夫人卒，則元官夫人相從有年，何至紀出乎古禮？父在爲母齊衰，若出則無記。載伯魚之母死，若而猶哭，則父謂其甚，遂除之。惟伯魚繼哭之意，及遂除之語，蓋伯魚已爲母服，母父在，禮應除，而猶未除，故孔子甚之。鳥可遂指其母爲已出，乎？假伯魚之母，除已出，何服葬之中，孔子無一語，同室諸賢亦無一語聽其葬而後除，乎？則非爲子思言，以附會其說耶？竊謂孔門書當以論語爲正，其他記載從武城取二三策之義可也。後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務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僕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後適齊，又自齊及衛，衛君孔叢子註敬公，學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

學宮備考

卷二

二五

自得軒

衛之禍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頗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每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顧聞先生所以爲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名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居衛，適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於衛，君孔叢子，載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未書何年何名。按君，亦未書年與名。載於敬公元年，後十一年，前按蘇潘綱鑑補書，安王甲辰廿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袁黃綱鑑補書，顯王乙亥廿三年，註侯名，顧公李榮世史，鍾惺資治綱鑑，書年與袁同，書名係，魯公褚衛世家，顯王乙亥時，係成侯，非禮公，亦非禮公，安王甲辰時，乃係，顧公，後此參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長姑並附小註，以俟考。

學宮備考

卷二

二六

自得軒

吾知其可將，然變書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豈可使聞於隣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賊，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賊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榮，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君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學宮備考

卷二

二七

自得軒

其衛之謂乎。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疏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今知過矣。衛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衛君曰：善。衛公子交

學宮備考

卷二

二八

自得軒

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汲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親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受業門人，縣子羊容申詳，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子思居衛，學統戴衛，昭公三年，衛人釣於河，得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嘆曰：鯉雖難得，食以死餌，士

雖難得，貪以此祿。又曰：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富貴庶矣哉！又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卜子夏爲師，又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子思時隱居於衛，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子思貧甚，而自若，緼袍無裏，三旬而九食。田子方遣之，狐白裘，子思辭曰：「飯閒之爰，與不若棄物於溝壑，餒死，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

學官備考

卷二

二九 自得軒

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醪，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醪則所以飲晏也，方之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度義而行耳，豈以爲介哉？子思在衛，學統載衛魯元公卒，孔叢子載休魯公三十八年甲辰子思卒，穆公卒則應是當百有餘歲矣，附錄以俟考。縣子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臣而去國，君不掃。

其宗廟則爲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子思自衛反魯，學統載魯穆公元年，時年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特尊禮子思。世史周威烈王壬申十七年，魯穆公尊禮孔伋，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曰：爲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

學官備考

卷二

三十 自得軒

有之。在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彼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

用之意公儼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  
躡乎君之廷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  
蕩守節之士也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  
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  
而譽臣是爲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  
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爲善受毀也此臣之所  
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己臣以  
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慰也子思曰百心不可以得一

以廩卽叛田氏閻卽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  
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彼  
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  
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  
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名姦非忍行也穆公欲以  
子思爲相時臣皆世襲榮隨遞相傾難不以德訓乃  
嘆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恥也遂不受老萊子聞  
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爲乎子思曰願吾  
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  
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摩舌柔終  
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子思作中庸  
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思  
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然  
不失其意焉穆公不能用子思子思請行穆公曰天  
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  
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竊

學宮備考

卷二

三三

自得軒

以爲言之過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孟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軻又問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優其行，夜思之，畫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白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白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體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魯穆公六年，子思卒於衛。時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也。年八十。此從學史記世家書年六十二孔說所書氏世紀及四書通典載有餘歲云。按聖門禮樂統聖學宗傳及諸傳皆

學宮備考

卷二

三四

自得軒

稱康公之丙子，子思年六十。自衛及魯，越二年，戊寅卒於家。定以爲六十二歲。從史記所敘，此誤也。志稱伯魚卒，子思始生，精年請係丁巳。舊綱目係戊午。孔氏子孫係壬戌，故稱伯幼，不能治喪事也。有戊午至戊寅，僅二十一年，再數至戊寅，則八十一，且孟子載有穆公尊禮子思語，禮子思語，禮子思語，禮子思語，公係壬申年，始立。若子思年僅六十，有二何能及穆公時乎？六十有二之說，誤也。則矣。至稱康公之丙子，尤與紀年不合。稽穆公六年，係丁丑，七年，係戊寅，以戊寅生計之，則所稱八十，近是也。而鑑史載子思言荷變於衛侯時，則子思當百有餘歲。其曰百餘歲，又似有徵。姑兩存之。葬於孔子墓南。子思字子能，世其業，後人於鄉縣城。子思講室，故址，建中庸精舍，後改爲子思書院。稱述聖廟。祭衍聖公。次子五經博士主祭。以孟子配。其從祀則以後嗣自求。錫安國君勳，奮領達道諸人。竊謂表章中庸，固程朱而得朱之先，允文正公當諸橫渠，謂儒者須識中庸，是中庸自文正已知所辨矣。似應益以文正公同孟。子思之作中庸也，原性於天，立道於誠，研幾於慎獨，四時之行，日月之明，生物之不測，鬼神之情狀，及夫君臣父子，禮樂刑政，洪纖巨細，無不囊括於其中，實可以彌綸天地而範圍古今。其書與大學舊經禮記內，至程朱始表而出之，與論語並列，或以爲魯論亦子思所記云。昔者魯穆公，無入乎子思

之側則不能安子思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  
穆公之於子思也座問並饌鼎肉孟子以爲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賢乎宋崇寧元年封子思沂  
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廟庭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升配  
享位東次於顏子元明因之元贈述聖公明嘉靖中  
定稱述聖子思子賜後祠博士一員

國

朝因之稱述聖子思子以衍聖公次子世襲博士主  
祀子思子廟祀祭田廟戶應在衍

學宮備考

卷二

三五

目得軒

其位謹按子思子冲齡失父失祖能卓然自立不  
承家業而發其精微著其廣大述中庸一書任諸  
子百家橫說豎說究不能越其範圍然後知吾夫  
子之道果至正而不偏至定而不易而追溯專于  
思子其達孝失手夫語功能極天地位萬物育而  
祇自一身喜怒哀樂之未發與發而皆中節以致  
爲然後益知道固當求之一身吾天子所謂由己  
也求之一身則非虛放程子曰實學也指示親  
切子思子之啓佑後人也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  
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  
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蓋  
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爲孟蓋庶子自  
爲長少不敢與在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  
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姓世居於鄒故爲鄒人有孟  
數字公宜者娶仇氏以周安王丙申十七年按年譜  
云烈王

學宮備考

卷二

三六

目得軒

四四月初二日生孟子孟子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  
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母曰  
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爲買街事  
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孟子乃嬉  
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復可以居子矣遂定居  
焉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味汝  
既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  
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



學宮備考

卷二

三七

自得軒

以食之明不欺也。孟母一婦人教子如此子成亞聖  
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一云親受業子思孟子初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生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論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名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軍之猶可况加  
敬乎非爾所及也。此出孔叢子按聖賢年譜孟子生按鑑史載子思有告衛侯諸語係顯王時子思尚在則孟子年已列於成人故程子毅中廣有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語或有所據也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也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難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

學宮備考

卷二

三八

自得軒

勤學不輟周顯王三年孟子娶由氏。一云田氏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其室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違乎孟子遂謝過留其婦孟子立志學孔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十三年孟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往受業於是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二十二年孟子在鄒得年四十矣從辭者日衆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諸語告之三十二年孟子適宋有語宋臣戴不勝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及與告子論性善語明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

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十三年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梁見惠王稱仁義述王政論與民同樂後梁襄王立有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語此千古一今天下名言○按學統云是年係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梁襄王元年此從史記也而禮樂統云孟子去梁係周慎觀王二年壬寅梁襄王元年此從竹書也綱目亦從竹書然學統禮樂統與綱目皆云孟子於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未必居梁十七年至壬寅始去似應從史記爲是茲從例書周年不錄梁年孟子以道不行去梁又鄒有對鄒穆公行仁政斯民親上

此長語自是不見諸侯者蓋數年有答陳代及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之義三十九年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有答文公問爲國答問井田并闢許行並耕諸語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明年反於鄒後適齊時周顯王四十八年二上年皆從學統開叙而學統稱即齊宣王八年二十五年按史記田齊世家齊宣王止十九年又按史記顯王四十八年係齊宣王二年禮史有載周慎觀王壬寅二年孟子到齊彼此互要茲從疑不錄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

予慎到環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孟子之至齊也宣王尤加敬焉以孟子爲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也卽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理也後有論易牛論文圖論雪宮論明堂及答好樂好勇好貨好色諸語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問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時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雙信王驩陳賈之徒孟子進見亦罕其出弔於滕也宣王使王驩爲輔行驪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於是驪輩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道不行於齊又母老有憂色雍樞而嘆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年少則

學宮備考

卷二

四一

自得軒

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河憂乎孟子乃欲奉母以歸而母卒矣於是自齊葬於魯馬充虞問曰水若以美然孟子曰古者棺槨之制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厥後三孟子又至齊見齊宣王於崇而不受祿有去心也時王驩已爲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人爭趨奉之孟子獨不與右師言齊臣蚬蠆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蚬蠆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無何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問何以待之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走

學宮備考

卷二

四二

自得軒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及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爲懸於孟子云一日宣王託病召孟子孟子亦稱病不朝之景丑氏宿爲明其義焉孟子致爲臣而歸以道終不行於齊故也宣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曷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遂去齊僑史皆載居小邾王元年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孟子不應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必悔而追也尹士譏之曰是何濡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他日又謂充虞

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  
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會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  
子聞之喜謂其能好善也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爲  
齊所侵至是平公以慎子爲將軍欲因齊湣王之亂  
與師伐齊以取所謂南陽者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  
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  
南陽然且不可慎子不悅其事亦廢不行樂克言孟  
學士富備考 卷二 四三 自得軒

王魏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魏七十鎰而受於薛魏  
五十鎰而受陳臻問之孟子曰當在宋也予將有遠  
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魏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魏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  
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屬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楊朱爲我墨翟兼愛衆之所歸也孟子以  
無君無父謂之公孫衍張儀逞遊說衆之所謂大丈  
夫也孟子謂其以順爲正妾婦之道也陳仲子居於  
學士富備考 卷二 四四 自得軒

子於平公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樂克  
以告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遂  
適宋時宋王偃無道孟子度不能有爲於宋遂反於  
鄉爲歸老計孟子居鄉率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  
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或問之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孟子於齊

陵衆之所謂廉也孟子謂其避兄離母惡得廉匡章  
子父責善衆之所謂不孝也孟子察其心與之遊又  
從而禮貌之當是時秦用商鞅楚用吳起齊威王宣  
王用孫子田忌之徒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  
賢以聚斂爲能而孟子乃謂善戰者服上刑善戰不  
而好戰關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關草萊備可未闢而  
當何如關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虛增賦者當何如  
所說惟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濶而遠於事  
情是以所如皆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

學官備考

卷二

四

目得軒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七篇之中首仁義申教養進湯武退桓文諫嗜欲陳保民道性善稱堯舜正人心距楊墨其大指也至知言養氣之論夜氣良心之說尤爲發前聖所未發恆邪說橫行仁義充塞辭而闕之廓如論者稱其功不在禹下良由在己之學實得其宗克傳孔子之道也七篇之末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於無窮也至今孔孟並稱云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年九十七年譜云子墨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史記云卽仲子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之西麓有祭田歲三祭五月五後人於鄒縣南門外近西麓日七月望日九月九日後人於鄒縣南門外近故居處建祠以祀稱亞聖廟廟制宏麗如顏廟外基子配享東廡公孫丑治生不密陳諫屋屬連陳代公都子高子益成括子叔疑韓愈孫復西應萬章孟仲

學官備考

卷二

四

目得軒

子亮虞徐辟彭更咸卽索提應季孫告子孔道輔石介仍有敬賢祠祀孟孫氏後洞祀母氏又敬賢祠夫人由氏香秋宗子博士主祭竊謂唐韓昌黎稱孟子功不在禹下似應於東廡升韓愈同樂正子配享宋時溫公著疑孟李觀鄭原者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而余九文乃作尊孟辯以闢之朱子是其說則余九文應得從祀孟廟宋廡又明初欲罷孟子祀錢唐曾爲力乳後祀得不能則錢唐亦應從祀孟廟宋元豐六年封孟子鄒國公立廟鄒邑七年詔配享天下文廟位次顏子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配享乃以孟子位西二次於曾子元明因之元加贈鄒國亞聖公明嘉靖九年定稱亞聖孟子授後祠博士一員

國朝因之稱亞聖孟子令後祠世襲博士主亞聖廟祀定例載祭田五十一頃一十五畝墓田地七頃三十一畝四分廟宅基一項三十畝七分五釐佃戶三十二戶廟戶二十五戶門子五戶

其位謹按孟子自謂願學孔子後昌黎亦謂堯舜之祿以至禹湯文武周公而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又謂孔子之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然則孟子河能學孔子矣而孟子之能學孔子也於何見之學統曰以其知言養氣也知言者致知之學養氣者力行之事斯固與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

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辭出之惟精惟一先  
後一揆者也斯言誠是矣以遠之遠于中者言也  
而讀七篇所載孟子願學孔子者則曰可以仕財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也以行  
之者於外者言也故孟子之仕止於梁齊聞其久  
速一如孔子之於魯衛齊也他如孔子於齊置廩  
卹之邑而不居於衛置六萬之粟而不處孟子於  
齊辭祿十萬而不食饒兼全一百而不受養弟子  
萬鍾而不留其同不處非道之得又如此孔子於  
公伯察之怨曰行廢命也公伯察其如何孟子  
於臧氏之阻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臧氏之子焉  
能使我子不遇哉其同不怨天不尤人又如此孔子  
於魯哀言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  
以行五儀之教對以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蓋能知  
未知即此是知孟子答梁惠願鴻雁麋鹿之樂客  
齊宣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之語其同善引人君以  
當道又如此孟子之所爲一同孔子之所爲德之  
遜於中者既同行之著於外者又無不同甚矣孟  
子之能學孔子也夫德之遜於中者人或未之見  
行之著於外者人皆可共聞若外之行不能學而  
曰願學其內之德則何敢爲此願學孔子者信耶  
若孟子之外內如一洵可謂能學孔子矣而聖學  
宗傳述陸氏之言乃謂願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  
事業皆分傳顏子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顏子沒孔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  
雖能傳其軀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乎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一光然孔  
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傳也嘻是何其言之  
誣也會子之大學已具內聖外土事業傳之子思  
至於孟子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用舍行藏固皆裕如也而又何孔子分付顏  
子事業之亦竟不傳也耶爲此疑世惑俗之論誣

也甚矣惟程子之論孟子也曰未敢便  
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則得之矣

學宮備考卷之三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十二哲

先賢閔子

閔子損字子騫魯人其先魯公族也曰閔公啓史記  
帝諱以啓作開立二年薨兄僖公申立季友爲相請立閔公  
後以其子魯奉祀從父諡姓閔氏魯生澤澤生伯衍

學宮備考

卷三

自得軒

伯衍生子建子建生馬父一云子爲魯大夫監周史  
嘗與子服景伯論恭而規其太滿見國語馬父初娶  
齊姜氏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之五年甲子春正月生  
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年譜列傳同一說少五十歲者  
蔡年七歲母姜氏喪馬父繼娶樂氏生二子愛己子  
而苦閔子冬月以蘆花衣之年十六父命御車五父  
衛體寒失韜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逐樂  
氏閔子跪請曰母在一子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

學宮備考

卷三

二

自得軒

而止樂氏改悔成慈母卒待三子如一年二十父命  
從學孔子因讀書汶陽之山始見於孔子有菜色後  
有芻豢之色曰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吾益矣子  
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  
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  
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  
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  
子之文浸浚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  
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堽王矣是以  
有芻豢之色自是宗仁勵義益奉先思孝接下恩恭  
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聲譽孚於衆人孔子曰孝哉閔  
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定公五年魯人爲  
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後人謂春秋於長府不書必閔子諷  
諫止之也九年季氏使閔子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遂避名去汶上

十二年費墜閔子生子法於汶上孔子去魯閔子從遊適衛不見用孔子行閔子執轡問政孔子曰以德以法大德法者御民之具德御馬之有銜勒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故御四馬者正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哀公六年孔子厄於陳蔡閔子相從脫厄後聞父馬父已致仕閔子曰子之事親命也無所解於心返魯養親九年乙卯父馬父卒葬於少昊墓西鄙泗水上十一年孔子歸魯閔子父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從孔子修明六經追述三王之禮於禮記有纂訂之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會子曰嚮也夫子之爲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會子曰諾二人入問孔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嚮見猫方取

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女二子執其識諸會子曰損也孔子曰可與聽音矣按韓詩外傳係會子問會子與韓氏家哀公十二年閔子復去魯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者列之德行之科年五十九歲哀公十六年壬戌孔子卒爲之服心喪三年後適周欲行孔子之道會敬王崩而返自范之齊繼毋柴氏辛嘆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事親之難也見三家勝魯如小侯作傷魯操歌鴻飛冥冥弋者何筭後設教於魯衛曹勝齊宋諸國及門若曾元東郭蘭氏申氏之徒後訂論語諸書年八十九歲齊貴卿外傳皆若按孟嘗後於閔子請學於閔子便車往迎閔子時遠茲闕疑不錄名請學於閔子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貴卿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冬十月閔子卒於齊時周定王二十一年壬辰魯悼公之十九年也葬於濟南府歷城東五里後代飭修祭掃附大業四年詔自古



以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亦  
 有益於人者宜立祠宇以時致祭清望之處不  
 得侵踐有司重爲修立祠宇以時致祭清望之處不  
 虛負移祿立祠宇高弟閔子壽其墳墓一在齊州  
 其春秋直令刺史致祭范縣南十四里亦有閔子祠  
 自是以來祭掃弗替范縣南十四里亦有閔子祠  
 墓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之壽山南亦有閔子墓  
 縣東南八十里桃山驛二十里地名閔子集有閔子  
 墓廟田見輿史及示我同行集按陳經邦序閔氏  
 家乘中謂宿州有閔子鄉鄉有壽山則漢金  
 城壽也也蕭縣有閔子墓則漢仲叔也范縣有閔  
 子墓則五代閔子墓也大抵人以聖賢發迹之地在  
 彼彼真在此此重云而蕭縣漢仲叔建閔子墓祠則  
 謂閔古之有道德者身既沒而門人弟子多慕其衣  
 冠築墓事之然則蕭縣豈其儀墓歷城乃真  
 所爲幽安也耶諸說如此欲備考爰並錄之唐立閔  
 子書院於汶上有閔問齋蘆花館諸遺跡宋熙寧七  
 年李肅之守濟南於歷山前立祠祀之蘇轍爲之記  
 自是歷代修葺後嗣守奉如類曾孟仲祠廟但義熙  
 祀田乾隆三年欽奉行查該地方撥給應有待耳四  
 年位道孫持佛者書往贊晉謁閔子後嗣厚士閔君  
 興汶家出閔氏家乘廟記事圖像論贊諸書贊對不  
 差自漢明帝時同諸弟子從祀於閭里後同從祀於  
 國學諸賢皆同唐開元八年以四科稱十哲從祀後  
 哲同不重書唐開元八年以四科稱十哲從祀後  
 重書不重書宋祥符二年加封瑯琊

學宮備考 卷三 五 自得軒

國祠

公咸淳三年改費公元及明初因之迨嘉靖九年省  
 封爵以來定稱先賢後諸子皆  
 然不重書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賜後嗣世襲五經博士一員主奉  
 祠祀  
 其位謹按閔子言行不多概見然即其侍側聞聞  
 有道之容在人目也止改長府有德之言傾人耳  
 也辭爲魯宰高尚之風悅人心也載觀孔子以孝  
 故稱之曰夷考閔子受繼母之苦父覺之欲出其  
 母而閔子固前爲請留情詞愷則致繼母化爲慈  
 母此與舜化替嫂底豫何異是閔子之言行見於  
 論語雖僅四章試一清心正容讀之不禁鄙吝潛  
 消若閔子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烏在空言之多見  
 耶  
 學宮備考 卷三 六 自得軒

冉子

冉子嘒，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出同里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尸

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

物。伯牛侍，曰：吾以六子自勵也。初，孔子為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為司空，遂以伯牛為中都宰。嘗從孔子

居陳，蔡以德行著稱，其有疾也，孔子問之，自牖執其

手，數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

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誌列

北一十傳州里。滕縣亦有伯牛墓，又永年縣亦有伯牛墓。又

云在河南孟津縣西，舊清河城，又相傳嘗設教於洛

故洛之人至今願而祀之。臨洛關北頭，冉子祠外三

里許，有孔門德行冉子伯牛神道碑焉。唐追封鄆侯，

國朝賜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學官備考

卷三

自得軒

冉子

冉子雍，字仲弓，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年譜景王二

生，史墨云：己卯父賤而惡，或少之。孔子曰：黎牛之子，辟且角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仲弓問曰：雍闕至刑，無所用

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

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

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

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

刑矣。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

心焉。又嘗問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

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忿，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

學官備考

卷三

八

自得軒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孔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六年、從孔子危於陳、蔡、列於德行之科、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遽怒、不遽怨、不錄奢非、是冉雍之行也、卒葬曹縣東北、誌云東南五十里、俗呼為冉邨、一在冠縣、北二十里、唐贈薛侯宋加珣公、改薛公、明嘉靖以來定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學宮備考

卷三

九

自得軒

其位謹按孔子許弟子可使從政者有矣、而獨許仲弓可使南面、說者曰南面人君聽政之位、竊謂凡有臨民之位、男而為宰、皆是不獨人君也、仲弓居敬而先行簡、以臨其民之言、孔子然之、蓋居敬則臨民有主、行簡則臨民不擾、昔舜恭己無為、恭己居敬也、無為行簡也、南面雖天下可失、况一國一邑乎、仲弓居敬行簡、一語誠南面之要言也矣、

宰子

宰子予、字子我、魯人、嘗從孔子有陳蔡之厄、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屢靡、窮究之

學宮備考

卷三

十

自得軒

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天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遽辱君之重、貶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遠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

學宮備考

卷三

十一 自得軒

責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詳，具家語，其在聖門，與子貢同列言語之科。孟子稱宰我善爲說辭，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故孟子又謂宰我知足以知聖人云。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無事，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傳：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還史誤記爾。又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於二世曰：田常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舉臣，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廷，遂殺簡公，信如斯言。則宰我之死，死簡公之難，非與作亂也，皆出。宰我墓遷記自二其說其爲誤，記益明從疑不疑。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贈齊懷宋加臨淄公，改齊公明嘉靖末定稱先賢。

端木子

學宮備考

卷三

十二 自得軒

端木子，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年譜景王年，生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吳太宰語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孔子其猶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孔子乎？對曰：孔子不可增也。賜其猶一累壤也。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孔子之自衛及魯也，子貢實從之，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界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

公卒七年而郭子失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審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唯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于越吳太宰詔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鄆子服景伯如齊諸

之辭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賸人受金而爲不廉則何以相賸乎自今以往魯人不賸于諸侯矣子貢聞而謝之子貢問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官仲鄭無子產乎孔子曰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子貢曰然薦賢賢於賢也子貢在孔子之門穎悟亞於顏回故孔子屢以同進之且以予欲無言又以下學上達啓之子貢晚年進德深造嘗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聞性與天道可知矣夫子嘗語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也蓋管子之外聞此言者子貢而已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又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其見等於孔子也如此論

語記門弟子之問答。子貢居多。孟子七篇中亦往往稱引之。孔子既沒。門人心喪三年。治任將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廬墓止三年。禮制不子。亦不復築室。立祔之以愧師。可通也。故尊師如會死。遂忘及人子不廬墓三年者。世傳詩傳謂出自子貢。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老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史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今在濰縣大伾山云。又湯陰宜溝有子貢祠。及故里石碑。唐贈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嘉靖後定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三

十五 自得軒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子貢在當日。人或稱其賢於仲尼。蓋才華外著多也。夫才華多者。精實少。而子貢於孔子沒後。同參弟子。既心喪三年。學弟子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又何其情實之多也。情實根也。才華葉也。根淺薄者。葉之發生茂而難久。根深厚者。葉之發生久而益茂。子貢之才。華子貢也。耶。孔門好學。稱顏子。而孔子論顏子。曾子及子貢。孔門傳道。稱曾子。而孔子以一貫語。曾子嘗亦語于貢。則子貢固孔門高弟也。

冉子

冉子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年譜二十二年。成。黃學於孔子。又嘗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舉至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侵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康子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並力而共者也。武叔口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懿子洩師右師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求用矛以帥眾。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

學宮備考

卷三

十六

自得軒

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求言於  
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御步而  
求及前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  
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  
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求問於  
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  
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  
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  
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求退而記  
之孔子嘗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  
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  
冉有季路爲之幸也冉求在聖門以政事著名自謂  
可仗足民孔子許其鑿可從政又許以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爲宰其問答言論詳具論語子貢對衛  
將軍文子曰恭老恤幼不怠宿衛放好學博藝省物而  
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臚縣南三里相塚社

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贈徐侯宋加彭城  
公改徐公明嘉靖後稱先賢

仲子

仲子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父鳧、母栗氏、少孔

子九歲、年譜景王戊午二月九日生、性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

冠雄雞、佩犴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

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

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忠以化之、使暴、則

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

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

字、官、備考、卷三、十九、自得軒

之所能、而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

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

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

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

與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會

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

軀哉、子路懼而有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

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

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

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子路從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敔器焉、取水試之、虛則敔

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曰、嗚乎、烏有滿而不覆者

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

學、官、備考、卷三、二十、自得軒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

四海守之以諫、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子路曰、手

哉、言乎、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

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子路爲滿宰、見於孔

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

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

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政不難矣、嘗爲木備、與其民修

溝塹、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草木一壺漿、孔子聞之、



使子貢止之。子路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而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置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惡，而見己之德美矣。爾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子路乃止。請粟而賑之，及治溝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奉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浚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執謂由也，不知禮乎？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則言戲之也。子路從孔子，危於陳，蔡後又從之，匡人之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之和之。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



年生長子崔欲報父讎殺孟釐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子崔至衛與孟釐戰而殺孟釐見史記評林上附李延机述師覺授李傳所記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者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又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疆禦不侮鰥寡其言猶性

學官備考

卷三

二五

自得軒

其都以富材任治或足伸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程子以為可為百世師云弟子有成回者學於子路行年七十而不弛其敬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北三里或云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或云在開州北一十里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贈衛侯宋加河內公政衛公明嘉靖以來

國

定稱先賢崇真十六年授後嗣五經博士一員

例朝因之稱先賢仲子令後嗣世襲博士一員奉專祠例載祭田六十五頃三十八畝墳地九頃五十畝廟宅基六十八畝護丁四十六戶

其位謹按子路在聖門後人但以勇稱之夫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路於二親生事盡力此人之溺恤人之勞率弟為仁之本仁者愛人章弟如子路愛人如子路可但稱之以勇乎且也不悅南子之見不悅傷脾之往何其直也拒小邪之聖結臨死之變何其正也孔子曰由也升堂矣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其人告之有過則喜孟子列

學官備考

卷三

二六

自得軒

之於舜程子謂可為百世師而後人乃摘其不應仕輟而顯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子

言子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茲從家語

甲申生史記作少四十五歲當是敬王

年諸敬王甲午生史畧乙未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

孔子問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

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

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

仁賓客也明乎郊射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

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辭閭門有禮故三族

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

禮故武功成子游聞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

車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子游侍曰夫子何嘆

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

爲家子游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

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

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子

學宮備考

卷三

二七

自得軒

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

齊孔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莫徹

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

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

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袒於庭葬於

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

矣子予出祖者曾子襲裳而予子游楊裳而弔曾子

指以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楊裳而弔

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

其適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

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

禮也文子退及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

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

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涇

學宮備考

卷三

二八

自得軒

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爭馬主人未小欽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欽出絰及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剛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語伏儀條齊衰孔子語昆弟從馬之服不同若繼父同居者則異父况其子乎孔子論乃周全固附記之子游官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學官備考

卷三

二九

自得軒

馬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既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且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袂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

學官備考

卷三

三十

自得軒

加丹陽公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子游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也能使境內聲起弦歌此固推真文學吏爲能之而孔子問其得人乃在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之澹臺城則則裕進文學而尚正誼矣揚氏謂持身當以城明爲法取人當以子游爲法然哉然哉

卜子

卜子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年譜敬王  
癸巳年生

史畧

甲午受業於孔子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

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

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

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羶今先王

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豈梯君

學宮備考

卷三

三一

自得軒

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爲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語具禮記孔子讀易

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孔子

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

之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

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日多以虛受人

故能成其滿博也夫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

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

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夏居三年之喪

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衍衍而樂作而曰

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哀已盡而能引之及

禮不亦君子乎孔子沒子夏設教授於西河西河之

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

侯嘗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子夏曰君之所好者其濁音乎

文侯曰敢問濁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

學宮備考

卷三

三二

自得軒

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游曰子

夏之門人小子當掃灑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

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恣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

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嘗見讀史

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爾讀

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子夏爲聖云子夏

學富備考

卷三

三三

自得軒

立言提學字甚多俱詳論語其在聖門也以文學稱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馬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子夏嘗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孔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子夏又嘗因言詩悟禮孔子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故世謂子夏習於詩相傳今毛詩序其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者在禮志年譜載編年考云卜子一百零二歲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垆未知孰是唐贈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嘉靖末定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子夏以文學稱夫世之稱文學大都任詞章之香記詞之博耳而子夏之立言首曰賢幹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然則子夏之文學固在實教人倫而不在詞章記誦也其教門人小子必曰灑掃應對進退始益可知古之所謂文學在務實焉

學富備考

卷三

三四

自得軒

顓孫子

顓孫子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年譜敬

生受業於孔子嘗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

張曰爲之何如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

過勿廢失言勿驕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

此六者則身安矣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

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惰

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

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子張子夏相與論終日

不決子夏詞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

之議論耶徐言閤閤戚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

魏魏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瞋目揜臍

疾言噴噴口滿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噓是以君子

賤之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

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君不禮君

學官備考

三五

自得軒

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

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

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焉其何孔子問仁問政問行孔子俱詳告之及自立

言竝詳具論語子曰申詳有賢名傳稱其義不苟容

子游以其子妻之子張病將華名申詳而語之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

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

也與哉蓋惜其死往之哭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

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嶗坊村西有子張

墓云唐贈陳伯宗贈潁川侯裴從祀兩廡宋咸淳三

年陞祀十哲再加贈陳國公明定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諱被子張於諸賢中人或謂其謗外而少謗然諸賢同政者多矣孔子獨於顓孫子之問爲邦告

學官備考

卷三

三六

自得軒



以百王不易之法其論爲最大於子張之問從政告以尊五美屏四惡其論爲最備於顏子之問仁告以克復而及天下歸仁於子張之問仁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可以爲仁則視告諸賢有間矣於其問行告以忠信篤敬以至參前倚衡而子張書諸紳亦庶幾顏冉之請事斯語也嘗謂執德必弘信道必篤夫豈猶是務外而少誠者及病革召子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吾今日其庶幾乎又寧與子張之學之有得概可知也

有子

有子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云少三十三歲史爲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焯其掌君子以爲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哀公八年春吳伐魯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廄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人以是稱有若之武子賤爲單父宰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子賤曰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也子賤乃拜受敎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孟子以智足以知聖人

學宮備考

卷三

三九

自得軒

稱之語詳七篇其他論說見論語嘗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曾子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若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若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若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甲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糧有若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哀公問年饌用不足有若對曰盍徹乎語詳論語其

學宮備考

卷三

四十

自得軒

言孝弟爲仁之本禮之用和爲貴俱詳論語有若卒悼公弔馬子游攢由左以齒事尚右故也有若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魯論今論語是也當時孔門諸賢入曾子而外蓋即推有若云按聖門禮樂統及舊四明呂元善作有子贊有年三十時能立於禮而不死便是夫子之語稽家語稱有子少孔子三十六歲又云孔子卒後門人欲師事有子若三十四卽卒則合計少三十六歲共七十其卒豈不在孔子七十歲時乎何以又有師事之說且載悼公弔馬悼公係哀公之子立時在貞定王三年甲戌後孔子卒時已十三年史記稱有子少孔子十三歲年譜云景王六年壬戌生則至是有七十三歲卽以家語稱少孔子三十六歲應是敬王四年乙酉生至是亦有五十歲况悼公在位三十七年有子之卒未必卽在始立之年卒年三十四之說其誤也明矣舊說載諸弟子生年雖未必確而可仍者已姑仍之至此既知其誤則不得不明辯之從家語錄其生年而從闕不錄其卒年也按解以夫子集註謂言行氣象擗乎記子游第稱其言板孟子盡借當時傳說曾子不可以責弟相倍師而後人又撰出門人已歸事有若因問以夫子卜商罷有嗣占天時有兩二事有若不能答乃避師席一說夫既會子不可來門人何又竟事之有若智足知聖嘗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豈肯居孔子之座爲自若盛於孔子之事乎其爲說亦明甚古史曾不錄唐贈卞伯宋加平陰侯明嘉靖以來定稱先賢原從祀東廡

國朝乾隆三年陞列十哲先於雍正二年授後嗣世襲

博士一員

其位雖按有子之行傳鮮表見而學在倫常有子言孝弟其爲仁之本立論當之道致在禮樂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達禮樂之源故在厚民有子言君足在民足得體國之經甚矣有子之言似孔子也論語出處時弟子所記獨有子與聞之子告子以子則則有子固會問之亞也

學宮備考

卷三

四一

自得軒

朱子

朱子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生熹於尤溪官舍自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五歲就傳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卽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紹興十八年舉進士主泉州同安簿遷邑秀

學宮備考

卷三

四二

自得軒

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言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修攘之計不可不早定本原之地不可不加意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知其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爲相

學宮備考

卷三

四二 自得軒

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名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中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食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三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

學宮備考

卷三

四四 自得軒

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八年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納粟實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執政之初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陛下下丁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求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

而幸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又嘗毀秦檜祠，有短意，謂其疎於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學官備考 卷三 四五 自得軒

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其入，摺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台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稍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稍有凝滯。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爲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

學宮備考

卷三

四七 自得軒

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喜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才爾。喜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病乞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喜論易，西銘不合，劾喜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子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喜上殿之日足病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跋曳。左輔閣薛叔似亦奏援喜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喜，非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喜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事。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喜，又辭。始喜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

學宮備考

卷三

四八 自得軒

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於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凡數千言，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喜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喜當孝宗朝，陛封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喜年已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隆，而疾者愈深。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

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幸相與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擢學官傳考

卷三

四九 自得軒

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囊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龍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有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因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官僚。王府恒請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甯正曰。正非不知。

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某爾。熹方拜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獫獫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召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復面辭。寧宗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孝宗祈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

學官傳考

卷三

五十 自得軒

逢古曾三復。自請祔祀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拾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來自太祖追王僖順。翌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後英宗祔廟。已祔順。從王安石議。以僖祔始。祖爲東向。欽宗祔廟。又祔翌。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祔宣。祔祔僖。汝愚主此議。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爲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有世不祧。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

學宮備考

卷三

五一 自得軒

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又擬爲廟制以辭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其不祥亦甚矣。不報。竟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極言四事。其畧一論修舊日東宮爲屋數百間。大興土木。或致怨忿生變。二論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可越。三論進退宰執。皆左右竊柄。四論殯宮之下。當求吉地。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疏上。侂胄大怒。詆熹迂濶。寧宗乃出手批。除熹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寧宗。且諫再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台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其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驥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

學宮備考

卷三

五二 自得軒

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外中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妨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胡絃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絃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至是。繼祖之誣熹。絃與共論焉。六年四月<sup>世史</sup>熹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徙建陽之考亭。軍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



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僑寓勢益張何濟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爵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雷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往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學官備考

卷三

五三

自得軒

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僞嘗有姻連勸僞胄勿爲已甚僞胄意亦慚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衆之間非妄譚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官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僞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忠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奉父遺命往事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繼聞延平李愿中得伊洛宗傳復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講論聖學精思實體自是所造益深性愛山水能詩遊歷所至輒流連題咏或問手書鐫石間康鳳庚子位莊園登武夷鳥石鼓山諸名書至今勝士實遊江西白鹿洞皆見鐫有朱子手宛存初訪張南軒於長沙同南軒林擇之援勝南獄諸客講論中庸於嶽麓知南康軍時選匡廬之勝

學官備考

卷三

五四

自得軒

訪白鹿洞書院舊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與諸生質疑問難退則徜徉泉石間併大書學規院中俾學者守焉晚居建陽之考亭又與諸賢往來閩越山水間唱酬以發理趣又於武夷五曲構精舍與四方學者講學位於康熙庚子雍正甲辰會兩諸考亭及精舍博士朱若溪贈以朱子墨像陪遊觀其廟室禮器彷彿闕里室中奉主春秋致祭兩廡從祀中有吾鄉李仲來吳伯英郭行之諸君子牌位不禁益爲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

學宮備考

卷三

五五 自得軒

於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澁辭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者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繼往

開來功不在孟子下論者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云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熹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佑元年理宗親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廟明洪武初詔以熹之書立於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

國朝

康熙五十三年陞祀十哲之次稱先賢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一云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又

學宮備考

卷三

五六 自得軒

云龍居後塘係生前自卜云妻劉氏致中女也子塾塾在官曾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朱子學集諸儒大成主敬窮理力行六字貫入道之正宗昔人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與縣固然矣而朱子表章六經朱子之說者絕勿與縣固然矣而朱子表章六經四書即同時人之太極圖通書西銘并爲註釋主議論不合如象山之講議亦爲之題跋或偶見釋銘可取亦爲之筆錄諸子百家片言隻字亦爲之考核其居心之虛如此用心之細如此學者其亦知之乎知之而效之則謂之遷朱子也惡過半矣

學宮備考卷之四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東廡先賢

蘧子

蘧子瑗字伯玉衛大夫其言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公叔文子升於瑕丘伯玉從文

學宮備考 卷四

自得軒

子曰樂哉斯仰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行與爾其來也衛獻公十八年時孫文子將逐獻公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庸知俞子雖逐更立庸遂行從近闕出孫子遂攻獻公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子鮮告甯喜欲復國甯喜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闕出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伯玉語說之曰衛多

學宮備考

卷四

二

自得軒

君子未有患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殺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轅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二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其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舍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追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遂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蘧伯玉之力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驩驩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也伯玉常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使者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龍也史稱孔子之所

嚴事者焉。於衛則遽伯玉也。嘗稱之曰：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莊周書稱：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傳云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驪枯之中，桓已而不桓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遽伯玉之行也。一統志云：墓在衛輝府城西，又云在長垣縣南一十五里。自漢從祀唐封衛伯，元延祐六年，贈內黃侯，明嘉靖九年，以伯玉係孔子友，不在弟子之列，改祀於鄉。

學官備考

卷四

三

自得軒

國朝雍正二年，仍復祀東廡，稱先賢遽子。

澹臺子

澹臺子，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記少二十九歲，家語少四十九歲，蓋從仲統及弟子考年譜，滅王戊子七年生，狀貌甚惡，從事孔子，既受業，退而修行，子游爲武城宰，孔子之武城，問曰：女得人乎？子游以滅明對，稱其行，曰：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滅明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談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列傳上附宛委餘篇云：意謂其貌醜，取人失之子羽，貌醜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歲季路矣。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貢之不喜賤之，不怒高利於民矣。廉恥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厥後孔子卒，遂居於楚，友教士大夫，一時荆漢之俗，皆彬彬爲北方之學焉。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澹臺祠，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遊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山，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

學官備考

卷四

四

自得軒

鄒縣一在陳留未知孰是按博物志稱子羽蕭子全  
每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據劍斬蛟蛟先  
波休乃投壁於水三投而輒出乃毀壁而去署無  
意其河即今滑州聖昌縣東之唐近封江伯宋加封  
之延津也事涉疑姑附記之  
鄉侯元及明初因之嘉靖中乃撤像易木主是稱先  
賢滄臺子

國朝因之後諸賢者然不重錄

李官備考

卷四

五

自刊軒

原子

原子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  
十六歲年譜敬王乙酉年生史記未開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從事孔  
子嘗問恥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及爲宰許九百之  
粟並詳論語孔子沒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  
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桮棗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  
而絃歌子貢相衛綽駟連騎排泰藿入窮閭軒不容  
巷而往見之原思指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  
襟則財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  
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  
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  
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惠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  
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  
石子貢慙不憚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  
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  
然可尚者也說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

原憲慕俗呼為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  
自明嘉靖以來定稱先賢

其位謹按原思居環堵之室正冠則纓絕振鐃則  
肘見納履則蹠決枯槁甚矣同室固有祿仕者不  
一于獨已高於不能其貧者矣乃子貢既造訪在  
間而拒之及為宰有應得之粟而辭之其清介之  
操與子貢尚謂其能使  
頽廉矯立也不其然乎

學宮備考

卷四

宋

自得軒

南宮子

南宮子緇又名适又名說字子容孟僖子之子孟懿

子之兄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案註稱係

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

不能相儀及楚又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

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

後也我即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

焉故南宮與孟懿子並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

學宮備考

卷四

八

自得軒

與南宮俱至周入后稷廟觀金人三轂其口讀銘辭

歸遂三復曰圭云初南宮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

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

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宮聞之

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

掠火者皆曰顧府南宮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官子

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

存者南宮之力為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

學宮備考 卷四

九

自得軒

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津，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幸寬出，南谷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谷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

小人哉辛寬也。南谷論射善射，弄流舟俱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以君子尚德稱之。孔子又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曰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明末高基，集孔門弟子傳畧，以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宮者為一人。以南宮說又名仲閱，諡敬叔，另為一人。古今人表於孔子弟子居三等中，載南谷居四等中，又載南宮敬叔秀水朱彝尊輯孔門弟子考亦述其說以敬叔與南谷為二人。據此，是今所記者南谷而非敬叔矣。按傳稱南宮敬叔同夫子至周，則余三人三緘其

學宮備考

卷四

十

自得軒

口讀銘辭歸遂三復曰圭則南谷即敬叔也。又按縚南宮縚孟僖子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諱之，縚或云然，則南谷即敬叔此亦足徵矣。唐追封鄭伯，宋加封襲仰伯，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其位謹按孔子嘗云：「君子有三思，少思長則務學，老思死則務教，富思窮則務施。」夫人思窮則務學而曰務施者何也？蓋富窮有命，未可久恃，與羅患而窮，何如務施而窮？且義有富施者不及富而施窮者及矣。況善施之德可傳，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然則富而推以及人是富不為窮乎？思窮務施有味乎其言也。南宮子富而循禮施散，其見稱為君子尚德，即此一端亦足當之。」

商子

商子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年譜景王二十二年戊寅

生從事孔子年三十八未行子其母將爲更金孔子

使瞿之齊母請留孔子曰無憂也爲瞿卜之矣過四

十當有五丈夫子後果然瞿特好易孔子傳授之瞿

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

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

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

學官備考卷四十一自得軒

胡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宮元間有施讎孟喜梁邱

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

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瞿始唐追封家

伯宋加封須昌侯自明嘉靖末稱先賢

漆雕子

漆雕子開字子若燕人一云魯人少孔子十一歲年譜景王二十二年戊寅

語年譜景王庚申四年生史記未開從事孔子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

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孔子問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儒子容此三大夫

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

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儒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

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議也孔子曰君

學官備考卷四十二自得軒

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

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

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

致何傷於德哉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程子謂曾

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事彼鎮

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與侯元及明初因之自明嘉靖

末定稱先賢

其位謹按孔子使開仕必開有可仕之具而開以

吾斯之未能信對先賢舊志自修不安小成如此



蓋君子之仕也欲行其道以致君澤民非爲身家計也斯之未能信而強仕無益君民或及累其身家漆雕子真千古先覺矣

學官備考

卷四

又十二

信得軒

司馬子

司馬子耕家語名犁字子牛本宋桓氏牛從事孔子嘗問仁又問君子孔子以其言也訥及不愛不懼語之其兄桓魋作亂牛嘗以爲憂子夏以所聞寬之竝詩論語牛仕衛魋得罪於宋出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後及魯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不赴卒於魯郭門之外葬諸卽與唐封何伯宋封楚卽侯陳封雒陽侯自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學官備考

卷四

十三

信得軒

巫馬子

巫馬子施字子期，陳人。史記云：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手諸景王己卯，期常與子路新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聞之夫子矣，志士不怠在溝壑，勇士不怠表其元，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漸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惜？」

學官備考

卷四

十四

自得軒

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使爾以是願也，期辛畢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曾流行於孔子。孔子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期益留心典籍，博學自識焉。唐封鄒伯，宋封東阿侯，包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顏子

顏子，字子柳，魯人。史記作顏幸，少孔子四十六歲。年諸敬王己未，年主一統志稱：學業有就，唐封蕭伯，宋加封陽穀侯。元及明初因之，自嘉靖來定稱先賢。

學官備考

卷四

十五

自得軒

曹子

曹子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年諸敬王己亥，年主志稱樂道明義，唐封曹伯，宋封上蔡侯。元及明初因之，自嘉靖來定稱先賢。

公孫子

公孫子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年譜敬王壬寅年生

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

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後及乎荆南方，

之學，賴其教焉。嘗登吳山，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

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

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

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餘

學宮備考

卷四

十六

自得軒

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

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雷華、史作雷闕長鼻決耳，崇侯

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四子身死牧野，頭足異所，

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

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

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

從出者，豈不悲哉？或曰：子石，即公孫尼子也，著樂記

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然龍既字子石，尼子

傳稱名似，隋誌云：孔子弟子，則富丹是一人，而萬姓

統譜及尚友集，又皆載有公孫與女，係孔子弟子云，

江夏王一尊，徵楚大家啟云：公孫三子，同遊沐

泗之門，豈以子石、尼子與女為三子歟？後戰

國時亦有公孫龍者，平原君趙勝之客也，著豎白同

異之論，其為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辯之詳矣，康

成以為即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唐追封黃伯，宋

加封枝江侯，元及明初因之，嘉靖來定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十七

自得軒

秦子

秦子商、史記字子丕、鄭康成云楚人、家語魯人、字丕、  
益、少孔子四十歲、朱彝尊孔門弟子考云、少孔子四  
歲、與草堂年譜係靈王二十四年癸丑生符、左傳孟  
氏之臣秦董父、嘗輦重如偏陽之役、攻偏陽城、偏陽  
人縣布、董父登之、及環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  
上者三、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師歸、孟獻子以  
董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其父與孔父同時、則家  
語稱四十歲誤、少四歲是也、唐封上洛伯、宋加封馮  
翊侯、明嘉靖後定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十八

自得軒

顏子

顏子高、家語作顏刻、字子騭、少孔子五十歲、年譜敬  
年志稱得其徵言、光緒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  
子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  
註云、顏高魯有力人、疑卽此人、與唐封瑯琊伯、宋加  
封雷澤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十九

自得軒

壤駟子

壤駟子赤、字子徒、家語作穰、徒作從、秦人、通志略壤  
駟氏穰姓、志稱長於詩書、唐封北微伯、宋封上邽侯、  
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石子

石子作蜀，朱彝尊弟子考，從氏族尋以石作爲複姓字子明，家語石子蜀，成紀人，唐封石邑伯，先賢像贊作祁邑伯宋封成紀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二十

自得軒

公夏子

公夏子有子乘，家語公夏守字子乘，一字子元，魯人，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唐封元父伯，宋封鉅平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后子

后子處字子里，家語石處字堅之，齊人，唐封營丘伯，宋封膠東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二十一

自得軒

奚容子

奚容子處字子哲，家語奚處家子偕，魯人，正義曰衛人，按氏族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爲氏也，奚容處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謂奚容複姓者誤，志稱有文采，唐封下邳伯，宋封濟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顏子

顏子祖字襄家語顏相字子襄魯人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或卽其人唐封饒邑伯宋封富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二二

自得軒

甸子

甸子井疆字子疆一字子野家語句作勾衛人按姓氏句井複姓但無勾井或以勾爲句想避宋高宗諱耳存侯考唐封淇陽伯宋封滏陽侯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蔡子

蔡子祖字子南家語字子白秦人充志稱強力志學純志又稱篤於守道唐封少梁伯咸淳時安志作少梁宋封鄆城侯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二三

自得軒

縣子

縣子成字子祺家語子橫魯人志稱學出羣類唐封鉅野伯宋封武城侯明嘉靖以來定稱先賢

公祖子

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家語無句字魯人志稱有令儀  
唐封期思伯宋封卽墨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二四

自得軒

燕子

燕子伋字思家語作綬字子思秦人一云兗州人出  
唐封漁陽伯宋封沂源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樂子

樂子欬家語樂欣字子聲魯人宋尊尊云定公時費  
子命申須句樂夙勤士衆下伐之費人北莊預注以  
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欣欬字垣須旁相同欬頃卽欬  
且文云孔子命之其唐封昌平伯宋封建城侯明嘉  
靖以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二五

自得軒

狄子

狄子黑字哲家語字哲之一作子哲衛人唐封歸濟  
伯宋封林慮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子茂子

子茂子家語作弗魯人子茂其字也夫子兄孟皮之子學於夫子嘗問行己之道夫子曰知而弗爲不如弗知親而弗信不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子茂曰行己已乎夫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疑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無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又嘗與子賤同時出仕云唐封汝陽伯宋封鄆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二六

自得軒

公西子

公西子戴字子上家語作子尚魯人志稱爲魯邦之望唐封祝阿伯宋封徐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二七

自得軒

顏子

顏子之僕字叔家語字子叔魯人志稱銳志尊道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施子

施子之常字子恒魯人志稱其德甚著唐封乘氏伯宋封臨濮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申子

申子張字子周史記有申黨字周家語作申續石室圖作申堂後漢王政曰申案魯人邢昺論語註疏曰申張孔子弟子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云唐開元封黨名陵伯封張魯伯宋祥符封黨淄川侯封張文登侯元及明初因之統志兗州人物已載申張係孔門弟子又載申黨魯人孔門弟子且稱其言動克謹曰克謹似與張類剛不同則黨張係兩人明

學宮備考

卷四

二八 自得軒

嘉靖九年乃三黨存張

左子

左子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有惡亂臣賊子於是知懼其所褒貶不可具

學宮備考

卷四

二九 自得軒

書皆曰授弟子弟子退而說不能無異丘明恐失其真乃爲春秋左氏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傳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技藝以究其所窮又採錄前世謬王以來下訖於魯悼宣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

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  
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  
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爲河間獻王博士  
賈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  
咸及瞿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  
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瞿方進受由是言左  
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  
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遺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  
學宮備考

卷四

三十 自得軒

得立於學宮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  
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今升史議歷試諸家獨歸  
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  
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郭氏夾  
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郭氏無師夾氏亡其三  
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  
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寢微丘明墓在  
譚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

邱伯等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來稱  
先賢

學宮備考

卷四

三一

自得軒

秦子

秦子冉字開志三蔡人以德藝有成稱唐封彭衙伯宋封新息侯明嘉靖九年以未載家語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學宮備考

卷四

三二

自得軒

牧子

牧子皮義夫記雍正二年以見於孟子趙岐注云牧皮逸琴張會哲皆事孔子學者也因增從祀先賢

公都子

公都子孟子弟子宋大觀五年封平陰伯從祀鄆縣孟子廟雍正二年以精研性善力闡義外升祀學宮

學宮備考

卷四

三三

自得軒

公孫子

公孫子丑齊人群輔錄云公孫氏傳易為道為聖淨清微之簡張在兗州鄆縣北三十里出一宋封壽元續志伯從祀孟子廟雍正二年以祀孟子言成七篇升祀

學宮

張子

張子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累中丞知涪州以天禧四年生載迪卒於官載幼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載如就外傳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兼喜談兵嘗康定用兵時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諸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矣事兵爲因勸詣中庸載讀其書

學宮備考

卷四

三四 自得軒

猶未以爲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生虎皮講易宗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載即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載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中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

學宮備考

卷四

三五 自得軒

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乃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檄不能盡達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間問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民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樂道嘗延至郡學載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兼書渭州軍事判官渭州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載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者甚多神宗嗣位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於朝帝即召見問治道載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王安石問以新法載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主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安石嘿然寢不悅遂命載築獄浙東蓋遠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載益不安乃詣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寬處之恬如終日危

坐二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蔡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崇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辯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載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婚喪葬

學官備考

卷四

三六

自得軒

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叙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昉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論不合後以疾歸中道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卒時熙寧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子因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一云葬於洛州墓前

之北父惲年五十八載力行好古爲閭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路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中賜諡曰明淳祐初追封鄆伯從祀孔子廟元及明初因之後嘉靖中祀稱先儒

國朝升祀先賢授後祠世襲博士一員

學官備考

卷四

三七

自得軒

程子

程子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聞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方主勸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識。呂希哲與先生鄰，齊自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嘉佑四年，廷試，罷，遂不復試。大中公所得任子恩，輟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敎授。頤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至京師，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將

學宮備考

卷四

三八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四

三九

自得軒

以爲崇政殿說書，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之事，其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致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實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旣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諫，以補上德。尋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厚看詳國子監條制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舉宮召而敎之，更不考定爲下，制專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頤以去

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齊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

學宮備考

卷四

四十 自得軒

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閣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願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辭隨在

學宮備考

卷四

四一 自得軒

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樞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張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

經延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出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吾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靈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用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有肯之不知

學宮備考

卷四

四二 自得軒

者、或謂其委曲已甚、願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哲宗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願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願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衣、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願殿下推此心以及

學宮備考

卷四

四三 自得軒

宮物也、願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旣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侯、或問之、願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延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画、願曰、吾生平不啜茶、亦不識画、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其講說、退相與嘆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願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願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願曰、二賢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願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極口誣詆、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型、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旣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



得三年又請省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頤曰族子至恩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易傳成而序之三年徽宗卽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卽還洛得通直卽權判西京國子監既受命卽謂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汲疑之頤曰上初卽位有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爲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

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卽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頤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茹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願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歿子端中初明道嘗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頤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有知我者求之於此可也蓋其學以誠爲本以敬爲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子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論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

微言精論發揮聖賢之秘奧則在語錄及易傳春秋傳等書其語學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其

立教之大指也又嘗因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作視聽言動四箴以自警蓋學爲聖人不至聖人不止也

或者猶以執理不化病之則大謬矣浩人立祠於北巖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

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學宮備考

卷四

四六

自得軒

國朝祀先賢賜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斯道之繼往開來端賴兩程子此學者所共推其功爲難能也有問文潞公以太師平章事入朝侍立目處甚謙恭程叔子以說書在經筵自處甚尊嚴人語之叔子曰路公四朝大臣事幼上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自重也之二者固皆盛德事也其就易執難辯謂位益高者身益下知禮義而善保其身及位者或能自勉者以既遜之七祠入清要之班不尼攝於君相之威不稍逐於逢迎之便而卓然以師道自重則非大有本領者不能且史傳所記老臣之守謙恭者多矣而講官之能持尊嚴者寥寥明道淵異日能使人尊嚴歸道者吾弟也然則卽此以論叔子不啻兩人所難能耶蓋叔子平日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至于聖人不止其自待之尊嚴如此

而後可得爲人所難能也夫

學宮備考

卷四

四七

自得軒

學官備考卷之五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西廡先賢

林子

林子放魯人

石室圖 字子師史傳未悉其行誼與孔子同時

春秋俗尚繁文放獨何孔子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

學官備考

卷五

自得軒

問以世方遂末放乃能究心於本也他日季氏旅於

泰山孔子責冉有不能救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以孔子之稱推之放之素行從可知矣漢文翁建

孔子弟子圖列放其中後世因之以從祀唐封清河

伯宋加封長山侯明嘉靖時改祀於其鄉

國朝雍正二年後祀稱先賢

宓子

宓子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年譜敬王

一云少孔子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

距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

溪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

命乎潁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

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

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鱓

學官備考

卷五

二

自得軒

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鮒

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社

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

所謂陽驕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

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

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史令二史書輟掣其肘書

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

孔子曰宓不齊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

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秦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速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省仕。孔

學宮備考

卷五

三

日得軒

子過度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繫。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饑溺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歎曰。君子哉。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

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學之而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大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

學宮備考

卷五

四

日得軒

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鱖。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不齊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不齊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卑亦治。至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必子賤則君子矣。至馬期勞煩詔誥，雖治猶未治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有姓，人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必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元及明初因之。後嘉靖時省封爵，徵像易水主，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五

自得軒

國朝

之於諸賢皆

其位謹按子賤宰單父，鳴琴而治，千古壽爲美談。曰能任人也，而不弟在是也。觀其對夫子有所得者，其言曰：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故夫子使至馬期觀其政，見其民閑行，若有餘裕，而治之。而吾嘗與之言曰：形於此者，誠於彼也。不齊行此術於單父也。此子賤之所以爲治，而卒能能任人耶？嘗仕而行其始誦者，幾人乎？蓋有既強仕，而後視始誦焉，不能行不可行不足行者矣。仕而行其始誦者，幾人乎？若夫始誦在制藝，則固不能行，不可行不足行，而得行與始誦判若運庭也。於是於任人之說矣。

公冶子

公冶子長，字長魯人。史記云：齊人，字子長，范滂云：子芝從事孔子，孔子謂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後魯君問其賢，使爲大夫，辭弗受。齊書曰：孔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閉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前山有個虎，點羊，爾食肉，我食腸，當急取之，勿傍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已羊氏往，獲之得其角，乃以爲公冶長。公冶長齊之獄，未幾長在獄舍，義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假我臨沂水上，嶺山旁，當急擊之，勿傍徨。長語微史曰：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歸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擊其應，敵遂獲大勝。西晉

學宮備考

卷五

六

自得軒

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又范曄曰：楊所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禽出詩：子非治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按治長辯鳥語，啁啾噴噴，呼其味驗之，果然。此具論語說：豈用修未之見耶？左應論鳥語，漢陽儒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事，未可聽斷其無也。按此雖或能通鳥語，然鳥音未必肯因鳥語而拾遺，又家語有長爲人能思之語，亦與非其罪不合。說無確指，皆相傳姑蘇城北有治長湮居，民鑿井得石，題曰：公冶長之墓。漢書云：公冶長墓在姑幕城東南五里，志稱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公冶長

墓在城垣墓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又云結墓漢縣  
在今宮州之東諸滅之西二統志云今淮安府境內  
有公治  
長墓云唐追封荊伯宋加封高寄侯明嘉靖以來定  
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七

自得軒

公哲子

公哲子哀字季沉

史記作季次

齊人系出姬姓衛公子黑

背字子析之後也爲人潔清不滓鄙天下多仕於大

夫家者終身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歎賞之曰天下

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鄒惟季沉未嘗仕焉太史公曰

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

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

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鄒

學宮備考

卷五

八

自得軒

伯宋加封北海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高子

高子柴字子羔，檀弓係齊人，敬仲高溪十六代孫也。

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作少貳十歲，年

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師事孔

子，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

脛墊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

則曰：「賊夫人之子。」後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遇

出公之難，孔子聞之，曰：「由也死矣，柴也其求。」時子路

死，子羔果出而來，子羔之爲仕師也，則人之足及其

出也，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

「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此

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

「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

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吾自取之。」方君

之治我也，君先後我以言，欲我之免也，甚而我知道之

及獄決罪定，而君慨然不樂，我見又知之，君非私我

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我之所以悅而德君也。孔

學宮備考 卷五 九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五 十 自得軒

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

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

「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矐，武伯

曰：「然則氣也。」遂及齊盟，子羔卒，哭者呼滅，子羔

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載檀弓，學統舊傳遺茲補

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

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

也。按檀弓載此，係成子高事，誌成子高齊大夫

茲木大書附錄小註以備考，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

在沂州一在陽穀一在東阿一在太康又云太原未詳孰是唐追封其城伯宋加封其城侯自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其位謹按書云刑罰無刑是固欲人之免於刑也乃斷獄者或故為刑誅以入人之罪而子羔則先彼人以言欲人之免焉後得者自矣及獄決罪定而愀然不樂又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也受刑者之見德不見怨良有以哉至成人兄死不喪聞子羔為宰而即為兄衰亦子羔之風足以動之耳草上之風必偃我無德足以動物而輒謂人難感格可乎

學宮備考

卷五

十一

自得軒

樊子

樊子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

作少三十六歲年譜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

敬王己酉四年生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

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

踰溝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

眾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孔子聞之曰

義哉遲問孔子曰鮑平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

而君用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

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

淫亂之朝不諒主之明闇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

也葵猶能衛其足樊遲曰聞命矣遲從孔子遊於舞

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辯惑孔子善之又屢問仁

屢問智孔子皆有以答之俱詳見論語唐追封樊伯

宋加封益都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其位謹按樊遲遊於聖門請學稼圃則似於止宦

鮮長乃哀公十一年齊侵魯冉有為季氏帥左師

學宮備考

卷五

十二

自得軒



親執矛率眾逐帥右師與齊師遇於清遲諸三刻而蹙之遂入齊軍獲甲者八十齊人宵遁夫冉有亦祇自言可使足民耳而與諸學稼圃之樊遲并能軍旅先賢之學固未可以恒情論也夫

學宮備考

卷五

十三

自得軒

商子

商子澤字子季家語字子季魯人許衡志稱涉覽六籍唐封雖陽伯宋封鄒平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梁子

梁子鱣字子魚史記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史記作少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年諸景王戊寅生以孔子謂已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復果然語告之且曰吾恐子亦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鱣從之留其妻二年而有子唐封梁伯宋封千乘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十四

自得軒

冉子

冉子孺字子魯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志稱勤學好問先賢像贊曰周旋中規容止可度當必有所本也唐封紀伯宋封臨沂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伯子

伯子虔字子析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年譜載王

己亥年生

志稱儒行著稱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

必有所本也唐封聊伯宋封泳陽侯明嘉靖來稱先

賢

學宮備考

卷五

十五

自得軒

冉子

冉子季子子彦魯人志稱資性端妙敏於問答唐封

東平伯宋封諸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漆雕子

漆雕子徒父字子有魯人家語漆雕從字子文蔡人

子開之宗族嘗仕於魯有治術先賢像贊謂涉道是

嗜微許可庶云唐封須句伯宋封高苑侯明嘉靖來

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十六

自得軒

漆雕子

漆雕子哆家語哆作傷字子欽魯人志稱學道不倦

唐封武城伯宋封濮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公西子

公西子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年譜敬王辛卯年生

習於禮容應對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孔子嘗使言志亦以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對子曰赤也

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蓋許之也孔子曰禮經三百可

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亦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

以類禮以類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

子語人曰富貴客之事則達矣又嘗謂門人曰二三

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

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

曰吾以赤自厲也子貢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

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雋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踰棺牆置斂設披周也設祭

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

唐封邵伯宋加封鉅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唐封邵伯宋加封鉅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十七

自得軒

任子

任子不齊字選家語子子選楚人先賢像贊云湖廣

荊州人陳充贊云荆衡誕粹賢生其中足徵也紹興

時御贊謂淑閑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

云唐封任城伯宋封當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其位諱後湖廣通誌入任不齊秦商左如明公孫

龍四人於人號總帥但各云史記仲尼弟子鄭氏

曰楚八皆未註何郡縣以亡籍也乃稽先賢像贊

任子曾註湖廣荊州人而註亦不查何疎畧然竊

意此四姓家譜豈盡亡籍如諸賢中之失考者

當歸爲行文搜訪訪姓家譜當更有可紀耳

學宮備考

卷五

十八

自得軒

公良子

公良子孺字子正一作子幼家語孺作儒陳人賢而有勇

孔子周行嘗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將過衛蒲人止之

孺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困於此命也

挺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乃盟而去唐封東平伯

宋封安平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先賢公肩子

公肩子定。從文翁石室圖家語名自史記作公堅字  
子中。家語魯人或曰唐封新田伯宋封梁父侯明嘉  
靖來定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十九 自得軒

鄒子即音

鄒子單字子家。家語未載後人謂卽家語所衛人又  
稱鉅鹿鄒縣人。今縣屬府有鉅鹿封銅鞮伯宋補封  
鄒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罕父子

罕父子黑字子索。一字子素魯人家語罕父黑按氏族畧  
無罕父氏止有罕父氏註云孔子弟子有罕父黑則  
家語罕作罕爲是唐封乘邱伯宋補封和鄉侯明嘉  
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二十 自得軒

榮子

榮子旂字子棋魯人誌稱務學篤實唐封零婁伯宋  
封厭次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左子

左子人郢字行家語係左郢字子行魯人按通志是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似誤此因史記有人字而言也若從家語無人字應稱左子統志稱心悅聖道唐封臨淄伯宋封南華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二一

目得軒

鄭子

鄭子國字子徒家語有薛邦字子從魯人或謂漢高諱邦史因作國鄭乃薛字之誤遂合家語薛邦從史記而祀鄭國統志稱鄭國有令德唐封滎陽伯宋封胸山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原子

原子亢字籍家語作原桃字子籍魯人唐封萊蕪伯宋補封樂平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康子

康子絜字子曹史記字庸衛人古史作齊人唐封莒父伯宋補封胙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二二

目得軒

叔仲子

叔仲子會按姓氏有叔姓有叔字子期魯人誌稱進學廣業少孔子五十歲此年諸敬王癸卯生與孔子璡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左右執筆記事此說得達時中似應增孟武伯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列環名孟武伯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也唐封瑕丘伯宋封博平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公西子

公西子與如。古史公西與家語公西與字子上魯人。唐封重邱伯宋封臨胸侯自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二三

自得軒

却子

却子與字子歛家語却與字子休魯人。金仁山錄石禮樂統開石室圖有國選却誌稱志存正大唐封平作和圖作國進高祖之詩也。陸伯宋封高堂侯自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陳子

陳子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少孔子四十歲年譜已丑其兄子車死於衛車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病當養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嘗問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告以聞詩聞禮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問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今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禽墓一統志稱墓在太康縣西唐封頤伯宋封南頤侯自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二四

自得軒

琴子

琴子張字子開家語名牢字子張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也唐封南陵伯宋始封頤邱侯後以避聖諱改封南平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二五

自得軒

步叔子

步叔子乘字子車齊人朱彛尊按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條侯魏今宜從之按家語史記皆作步豈皆訛少爲步耶唐封淳於伯宋封博昌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秦子

秦子非字子之魯人誌稱樂善慕道唐封沂陽伯宋封寧亭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學宮備考

卷五

二六

自得軒

顏子

顏子魯字子升魯人誌稱學已成器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顏子何

顏子何字冉，憲隱云字稱。史記載孔子弟子，唐封開陽伯，宋封唐邑侯，明嘉靖時以未載家語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學宮備考

卷五

二七

自得軒

懸子

懸子章，一作豐，字子象，家語載孔子弟子，或謂檀弓篇懸子疑卽其人，始以未明載史記，疑與鄒單音近，因而失祀。

國朝雍正二年增入，稱先賢。

樂正子

樂正子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以其爲人也好善。詳具七篇。齊伐魯，魯平，齊索參鼎，魯以饋往。齊人曰：「質也。」盡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參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語詳七篇。群輔錄云：『樂正世傳春秋，爲屬詞比事之儒。』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學宮備考

卷五

二八

自得軒

國朝雍正貳年升祀孔廟

萬子

萬子章，孟子門人。孟子旣沒，章及公孫丑相與記所言作孟子七篇。志云：『墓在鄒縣西南一十里。』宋封博興伯，從祀孟子廟。

國朝雍正貳年升祀孔廟



周子

周子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也世居濂溪里

在州西

十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祖智強父輔成大

中祥符八年進士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以天禧

元年生敦頤所居濂溪有月巖敦頤讀書其中有得

著太極圖後人爲易名太極洞明道州牧王會月巖

八里許有山巖巖中爲星洞高可四五十丈寬可容

數千人東西兩門可通往來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

康望之如月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就中望之如

月之望隨行進退盈虛異狀寓陰陽動靜之機俗以

其形象月故呼爲月巖周子會爲書室於其中讀書

焉好事者寄之以爲大極呈象若河之圖洛之書夫

周子之道未必因月巖而得但此山不生於地而生

於周子故里則謂太極洞也亦宜因刻其崖曰太極

洞敦頤少孤養於外家景祐三年以舅龍圖閣學士

鄭何珣云秦授將作監主簿是年始冠娶陸氏職方

郎中參之父母鄭卒服滿調洪州分寧縣主簿時年

廿四自幼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

嚴恕務盡道理邑有獄久不決比至一訊立辯邑人

驚曰老吏不如也慶曆四年却使者薦其才調南安

學宮備考

卷五

廿九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五

三十

自得軒

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

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則委手

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爲也逵悟囚得免且賢敦頤薦之六年冬移郴之郴

令皇祐二年改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

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矣請爲

公言越二年果有得至和元年用薦者言改大理寺

丞徙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辭分寧獄者吾屬

得所訴矣其家大姓及黠吏惡少莫不惴惴焉奉

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爲憂而以污善政爲恥蓋德化

之感人有如此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友人湊銀銅

朱子所稱清逸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簪錢不滿

百其清操有如此嘉祐元年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

令州判官事二年轉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其手吏不

敢決卽下之民不肯從蜀人翁然稱之是年長子書

生三年妻陸氏卒滿宗孟以左丞治蜀追敦頤諡三

學宮備考

卷五

卅一

自得軒

日夜退曰世有斯人歟明年以妹歸常永滿歸之時趙清獻公爲使人或諸敦願於公公臨之甚戚敦願處之超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嘉祐六年敦願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公後爲守熟視敦願所爲乃大悟執其手謂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七年次子燾生初來判虔時道出江州愛匡廬蓮花峯山水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築書堂於其麓開池種蓮作愛蓮說南康府治後有愛蓮池亦其遺跡也名其室曰愛蓮堂前有學宮備考

學宮備考

卷五

卅二

自得軒

州之學在牙城中左獄右庾卑陋弗堪敦願擇州城東南高明之地遷焉逾月而成周子有遷學擇東南高明之地遷焉崇文見鄧陽誌逾月而成元年用清獻及呂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又三年轉虔衡即中提點刑獄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犯瘴厲冒險遠亦必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己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不冤乃措置未盡其所爲而寢病聞水齋母鄭太君墓遂乞知南康軍至卽改葬母墓於德化縣舊築書堂之左清泉社葬畢曰強疾而來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綬耶遂上其卹綬分司南京而歸濂溪上舊築書堂處而定居焉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鎮蜀奏起敦願將大用之而敦願卒矣時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南十里之清泉社母墓左側妻陸氏蒲氏稍母墓右側子燾墓書登元豐五年第官至司封郎中熈寧元祐三年第官至徽猷閣待制敦願聞道甚早不由師傳嘿契微妙常云

學宮備考

卷五

世三

自得軒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作太極圖說易圖  
千百年以來不傳之遺旨二書行世為理學正宗上  
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道統之緒下  
啟發後來諸學者河南程珣通判南安軍里視教頤  
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道君子也因與為友使  
二子顯頤往受學焉時慶曆六年也教頤年三教頤  
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顯言自見周茂叔後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程以來理學淵  
源敦頤開之也侯師聖學於頤未悟達訪敦頤面封  
楊夜談越三日乃遣師聖自謂有得如見大之廣大  
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王  
安石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遇敦頤為語連  
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敦頤自少信古好義  
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休祿盡以同宗族奉賓友  
家貲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為護其喪歸葬之  
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孝子或饌

學宮備考

卷五

世四

自得軒

粥不給亦曠然不以為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  
處或徜徉終日不能去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  
甚高冒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  
為人窘束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邀福而厚於  
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輒輟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  
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  
元世祖於北都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  
游朱六君子配享自南宋以來學者莫不尊信鄉國  
及平生宦遊所歷學宮從祀外皆另有專祠而道州  
德化最著德化治南數里有九江濂溪書院又數里  
近墓處有祠原定居處也中有像後祠從道州分居  
此奉祠墓者世授奉祀生一員康熙王寅年明賜  
請周子祠墓後低佃久之不忍去遂奉祀生往  
縣家人留飯位揖請碑文并詢其家知設有祭田歲  
春秋有道州故里有祠在州城西營川門外儒學之  
右有道州濂溪書院堂中周子以二程配議議祠在  
堂之左宗子宅在堂右舊樂堂

前拜禮部有碑有碑星門廣門書院門有光霽樓即  
藏秘書有御書澤澤河本風月諸亭有舊往開來崇德  
報功諸坊明家於於流冠後修葺未盡後古而規謀  
猶稱宏麗有祭田歲春秋二仲六丁有司致祭其故  
里之祠家亦歲明嘉靖中祀稱先儒景泰六年授後  
春秋致祭云  
嗣博士一員

國朝祀升先賢授後嗣世襲五經博士奉道州祀

其位讓按周子為初平言之應二年初平有得程明  
老無及周子為初平言之應二年初平有得程明  
聖學之遊川自見則後叔後吟風弄月以歸侯師  
乃定師聖自謂有得如是天之靈又滿宗孟傳  
稱嘉福已亥沈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  
退而數曰世有斯人歟噫讀斯二傳為恨生不逢  
周子同時得從之遊也幸遺書具在每長讀至聖  
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靡之配  
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處耳然則  
不守不行不前難獲耳提面命有得終失也誠能  
守之行之靡之則讀其書與習其教也取

學宮備考

卷五

廿五

自得軒

程子

程子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  
遂以為氏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羽贈太子  
少師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  
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葬河南遂為河南人祖  
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珣任大中大夫母  
壽安縣君侯氏大中初任黃陂尉秩滿不能去遂家  
焉以明道元年壬申生顥其弟正叔以明年癸酉生  
顥生而神氣秀異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  
之行不覺敘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  
指而往果得叙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  
歲能為詩賦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圓外物豈能  
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辟居庠序中如老成  
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思永謝客至學舍一  
見異之許娶以女踰冠舉進士調京兆府鄠縣主簿  
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

學宮備考

卷五

三六

自得軒

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顯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歸錢不五六十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有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顯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

學官備考

卷五

三七

自得軒

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顯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軍旣乃無一人不服者會令罷去顯攝邑事邑素號繁劇訟牒日不下二百餘爲政者取於省覽無暇及治道顯處之有方不閱月而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票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顯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顯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餽已數日矣顯曰漕司給米時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獄徵之閭而人受賜如此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仁宗崩遣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顯進曰三日除

學官備考

卷五

三八

自得軒

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顯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爲神物。顯常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曰。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類如此。再

學宮備考

卷五

卅九

自得軒

餘年。而服儒服者盡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顯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率者也。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顯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

學宮備考

卷五

四十

自得軒

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有千常。借以補助民力。卻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煙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隣遂爲仇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顯至晉城之民。遂

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顯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顯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違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効，顯之教遂廢，議者恨之。顯爲令，視民如子，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顯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見退，必曰：「願求對來，欲常相見。」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顯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爲先，顯不釋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常使推擇人才，顯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竇弟頤爲首。所上章疏，于姪不得親其業，嘗言人主當防未然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

學宮備考

卷五

四一 自得軒

至於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顯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顯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之說浸行，顯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實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時王安石進用親幸，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後來安石遂不附已者，獨不及顯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顯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顯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言曰：「臣言是，願行之。」

學宮備考

卷五

四二

自得軒

如疽妄言、當賜顯書、請罪而獲遷、刑賞混失、累請得免、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顯無責、改差簽書、鎮守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顯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顯事之甚恭、雖完庫細務、無不盡心、能如此守事、小未安必與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顯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景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勿納、顯曰、此逃死自歸、勿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判歸休三日、復往、衆歡呼而入、其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顯言甘而氣懽、旣而揚言于衆曰、河清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顯嘆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

學宮備考

卷五

四三

自得軒

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顯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以事急告、顯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顯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廩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符授顯曰、君自用之、顯得印、卽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不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効力、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顯命善洒者、還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火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水自中流而下、顯謂衆曰、得彼巨水、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水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撥、大爲朝廷憂、人以其爲使顯在職、安有是也、却祀需恩、顯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神宗猶念之、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

學宮備考

卷五

四四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五

四五 自得軒

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彗見軫翼間詔求直言顯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和扶溝縣事顯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而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乃罷復舊任顯至邑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邑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顯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顯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歲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通逋獲除者皆頑民也顯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勻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

學宮備考

卷五

四六 自得軒

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顯方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顯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顯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類焉水災民饑顯請發粟以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類蓋亦自陳顯不肯使遂言不當貸顯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錢者用濟而司農金怒視實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顯言濟鐵富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王更以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顯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顯得顯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顯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

月復尋箭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卽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梟世契券以自明皆勿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願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顯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顯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

學宮備考

卷五

四七

自得軒

室所屬特名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葬於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於道曰明道先生妻彭氏子端懿秦州汝陽縣主簿端本進士顯嘗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而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其行己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茫然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致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

學宮備考

卷五

四十八

自得軒

學官備考

卷五

四九

自得軒

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微言精義且見語錄而表彰大學中庸與語孟行後世學者咸賴之蓋其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雲願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爲君子也其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煩密之餘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顯處之綽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所爲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爲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不可及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淳祐元年封河海伯從祀孔子廟廷明嘉靖中祀稱先儒

國朝

升先賢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奉祀專祠有祭銀一百兩

其位謹按學者動言遇事當持正然必有道之而從動之而和本領傳人自感格而正乃克行於事有濟也大程子初任主簿耳即能令令爲之信任民爲之服從後由御史請號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大程子不以官任登臺相傲慢而與之甚恭雖兇庫細務無不盡心然事小未安必不死者前後蓋十數先是在朝荆公行新法大程子與論心平氣和荆公多爲動而言者致之甚力至有發憤歸焉荆公激而益執後大程子嘗云新法之害半是吾輩激成塗於天下須兩分其過讓平論也然則遇事當持正彼阿諛者無論矣取諱者苟不害開導徒爲激成於事無濟盡亦以大程子爲法耶然而非臨時可法必也平日充養有素

學官備考

卷五

自得軒

而後能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也人傳大程子平日坐立如泥塑木離接人則全是一團和氣以此可想見其充養有素矣

邵子

邵子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  
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以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雍，幼從父徙其  
城，年三十，遊河南，華其親伊水上新店，保遂爲河南  
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  
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  
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遂可已乎。

學宮備考

卷五

五

自得軒

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永剏之墟，久之幡然  
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  
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  
雍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  
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接頤索隱，妙  
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目得者，及其學  
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  
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溪造曲

學宮備考

卷五

五

自得軒

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  
必裁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  
道者鮮矣。雍初至洛，蓬車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  
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  
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鄭公、司馬公、呂申公諸賢  
退居洛中，王拱辰、尹洙皆雅敬雍，恒相從遊於天津  
橋南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  
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  
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  
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  
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  
歡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  
乃去。好事者別作廬屋如其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  
窩。溫公依禮記作深衣，謂雍曰：先生可衣此乎？雍曰：  
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溫公歎爲合理，以兄事  
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

學宮備考

卷五

五三 自得軒

出爲不善。令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辟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少賤貴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相訪。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初富鄭公入相。謁門下田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更用名爲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自作有無名公傳。見邵集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葬父側。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

學宮備考

卷五

五四

自得軒

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因識之。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困雍。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有玩世之意。又因其能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撥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之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晨夕候之。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還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將終。名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吾伯溫。故旣葬。程伯子爲銘。稱其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詩曰。伊川擊壤集。妻王氏子伯溫。仲良。伯溫克世共學。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

國朝升先賢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邵子自號安樂先生終身未曾作鐵昌  
事士大夫咸相雅敬雖見童奴諒皆知雅意尊奉  
夫先賢先儒類多謫處邵子獨終身顯適何其異  
歟說者謂邵子生於太平之時又有司馬富昌張  
兩程諸賢與之遊洛守王拱辰亦如荆重其爲市  
園宅且各行高爭相迎候蓋際遇得天之優故  
其顯適有如是也夫生於太平時者不止一邵子  
假使中無所得又安能動諸賢並當路之雅談及  
諸疎賤之尊奉相然欲實指其中所得之所謂諸  
疎賤無論矣即在諸賢亦恐未能盡測也此邵子  
之所以又自爲無名公傳也及觀邵子謝富昌公  
有之若進豈能棄吏責既退又安州名然則邵子  
中之所得固難測而謝以克之責謝以  
免忌諱此殆邵子之苦自保全其安樂也然

學宮備考

卷五

五五 自得軒

學宮備考卷之六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東廡先儒

先儒公羊氏

公羊氏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  
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  
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

學宮備考

卷六

一 自得軒

董仲舒著以竹帛自壽而前咸口授焉是以免於秦  
之灰也子都與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之公孫  
弘亦頗受業焉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興子都授東  
海廡公廡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陸孟陸孟授  
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  
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  
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從  
祀孔廟宋祥符元年追封臨淄伯後先儒從祀追封  
年號同不重書

明嘉靖九年，省封爵，定稱先儒。  
國朝因之，後諸先儒皆

學宮備考

卷六

二

自得軒

孔氏

孔氏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待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尚書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字，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旣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

學宮備考

卷六

三

自得軒

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馬博士上書辯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昭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仕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讀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載聖哲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

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剡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郅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有，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兢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唐時從祀宋、追封曲阜伯明嘉靖，來定稱先儒。



毛氏

毛氏萇，字默，一字長公，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曰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中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學富備考

卷六

六

自得軒

學富備考

卷六

七

自得軒

賈逵爲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詠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詁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康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汲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壘，卽萇宅塚，唐時從祀，宋追封樂壽伯，明嘉靖來稱先儒。

高堂氏

高堂氏生字伯濤，魯人。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伯，傳禮儀。晉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

學宮備考

卷六

八

自得軒

鄭氏

鄭氏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

學宮備考

卷六

九

自得軒

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青、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谷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谷何休、義據、通、潑，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逼玄，不得已而詣之。逕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達方至者，

學宮備考

卷六

十

自得軒

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桓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者僕射，鄧公者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德隱耀，世嘉其高。昔者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游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幽并兗豫之域，獲覲平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父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親秘書，緝術之

學宮備考

卷六

十一

自得軒

與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種，以娛朝夕。遇關尹擅勢生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闕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恙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

學宮備考

卷六

十二 自得軒

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子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執事，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潑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辛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機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旁晷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

學宮備考

卷六

十三 自得軒

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卻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甯，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葬高密縣西北五十里之礪阜山，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議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玄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圖，益恩赴難殞身，有遺服子，玄以其手文。

似已名之口小同。唐貞觀二十一年，以玄從祀宋時符封高密伯，明嘉靖時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從祀，稱先儒。

其位謹按康成生於漢末，微勝不就職，可謂有守矣。時經書尚多缺略，康成悉傳表註，可謂有為矣。言行如是，不可謂非有功於聖教。觀其戒子書中，自敘情詞，肅然不可謂非懷才抱德之君子。曩以從祀廟廡，宜矣。張聰乃議改祀於鄉，固哉。國朝為之後祀，處公適不遂，漸沒也。

學宮備考

卷六

十四 自得軒

諸葛氏

諸葛氏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後也。父珪，漢末為太山郡丞。年譜：亮先和亮早孤，四年辛酉亮生。

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

官。會漢更遼，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

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不求聞達，好為梁父

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

隸州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

學宮備考

卷六

十五

自得軒

廣元俱遺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

夜從容，嘗抱膝長嘯，顧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

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佯笑而不言。劉先主在

荊州，表使屯新野，拒曹操，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徽。徽

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

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答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又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

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富，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將軍

學宮備考

卷六

十六

自得軒

旣帝室之胃，信義著四海，若跨有荊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稱善，於是載亮歸，精好日密。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時獻帝二十二年明年劉表卒，少子琮立，會曹操來侵，琮遣使迎操降。亮說先主攻琮，先主不忍，率其衆南行，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孫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往說以成敗之機，權大悅，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之。

敗操於赤壁下，操引軍還鄴。時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先主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先主，謂益州可取，麗統亦以爲然。乃留亮及關羽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人入蜀。先主之至吳也，權以妹妻先主，及聞先主西上，遣舟迎妹夫人，欲將子禪還吳。亮遣張飛、趙雲截江邀禪還，先主自後萌還攻

學宮備考

卷六

十七

自得軒

璋不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沿江分定郡縣，與先主會兵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當鎮守成都。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劉璋闇弱，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張

卻屯廣右，先主攻之不能克，急檄發成都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成都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發兵何疑？」亮遂表洪爲蜀郡太守，衆事皆辦。二十五年，先主定漢中，時曹操稱魏王，衆乃上表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亮以西土初定，在得才實，取人不限其方，董和、黃權、李嚴等，劉璋故所授任也。吳懿、費觀等爲璋婚姻，彭義璋所填翼，劉巴、夙昔之所怨恨也，皆處以顯任，盡其器能，初健爲太守，李嚴

學宮備考

卷六

十八 自得軒

不傾危矣。三年春，帝於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奉梓宮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以章武三年，改元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吳軍和並署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時邦家新造，吳方乘勝，國勢及及魏用文告震喝之，使以屬爲內臣。亮內秉機衡，外結吳好，昭大義以定衆志，令無慚懾，撫百姓，約官職，修紀政治，蜀人大和，梓潼、越雋諸郡叛，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開關息民，又妙簡舊德以佐治，使秦宓爲別駕，伍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學從事，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涕三日，亮慮孫權聞帝殯殂，恐有異計，未知所如，劉芝言於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

學宮備考

卷六

十九 自得軒

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  
之曰爲誰亮曰即使君也帝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吳遂絕魏和漢魏華歆陳羣各以書與亮使舉國稱藩亮不報作正議以絕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馬謖送之亮曰雖其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所必然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

夷不復反當時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母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素有廢殺之罪自嬖孽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初定夷漢初安故耳必以中國之治治之乎亮以永康初吏呂凱尉丞王伉執忠絕域俱表爲太守封亭侯是年曹丕殂明年曹叡立建興五年子曹芳亮率諸軍伐魏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乃上表出師表中有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臣以大事臣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効故請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陛下亦宜自諒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之語銓敗諸葛帝下詔令丞相露布天下亮行屯於河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俛爲掾俛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魏以昭烈崩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預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



山尤甚。故天水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漢關中響震。亮揚言。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曹真舉衆拒之。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魏主曹叡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制。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仍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也。乃上疏請自貶。帝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雲亦坐貶。亮於是考微勞。甄烈士。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勵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府掾史。典軍事。十一月。亮聞孫權破

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表中有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語。全文詳諸葛集亮師出散關。攻陳倉。未克。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賀。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曹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皆知亮有吞魏之志。非爲拓境而已。帝復策拜亮爲丞相。十二月。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城固。八年七月。魏曹真請田斜谷。數道攻漢。命司馬懿渡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亮聞魏兵至。次於城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真軍遂退。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於陽溪。九年春。亮伐魏。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應。時曹真有疾。魏司馬懿自荊州入朝。魏主

乃使懿西屯長春，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費曜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軍不得交。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乃使張郃攻無常，監河平於南圍。自家中道向亮，暗漢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僚佐俱言賊

學宮備考

卷六

二四 自得軒

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親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級，玄纓五千頭，角弩三千一百張，司馬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漢人乘高布伏，已弩亂發，張郃中飛矢死。亮退軍，勸農講武，作木牛。

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十二年春，亮伐魏，軍渭南，遣使約吳同討大將。夏四月，亮至郿，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亮屯五丈原，亮日交戰，懿戎服莅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爲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數挑

學宮備考

卷六

二五 自得軒

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任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敕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其年八

月亮疾病時有大星墜營中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視因諂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諂諸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敢違耳乞復請將琰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日<sup>十八</sup>也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其遺表云臣賦性拙直遠時艱難與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

學宮備考

卷六

二六 自得軒

育育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帝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諂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一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亮因病困與楊儀等作退軍節度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故亮卒儀秘不發喪整軍而出百姓奔走告訕

學宮備考

卷六

二七 自得軒

懿追之則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案行亮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而還諸軍還成都諺曰忠武遺命葬漢中定軍山<sup>魏志云沔縣東南一十里</sup>因山爲墳象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嘗識子有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大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惛惛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悲守窮廬將復何及也嘗與羣下教云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云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

學宮備考

卷六

二八

自得軒

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剛，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真言也。又與將士教云：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其開誠布忠，類如此。故人皆樂爲之盡。卽愛亮罷斥如李平、廖立、聞亮死，咸爲之流涕焉。妻黃氏，女也。子瞻、嗣爵，弟均官至長水校尉。炎興元年，魏兵入寇，瞻及長子尚，皆力戰死之。瞻次子京，後移家河東，亮性長於巧思，擢

益連考：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道遠二漢：教疏書劄，皆有可觀。後人編爲諸葛丞相

集行世，出處符伊尹，材藝擬周公，治戎合呂尚，爲政

邁子產，學可稱王佐，同顏子，杜子美稱其伯仲。伊呂

程子謂人臣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

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

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又謂

孔明近王佐之才，有王佐之心。李玄盛寫孔明訓誠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學宮備考

卷六

二九

自得軒

以功諸子，曰尋其終始，周孔教在中矣。人間寧靜致遠之說，朱子曰：靜便養得根本滋固，自可致遠。朱璣綱諸葛集，謂三代以來，求其扶綱常正人心，足以上續孔孟之統者，莫如孔明。學以靜成，心惟謹慎，實啟漢洛關閭主靜主敬之學，爲理學正宗云。景耀六年，已詔爲亮立廟於河陽，後人於亮故里及平生所經歷處，皆爲立廟奉祀，德功可懷，沒世不能忘也。

其位謹按孔明鞠躬盡瘁，竭王臣之忠，淡寧靜得聖學之要，此公言也。人其知之而當時之人，其才識寧有出孔明右者？孔明乃屢與臣下敎令來相敎告，又與將士敎令勤攻其闕，天子諸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饒告之而喜，聞之而拜，爾孔明恐其不告而殺之，使告恐其無聞而敎之以聞，其虛懷好善，寡過，良可爲百世師也。舊傳未錄茲既增入，復爲表之。

王氏

王氏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於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禮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因賜對隆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承詔著興衰要

學宮備考

卷六

三十 自得軒

論七篇出令昌樂遷倚氏銅川秩滿不仕四年生通後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時十歲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隆晏居歌伐木名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通於是游學四方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吳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

學宮備考

卷六

三一 自得軒

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爲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今王今辟禮布衣遂懷古之心兮將與太平之基時其事變兮志乖願違嗟道之不行兮直如東歸皇之不遑兮勞帝聞而再徵之不至楊帝太業元年徵之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嫂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嫂則通得矣不可嫂則通失矣得失在通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通纂述六經九年而就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卽爲人師河南董膏太山姚義京北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

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顏川陳叔達咸北面而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逼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九年召署蜀郡司戶不就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終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名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始夫子召我也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囚葬文村子福邠福時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遣以食饘口含糗羹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己里人化其德爭爲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諡曰文中子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明嘉靖九年從祀

其位謹按文中子生於隋季去孔子時千有餘歲孔子之道尚未能如後代之大行學宮循天下用以立教課士也而文中子乃卓然設教河汾行止語默一學孔子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孔子于公山

學宮備考

卷六

三二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六

三三

自得軒

名欲往於佛胎召欲往文中子於隋君屢徵不至隋司徒勸之仕婉辭更謂以魯男子之不可舉柳下惠之可而稱善學者歟後人不夷考其行而但以其續經之失斥之爲微嗟望聖人以爲歸其階也亦可嘉也後之人誰爲欲借者誰爲能借者

歐陽氏

歐陽氏修字永叔廬陵人父名德儀咸平三年進士任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母鄭氏以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秋晝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疑然有聲嘗借書抄讀於廢書簾中得韓愈遺藁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天聖八年舉進士武南

學官備考

卷六

三四

自得軒

學官備考

卷六

三五

自得軒

靖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修論事切直入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餘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尋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

學宮備考

卷六

三六

自得軒

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力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言極切直詳宋書於是刑黨益息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制誥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吏部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小皆怨怒諸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克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大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器薄者何修出聚諫於馬首銜選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之後有以拯威嚴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爲治簡易循理不務赫赫名京

學宮備考

卷六

三七

自得軒

師亦治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詔言藉藉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義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害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



學宮備考

卷六

三八

自得軒

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漢王。命有司議。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污。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閏七月卒。年六十七。葬新鄭縣西二十里。北關外聖文忠公墓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子幾。字伯和。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中子葵。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

學宮備考

卷六

三九

自得軒

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嘆曰。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四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可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母鄭嘗謂修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詣。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

師尊之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証，謂之集古錄。所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各取春秋遺旨，明嘉靖九年從祀。

其位諸按歐陽文忠公當時以文章名冠天下，後世亦多以文章事之，而公嘗與學者言，則不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是公不有以文章自器也。故歷州郡皆有善政，初四

學官備考

卷六

四十

自得軒

禍鄭公倍而止，其仁明如此，若區區以文章之士，日公是豈知公者哉。

司馬氏

司馬氏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母聶氏。以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生。光七歲凜然如成人，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盡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卻。

學官備考

卷六

四一

自得軒

之未幾，同知諫院，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明曰仁，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簡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遠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

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尤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及覆交構以光言違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光抗言其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所慮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詰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也竟不許已而代王罔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遷光翰林侍讀學士光嘗患歷

代史繁入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讀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偃日進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光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相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哀辭堂饌時以爲哀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哀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逆數其利害通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

若嘗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問光光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

學官備考

卷六

四四 自得軒

異曰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當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對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於異論者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

光樞密副使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升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車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感激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貽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光蔡確沮

學官備考

卷六

四五 自得軒

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毋歸洛爾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宜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

學士宮備考

卷六

四六

自得軒

望朝廷之意以微倖希進下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  
虛譽若此者罷無赦后以詔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  
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  
詔行之光又奏修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  
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官以爲獻乃申其說  
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筆在於是是以區區有  
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  
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  
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  
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  
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  
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  
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  
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  
申公云光以身付賢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  
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赦罷之諸將兵

學士宮備考

卷六

四七

自得軒

寄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籍  
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  
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  
至必問光起居教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笑毋輕生事  
開邊際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歎若更生若子稱  
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  
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詩詩如夢中語然皆朝廷  
大事也是年元祐九月一日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  
聞之慟與帝臨其喪槨以一品禮服贈特厚贈太師  
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  
嚮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轅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  
祭四方皆画像以祀飲食必祝妻張氏子康端謹至  
孝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孫植亦仕有名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凡旦年將八

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所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泐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秋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惇言不已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

學官備考

卷六

四八

自得軒

胡氏

胡氏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以直議即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永壽縣君贈令人以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生安國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稍長入大學晝夜刻勵同舍有頴昌斬截之實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安國與論經史大義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大學博士足跡不躡權門蔡京惡之俄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李良輔希京意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入鄒浩所請托也京得簿上命獄司極力推鞫訖無狀安國竟除名未幾良輔以罪抵法臺臣追前事復安國官中大夫歿安國謂子弟曰吾昔日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壘旁躬躬耕以老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允

學官備考

卷六

四九

自得軒

學官備考

卷六

五十一

自得軒

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上奏言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淑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修廢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亂入有旨命名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所奏愠懣形於辭色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安國亦屢辭南仲又言安國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

學官備考

卷六

五十一

自得軒

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嘆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詔台諫諭安國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鼎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縣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東方得志於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安國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管趙野宵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翔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畧如安國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

學官備考

卷六

五二 自得軒

人劉環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辭言廷行責綱辭實乃爲綱述說廷坐貶安國劾辭越職妄言輒聽異已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於辭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鼎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失或憂其子寅尚在城中安國慨然曰主上至此人臣恨効忠無路敢念子乎安國在省一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答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金國益急欽宗命名安國及許景衡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痛憤時事有超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因辭免不行秦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安國託疾罷之建炎二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注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

學官備考

卷六

五三 自得軒

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讀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十二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安國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論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家司由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安國復持黃不下呂頤浩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特命黃龜年書行安國自劾求罷復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聖經遂卧家不出頤浩言其偃蹇朝命乃力引勝非爲助而於安國所奏概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彗星出



東南侍御史江濟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  
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  
下皆不報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  
詔從其請予祠令其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  
稱善謂汝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安國以疾  
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辱氏之學安國上奏曰本  
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卻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張  
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

學當備考

卷六

五四

自得軒

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  
詔館閣彙集遺書頒行天下使和說者不得作奏入  
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  
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  
宗追念舊學特除安國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  
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墓見誌書者三一在當陽  
縣北一十五里載一統誌且云父訓墓亦在縣北  
一在湘潭縣西南一百一十里之隱山亦載通誌  
一在湘潭縣西南一百一十里之隱山亦載通誌

縣誌云一在衡山縣紫蓋鄉紫蓋山縣志東縣西成  
有祠在但隔此嶽廟遠未易至為引謂其書院云安  
國舊著書處也不知統誌過誌何以皆誌彼而遺此  
莫審孰是姑並贈朝議大夫諡文定妻李氏王氏子  
寧將仕郎稱茹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  
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  
迪功郎稱籍溪先生並為宋大儒安國強學力行以  
聖賢為標的平生矢志在於康濟時艱然風度凝遠  
條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

學當備考

卷六

五五

自得軒

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當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  
於心浮世利名如螻蟻過前耳故渡江以來儒者進  
退合義以康侯和靖為稱首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  
學官安國謂先聖聖削之書及使人主不得聞講說  
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  
二十餘年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著有春秋傳文集  
資治通鑑舉要稱道行世明正統初從祀成化初追  
封建寧伯自嘉靖九年來稱先儒

尹氏

尹氏煒，字彥明，一字德充，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爲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爲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煒，煒少孤，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煒嘆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煒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煒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煒於是終身不就舉。同時師伊川者，有河南張繹，繹以高識，煒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煒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煒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尚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煒，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任

學宮備考

卷六

五六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六

五七 自得軒

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旣已宣召，而命爲處士以歸，使煒輯藏利器，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入陷洛，闕門被害，煒死而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爲帥，趙斌以禮聘煒，不從。則以兵恐之，煒逝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伊川故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侍讀范仲以煒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煒以病辭，而敦名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送。有司曰：夕候門守趣，煒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於涪，涪人爲立祠於北巖，煒旣辭免，不獲，乃以文告於祠而後行，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讎，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煒甚力，旣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

焯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畱不進左僕射張浚上章薦焯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焯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崇政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

許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苦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汲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誣詐而觀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仇之義乎又况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仇與之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秘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焯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焯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卽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也年七十三、殯之學、望聖人以爲越、常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如焘者、蓋亦鮮矣、又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旨、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事不著

學宮備考

卷六

六十

自得軒

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荅傳於世、其言行見於

涪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諡曰肅

呂氏

呂氏祖諱、字伯恭、號東萊、六世祖夷簡、四世祖希哲、

祖曰好問、自其祖始居潯州、好問生本中、字大器、累

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母曾氏、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

生祖諱、學本家庭、有中原文憲之傳、長從林之奇、注

應辰胡憲、迨與張栻朱熹善友、諸索益精、初登稱、後

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

勉孝宗、以學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

學宮備考

卷六

六一

自得軒

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

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

編修、實錄院檢討、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

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

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

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

忘遠敵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

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

學宮備考

卷六

六二

自得軒

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假援難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主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

學宮備考

卷六

六三

自得軒

恭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嘉熙初改諡忠亮寶慶二年錄子延年以官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稱先儒

蔡氏

蔡氏沉字仲默建陽人元定次子也母江氏以乾道三年八月十四日生沉自勝衣趣拜即服膺父教稍長從朱晦菴遊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者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援蹟鉤隱開發微妙詳見尚書本序洪範本序並所作洪範皇極內篇初慶元中從父調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父子相對以理義自怡悅父沒于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妻翁氏劉氏子模杭進士棧柯楷榆師元晦能世其業沉隱居九峰理宗紹定

學宮備考

卷六

六四

自得軒

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峰先生明正統初從祀文廟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省封爵今定稱先儒

學宮備考

卷六

六五

自得軒

陸氏

陸氏九淵字子靜，唐相希聲八世孫，祖德遷避五代亂，居金谿，父賀，子賓，以學行爲鄉里所宗。冠昏喪祭，咸採古禮而行。母饒氏，以宋紹興九年二月乙亥日生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與徐子宜共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九淵曰：「我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我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我平日得力處。考官

學宮備考

卷六

六六

自得軒

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承欽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常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論對陳五事，一警恥未復，願博求天下豪俊，舉論道經邦之職，二願我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改將作監丞，給事王信駁還奉崇道祠歸。九淵嘗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二年，與朱元晦呂祖謙會爲湖辯論異同，詳具兩家語錄。大約元晦稱尊德性道學問兩事，而九淵專主尊德性。淳熙八年，元晦爲南康守，九淵訪焉，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苟不切以觀省，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之，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

學宮備考

卷六

六七

自得軒

史 272-494

人之所喻、由其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顧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揚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可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

學宮備考

卷六

六八

自得軒

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汲思是勞、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悍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

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志篤矣、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復請九淵筆之、元晦爲之跋曰、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喜率寮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濶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

學宮備考

卷六

六九

自得軒

於此及身而後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是年史浩薦之、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淵旣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茅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湯沚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子靜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



經者我註、脚除知荆門軍、却有追遠、九淵唯令訴者  
執狀以地近違立限、至卽爲之處決、人咸悅服、九淵  
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  
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既逾年、告鑑不施、至於無  
訟、每早禱卽雨、郡人吳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  
可以驗躬行之効、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  
甚急、呼號戰慄、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群卒  
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  
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  
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  
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  
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乃修築子  
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  
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  
後至務、務唯攔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  
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

學宮備考

卷六

七十

自得軒

入口縮、九淵罷去之、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  
立增、初九淵始生、母少乳、兄九思字子驪、命妻乳之、  
旣長、九淵事兄嫂如父母、守荊州迎侍以住、九淵一  
日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接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  
亦告之曰、某將告終、宴息靜坐、命灑掃焚香、沐浴罷、  
易新衣、端坐而卒、時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年  
五十四、妻吳氏、子持之、循之、葬九淵朱陵、諡文安、嘉  
靖九年從祀、

學宮備考

卷六

七一

自得軒

陳氏

陳氏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力、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

學宮備考

卷六

七二

自得軒

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里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用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驗賢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爲理欲強弱之證、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母疾坐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難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梯、率僚屬延請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廬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任而卒、年六十五、所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學宮備考

卷六

七三

自得軒

魏氏

魏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於內修、姑追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佐胃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父憂、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原李燾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焉、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習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者、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募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避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

學宮備考

卷六

七四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六

七五

自得軒

事、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首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何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

帝示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間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日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學講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闢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

弗處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彈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爲切至尋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舜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潭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

併以江淮傳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道遠警奮至帝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爲區畫戰守奏事進封歸卅即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欲餞於關外開禧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特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史雜抄等書

王氏

王氏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師愈，崇政殿說書。父瀚，朝奉郎，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常從黃幹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治家嚴飭，嘗暑閉閤靜坐，子

學宮備考

卷六

七八

自得軒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續國語等書

學宮備考

卷六

七九

自得軒

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諫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諫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及卒，薨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憲，所著有龍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溯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大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所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許氏

許氏衡字仲平，河內人也。父通，母李氏。以宋嘉定二年金大安元年，生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逃難祖嶺山，始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不少懈。區其脅，曰：骨遂以爲號。後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之學，遂詣蘇門見之，尋移居蘇門，日與樞及賈默相師友，手寫正叔易傳。仲賜

學宮備考

卷上

八十

自得軒

四書章句集註，或問，小學等書。甲寅，元世祖出，王泰中，以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泰入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衡力辭不就。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召衡至京師，問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對曰：虛名無實，悞達聖聰耳。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見衡與樞並入侍，患之，乃奏以樞等三人爲太子師，保傅，陽爲尊用，而實不使數侍左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傳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

學宮備考

卷六

八一

自得軒

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矣。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命樞大司農，賈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河內。後復召至大都，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十年，權臣屠戮漢

便侍養，樂疾草，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十八年三月戊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雨，僕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者聚哭，有數千里來祭者。葬李封村，一統志云墓在修武縣西北六十里。妻敬氏，賀氏子師可師敬師遜師孚從父治命，未請諡，師可通議大夫，師敬御史中丞，衡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

學宮備考

卷六

八二 自得軒

許氏  
許氏諱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時。洸之子實，事海陵胡瑗，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諫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

學宮備考

卷六

八三 自得軒

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醢猶既加，則酸醢頗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諫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叢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觀其

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創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数，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與蔡氏有不能盡合者，每謂全履祥之言曰：惟其是而已。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於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

學宮備考

卷六

八四

自得軒

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化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謂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不能辯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禮諫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於

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來從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十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同郡朱震亨，高弟子也，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

學宮備考

卷六

八五

自得軒

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後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



八、謚文懿、嘗自號白雲山人、世因稱白雲先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廟庭、

其位諸按元代二許一出、一處、出者曰許平、專心聖學、教人有法、元皇慶時、有自省編聖之所爲、之肆力於學、以聖人爲準的、有自省編聖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教人也、至誠詳悉、內外彈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悅哉、是其成已成人、可謂兼至矣、當時名公鉅卿咸知其賢、終老山林、卒後不爲議、以從祀、得非以其窮而在下耶、幸至同垂光祖豆焉、而後少微一星、與三台列宿、

學宮備考

卷六

八六

自得軒

薛氏

薛氏瑄、字德溫、河津人也、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以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生瑄於學舍、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惶、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群兒見其坐、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亭、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者儒、誦成玉田、父延於家、與之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悉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派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者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鄆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請其教、官充成、鄆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瑄補鄆陵學生、

學宮備考

卷六

八七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六

八八 自得軒

應河內試，遂舉河內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其名，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賈。瑄舉唐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卽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

學宮備考

卷六

八九 自得軒

時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卿誰可大用者？」三楊舉瑄，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名，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及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名，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瑄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瑄，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大理卿，不謝如前。李文達所厚門人也。復強之，瑄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舉東閣下，諸卿皆拜，瑄獨不屈，振望見頗而立者。瑄也，因爲覲恭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千山通石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魘魘夫死，下御史自誣服。瑄三覆三反，辯其寃，都御史王文素憾瑄，遂詣於振，嗾言官劾瑄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生死罪。」下錦衣衛獄，待決。時學士劉球以忤振死，人皆爲瑄危。瑄怡然曰：「死生，命也，輪究獲咎，死亦

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瑄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久之放歸爲民。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鄰里罕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瑄拳拳諄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本。

學宮備考

卷六

九十 自得軒

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關禹錫，徒步來學，及別，瑄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上言：瑄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溷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鍾安，無敢與抗禮者。瑄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昂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知送，瑄獨不往。

英乃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之，召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大理卿。蕪松有饑民，貧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蠶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瑄抗章辯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當有以報之。瑄聞而笑曰：辯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

學宮備考

卷六

九一 自得軒

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瑄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有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諸易之。瑄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瑄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瑄，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瑄力諫不聽。又曹吉祥辟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

有真等省落職。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瑄，謂之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瑄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局若不辭官之愈也。亨嘆息而去。瑄在闕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日中猶未食，吟咏不絕。子溥慍見，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旣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瑄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子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這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探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尤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傳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

學宮備考

卷六

九二 自得軒

稿，雜出門人子弟，紹編河汾集，大約者切理之言也。一夕忽遇疾，整衣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學者稱敬軒先生。妻寧氏，子溥、淳、濬、治。弘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於其鄉。給事中楊康言：瑄所著讀書錄，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道鄉祠廟亦宜賜名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於孔庭。元末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賢如綫，珍茲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報可，遂從祀。

其位達按聖學實踐，乃自相傳有疑，胡論辯後，遂釐起浮議，致從事長於著述而實踐者在所不較。惟文清有朱子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之語，其爲學或按臨所至，必先詢行誼而後及文藝，士知趨實，文清起之，也有明理學文清其有稽矣。

學宮備考

卷六

九三 自得軒

王氏

王氏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母鄭氏。以成化八

年九月十三日傳云三十日生守仁，成化十七年，華舉進

士第二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初就塾，問師何

爲第一等事，師言讀書登第耳。守仁不然曰：此未爲

第一事，其爲聖賢乎？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舉鄉

試，弘治十二年成進士，授刑部主簿。十七年，復除武

選主簿。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守仁有抗疏，瑾怒，杖之

學官備考

卷六

九四

自得軒

閣下，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多瘴  
癘，疊毒有旅行者父子僕三人病死。守仁爲父祭瘞  
之，而自爲棺槨以待盡。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  
辱皆釋，卽死生一念皆泯，端居澄默，早夜參求，忽一  
夕大悟，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居久之，土人亦漸親  
狎，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四年。陞應陵  
令，則瑾誅矣。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陞考功郎，又  
陞南京太僕少卿。鴻臚卿十一年，陞檢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漳等處，明年四十五矣，抵任，置二匣行臺前，

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

上流山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宸濠與諸

賊通，曲獲賊，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

至數十萬。守仁備兵進剿，三月而漳寇平。十二年，守

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加提督，得便宜行事。是時漳寇

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守仁爲文諭之，

哀憫無辜，情詞藹然。酋長盧珂等卽率衆降。惟池仲

學官備考

卷六

九五

自得軒

容負固不聽。又平橫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  
問曰：爾何策得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  
上人魁傑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守仁退語門人曰：吾  
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削平諸地，建崇義驛，明  
年征三洲，計擒池仲容及其黨得酋九十三人，盡殲  
之。守仁自惜不能化之也，爲之惋惜者久之。是夜將  
半，親率軍直搗下剎，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  
屬立社學，奏立和平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斂盡。

爲治境，度吉人爲立生祠。晉右副都御史守仁莅轄南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餉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可立學，移驛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無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服寧居，而意思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塵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四方來學者益衆，十四年，宸濠反，

學宮備考

卷六

九六

自得軒

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聞報乃與縣令顧泌等討逆，易小舟還吉安，與知府伍文定畫策，檄諸路兵集議所向。時宸濠已帥精銳出南昌，破南康九江，圍安慶，衆言宸濠經理旬餘方出，南昌城守必嚴，攻之恐難卒拔。今宸濠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太軍偏之江中，與安慶兵夾攻之，必敗。宸濠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宸濠相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出援，而南昌兵議

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計也。不若先攻南昌，宸濠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宸濠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丙午會師樟樹，申明軍令，師遂行。至豐城，諜知敵設伏舊廠，以應城中。守仁遣奉新令劉守緒從間道夜襲破之，師至南昌城下，榜諭居民，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逃匿，分汛攻城，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時

學宮備考

卷六

九七

自得軒

贛州奉新兵多降盜，大肆殺掠，守仁執斬十餘人，勢稍定，擒拱樑及萬銳等，宮中縱火自焚，守仁乃撫定軍民，釋遣脇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安。宸濠聞守仁攻南昌，大恐，李士實勸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旣卽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聽，移兵沉子港，先遣二萬人趨南昌，守仁迎擊之，初不利，殊死戰，陣斬吳十三，宸濠衆潰，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守仁命小舟載柴草，乘風縱火焚之，火及王舟，妻妃及宮人皆赴水。

死宸濠爲萬安令王冕所執世子及僞文武官皆被擒、賊幾盡、攻復南康九江二郡、將士囚宸濠至南昌、時上自稱奉天征討大將軍鎮國公、帥邊將江彬、許泰、劉暉、太監張永、張忠等、南征、軍次良鄉、守仁報捷、奏至、內有述己成擒、宜解赴關門、式昭天討、欲委付官屬、誠恐疎虞、臣當親自獻俘、謹候進止之語、疏入、上屢檄止之、令候駕至、上臨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將軍許泰、劉暉、統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

學宮備考

卷六

九八

自得軒

試召之、必不來、既而召之、守仁即日就道、忠等復拒之於蕪湖、守仁不得見、入九華山待命、上使覲之、守仁宴坐草庵中、上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及、改命巡撫江西、得命、乃還南昌、而張忠、許泰、劉暉、領軍在江西、以勦捕宸濠餘黨爲名、誅殺良善、沒其貲財、故縱北軍、勦呼守仁名、搜覓、或衝導挑釁、守仁務待以禮、諭市人移家於鄉、惟以老弱應門、守仁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富致主客禮、每出逢北軍喪、必停輿慰問、厚卹嗟而去、北軍乃皆曰、王都堂待人以禮、安得犯之、張忠等聞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強守仁、守仁勉應之、三餐三中、北軍同聲譁、忠等不樂而罷、曰、我軍亦附彼耶、遂移軍去、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畧、前奏、入、張忠、江彬等姓名、始議班師、守仁在南昌講學、時年五十矣、始揭致良知之教、弟子從遊日衆、十六年、武宗崩、世宗踐祚、詔錄宸濠功、召守仁爲南京兵

學宮備考

卷六

九九

自得軒

部尚書、泰贊機務、封新建伯、命至適父誕辰、守仁捧觴爲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肅宗改元嘉靖、守仁宅父憂、居里、會田州土官岑猛、逆黨盧蘇王受、後叛、廣督姚鏐討之不克、起守仁爲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守仁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薄懲遣歸農、敗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同、設流鎮、制爲交趾、敵論獲等曰、朝廷有爾、宜有學宮、

學宮備考

卷六

一百 自得軒

以報衆煩首、願効死力、時斷廉峽及八寨、及側、久毒嶺表、七年春、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乘其不備襲之、而撤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悉定其地、以病告歸、次南安、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革、門人周積問何遺言、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年五十八、歸葬洪溪、妻諸氏、張氏、子正億、先是提聞、上以事多未經奏、請命廷臣議、大學士桂萼論守仁挾詐專兵、立異學、

號召生徒、但勦捕逆濠、其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嚴邪說、以正人心、從之、翟輅上疏力爭不報、及守仁卒、僅不奪爵、停世襲、隆慶改元、贈新建侯、諡文成、賜葬、予祭、贈子正億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萬曆十二年、從祀。

學宮備考

卷六

一百 自得軒

其位謹按王文成講學可也、而職任軍民專位、號召生徒、數百相聚、議論似非所宜、言良知可也、而謂不必用功於讀書窮理、實多於倫、夫文成又何嘗不讀書、何嘗不窮理乎、而乃立論標新、致來學者之指謫、然學者亦但當指讀其簡、可矣、而斥之爲僞文、致論說著之簡、篇以贅、賜明病爲國記、過矣、且胡不識己之能否、如文成而但以選言粹取、文成爲能、非謂明之天下不壞於流寇而壞於學、術、寧不與亡唐不怨禍山盜、歸罪詩人、負與刻之說同一可笑也耶。



羅氏

羅氏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生、欽順於官舍、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這大器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緬甸關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旣而取五經四子、及漢洛關閩諸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程朱早歲嘗嘗

學宮備考

卷六

百二

自得軒

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至則釐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懋至、以人言頗疑之、後徐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清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宜一過意、欽順不

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

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勤政、作士氣、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貪黷內監、進者、論奏付法、可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陞南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父沒服闋起、補原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欽順自以爲早年

學宮備考

卷六

百三

自得軒

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承乏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溪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嘗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

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其所論學，一尊程朱，以上邇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闕之，使不得以似而亂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既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

學宮備考

卷六

百四 自得軒

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云：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於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

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個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深淺，由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此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也。蓋欽順之學，卓然一軌於正，有如此，巡撫都御史

學宮備考

卷六

百五 自得軒

張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屬，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生平志趣恬淡，踴躍矯潔，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輒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叙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間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固知記行於世。學者稱整庵先生。

學官備考

卷六

百六

自得軒

陸氏

陸氏隴其。原名龍其。字嫁書。世居浙之平湖華亭鄉。先人珪。景泰中出教賑饑。賜爵進功郎。珪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遇采石舟溺。跪祝曰。凡舟中粒米非法。願葬魚腹。溺旋止。及旦視其篋。有三魚裹水苧塞之。人以爲神。祐云。溥子東。東曾孫錫胤。生灝。灝生元。爲邑庠生。繼妻曹氏。以明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生。隴其幼而粹清端靜。寡言笑。諸經史上口輒成誦。然

學宮備考

卷六

百七

自得軒

每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而後及其下。父授之左傳。有所芟節。皆默誦不遺。既長。慨然以古聖賢爲必可師。學不爲科舉奪志。講學授徒。諸書悉折衷於朱子。年廿七。補弟子員。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康熙十四年。授嘉定縣尹。嘉定賦重逋多。民貧俗侈。隴其布衣赴任。家攜紡織具。以儉樸爲民先。迎父至署侍奉。則孝養備至。雖公事繁冗而定省視問。未嘗或閒。臨民以寬。而執法則嚴。邑有富豪汪姓者。素結

交長吏肆其橫行適賣薪者控汪僕占其妻隴其飭役勒捕汪度賄賂情面皆不得行遂出其僕服罪而還賣薪者妻邑有少年聚群以拳勇凌人鄉市苦之隴其廉得其名遍示令改有犯許人稟報責而械於門出入臨視誠誨警切察其情色果悔而釋之民有告其子不孝者隴其細鞠情由曉譬媿媿至爲之流涕曰我德薄無以化汝民其子感悔叩首號泣其父亦怒釋而泣乃慰而遣之又有兄稱貸於弟不應轉昇弟物以去弟囑巡檢以盜報乃弟婦翁所唆也隴其鞠得其實因杖之曰爾不能和爾壻弟兄乃教之交相爲瘡耶謂其弟曰爾聽婦翁不能周兄急又謂兄盜不悛也杖之又謂其兄曰爾爲長嘆弟不應爾貸遂徑取之是不友也亦杖之咸感服而退一富家爲貧人所侮以縣注爲輕請憲煉治之隴其判其尾曰富人體面固體面貧人肌膚亦肌膚富者悟而止邑胥復有千數隴其不輟差遣嘗曰我不爲若特出

一紙擾民也民亦信其愛已有事嘗不待役至而自赴期年胥役告退者過半授任之次年夏月軍興憲檄寇期征餉十萬隴其分必爲民抵罪出令諭以不戀一官顧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以大義勸民民恐以已故累官完者爭先不匝月而所征數足又因征三藩軍需孔亟檄令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奉行者盜及村舍隴其造冊報征止於市肆巡撫不悅遂以清操稱絕一座材幹實非肆應効之卻議引例降調時又以盜案遂落職盜案者邑民張與汪姓者以小隙許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遺殺我言訖而絕汪弟遂以讎殺控隴其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隴其乃以實報謂是盜是讎未敢遽定俟緝兇定擬遣復緝之獲盜七人獻上卻議以初不直指爲盜疑有謀匿引例革職人謂此盜殺固從命案勘出非原詞稱盜而諱爲讎殺也蓋辯諸隴其曰邑有盜長吏固宜

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歸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諫熱不枉卽送家出署所持無一官物惟來時所攜紡織數具及破篋所貯舊讀書數千卷而已嘉民號泣送者溢於路相謀刻木爲位以祀四方人士競詩歌以傳之彙爲公歸集隴其歸里仍於工部席攸寓家授生徒自給康熙十九年

詔舉博學鴻儒有薦之者曾丁父憂不果應試其居憂也苦塊未嘗離柩旁越二年乃克葬故所臥半榻則

學官備考

卷六

百一十自得軒

蛇窺其下矣性素友愛仲弟有酒失絕飲以勸之仲亡遂終身不飲先是都御史魏象樞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隴其一也得復職在京補職時有期服將滿未除故相徐元文爲御史召集隴其服所服以往見者怪焉元文心重之三十三年補知靈壽縣同門友徐公乾學官少詹慮隴其艱於資斧備百金因其門人張雲章以贈隴其謝曰其實案所需又所得席家館錄足支連月養不當受厚賜力

辭不受咸至數金猶辭雲章請曰孟子受餽賂及交接以禮者先生勿爲已甚隴其乃笑而領之赴任時惟一輿二僮載書一車而已山谷窮民易流爲盜又功令選人爲重而近畿特多隴其舉行鄉約必擇通知文義素行端慤者居其任隴其親爲講解孝弟姻睦之訓其申明鄉約保甲之法去其煩擾便可實行盜竊既弭逃亦隨緝巡撫格邇古德下其法通行各屬又著有松陽講義五日一集諸生於學講明四子

學官備考

卷六

百一十一自得軒

之學而教化亦行歲己巳值夏旱麥不登秋旱霜殺禾民艱食流離野死相屬隴其繪狀告貸請賑奉旨發帑金隴其按邑之被災者爲三等躬爲部署而均之遠近貼服更徵古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繁致數萬垂死之民得生巡撫于成龍新蒞任咨訪利弊隴其條六事曰請緩征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罰宜酌復曰審丁不宜溢額時未盡行而壘荒審丁隴其于靈邑已力行矣邑有奔薄荒地前偶

學宮備考

卷六

百十二自得軒

開墾報糧，復以水旱荒廢而糧不可免，遂相戒不敢墾。隴其勸民耕種，諭以非實可承糧，決不墾科，即可墾科，亦許填補。前此包賠，於是地漸有關者，在任七年，竟無一畝墾報。臺邑額丁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隴其審丁，及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爲令者，以溢額爲功，冊有虛捏，爲之開豁也。嘗述其父平昔語子弟之言，以自儆，其言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效，禍不可言矣。故隴其爲政寬厚，民實賴焉。康熙二十九年，行取科道，去之日，靈民號泣送者如嘉定時。既入京，授四川道監察御史，首陳畿輔民情，有上年被災，初奉

上諭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准概蠲，今征新

常舊，非積貧之民所堪之疏。

上御門覽疏，色動，面允其奏，顧左右卽發鈔，未幾湖廣

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以在任守制請，詔九卿科

學宮備考

卷六

百十三自得軒

道會議，舉朝頗右之。隴其極論其不可，疏入，養志解任，又累陳捐納之不可，是時方用兵，卽議以隴其拘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悞軍需，飾虛詞，紊政事，擬革職，謫奉天安押，有謂以能有引咎則可免議者。隴其謝曰：自言之而旋自咎，則欺也，且畏罪而遷避，不可，怡然束裝待命。

上

知其忠重，俾仍舊職，是年冬，試俸滿，從改調歸。隴其家雖素貧，臨財不苟，平生容止慙微，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言必徐以簡，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巨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容，畢生學業，以孔孟爲宗，以六經四子爲本，以仁義中正爲主，以居敬窮理爲功，以躬行實踐爲獲，以程朱爲鄉導，需次里居，治政稍優，則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以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挾其瑕疵，其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悉究其微，而盡燭其藪，于是粹然一出于正，晚年舊時門人

復延敘授身經兩任宰官一歷台省循循無異舊儒  
生講明正學者有三魚堂集日抄問學錄編增刪四  
書大全松陽講義四書講義困勉錄諸禮志疑讀朱  
隨筆松陽鈔存評選國策去毒太史仇兆鰲叙其書  
稱其苦心好學師法程朱日討論五經四書尋源竟  
委下逮宋明諸儒之說一一剖晰同異而悉定其指  
歸至其平時力學積誠勵行朝夕學學自修身正家  
以及蒞官立朝勤必準諸古人罔有闕失云康熙三  
學宮備考卷六 百十四自得軒

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卒年六十三歲

妻朱氏子宸徵雍正二年奉

旨依部覆以隴其從祀文廟乾隆元年加贈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賜諡清獻給帑建碑

其位謹按清獻公陸氏輯有四書大全講章行世  
會得一冊玩索久之見其廣涉旁搜折衷盡善河  
知聖賢入道之門不惟經生舉業之資書是矣未  
誠駭行朝夕學學自修身正家以及蒞官立朝勤  
必準諸古人罔有闕失之語仇龍江一代名儒所  
鑒必有所試因而益以見陸氏之爲人後遊越遇  
故天曹試公諱九乾者論及人文自當當海先生

謂其生平諱三魚堂集通友人吳孝則亦稱道之  
示以三魚堂一集中附有陸氏行狀載其居家孝  
友有仲弟嘗失酒絕飲以勸之仲亡遂終身不飲  
在京補職時有朝服未除赴專官公會仍不易服  
抑何其守義也居官清廉黷民壘有荒地虛土瘠  
終難承種不爲報望抑何其推仁也臨財不苟立  
朝敢言遷際  
聖明雖兩掛吏議終獲保全蓋由其積誠勵行如仇該  
宮從祀諸先儒傳編謂如當湖陸氏其入列之從  
祀先儒何多讓焉乃今果獲從祀贈諡賜諡私心  
大快在昔先儒之入祀也頗多得之嫡代之下業  
陸氏甫沒未幾即得入祀謹節操行狀亦以傳聞  
而爲之傳并述此仰見祀議節操行狀亦以傳聞  
國家教育之功人果有實行則必銑之可爲修土勸  
使人爭思興起寧非儒學之幸耶  
學宮備考卷六 百十五自得軒

學宮備考卷之七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西廡先儒

穀梁氏

穀梁氏名赤魯人尸子曰名微字元始顏古曰名彘  
字子赤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  
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

學宮備考

卷七

自得軒

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  
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帝使與仲  
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  
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後私聞穀梁而善之江公  
之傳其後浸微惟魯繁廣時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  
秋從廣受又車結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  
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  
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

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

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

選卽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名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

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

輓伊推朱顯穀梁議卽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

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卽許廣使者亦並

內穀梁家中卽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

學宮備考

卷七

二

自得軒

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

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襲卽

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元及明初因之

後嘉靖時省其封爵稱先儒

國朝因之後諸儒皆同不重書



伏氏

伏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即宓不齊之後。處與伏通。誤爲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願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字伯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

學官備考

卷七

三

自得軒

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二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萊氏伯明後省封爵。定稱先儒。

學官備考

卷七

四

自得軒

后氏

后氏蒼字近君東海鄉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卽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竝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

學宮備考

卷七

五

自得軒

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三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

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甚盛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

學宮備考

卷七

六

自得軒

董氏

董氏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巍然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仲舒並疏策以對其畧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旣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

學宮備考

卷七

七

自得軒

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嘗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

學宮備考

卷七

八

自得軒

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

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  
弊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  
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  
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覽而  
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  
仲舒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曰越王勾  
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  
人亦以越有三仁焉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  
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  
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致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  
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  
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

學宮備考

卷七

九

自得軒

無何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  
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  
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  
舒者仲舒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矣仲舒爲人廉  
直是時方外懷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  
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  
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相  
膠西王王故聞其有學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  
乃以病免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  
爭效令國中所居而治武帝時隆儒推明孔氏抑黜  
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至勸限民名田不泥古井田陳述得井田微意惜當  
時未行而其說實三代後當行可行良法及去位居  
家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  
使者及廷尉張湯卽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年老

學宮備考

卷七

十

自得軒

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所著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以來。定稱先儒。

其位謹按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此秦之經書而無異者也。天下變則道亦不變。可知秦皇即敢焚棄載道之六籍。而倫常之道自在乎南面。固亦有孝子有悌弟。有忠臣有信友。有義夫節婦。道章之謂至。莫即有董子下筆諸篇。非禮不行。好學

學官備考

卷七

十一

自得軒

幾於博文約禮矣。其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與聖學格致誠正學問思行又寧有異耶。且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以斯而論。孟子之後。傳孔子之道而表章之者。董子實首倡焉。其勸率孝廉。張民名氏。得三代後為政大體。若董子可謂具內聖外王之學矣。

杜氏

杜氏子春。字時元。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冀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眾、鄭眾、馬融、賈逵皆受業焉。衆達為發明其說。若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也。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自明嘉靖來。稱先儒。

學官備考

卷七

十二

自得軒

范氏

范氏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讒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溫死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甯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任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學宮備考

卷七

十三

目得軒

學官備考

卷七

十四

自得軒

憂積新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散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力陳時政之失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堂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其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大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著後漢書唐貞觀二十一年以甯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學宮備考

卷七

十五

自得軒

韓氏

韓氏愈字退之鄧州南昌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祖獻素桂州長史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以大曆戊申三年生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益力學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息以爲枕餐以飴口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相傳唐憲宣公主貢舉其子不第過論退之與試後羅年桂又舉貢舉試仍前題退之復與試仍錄舊作不

學宮備考

卷七

十六

自得軒

易一字爲中退之晉謝安嘗其文問上年宜試否退之以會試及今文即舊作對陸大駭隨檢出上年退之落卷較對本科退之中卷果一字未易以是知文之投合固有待時而退之自信其父不肯獨人不肯獨時實難世稱有其說出筆談未見史傳攜李諱之翹不之信然讀書樂趣亦錄其事蓋存其說可以稍釋應試蔽爲逆歷選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綱目徐論京兆尹李實務微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愈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

翰林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愈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度軍居於鄆城愈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卒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度請以兵三千人間道

學宮備考

卷七

十七

目得軒

以入必擒吳元濟度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此載昌黎行狀原傳遺茲錄之其見昌黎遂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此明決蔡州既平布衣柏者以計調愈愈與語奇之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度然之愈口占爲書使柏者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隸二州以獻遣子入待度歸京師奏功還愈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

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拜至爲灼體膚委珍貝騰香條路愈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畧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群生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算入大內

學宮備考

卷七

十八

目得軒

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何吾儕微賤豈合更情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有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



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爲言，其雖狂，發於忠憫，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鏐素忌其直，奏言其終狂疎，可且內移。乃

學宮備考

卷七

十九

自得軒

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時有直講能說禮而容貌甚陋，學官多壞之，不肯與共食。愈一日特呼直講與其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矣。愈因奏以

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於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王廷奏以鎮州反，圍牛元翼於深，援兵且十萬，觀望莫敢前。穆宗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詔無徑入，愈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廷奏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奏口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

學宮備考

卷七

二十

自得軒

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制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

學官備考

卷七

二 自得軒

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乃譖曰：「侍郎語是。」廷湊恐眾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魏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元翼乃得出，廷湊與愈宴禮而還。愈歸，奉帝大悅，以愈爲京兆尹。既蒞事，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二日卒。

學官備考

卷七

二 自得軒

王其他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性、原道、師說，及送王墀序等數十篇，皆與衍弘深。佐佑六經，與孟子相表裏，自愈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自明嘉靖來，祀稱先儒。

其位謹授韓子原道，佛骨表，送王墀序，其文昌明正大，固足樹正學之幟，華異端之規，考其躬行於後人之細，獨呼能說禪之通講，因說陋爲衆學官所擯者，與其食何其含弘也。於處事之尤當王廷湊之教，王師十萬，且莫敢前，獨往宣慰，衆皆危之。幸有識無徑入，乃執義徑入，成功又何其雄稱之夫，豈知言。

范氏

范氏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承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蘄州吳縣籍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通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母喪去官

學宮備考

卷七

二二 自得軒

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賓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常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食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

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

還政不報尋出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名爲右師監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謂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

學宮備考

卷七

二四 自得軒

后德於太后在時諫沮平百官上壽於太后身後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聞曰官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

鹽錢且條上採餉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延軍方至待滿院有詔謂知睦州歲餘徙潁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凡進退近臣凡越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宜居洛陽當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夷簡怒詎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則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

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詞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三人坐貶適章三人之賢而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旣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會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事於夷簡無憾也仲淹言關中無備若吳賊乘虛深入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

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後以仲淹兼知延州。仲淹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前延州范雍可欺也。仲淹又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初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歎曰：公如此，不及韓公矣。凡用

學宮備考

卷七

二七

自得軒

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今公區區過慎，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仁靖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嘆曰：當是時，雖置勝敗於度外也。先是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

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羗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陞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番將趙明光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求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

學宮備考

卷七

二八

自得軒

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葛懷敏敗於定州，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亂，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遷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

學宮備考

卷七

二九

自得軒

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

學宮備考

卷七

二九

自得軒

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洸帥涇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寇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大懼遂稱臣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路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黷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

學宮備考

卷七

三十

自得軒

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別等第又委長史密切體量上件人或人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貪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皆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卒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乃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任使則陷番將卒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曾王倫寇涇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却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命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議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賊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饟出財

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策，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著以詔書；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土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學官備考

卷七

三十一 自得軒

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當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馬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於勞賊安民之知軍，則推原之，於班簿中，之不一筆勾之，兼此乃爲不須不罰，裁制倖濫者。覈官吏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先是石介

作慶曆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稱韓琦范仲淹大茲之去，如距斯脫。指夏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害事也。」後石介果以言語招謗，致爲夏竦傾陷。累富弼仲淹外謫。易曰：亂之生也，言語爲之階。謂有先見，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學官備考

卷七

三十二 自得軒

鄧州，請頴州，未至而卒。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自奉常薄，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初，將爲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爲幃幔者，仲淹不悅，曰：「羅綺豈幃帳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如持至，當火於庭。有頃婦家裝奩，諸君視此何如？後在睢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小，既次

學官備考

卷七

三三

自得軒

丹陽石年延年延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奈何純仁卽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提徑到家仲淹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年延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在睢陽寧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十千明年復謁又贈十千仲淹問何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仲淹曰貧之爲累大矣僕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人材如明復貧之爲累未遇文正其人汨沒者不知凡幾也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由是伏青精研經史爲宋名將張子厚好學上謁仲淹

學官備考

卷七

三四

自得軒

令讀中庸由是子厚得爲一代名儒布衣胡瑗能定雅樂教授吳中仲淹薦之學術遂爲世取法其在蘇州奏請立郡學也先是得南園之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卽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千畝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雍正乙巳位重過穆詔文正祠里知責之追其價入官而還其田後遂無敢晚年子弟買者故其義田至今保全族里猶思云仲淹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志之地仲淹曰人若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年踰六十生日無幾乃謀樹第治園將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思在位高而輟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主人莫得常遊讀此語可爲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周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其不肯自私到老如此生平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嘆息爲政尚忠



厚所至有恩，邠、虔、一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羗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入仕，有茂績。仲淹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墓在河南府城東南萬安山下。辛條皇祐四年五月

國朝康熙五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其位謹按文正公勲業之大，學術之正，好善樂施之傳，史傳炳炳烺烺，人亦至今藉藉稱之。而授伏青以春秋，語構策以中庸，且鑒聯孫明復，數更補為學，賜俸免索遊至老，將沒也，其成就人才之德尤

學宮備考

卷七

三五

目得軒

足令千載下聞風感慕，而所置義田，歷宋元明朝，變更而田至今不易，推其為一郡之學宮，而今天下學宮，且為買王祖豆馬德之，可恃天之無善於文正益信之。

胡氏

胡氏瑗，字翼之，泰州人。父誦，寧海節度使，淳化四年，在任生瑗，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待鄉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為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遊，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

學宮備考

卷七

三六

目得軒

虞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名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

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名瑗及逸與近臣太常  
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  
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  
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  
仕嘉祐四年六月六日卒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贈其  
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葬烏程何山一云如皋縣安  
定鄉著五經口義資聖集子志康進士志寧知永州  
少子志正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  
學官備考

卷七

三七 自得軒

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  
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過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  
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以瑗爲有稱程伊  
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  
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  
門云嘉靖中從祀

楊氏

楊氏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父廬母陳氏廖氏以皇  
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時性至孝幼喪母哀毀  
如成人後事繼母尤謹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舉  
進士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  
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  
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  
南矣越四年而明道卒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

學官備考

卷七

三八

自得軒

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於洛時年已四十矣一  
日伊川偶瞑坐時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  
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溪推  
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辯論往復開理一分  
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  
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時幸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幸是之時年幾七十矣會有使高麗者路允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章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續紳之

學富備考

卷七

三九

自得軒

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聞金人入寇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奮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

學富備考

卷七

四十

自得軒

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弄彼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蓋官罷之詔是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

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卒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累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

學宮備考 卷七

四一 自得軒

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關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甚前吾以重兵攝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擒壁掠無有紀極嘗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入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

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技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

學宮備考 卷七

四二 自得軒

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時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章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致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者爲

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人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辛制

馮漸力主王氏上疏。詔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祀如故。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諡文靖。葬將樂水南。妻余氏。子五人。迪。迥。適。造。長迪力學通經。亦嘗事伊川。云迪生雲。雲生禮。時卒。禮年二十矣。時天資秀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

宏濫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  
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啗然不語  
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  
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  
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瑋鄒浩皆以  
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文  
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紹興初  
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  
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  
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  
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解  
龜山語錄行世明成化時令延平郡建祠專祀將樂  
縣城北里許故居龜山亦建道南祠奉祠位自康寧  
正癸卯客闕六載兩節特樂置嘗得謁祠同後嗣事  
正癸卯客闕六載兩節特樂置嘗得謁祠同後嗣事  
弘治中追封將樂伯從祀  
孔子廟庭嘉靖來稱先儒

學宮備考

卷七

四五

自得軒

羅氏  
羅氏從彥字仲素南劍八父神繼以熙寧五年生從  
彥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  
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  
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  
以親從彥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  
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  
伊川說甚善從彥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  
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縣陳淵龜  
山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  
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  
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將樂溪上吟  
咏而歸恒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  
從彥得程氏傳於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受學焉  
從彥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於是作遵堯  
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

學宮備考

卷七

四六

自得軒

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證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辯微以著其事。又有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八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居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裕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遂啟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卒。於官年六十四。子敦叙早歿，後門人葬於郡城東羅源黃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遺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嘉定時，郡守劉允濟爲立墓表，給祭田，淳祐間，賜諡文質明萬曆末從祀。

學官備考

卷七

四七

自得軒

李氏

李氏侗，字愿中，劍蒲人。父渙，朝奉郎。母饒氏，以元祐八年生侗。幼有異稟，弱冠遊鄉學，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來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上書仲素曰：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書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微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由然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未有大於利祿也。惟先生啟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倪馬日有莘莘，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於是受業於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亟許可爲，仲素好

學官備考

卷七

四八

自得軒

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貞在乎是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既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算飄飄卷怙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

學宮備考

卷七

四九

自得軒

之莫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弟子學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仰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專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切在溪澗蘊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開示學者

學宮備考

卷七

五十

自得軒

如此是時朱韋齊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之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即文公也沙縣鄧迪嘗謂韋齊曰愿中如冰壺秋月莹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齊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述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忽病作遂卒時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一葬延平府東崇仁里妻吳氏子友



盧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  
容於時，云元至正中，追封侂越國公，明萬曆末從祀。

學宮備考

卷七

五一

自得軒

張氏

張氏，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  
之子也。母王氏，以紹興三年生。杖穎悟，風成。忠獻愛  
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  
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杖退而思，若  
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杖益自奮勵，以古  
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歷補承  
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杖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  
秘閣。時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  
極一時之選。杖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  
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  
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誓，取下憫中華之塗炭，揚  
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  
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  
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  
善其言，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杖講和。金人乘

學宮備考

卷七

五二

自得軒

間獲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富與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辟邪所誤以蹙國而名寇亦安知非天欲以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

學宮備考

卷七

五三

自得軒

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扁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名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金勢衰弱可圖建議遣使往責陵寢之故

學宮備考

卷七

五四

自得軒

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者輒斥去之栻見帝帝曰卿知金中事乎對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譏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

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察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夾機之日帝爲疎聽改容拭後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誓之議顯絕敵人不與逼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

學宮備考

卷七

五五 自得軒

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及後前說帝益加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藝時得晤語也曾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拭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拭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

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拭言卽詔罷之兼侍請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毋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型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惜者所以爲悞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拭夜草疏極諫其不可巨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

學宮備考

卷七

五六 自得軒

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拭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拭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論死拭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

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械至簡州，兵汰充補關籍諸州。縣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民告病，而馬不時至。械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咸悅。爭以善馬至，孝宗問械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械首劾大

學宮備考

卷七

五七 自得軒

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毋不相下。械以禮遇諸將，得其懽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輟補官士，咸感奮。並進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械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枯勢希實，廣招流民，而奪現戶熟田以餼之。械劾大

辯詐譏，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械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支殿修撰提舉武彞山冲佑觀，病且死，猶首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械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其卒，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械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

學宮備考

卷七

五八

自得軒

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爲條放，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長沙南關外，諺高峯之陽，有城南書院，蓋南軒

講學之處遺址猶存墓在寧鄉縣西楓林御龍塘之  
原父張魏公墓側有祠有祭田及官地歲收租課以  
供祀事及修葺祠墓之資詳寧鄉縣志統志云墓在  
通志云墓在寧鄉縣南界矣舊傳云葬衡山縣者蓋由朱  
子有張魏公行狀云公遺言葬於衡山縣者蓋由朱  
子有葬衡山縣南界之說衡山縣志後朱子又題  
南軒神道碑有云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南軒卒於  
江陵之府舍遺言兩先其弟均護其柩以歸葬於  
潭州衡山縣楓林御龍塘原之語故舊傳因之也今  
墓見在寧鄉縣南界之說故舊傳因之也今  
書院址無張魏公父子之墓亦無楓林御龍塘地名南軒  
先馬陸時已嘗入龍喜後方復還衡山修望邑且修

學宮備考 卷七 五九 自得軒

南嶽本名今據公於子墓處龍塘原實在南嶽之陰  
朱子所云衡山或據魏公遺令葬衡山之語而言無  
○拭妻常氏宋末有張鏗云係南朝之後益王正紹  
天下勳王鏗起兵衡山交天祥率兵出嶺相與接應  
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勸之降鏗罵曰今日降何以  
見我祖魏公于地下不屈而死事見是紀及寧鄉衡  
山縣志茲附嘉泰中賜諡宣景定初從祀追封華陽  
伯明嘉靖末定稱先儒

黃氏

黃氏名幹字鼎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珣高宗時  
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沒往見清江劉清  
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  
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  
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鼎卿志堅思苦  
與之處甚有益嘗詣呂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  
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  
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寧宗卽位授迪公卽監  
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眾考亭  
作竹木精舍成遺幹書有他時便可請道卿代卽講  
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稿成考亭見  
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  
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所著書授  
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幹  
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

學宮備考 卷七 六十 自得軒

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擇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尙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

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管官人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欠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佈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不當交代合算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料用錢監未歸之鐵車畢還之城成會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僮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姬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潯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國淮東西皆震獨安

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戚屹然無度，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鞅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擢至吾郡，鞠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鞅移書珪，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遂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而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令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丁之厄，今聞敵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秦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

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何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敵，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偕行。鞅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謀立義砦，斷敵人右臂，方儀真能指揮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牘，皆輕便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何無功。流遣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鞅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役，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於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

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肝胎東西數百里莽  
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  
痛自咎責重宿於外大成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  
嚴吾失者法入諫日與侮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  
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諸總領運使至王麟  
堂賞壯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賓亦然又聞  
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  
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嗚咽豈不思老

學宮備考

卷七

六五

自得軒

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  
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之緩侵宇內騷動  
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  
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服遠耶今浮光  
之報又至矣敵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  
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  
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  
百人豈能富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也五關

學宮備考

卷七

六六

自得軒

失守則新黃矣不可保新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  
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  
同幕忌之尤甚其詆排之厥後尤黃新繼失果如其  
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  
訪其友李燔陳宏相與盤旋玉瀾三峽間俯仰其師  
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  
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  
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  
豪傑往往願依之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  
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滋知幹獨儻有謀  
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  
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  
意至是辭起擠之幹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  
蜀江湖之士皆來幹與之講論經理聲譽不墜諸生  
朝夕贊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湖州辭不行差主  
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



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學宮備考

卷七

六七

自得軒

真氏

真氏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父嵩本姓慎避孝宗諱而改以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生德秀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鄉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爲大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冑已誅德秀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遠敵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敵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編軍之金帛招諸歸附流徙之民皆承之謹得毋滋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爲清議所貸於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

學宮備考

卷七

六八

自得軒

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感蟪蛄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諶之，德秀恬不與較，尋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華之

學宮備考

卷七

六九

自得軒

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奸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

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皆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金人索歲幣，德秀上疏，言宜用忠賢，修政治，戎以自立，毋割民財，輸幣為苟安之計。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眾，莫敢以聞。德秀奏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

學宮備考

卷七

七十

自得軒

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陛辭，奏國耻不可忘，剽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旱蝗，廣

德太平爲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宣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蠶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徵公我輩已相墮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德秀，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贖太過。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以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資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惠仁公勤四

學宮備考

卷七

七一

自得軒

損非淺。晉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奉卹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戚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泰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閣之儀象，儻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盡餒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如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未端常又劾之，落

學宮備考

卷七

七二

自得軒

職罷祠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易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徵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溪村有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有禁之彌遣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合同革諸弊政未幾聞金滅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守無用之空城運江

學官備考

卷七

七三 自得軒

淮金穀以治不甯之廢壞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新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學官備考

卷七

七四 自得軒

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而卒時端平二年五月一日也年五十五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光祿大夫諡文忠葬孝悌里妻楊氏子志道德秀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雜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成化中

追封蒲成伯，自嘉靖來改稱先儒。

學宮備考

卷七

七五 自得軒

何氏

何氏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葵，爲臨川縣丞，而黃幹適知其縣事。伯葵命基師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得聞淵源之懿，微詞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後從學者甚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

學宮備考

卷七

七六

自得軒

弟子王栢弘論英辯，質疑問難，或一事至十往返，基指示精義，終不廢也。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習三十卷，而與栢問辯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幾，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發揮，通書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發擇近思錄發擇等書

學宮備考

卷七

七七

自得軒

趙氏

趙氏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淵出帥師伐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遂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踣仰天而號將欲投水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路絕載籍不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後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三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

學宮備考

卷七

七八

自得軒

學官備考

卷七

七九

自得軒

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追圖，而以書目條例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末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旣退隱舊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金氏

學官備考

卷七

八十

自得軒

金氏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從曾祖景父，富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膚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畧，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且趨燕蓟，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

在盜起，屢辭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主與物接，則盎然和澤，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屢辭領貲營攜，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屢辭終不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栢之喪，屢辭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如識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屢辭嘗謂司馬文正公尤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學宮備考

卷七

八一 自得軒

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受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証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議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屢辭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學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曾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曾之蓋相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屢辭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充於己者也。屢辭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屢辭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學宮備考

卷七

八二 自得軒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學宮備考

卷七

八三

自得軒

陳氏

陳氏誥字可大都冒人父大猷號東齋從學饒雙峯得紫陽正宗註述書經尚書集傳登宋開慶己未第官至通直郎妻袁氏生子三其長卽誥也生於景定庚申十月幼受父書長值有元章命隱居不仕潛心經學教授生徒立書院於本邑馬坡坂名雲住書院示白雲畱住之意因以雲住爲號人稱雲住先生明經守道從遊者衆誥固正志嘉邇不以著述自炫念

學宮備考

卷七

八四

自得軒

追載於五經漢唐諸儒註疏統雜不一咸需折衷時易已有程傳朱子本義書已有蔡氏集傳詩已有朱子集註春秋已有胡傳集註獨禮經繁縟未有折衷學者無所適從爰纂鄭孔之註疏而析其謬採程朱之議論而擇其精會萃衆說附己微言編訂成集爲禮記集說書成於元至治二年其自序謂始藏巾笥以俟來哲而當時學者傳習已成相尊信至有明永樂時遂編之學宮與程朱蔡胡之易書詩春秋傳註

並用以試士焉。至正辛巳十月己丑，濬年八十有二，卒於家。葬雲住書院西。元奎章閣學士袁集題其墓曰：「經歸陳先生之墓，蓋亦重其著禮記集說，爲經義所歸也。」後人輯其殘編斷碣，奉祀文衆，及士大夫歌咏書之梓，爲經歸錄云。妻沈氏，繼劉氏，生子五：師元、師亮、師凱、師堅、師契。師凱請書本郡白鹿洞書院，纂述書經蔡傳旁通，人稱其家三世以經術羽翼聖道，有功於世教。明成化初，南康郡守劉見峯採訪士民

學宮備考

卷七

八五 自得軒

公呈祀濬於郡學，御賢祠。督學李崆峒爲建石坊於祠前。後里老劉嶽等復具呈請從祀於廟廷。本邑儒學章境邑令章璉、同濬裔陳愈祥、鄉耆黃謙等狀其隱德，舉其墓誌上之。郡守俞誥轉申督學劉定之奏，請其畧云：「陳濬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子之躋，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以之從祀，夫何間然。奉飭考究出處實行，如應合從祀，議擬具題定奪，弘治間，督學卻寶麟據里老劉彤等結狀奏請，經禮部覆准。」

國

除以鄉賢群祀於學旁外，另擇本邑團山驛西邊廢寺場一所，建祠專奉濬主，照例備辦品物。該縣正官春秋致祭，位曾遺人司造都昌。訪陳氏後裔，世守詩書，專觀祠堂，四圍湖山環拱，中有水池一道，地形嘉勝，規模宏敞，最爲有裕。奉祀生員一各，每歲於本郡白鹿洞田內撥租銀三兩六錢以資修葺云。

朝雍正二年從祀，各學製主稱先儒。

其位謹按雲住先生，生於宋孝歷元散帝，不求聞達，可列隱逸。與誌及杜氏諸稱其潛心理學，註禮記至精，當可列儒林。乃宋書元史皆不一錄，卒昌能敬修濬學統東越周汝登陶望齡編聖學宗傳

學宮備考

卷七

八六 自得軒

皆收載宋元人不少，而雲住不歸不知者，皆當時史館失於採訪，後世學士失於表章，知者則謂當時未嘗不搜求隱逸，該地方官皆往不一張示，實求推避，冒濫之嫌，且欲省案牘，輒以無其人率置史館，何從搜訪？禮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又云知而弗傳，不仁。子孫弗弗論，謂學士何從表章？然在雲住方，其先歟？述文鮮著，遵行未建，自該地方官不爲薦舉，子孫不敢論，誰知布者貴要亦雲住志耳。雖然，諸職記集說，可知其文觀抱道隱居，可想其行公道自在人心，既沒之後，該地方官有責良，詳請從祀，後嗣有孝慈，論其美，則亦有非雲住所得而辭者矣。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歟。

吳氏

吳氏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睦、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御父母見異氣降其家、隣娼復夢有物蛻蟻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群弟子試御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

學宮備考

卷七

八七 自得軒

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老母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行省據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接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承董士選延之於家、親

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

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醇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友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

學宮備考

卷七

八八 自得軒

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學經、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繁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調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卽位、至治三

學宮備考

卷七

八九 自得軒

年以左丞相拜柱言超遷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檮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永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其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爭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疑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

學宮備考

卷七

九十 自得軒

疾不出中書左承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庭勉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泰定三年丙寅正月徵澄不起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若冰釋出登朝署退歸千家居郡邑之所經遊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屣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應是至順元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按世史係至順二年辛未蓋元年澄尚爲

范梈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辛年八十五  
誌墓仁縣東南十三都贈臨川郡公諡文正明正統  
八年從祀兩廡嘉靖九年以其仕元忘宋罷祀

國朝乾隆二年禮部議覆以澄之生平於正學大爲有  
功於宋代雖經鄉薦未膺一命之榮仕於元朝薦歷  
官階乃在三徵之後名節原無所虧應如尚書甘所  
請後其從祀奉

自依議通行製主從祀應列西廡  
陳氏滄石

學宮備考

卷七

九一 目得軒

陳氏

陳氏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生  
父琮先一月卒母林氏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絕人讀  
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  
謂曰八音中惟石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  
別號石齋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左脰有七墨子如北  
斗狀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遂自盟曰爲人當如此正統十二年舉於鄉戊辰辛

學宮備考

卷七

九二 自傳軒

未再上禮部不第臨川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  
學而學焉自臨川歸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一臺名  
曰陽春坐其中足不出閭外者數年成化三年復游  
太學祭酒耶諫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詩云能  
獲胃寒思飽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  
人慨然悲流先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賜說敢不歸  
口示我人德方義利分兩途斯之極矣聖學信匪  
難要在用心誠善端日培養誠克勉哉道德乃齊  
朕文辭固批撥俯仰天地間此身何品哉倒能追遠  
駕但欲激餘芳持此木鑽求其如管仲仲文履衣  
起沉吟爾防僊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  
暮驅車適康莊行楚必自題青德貴合章邇來十六

載威迹聲利場開門事援討覓你如駝羊懸凡一室  
間元元同坐我知願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  
川中道奪我船願些一身小所繫乃剛常權紐在方  
木探舍决存亡胡為漫役後綴喪良可傷願言各努  
力大海讓得之驚嘆颺言於朝遂一時名動京師尋  
中回狂讓得之驚嘆颺言於朝遂一時名動京師尋  
歸隱白沙十八年四方學者來從日益衆給事中賀  
欽時解官來學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  
雷七越月始歸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  
師禮見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布政使彭韶督府  
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  
學宮備考

卷七

九三 自得軒

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睽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  
繁求吾之約惟此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  
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  
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  
水之有源委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七十三葬皂帽峯學者稱  
爲白沙先生妻張氏羅氏子景雲景易萬曆中從祀  
諡文恭

學宮備考

卷七

九四

自得軒

其位體按獨子不取聖仕人情之常也世固有獨  
子親老并不敢偶隨遊試者矣白沙赴試至即以  
母老辭歸要必爲異第是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  
動老歸亦可謂精誠相感者矣其試和龜山詩中  
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  
德方之句則其宗主固在朱子而後人乃謂其宗  
主象山何也豈不以其專言靜受云  
主靜之云豈權輿於太極圖說矣

胡氏

胡氏居仁字叔心餘干人父南俊母王氏以宣德九年生居仁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前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而盡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

學宮備考

卷七

九五

自得軒

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壽居仁曰以仁義潤身以才簞粥屋足矣四方攜衣及門者日衆於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常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雅貴精而不貴玄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充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闔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戈陽龜峯間往復辯論使學不迷於所嚮常應學使李君歸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常以諸生敦請請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於異端佛老尤深辯

學宮備考

卷七

九六

自得軒

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竝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葬餘干縣、學者稱敬齋先生、萬曆中從祀稱先儒、

學宮備考

卷七

九七

自得軒

蔡氏

蔡氏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白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弘治初年、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勲主事、時與譚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蹙、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

學宮備考

卷七

九八

自得軒

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卿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請、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諫、俟



學宮備考

卷七

九九 自得軒

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轂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朝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其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求致仕。宸濠猶賜善挽。置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特劉瑾方專權。薦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到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辯。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真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客餞。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餘條。皆自硃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學宮備考

卷七

一百 自得軒

與其徒著四書索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臥榻旁。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起疾書。友善寧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琬。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間。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爲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文莊。大學士李廷儀。夜爲請贈禮部侍郎。即

學宮備考卷之八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縣  
雲南通海趙城參閣

崇聖祠

肇聖王

木金父孔子五世祖也。系詳孔子紀中。雍正元年奉

特旨追崇孔子五代。改啓聖祠爲崇聖祠。贈木金父爲

肇聖王。製木主奉祀室居中。

學宮備考

卷八

自得軒

裕聖王

祈父公孔子高祖也。贈裕聖王。製木主室居木金父  
之左。

諡聖王

防叔公孔子曾祖也。贈諡聖王。製木主室居木金父  
之右。

學宮備考

卷八

二

自得軒

昌聖王

伯戾公孔子之祖也。贈昌聖王。製木主室居祈父公  
之左。

啓聖王

叔梁公名統孔子之父也仕魯爲鄒大夫補鄒人魯襄公十年春公會諸侯於祖爰伐偪陽丙寅圍之弗克偪陽人啟門諸侯之戰士攻其門焉偪陽人發懸門以閉攻門之士鄒人統以手抉闔之攻門之士在內者乃得出甲午遂克偪陽史稱統賢而有勇此其一也宋大中祥符元年贈齊國公妻顏氏爲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元年加贈啓聖王顏氏爲啓聖王夫人

學宮備考

卷八

三

自得軒

闕里舊有祠堂明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今天下各學建啓聖祠製木主奉祀雍正元年仍贈爲啓聖王移木主至居防叔公之右

配位先賢

顏氏

顏氏無繇字路復聖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設教闕里無繇率先從事後又命其子回從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解皆載無繇名漢文翁石室圖並漢明帝祀孔子弟子皆列焉路卒葬魯城東防山南二十里唐開元八年贈祀伯宋祥符元年贈曲阜侯從祀兩廡元至順三年追贈祀國公諡文裕妻齊姜氏爲杞國夫人明嘉靖九年撤塑像易木主改稱先賢顏氏配祀敬聖位東一

學宮備考

卷八

四

自得軒

國朝因之仍配享

崇聖祠後賢舊皆同不重書

曾氏

曾氏黜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皙鼓瑟希铿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按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孔子嘗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

學宮備考

卷八

五

自得軒

曰若曾皙孔子之所謂狂也曾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曹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從祀兩廡自明改稱先賢曾氏配祀啓聖位西一

其位謹按人貴自知貴善用其所長非所長而強自屈必及身聖人不貴也孔子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言志子路以兵勇有以農公西華以禮樂對三子於其農禮樂實各有所長自知審也曾皙狂而肆於時政似非所長其舉日前春風沂水以對蓋性之所造亦即其所長也古史謂夫子之與點也以其日知之明其說亦通

孔氏

孔氏鯉字伯魚孔子之子子思之父也周景王十一年孔子年十九歲娶於宋之元官氏明年生鯉適昭公賜鯉因以名焉榮君貺也長學於家孔子嘗教之為周南召南又嘗謂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

學宮備考

卷八

六

自得軒

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孔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周敬王三十三年鯉母元官氏卒鯉服喪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鯉聞之遂除之哀公嘗以幣召鯉稱疾不行鯉先孔子卒年五

十歲墓在至聖林左而稍下卒之年乃生子名伋卽  
子思也宋徽宗崇寧元年贈泗水侯度宗咸淳二年  
從祀廟庭自明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位東二

孟孫氏

孟孫氏澈字公宜亞聖軻之父也元文宗至順三年  
追贈鄒國公妻仇氏爲鄒國宣猷夫人鄒縣北馬鞍  
山東北之麓有孟父母墓鄒縣城南有孟母斷機祠  
明製木主稱先賢孟孫氏配享啓聖位西二

從祀先儒

周氏

周氏輔成字伯大周子敦頤父也祖從遠父智強智強生五子長識天聖五年進士終汀州上杭令次鏗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世居楚道州營道縣濂溪輔成幼力學登宋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嘗爲賀州桂嶺令多善政操守高潔解官歸居縣之營樂鄉卒葬其鄉之鍾樂里後以敦頤貴累贈諫議大夫先聖

學宮備考

卷八

九

自得軒

唐氏生礪唐卒繼妻鄭氏敦頤母也封仙居縣君自明萬曆二十三年以輔成從祀啓聖

張氏

張氏迪字吉甫張子戴之父也世居大梁宋仁宗時爲殿中丞出知涪州居官廉直多善政卒後貧不能歸因葬於鄆雍正二年欽奉

上

諭從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附者其議以聞廷臣議以迪升祀奏可遂從祀位西居朱松之左

學宮備考

卷八

十

自得軒

程氏

程氏珣字伯溫、顯父也、珣生於景德三年正月廿三日、始冠、諸父繼亡、無田園可依、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適朝廷錄舊臣之後、授珣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起調、族兄文簡公義之、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襲其

學官備考

卷八

十一

自得軒

根連證佐、器然盈廷、珣獨呼爭者前、訛之不數語、盡

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嘗假倅南安軍、一獄牒周敦頤、年甚少、不爲守所知、珣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命其二子顯、頤、稟學焉、及珣後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逢遷授輒一薦之、珣由度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陽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珣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珣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載、遷太子中舍、改殿中丞、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珣謂侯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糴食、遷國子博士、賜緋衣、魚袋、遷尙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

學官備考

卷八

十二

自得軒

輅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尉傳主吏多致破產珣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飢民自裹斜山谷而出珣於路口爲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遂司馬門員外郎丁繼母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珣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潑水不遠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雨久自河以北城壘皆圯珣言於帥府請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外夷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珣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概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倉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民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

學宮備考

卷八

十三

自得軒

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卽位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潑水上冰漸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珣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遷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珣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筒衆吏持竹走白綬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珣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騰踏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乃寃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珣始被命親舊皆爲之喜珣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騷然皆以爲不可珣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珣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以爲去議珣奏請不俟罷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

學宮備考

卷八

十四

自得軒



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眾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畧不以生事爲慮人服其勇決珣性孝慈二親喪母祖母崔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終身保藏其鉢令子孫寶之奉繼母五十餘年孝養無間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年七十自爲墓誌紀歷履始終而已年八十喪長子顯以理自處無過哀也以子貴遷大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

學宦備考

卷八

十五

自得軒

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先居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葬伊川府店保日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

朱氏

朱氏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江南婺源人父森承事郎以紹聖四年閏二月二十三生松自幼力學年二十登進士授迪功郎娶祝氏年二十七爲充溪尉遂寓溪南築室聚書其中間楊時傳伊洛之學益自刻勵以敦本實用力於誠意致知自以性卞急害道名齋曰韋因稱韋齋先生以胡世將謝克家薦除秘書正字後趙鼎爲相進校書著作郎又以常同薦升

學宦備考

卷八

十六

自得軒

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時年四十四以不附和議忤秦檜檜風御史言松懷異自賢謫官知饒州請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敎子熹以正學病亟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郎死爾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以紹興十二年三月辛亥卒年四十七初葬於崇安縣西塔山後遷於縣東南之寂歷山元至正二十二年諡獻靖贈齊國公自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從祀啓聖

學宮備考

卷八

十七

自得軒

蔡氏

蔡氏元定，字季通，沈之父也。建陽人。父登，字神與，母詹氏，以紹興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生元定。登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啖齋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衣袞，楊萬里、聯號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堂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訟言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庵，並及元定，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晦庵與從遊者，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杖履同其子，沈行三十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

學宮備考

卷八

十八

自得軒



簠古亦木爲之亦有蓋禮樂錄亦範金爲之闕里誌  
簠五寸徑長七寸九分外周內方六寸七分深一寸八分  
梁穀食列右錄金蓋是黍稷飭蓋是稻粱飭  
蓋五寸九分足蓋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列左  
以實  
豆或用銅用銀鑄度尺寸如邊列右以實潤品  
豆明堂載朱漆兩端中以黑漆一尺八寸闊八寸高  
八寸五分分之實以手腥豕腥羊豕熟豕熟諸體今  
本爲之而平而下有足仍施朱漆惟用承柱名柱  
組

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誌載重四觔一兩二錢  
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七分深一寸  
分一著專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若地而無足也  
誌載重四觔十兩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  
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一分一重商尊範金  
爲之組以蟠有蓋首腹圓雲龍回旋取其需澤之  
義用貯初奠酒。闕里誌云按祀先聖廟四代禮  
樂今廟中四代之尊皆備他可知矣宋嘉日舊禮  
器圖錄併依最崇義之製不知漳州日述申省部  
法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和渾州日述申省部  
器皆銅鑄其朱子之道欽  
簠簠爲之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二寸五分  
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古用不一以黃鐵以承食  
之各鼎匣每案用一以承鼎也  
以上按圖冊編叙以下按禮樂錄舊闕里誌附錄  
祝版以木爲之誌載高九寸闊一尺二寸通考載長  
祝版一尺二寸廣八寸用白紙寫祝文黃紙鑲邊貼  
帛而焚之  
鼎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  
二寸兩耳四足卽鑪也用以焚香以几乘之  
花瓶範金爲之香盒 燭臺 範金爲之高一尺  
燭臺 範金爲之左右  
壺洗以銅爲之壺重一十二觔通高一尺口徑八寸  
壺洗四寸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舊圖畫  
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一寸九分舊圖畫

水文菱花博古圖遼龍皆所以盥也歸事而盥致  
肅恭之意盥盛水洗受乘水不敢傾於廟庭之地  
嚴敬之至也  
皆用素乘

祭品其用數多者各按應  
酒須預期敬謹製造故列之曰泛齊曰醴齊皆米  
酒也沽酒市脯不食豈後人祭時可用法而不  
敬謹親造也

史 272—580

鳧醢無以雞爲筭切作方片油

魚醢用魚煮飯末

脾析湯抄其脾以爲醬也。牛羊肚子切細絲沸

豚胎猪胎肉也或肩脾切大方塊

燭紫炭檀香降真炷香

學宮備考 卷九

六 自得軒

樂器

麾下校繪山以相連首尾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各塗以金及五色彩雲求字八尺五寸木施

外降龍何內如迎神作樂舉之則升龍見高唱曰

迎神樂奏或平之章迎神二字一讀洪然而起

末稍加腔前或平之章四字分排欲行尾聲悠然

長要容客和雅不可暴戾急促每起一樂即舉麾

降龍見高唱曰樂止欲闌然而去以木爲架朱紫

其上一架校圖所繪即局里志所載編鐘禮樂錄所

金鐘載登歌鐘也鑄銅爲之數十六編度上下兩排

學宮備考 卷九

七 自得軒

八音而結之也。桐虞鍾以磬首崇牙鸞尾足刻獸

形金生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

開闢其聲尚利其音鏗立秋之氣也以堅木爲能

竹柄司鐘者擊之則有六律六呂以應十二律之

候又有清聲以配之每奏一字之始即擊一聲以

開聲者每句四字四拍乃一字之始條理也。凡

鐘聲在懸以擊生所向之方爲位下屬自古數第

一曰字第三曰字第五曰字第六曰字第八曰字

上自左數第二曰字第四曰字第五曰字第七

曰字第九曰字第十曰字第十一曰字第十二

南呂之聲爲之徵聲古屬林鐘之變徵聲古屬

之少宮聲爲之商聲清太之少商聲爲之九聲諸也

學古備考

卷九

玉磬一聚按圖所繪即謂里誌所載編磬連樂錄所  
 不排拘廣制同通彈足為鳥形磬之為物堅實而  
 其風不周其聲高角其音則磬之奏一冬之氣也以  
 擊木為鐘竹為柷可擊者擊之每奏一字之終即  
 擊一磬以收其音每句四字四擊乃一字之終除  
 理也其音律則與鐘同而禮樂錄以此名強強磬  
 登歌每句每一字之始終條理又另載有特鐘特磬為每  
 一曲之始終條  
 理附錄于後  
 鼓按圖所繪中局柱好鼓柱下用巨枋作十字為足  
 枋頭刻四象貌外另有四柱方草架求開鼓各口  
 面闊二尺二寸兩旁四銅環中以柱穿兩方蓋緣  
 八自得軒

學古備考

卷九

搏拊二舊說以革為之中實以棗形如小鼓擊以節  
 拍法凡奏一字終即拍一聲初字以左手再字以  
 右手三字又以左手四手拍兩手齊拍蓋一字之  
 收宮也按禮樂錄載此搏拊在門內又  
 有田鼓在門外其田鼓鼓法附錄于後  
 柷木為之狀方如漆角中虛深一尺八寸方二尺  
 四寸有榫每奏一曲之始擊柷左旁一擊右旁一擊其  
 先禮底一聲次擊左旁一曲之始擊柷左旁一擊其  
 三聲以擊樂堂上堂下之樂俱命柷為一擊其  
 敬一制木為伏虎狀背刻二十七起龍木刀名龍  
 之而威聲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狀伏故以  
 擊其首三曲之終擊龍者三六擊以止樂堂上  
 堂下之樂皆  
 制命於鼓焉  
 琴六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期之日廣六寸長六分初  
 五絃象五行文武增二故七絃飾物而成聲其封  
 則離其方則南其特則夏其音尚宮其律純宮其  
 風應其音哀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于邪以正  
 人心也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首而琴為中  
 故為君中微者第七徽也其位尚鐘中聲為君  
 求其聲中則寓於絲之繁慢繁慢適中其聲自出也  
 故朱子曰律管象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  
 元聲一差何下都差求之法取竹之葉生厚薄均  
 者祖蔡氏裁竹探討之法以黃鐘之管以定中  
 聲遂法此聲製而為蕭先吹字即黃鐘也謹察  
 其聲以右手勾第一絃而以左手中指端摩七徽  
 上下之間如絃過松太緊則聲遠出絃外或在八

自得軒

[illegible]

散或按中聲亂不齊惟以柱馬對散鼓之則地天  
父奏而中聲出馬宜乎其柱焉也自有秦而琴  
馬之制亦廢今宜細索中聲律呂既定亦照散鼓  
之法兩絃並奏一散一按散者其正絃也而按者  
其助之散句也如散句一絃爲一散句按九散挑三絃  
以助之散句二絃爲一散句則按九散挑四絃以助  
之散句三絃爲一散句則按十散挑五絃以助之散  
挑四絃爲一散句則按十散句二絃以助之散挑五  
絃爲一散句則按十散句三絃以助之散挑六絃爲  
一散句則按十散句四絃以助之三四散挑五  
正助准一絃六絃屬宮在若位不敢以之作助此  
譜之散按兼彈者也其聲達越與發相和歌聲不  
能掩之彈法既歟  
乃今之所用者也

自得軒

三十三絃二者制各不同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  
尺八寸琴瑟長七尺二分今所用者瑤瑟也二  
十五絃琴發一柱第七十三絃居中央爲內外清中  
界謂之君瑟凡所不動其餘馬杜游移不定前其  
柱則清後其柱則濁上下以笙如其音外十二絃  
或兩手合作俱吹一手拍作則止用外至十二  
內一至四若兩手合作則內外二十四絃俱用外  
第一絃爲黃鍾律用右手食指勾則字應外第二  
一絃爲清黃鍾律用左手食指勾則字應外第二  
絃第三絃爲太簇律用右手手中指食指撮則字  
應外第二絃第三絃爲蕤賓律用左手手中指食  
指攝則字應外第四絃第五絃爲姑洗律用右手  
中指食指撮則字應內較左手應內第六絃  
爲中呂律用右手食指勾則字應內較左手應內  
法外第七絃第八絃爲林鐘律用右手手中指食指



學宮備考

卷九

十二 自得軒

律以字應第十三管清黃律以字應第十五管清太  
 則聲得矣  
 笙六其母用匏匏之為物其在野而浮其中虛而通  
 笙則以匏為母植管號中象物之生故名曰笙太  
 音十九黃小者十三黃曰巢笙者象管在匏有巢  
 笙匏凡吹竹音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推  
 笙鼓者動也按其孔則氣從山口出以鼓動其簧  
 而聲發矣笙後而居第一長管乃黃鐘清聲諸以  
 中聲諸以字應其第十二管位第十四乃黃鐘  
 字應凡吹合字必吹六字亦取清中相和以左  
 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如吹十二管  
 字又兼按十三管外吹之第四管第八管第十  
 一管為大簇律用右手食指及左手大指食指按

根則字應內絃在手同法外第九絃第十絃為  
 南呂律用右手大指食指按則字應內絃左手  
 同法外第十一絃第十二絃應鐘律用右手手  
 指食指按則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內外二十四  
 絃不可參差先後欲清中相應疾徐如一其兩  
 兼強者取陰陽相配也中有中呂而上以律配呂  
 中呂而下以呂配律琴之兩絃兼彈者蓋取老少  
 相配也一二三絃用少配老四五六絃用老配少  
 若欲稍作指法少配老或可參而下注老配少  
 可操而上絃絕欲琴瑟和譜則他音不能捨下  
 排簫有底狀如鳳翅其聲屬簫用兩手持持自左  
 管吹起每管一聲第一管黃鐘律以字應第二  
 管太簇律以字應第五管姑洗律以字應第八  
 管中呂律以字應第八管林鐘律以字應第十  
 第十管南呂律以字應第十二管應鐘律以字應

學宮備考

卷九

十三 自得軒

其孔則四字應第一管第三管第十管為姑洗律  
 用右手食指大指左手大指按其孔則字應第  
 二管第十管為中呂律用右手大指左手大指  
 則字應第十二管為林鐘律用左手大指左手  
 指中指按其孔則字應第三管第七管第十  
 管為南呂律用左手大指右手大指食指按其  
 則字應第五管第六管第十管為應鐘律用石  
 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字應又第一  
 管為凡字應第九管為黃鐘律用右手大指  
 十七管為清黃律用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  
 雅樂不用也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為清太  
 則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字應欲  
 知各管之配合當看下文雅樂歌謠云

內外學  
 一三十管一字真  
 二管十三字聞  
 四八十一為四字  
 十二二十四為音  
 三七十一應一字  
 十二十五為字輪  
 五六凡句九清一  
 亞七音凡十六七  
 又加十三為一字  
 徐徐用字呼與吸  
 此總括管孔以清中教聲兼言之若大成樂止用  
 孔單吹勿以兼  
 音亂雅為美也  
 洞簫六紫竹為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  
 洞簫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峯山口直而吹之垂以紅

十四 自得軒

墳二、墳之爲音、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水火土之三形狀如秤錘、中虛上說火之形也、平

十五 自得軒

史 272—585

重吹則六字應凡吹六字止開此孔餘俱閉八器  
之中惟篳篥大頭內調吹之甚難止宜微氣輕  
血塘相吹以合衆衆重諸呼底孔開爲暢  
尾閉爲陰尾諸多不同當以此爲法也  
以上按圖冊器數其小註則承錄諸書也

學宮備考 卷九

十六 自得軒

附錄以下各器見禮樂錄有非各學  
雙管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六  
吹以吞吐茂茂爲字之仰揚兩孔同一音六孔盡  
閉笛內爲黃鐘律以六字應有下而上放第一孔  
爲大蕤律以四字應放第二孔爲結律以一字  
應放第三孔爲仲呂律以四字應放第四孔爲林  
鍾律以三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四字應放  
第六孔爲應鐘律以四字應此器聲調過高當俯  
而抑之斯與衆音節和凡放一孔此孔  
以下盡開孔以上盡閉餘簫笛等類此

學宮備考 卷九

十七 自得軒

樂但以推干鼓上先後二擊者三三六共六擊此  
爲第一通又先後三擊者二爲第二通三六共九  
擊又急五擊者三而末擊加二擊以結之此爲第  
三通三次而末二擊共十七擊過前共三十六擊  
以當一歲之運初起樂生卷班第一通畢俱升堂  
伶生升壇第二通畢樂生俱入主伶生班列第三  
通畢俱就位謂之各任所以扶其始也全樂奏終  
其擊法又如前初起卷班第一通畢離位第二通  
畢致事第三通畢拜辭而散此全樂之收宮謂之  
酌歸所以諱其退也擊鼗鼓于始終者皆取微成  
之義焉按鼓衆之鼓似不可闕也鼗皮難得  
大者即用牛皮爲路鼓置殿陛之下可笑  
初起 扎扎擊 扎扎擊 扎扎擊 扎扎擊 扎扎擊  
第一通 鼓擊 鼓擊 鼓擊 鼓擊 鼓擊

第二通 鼓鑿琴 鼓鑿琴 鼓鑿琴

第三通 鼓鑿鼓鑿琴 鼓鑿鼓鑿琴

鼓鑿鼓鑿琴 鼓字用左手擊琴字用右手擊左手微輕右手欲重

結尾 琴琴

大鼓大鐘 在六成門之左右初行祭禮則擊鼓擊琴

迎神送神 俱用鼓齊擊三百六十響鐘一百八響凡

鐘鑿擊一聲以開眾音每奏一曲之始鐘擊機單即

之中次左之北次右之北次左之南次右之南又

學宮儀考 卷九 十八 自得軒

理也

持鑿官懸南北各三架每奏一曲之終即擊一聲以

之左次北之左次南之右次北之右又次南之中

又次北之中全樂八曲八響乃一曲之終條理也

其聲後擊石磬以收其韻是也明嘉靖時議鼓鑿

鐘特鑿石磬以收其韻是也明嘉靖時議鼓鑿

鐘特鑿石磬以收其韻是也明嘉靖時議鼓鑿

鐘特鑿石磬以收其韻是也明嘉靖時議鼓鑿

編鐘官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始即擊一聲以

句八響乃一句之始條理也。按圖冊及湖南首  
學中之編鐘編磬各一架數各十六所懸樂銀首  
云鼓歌鐘磬用為每字之始終條理者此另是一  
編鐘編磬用為每句之條理官懸非各學所宜  
編磬官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終即擊一聲以  
句八響乃一句之終條理也。說同編鐘

懸鼓官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曲之終聽特磬響畢

於堂西懸特磬響畢即擊一聲為一曲之收官

楹鼓足鼓執鼓磬響畢先擊楹鼓一聲足鼓應之

鼓是之凡三響三應三見。今湖南省學中上用

鼓一架聽編磬響畢為三響以為一句之收官

學宮儀考 卷九 十九 自得軒

執鼓鼓懸三架鼓而小持其柄兩耳還自架面潤四

環繫以紅絨線。擿法持柄左轉兩耳擊三點蓋

田鼓二地是鐘鼓在門外每奏一字之終聽歌聲

以右鼓再字以左鼓三字又以右鼓四字則

二鼓齊聲若與持同為一字之收官也

之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如四足

謂之懸鼓詩曰應田懸鼓田鼓懸鼓周人所

造之器兼用之其禮樂器備四代之意歟

舞器

節二，即班也。長竿上，加龍首，街張綠綵，結九下，懸帶。  
 用木架，堅之，設於東西兩階。兩角生，自架取而  
 執之，既列，敬北，則分東西立，舞生之首，如初獻，麾  
 生唱樂，奏率半之，章中，指節生亦揚節，唱曰：奏率  
 平之舞三，賦皆同舞畢，西階前生，仰節  
 唱曰：舞止，遂據節，衆上舞生，俱舞班。  
 舞者有，不吹，或振，或舞，初入位，特齊吹，以節趨走  
 羽節，舞也，亦三十六，杆長，如爲上，爲註，口開  
 節上，舞五色，長尾，節生，右手，樂乘之，以舞者  
 干二，莫書云：舞于羽，於兩階。  
 戚二，與干皆武舞之器，樂記：凡音而樂之，反于戚，羽  
 旄，謂之樂，又云：羽，笙于戚，樂之器也，註：于戚，武舞  
 也，羽，舞文舞也，舊儀註：迎武舞人，  
 此進，所有樂舞，舞于戚，蓋說而未用。

學宮備考

卷九

二十

自得軒

執事

禮生十二名，內典儀二贊引十  
 佾生三十八名，內執節二  
 樂生五十二名，內歌生六，麾生二  
 司祝二  
 奉帛，以下照案，多寡，行人執爵  
 司尊  
 拂拭  
 陳設  
 監宰  
 司香燭  
 司廚  
 司車  
 徹饌  
 座毛血

學宮備考

卷九

二十一

自得軒

樂章

樂者舞儀附錄於各字之下蓋樂與舞與歌皆宜節奏相應也歌者六人在至聖面前兩邊跪北站立聽樂舞生首領唱歌彈者吹者擊者隨所歌之字以聲之舞者在殿外臺上中門兩邊面北站立左邊三行右邊三行每行六人共三十六人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坐臥起代隨所歌之字以象之行八人則謂

迎神樂咸平之章 無舞

大哉哉

至林聖上道太德仲尊林崇上仲維商持林王仲化太

學宮備考 卷九 二二 自得軒

斯林民仲是合宗四典合祀太有上仲常尺精南純尺林

並四隆仲神黃其南來尺格仲於林昭仲聖合客太

初獻樂寧平之章 有舞 舞儀諸另叙在後

自四生上民林來上仲誰四底合其上盛四惟工師尺

神上明四度合越四前上聖四樂上帛四具上成尺

禮合容四斯尺稱上黍四稷工非六馨尺惟工神尺

之上聽四

亞獻樂安平之章 有舞

大哉哉上聖合師四實工天尺生上德四作上樂四

以上崇尺時上祀四無尺數上清六酺工惟尺馨工

嘉尺牲上孔合碩曰薦四羞工神六明尺庶工幾尺

昭上格四

三獻 景平之章 有舞

百上王工宗尺師上生尺民上物四軌合瞻六之工

洋尺洋上神尺其上寧四止合酌四彼合金尺壘上

惟工清尺且四旨上登上獻四惟尺三上於六噀工

學宮備考 卷九 二三 自得軒

成尺禮上

徹饌 咸平之章 無舞

犧上牲四在上前尺豆四邊上在合列四以四享工

以尺薦上既上芳尺既四潔上禮合成四樂上情四

人工和尺神上悅四祭合則四受上福尺率六遵工

無尺越上

送神 咸平之章 望燎同

有曰獻工寧尺宮上四合方四來上崇四格六恭工

百上福國

學古齋集

卷九

無得軒

紅舞姬

初獻 寧平之章

民合手躋身朝

誰兩兩相對蹲  
東西相向

其正

惟兩兩相對，白下而上，東西相向。

聖宮備者

卷九

五

世得斯

車中坵轉身東西相向立惟兩中  
班十二人轉身俱東西相向

明  
台  
案  
翟  
三

越  
乘手  
踏問內

聖  
回身再讓退步

三 位 外 高 手 回 面 作 一

耳旁耳邊面朝上

威起鬚與撫手  
復舉竊正立

答  
正

稱  
止回  
立身

生 踊向裏開筵舞

來起辭身向外，  
高舉齋面朝天。

底起半身出  
朝上手蹲

盛  
左手立

師并前舞舉  
篇垂翟

五

世得斯

相繼兩中

度稍前向外垂手舞

前  
步  
雙  
手  
合  
掌

案  
朝正  
上 药

具正

皇 皇 皇

禮班俱東西手執笏

斯句外 齋句外 向外 退挽 面手 朝舉 上

黍稷

稷正舞

左正舞

神在廟中舞

聽節而受之三鼓畢起

亞賦 安平之章

人左右進步向

聖而朝上

賓階

學宮備考

卷九

生向內舞

作兩兩相對自下而上兩

樂上下俱垂手轉身東西相向

以轉身東西

時稍前舞兩班上

無合手兼垂步向

清稍前舞何

惟雙手平執竒

非俱雙垂手兩班上下

惟左右側身垂手向

之朝上

朝上

哉 言何重

垂手舞

師退回正

天起身向前

德合手兼垂步向前

惟雙手合篇存謙

崇相向立兩班上

祀何最垂

致回身再謙兩班上下

酌向裏

敬東西相向合篇立

合篇覆明

聲上正立

嘉則身垂至手兩班

孔聖舞

薦右三叩頭

神後舉右

應三舞蹈奏篇

昭舉躬受向

三獻 景平之章

石向升開

賓階

宗兩朝上

生兩班上下兩

物兩相對交篇

瞻向外開

洋開篇朝

神向外開

寧進步向前

酌向裏開

注躬身

碩躬而受之躬身朝上

羞舉左手

明拜一鼓畢即起

幾舉躬向右

格舉躬身

王向裏開

師正立

民合手朝

軌合篇朝

之向裏開

洋篇

其篇舞

止躬身東

彼向裏開

酌向裏開

酌向裏開



金開合開朝

惟上正立

且朝上

登合身何左

惟左合身何左

於朝身何外

成朝上

鼎合身何正立

清手向東垂

旨躬身何而

獻躬身何右

三合身何上拜

嘻躬身何東

禮躬身何南受之

學官備考

卷九

二八

自得軒

附錄舞譜條目

凡舞。鼓聲既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於陸上。左右相何。聽節生唱。奏擊平之舞。則散而為倫。歌唱樂止。則聚而成列。忽散忽聚。部位不亂。如五家之陣法然。凡舞。東階者面東。則西階者面西。東階者面西。則西階者面東。又東階者用左手。左足舞。頭則西階者用右手。右足舞。其何肯低昂周旋。俯仰各各成偶。不可亂也。

學官備考

卷九

二九

自得軒

凡翟簪之容十一

翟簪簪橫齊眉執之為執。起之齊目為舉。平心執之為執。垂手向下執之為垂。向前止舉為舉。何耳偏舉為舉。翟簪縱橫兩分為開。縱橫相加為合。翟簪縱合如一為合。合分。順手何下為順。兩執相接為合。凡執簪秉翟俱右手在外。左手在內。其手指俱大指在內。四指在外。縱則如繩。橫則如衡。執秉者不可忽也。凡立之容五。

兩階相對爲何內立。○兩階相背爲何外立。○俱面正北爲朝上立。○兩兩相對爲相對立。○兩兩相背爲相背立。

舞之容二

兩階相顧作勢爲何內舞。兩階相負作勢爲何外舞。

首之容三

舉而朝上爲仰首。俯面向下爲低首。左右顧爲

學官備考

卷九

三十

自得軒

側首。

身之容五

起身正立爲平身。曲其背爲躬身。正立左右轉爲側身。轉過爲回身。開左右膝挺身下坐爲蹲身。

手之容五

其垂舉左右手者左班用左則右班用右左班用右則右班用左宜相合一手高舉爲起手。願下爲垂手。前伸爲出手。兩手合舉爲拱手。相持爲挽手。

步之容二

前邁爲進步。後縮爲退步。

足之容七

起足前尖以足跟著地爲蹀足。起足後跟以足尖著地爲點足。進足稍前爲出足。膝前足後爲曲足。履位遷移爲移足。左足加右右足加左爲交足。及履底向上爲蹈足。

禮之容九

學官備考

卷九

三二

得軒

屈身出手下賜爲授。更屈身出手上承爲受。拱手後退爲辭。拱手向左右爲讓。低首屈身拱手爲讓。平出兩肘拱手爲揖。低首屈身至地爲拜。屈膝至地爲跪。點首爲叩頭。蹀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爲舞頭。

舞生按請作勢

凡舞容字圖字欲遲。圖字欲疾。圖字欲適。中聽鐃鼓欲響。兩階羽籥齊作。進退俯仰。象文德之。

按禮樂錄

開泰樂六佾文生三十六人樂縣童十六

口磬十六面、琴六張、瑟四張、圖止、廣六支、有六支、

疏四枝、圖止排簫一架、員二箇、笙六箇、大枝一箇、

擗拊鼓二座、祝一坐、歌一坐、木笏六面、各一。

六副、麾一、首、節二、首、月、樂、三、

人者紅色補服、繁錄由帶、或同頁、夏令、或同頁、

觀此是不用鑄鐘持箸懸鼓、就杖、

卷九 三三 自昇軒

學宮備考

卷九

三二 自得軒

圖次位樂奏錄樂禮  
正位  
麾

塵  
擊琴  
搏  
笙  
篳  
鼓

[illegible]

正立

丹陛

歌王琴  
龍笛  
客

聖琴瑟  
同音填

附

嘉靖九年改

11

今改為六分

歌琴 拊 笙 虎 應 鼓 琴 舞

歌三琴  
楓龍笛  
鐘

張三

感三  
博  
恩  
房

卷之五

學宮備考

卷九

三三 自釋子

此成化時八僧圖今改爲六僧

應鼓

歌三琴瑟  
秋工琴瑟

2

**THE**

歌龍笛 若

聖秀 拈 筆生虎

史 272-594



現用儀注按照  
定例。

每歲春秋二仲用上丁日。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

前期一應祭器洗刷精潔。乾乾祭品須爲措理。酒須特造。往須充膺。毛色形體純正。物須豐潔。顏色

氣味精好。淨掃廟中。教官傳集與祭執事人。分定掌官。祭官。誓充承祭官。令禮生呼唱舞儀。樂工演樂歌工演歌。佾生演舞。祝官讀祝文。及視幣贊者

學宮備考

卷九

三六 自得軒

分引行事至熟。庶免臨事舛錯。

前期派定正饗承祭官。省以撫卹以太守。州以知

州縣以知縣。衛以衛守官。以次後殿承祭官。以同

城以次官。陪祭官。分獻官。皆以同城通次官。及禮

生各執事。編榜定待後開祝文。同送各官簽名懸

掛。

前期二日。各衙門設齋戒牌。承祭陪祭分獻各官。沐浴齋戒。不埋刑名。不辦喪事。不宴會。不聽音樂。不

問病。不弔喪。不飲酒。不食葷菜。蔬蒜。不祈禱。不報

祭。不祭墓。遷宿正寢。不入內。禮生與祭執事諸生

皆清齋一宿。謹按。猶誠敬以昭感格。端在齋戒。祭必獲福。特誠敬也。若反從違。不能致神明感格。祭徒虛文耳。且恐責神致愆。尚其獲福乎。

前期一日。承祭官具補服至儀所省牲。

前期一日。執事用白紙糊版。黃紙鑲邊。墨書祝文。

正殿祝文

維 年歲次 月

日某官某致祭於

學宮備考

卷九

三七 自得軒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年。茲當仲秋。祗奉

章。謹以牲帛醴齊茶盛庶品。式陳清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崇聖祠祝文

維 年歲次

月

日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水金父

祐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啟聖王叔梁公曰惟

學宮備考 卷九

三八

自得軒

王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秋

謹以牲帛醴齊茶盛庶品之儀致祭配以

先賢顏氏

曾氏

孔氏

孟孫氏

前期一日早敎官令禮生舉祝案用鼓樂同前編

榜送承祭陪祭分獻各官署名回榜懸廟前祝文送前後殿安設

前期一日午承祭官帥陪祭分獻各官朝服齊赴

文廟上香行一跪三叩頭禮畢視辛牲并瘞毛血

注○禮生七人至正殿七壇各奉毛血磔高舉正

位由中門出東配東哲由東門出西配西哲由西

門出至殿外仍分二行後隨兩無二禮生各捧毛

血磔門外候正殿捧磔生到相並後隨至後門外

瘞之敎官滌器

卷九

三九

自得軒

至期未黎明之前承祭後殿官及陪祭分獻各官

衣朝衣及各執事禮生頂帶齊集大成門外

圖冊開

崇聖祠陳設案每位禮神制帛一色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粥一 簋二 簋二 蓬八

豆八 酒爵一

配位陳設每位制帛二 豕前一 每位銅爵三

簋一 簋一 蓬四 豆四 豕肉一

兩廡陳設 制帛二 每位銅爵三 簋一 簋

一 蓬四 豆四 豕肉一

陳設遵圖冊畢，一跪三叩頭退。承祭官分獻官入

兩旁門序立，贊引生導承祭官入，視陳設出，仍就

序立。執事焚香燃燭，贊引生對引生引承祭官進

左門，至盥洗處，贊引生贊盥手，承祭官盥手畢，典

儀唱執事者各司其事，贊引生贊就位，引承祭官

就位立，分獻官隨後立，典儀唱迎神，贊引生贊跪

學宮備考 卷九

四十 自得軒

叩興承祭分獻各官行三跪九叩頭禮，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捧帛爵生就前站立，贊引生贊墀

壇捧帛爵生就各位前站立，贊引生引承祭官進

殿左門，贊引生贊詣

奉聖王、木金父神位前，承祭官就位前立，贊引生贊

跪，承祭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贊引生贊奠帛，捧

帛生跪進，承祭官捧帛拱舉立獻，贊引生贊獻爵，執爵

生跪進，承祭官接爵拱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

禮，贊引生贊詣讀祝位，承祭官詣讀祝位立，讀

祝文生至讀祝文案前，一跪三叩頭，捧祝版立於

案左，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讀祝生俱跪，下分獻官

俱跪，贊引生贊讀祝，讀祝生讀畢，捧祝版起於正

位前跪，安案上帛匣內，三叩頭退，贊引生贊叩

興，承祭官行三叩頭禮，贊引生贊詣

裕聖王、所父公神位前，奠帛獻爵儀同前，無讀贊詣

詣聖王、所叔公神位前，儀同前，贊詣

學宮備考 卷九

四一 自得軒

昌聖王、伯夏公神位前，儀同前，贊詣

啟聖王、叔梁公神位前，儀同前，畢，典儀唱行分獻禮

贊引生贊詣

先賢顏氏位前，承祭官就位立，贊引生贊跪，承祭

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贊奠帛，捧帛生跪進，承祭官

捧帛拱舉立獻畢，贊獻爵，執爵生跪進，承祭官接

爵拱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禮，贊引生贊詣

先賢曾氏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贊詣

先賢孔氏位前儀如前無禮命帛

先賢至孫氏位前儀如其兩廡從祀另分贊引生

於典儀唱行分獻禮時卽引分獻官詣從祀位前

昭前四配儀行禮畢贊引生贊復位引承祭官分

獻官俱各復位立典儀唱行亞獻禮獻爵於左與

初獻同儀無禮命帛與儀唱行終獻禮獻爵於右與

亞獻同儀俱獻畢贊引生贊復位引承祭官復位

位站立兩廡分獻官亦復位隨後站立典儀唱徹

饌徹畢唱送神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及分獻

官皆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典儀唱捧祝帛各恭詣

燎位捧祝帛生至位前一跪三叩頭捧祝帛起依

次送至燎位承祭分獻各官退西旁立候帛過仍

復位立典儀唱望燎贊引生贊詣望燎位引承祭

官分獻官同至望燎位立望燎祝帛贊引生贊禮

畢退。候將

黎明正祭官服朝衣至大成門禮該由東旁門入

齊鳴

各執事先赴正殿兩廡各案遵昭圖冊陳設

圖冊開

正位陳設 制帛一 白磁爵三 牛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釂二 簋二 簋二 邊十

豆十 酒罇一 禮樂錄開降真柱香一柱降真香六兩下各位皆同

今三爵下卽次陳一登居中二釂列左右又次陳

中二簋左二簋在旁十邊列十豆列乃次陳三俎

案中牛左羊右豕又次尊案安五尊又次奠案其

學官備考 卷九 四三 自得軒

婦神位前已列祝案在奠案右酒罇在階東

此尊案上再設祝案在奠案右酒罇在階東

四配位陳設 每位制帛一 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釂一 簋二 簋二 邊八 豆八 酒罇一

十二哲陳設 東六案

制帛一 白磁爵各一 豕一 釂各一

簋各一 簋各一 邊各四 豆各四 豕首一

西六位與東位陳設同



東廡陳設 制帛一 銅爵各一 豕三

每案置一 簋一 遵四 豆四

西廡陳設與東廡同

名宦鄉賢祠陳設圖冊未開宜與兩廡同

陳設齊一 跪三叩頭退

學宮備考 卷九

四四 自得軒

附錄開里誌陳設圖以備考

白鼎 黑餅

鹽 羹炙 栗

鹿脯 栗仁

羊 小燭

牛 小燭

豕 小燭

香 燭

讀祝文

正 爵和羹 黍 稻

位 爵和羹 稷 梁

悲道 醢醢 苦通 鹿醢

臠胎 醢醢 苦通 鹿醢

學宮備考 卷九

四五 自得軒

禮樂圖同但邊尚有積蠹委高存範食簋案蓋厚十二數也



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候禮成三遍，餘舞，贊引生贊生各跪次立畢。就位引承祭官就拜位立，分獻官隨後立，典儀唱迎神，左庖生舉麾唱舉迎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分獻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右庖生跪擗敬畢，偃麾高唱樂止，典儀唱莫帛行初獻禮，捧帛爵生捧帛，爵就位站立，左庖生舉麾唱舉初獻樂，奏寧平之章，左節生舉節唱奏寧平之舞，樂作，贊引生贊陞壇，捧帛爵生各就各位前站立，贊引生導承祭官由東階上進殿左門立，贊引生贊詣。

至聖先師孔子位前，引承祭官至案前立，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引生贊奠帛，捧帛生以帛跪進，承祭官接帛，拱舉立，獻畢，贊引生贊獻爵，執爵生以爵跪進，承祭官接爵，拱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引生贊詣讀祝位，承祭官詣讀祝位立，讀祝生至祝案前，一跪三

叩頭，捧祝版立於案左，右庖生唱樂暫止，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讀祝生分獻官陪祀各官俱跪，贊引生贊讀祝，讀祝生讀畢，捧祝版至正位案前跪，安帛匣內，三叩頭退，左庖生唱起樂，樂作，贊引生贊叩興，承祭官及各官行三叩頭禮興，典儀唱行分獻禮，各引贊即引分贊引生贊詣復聖顏子位前，引承祭官詣案前立，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一跪一叩頭興，贊引生贊奠帛，捧帛生跪進於案左，承祭官接帛，拱舉立，獻案上，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引生贊詣宗聖曾子位前，如前儀，贊詣述聖子思子位前，如前儀，贊詣亞聖孟子位前，如前儀，其十一哲兩廡及名宦鄉賢祠，於典儀唱行分獻禮時，即另分贊引生導分獻東哲官歷東階由左門入，分贊引生導分獻西哲

官歷西階由右門入各詣哲位前若止一分獻官則由東入分贊引生導分獻兩廡官詣兩廡位前分贊引生引分獻名宦鄉賢祠官出詣名宦鄉賢祠前俱如四配儀若四位共案者獻爵時執事必每位前斟酒行禮畢贊引生贊復位承祭官分獻官各復位下位立右廡生聽櫟歌畢高唱樂止右節生唱舞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左廡生舉麾唱舉亞獻樂奏安平之章左節生舉節唱樂奏安平之舞樂作贊引生贊陞壇承祭官分獻官俱如初獻儀獻爵於左無奠爵贊引生贊復位承祭官分獻官各復位立右廡生聽櫟歌畢偃麾高唱樂止右節生折節唱舞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右廡生舉麾唱舉終獻樂奏景平之章左節生舉節唱樂奏景平之舞樂作贊引生贊陞壇贊引生引各官俱如亞獻儀獻爵於右贊引生贊復位承祭官分獻官各復位立右廡生聽櫟歌畢偃麾高唱樂止右節生折節唱舞止舞又

生行一跪一叩頭禮畢執節引退於兩旁站立典儀唱飲福受胙贊引生贊詣受福胙位承祭官至殿內立捧酒胙生二員捧至正位案前揖奉至飲福胙位右旁跪接福胙生二員在左旁跪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跪贊飲福酒承祭官受爵揖舉授接爵生贊受胙承祭官受胙揖舉授接胙生贊引生贊叩興承祭官三叩頭興贊復位承祭官復位立次行謝福胙禮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及陪祭各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典儀唱徹饌左廡生舉麾唱舉徹饌樂奏咸平之章樂作徹訖右廡生聽櫟歌畢偃麾高唱樂止典儀唱送神左廡生舉麾高唱舉送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及陪祭各官皆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右廡生聽櫟歌畢偃麾高唱樂止典儀唱捧祝帛各恭詣燎位捧帛至至各位前一跪三叩頭捧起祝文在前帛次

之俱送至燎位承祭官陪祭分獻各官俱退至西  
旁立候祝帛過仍復位立典儀唱望燎唱舉望燎  
樂與送神同樂作贊引生贊詣望燎位導承祭官  
至燎位立祝帛焚畢樂止贊引生贊禮畢退

分胙

文廟胙分承祭與祭各官諸生外照常例分及各鄉

紳衿士

各宦祠胙分及與祭供事書役

學宮備考

卷九

五二

自得軒

御賢祠非分及御賢後祠

其位謹按學宮禮樂自功志之辟處山版禮器  
闕樂則從未指備求由觀聽稍長至得禮樂於  
一冊無師文指示從意後思康熙成道東賢德  
行聖公公出推得闕里誌一冊其家傳之譜  
正乙巳奉頌有禮樂器圖佩成衣中湖南藩伯  
趙公巨與趙國師捐履諸器遜伶生聘牧師學  
化庠生龔思孝重聚演習告成其位適館於藩署  
因得於己酉春秋二祭從府學詳觀熟聽未悉精  
微隨聆大槪進求詳又得備覽  
國朝太學文廟祭祀之禮衆爲歎也茲按圖冊並  
定例儀註編輯附採諸誌書一二難免闕誤聊備參  
考凡以俟正卷帖甫成乾隆二年庚子

聖旨命

部議動文公項坤各學置備諸器召脩生  
濟習侍厥休哉福樂達天下矣天下之幸後世之  
幸也其位生應其時所輯  
非屬空言抑何其大幸歟

學宮備考

卷九

五三

自得軒

崔西記書載辦祭諸物

府廟正殿丁祭品物

正祭大生鹿一隻  
正祭羊一隻  
大絹帛一端  
白絹帛八端  
正祭大生鹿一隻  
正祭羊一隻  
大絹帛一端  
白絹帛八端  
正祭大生鹿一隻  
正祭羊一隻  
大絹帛一端  
白絹帛八端

檀束香八兩  
檀束香四百條  
馬牙香五斤  
金寶發茶四法

一燭	二枝	三燭	二十枝
四燭	四十枝	五燭	五十枝

讀祝位八枝  
黃燭二枝  
座前燈四  
黃燭二枝

宮傳考

學宮備考

三黃燭共十六枝	所哲位三黃燭共四枝
四黃燭共十六枝	兩廡五黃燭共十枝

六黃燭共五十六枝 更剝燭八十五枝 除奉衙門外  
剝分送各御官點燈 紅燭一百枝重一十斤

分給師生紅燭五百枝重五十斤  
香燭銀卷四官斗  
京乾三千四斤  
絲子十四斤  
鹽四十斤

蓮子十二斤  
菱角十六個  
黑仁餅百個  
拖湯餅百個

和菜肉六斤 肉脯肉六斤 素魚五尾  
鹿脯三十六塊 具柿事內得大鹿分掛

猪肉六斤  
芥菜三十斤  
胡椒  
川椒  
花椒  
花生  
黃連等四兩

糖一斤 蜜一斤 紅麵二包 香油二罐

金榜狀二件  
草席十四領  
筆硯硯全  
祝紙沙板全

一、地 方 志 局 不 同 工 作 分 二 百 戶

大白酒罐三十個 小白醃罐一百個  
飲福酒一鐘 受祚羊十五斤  
庭燎六十年 大爐十六架  
磁鉢頭三十個 花燈頭門內共兩廊 六盞  
二門下內外橫過共十二盞  
兩底廊下花燈共四十二盞  
燈俱限一式高大紅紙官燈  
木燭斗五十個  
啓聖祠 此舊例今增矣

以上諸藥等送屏 白絹帛九端 大降香一炷

大黃燭二枝 中黃燭十二枝 大小紅燭四十八枝

桑子八斤 素乾八斤 枝乾四斤

三三 自名齊

學宮備考

和羹肉四斤  
鮮魚四斤  
鮮客八斤  
鷄醢十斤零八兩  
片進表共二十斤

香油紅麴茴香各料全

柴心四十塊  
火把二十條  
火柴一百斤

庭燎十二竿 兩廊一門花燈六個

猪一口 羊一隻 絹帛一端 大紅燭八枝

金黃錢紙冥財全 黑牙碎障膏末香全  
三餅二糖 棗乾二斤 粟子二斤

片韭菜盤 碗  
受肺羊肉三斤

賢祠品數同名宦

100

通典通攷書載唐開元禮並宋禮

斯禮開元二十年廢畢  
自後儀注續有變更

神位。仲春仲秋上丁釋奠於太學孔宣父爲先聖

顏子爲先師凡九十五座先聖先師邊豆各十簋

盞各二獸羹各三其七十二弟子及左丘明

等二十一人從祀諸座邊豆各二簋羹各一

新撰享樂用姑洗之均通典注云以三成祀姑洗爲宮也

先聖用太牢凡均有實俎其牲皆升石胖體十一

學官備考

卷九

五六

自得軒

前節三肩膊後節二肱肱正脊一肱脊一橫脊一

長脇一短脇一代脇一皆二骨以並脊從前爲正

脇旁中爲正凡供祭用太牢犢一羊一猪一酒二

斗脯一豉醢四合若供少牢去醢減酒一斗

凡用邊豆各十二邊實以石鹽乾魚乾棗與黃榛子

仁菱仁茨仁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食

豆實以菲醢醢青菹鹿醢芹俎兔醢筍醢脾

析菹豚胎飽食糝食

用邊豆各十邊減棗餌粉食豆咸飽食糝食

用邊豆八邊又減白餅黑餅豆又減脾析菹豚胎

用邊豆四邊實石鹽乾棗栗榛鹿脯豆實芹菹兔醢

菁菹魚醢

用邊豆各二邊實栗黃牛脯豆實棗菹鹿醢其應用牛膾者

羊膾用

用簋簋各一簋實豆飯簋實黍飯簋實太羹銅實肉

汁凡祀神之物當時所無者用時物代之

學官備考

卷九

五七

自得軒

謹按釋文

胖說文半體肉曰肱肱肩也肱音如自肱至

九箇主臂肱音肩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

也又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肱音如自肱至

下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肱音如自肱至

骨肱肉切而乾之曰肱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

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

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

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

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

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主臂肱音肩也肱音如自肱至九箇

醢肉音也毛氏曰凡作醢音必先醢其肉至之  
醢以黍麵及鹽漬以美酒塗置醢中百乃成也  
親說文黍米交而餗也屬爲粉然後浸之採  
磨之使碎屑也餗成餅也餗則炊米爛乃搗之  
不爲粉也餗之爲言滋也粉磨米爲細末曰粉  
餗之言星如玉珥也粉禮饋食屬禮有粉餗  
餗音慈說文稱餅也周禮遷人煮蓬之黃稬餅粉  
言養食謂粉餗是共義也飽食音也餅之曰餗  
疏云餗即今饘也飽食音也餅而爲食也  
糝食禮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加一小切之相  
肉爲糝合肉音糝糝東成曰肉勝也六脾析煩切  
以爲餅也脂音脂糝東成曰肉勝也六脾析煩切  
祈其神以爲道也

學宮備考 卷九 五八 自得軒

諸州釋奠於 文宣王 縣同  
前享三日 刺史縣令散齋於別室二日 致齋於廳事  
一日 亞獻以下 應享之官 散齋二日 各於正寢 致齋  
一日 於享所 其日 助教及諸學生 皆清齋於學館一  
宿 前享二日 本司掃除內外 又爲瘞瘠於院內 堂之  
壬地方 汲取足客物 南出階 本司設刺史以下 次於  
門外 隨地之宜 前享一日 晡後 本司帥其屬守門 本  
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 每等異位 俱西面 設掌事

位於三獻東南 西面 北上 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  
當瘞陷西向 設助教位 縣學官 位於此 於西階西南 掌事學  
生位於助教之後 俱東面 北上 設贊唱者位於三獻  
西南 西面 北上 又設贊唱位於瘞陷東北 南向 東上  
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 每等異位 俱西面 掌事位於  
終獻之後 北上 掌事者以鐃升設於堂上前檻間  
北向 先聖之鐃在西 先師之鐃在東 俱西上 皆加勺  
畢 先聖爵一 配座爵四 各置於玷 設幣篚於鐃所 設

學宮備考 卷九 五九 自得軒

洗 匱東 榮南北 以堂潑 盥水在洗東 加勺 畢 篚在洗  
西 南 肆 寶爵三 巾二 於篚 加 畢 執 樽 盥 洗 篚 者 各 位  
於樽 盥 洗 篚 之後 享日 未明 烹牲於廚 祝以言 二 風  
興 掌獻者實祭器 本司率掌事者設先聖神座於堂  
上 西 檻 間 東 向 設 先 師 神 席 於 先 聖 神 座 東 北 南 向  
席 皆 以 莞 質 明 諸 享 官 各 服 祭 服 助 敎 儒 服 學 生 皆  
衿 服 本 司 帥 掌 事 者 入 寶 鐃 盥 及 幣 每 座 鐃 二 一 實  
幣 各 大 八 尺 祝 版 各 置 於 玷 贊 唱 者 先 入 就 位 祝 二



人與執轎墨篋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  
 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轎墨篋者各就位祝升  
 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刺史將至贊  
 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生並入就門  
 內位刺史至參軍引次之縣令則贊禮者先入  
 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階後刺史停於次小頃  
 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  
 退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傳引  
 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則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  
 軍小進刺史之左北面曰請行事退後位祝俱跪取  
 幣於篋興各立於饋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興本  
 司帥執饌陳於門外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  
 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何授刺史刺史受幣參  
 軍事引刺史進西何跪奠於先聖神座興少退西何  
 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座前北何立又祝  
 以幣西何授刺史既受參軍乃引刺史進北何跪奠

於先師神座前興少退北何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  
 後位水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  
 神座前遵豆蓋簋先徹乃升盥盥既奠却取蓋於下  
 持陳于左設訖本司執執饌者降出還饋所參軍事  
 引刺史詣器執器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  
 史盥手執篋者跪取巾於篋興進刺史悅手訖執篋  
 者受巾跪奠於篋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爵  
 酌水刺史洗爵執篋者又跪取巾於篋興進刺史拭  
 爵訖受巾跪奠於篋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  
 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饋所執饋者舉幕刺史酌醴  
 齊齊音制酒以度量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  
 西何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好朔日好越祀日好  
 刺史今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  
 固天恢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敏餘烈遠風  
 千載是仰裊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齊祭盛

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向饗祝與  
刺史再拜祝進器奠版於神座與還饋所刺史拜訖  
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饋所取爵於坫執饋者舉  
罍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北向  
張奠爵與少退北向立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左西向  
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爰以仲秋率遵故  
實教修釋奠於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  
服道聖門實臻壺奧謹以制幣牲齊家盛庶品式陳  
學官備考 卷九 六二 自得軒

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諸  
器洗盥手洗爵升獻獻福如刺史之儀惟不讀祝文亦不受酢  
訖降復位初獻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盥洗盥手升獻  
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與還  
饋所贊唱曰賜酢再拜非飲福受酢者皆再拜贊唱  
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  
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  
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毛血置於坫贊唱者曰可瘞  
學官備考 卷九 六三 自得軒

埋東西面各二人奠上半次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  
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  
及贊禮者各復軍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  
再拜以出其祝板燭於齊所祭幣燭於燎架以上皆全載氏通典



學宮備考

卷九

六六 自得軒

泛齊山尊一實體案 若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  
各以一尊實明水 若尊一實盞齊犧尊一實醴齊象尊一實汎齊各以  
一尊實明水盞尊三寶元酒三寶三酒明水元酒皆  
在上五齊三酒 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羃五齊三酒  
皆以水處酒玄 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犧  
尊在前 右二豆 齊酒在前 組一在邊豆間 實以羊  
臠次之 實以簋一在豆前 黍以爵一在邊豆之  
前 兩無各設象尊一 法酒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  
於東階之東 盥洗在東 盥在洗東 加勺匱在洗西南  
肆實以巾 若爵洗之儀則執壺匱者位於其後設揖  
位於廟南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獻及祝在東西  
向北上祝位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南西  
向北上分獻官位其後祝位二於庭中稍北學生位  
於庭中北向西上設新獻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  
祝位於殿上前攔間西向開瘞坎於廟殿之北壬地  
方潑取足容物南出階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三獻  
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

省饌

前釋奠一日釋奠官帥其屬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膳  
詣厨視祿滌醑各還齋所晡後掌廟者掃除廟之內  
外

行事

釋奠日丑前五刻行事仲春用丑時七  
各入就位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初獻  
凡行事執事官升自東階凡行事執事官點視陳設  
皆贊禮者引升自東階升降皆自東階點視陳設  
訖退就次各服其服學生先入就位贊禮  
廟南門外揖位立定新澤本注云據土相見禮主人  
凡門出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門以東為右以西為  
左成儀禮十七篇主入出入門皆由闕東賓出入皆  
由闕西北不易之禮也今釋奠儀設位於廟門之  
外初獻位於闕西東面亞終獻位於闕東西面始獻  
也當以儀禮賓西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殿下席位  
主東之位為正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殿下席位  
西向立贊者對立於三獻之前少定贊請行事凝安  
之樂作三成止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  
者引祝升殿就位贊者引初獻詣盥洗位同安之樂

學宮備考

卷九

六七 自得軒

作初獻升降行止至位北何立執壺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執手執笏升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何立樂止明安之樂作搢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何搢笏跪執事以幣授祝祝奉幣授初獻祝執笏與先詣克國公神位前北何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克國公卿國公沂國公今或澤配國公沂國公位在克國公之下合增入亞獻將獻文放此鄰國公神位前東何奠幣並如上儀樂止祝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

前東何直祝捧版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與先詣配位前南何立初獻再拜成安之樂作次詣克國公卿國公沂國公鄰國公神位前東何酌獻讀祝並如初儀俱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贊者引亞獻詣盥洗爵洗位升詣酌尊所立已上儀節初酌象尊之醴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克國公卿國公沂國公鄰國公神位前並如上儀降復位樂止贊者引終獻詣盥洗爵洗位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終獻將升次引分獻官詣盥洗爵洗手分獻殿內及兩廡諸神位朱文公云獻十哲者由兩廡指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之階升分獻訖俱復位贊者引初獻升階詣東序西何立執事者以爵酌正配位福酒合置於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北何立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進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按王氏非俎各減正

學宮備考

卷九

七十 自得軒

存續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又以豆授初獻初獻受訖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贊禮者曰執事者各復位贊唱者曰賜酢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贊禮者引初獻以下就坐座位執畢者取幣祝板置於座壇贊禮者曰可座置上半坎初獻以下詣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禮畢退有司監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右載通考

按通典周禮諸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承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亦以夏為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為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曰元和初名深和後更此各順和永和肅和雅和鸞和太和合和休和韶和正和承和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頌又撰三和樂一曰肅和二曰豐和三曰宜和共十五和樂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為名初祭文宣王用永安又淑安同安明安成安綏安五曲金以學為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清寧寧寧德寧雅寧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為名武宗又深徹饌奏樂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明初亦以和為名曰成和曰寧和曰安和曰景和右通考所載諸縣儀注蓋宋時之禮故中祭祀孔子樂章不相沿襲者謹錄二三以例其餘

學宮備考

卷九

七一 自得軒

唐太宗真觀釋奠樂章唐書樂志曰迎神用祇和亦曰宣和皇太子行用承和登歌奠帛用肅和迎俎用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胥和○武舞用凱安詞同圓卽送神用祇和詞同迎神

祇和○祇音該夏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業匪繫於援求顧來享是宗是極承和○萬國以真光上嗣三善茂惠表重輪視膳寢門重安道高開崇賢引正人

肅和○粵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有儒風是宣

雍和○室獻瑤篚庭敷璆璫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觀享雖難執奠明禮性馨蘋藻可薦

舒和○隼集繩閑昭聖列龍騰鳳峙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右考文章辭體

唐玄宗開元皇太子釋奠孔廟樂

迎神。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文之樂皆奏姑洗武三成

星太子行。作永和之樂。每行皆。奠帛登歌。作蕭和之樂。以南呂之均。迎俎。奏雍和之樂。自獻帛。送文舞出。迎武舞入。作舒和之樂。送神。作永和之樂。

右考溫典

宋仁宗景祐中祭

學宮備考 卷九

七十二 什得軒

文宣王廟樂章

迎神凝安。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祀有秩。備物百容。神之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同安。右文興化。古師今明。祀有典吉。

日惟丁。豐儀在俎。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奠帛明安。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齊以縉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成安。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

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凝安。犧象在前。豆蓬在列。以享以薦。既芳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克國配位酌獻成安。哲宗朝增此一曲。無疆之祀。配侑可宗。車舉以類。饗享其從。嘉臬旨酒。祭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維。

送神凝安。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敬饗酌聖。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

宋仁宗景祐中祭

學宮備考 卷九

七十二 什得軒

入聲響布也。響音響。垂有聲也。酌聖句。出相如甘泉上林賦中。

元禮樂誌載

宣聖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黃鍾宮三成 大哉 宣聖。道尊德宗。維持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純道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

大呂角二成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惟茲初丁。潔我盛饗。永言其遠。萬世之師。

大簇徵二成

嶽麓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

而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曲禮樂諧中聲

應鍾羽二成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敷萬世

昭垂良日惟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奏同安之曲

姑洗宮

右文興化憲古師經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儀在

組雅奏在廷周迴陟降福祚是膺

初獻升殿奏同安之曲

降同 南呂宮

學宮備考

卷九

七四

自得軒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成於民實千萬世生鏘和

鳴姿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秋祀

奠帛奏明安之曲

南呂宮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案幣

具成禮樂斯稱黍稷惟馨惟神之聽

捧俎奏豐安之曲

姑洗宮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享無窮其與萬世既溥斯

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大成至聖文宣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教清酤惟

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兗國復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庶幾屢空淵源浚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

辰昭陳奠盥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廟國宗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

學宮備考

卷九

七五

自得軒

明尊開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

沂國述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

蘊乃作中庸侑於元聖億載是宗

鄒國亞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維公之傳人知趨正規饗在

堂情之斯稱萬年承你假哉天命

亞獻奏文安之曲終獻同

姑洗宮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

盞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戲成禮

飲福受胙餼益流同惟國學釋奠親祀用之

徹豆奏娛安之曲南呂宮

犧牲在前豆邊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芳禮成樂

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奏饗安之曲黃鐘宮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茲惟

學宮備考卷九 七六

馨駿駟回復明湮斯畢威膺百福

望凝望凝洗同

右釋奠樂章皆舊曲元朝嘗歲撰易而未及用今并附於此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

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願若星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

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恭敬惟則

降同

大哉聖功溥海內外禮降秩宗光昭式代陟降在

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雍洋洋如在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裘尊宗佩神列南邊豆有葵樂具和奏式陳重

幣駿奔左右天眷斯文繫神之祐

文宣酌獻奏誠明之曲

學宮備考卷九 七七 自得軒

惟聖鑒格享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

告嘉薦惟馨茲以多福永底隆平

充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潛心好學不達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

行企厥步超廟食作配配曲率渝

廟國公酌獻同

沂國公酌獻同

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漆酒之傳，學窮性命，力拒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獻奏靈明之曲，終獻同。

廟成奕奕，祭事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於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辭益虔，又敘茲首，儒風是宣，佑我開。

學宮備考

卷九

七九

自得軒

朱子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袞衣涼衫掌儀設神座，月席，先

聖南何，配位西何，從祀位東西何，設祝版於先聖位

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

位各左一邊，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設犧尊一

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以勺幕設燭四於堂中，二

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洗在東

卓一於洗東，卓上稍二，巾東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

學宮備考

卷九

七九

自得軒

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

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

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

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

人之右，西何，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

皆升。

掌儀立於東序，西何，祝立於昨階上，西何司尊者立

於尊南，北何，贊引獻官詣盥之洗南，北何立，盥手，祝

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何立  
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何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  
舉盞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何跪  
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盞之間俛伏銀少  
立視詣獻官之左東何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  
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爵兼捧升  
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  
位酌獻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

學官備考

卷九

八十一

台得軒

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  
皆再拜

獻贊

分奠二人贊者

掌儀者

司尊

右非學宮崇祀之禮附錄以見古人於精舍亦  
致敬盥禮如此

明部縣丁祭儀注

凡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案牲枋外獻官常服詣省  
牲所省牲掌牲盛毛血少許於盤是日觀樂習儀  
宿及期贊明鼓三嚴通贊唱樂舞生就位執事者各  
司其事次唱陪祭官各就位分獻官獻官以次就位  
贊引引獻官至拜位通贊唱盛毛血執事者以毛血  
瘞於坎通贊唱迎神舞生執羽籥麾生舉麾擊祝樂  
奏咸和之曲奏畢獻官陪祭官同四拜訖樂盡麾生

學官備考

卷九

八十一

台得軒

偃麾操歌樂止通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者各捧  
帛執爵者各執虛爵贊引至獻官前贊詣盥洗所盥  
畢詣酒樽所司樽酌酒執事者各以次執虛爵受酒  
同捧帛者在獻官前分兩行由中左門入序於神  
案之側朝上立贊引導獻官從左門入詣至聖前麾  
生舉麾擊祝樂奏寧和之曲贊跪奠帛獻爵俯伏平  
身詣讀祝位位設於殿中香案前麾生偃麾樂暫止贊眾官跪  
讀祝文讀畢俯伏興平身諸祝者仍將祝文跪置於

卷九 自衍軒  
各官拜訖通贊唱獻饌。庖生舉麾擊祝。樂奏咸和之曲。執事者稍動邊豆。司節引舞生序立。樂書。庖生偃麾操鼓。衆止。洞簫唱送神。庖生舉麾擊祝。樂奏咸和之曲。諸躬拜。興。四。平身。各官拜訖。衆盡。庖生偃麾操鼓。樂止。諸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各詣廡所。望廡。庖生舉麾擊祝。樂奏咸和之曲。捧祝者詣望廡位。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廡所。祝一帛一段。數至九。殺焚訖。樂盡。庖生偃麾操鼓。樂止。禮畢。

學官備考  
各官拜訖通贊唱獻饌。庖生舉麾擊祝。樂奏咸和之曲。執事者稍動邊豆。司節引舞生序立。樂書。庖生偃麾操鼓。衆止。洞簫唱送神。庖生舉麾擊祝。樂奏咸和之曲。諸躬拜。興。四。平身。各官拜訖。衆盡。庖生偃麾操鼓。樂止。諸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各詣廡所。望廡。庖生舉麾擊祝。樂奏咸和之曲。捧祝者詣望廡位。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廡所。祝一帛一段。數至九。殺焚訖。樂盡。庖生偃麾操鼓。樂止。禮畢。

祝文同現行不錄。

名宦祝文 卓哉奉公。襟修厥職。德破生靈。功垂社稷。

御賢祝文 於惟韋公。孕秀茲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

丁祭先日。郡守率屬詣明倫堂。演樂觀禮。是日也。郡守同僚屬坐於東隅。明倫堂中設先師位。四配十哲左右次列。樂器陳於庭。舞生序於階。作樂奏曲。庖生

學官備考  
卷九 自衍軒  
導舞。遂諸生之俊秀者。作獻官分獻。官行禮。禮畢。出詣省牲。此成憲也。今樂器盡失。樂舞俱闕。記曰。如其禮樂。以候君子。是在修明者矣。右見舊郡誌。

學官備考  
卷九 自衍軒  
導舞。遂諸生之俊秀者。作獻官分獻。官行禮。禮畢。出詣省牲。此成憲也。今樂器盡失。樂舞俱闕。記曰。如其禮樂。以候君子。是在修明者矣。右見舊郡誌。



繁章竊造之於衷寧無愧乎況乎鄉會科第乃擢才  
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  
顧乃榜榜虛名暗通聲氣魚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  
改竄鄉貫希圖進取驚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情  
滋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  
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壞論閣何所不至又  
妄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應後先疏附之  
等語朕用嘉惠爾等故不察及復慘慘茲訓言頒到

聖宮備考

卷十

自得軒

爾等務其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  
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達國家三年營造東帛弓旌不  
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  
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弗儆毀方遷治暴棄自  
甘則是爾等其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  
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  
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  
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

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等士尚敬聽  
之哉

康熙四十一年

聖宮備考

卷十

三

自得軒

清高宗皇帝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宣統元年歲次庚子十二月乙未朔越十日乙巳

聖帝遺事  
卷之五  
祭於

先師孔子曰遠人近親以爲直之師伊尹道尊經煥千秋

之國親盡將之雁州告繁或謂

先師孔子得聖之時由天助其德修其德以廣士雷之文明

禮述心章 源帝王之統緒升堂入室引施樂育之恩

自得軒

職山烈之賦 養生民永自朕奉遺編而欽企儀典務

極其難也。惟其難而新經營必盡其誠敬。願於國

祭畢以大臣舁繪式以先王乃拔劍而指授楸楠枯

趙求大木於名山，帶蠶絲，選良工，於內府，品焚黃。

五準制，度於旅居，鼎燠上上饌，感容於

懸標題之巨觴渡會組書建此時之豐碑摘文恭紀

工程累歲時淡靈悟之心棟宇宏規益備觀瞻之美

華樓雖壯曾遭劫燬之劫修葺全備重原大威之發

數仞之宮牆逾峻兩權之劍豆皮陳特遣皇五千弘等親詣

凡筵敬行祭告於戲鄉雲紉縵已開丹雘之祥古檜真

翠竹望青茶之色惟新

鑒格式享必馨

學富備考  
卷十  
五  
自得軒

卷十

五  
自得軒

學宮備考卷之十

湖南平江彭其立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學宮端委損益

人能與天地參者何道在故也顧道之修在學而學之源在師惟我孔子以布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製水土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贊易叙書制詩定禮樂作春秋

學宮備考

卷十

六

自得軒

成六經以立教俾人知所以爲學不允矣爲萬世師乎大德必得其名孔子之德至大宜有稱號之隆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孔子之法施及萬世宜享廟祀之隆也受業首推親炙傳道先及見知生既同聚一堂沒宜共享一廟卽在異時私淑亦列君子五教之中第所造不一具體一體或殊入室升堂自異此宜有堂上四配之祀堂側十二哲之祀兩廡諸先賢之祀也秦灰之後經籍散佚蒐輯傳授諸人辭旨精澹註

疏表章諸人異學爭鳴閑邪衛正需人道非徒托空言則舉而措之德業其躬修實踐尤賴有人此自漢迄今諸先儒之從祀宜也崇報聖賢必崇及其先人報及身後裔而厥典乃備此崇先之典蔭後之典宜並優也而學校之設因之蓋先聖賢儒之所在固學校之所在也歷代以來崇奉莫不維謹但間有得失不觀其損益何以知今制之大得乎謹爲稽之

學宮備考

卷十

七

自得軒

稱號之隆自周敬王四十一年卽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哀公誄之稱之曰尼父至漢平帝元始初追謚爲褒成宣尼公和帝永元四年追封爲褒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爲文聖尼父始此後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爲鄒國公隋文帝開皇中贈爲先師尼父祀孔子稱唐太宗貞觀二年尊爲先聖後又尊爲宣尼父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爲太師天授元年贈爲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



七年追謚爲文宣王像服衣冕南向坐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欲追尊爲帝有司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加謚爲聖文宣王五年敗封爲至聖文宣王廟祀稱至本史記高宗紹興十六年夏主仁孝大慶間於其國置學校尊孔子爲文宣帝元載外國夏記中世史附書於宋紹興四年夏乾祐末宋書孝幸之下續通考闕里誌皆未錄茲欲備耆爰爲錄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洪武初因之後學士吳沈著有孔子不可封王以

學宮備考

卷十

八

自得軒

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名不正言不順必非聖人之意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君即師師即君也褒之以王孰若尊之以師之論祭酒邱濬亦著有夫子作春秋削僭王斥子路門人爲臣爲欺天必不欲身爲王大成文宣謚皆不稱且該像近於外教非其形不便之論布政夏寅亦有此論皆格於議禮官輿不行憲宗成化十二年少詹事楊守陳請追崇爲帝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聖神廣運帝下禮官議尙

書鄉幹駁之而止至像之設見諸史傳者漢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画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以祀靈帝之前景帝時有文翁會圖先聖及弟子像於蜀之石室靈帝之後有南梁元帝承聖初亦於荊州創宣聖廟自圖画聖像爲之贊此贊孔書之人稱三絕又晉顧愷之唐吳道子皆寫有聖影又相傳唐王維亦寫有聖影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偻與老萊子稱先聖脩上而趨下末偻而後耳視

學宮備考

卷十

九

自得軒

若營四海語符云此皆画像也唐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上書孔宣父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宜坐侍乃詔顏子十哲皆爲坐像韓愈處州孔子廟碑中亦有令工改爲顏子至于夏十人像之語觀此自唐已有塑像然考唐之前東魏興和元年兗州刺史李仲挺修廟碑有云乃命工八修建客像觀此則魏時已有塑像唐之後宋太祖建隆元年詔修廟宇塑繪聖賢像及徽宗大觀四年先聖像冕用十二旒袞

學宮備考

卷十

十一

自得軒

服九章純鎮圭。以此知皆塑像矣。按塑面寫真猶難克肖。稍有不類。即非其人。况追像於千百年後。未經謀面者乎。故朱子有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木主。祭可也。明洪武初。宋濂上夫子廟祀議中。亦有設塑像非古之語。議未允行。然洪武十五年視學。則祀神主。不設像矣。蓋但行之國學。而未令天下皆易也。後英宗天順元年。且為先聖及四配置鑲金銅像。供於文淵閣焉。迨世宗嘉靖九年。更定祀典。輔

國

朝順治二年。從學士李若琳奏。木主加為大成。毛聖文宣先師孔子之位。順治十四年。省大成文宣。定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天下府州縣衛各學。皆書一更

仁皇

定為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帝御製有贊。見一卷首。

學宮備考

卷十

十一

自得軒

廟祀之隆。則自孔子卒之明年。即魯哀公十七年也。哀公卽孔子舊宅立廟。置卒守焉。至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後代致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祀始此。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興學校於石室。圖像以祀。元帝初元元年。詔孔子後裔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以食戶東漢光武建武五年。過闕里。使大司空始此。以太牢祀。通官祀。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謁闕里宅廟。致祭。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講經章始此。帝元和二年。東狩過魯。謁闕里以太牢祀。作六代之樂。帝之雲門。帝堯之咸池。帝舜之大韶。神樂禹之大夏。成湯之大雩。武王之大武。是也。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升堂。西面立。時神群臣中庭。北面背。再拜。帝進為而後坐。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率循元和之軌。桓帝元嘉二年。謁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頌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酒食。河南尹

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祭品公後漢魏文帝黃  
初二年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以衛見此復魏主  
芳正始二年文獻通考開七年按令太常釋奠祀孔  
子於辟雍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祀孔子晉武帝泰  
始三年諸魯國四時以三牲祀七年皇太子講經親  
釋奠於太學皇太子釋東晉元明庾穆武皆行釋奠  
於太學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行釋奠設軒懸之  
樂舞六佾如軒事之有燕故謂軒懸此諸侯制北  
**學宮備考** 卷十 十二 自得軒

魏太武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致祀太平真君十  
一年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顯祖皇興二年道中書  
令高允以太牢祀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頌  
女合雜平現淫祀者禁之太和十三年立孔子廟於  
京師十六年親修謁拜禮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  
享之禮按魏書禮志載有孝文帝諸文是徵北史據  
里誌載係孝文而文獻通考乃載係文成帝勅有司  
行薦享之禮然亦叙於孝文太和十九年後豈列家  
誤刊文成歟而大學衍義補叙釋奠先師禮中亦云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禮徐氏案

要復因之豈永通考之說耶抑別有十九年帝如魯  
所據耶豈魏書見史者不足徵歟  
城致祀南齊武帝永明三年釋奠如宋元嘉故事南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立孔子廟八年太子釋奠由東  
階升堂此由東階謂中階北齊文宣帝天寶元年令  
魯郡以時修葺廟宇遣使致祭行三獻禮始此又  
制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行禮春秋二仲及朔南陳  
宣帝後主皆行釋奠隋文帝開皇中以周公爲先聖  
南孔子爲先師陳命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  
**學宮備考** 卷十 十三 自得軒

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按通考載漢明帝永平二年  
十五年御講堂則已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矣而  
隋並祀周孔及更強分闕爲先聖南面孔爲先師東  
面始襲漢明初弊而甚之矣但前元魏命有司薦享  
未有定期比齊制春秋二仲行禮未爲萬幸茲定春  
秋仲月釋奠允當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  
宣後代之不易也  
公孔子廟各一所各南面於神道向右之義迂矣太  
宗貞觀二年從左僕射房玄齡議停周公祭陞孔子  
爲先聖專祀焉四年詔諸縣皆立孔子廟四時致祭  
此郡縣立文廟之始而通考未書然魏重定十四年  
釋奠儀中有州縣語則知詔州縣立文廟矣

學宮備考

卷十

十四

自得軒

親釋奠於國學二十年令皇太子釋奠太子初獻祭酒官爲亞獻司業官爲終獻後定釋奠儀國學以祭酒爲初獻辭稱皇帝謹遣某官云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州縣以守令爲初獻丞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無博士以主簿通爲終獻著爲令國學遣官釋奠皆始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未幾顯慶二年從長孫無忌議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如故三年詔用宣和之樂此用宣乾封元年封禪還過曲阜親祭祠廟以太牢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講筵親釋奠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行齒胄禮於學謁先聖太子初獻亞獻終獻皆用胄子齒胄立太子於學獻十三年封禪回詣孔子宅親設祭奠又遣使以太牢祀墓令天下州縣立廟前貞觀時已詔州縣學校志通考闕里志皆未書然元和十年初宗元有修柳州文宣王碑文蓋開元間追封王爵後詔立廟耳二十七年詔祀樂用宮懸舞八佾健碧備六律六呂如宮懸此天之有禮故謂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月上

學宮備考

卷十

十五

自得軒

丁致祭以三公攝事此定期上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此不以旱德宗貞元二年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名訖北面肅揖此御署至給戶役洒掃林廟禁樵採則歷世莫絕云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將拜或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周太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臺復拜宋藝祖建隆三年詣國學致祭用永安之樂此用永詔立十六載於廟門太宗端拱元年詣國學謁聖淳化四年從監庫使臣謁先聖廟六衛朔望焚香朔望焚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禮畢詣闕里謁廟服袍靴酌獻廟內初有可定禮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詣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馬謁壇拜奠四年詔州城作孔子廟仁宗天聖二年臨國子監謁聖景佑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此經慶曆四年詣國學謁先聖再拜時梁適知兗州乞以廂兵代守廟戶又裁減人數宰相章得象欲如其

請參知政事范仲淹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論遂已。哲宗元祐六年，詣國學謁先聖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大觀四年，增廟戟至二十四。政和四年，製造文廟牌，御書大成殿。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祭與社稷并爲大祀。十四年，文廟成，詣學謁先聖，駕止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孝宗淳熙四年，詣學謁奠，寧宗慶元間，定文廟爲中祀，詔諸縣長吏

學宮備考

卷十

十六

自得軒

諸當獻官，非有疾不得輒他委。又詔武臣一體廟謁。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廟，詣學。景定二年，詔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學行釋菜禮。釋菜不用樂。先是，後唐莊宗時，遼太祖神冊元年，立太子，擬行祀禮，問侍臣何先，皆以佛對。遼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對曰：孔子大聖，祀宜先。遼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次年落成，躬行祭拜。詔太子春秋釋奠。金熙宗天眷三年，立孔子廟於上京。此據世宗時志，未開，續通志載，係天會十五年。

皇統元年，親致祭，北面再拜。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參酌開元禮，奏登歌雅樂。十六年，詔修闕里廟宅。章宗明昌四年，親行釋奠。承安二年，春，丁親祀。四年，詔刺史州郡無先聖廟者，並增修之。元太祖初平燕京，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世祖中統二年，詔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執事皆具公服。月朔，釋奠。禁官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襄濟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官先謁聖廟，方以次詣諸神，者爲令。到任官先謁，文廟始此。大德十年，文宣

學宮備考

卷十

十七

自得軒

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武宗至大元年，詔以銀幣詣闕里致祀。四年，亦然。仁宗初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方就位，忽大風震蕩，燭盡滅。邦寧竦息伏地良久，風息乃成禮。後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闕里以太牢祀。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英宗至治三年，泰定帝繼立，即遣使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子。明年始改元。此初立未改元，先致祀，闕里明太祖

洪武元年詣學行釋奠禮仍遣使詣曲阜致祭四年  
定祭器禮物各爲高案按宋魏執謂古者生於廟故  
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於地者神果享則  
是飾伏匍匐而跪食也由是觀之文廟自非設塑像  
以來祭器禮物皆陳於七年命修治闕里文廟十五  
年太學成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遂親詣學  
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十七年教每月  
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吏以下詣學  
行香南北齊每月朔行禮宋淳化朔望太宗永樂四  
焚香至是始著爲令天下通行矣  
學宮備考 卷十 十八 自得軒

年詣聖視學服皮弁行四拜禮十四年遣官祭闕里  
其後列聖攸元必致祭闕里親詣學釋奠英宗正統  
三年祭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  
代憲宗成化十二年從少詹事楊守陳祭酒周洪謨  
請加十二邊豆脩八十三年遂增八脩十二邊豆世  
宗嘉靖元年詣學謁廟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禮畢  
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輦洪武名曰櫺星蓋黃面後敘  
之意九年從張璁議其三曰不宜十二邊豆樂八脩

遂定春秋祭祀國學十邊十豆府州縣學八邊八豆  
樂舞用六脩

國朝初太學文廟祭祀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如通  
或次丁日行釋奠禮以爲常先誦正毀遠大臣一員  
行禮翰林院官二員分獻國子監堂官祭啓聖祠以  
先賢先儒配祀從祀遍行府州縣衛各學一體遵行  
祭祀品物動支錢糧供辦數月具順治八年遣大臣  
詣闕里致祭順治九年

學宮備考 卷十 十九 自得軒

世祖

章皇帝詣學先期行取衍聖公五經博士陪祭并令  
五氏子孫隨從觀禮前期一日致齋至期

上具禮服升輦鹵簿大駕前導樂設而不作至櫺星門  
外降輦由中路入黃幄內黃幄係先設於大成門外  
司設監設拜褥於神位前禮部堂官導

上由大成中門步進自中階升殿詣先師位前北向正  
中立王貝勒貝子公由左右門隨進從左右階至殿  
外丹陛上北向序立配位兩廡分獻官於階下向上

立陪祭各官俱比向序立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官奏就位導

上跪拜位諸王以下及分獻各官各就拜位立典儀唱迎神協律即唱舉迎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奏跪叩興通贊官贊眾官俱跪叩興

上行二跪六叩頭禮王以下及分獻陪祀各官俱隨行禮興樂止典儀贊行釋奠禮協律即唱舉奠獻樂奏寧平之章樂作獻帛官跪於

學宮備考 卷十 二十 自得軒

上右捧帛恭進

上立受供獻授獻帛官獻帛官跪接興獻於神位前獻爵獻爵官跪右捧爵恭進及跪爵捧爵獻於神位前同獻帛儀東西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九員以次詣各神位前立捧爵官立授爵分

獻官立奠爵訖仍以次退立原位樂止典儀唱送神協律即唱舉送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奏跪叩興通贊官贊眾官俱跪叩興

上行二跪六叩頭禮王以下及分獻官陪祀各官俱隨

行禮畢興典儀唱捧帛恭進燎爐獻帛官誦先師位前一跪三叩頭捧帛由中門出送燎爐贊引官奏禮畢導

上由大成中門出樂止

上入黃幄內少憩王等出大成門外候陪祀各官及衍聖公五經博士先詣彝倫堂階下東西分班序立祭酒司業率本監各官監生於太學門內階下東西分班序立禮部堂官奏請

學宮備考 卷十 二十一 自得軒

上詣彝倫堂

上出黃幄至櫺星門外升輦王等隨後行由太學門入眾官諸生俱跪候駕過興

上至彝倫堂入黃幄陞座幄設中正王等入堂內陪祀各官在堂下俱東西侍立鳴贊官贊排班贊進跪叩頭衍聖公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及諸生於階下各就拜位序立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興

賜坐王等叩頭坐文武各官及衍聖公由左右門入室丙之東西叩頭坐鴻臚寺官唱進講滿漢祭酒由左門入滿漢司業由右門入俱北向立鴻臚寺官唱舉案執事官舉經案進設於御前

上賜講官坐滿漢祭酒就東講案西向滿漢司業就西講案東向俱叩頭坐滿漢祭酒以次講易經次滿漢司業以次講書經四品以下翰林官及五經博士各學官備考 卷十 二二 自得軒

執事官學官監生拱立聽講畢鴻臚寺官唱舉案執事官舉經案看原處祭酒司業出至原位序立禮部堂官入堂內正中跪奏傳

制鳴贊官贊跪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俱跪傳制官於簷下之東向西立贊有

制宣

制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諸生其勉之宣畢鳴贊官贊叩頭祭酒等俱行三跪九叩

頭禮以次退先詣成賢街之右序立賜王以下各官茶畢禮部堂官跪奏禮畢上升輦由太學門出直轎大駕前導樂作祭酒等率學官監生跪送候駕過各退

上還宮次日

上具禮服御中和殿陞座丙內大臣侍衛內院禮部都察院鴻臚寺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贊

學官備考 卷十 二三 自得軒

上出中和殿午門鳴鑼鼓作中和樂陞太和殿座樂

止各官朝詣衍聖公等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

賜坐 賜茶畢

上還宮衆皆退是日賜衍聖公內院官翰林官祭酒

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及禮部太常寺光祿

寺鴻臚寺執事各官宴於禮部第三日又各加優賜

賜勅諭一道勉勵師生刊懸彝倫堂全續順治十四年

再爲舉行如順治九年典禮順治十七年以修葺文



廟工成

上詣學親祭一應禮儀俱照九年例行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遣大臣詣闕里致祭康熙八年

駕詣學釋奠如順治九年典禮康熙二十二年

詔議祀禮闕子祭酒王士正等奏請增十二邊豆其畧

謂禮樂祭從主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

樂云却議未允行康熙二十三年

駕東巡狩詣闕里以圓卽禮祀孔子奏成和諸樂

學宮備考

卷十

二四

自得軒

御書萬世師表匾於廟頒式天下學宮摹製又

御書五言律詩一章勒碑世傳墨本又講經於詩禮堂又

詣孔林瞻拜如禮康熙二十六年

勅禮臣修飭文廟禮制樂器令天下學官擇俊秀習俗

舞康熙三十六年

遣大臣祭告闕里康熙三十八年

竊東巡狩復詣闕里致祭翌日詣墓祭拜如禮康熙五十八年遣禮部員外郎舒瞻賞送

御製中和樂器一分於闕里廟中

憲皇帝雍正元年遣大臣詣闕里致祭雍正二年

詣大學釋奠講書如順治九年典禮

御書生民未有匾於廟頒式天下學官摹製雍正八年

以發帑重修闕里文廟告成

皇五子同淳郡王詣闕里致祭祭文見本卷首

特設聖廟執事官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

員七品者八員八品九品者各十員着衍聖公於孔

學宮備考

卷十

二五

自得軒

氏子孫內擇品行端方威儀嫺雅者報部充補各按

品級與章服臨祭駁奔趨事每年各給俸銀二十兩

先是雍正三年刊頒祭品禮樂器圖冊後十一年通

飭修葺學官俱照例交盤接受未議動支何項銀兩

鮮克奉行今乾隆二年欽奉

皇上

勅部議勘支藩庫公項令各學修葺並製備禮樂器

名伶生演習俾獲實行仍照例交盤必入交盤則在任有可與敢漢

視而天下學官將無有不修禮樂器無有不備乾隆

二年十二月丙奉

上

諭諭禮部國學文廟易蓋黃瓦以晨崇敬俟工程告竣財詣釋奠乾隆三年

御

書與天地參匾額字式令各學摹製懸掛廟祀之座於斯極矣

四配之祀顏子則自後漢魏主芳正始二年行釋奠

於辟雍以顏子配此見於史者也稽陋巷志則稱漢高祖過魯之年祀孔子即以顏淵

配云晉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

學宮備考

卷十

二六

自得軒

唐貞觀初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配焉舊是

矣而分為先師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

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八年以顏子為亞

聖親為製贊十三年追封兗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封兗國公會子則自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少保從

祀廟唐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保按斯唐書稱是年

尚在議享則是年仍只升祀耳玄宗開元八年曾子尚坐十哲之次

開元志開元年配享按通考二十七年追封廟伯宋

係升十哲之次仍是從祀考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廟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

武成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廟國公始升配享子思

子則自宋徽宗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

祀開元志開元年按通理宗端平二年升祀堂上尚

列於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始升配

享孟子則自宋神宗元豐六年封鄒國公立廟鄒縣

七年詔配享廟庭次於顏子紹興初南渡立文廟議

祀典高宗語太常尹焯曰紂人君也孟子何為名之

學宮備考

卷十

二七

自得軒

獨夫焯對曰此非孟子之言也周書曰獨夫紂洪惟

作威高宗又曰冠誓之說可乎焯對曰此亦非孟子

之言也伊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悅仍有

配享金世祖大定十四年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

子相對宋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配享乃定廟

堂兩楹東顏子次子思子西曾子次孟子兩楹四元

文宗至順元年加贈顏子兗國復聖公會子廟國宗

聖公子思子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四配稱

聖定此

明洪武時太祖以孟子士芥寇讎之說非臣子所宜言罷其配享且命金吾射之詔有諫者以不敬論刑部尙書錢唐抗疏入諫輿輒自隨袒胸受箭曰臣今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見其誠懇令太醫院瘞其箭瘡未幾太祖曰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其功甚鉅詔復其配享嘉靖九年因配竝撤塑像用木主高一尺五寸闊三寸二分赤地墨書聖會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康熙二十八年

仁皇帝御製有四配贊乾隆二年敬讀

皇上御製樂善堂文集有四配贊俱見二卷首

十二哲之祀則自唐玄宗開元八年從國子監司業請詔以四科弟子顏子等稱十哲爲生像悉令從祀二十七年顏子已封公外閑子以下九人皆贈侯皆坐次於廟堂之上以升顏子配享進廊伯會子於堂居子夏之次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各加贈爲公會子爲侯宋度宗咸淳三年既升會子配享乃升顏孫

師於十哲元因之明初亦因之先是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會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後永豐訓導羅恢疏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教記宰子言行者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以宰子居兩廡又王世貞論曰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列其八耳非以十哲蓋夫子之門人而四科裂夫子之教也不然傳道若會子而不與顯使宰子冉求濫竽其間乎夫宰子晝寢見鄙聖門短喪得罪名教冉求爲季氏聚斂非徒之責懷乎霜賦乃使之偃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謬盪不倫至此謂宜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若南宮适二子言行並爲純嘏庶可從顏孫師進補之例云又張鼎思代醉編中有十哲中躋進子張蓋史記列子張於諸賢之先故從之抑或

學宮備考

卷十

三十

自得軒

有別據但據論語中夫子不甚許可而有若南宮宏不齊諸賢夫子每亟稱之舍彼取此必有說諸論皆未見採按孔子偶思昔從兄陳蔡今不及門之人記見而今向及門者不在所思故曾點曾參南宮公治長南宮適公西華原憲漆雕開爲孔子夙所與者皆未及也而後人定以十哲繫矣若必分科德行惟嘉靖九年因張璁議各撤其空像用水主湖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首封爵改稱先賢其十人則未之易也東閣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

國

子商西冉子耕宰子子冉子求言子偃顏餘子師列座於堂之兩壁

朝康熙五十三年陞宋儒朱子墓乾隆三年陞有子若朱子位東末共十二人

先賢之祀則自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詣孔子宅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元和二年過魯親祀孔子及七十二賢祀稱賢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亦及七十二弟子此皆祀於闕里靈帝光和元年置

學宮備考

卷十

三一

自得軒

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以祀則祀於國矣弟子從祀已見於漢但未詳其名按史記弟子列傳載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冉求仲由宰予端木賜言偃卜商顓孫師曾參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公哲哀會戴會點顏無繇家語商瞿高柴漆雕開公伯寮家語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巫馬施馬期至梁鯉顏幸冉孺曹卨伯虔公孫龍冉季公祖句茲秦祖漆雕哆家語顏高家語漆雕徒父家語漆壞駟赤家語商澤石作蜀家語任不齊公良孺家語后處家語秦冉家語公夏首家語奚容蒧家語公堅定家語顏祖家語鄒單家語何井疆罕父黑家語秦商申黨家語顏之僕榮旂縣成左人鄧左如燕飯家語鄭相家語許邦泰非施之常顏繪步叔乘原九家語樂歆家語康黎叔仲會顏何家語狄黑却異孔忠家語孔公西與如家語公西蒧共七十七人按字語弟子解所載名字有與史記互異者家語出孔氏似應

從家語。但祀典多從史。而家語無公伯寮。秦冉鄭單  
類何四人。有琴牟。陳亢。縣亶。三人。共七十六人。史記  
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  
也。稽類之推家訓。顏真卿家語。皆稱仲尼門徒。顏氏  
有八人。八人中。顏何與馬崇隱闕里。誌皆錄之。則是  
七十六人。益以顏何。固台七十有七人數矣。又按文  
翁石室圖。名次同於家語。而無公西與。縣亶。原桃公  
肩定。公夏守。句井疆。却異。縣成。薛邦。九人。有遠瑗。秦  
冉林。放容。戚。史記奚容。戚。家語奚。戚。圖有奚。戚。又開  
一說有申亶。又鄭國五人。爲七十二人。文翁係西漢  
有申振。無容。戚。又靈帝祀稱七十二賢。豈卽據  
景帝時人東漢章帝及靈帝祀稱七十二賢。豈卽據  
文翁圖之數歟。唐貞觀二十一年。以左邱明等二十  
二人從祀。二十二人中。僅卜子夏一人。而諸弟子未  
及玄宗開元八年。詔以顏子等十哲及曾參。墨坐像。  
會子因圖畫諸弟子。及左邱明等二十二人於廟壁。  
二十七年。追贈十哲中顏子以公閔子以下皆侯外

追贈七十三子。以伯其名。則按史記外補人家語中  
陳亢。琴牟。又增文翁圖中遠瑗。林放。又增申振。秦張  
共八十三人。此杜氏通典所載之數也。而道家語縣  
亶。馬。後唐長興三年。令祀時七十二賢。各設邊二。實  
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簋簠各一。實以黍  
稷。飯爵一。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詣闕里。命刑部尚  
書溫仲舒等分奠諸弟子。加贈十哲皆爲公。各弟子  
皆爲侯。照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諸弟子中。遺秦祖  
公夏守后處。公肩定。顏祖。鄭單。罕父。黑原亢。樂欬。廉  
潔。琴牟。十一人。徽宗崇寧元年。封孔鯉。泗水侯。孔伋  
沂水侯。大觀二年。詔以孔伋從祀。復查大中祥符元  
年所遺秦祖等十一人。補贈十人。爲侯與祀。而遺琴  
牟。馬。罕。自此政和元年。詔門人封爵。及郡縣犯先  
聖諱者。改正。改顏川侯之額。理宗端平二年。子思升  
堂。度宗咸淳二年。泗水侯從祀。三年。顏孫師升堂。而  
顏路曾點。孔鯉同諸賢并公伯寮皆從祀。兩廡。元因

之明初因之宋濂謂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則參俊坐堂上其父不應列食於廡下後謝鐸亦有此議又程敏政謂申黨即申棖宜據論語存棖罷黨秦冉顏何家語不載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亦宜罷公伯寮想子路宜黜蘧瑗林放不在弟子之列宜改祀於鄉諸論皆未採議又國子監學錄張養蒙疏稱孟懿子孫弟子宜從祀兩廡瞿九思亦有云孟懿子與南宮适皆孟僖子之子皆學禮於孔子家語及史記謂懿子是貴卿不列於弟子唐玄宗承舛襲訛遂未列於從祀孟子言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列於從祀此玄宗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又子書有公孫尼子即撰樂記緇衣者隋志直以爲孔子弟子此皆從祀之遺者也又代醉編云家語所載縣亶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卽其人又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

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作蓋不啻公穀比應宜增祀又餘冬序錄亦云縣豐家語作縣亶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卽其人而祀典不及宜補增鶴毓列諸從祀諸說亦俱未採議至明世宗嘉靖九年從張璵議其四曰不宜廡祀顏路曾點孔鯉五曰兩廡諸賢宜更正複謬於是改祀顏路曾點孔鯉於啓聖祠改祀蘧瑗林放於其鄉黜公伯寮除申黨罷秦冉顏何其存兩廡先賢共六十二人皆撤去塑像用木主與寸

則薛邦鄭國子從子徒安見其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耶。議祀典者存鄭罷薛終有未安。又史記申崇字周家語申續字子周。今從論語作申楨字子續亦未必係一人。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原氏居其二。於申姓何獨不可有二。如以續崇並字周也。公西歲公西與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半申楨申崇文翁圖記顏列開元祔符中亦並追封。又秦冉顏何皆見史記亦皆已追封。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敢廢也。記有之矣。又謂南宮适另是一人。其南宮敬叔名仲孫說與孟懿子名仲孫何忌實從單孔子應在弟子從祀之列。又引禮雜記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以孺悲爲傳禮經之一人有當配食於孔子之廡之議。又引禮殿圖有孺孺射義有公問之喪序點家語有孔璣與叔仲會年

國朝雍正二年欽奉

相比皆迭待孔子。又有蕙叔蘭與子游相善。子游使之受學于夫子。蜀禮殿圖有林放孟子七篇有牧皮莊子德充符篇有常季問於仲尼。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中有子服景伯樂記有賓牟賈待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晏子春秋有朝語魯孔丘之徒。史記孔子世家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共十九人皆列爲孔門弟子似應皆與從祀之說併謂公伯寮亦宜復祀夫從祀大典非確有足徵未便據拾多入。然其說亦俱未經採議也。上諭附饗廟庭諸賢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詳考定議以聞。欽此。廷臣會議以遽援林放與孔子同時親炙聖人之光秦冉顏何史記載冉字問何字冉既著其姓名復標其字是必實有其人此四人祀宜復又縣貢載家語以史記不載疑與鄭軍

同音疑爲一人乃祀鄒而去縣當時原無確據又牧皮見於孟子趙岐注云與琴張曾皙皆事孔子者也此二子祀宜增又以孟子門人樂正子爲善人信人方之聖門當在子羔之列公都精研性善之旨力闢義外之說又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孟子之言有功聖道此四子當入從祀奉

旨依議三年刊布文廟及崇聖祠先聖賢儒按次排定

冊內又升先儒左即明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

學宮備考

卷十

三八

自得軒

六人位附於先賢東廡先賢遽瑗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乾隆三年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尚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絃燕傲樂欬狄黑孔忠公西巖顏之僕施之常申根左即明秦冉牧皮公都子公孫五張載程頤其三十西廡先賢林放宓不齊公冶長公哲哀高柴樊須商澤梁鱣冉孺伯皮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仕不齊公良

孺公肩定鄒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與如却異陳亢琴張步叔梁秦非顏會顏何縣夏樂正克萬章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九人兩廡先賢共七十七人按古今釋疑載翟九思謂原生次

子三十九歲宓子少四十九歲不宜及坐商瞿少二十九歲高柴少三十歲之上如以爲諸家諸儒闕里誌則皆不合如以爲循吏記列傳而可馬耕笑須有若公西赤之後又復互更互易不知何說又曝書亭集孔門弟子考謂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其說因是乃集中按家語史記所載年編序而將所載有歲年之三十餘人編列於前以少孔子四歲之秦尚居首少孔子五十三歲之公孫龍居末其未載有歲

學宮備考

卷十

三九

自得軒

年之四十餘人若曾參既按論語所載侍坐次第編出列於季路之次何晏從危於陳蔡之冉伯牛年長早以女妻之公冶長少從適周之南容則概列於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者之後豈此四人歲年皆幼於公孫龍耶大抵開元時所定從祀之位皆猶史記此制一定迄相沿至今爾繼之世代綿邈猶殘缺即欲論德於何考其大小即欲論齒於何徵其長幼安能取已定之位更紛紛易置因之可矣但稽其年諸郡雍長於梁載兩程似應移邵於東居張之次爲大程於東居邵之次移小程於西居張之次爲先儒之祀則自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即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



學宮備考

卷十

四十一 自得軒

肅王輔嗣杜預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父廟堂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子夏已升十哲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封左卽明等二十一人內王肅贈司空杜預贈司徒餘俱贈爲伯神宗元豐七年以荀況楊雄韓愈並從祀於左卽明等之間仍各封伯頒行天下學廟塑像春秋行釋奠禮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位次孟子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王安石子王雱爲歸川伯從祀附錄政和五年封樂正子爲侯配享鄒縣孟廟公孫丑萬章浩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梁建餘群陳代彭更公都子戚卯欽蒙高子桃應盆城捨李孫子叔皆爲伯從祀孟廟宗靖康元年楊時上言王安石學術之謬乞追奪王爵毀去配祀之像詔罷王安石降居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罷王雱從祀理宗淳祐元年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俱封伯朱熹封公並從祀而黜王安石景定二年以張栻呂祖謙俱封伯並從祀度宗咸淳三年列邵雍司馬光從祀元仁宗皇慶二年以故中

學宮備考

卷十

四十一 自得軒

書左丞許衡從祀延祐六年追封周敦頤爲道國公遂環爲內黃侯文宗至順元年以漢董仲舒從祀又追封程顥程頤爲公順帝至正二十二年禮部定擬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俱封公又追諡朱熹父松爲獻靖改封熹爲齊國公時四方兵起未克通行明太祖洪武二十年詔天下通祀從祀諸先賢先儒於學宮二十九年從行人楊砥之言以楊雄事王莽罷其祀而進漢醇儒董仲舒從祀前元至順

孝宗弘治九年從閣臣徐溥請乃准以楊時封將樂伯從祀世宗嘉靖九年張璁請正祀典其五曰兩廡諸賢且更正複謬之中蓋以荀況言性惡戴聖犯賊私劉向雜神仙方術賈逵附會圖讖馬融黨附權勢何休注風角等書王肅附司馬恭親王弼宗旨老莊杜預建短喪吳澄忘宋仕元之十人宜黜祀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亦未合於聖人之精微宜各祀於其鄉以后蒼在漢初就禮數萬言戴聖等受其業禮記書傳自蒼而隋末之儒莫如王通宋世師道之立莫如胡瑗文學之粹莫如歐陽修之四人宜增祀又行人司正薛侃言宋儒陸九淵學繼伊洛宜從祀世宗皆從之於是黜荀況等十人改祀鄭衆等五人而增祀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五人先是國子監司業宋濂議中有荀況揚雄王弼賈逵杜預馬融等不宜廟廟中之說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疏曾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蓋真

學宮備考

卷十

四二

自得軒

觀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註疏遂以爲得聖道之傳今考其行之得失乞將戴聖馬融賈逵劉向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黜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漢后蒼始傳禮學隋王通講道河汾二人宜增祀其說頗詳沮於禮官議不報至世宗時張璁得君其說乃行耳孝宗弘治間言官以學士薛瑄請入祀或以瑄無著述已之穆宗隆慶五年韓楫言瑄本朝理學第一雖無著述其居敬敦踐無愧宋儒宜從祀從之嘉隆時亦有欲進新建伯王守仁簡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者衆議不一至萬曆十二年因申時行疏言人有謂守仁獻章各立門戶者夫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沿於宋儒而謂之自創門戶可乎有謂其禪家宗旨者孝友如獻章氣節如守仁文章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儒臣病於拘曲無所樹立徃於見聞無所體驗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

學宮備考

卷十

四二

自得軒

學宮備考

卷下

四四

自得軒

用一以明實學之有得若居仁統心篤行亦宜併祀之議乃定以王守仁陳獻章同胡居仁並從祀三十年祭酒沈灌請祀李侗四十二年福建提學請祀羅從彥李侗制並曰可先王祿有請增祀孔顏達范仲淹之議又王世貞有宋特范仲淹力振綱常首扶正氣又能於戎馬倥傯之際導大儒張載以中庸中庸之表幸自仲淹始應從祀之說時未之採明季先儒從祀者共三十五人皆撤去塑像用水主尺寸如首

學宮備考

卷下

四四

自得軒

封爵稱先儒某氏崇正元年加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曰先賢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以朱熹升於堂列十哲之次五十五年進范仲淹從祀雍正二年欽奉

上諭廷臣會議以鄭康成注各經書朱子有可謂大儒之稱范甯雖不如康成之淳質濂通而晉世浮虛獨

竄從實之二人應請復祀又漢之諸葛亮居仁仁恕

開誠布忠於出處大節君臣大義執乎天理之正宋

學宮備考

卷下

四五

自得軒

之凡焯條程伊川弟子黃榦陳淳皆受業於朱子何基受業於黃榦王柏受業於何基皆淵源道德又魏了翁教授生徒正學類以不磨又元之金履祥何基弟子許謙受業於金履祥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世嫡又陳澧生於宋季潛心禮記與胡安國傳春秋蔡沈傳書經同功又趙復爲元初名儒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趙復始明之羅欽順著困知記得周程微言蔡清飭躬砥行不愧衿影又

本朝之陸隴其精研程朱之學平居孝友兩任縣令以德化民之十四人者應請從祀奉

旨依議三年刊布排定位次册左即明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列先賢

東廡先儒公羊高孔安國毛萇高堂生鄭康成諸葛亮王通司馬光歐陽修胡安國尹焞呂祖謙蔡沈陸

九淵陳淳魏了翁王柏許衡許謙王守仁薛瑄羅欽順陸隴其三十西廡先儒蔡梁亦伏勝后蒼董仲舒

杜子春范甯韓愈范仲淹胡瑗楊時羅從彥李侗張

子春范甯韓愈范仲淹胡瑗楊時羅從彥李侗張

杖黃幹單德秀柯基趙復金履祥陳淵陳獻章胡居仁蔡清二十二人乾隆二年禮部議覆元儒吳澄之生平於正學大爲有功在宋代雖經鄉薦未膺一命之榮仕於元朝薦歷官階乃在三徵之後名節原無所虧應如尙書甘所請復其從祀奉

依議欽此通行各學復以元儒吳澄從祀兩廡陳氏  
渴之兩廡先儒其四十六人其年代先後確有可稽  
之前薛瑄應在王守仁之前之欽按修應在司馬光  
之前同時至薛王相去甚遠似宜更置

學宮備考

卷十

四六

自得軒

崇先之典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謁文宣王廟謁  
叔梁紇堂觀此則前此已另建有堂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  
太夫人元官氏鄆國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齊  
國公爲啓聖王啓聖稱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啓聖王  
夫人三年封鄆國夫人元官氏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夫人至顏子父顏無繇先於席間元間封杞伯宋祥  
符間加曲阜侯曾子父曾點亦先於開元間封宿伯  
祥符間加萊蕪侯此皆同諸弟子例封非爲其子追

贈也若元文宗至順二年封孟十父孟孫氏爲鄒國

公母仇氏爲鄒國宣獻夫人。禮樂統云延祐三年以鄒國爲邦國是年

又加封顏子父無繇爲杞國公諡文裕母齊姜氏杞

國夫人諡端獻并封其妻戴氏充國夫人諡貞素順帝

至正二十二年諭朱熹父松爲獻靖封齊國公則皆

爲其子追贈美明孝宗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言

顏無繇曾點孔鯉庶食嫌於其子宜別立啓聖王祠

令與孟子父配享程朱父及蔡沈父蔡元定皆從祀

學宮備考

圖七

自得軒

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亦以是言禮官議不合迷已  
十四年侍郎謝鐸學士程敏政皆復請如前議亦不  
合而止先宋洪邁及後姚燧熊禾皆有是議而未克  
行至世宗嘉靖九年從張璵不宜廡祀顏路會黜孔  
鯉之議乃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祠  
祀叔梁紇改王號梁木主四配同稱啓聖公孔氏之  
位改稱公者殆以三代稱王惟天子稱公已屬極尊  
矣似應稱父受封也男子之美稱周謂公子猶或未  
齊尊管仲曰仲父魯導孔子曰尼父微此稱啓聖父

不亦

可乎而以顏無繇一東曾點一西孔鯉一東孟孫激一西

改魯號製木主尺寸同稱先賢萊氏以程珙程顥程

朱松父蔡元定父蔡沈從祀稱先儒元定之從祀先

有舉人桂華極論元定著書得性理之旨而朱熹疏

釋諸書皆與元定參訂應以元定從祀故至是以從

祀於啓聖祠也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又從湖廣巡撫

郭惟賢請以周敦頤父周輔成從祀後國子監學錄

張養素疏稱孟軻父不得稟曰孟孫氏宜改稱先賢

學宮備考卷十 四八 自得軒

孟激公周輔成既得此例於珙松則張載之父自應

此例於輔成時未採錄意宗天啓元年御史董翼上

疏其畧謂張璠議立啓聖祠始於宋濂程敏政等原

不緣尊奉孔子起見蓋爲因參攸坐堂上父不應坐

廡下求所以爲安處無繇點鯉祀叔梁紇則可以祀

諸賢而叔梁紇以前未知推廡夫聖明推恩臣下一

沾品位恩寵榮施三世追封大聖孔子何僅一代若

致其尊奉應追祀三代防叔伯夏皆當奉祀則崇報

孔子者庶備疏上時軍旅倉皇未舉行仍如嘉靖九

年僅祀一代云

國朝雍正元年欽奉

特旨追崇孔子五代改啓聖祠爲崇聖祠奉木金父爲

肇聖王正中南向祈父公爲裕聖王東一室防叔公

爲詒聖王西一室伯夏公爲昌聖王東二室叔梁公

仍爲啓聖王西二室皆南向配四仍舊是年又增張

載父張迺從祀東周輔成次程珙次蔡元定西張迺

朱松而崇先之典優矣

廢後之典自周戰國魏安釐時以孔謹係孔子八代

後嗣封魯文信君漢高祖過魯封其九代孫騰爲奉

祀君文帝以騰子忠爲褒成侯元帝初元元年賜十

三代孫霸爵關內侯世襲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通考

帝綏和元年另封孔何齊爲紹嘉侯後平帝元始元

年以十六代孫均復爲褒成侯仍世襲和帝永元四

年以十八代孫損改爲褒亭侯仍世襲自是以後雖改爵名其世

學宮備考卷十 四九 自得軒

製不敗集中未能逐代詳載惟  
改封爵及有特賜者書之 後漢魏文帝黃初二  
年 廟碑有載黃初元年之語蓋推帝廟之始是年  
十月始受命改元則封嗣  
修廟魏史所載二年者是 改封二十一代孫羨爲宗  
聖侯晉武帝泰始三年又改封羨子震爲奉聖亭侯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又改封二十六代孫鮮奉聖亭  
侯爲崇聖侯後魏文帝延興三年改封子乘崇聖侯  
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齊文太和十九年孔  
氏四人類優以乘子靈珍爲崇聖侯食邑一百戶子  
氏二人官優以乘子靈珍爲崇聖侯食邑一百戶子

學宮備考

卷十

五十 自得軒

文泰襲比齊文宣帝天寶元年改封文泰子渠崇聖  
侯爲泰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又加封渠爲鄒國  
公封公食邑一千戶仍世襲隋煬帝大業四年以鄒  
國公嗣意改授紹聖侯仍食邑一千戶唐高祖武德  
九年改封嗣慈子德倫爲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  
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 孔氏子孫  
朝會始此 玄宗開元  
二十七年加封褒聖侯孔璣之爲文宣公兼除兗州  
長史 自此間或兼 世襲公爵食邑如故 或判或可馬  
任地方事

職事 懿宗咸通四年四十代孫振狀元及第仍襲公  
爵後周廣順二年以四十三代孫文宣公孔仁玉兼  
宰曲阜 兼莘本 邑始此 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以四十四代  
孫直襲封詔復其家 不預庸 仁宗至和二年 續通考  
中按史係 用祖無擇之議改封四十六代孫宗憲文  
宣公爲衍聖公 稱衍聖哲宗元祐元年改衍聖爲奉  
聖 聖主祀事不任他職徽宗崇寧三年 觀閣按史係  
崇後封奉聖公端友 誌開四 爲衍聖公每過大禮許  
寧後封奉聖公端友 十八代

學宮備考

卷十

五一 自得軒

赴闕陪位 衍聖名定於此 欽 高宗建炎初端友從南  
渡寓於衢州紹興二年以端友後嗣玠襲封於衢八  
年賜玠衢州田五頃以奉先聖祠事仍世襲 關里忘  
於衢凡 迄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宋衍聖公五十三  
代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洙寓於衢或言  
赴闕洙避於居曲阜者帝曰 聖 其孔氏宗子召  
遠榮而不違親真聖人之後也 至是衢州罷封先端  
友南渡後金主即以端友弟端操權襲衍聖公於魯  
管勾祠事仍世襲至元太宗五年以金衍聖公五十

一代元措依省襲爵歷三世無嗣元仁宗延祐二年以端友弟端立之後五十四代思臨襲封至是專襲於魯先是自宋南渡衛受宋封思臨子克堅嗣爵明洪武初召至京待以賓禮而不名仍令襲封別給銀印但食公祿主祀畢不兼庶政另舉一人世襲曲阜令以約束其宗人自是曲阜令另舉一人公不兼攝洪熙元年以衍聖公來朝館於民間特命工部賜宅弘治十六年樂統係正德元年又贈衍聖公次子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

學宮備考

卷十

五二 自得軒

思子鄒縣書院祀事每歲春秋二祭博士赴鄒主祀先於弘治六年以至聖後裔之居衛州者擇其長嫡一人孔彥繩爲五經博士皆許世襲不使治事蓋不欲以更議絕之也又聖裔唐封襲聖侯嗣在河南儀封縣建有祠廟嘉靖十四年授孔承賓世襲國子監學正專主廟祀○顏子裔後周廣順二年以裔孫孟子裔皆於景泰二年樂統係三年授世襲五經博士顏子裔非嫡派後成化中訪求嫡派既授曾下裔

國朝順治元年衍聖公孔允樞趙朝宗

學宮備考

卷十

五三 自得軒

世祖章皇帝授允樞仍襲本爵加少保銜頒三臺銀印一顆賜宴是年獲准聖賢後裔承襲定例衍聖公襲封督撫代爲奏請吏部具題由長子承襲戶部詳一主子思子祀事五經博士由衍聖公次子承襲○主聖澤書院祀事太常寺博士由衍聖公三子承襲○顏曾孟仲五經博士由嫡派子孫承襲俱照衍聖公咨送題補定例顏曾孟三氏祭田廟戶詳三程朱五經博士由禮部具題咨送嫡派子孫到部題請承襲

於嘉靖十二年始訪得濟瓜十八年亦授五經博士仲子由裔於崇貞十六年授世襲博士先儒周子敦頤裔於景泰七年周子諱朱子嘉裔在建安者於景泰六年在婺源者於嘉靖三十八年禮樂統係元前後各授五經博士皆世襲明末寇亂博士中類多失襲矣

學官備考

卷十

五十四

自得軒

國子監學正亦照衍聖公咨送題請承襲。尼山書院學錄由衍聖公咨送第好題補。曲阜縣知縣四氏學錄由孔氏生員題補。四氏學故授。孔氏學十項至聖廟司樂由各省生員題補。管勾典籍掌書書寫知印奏差由保舉堪用人員題補。俱照衍聖公咨送具題。是年由衍聖公保舉廩生孔允淳任曲阜縣知縣。以孔毓麟襲博士。主子恩子祀畢。顏子裔顏紹緒曾子裔曾開達孟子裔孟員仁仲子裔仲於

學官備考

卷十

五十五

自得軒

聖裔在浙江。朱子裔在婺源者。及先賢言游各後裔。並授世襲五經博士。雍正二年。欽奉諭。先賢先儒之後。就當增置五經博士。著確查定議。以聞。欽此。廷臣會議。襲准增置先賢有子若冉子雍冉子伯牛。顏孫子師。各後裔。並授世襲五經博士。文廟奉祀聖賢後裔襲博士。共二十一員。又周公後裔。享侯後裔。關氏。又雍正二年。禮部襲准。馬敬陳管見。著授世襲博士。又雍正二年。禮部襲准。馬敬陳管見。等事。通行各省。嚴查果係先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奉祀者。將本生姓名咨報禮部核明。給與印照。在爲奉祀生奉祀。地方名宦。鄉賢。實有奉祀者。視學舊例。差官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仲等氏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孟仲等氏族人各三人。赴京陪祀。禮成加恩。有差。今乾隆三年春。行視學釋奠禮。從御史陶正靖奏。其先賢俱在十哲之列。各設有五經博士者。一並行取陪祀。觀禮。傳得



均沽

聖恩又准行查各省諸先賢本籍地方其後裔有五經

博士者照仲氏例仲氏例見三卷量行撥給祭田或照程氏

例官給祭銀程氏例見五卷以供湊盛仍各與廟戶數名以

供洒掃而庶後之典渥矣

學校之設學記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此以知學校

與崇祀固相因而行也維昔四代之盛考諸經史可

見矣周禮大司徒以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上所

學宮備考

卷十

五六 自得軒

爵之祿之在是下所學在是也三物一曰六德知仁

孝友睦婣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暴秦廢學而漢興景帝末文翁

修起學宮於成都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以祀選

郡中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武帝陽朔二年置

博士弟子員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元帝元始三年

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哀

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丁憂例明帝永

平十年幸南陽各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

頌虎和之以娛嘉賓漢書宋均調辰陽長爲立學校

寇恂爲汝南太守修學校敎生徒衛顗爲桂陽太守

下車修庠序之儀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宮自掾

吏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

榮進之秦彭爲泰山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

饗祀輒修升降揖遜之文鮑德爲南陽太守修起書

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

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

學宮備考

卷十

五七 自得軒

頌德詠仁當是時惜未復以德行藝敎民而賓興之

制然上舉孝廉方正下務經明行修所學不僅在辭

章也魏晉以降雖仍漢制習尚浮靡北魏獻文天安

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八後

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八中郡博士一人助教

二人學生六十八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

四十八主孝文時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

敦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學舉可謂大盛矣。南梁武帝天監四年立孔子廟、時亦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隋仁壽元年乃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備隋國子學生七十八、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且專以詞賦取士、古德行道藝之教壞、漢以來孝廉方正之舉廢、學校不得不偏重詞賦矣。隋亡唐興、制京都學生八十八、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

學宮備考

卷十

五八 自得軒

雖因楊綰疏請明經進士孝廉並行、果並行、明經進士不失業而淳德歸厚矣。旋復專尚文辭、迨五代及有宋相沿莫改。宋初太學行三舍法、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執州公據試、補外舍、踰月齊長書其行、率教不藝於籍、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爲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優一平爲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等、以俟省試、而所學多在經義詩賦也。仁宗卽位之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又命藩輔皆得立學、其後旁郡多願立學者、詔悉可之、稍增賜之田、如兗州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本行實一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見李觀表州儒學記本道使者選屬部爲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由是學校之設遍天下、時胡安定教學於濮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向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

學宮備考

卷十

五九 自得軒

齊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幹司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登仕無不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時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時詔州縣皆立學而有司請下湖州取法者爲令然所舉在文詞欲所習在治事雖者爲令安能望其人人率從耶神宗熙寧間議更直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歟於蘇軾謂與德行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詩賦論策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之說而止時王安石執政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併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擬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而所頒之式本王安石詩書周禮三經新說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且黜春秋不列學宮後靖康時楊時力闢安石新說之謬其說雖復更正

春秋復列學官而所頒經義時文式竟成定式士學固不得不專攻於經義之時文矣理宗端平三年諭輔臣曰邇年取士鮮得實學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吳潛奏乞於省試額中報一二十名令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尙存鄉舉里選微意最時朱熹亦有於解額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令士知實行之可貴及以周易詩爲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二載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世用之議時未之採有宋學校大率如此至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胡瑗蔡沈諸儒闡明性理表章經書使士知有正學實發漢唐所未發先是自唐以來四方立有書院如嵩陽應天白鹿嶽麓之類朝或賜額命本地幕職官

學官備考

卷十

六二

自得軒

提舉或擇本地宿學為山主聚徒教授中仍設聖賢像或水主行舍業禮宋時特盛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特錄本學者宗之若夫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來於漕司而已其立教授則由縣寧始六年詔諸委中書門官皆設於州郡而不及縣縣置博士助教下選差學官則由至崇寧大觀凡版在職方者必建學中州漕司聘署教授雖秩卑吏部勿致豫必宰相自推擇而大郡多至三四員迨建炎三年放授並罷紹興三年復建四十二州十三年詔諸州軍並置若試官科則始於元豐詔八行孝弟睦姻謹遜諸州教授則始於政和也其貢舉自隋唐來每歲開科宋至和二年乃間歲一科其定三歲一科始於宋治平四年也元於各路亦置儒學教授階八品散府上中州教授皆從八受職朝廷於縣置教諭一人又置直學一人掌錢穀聽行省及宣慰司創付或命於禮部又各處書院置山長其學生額十五人盛至五十人受錄於學至正七年以朱公遷

學官備考

卷十

六三

自得軒

為郡學正明洪武二年置府教授一人訓導四人州學正一人訓導三人縣教諭一人訓導二人齊天六人膳夫四人門子六人學書一人令在京府縣生員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仍免差徭二丁宣德中增備員數如正額而不給廩膳謂之增廣生正統十二年於廩膳增廣外復選俊秀附學肄業謂之附學生先是洪武六年諭中書省臣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然所舉之士一或被議則罰及舉主不若科舉之士縱有被議主考官皆得免處分故四方舉薦寥寥未十年仍復行科舉頒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細試辰戌丑未年會試文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論一道判五條詔誥表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武第一場試馬上箭以三十五步為則第二場試步下箭以八十步為則并較技勇第三場試論二道策一道文武

生欲爭一日之長不得。不察年輩力惟此成式是習矣。成化中，鍾鏐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勝、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業治事稍劣者次之，卽經業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此例雖設，究未實行，終明之世，其爲學校，惟於頒行成式，講究精密而已。

國朝學校中，官制、國子監有祭酒、滿漢各一，司業、滿漢各一，監丞、滿漢各一，典簿、滿漢各一，博士、滿漢各一。

### 學宮備考

卷十

六四 自得軒

助教、滿漢各六，學正、五，學錄、二，典籍、一，貢監生入成均肄業，皆給廩餼。順天府教授、滿漢各一，訓導、滿漢各一，各省教職，府教授一，訓導一，州學正一，訓導一，縣教諭一，訓導一，邊隅小府州縣衛，或止設正教而無訓導，或止設訓導而無正教，皆就本省中進士舉人，恩拔歲貢循序除授。從前違行文本省巡撫考定給憑赴任，從前赴免其遠官別省及赴京候選資費，舉人已就教，願會試諸貢已就教，願鄉試者聽。明嘉靖十六年。

年有乾隆二年奉

### 上諭

敕教官各給全俸，從前正副兩官共一俸，皆加品級。教授正七品，訓導從八品，務封一代乾隆三年又奉。

### 上諭

嗣後現任教諭會試得中進士，例應歸班者，仍令回原任以教授銜管教諭事，現任訓導鄉試得中舉人副榜者，仍回原任以教諭官訓導事。若遇該員本班應選時，仍照常銓選，遇卓異薦舉，亦照銜陞轉。將此永著爲例，欽此。其風勵教職如此。至生員名數，順

### 學宮備考

卷十

六五 自得軒

治初無定額。今順天府學滿洲六十名，漢軍三十名，大興宛平共六十五名，各省生員康熙九年題定府學二十名，大州縣學十五名，中學十二名，小學八名，十二年題准武學歲一試，文學仍行歲科兩考。康熙四十一年。

御製訓飭士子文。見本雍正二年欽奉。

上諭：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爲中學，中學改爲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雍正五年奉。

旨着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州縣之貢生

生員內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

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送部引

見錄用雍正六年奉

旨各省考取拔貢不必拘一二三等之生員俱准拔考

酌量試以時務策於其人果有識見才幹再訪其平

日品行端方即正考未列優等亦准選拔乾隆二年

欽奉

學官備考

卷十

六六 自得軒

恩詔各府州縣衛舉報孝廉方正給以六品頂帶以備

諒用又奉

上諭各學全復廩銀又

命藩庫動公項購十三經廿一史發貯各學先是康熙

年間

欽定易經折衷雍正年間

欽定書詩春秋三經至是

欽命纂輯三禮並發各學俾多士博通其培養人材如

此而加意學校至矣

為考禮記文王世子篇有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

師註不言夏秋冬亦如之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

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又云凡釋奠必有合

也註合是則先聖先師之祀攸關學校自古已然孔

子集群聖之大成著六經以垂教為萬世師表故迄

今隆其稱崇其廟專祀之於學校中以四配十二哲

先賢先儒從祀固其宜矣英記所謂禮從宜也古者凡

學官備考

卷十

六七 自得軒

學必祭四時皆祭故但釋奠註謂釋奠祭之畧者主

於行禮非報功也今學士各學於其鄉各學於其家

惟

天子視學命有司春秋二仲致祭故祭儀加詳且盛於報

功追祀其所自出封其後裔以奉祀事歷代相承酌

古准今以禮樂從祭主又互有增損雖州縣必令備

置樂器備貯經史俾學士皆嫻習禮樂博通經史故

曰不觀損益無以知

今

制之大得也。雖學士各學於其家，各學於其鄉，而定

例，講經於斯，鄉飲於斯，諸生月課於斯，則猶然古者

立學於斯意矣。凡百有司暨都人士，誠皆仰體

國

家設立廟祀學校之意，敬修祀事，砥礪實學，則廟祀

學校之設，報功卽以崇德，厥典所關，不恭重且大歟。

學官備考

卷十

六八

自得軒

朱子曰：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

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

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學官備考

卷十

六九

自得軒

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

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及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意竊見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  
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  
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  
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  
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  
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  
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  
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

學宮備考

卷十

七十 自得軒

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  
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楹間諸君其相與講  
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  
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  
或出於此言之所秉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  
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明倫堂

明倫堂猶國學之彝倫閣里之詩禮所以講學明人  
倫也凡釋奠爲講經爲養老職是故耳學官勤於職  
事有朔日於斯堂課文生明藝望日課文生讀書初  
八上弦課武生策論廿三下弦課武生較射者其法  
固善又有集文武兩庠統於朔二作時文望六講書  
講律較射於斯堂使文武相觀摩者其法亦善然能  
如胡安定之教授湖州於經義外更課以治事使士

學宮備考

卷十

七一

自得軒

爲有用之學法尤善耳况

聖天子

加意造士於乾隆二年令支公帑購刷十三經廿

一丈頒發各學以貯應集多士中之博通有志者於

斯堂中尋繹淹貫庶可仰副

德意

矣爲有司者於歲正月十五月初一日擇國

中年高有德者舉行鄉飲於斯堂即乏全德擇鄉黨

自好而尚尊者充之俾國人觀登筵之榮而其勸聞

揚解之言而相戒焉豈不善乎御飲儀注各學第鄉



飲固有正項動支。而課士需食佳者。需費大。方可鼓勵。各學有學租者可矣。無則設法置之。課士有資。鄉飲大典。按例歲月舉行。不致或闕。則學政修舉堂之設也。名實斯副矣夫。

學宮備考

卷十

七二

自得軒

名宦鄉賢祠

名宦鄉賢祠。自明洪武初。詔天下儒學各建先賢祠。左賢。依右鄉賢。春秋附祭。其始共一祠也。名宦鄉賢。各一祠。則始自成化中年。禮稱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是名宦之祀。自古已然。又稱鄉先生之賢者。沒而祀於社。則鄉賢之祀。亦自古已然矣。第至明時。始令各學者爲典耳。嘉靖間。令天下有司學校備查古今名宦鄉賢。果有遺愛在人。鄉評有據者。卽入祠祀。是時各處之卓卓表著者。當無不入二祠焉矣。夫設官以來。佩章握綬。並於斯者。歲不乏人。其中稱能吏。邀陞擢者。不知凡幾。稱好官。多得錢者。不知凡幾。而或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獨此入祠之數人。俎豆千秋。孰得孰失。爲宦者。觀斯祠。不可以勃然興乎。而育於斯。長於斯者。見自生民以來。衆庶馮生。無論矣。其間利名權要。更不知凡幾。而人祠者。獨此數人。彼何人也。予何人也。觀斯祠。也不可。

學宮備考

卷十

七三

自得軒

以油然而思乎。雖事有幸有不幸。而公道自在人心。苟不堪者。而或濫焉。堪入而或遺之。如人心公道何。雍正三年。議准名宦鄉賢。除前代已經入祠者。仍舊外。其餘現在。設立牌位之名宦鄉賢。應令該督撫學政。詳查。如果有政績治功。不愧名宦文學品行。允協鄉評者。將姓名事實。造具清冊。送部查核。防濫與遺也。誠體是議。而毋濫毋遺。則二祠之附於儒學也。允可。勵俗維風。寧不與兩廡奉祀之賢儒。爭光文廟也耶。

學宮備考

卷十

七四

自得軒

學宮備考卷之末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附錄

申黨

申子黨字同見史記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列傳中。文翁畫從祀之諸弟子。載申根。又載有申黨。一云申棠。棠與黨字相似也。唐開元中。追封從祀諸弟子。封黨

學宮備考

卷末

一

自得軒

召陵伯宋祥符間加封淄川侯。元及明初因之。從祀無異。程敏政謂卽申根。嘉靖時遂有根罷黨。稽舊一統誌。兗州人物。載申根。孔子弟子。孔子嘗稱吾未見剛者。或以根對。孔子謂根也。魯焉得剛。又載申黨。孔門弟子言動克謹。曰克謹與有慾類剛不同。按此則申黨固另是一人也。

孺悲

孺悲者魯人也。集註稱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也。論語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程子謂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蓋深教之也。深教之則非終絕之。史記家語雖未列之弟子，而禮為六經之一喪為五禮之一，有孺悲之學而士喪禮之書傳孺悲可謂有傳禮之功矣。而況奉君命親受學於孔子乎？列之弟子宜也。

學宮備考

卷末

二

自得軒

公孫子

公孫尼子，名似，或曰卽公孫龍。按史記家語並載龍字子石，則尼子固另有其人矣。漢志云：孔子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云：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劉獻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諸說不同，自必有據，要亦為孔子之徒也。

學宮備考

卷末

三

自得軒

公明子

公明子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馬問故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顙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顙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子張死公明儀爲志焉積墓丹簣縣結於四隅殷士也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儀蓋事子張曾子而親聞教於孔子者也

學宮備考

卷末

四

自得軒

公明子

公明子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學宮備考

卷末

五

自得軒

其位讓按學者效也效先覺之所爲也故孔子與門人共拱而向在門人效之孔子謂其嗜學他日稱顙子之好學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皆不徒在讀書也若公明宣居曾子之門三年不讀書而惟悅曾子之所爲一一學之真可謂善學者矣故特表之以爲學者法

樂正子

樂正子于春曾子弟子。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怠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陶淵明士孝傳贊。以樂正子春與高柴並列云。

學宮備考

卷末

六

自得軒

檀弓

檀弓。史傳失其字。事實莫考。記稱爲魯人之知禮者。公儀仲子之喪。檀公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乃謂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而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立衍爲辭。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則檀弓果知禮者也。時以其知禮。故今禮記二篇。卽以其姓名名之。曰檀弓上。檀弓下。云前漢書古今人表上。列仲尼次及諸弟子。亦及檀弓。曝書亭孔子門人考。亦載檀弓。述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於禮。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倫語。若是。則檀公者。固與孔子同時。亦孔子之徒也。

學宮備考

卷末

七

自得軒

河間王

河間王德、漢景帝子、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復、加金帛、賜以格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遺書、多奉以奉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詩四家、曰魯詩、申培所傳也、曰齊詩、轅固所傳也、曰燕詩、韓嬰所傳也、曰毛詩、毛萇所傳也、初魯齊燕三家、並立學宮、毛詩最後出、王得之、知其說之正、奏獻之人、翕然習之、今魯齊燕三家皆廢、毛詩獨顯、禮三種、曰儀禮、曰周禮、曰禮記、儀禮始傳於高堂生、僅十七篇、而王得於魯淹中者五十六卷、獻之秘府、後多亡逸、今存十七篇、卽王得淹中卷中所編定也、周禮王得於女子李氏內失、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可得、爰取考工記補之、禮記王得之孔壁、有百三十一篇、亦獻於秘府、後孝宣授戴德、刪爲八十五篇、爲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蓋三禮皆得自王、而大學中庸、則原在禮記中也、

學宮備考

卷末

八

自得軒

王叔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謚曰獻、又曰獻、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覽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頗經適、未久、墓在獻縣東八十里、

學宮備考

卷末

九

自得軒

文翁

文翁者廬江舒人也。陸應陽輯廣輿記載文翁名堂字仲翁按此則史之但稱文翁

學古備考

+

自得軒

職用次縣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石室繪先師及七十二弟子圖以奉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弟子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宮僮子使在使生受事每出行縣益徙學宮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宮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

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翁之化也

其仙護坡文翁生於漢初甫脫坑儒焚書之暴首  
爲儒學校國子及七十二弟子傳以奉祀可謂  
承先知所宗矣選郡縣子弟受業博士獄官少府  
用度以相資可謂被後行其實矣循歷來議從祀  
之廟永之及也客曰先儒從祀始自唐憲觀殿殿  
以左仰明等二十二人從祀以其各有訓詁著述  
代用其書也文翁造無著述是以從祀之議不干  
耳夫聖學貴躬行四配首顏子十哲皆閔子非以  
其著有書也其躬行優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躬行是子則吾未之有得聖學之貴躬行而不專  
於文也明矣竊謂從祀當論躬行不專著述若議  
從祀必在於有著述寧不徒教人以從事於浮說

學富備考

卷末

十一

自得軒

煥客心折首肯請附記此說於本傳後以俟來者

孔氏孟皮

孔氏孟皮啟聖王公叔梁之庶長子仲尼之庶長兄故以孟仲爲序焉事實失紀傳稱有足疾無失德子忠祀先賢女妻南容論語所載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張行言聖門禮樂統謂孟皮宜增祀啟聖祠其說良是

學宮備考

卷末

十二

自得軒

附錄說

其位謹按增正祀典仰見宣教嘉猷稽錄賢儒祈擴右文德化雍正二年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維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

附饗廟庭諸賢若有羽翼聖經扶持明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陞而附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

學宮備考

餘說

一

自得軒

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欽此九卿等遵同詳考議得宜復祀者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六人宜增祀者縣亶牧皮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淵羅欽順蔡清陸隴其二十八人宜增入崇聖祠者張迪一人宜增置博士者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四人奉



言依議欽遵通行舉歷來開典一朝增定誠千載盛事也伏思尚有應仰體

諭旨而推廣焉者如先罷宜復者尚有申黨其人史記字周載諸弟子列傳中漢文翁西從祀弟子圖中載申張又載有申黨一云申黨案字相近唐開元中追封諸弟子封張魯伯封黨召陵伯朱詳符中封張文登侯封黨潘川侯固以張黨爲二人也皆從祀廟庭元及明初因之後程鉅政乃謂申黨卽申張至嘉靖時遂存張罷黨記稱有其舉之莫或敢廢使自漢文翁追祀以來歷唐宋元無異一朝而廢之他無確見豈不僅以張黨姓同字同而疑爲一人耶諸弟子中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尚氏原氏居其二於申姓何獨不可有二乎公西戴公西與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張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舊一統誌兗州人物已載申張孔子弟子又

學宮備考

餘說

二

自得軒

載申黨孔門弟子且云言動克謹張黨之爲二人

有明徵矣夫秦冉顏何先疑其重復而罷祀今皆復祀則申黨按兗州誌實有其人以應請援秦冉顏何例而爲復祀也如舊闕宜增者尚有孺悲其人集註稱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固嘗學禮於孔子者也論語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程子謂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蓋深教之也深教之則非終絕之史記家語雖未列之弟子而禮爲六經之一喪爲五禮之一有孺悲之學而士喪禮之書傳孺悲可謂有傳禮之功矣而况奉君命親受學於孔子乎列之弟子宜也又有公孫尼子者或謂卽公孫龍按龍字子石則尼子另是一人漢誌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誌以爲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係公孫尼子次授劉巖云緇衣係公

學宮備考

餘說

三

自得軒

孫尼子所作諸說鑿鑿要必有據是公孫尼子要亦孔子之徒也夫秦冉顏何載史記未載家語縣宣載家語未載史記牧皮載七篇未載家語史記之四人皆未載論語皆未有著述今皆得與祀孺悲見於論語又親傳有士喪禮尼子雖未見於論語及史記家語而述有樂記緇衣諸篇之二人似應援秦冉顏何縣宣牧皮例請增入祀者也又有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者公明儀先事子張子

學宮備考

餘說

四

自得軒

張卒後卒萊曾子之門公明宣樂正子春曾子門人也公明儀曾以文王我師之言自勵又有民有饑色野有餓殍之說爲有斯民之責者曷且會親問啟顙之禮於孔子公明宣見曾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皆悅而學之以善學稱曾子許之樂正子春得曾子全生全歸之道以孝聞此三人者皆因其師得親聞孔子之餘緒者也視孟子門人萬章輩去聖人尤爲未遠今萬章公孫

丑公柳子樂正克四人已因孟子而得從祀則樂正子春公明宣公明儀三人似應因曾子而得增入祀者也又有檀弓者見於禮記以之名篇註稱爲魯人之知禮者公儀仲子之舍孫立于子游因檀弓之語而贊之孔子是檀弓固孔子時人而得親炙聖人之先者也今註禮記檀弓之陳滯入祀則原載禮記中之檀弓應得議及昔公羊穀梁後於孔子而以春秋從祀則檀弓與孔子同時似可

學宮備考

餘說

五

自得軒

比於公穀而以禮記增列先儒從祀也況古今人表上列孔子次及諸弟子次及檀弓曝書亭孔子門人考亦載檀弓述胡寅云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其言似有所據則檀弓并可增列先賢從祀也又有河間獻王者史稱其修學好古夫聖人以六經垂教而詩禮屬所雅言後詩禮二經得自獻王言詩之毛萇言禮之后蒼薦自獻王毛萇后蒼皆已從祀而始得詩禮薦言詩禮者之人闕不與

學宮備考 餘說

自得軒

於俎豆似非所以報功也。又有文翁者，當漢之初，學校未大興也。翁爲蜀郡守，率先崇祀至聖及七十二弟子，使蜀人興起於學校。至孝武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翁倡之也。或曰：翁無著述，夫聖道貴實行，翁實始興學校，育人才爲天下後世倡，厥功良鉅，似應增河間獻王文翁二人從祀，不惟報功，卽以風後世，俾知重經學，且實力興學以育才也。又宜從祀崇聖祠者，亦尚有人如邁瑗、孔子之友也。昔孔子於邁使尚與之坐，今廟中於邁竟列之廡下，聖心亦恐未安。孟皮，孔子之兄也，相傳有足疾，無失德，雖無因弟功德追崇其兄之典，而體聖人親愛之心，則皮旣無失德，其祀亦可議及。况皮之子忠已祀兩廡，有可援因子之賢追崇其父之例。宋儒張載祀兩廡，其父張迪已依議入祀崇聖祠，而以聖姪親受聖教如忠已祀兩廡，其父皮不可援張迪之例崇祀乎？皮之弟、皮之子、皮之姪，皮

學宮備考 餘說

七

自得軒

之姪孫皆享俎豆，而皮不與，則其弟與其子若姪若姪孫安乎？似應遷瑗於東一，增皮於西一，同配崇聖祠也。或謂皮姪鯉已配享崇聖祠，皮不應同列。夫廟叙昭穆，皮在西一，鯉在東之三，於昭穆無礙也。又增羅博士已及先賢之後，而先儒尚有一人如諸葛亮者，其出處之正，忠盡之純，爲三代後立臣道之極，今已從祀，允協公論，但近世之實尚未議及，况同時關氏後嗣已授有博士矣，而亮之子瞻、孫尚且皆致身綿竹之戰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不尤烈乎？諸葛氏後嗣似應爲亮增置博士一員以昭崇報者也。恭逢今

皇上重道典隆

崇儒恩渥已有備，依復祀元儒吳澄之議，則親接聖教如孺悲、公明儀似可並議，又有准賜給諸賢儒後嗣祭田之恩，則克盡忠孝如諸葛亮後嗣似可推恩，爰敢仰體

憲皇帝諭旨推廣今

皇上德意因節取前人之論極附創說以候採擇云

學宮備考 餘說

八

自得軒

附記答客問

客問孔門弟子史記載有申黨家語載申黨論語載申黨以申黨申推茲從祀後以同姓疑為一  
 人相結時充去黨存後茲欲從黨祀而史記載  
 鄭文翁祠作鄭國字子從家語載申黨祀而史記載  
 字雖近相似姓原不同爰乃疑即一人去薛祀縣  
 茲不請增薛祀何也夫事之可疑者因之當守者  
 守之若輩與制則須有確查未宜輕率也茲黨始  
 祀已歷漢唐宋元及明初矣明末乃疑為一人而  
 去黨茲稽唐一統志充州人物已載申黨則孔而  
 弟子又載申黨係孔門弟子且云古勸克謹則與  
 後之與史記中不列名弟孫而無德而獨有異  
 茲是以詩為復祀也若薛與鄉國似二人而據已  
 未議薛祀茲稽黨籍薛那無一可錄若何所據而

學宮備考

餘說

九

自得軒

創諸增祀也又問孟懿子從事孔子見孔子世家  
 見左傳不知曩來何以不以之從祀豈以貴卿不列  
 於弟子耶茲欲請增祀中何亦不為議及錄夫茲  
 子之曾從事孔子書傳則所昭載禮君上元子柳  
 大夫之遠子皆入太學從師何有於貴卿不列於  
 謂子也曩不以從祀之意未明於有無固在季平  
 子而孟孫叔孫為季燕懿子不能執正臣弔有虧  
 此增祀之議所以不及耳又問彌悲曾為孔子所  
 不與見公孫尼子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檀弓  
 五人史記家語未列於弟子茲宜請增祀而史記  
 載孔子之徒有顏淵鄭玄註載與叔仲會達特於  
 孔子所注孔子弟子春秋載孔某之徒有彌增祀何也  
 夫從祀者非於孔門確有據依非德可為難言行

學官備考

徐說

十

自得軒

可為法則豈易增祀乎愚雖曾為孔子所不與見而末明著其非安知祀之學禮並傳與見士喪從孔子學士喪禮孔子許其學禮並傳與見士喪從於是乎書寧不有傳禮之功耶公孫尼子難未列於史記家語而漢志所載為弟子且何公明記儀公明宣樂正子春檀弓皆曾執一出于正公明記言行各有可錄是為請為墳若顏淵祭行無微轉語常季雖有載為墳也又問問獻王及交墨未議祀何所據為議增祀之說而王及交墨教首詩禮而詩禮得自獻王坑儒後文翁首祀孔子以倡儒學其功皆有可紀故諸增祀也又問孟皮增祀近有條奏已經部議按論語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與應毋庸議矣茲復欲請其增祀軍能更

議夫無因第功德追祀其兄之典部議固是而從祀中實有因之賢追祀其父之例如宋儒周程張朱蔡皆追祀其父矣皮子忠從祀周廟皮不可援例追祀至聖之子若姪若孫皆從祀廟中而獨何獨請增入祀曲禮至聖一家皆聚而敬享而皮

國朝 殊典且追祀上及五代是一聖家皆聚而敬享而皮

更見禮典而推廣之說務求足尚有可採更議

道又問孔明近甫從祀茲欲增給後嗣博士之前

孔明出處公道以之從祀足為公論予賡孫嗣傅

身綿竹之戰克盡忠孝尤足為公論予賡孫嗣傅

士昭烈風後世也然餘說所議如是恐未必悉

當退敢烈風後世也然餘說所議如是恐未必悉

之度有以共白也

因從而附祀之也

學官備考

朱說

自得軒

跋

旦嘗候心參之學謂古者藥牆如見匪以情慕實參其聖以為學也湯頌思成文通帝謂孔言夢周暨乎參前倚衡如立卓爾皆心參也法以其意親至聖狀如親提誨况其喜艷容以策功砥過又為分參法於至聖以其地參如燕居參申天飲食服御動靜參鄉黨諸記於羣賢各以其性參如性補急參子淵氏性緩儒參季路氏性慍參端木穎孫公西氏性聿鄭

參子集孟氏以至聖為參之主而羣賢對症於其間參之始於靜齋頭沉思繇慮聚神相注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居住行旅率以意相奉寐即載入夢鈞鷄鳴同寤鍊三閱月直與神俱舉念驟立無可追脫此箴妄誠意一嚴律也成論數則懼涉臆見用自律而未敢號於人遊邑治中晤侯翁彭先生欽其嗜古慕道與譚輒竟日質以此法及古治分邑論多見心領今閱其學官備考一書歷數十年始就緊誠神企杏

瓊滋於參者也。既授梓，屬狀於余。余以道學宗譜，不敢緝詞聲，爰錄前法附其末。願同志者流覽是編，攀古聖賢形容，居里行事，歷歷目存，隨以心參法從事，則爾室中儼與聖賢相師友，私淑奚啻親炙哉。

告

乾隆六年二月初日，昌江後學朱慶旦、明齋氏薰沐

謹識



學宮備考

朱跋

二

自得軒

跋

古人祭祀之禮，本以報功，而學宮祀典，其意在風勵後來，殫鼓舞人心一大機也。

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而能學

孔子之道者，祀亦與之並隆。故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秦火之後，二十二經師口傳秘藏，有寄道之功。晉魏佛老並盛，能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隋唐以後，聖學榛蕪，專門訓釋者，亦有明道之功。程朱以來，學者漸趨章句之末，而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此皆言行功業，有法施於民之義，並宜祀之者也。然徒羨其祀典之隆，而不詳考其生平，後人亦無由倣效。此侯叟先生所以有學宮備考之輯也。先生與先君子為庚友，予嘗執子姪誼，每見先生坐立嚴整，令人敬；交接溫和，令人親。且居家孝友，為族隣推仰，遇事幹辦，為仕宦借箸。由其生平所學，以居敬為本，窮理為用，故不染於俗，亦不迂於理，是誠

學宮備考

卷跋

一

自得軒

能學

孔子之道者乎、試閱茲集、苦心搜考、至於無遺不覈、無微不晰、毋亦學道盛心、所撰結而成者也、又嘗謂大學一書、不僅君天下者之事、實爲人之譜、自格致至治平、纂有衍義、通言五卷、尚未問世、備考一集、從友人請、授梓、今一展卷、學聖賢言行、如耳提面炙、則先生崇道之功亦大矣、梓既畢、爰跋於後、願覽是集者、毋徒作博故觀、則幸甚、

學宮備考

錢謙

二

自得軒

乾隆六年春二月穀旦邑南川後學鍾靈衛湘氏校

撰於志伊堂



學宮備考十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彭其位撰其位字素君吳縣人是書前八卷自孔子以及從祀諸儒各爲之傳九卷則載歷代禮樂典制卷末附錄未從祀者申黨孺悲公孫尼子公明子儀公明子宣樂正子春檀弓河間王德文翁孔氏孟皮凡十人所考禮樂典制頗多挂漏

四譯館考十卷

〔清〕江紫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譯館考

十卷》提要

序

禹貢脩志九州而其時要荒  
諸服遠不踰三千里成周衆  
建千八百國而吳越不與會  
盟至於汲黯論甌粵之爭賈

序一

捐建珠崖之議考諸舊史則  
其幅幘之廣狹從可知矣

皇上天亶神靈膺籙御宇誕敷文  
德載績武功闡澤徧於羣黎  
聲教訖乎四海以故雕題椎



擊之國凡前代之所未征前  
王之所未臣者靡不奉冠帶  
稟正朔梯航踵接稽顙歸心  
小共大球來庭來享猗歟盛  
哉何風之隆也夫政教之所  
及其在疆索以內者習見夫  
蠲租減賦察吏興行諸大典  
遂以浹洽乎人心而含哺歌  
咏以觀德化之成此固率土  
之大義也若乃嗜欲不通言

語不同或居蛟宮蜃窟之中  
或處冰月霜天之下驚濤白  
日大磧黃沙初未嘗下尺一  
之

詔提一旅之師而庭實交陳輸

誠恐後非甚

盛德何以柔遠人若此哉獻琛  
奉贄國有專司隸於大鴻臚  
者為朝鮮琉球安南諸國而  
四譯館之所掌凡三十餘國

統以八館列為東西爰擇師  
儒分館教習而設少卿以董  
之蔡不敏攝官承乏因思一  
郡一邑之近在眉睫間者亦  
必為之徵文考獻以佐司牧  
者之張弛况乎荒徼遐陬聞  
風慕義而令其風土習俗茫  
然無稽其何以昭同文之盛  
乎乃於考課之暇裒集舊簡  
編次成書為之著天時土地

寒煖燥濕之殊山川道里陰  
易遠近之異民風習俗悍朴  
文質之分物產土宜多寡貴  
賤之別以及往古沿革叛服  
之故前人統馭得失之由條  
晰縷分闕疑傳信雖

聖天子不貴異物不動遠人而風  
教漸被同軌同倫自三五以  
來未嘗有也白雉旅獒陳於  
王會繫小臣也亦惟敬守厥

職而億萬年之丕基非姬歷

之所敢望矣因拜手而序之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嘉平月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

少卿加四級漢陽江蘩序

卷六



四譯館考目錄

卷一

回回館 存館宋文一部計十七頁  
存館雜字九百一十四

卷二

西番館 存館宋文一部計二十頁  
存館雜字一千零九十七

卷三

暹羅館 存館宋文一部計十二頁  
存館雜字七百六十三

卷四

高昌館 存館宋文一部計十五頁  
存館雜字九百一十四

四譯館考

目錄

卷五

百譯館 存館宋文一部計十五頁  
存館雜字九百零一

卷六

緬甸館 存館宋文一部計二十頁  
存館雜字一千零七

卷七

西天館 存館宋文一部計十五頁  
存館雜字六百一十

卷八

八百館 存館宋文一部計十五頁  
存館雜字八百四十五

卷九

集字詩

卷十

集字詩

四譯館考

四譯館考卷之一

楚漢陽江 蔡采伯編輯

回回館

附土魯番 大方 城馬兒等 占城 日本 奧國 爪哇 滿刺加 諸國皆 有回回 漢語進貢表 文島本館代譯焉

土魯番

回回在西域地西域有土魯番者一名土爾番

本朝順治三年遣使朝貢因賜

勅曰土魯番巡魯壇阿伯翰母罕默得阿耶哈思等

爾遣都督馬沙浪虎伯峰進

四譯館考

上賀表貢獻方物誠可嘉悅

朕荷皇天眷佑撫有大明天下期於四海寧謐遐域

稱順長享太平直與山河永久之願也念爾土

魯番國原係元朝成吉始罕次子察合台投封

此地大明立國隔絕二百八十餘年今得幸而

復合豈非天乎爾等誠能恪修進獻時來朝賀

大貢小貢悉如舊例則恩自相加豈有忽忘之

理今發馬沙浪虎伯峰並都督職事阿巴火者

等回國特

賜綠緞表裏用示褒荅爾國有所受大明勅印可遣使送來以便裁酌投爾封爵故諭順治十三年復朝貢固

勃論土魯番阿卜銳刺汗

朕府景命撫有萬方凡所屬國罔不輸志稱臣畢獻方物爾土魯番尤能早識曆數恪修進獻之儀今復遣使臣而入貢信篤恭之可嘉念爾國山川阻長跋涉匪易應有贈荅以獎忠誠今遣使同國特

四譯館考

卷一

二

賜爾綠緞三百三十八疋絹七百二十三疋以昭賞賚自今以後其五年一貢每貢人選毋過百人毋携婦女進京人數止許三十名餘皆留在甘肅候來京貢使回日同護出境不得淹留內地帶來貨物許今來京會同館照例交易不許沿途借名停留以滋騷擾所貢馬匹除應用貢馬四匹達馬十匹外不必多貢馬匹以負朕軫恤遐方之意爾其祇承休命慎終如始益勵朝宗之誼永沐覆載之恩欽哉故勒按土魯番在

四譯館考

卷一

三

大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饒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星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民居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明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誠言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國人云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百里至一焚焚廟有小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有小佛像近前有池池中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國人云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巒巒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若人骨狀者豎如石縷文明析色甚潤國人云此千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巖巖下石笋如人手足竊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國人云此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沙石光耀灼人四

而峻經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西極諸國惟上魯番最爲好得宣德五年始遣使

來貢正統以後間一至焉成弘間番酋阿力阿

黑麻父子侵擾西部勘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

拜牙卽是時專伺哈密正德朝遂數犯甘肅語

在哈密考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

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部請國稱一人王

內閣言西域稱王者多或彼自封授或部落相

稱先年人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勒並稱

四譯館考

卷一

四

王今盡裁奪之恐致缺望下禮兵部議禮部言

西域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

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

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天方入貢稱王者

各一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以後漸

多內閣所言先年稱王至二十四十人者併數三

國耳弘治時回勒國稱一王若猶撒馬兒罕往

年故事類各王號人與一勅非所以尊國體也

自後各執賜勅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

任意來往勢難阻絕驛傳勞頓宴賜頻煩竭我財力以役遠人計亦左矣從之

回回

回回與天方國鄰其先卽默德那國國王謨罕

慕德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諸援爾

華言天使也其教以祀天爲本而無像設國中

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楷草

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

的幹思葛始傳其教入中國明宣德中國王遣

四譯館考

卷一

五

人隨天方來朝貢由肅州入其國有城池宮室

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蕃庶亦

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俗重殺非同類

殺者不食不食豕肉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

居必異常處每日向西拜天國人尊信其教雖

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改易土產玉石珊瑚貓

睛祖母緣鈴羊角大馬駱駝獅子犀牛梭甫撒

哈刺西洋布織褐其織文雕鏤諸器物最爲精

巧

天方

天方古錫坤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明宣德中其王遣沙蘇入貢俗用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氣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馬乳拌飯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無盜賊見月初生酋長與民偕拜天呼號以爲禮置禮拜寺分四方各九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層次如塔日落爲市以日中熱故也地產馬金玉石珊瑚犀角其貢道則自嘉峪關入焉

四譯備考

卷一

六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屬賓地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衍山爲鐵門峽水爲木河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溝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城中連巷縱橫市肆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於此交易川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背石雕鏤極精巧以羊

皮裹經文文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

作室門楹皆雕文刻鏤應隨綴以瑟瑟玉戴白

圓帽妻以白綃髻首飲食喜甘酸羹雜米肉器

用金銀不設匕箸以手取食國東有蒼尼城沙

鹿海牙塞藍城達夫于西有渴石迭里述諸城

皆隸焉明洪武二十年國王帖木兒遣回滿

刺哈非貢駝馬優詔答之二十七年遣使迭力

必失貢馬二百匹其表文曰恭惟皇帝受天明

命親一四藩仁德弘布恩養廣類萬國欽仰咸

四譯備考

卷一

七

知上天教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

兆之至光明廣大昭然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

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

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

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

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進善者無不蒙恩惡者

無不知懼今又施恩遠邇凡商賈之入中國者

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

視白日何幸如之又承教書恩撫勞問使姑相

迥道路無遠近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  
 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  
 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  
 祝頌壽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水永無極表文曉  
 諭亦諸國所未有也其國相得有餘光明洞徹  
 照之可知世事故者照世杯一二十八年遣兵  
 科給事中傅安華驤等使西國留撒馬兒罕采  
 樂五年額目哈連令虎友達達安等還且貢方  
 物厚賜之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  
 爾乃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爾銀幣已而兀  
 魯伯貢馬復遣安報或曰兀魯伯仰哈里也洪  
 熙元年安始還成化十九年兀魯黑麻貢二獅  
 子番使請大臣出迎禮部尚書周洪漢以為不  
 可遣中官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頭及寄酪各二  
 瓶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三年廣東布政  
 司陳選言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貢獅子欲於  
 廣德海從滿刺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  
 為國海邊貽笑安南諸國弘治三年由南海貢

獅子通官倪岳言南海近西域貢道請却之自  
 後貢皆從嘉喀關入土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  
 珀琉璃屬亞甲檀木水晶鷹花蔡布名馬稠峰駝  
 大尾羊後復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  
 遣人朝貢  
 占城  
 占城古越安地泰為林邑漢為象林屬日南郡  
 其地東距海西抵雲南南接真臘北枕安南東  
 北至廣東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  
 入版圖唐元和初入寇驪愛安南都護張舟擊  
 破之桑林邑徙占因號占城宋淳熙中襲破真  
 臘慶元中真臘蒙之俘殺盡盡更立真臘人為  
 主明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  
 爪哇日本諸國賜頭書是年遣使蒲旦麻那朝  
 貢言安南侵擾狀乃遣使諭安南罷兵是年國  
 主阿答阿者遣虎都蠻才朝貢虎象遣中書省  
 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貢賢封阿答阿者為  
 占城國王賜大統曆及金綺四年復遣答丹瓜



卜農奉金葉表文劄實言安南數使境乞賜兵器樂人俾安正知我乃聲教所被不敢輒相撓僭於是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違事上以減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豈可擅兵相毒即咨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器有聲律方音各異中國人不可遣遣爾國能習華音者來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弑君故絕之永樂四年勅王占巴的賴得黎賊父子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

四譯備考

卷一

十

交軍中馳奏占巴的賴奉命討安南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輒肆搶掠又以金帛賂象賁季攬季攬亦以黎蒼女遣之復約季攬舅陳翁挺等使升華府隸州縣驅掠人民罪下季攬一等請發兵討之時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徵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其後復來朝貢國在大海南自閩其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爲標舟至是繫焉俗僣悍果賊關世釋教王及酋長粧束如帝王剛

狀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跣足出入乘象馬或黃牯牛前後擁衛執兵器擊鼓吹笛臣等率冠男蓬頭女以椎結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酋長屋宇磚灰堊砌雕刻獸畜亦有差等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爰紫禾禾佐黃者罪死粒食稻米肉食水兕山羊王鑄金爲廟至其畜多黃牛木牛無驢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舞云早教他托生也其互市無緡錢用金銀有夷採生藥服食薩

四譯備考

卷一

十一

酒甕中俟熟實主統斐作筒而甕且甕注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地不產茶飲椰子酒兼食檳榔酒般以生蛆爲美酋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王當賀日將領皆獻人膽爲賀無間月晝夜各分五時刻以十一月十五日爲冬至正月一日率衆同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爾之逐邪四日有游船之戲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藥置塔上焚之

以祭天刑禁亦設枷鎖小過以藤杖鞭之或五十至百當死者以繩繫于樹用梭撻舂喉而殊其首若故殺必殺令象踏之或以鼻捲撲於地象皆素習犯姦者男女皆入牛墮罪王在位三十年卽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事居一歲額天矢日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期年得無恙復入爲王於是國人呼爲芳馨馬哈刺札云又有尸頭蠻者亦名屍致魚婦人也目無瞳夜飛頭人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兒卽死

四譯館考

卷一

十一

頭返合體如故武封其頭移其體不得合卽死夫不以問者罪之產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珊瑚諸香朝霞大火珠菩薩石蓄藏木猛火浦檳榔諸文異木胡椒白藤古貝絳綾白氍布孔雀山雄伽南香唯此地最佳價亦高又有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黑色如鐵寸二三節犀牛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入者數百觔體黑無毛蹄有三趾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於驢及雞落形如木瓜國不金山皆赤色產金夜飛山狀

如螢火又有不勞山國人有疾者送至此山令自斃焉所產伽南禁民不得取烏木降香則獲之爲藥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國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至大山國至世以王爲姓號曰天正王其謀國掌兵皆國相與開白王之羣臣亦世官賦法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僱募罪無輕重皆殺之地分五畿七道三島道統州六十六州統

四譯館考

卷一

十二

郡五百七十二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至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卽邪摩羅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其人兇狡貪饕好殺輕生黥面文身去髮唯稍留頂衣裙襦橫結束相連不施縫綴草屨僅蔽足指跟不著地以便跳躍服藥青質白衣男衣過膝女衣如被單穿其中以貫頭

皆披髮跣足其王至隋時始制冠以錦絲爲之飾以金玉人不盜竊少爭訟婚嫁不娶同姓父母兄弟異處世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蓬豆以踞跪爲恭遇尊長脫屣而過疾無醫藥病者禱就木瀝利水淋淋之而四方額神虔禱卽愈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塚初喪戒酒肉親戚就尸歌舞爲樂既葬宗人沐浴潔以祓不祥信巫覡好恭博握擲撈蒲之戲初無文字唯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尤信佛

四庫備考

卷一

五

法有五經書及佛書白樂天集皆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錢文曰乾文大寶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土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丹土白珠青玉冬青木多羅木細絹花布螺鈿扇硯漆等物所製器用皆精巧刀則無人不佩尤爲精利武藝工於刀法烏鏡雙刀長五尺烏鏡寶銅鑄成不用木柄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柄近而後發箭鏃爲燕尾形甚重發必中中必偶用兵雖數人必用埋伏明洪武二年冠山東

漸海郡縣又冠淮安三年冠山東韓掠浙閩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汝賜匾書諭北王良讓言書至日如臣我當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牛是元會遣趙良弼襲擊日本比秋至疑爲良弼後將刃之秩言今已改物且曉以禍福王乃罷禮秩有加遣僧齋方物隨秩奉表稱臣使未至又掠溫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關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冠海鹽澈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

四庫備考

卷一

五

六年以於闐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冠登萊七年冠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方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高帝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高帝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隨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貢工數行侵掠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

人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乃名還寔賞而歸十五  
年歸廷用又來貢以暗通奸細惟庸謀不軌  
遂絕其使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  
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遣信國公湯  
和築登萊至湖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  
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遣江夏侯周  
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琛漳泉人  
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  
將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勅都  
督楊文舉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  
江海上兵防倭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  
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  
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置帆中蒸死永樂二年  
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了冠服文綺金銀古器  
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  
寺母過二百人七歲不如則人船踰數夾帶刀  
給並以冠論居任還不受餽太宗喜厚賜之尋  
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詔冊封爲日本國

王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賜文勒石久  
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蓋好技時時令各  
島人掠海上九年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  
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還所掠海上  
人乃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舟  
進圍望海灣遂東總兵劉榮率精兵設伏出奇  
斬獲過半自是不敢窺遼東榮以功封廣寧伯  
宣德元年來貢不如約却之七年復來如約乃  
受其貢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  
等弔祭十年遣使貢謝先是倭既得勘合方物  
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稱入貢貢卽不如期  
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其情至客者爲盡可條  
奏卽許之云不爲例再至亦如之或窺我無備  
卽肆出殺掠尤奴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  
不得開貢稍如約遂許至京師宴賞市易恣其  
所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誘入堯渚  
焚劫屠掠慘毒不可言於是下詔備倭命重師  
守要地增城堡嚴斥收修戰艦合兵分番屯任

海上寇盜少息成化初忽至寧波謊言入貢守臣請於朝楊文謨公守陳貽書張王各力言其不可許正德六年朱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鄧人朱澄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日本守臣以聞王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使擾嘉靖初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履諸道爭貢大內藝典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閭閻宴席皆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好役饋市舶太監以重寶太監遂令先關瑞佐貨宴席坐宗設上宗設不平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又陰助瑞佐授之兵遂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諸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請罷之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賂奸豪家久之欺負日積番人半索不得償遂出沒海上爲盜負直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之番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亡命又爲之鄉道於是王

忤輒徐必欺毛醜醜之徒稱王海鼎攻略郡縣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巡撫浙江兼福興漳泉軍務統勇於任事上章暴勢豪通番狀竟爲勢豪誣誣被劾悲憤卒其所任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者皆論死長繫於是辜盡益熾殘黃岩掠定海全浙騷動道都御史王忬巡視浙閩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時兵政久弛所在無備忬經略未幾華賊突至獨掠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淮揚十郡乃復起盧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忬改督宣大以徐州兵備李天寵代之復命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軍務破倭於王江涇時工部侍郎趙文華監督諸軍素忌經天寵誣奏逮部獄論死西市乃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宗憲討擒賊首浙西江東稍得寧輯而溫台淮揚尤被其毒其後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召募浙兵相機勦禦雖時復寇掠多創少利沿海郡邑始免倭患矣倭之始通也來

四譯館考

卷一

字

自東海六朝以後乃從南道温州寧波以入風東北迅來可四五日程西風迅去亦如之蓋夫東海甚遠而去南海甚近若盡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可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以造舟人俱在博多故也明時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多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趨廣東東多則至福建澎湖分船或之泉州或之長樂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風多則至烏沙門分線或過韭山海關門而至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至定海象山奉化昌國及台州正東多則至李西嶼壁下陳錢分線或由洋山之南而至臨觀或徑抵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至青村南匯遂至太倉或過南沙入江而至瓜儀常鎮其在大洋而風忽東洋也則至淮揚

四譯館考

卷一

字

登萊岩在近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高麗以入大抵清明節前風候不常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明時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月十月爲小汛其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次則大隅竺前竺後博多日向嶺摩津州紀祝種島而豐前豐後利泉之人亦間有之倭有號山城君者其後號令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節相吞噬豐後漸強并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亡滅倭自是亦無定主矣

瓜哇

瓜哇古蘭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劉宋始通中國元嘗征之明洪武三年王昔里八達刺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勅已而朝使至三佛齊國瓜

睦要而殺之遂絕其使永樂三年其國求工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滅東王時中國人舟過東王城西王襲殺百七十人尋自懼遣亞列加思謝罪切責之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遣貢萬金禮部請索如數太宗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獨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年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國有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王之流寓多閩廣人又東行半日至縣村中國客居成聚遂名新村

四譯館考

卷一

五

村王廣東人番船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華人港旁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姑磚牆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藤腳跌而坐民居茅茨磚甌坐卧於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繫嵌絲脫腰束錦綉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

推結上衣下脫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同輕重藤繫刀袈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中國國人自土著外有西番買久居者服食皆雅潔又有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敬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黧黑猿頭赤脚信鬼坐卧無几留飲食無匙筯咬蛇蟻虫蛭與大同寢食不為殍也婚嫁無媒男造女嫁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儀衛甚都婦裸披髮跣足紫底絲袍戴被金珠綵飾黃乳生子一歲

四譯館考

卷一

五

便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刺頭至老不釋若有爭鬪卽拔刀相刺殺人逃三日而出卽無事喪有木焚火焚大焚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枕椰木吉貝倒掛烏絲鳩絲鳩紅絲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真臘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其國王姓刹利名質多斯那者并扶南而有之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城

西南距暹羅各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唐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山阜爲陸真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遂屬焉又有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附之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城甚堅固但無女牆國中及王居各有金塔一金佛八金獅二男女皆椎髻袒裼惟以布圍腰布極精美且有等級王頂金花冠頂上戴大珠三斤許手足戴金鐲皆嵌琥珀寶石飲酒皆金器富家亦然所以稱富貴真臘也氣候常如五六月歲可三四收又有野田不種常生水蒿若干則稻亦隨而長男婦不諳蠶桑針指暹羅人寓居者治其業人死無棺止蓋布薦出喪亦用旗幟鼓樂樂之無人處有鷹犬畜類來食頓盡則云死者有福官府及民間文字則以獸皮染黑入帶一粉塗畫之成字刑無笞杖輕者罰金大逆等罪則以土石築之於坑坎或斷指去鼻焉東向爲上

四譯備考

卷一

五

石手爲潔王三日一視朝臣階下三稽首婦妾燃燈不息唯滿風太甚女十許歲則父母以重賞聘一僧爲之被身後則任其所之每於河池澡浴男女無別其夫遠出顯與人通地產金頗香篤擗香沉香銅金象翠羽嘉樹異魚明洪武六年國王怒兒那遣奈亦告耶入貢

滿刺加

滿刺加在占城南海中古越裳氏界素爲象郡林邑縣前代未通朝貢明永樂三年王西利入

四譯備考

卷一

五

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封爲滿刺加王賜印誥錦綺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妃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太宗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姪僚從賞各有差遣使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歲進羅炭輸金五千兩旣奉正朔乃不隸暹羅矣王曰帛繒首長青花被蹠皮履



四譯館考

卷一

乘輜停淳朴尚回回教民台如避難婚喪類爪哇聯榻跌坐制木爲舟泛海捕魚傍海人捉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喘喘卽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武變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之山孤人少疇少收內有山泉流爲溪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以通市氣侯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膚甚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屋如樓閣而不鋪板用木高低層布飲食厠廁皆在上其山曰鎮國其貢番小

四譯館考卷之一終

四譯館考卷之二

西番館

西番

西番卽吐番也

本朝順治十四年遣使入貢請換

勅印因

勅諭之

皇帝勅諭烏思藏怕木竹巴灌頂大國師闡化王羅

巴藏昆林雷望書格梭納木那母巴哩割爾哇

四譯館考

卷二

爾世居西域能敬順

天道遼事

朝廷勤修職貢茲特遣使以方物來進誠心向化深

可嘉尚使回優賜爾絲幣表裏以示褒答至可

領之故諭回賜粧緞一疋倭緞一疋表緞四疋

裏緞四疋

皇帝勅諭烏思藏怕木竹巴灌頂大國師闡化土羅

巴藏昆林雷望書格梭納木那母巴哩割爾哇

朕統御天下綏理羣生聲教所通罔不率俾其有實

心向化重譯來朝者必爲之誕布圖澤特加封  
賜用昭柔遠之仁爾烏思藏僻在西域樂善好  
修歷代以來咸通貢使茲茲我大清德化遣使  
歸誠將故明嘉靖四十一年所賜怕木竹已灌  
頂大國師圖化王阿古汪東御失割巴堅泰巴  
藏卜男割思巴剌失堅泰勅諭一道玉印一顆  
表請於給并獻貢物具見恭順

朕甚嘉焉今特命正使喇嘛義拉固散庫徒克退下  
息拉卜副使查漢達爾罕韓爾齊下撒木噴革

四譯館考

卷二

二

龍同喇嘛通事人等貢捧

勅諭一道玉印一顆前行仍封爾羅巴藏昆林青望

皆格梭納木那母巴西爾爾哇爲思藏閣化王

掌管印信撫治番人并

頒賜爾錦緞裘裘僧帽袈裟法器器物爾尚益勵忠

貞勤修職貢廣揚梵教共襄

正綱永堅藩翰之忱毋致

或廷之

今軍維欽哉故諭頒賜鈔二段紵絲十表裏袈裟僧

四譯館考

卷二

三

天一套高頂僧帽一頂水晶數珠一串響鈴二  
副鈴杵二副白瓷茶鍾二箇滿蒼刺一箇連帶  
帶一條氈襪各一雙食茶一百觔檀香一炬  
按西番其先本羌屬也凡百餘種散處于河湟  
洮岷間東北距陝西東接四川東南至雲南元  
世祖始郡縣其地以土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  
王帝師領之嗣是弟子有號司空司徒國公佩  
金玉印者明洪武六年令諸僧舉故官授職以  
攝帝師喃伽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

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

元帥招討等官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

善王剛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

俱賜印詔令比歲或間歲朝貢分其地爲都指

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桑甘指揮使司一曰隴

答宣慰使司三曰桑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

魚通率遠招討使司六曰桑甘思曰桑甘隴答

曰桑甘丹曰桑甘洽諸曰桑甘川曰唐兒勘萬

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

千戶所十七日桑甘思曰刺宗曰李里加曰長河西日多八縣孫曰加八日兆日納竹日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字思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桑卜郎曰刺錯牙曰洪里壩曰滿側魯孫喇化關教輔教三王貢道自四川入贊化王貢道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每貢僧徒十人凡諸王嗣封賜誥製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克正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自陝

四譯館考

卷一

四

西洮州出境宣德元年封大寶大乘關教喇化貢善王九年嗣化王貢使札藏等還以賜物易茶于臨洮沒入官并徭札藏等以聞命釋之還其茶長河西魚通寧遠歲一貢貢止五六十人自雅州入梁甘思歲一貢亦自雅州入焉董卜韓胡亦歲一貢如梁甘思四川威茂松潘金川雜谷達思蠻諸番僧皆三歲一貢洮岷番寺歲一貢番藏二年一貢貢使多者百餘人犬三四十人其次數人至京餘留塞上洪武四年置

四譯館考

卷二

五

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大祀藏思曩曰諸篋歲納馬三千五十匹又置河州衛軍民都指揮使司及河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篋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民都指揮使司又置西寧衛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市法上馬茶百二十勛中馬七十勛下馬五十勛五王諸僧番簇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在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在黃河南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嘉靖九年西番反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先是河套番人徙居西海套食諸番勢漸吞併藏者慮其勾結深人如前代吐蕃吐谷渾故事言官因言前代有屯兵青海以絕其連和之路者然徵驗調發民力大困其後洮岷番賊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燬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賊入聽官軍築至賊巢勦殺番人畏之已而兵至塞

易秋金番合兵乘虛深入臨洮章昌殺掠大勝  
向書李承勛言西番上地被亦卜刺侵占日益  
內徙將來交通猖獗何以善後昔趙充國不戰  
而屈羌人段熲殺羌百萬爲費不貲內外虛耗  
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  
操萬全之策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  
西番事宜悉令瓊從長區處從之瓊曰欲撫平  
必勦先零此金城方略也因遣遊擊將軍彭斌  
鎮守都督劉文親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  
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五寨特險拒戰者十六  
族斬首三百七十患乃稍息國中地薄氣寒風  
俗質朴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白下起困人  
所利而行之故能持久其國君贊普有城郭而  
不處聯義帳以居號大拂廬部人處小拂廬贊  
普與其臣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其君臣白爲  
友者五六人號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徇其吏  
治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其刑雖小罪必狀口  
列鼻其繫吹螺聲鼓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官

之章飾最上張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  
下皆綴臂釧以辨貴賤食酪衣毳以精塗而婦  
人辨髮而縈之務耕牧好獵鬪貴壯賤弱尊釋  
信誼重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弱者垂  
狐尾于首以爲辱懷恩惠重用貨交易用箭毳  
馬牛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焚柴聲鼓謂之逐  
鬼喜喫生物無蔬茹醃醬地產金銀銅鐵犛牛  
名馬天鼠皮獨峰駝青稞麥豎豆獐羊貢物多  
畫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稽瑪瑙  
犀角左髻毛纓明盔甲刀劍遮甲麻衣馬青鹽  
山川則崑崙崙黃河河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  
八十里東北雜爲大澤又東流爲赤黃河合忽  
蘭諸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州入中國  
又東北經沙漠折而南流入山西界又有可跋  
海自崙境東南流至雲南合西河河號漢備水  
又東南出合川爲瀘水明有丁大夫者以御史  
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又有宋將軍長  
洪武永樂中久鎮西陲最功封西寧侯丁宋者

充平羌將軍番人敬而畏之四川諸番皆祀之  
陝西諸番皆祀宋焉

四譯館考卷之二終  
卷二

八

四譯館考卷之三

暹羅館

暹羅

暹羅在占城國極南

本朝康熙九年入貢十二年復遣使臣奉金葉表  
文入貢其表文云暹羅國王臣森烈拍臘照古  
龍拍臘馬障陸坤司由提呀菩埃誠懽誠忭稽  
首頓首啟奏

大清皇帝陛下伏以

四譯館考

卷三

天生聖君嗣登寶位剛明果斷國治民安聲聞海外

澤及諸彝卑國世荷

皇恩微臣繼襲踐祚遠需

九重德化莫能瞻仰

天顏幸遇貢期敢效輪欵需差正貢使臣握坤司齊

喇耶低邁禮貳貢使臣握坤司殊喝喇耶西三

貢使臣握坤押派瓦恥通官握坤心物邁知理

揭帝典辦事文司叨申理喀等梯航渡海資捧

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

即朝貢進獻代仲并舞之誠恪盡遠臣之職恭祝

皇國永固

帝壽延昌伏冀

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後臣遵

旨再陳明季勅頒銀印卑國以憑進京朝貢前因

宮殿火燬燼無存今進京朝貢無可爲憑微臣

以表文內不敢致貢委擬耶大庫具文呈部轉

奏

聖旨特賜勅銀印以便進京奉貢康熙九年三月內

西譯館考

貢使回國請部奉

旨咨文到暹羅內開賜臣具表題請伏望

聖恩頒賜勅印以光賜國康朝貢有憑按古例貢船

三隻到廣高安捧表進

京朝貢其船置辦國需隨汎回國康臣早知

聖體典禮於去年再運廣省迎接

聖勅回國伏乞

命吉賜依古例製

物禮部行文廣高安衙門遵照辦理臣不勝瞻

天仰

聖惟壯踴躍之至謹具表朝貢以

聞後開貢物

皇帝方物金葉表文一道譯字表文一道龍亭一座

安奉金馴象一隻孔雀四隻六足龜四隻龍涎

香一勛碗石一勛沉香二勛犀角六座速香

三百勛象牙三百勛安息香三百勛白荳蔻三

百勛藤黃三百勛胡椒三百勛降香三百勛大

楓子三百勛烏木三百勛蘇木三千勛胡椒花

西譯館考

一百勛紫梗一百勛柑皮香一百勛樹膠香一

百勛羣島毛六百張孔雀尾十屏兒茶一百勛

鯨鮫布六疋雜花色大布六疋視天四條紅布

十疋紅撒哈喇布六疋印字花布十疋西洋布

十疋大米片一勛中冰片二勛片油二十罐樟

腦一百勛黃檀香一百勛香薇露六十罐硫黃

一百勛

皇后方物一樣減半

使王大統副使坤寧迷列瓦提從人三十名進

金葉表文奉

古覽王奏航海遠來道貢方物具見惻誠可嘉知道  
了餘著議奏核選羅本選與羅解二國而選則  
赤眉遠種也選國土瘠不宜耕種羅解土衍腴  
多獲選人歲仰給馮元元貞初選人常入貢至  
正間選降於羅解合爲一國明洪武初遣大運  
少卿聞良輔往諭之選羅解國王恭烈耶昆牙  
遣使奉金葉表朝貢還賜大統曆七年遣使沙  
里拔來朝自言本國令陪臣奈思傑偕刺讀悉

四譯館考

卷二

四

料入貢云八月舟次烏滿遇風舟壞漂至海南  
收獲漂餘貢物蘇木降香攬羅繡來獻省臣以  
聞高帝以無表可據却之九年奉表來乃命禮  
部員外郎王恒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詔及  
選羅國王之印二十年又貢胡椒萬觔蘇木十  
萬觔二十八年遣中使趙達朱福等弔祭賜阿  
王昭祿華膺勅諭并賜王及妃文綺羅纓線布  
有差永樂元年遣使入賀始稱選羅國一年遣  
使坤文貢方物詔內使李興等齎勅往勞之并

四譯館考

卷三

五

賜文綺紗帛四年復貢方物且乞量衡爲式詔  
賜古今列女傳給與量衡七年遣使奉低物祭  
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元現  
來貢方物先是南海民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  
入選羅至是因共使歸傳諭國王遣八觀等還  
母納流移以取罪戾並賚王金絨紵絲紗羅縵  
錦八年貢方物送還流移人賜勅勞之嗣王三  
賴波塵札刺的典兵侵滿刺加滿刺加訴于朝  
詔平之其後復遣人朝貢且謝侵滿刺加之罪  
厚賜之自是每貢貨表則稍減矣成化十三年  
遣使犇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  
本福建汀州士人謝文彬也販鹽下海爲風飄  
入選羅遂仕其國嘗至南都共從子瓊偶遇識  
之爲織珠色錦綺貿易番貨事覺下吏始吐實  
焉十七年遣行人姚隆冊封其三弘治中遣給  
事中林恒復往行冊封禮正德十年貢使至下  
回回館譯寫大學士梁儲疏據提督少卿沈冬  
魁呈准回回館王簿王祥等呈竊照本館專

譯寫同回字凡遇海中諸國如占城暹羅等處  
進貢來文亦附本館帶譯但各國語言文字與  
回回不同審譯之際全憑通事講說及降勅回  
賜俱用回回字今暹羅來貢金象表文無人識  
認查近年八百大甸等處音字失傳內閣具題  
暫留著來頭日監者欲在館教習合無比照監  
者故事例於暹羅來使內選留一二人任館令  
其教習待肄業精熟將本使照例送回從之嘉  
靖元年暹羅及占城等國各藏寶貨至廣東市

四譯館考

卷二

六

緬太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黃藤等私買至南  
京販賣稅司懸出送南刑部問擬蔣義山等違  
禁私販番貨例應入官蘇木共三十九萬九千  
五百八十九觔胡椒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五觔  
可直銀三萬餘兩解內府收貯公用牛榮貨緣  
內瑞得旨給工刑部尚書林俊復疏言見行條  
例通番下海買賣劫掠有正犯處死今宋邊衛  
充軍之蔣買蘇木胡椒千觔以上有邊衛充軍  
貨物入官之餘今蔣義山等倚恃威權多買番

貨天幸匿稅事發將牛榮等奏奉陛下俞正  
法之請尋被用伴之門忽令給正大明正愛一  
頓一笑敕禱以待有功今三萬餘兩之物豈一  
微禱比給還罪人豈賜有功者比皆臣等之所  
未喻也伏望大書乾剛立斷是獄將代爲營救  
之人并下法司明正其罪疏入乃命以贖貨入  
官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  
物白象已斃進象牙一枝長八尺牙首鐵金石  
櫛子十顆中鎮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置金鎖

四譯館考

卷三

七

錐一根又金盒內貯白象尾爲證萬曆三年九  
月國王昭華宋頃遣使提坤哪來恩灣等來貢  
先是有東牛國與暹羅國鄰因未婚王女不諧  
遂擁衆攻暹羅陷其城王昔喇照普啞先自盡  
捕其長子哪洋喇照爲質時隆慶三年七月也  
其次子昭華宋頃嗣爲王以印使兵焚因奏請  
另給禮部以印文頒賜年久無憑查給且表字  
譯學失傳難以辨驗覆題行彼國查取印篆字  
樣并取精通番字人員赴京教習萬年八月



通事握文源同其使暨閱舉極文錄握文貼費  
原本勒令赴京請印并留執習番字各賜冠帶  
衣服有差六年十月內闕大學士張居正題據  
提督少卿蕭 呈請於本館添設通羅一館考  
選世業子弟馬應坤等十名送館教習通事握  
文源言其國東連大泥南臨東牛西接蘭塢北  
界大海由廣東香山縣登舟用北風下指南針  
向午行出大海名七洲洋十晝夜可抵安南海  
次中有一山名外羅八晝夜可抵占城海次十  
二晝夜可抵大崑崙山又用東北風轉舟向未  
兼申三分五晝夜可抵大真嶺港五晝夜可抵  
暹羅港入港二百里即淡水又五日抵暹羅城  
順風四十日可至若遇東風則舟西行即舟壞  
猶可登山遇西風飄入東海中有山名萬里石  
塘起自東海琉球國直至海南龍牙山潮至則  
沒潮退方見舟飄至此罕有存者來貢必用五  
六月南風還則用十一月北風遇此不做行  
矣境內有大庫司九日暹羅日可刺細馬日足

曹本曰皮細縹曰東骨胎曰果平疋曰倒縹細  
曰討歪曰六尼大庫司總華言布政司也府十  
四曰采納曰老無曰比采曰東板魯曰棘皮曰  
疋皮里曰采野曰多錢曰千無里曰細辭滑曰  
采欲曰欸細灣曰沽奔曰魁山縣七十二分隸  
各府土田東南平衍饒稻西北多大山產諸香  
木蘇木城濠用磚砌分八門南北五里東西十  
里城中有小河通舟城外西南民居聚集有外  
城週遭十餘里王居在城西隅另建一城約三  
里餘殿用金柱綵繪覆以銅瓦望用錫瓦增用  
錫裏磚欄杆用銅裏木民樓塔不土處上聯檣  
檣片覆之亦有用陶瓦者坐臥即於樓板上藉  
以毯及蓆席無床棹椅凳之制其服飾惟王以  
受封故留髮冠金嵌寶石帽制類堯鑿上衣長  
三尺用五彩緞小袖左衽下用五彩布履鞋襪  
用紅緞官及庶民俱剪髮官一等至四等冠金  
嵌寶石帽五等至九等冠五彩絨緞帽庶民無  
帽俱著兩截衣襪履用牛皮婦人剪髮于後飾

用金銀簪花戒指鑄銀粉簪者用銅上衣披  
五色羅花布帳下衣五彩織金花帳地長二  
寸足著紅黑皮軟鞋共官制有九等一日握  
燈二日握步喇三日握驛四日握坤五日握  
闕六日握文七日握板八日握廊九日握救其  
選舉由鄉鄰舉於大庫司大庫司審其堪用以  
文達於王所王爲定期面試至期大庫司引至  
王前咨以民事應對得當卽授冠服候用否則  
逐出考課亦以三年爲期人皆有名無姓爲官

四譯館考

卷三

十

者稱探其民上者稱奈某最下稱隘某王出乘  
金粧彩轎或乘象車每日旦登殿各官於臺下  
設禮以次盤膝而坐合掌於頂獻花數朵有事  
則具文書朗誦上呈候王定奪乃退遇正日冬  
節及慶喜事亦有賞賜凡頒賜勅諭勅令王則  
用原封冠服呼萬歲行五拜三叩頭禮其刑法  
有小罪則著枷巡市中衣桎足入獄大則押至  
河邊殺之投屍水中結婚婦亦用媒妁聘物親迎  
則集親鄰及羣僧迎塔至女家附收女紅姑舅

額稱利市四配後七日方同歸國王喪國人皆  
髮髮爲孝否則以穢污塗於頂上屨之官民初  
喪集僧誦經祭以湯飯越七日施生餚所用財  
物之半與僧葬禱王用水銀灌腹以帛纏之同  
片腦數十觔納棺中一年後出棺火焚之拾其  
骨葬於塔下塔高三尺飾以金官民富者亦建  
塔惟不用金耳名大葬貧民亦大焚葬骨水中  
名水葬俗趨利敬富笑貧小民多載舟之各國  
商販少則用海貳多則用銀官民有銀不得私

四譯館考

卷三

十一

用皆送王所委官領滿成珠用鐵印印紋於上  
每百兩入稅六錢無印紋以私銀論初犯斷左  
指再犯斷右指三犯者死民間好爲偷尼婦人  
智過男子內外事無大小悉決於婦人男陽割  
其膚嵌銳鈴狀如荔枝或一或三造以金銀貧  
者以銅行則有聲外蔽以花布幔所用磁器綴  
絹皆質自中國不通漢字惟誦佛經字皆橫寫  
橫讀氣常熱無雪霜風俗勁悍專習水戰焚海  
爲鹽醴秣爲酒上產珍寶有石榴子及貓兒眼

四譯館考

卷三

青紅綠三色石金銅鑽金銀鉛錫鐵玳瑁象牙  
犀角珠母食貨有胡椒沉香速香降香木香丁  
香樹香金銀香大椒子馬前白芷蓮玉豈蕊烏  
藥兒茶阿膠膠片冰片紫梗藤黃破肚子燕窩  
沙國米黃臘檳榔椰子布有西洋布潤三尺餘  
長四五丈染五色花紋極工巧花木有猶竹黃  
竹斑竹勒竹根竹葉竹蘇木油木花梨木鐵力  
木樟木松木榕木栢木冷木黃楊木檀木烏木  
石榴樹橘蓮菊茉莉素馨鸞瓜月桂綿葵葛蒲  
菊甘蔗芭蕉冷角菜薔薇露波羅蜜獸有犀象  
虎豹熊猴猿貂鼠穿山甲南蛇山羊山牛山猪  
海馬獐鹿兔鹿豺狐狸馬牛羊貓鼠禽有孔雀  
錦雞鸚鵡雉鶴鸞燕雁鴉雀鳩翡翠鸞鴛鴦  
水鴨鵝雞鵠鴨鸚鵡有五彩紅綠白數色魚有  
鱧鯢沙鯉鰱鱖鰻銀墨章甫帶鱸黃烏邊鞋底  
班宗馬蚌大口白甲笋殼七星三賴鰕鱗蝦螃  
蟹蛤蚌蔬有東瓜西瓜王瓜甜瓜木瓜土瓜苦  
瓜瓠茄葱蒜韭芥莧蘿葡波凌鹿角油菜藤菜

海菜角豆腐扁豆漿豆黃豆紅豆諸物亦海外一  
大都會也

四譯館考

卷三

四譯館考卷之三終

四庫全書考卷之四

高昌館

唐書地理志

唐書地理志

唐書地理志

高昌

四庫全書考

卷四

高昌即火州以其地勢高微物產昌盛故名高昌又山色如火天氣常熱故亦名火州西域諸國之一也本漢市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已校尉於前王庭後魏時其地為蠕蠕所并有闕伯周者始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入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明號火州在嘉峪關外西行可一月城方十餘里其東七十里有柳陳城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七年土魯番遣人朝貢十二年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還言其風物蕭條市里居民俗蓋過半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城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

四庫全書考

卷四

上魯番萬戶寨因帖木兒柳陳賊萬戶瓦赤刺但遣人貢馬及玉璞正統以後有哈刺火州畏兀兒哈失哈兒高昌歸化寺等處皆來貢其地東至哈密西連亦力把刀南抵十關北接瓦刺東南至肅州其人貌似高麗日深鼻高辨髮後垂衣尚錦繡俗事天神信佛法字書亦有真草亦常借用回回語音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布貢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雁巢多琵琶篋篋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以銀或鎗石為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為戲謂之煙陽氣去病春日遊者馬上持弓矢射物曰祿災其山則天山靈山水則交河蒲類海地產馬駝鹽白氈布鎗鐵陰牙角阿魏等物

哈密地近高昌故表文屬高昌館譯密但字者故前代又屬回回館譯焉

哈密古伊吾墟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諸羌自來要路也漢明帝屯田於此唐為伊州元封

忽納大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忽納失里  
罕第安克帖木兒嗣之明初置甘州五衛於張  
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  
中又置山丹采昌集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古  
浪三千戶所自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又  
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永樂初設關外七衛曰哈  
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  
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  
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  
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  
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  
居苦莽城三年忠順王卒兄子脫脫嗣賜印誥  
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  
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魯壇  
人僭數百戶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居惟上房  
習俗各異產玉石鎮鐵大尾羊陰牙角香裏胡  
桐律山則天山一名雪山水則甘露川合羅川  
又有望鄉嶺伊吾城人獵悍好利西域三十六

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欄出入索道路錢乃已洪  
熙元年貢疏黃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  
璽天順四年來貢賜緞金蓋林恭恭成化八年  
禽者林獄李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努溫魯力攝  
國事九年土魯番速魯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赤  
斤諸番王母不從據王母及金印去遣高陽伯  
李文通攻劄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  
駐苦峪不敢進詭言不見土魯番而還十四年  
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魯壇未壯守臣請棄關  
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及西  
域諸番貢使往來者多怨恨之弘治元年阿黑  
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遣使入  
貢許稱罕慎病死國亂乞立爲王居哈密領西  
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不可許且請諭  
令阿黑麻還王母金印并還我哈密四年遣哈  
密頭目寫亦虎仙贊勸往諭旋以金印城池來  
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  
兒哈喇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

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時擬哈密必得  
元後人嗣封庶可攝服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  
陟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脫脫種落也六年阿  
黑麻復入哈密據陝巴及金印去遣兵部侍郎  
張海都督保謀行視經略海至河西遣哈密人  
以勅往諭令歸陝巴金印留不報海不得已修  
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  
廣西絕西域貢時文升亦請開嘉峪關絕西域  
貢令諸番歸怨阿黑麻乃西域諸番怨朝廷安

四譯館考

卷四

五

賞大戚又阻其由海道貢獅子反相率從阿黑  
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已而阿黑  
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乃用  
文升議效陳湯故事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  
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  
道襲牙蘭清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  
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速牙蘭謂知遁去清  
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被牛羊三千哈  
密待從者八百餘人皆携歸塞上師還糧乏士

馬亦多物故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撤他  
兒及奄克孛剌往刺木城奄克孛剌密著瓦剌  
小列禿襲斬撤他兒自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  
圍之哈密人舉火小列禿來援乃遁十年秋阿  
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土書言西  
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同黑婁  
諸國來貢是年冬起王越爲總制經略土魯番  
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復封爲  
忠順王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文

四譯館考

卷四

六

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十二年春陝巴至  
肅州畏番人不肯出關守臣遣兵防護至哈密  
是夏遣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尋入貢十  
三年復同黑婁諸國來貢十七年春國人以陝  
巴背盟指越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  
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  
軍懷外孫也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  
諭之令迎陝巴頭目阿字刺不聽奄克孛剌與  
孫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

單朱監中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其帖木兒還土魯番其帖木兒不肯還徒居甘州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郎嗣年方幼守臣恐其帖木兒還來侵哈密密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魯斯遣人朝貢乞還其帖木兒兵部尚書劉宇曰是謂費其所親愛不許六年守臣代請乃許之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滿刺略三送之西還八年春至哈密拜牙郎淫暴欲與奄克字刺叛往土魯番奄克字刺不從自哈

四譯館考

卷四

七

密奔肅州拜牙郎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略三入哈密取金印九年滿速兒率衆分據刺木等城又日夜聚謀集甘肅乃遣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防遏土魯番遂勦西海卜亦刺勒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令滿速兒送回拜牙郎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以緞布銀器送土魯番乃還金印及哈密是冬寫亦虎仙入貢十一年土魯番復集據哈密又

至沙州脇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回殺已思高彥名等內應攻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憤極槓死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煙答惡城拒戰又亟調屬番兵扼其老營遣人結瓦刺搆果穴破其三城土魯番大創又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密罪狀生謀叛論死時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倖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十三年遣總撫李昆及九疇至京廷鞠

四譯館考

卷四

八

昆降浙江副使澤九疇創籍是秋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刑部會訊寫亦虎仙罪當死會武宗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免賜國姓隨武宗南征嘉靖改元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斬死獄中王瓊讀戍澤起兵部尚書昆兵部侍郎九疇會都御史巡撫甘肅三年滿速兒大舉入寇九疇先登力戰甘州圍解又夜率衆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大破之殺火者他只丁滿速兒遁去開中

四譯備考

卷四

九

守臣奏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  
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蘭州番兵已爲九時所敗  
出嘉峪關獻民用九時議請遣發番使開關絕  
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使肅州又入沙州五  
年起舊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我旣不  
能制其命又無以服其心徒絕彼之貢使不能  
阻彼之犯邊乞從九時議還煙瘴番使解營息  
兵未幾一清召入內閣尚書王憲代一清盡出  
平涼羈留番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

土魯番歸我哈密之令夫非煙答子米兒馬黑  
麻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放歸羈留各  
番貢使男婦几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  
番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將訖吉率新  
部番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堂卜達兒子鎖南  
來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丹  
州南山下兵部議尚書胡世寧欲專守河西謝  
哈密無煩懲中國議禮諸臣不聽竟從璽言世  
寧復言牙木蘭乃歸正人非叛者比唐番怛謀  
事可鑒也遂留不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  
同天方諸國貢方物又索牙木蘭兵部因請許  
其通貢而其後哈密亦遂爲土魯番所據矣  
安定阿端

四譯備考

卷四

十

安定地廣衰千里東至罕東衛北至沙州無城  
郭其俗馬乳釀酒氍毹帳爲廬舍產馬駝玉石明  
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武  
日亦板丹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銀分其爲長  
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



印八年設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宜德間與  
曲先叛討平之至成化中沒入土魯番

### 曲先

曲先古西域部落東抵安定衛北距肅州界明  
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  
知宣德元年以討平曲先功加國師禪師秩其  
後常入貢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爲土魯番所劫  
牙木蘭號勇士魯番令其率衆侵吟番授甘肅  
已而賊於土魯番遂擁衆歸土魯番請還吟

### 四譯館考

卷四

客易牙木蘭將甘心焉兵部尚書胡世寧不可  
乃止嘉隆開西諸衛皆沒入土魯番曲先亦陷  
其地達珠瑪瑚珠砂名馬服色尚白喪事易以  
青相見行跪禮

### 罕東

罕東本西域部落在沙州古燉煌地也明洪武  
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薩王討之土酋哈答遁  
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  
鎮南吉刺思爲指揮食事永樂以後常入貢成

化間土魯番迭入哈密嘉靖關外諸衛二年東  
最弱力不能支流散各城正德中陳九時擊退  
土魯番稍得生聚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盡殺破  
其酋土巴叛附土魯番至嘉靖八年王瓊撫任  
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萬石而邊儲坐困矣

###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  
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條起人  
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晝迷

### 四譯館考

卷四

亡番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  
小國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  
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圍流水環繞樹林蔭翳  
土宜黍麥麻豆有小葡萄日葡無核名項子葡  
萄氣候和暖風俗醇朴人二種男子削髮戴小  
單刺婦女白布裹頭者回回也男子椎髻婦人  
蒙帛巾垂髻於額者畏兀兒也

### 亦力把刀

亦力把刀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

以譯館考卷之四終

因疏稱密罪誅之翼卒并大懼會有江西人

略政府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布  
御史程宗以從宗至麓罕弄侍內援益罪傲不  
出迎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宗不得已從之麓  
罕弄曰猛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  
小象長成離信大象矣率能復納大象腹中乎  
宗唯唯遂以所侵木邦地與之爲設安撫司以  
司至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謂宗斷辦宗輒答之  
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  
曩罕弄既盡奪木邦地罕弄奔猛正由是孟養

四譯館考

本五

二

諸酋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罕乞聲言  
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地  
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  
世讐矣其俗男衣白文身髮髻鬚鬚女上衣  
白下闊袖裙耳帶金圈手貫象牙鐲所居皆竹  
樓男貴女賤雖小民亦奴視其妻耕織貿易差  
徭之類皆係之土產犀象馬金銀寶石孔雀尾  
靈蛇膽古刺水土錦胡椒椰錫其種類最繁故  
稱百譯焉

孟養

孟養軍民官慰使司地名香栢城元至元二十  
六年立雲達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  
爲雲達府尋改宣慰司其民獵野小有隙卽耕  
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叛官兵追至緬甸捕  
斬之成化中思仁子思祿以祖母疎帶及諸珍  
物賂鎮守太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橫  
弘治初給諸土酋金牌信符所司偶忘孟養久  
廢抹籍須給思祿遂謂復其官職以金牌號召

四譯館考

本五

三

諸酋略取旁地自廣合猛密叛木邦泰政毛科  
檄思祿兵思祿以贏兵數千應科爲猛密所敗  
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奪取蠻莫等  
十七寨科又勸總撫金獻民誘兵大舉征思祿  
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爲鄰惡誑誤願入蠻  
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仍乞以一子爲宣慰  
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其地  
下濕夜寒晝熱多濱江爲竹樓以居日落數丈  
境內有鬼窟山極險隘土產琥珀瑪瑙犀象

孟定

孟定府舊名景勝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緹大理金齒等處司尉使司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編戶五里民皆百譯男子光頭赤足黑面衣白布衣戴細竹絲帽以金玉珍寶飾其頂徧插翠花翎毛後垂紅纓婦人出外戴漆藤大笠身衣文繡飾以寶貝土產香檳

南甸

四譯館考

卷五

四

南甸宣撫司舊名南米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陞宣撫司其俗結姻用穀茶二長筒鷄卵五七龍爲聘客至以穀茶供奉手拈而食之境內有丙弄蠻千馬泉沙木龍南牙諸山小梁諸乃二河大盈江貴連坡關小龍山關上衆孔雀呼雞紅藤茂千崖宣撫司其地舊名千順張樊居之元中統

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千崖長官司正統間改宣撫司境內有雲兒雲龍白蓮刺朋諸山雲兒安樂止西三河四時皆悉取其絲染五色爲土錦又有白氎布白蓮花竹廳大如兔至肥可食

麓川

麓川宣撫司舊爲麓川地皆樊蠻所居元至正中置麓川路明洪武十七年內附置麓川平緝

四譯館考

卷五

五

宣慰司正統三年土酋思仁發叛討平之十一年置隴川宣撫司於隴把俗與南甸同境內有馬鞍摩梨羅木山湯泉土產孔雀豪猪芋紫腰大藥鮮子

威遠

威遠州唐南詔銀生府地舊爲濮落雜蠻所居元至元中始置爲州明因之編戶四里其俗男女勇捷走險如飛交易無權量但以小篋簾計多寡而量之境內有棠藥山南排谷寶江土

鹽莫蒙寨有河水災而流於炭火上煉之則成

### 灣甸

灣甸州蠻名細賧元中統初內附屬鎮康路明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編戶五里其俗婦女貴者以象牙作筒長三寸許貫于髻插金鳳蝶其頂絡以金索手帶牙鐲以紅瓊帶束臂纏頭不穿耳衣白布窄袖短衫黑布桶裙土產茶及芭蕉

### 鎮康

#### 四譯備考

卷五

六

鎮康州蠻名石賧本黑獠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鎮康府尋改爲州編戶六里其人形惡體黑以青白布爲衣跣足行荆棘中如飛男子出婦人閉戶以待其至卜用雞骨病專祭鬼死則刺木爲棺殯之上植一樹爲識土產大藥鮮子蜂脂水乳香

### 大候

大候州蠻名孟祐白蠻所居元屬越川路明洪

武二十四年置長官司尋改爲州編戶四里民有百譯南蠻俗與灣甸頗寧同境內有昔彌蠻巔八巔蠻彌阿輪諸山孟賴孟祐二河闊滄江土產乘絲竹金剛纂高子

### 芒市

芒市長官司其地舊曰怒謀曰大枯賧曰小枯賧卽唐史所謂芒施蠻也元至元十三年立芒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置芒施府正統中改長官司其俗男衣綸布女分髮直額爲髻後垂衣皮跣足境內有青石山麓川金沙二江土產金香檳榔櫻芋蔗藤

### 者樂甸

者樂甸長官司漢時爲羗服地唐屬馬龍他耶二甸曰猛摩蠻名者岳明洪武末分置長官司司隸雲南布政司其民多百蠻交易用金銀或五日十日一集旦則婦日中則男更代爲市境內有者島蒙寨二山景來河土產藤果芋羌

#### 四譯備考卷之五終

#### 四譯備考

卷五

七

四譯館考卷之六

緬甸館

緬甸

緬甸不知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頁吉解屢討平之置邦牙軍明洪武二十九年內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刁賓玉尋歸其下大酋思仁叛擁衆麓川并有孟養地遣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往討之政乘勝

四譯館考

卷六

追思仁至上江以無援力戰死詔開歲辰自知失律伏藥卒廷臣皆言宜置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太監王振議用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兵十二萬往討之思仁敗走緬甸驤遂劄思仁所略孟養地界緬甸驤思仁緬甸酋長卜刺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卜復遣莽刺札等六十四人進貢至京且獻俘馘朝廷用驥言錄緬甸功卽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之麓川人擁思仁少子思

四譯館考

卷六

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驤不得已乃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爲界令居孟養先是緬甸人當丙雲清班思機康刺改藩達達已扯盼六名以朱貢送留教授後俱卒於官及弘治十七年因譯學失傳行雲南鎮巡官取人教習緬甸宣慰卜刺浪差酋陶思孟完通事李璣等入貢并送孟香的灑香牛三人來館教授俱授序班每遇朝廷改元頒給勅諭一道金字陰文信符一面制用銅鑄勘合號紙一百張以文行忠信四字爲號付各宣慰司收掌遇進貢方物陳奏事情則填寫赴京另有底簿付雲南布政司以備查對其地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盈里北至隴川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屋廬乘用象馬濟用舟筏進上文字用金葉次用紙又次用貝葉檳榔葉爲書其人形體黧黑性柔而詐其酋長名曰卜刺浪男子善浮水夏衣洗白窄衫單衣冬衣白氍毹錦仍用莎羅布二幅合之綴於首以爲飾富者出入衣大

袖白布衫男子結髻於頂前用青白二色布纏

之婦人髻髻於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合白檀香

麝香常歸婆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爲奇齒長

出入乘平輅或乘象坐則在前從者間後皆席

地專事佛教僧立阿瓦剌城邦際直根等寺莊

嚴甚麗有大亭則抱佛說誓願之俗然後決地

勢廣衍有金沙大江潤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

特以爲險土產犀象馬金銀寶貝白氍布兜羅

錦椰子樹頭油酒樹類樓高五六尺結實大如

四譯館考

卷六

三

掌土人以麤絹罽中懸于樹實下刮其實流汁

於罽卽爲酒或不用麤惟取其汁熬之爲白糖

其葉卽貝葉石油白石縫中流出臭惡而黑可

療疥瘡

四譯館考卷之六終

四譯館考卷之七

西天館

西天

西天卽天竺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

地方三萬餘里分中東南西北五印度國國各

有王地各數千里東與扶南林邑鄰但隔小海

耳南際大海西接罽賓波斯北距雪山四周皆

山唯南通一谷爲國門其中印度則據四印度

之中也卽漢身毒國明帝夢金人乃遣使之天

四譯館考

卷七

竺求佛於是佛教始通中國唐宋以來貢使間

有至者明永樂六年有榜葛蘭國王霽牙思丁

遣人朝貢榜葛蘭者卽西天東印度也十二年

王塞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其國自蘇門

答刺海行過翠藍島至浙地港更舟行五百里

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

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其國有城郭王及諸官

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領長衣求彩帛

躡皮履市用銀錢海取五領山最高大氣候常

四譯館考

卷七

二

燕如夏服十一朝有管杖徒流國有印章石移  
軍有根陰陽箭十百工技其大類中國有衣黑  
白花彩紫蛇佩周刺琥珀鑲絡紫臂稍子銅劍  
歌舞伯滿者日根有連魯奈奈益優人也能作  
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人家解索坐虎於  
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撲虎數回乃已或手投  
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觀者爭以肉噴  
虎勞戲者錢眉十有二月無間風俗朴厚人好  
耕殖一歲再熟產額鐵翠羽琉璃蛇馬桑漆樹  
絲綿尤多鉛剪最巧馬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  
葛黑葛勒闊四尺背而皆近絨厚可五分即兜  
羅錦也白同尺布服清光潤如鹿皮柳菱爲酒  
旗紅常茶

四譯館考卷之七終

四譯館考卷之八

八百館 附老撾 車里 孟民

八百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先土酋有妻  
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  
元世祖壬戌八月始遣忙兀魯迷失帥兵征之  
至成宗丁酉九月黃其叛寇車里遣也先不花  
征之辛丑二月以劉深哈剌帶並爲中書右丞  
鄭伯泰知政事皆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省

四譯館考

卷八

各給馬匹征之八月又責其不輸賦稅賊殺官  
吏遣薛超兀兒征娶那三月劉深復請加兵  
哈剌哈孫曰海嶠小蠻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  
不足以煩中國元主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  
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會有司議釋深罪哈剌  
哈孫曰深邀名首錄喪師辱國不誅無以謝天  
下乃誅深其酋恃遠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  
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  
二十四年其酋刁攪那來貢方物始立八百大



甸軍民宣慰使司剪遐改元則頒給勅諭金牌  
錫合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疊西  
至木邦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雲南三十八程  
其俗性獷刺花眉目間以爲飾男女服食與木  
邦同事佛教僧亦如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  
節但把手爲禮境內有南格刺山山上有河南  
屬八百北屬車里土產象犀金寶白檀香安息  
香

老撾

四譯館考

卷八

二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爲撾家卽古越裳地  
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始置宣慰使司  
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  
其民皆百譯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  
器用大類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  
曰招木中又次曰招化爲宣慰者卽招木弄也  
居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則所  
至之地各有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以  
至其地不差尺寸土產犀象乳香西木香鮮子

訶子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設名微里又有倭泥夥獵  
龍刺黑角蒲蠻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命將兀  
夏吉解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微里  
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耿東路耿當孟  
弄二州明洪武十七年酋長刁光歸附改置車  
里軍民府尋改宣慰使司在瀾滄江之南接南  
海交趾人頗淳厚額上刺一旗爲號作樂以手  
拍羊皮長鼓又間以銅錢銅鈸拍板鄉村宴飲  
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境內有猛永山杉  
木江土產鉛石銅木香沉香

孟艮

孟艮府舊名猛排明永樂四年來附置孟艮府  
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木邦北至孟連其土  
俗與木邦同

四譯館考卷之八終

譯館課集字詩

館列東西十日一行考課以觀肄習之勤惰焉余於各館雜字中比合連屬綴成韻語雖未免有補葺之痕而順口成章間有思致唯西天一館乃真質名經梵貝聳牙終難率合因每館附存一二詩并錄其字及語音於本字之下亦奇觀也字分單複體有縱橫悉如其舊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九

回回館課集字詩

五言律詩

萬壽生遙想秋色信無邊  
野水沉殘月寒風漸  
晚煙蟬鳴花徑裏雁過畫樓前  
有客來開聚  
留入酒泉

高

بلند

得即百

殘

مخاق

草哈母

畫

نقاشین

伊不華納

臺

صفه

法塞

寒

سرما

媽兒寒

樓

قلمه

照芝華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九

二

生遠想秋色

نام دور انیشه تیرماه رنگ

思哈 兒郎 念述倫 黑媽兒道 克即

風斷晚煙蟬

باد ختم شانجاء بنار زمره

得巴 坤戶 黑媽兒道 兒哈卜 新母日

前客來閑

پیشتر بست مہار بیا فرات

石搬 成思哈 黑媽兒道 兒哈 新母日

[illegible]

分 一

分 (Fen) 一 (Yi)

分 (Fen) 一 (Yi)

寒 輕

寒 (Han) 輕 (Qing)

寒 (Han) 輕 (Qing)

瘦

瘦 (Shou)

瘦 (Shou)

正教序班加二級鄧繩武

譚字官生

王之綸

達之鍊

即光顯

朱承孝翻譯

商昌館課集字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艱難車馬地塵土老心胸山遠收涼露懸虛動  
細風一簾斜月近千樹淺煙紅引領愁鄉國真  
看氣是虹

艱難

艱難 (Jiannan)

車

車 (Che)

馬

馬 (Ma)

地

地 (Di)

塵

塵 (Chen)

土

土 (Tu)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九

六

光

光 (Guang)

心

心 (Xin)

胸

胸 (Xiong)

山

山 (Shan)

遠

遠 (Yuan)

收

收 (Shou)

涼

涼 (Liang)

霧

霧 (Wu)

腮

腮 (Sai)

虛

虛 (Xu)

動

動 (Dong)

細風

細風 (Xi Feng)

一

一 (Yi)

簾

簾 (Lian)

斜

斜 (Xie)

詩館錄集字詩

卷九

七

看	鄉	紅	樹	月
苦 林	霜 同	倦 之	瑣 各	衰 人
氣	國	引 領	淺	近
聽 足	元 謀 思	把 失 刺	眼 把	呼 快
是	真	愁	煙	千
額 錄 兒	阿 麻 省 已 兒	卜 淑 夫	土 裝	凡 子

紅

又

天

花  
暮月夕下慷慨是天真竹實名君子酒常近  
聖人文華青眼舊禮法內頭新秋嶺高低外雲  
煙正有酒

花

夕

足  
北

下

俗  
丁

慷慨

以力思吟思

詩館錄集字詩

卷九

八

章	近	君子	竹	是
卜 謀	二 快	土 車	哈 安 夫	勃 祿 兒
青	聖 人	酒	實	天
而 多	卜 基 思	噴 兒 兒	馬 地	思 已 兒
眼	文	常	名	真
苦 即	必 情	元 微	阿 的	阿 麻 省 已 兒

舊

呵  
思  
乙

禮  
法

土  
根  
麻  
律  
律  
律

白

阿  
陰

頭

把  
失

新

系  
凡

秋

也  
思

嶺

塔  
遊

高

阿  
的  
思

低

卜  
的

外

林  
失  
哈  
十

雲

卜  
力

煙

卜  
教

正

思  
丁

有

把  
失  
阿  
思  
凡

新

卜  
思  
凡

正教序班 寧弘道  
 協教序班 吳克讓  
 譯字官生 訥斯廉翻譯

西番館課集字詩 伏左橫讀至右

五言古詩

三冬苦夜長自起尋玉笛聲聞動九天催促寒  
 風急白雲舞飛花五彩諾霜筆一斗酒十千管  
 待山月出

動 𠂔  
 聲 𠂔

約 年托思

五彩 𠂔  
 花 𠂔

藏李 宸思約刺

月出

忍思彩

武思思兒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九

九

笛 𠂔  
 王 𠂔  
 專 𠂔  
 起 𠂔  
 自 𠂔

今卜 金耳 錯耳 郎思 郎

飛 𠂔  
 舞 𠂔  
 雪 𠂔  
 白 𠂔  
 急 𠂔

共年 萬兒 渴毛 黑葛兒摘 北羅

山 𠂔  
 管 𠂔  
 千 𠂔  
 十 𠂔  
 酒 𠂔

飛 當逆 思東錯 卜竹 唱







呼柳 譚余 比洗 米本 三

三

புதுச்சேரி

協教庠班 張永祿  
張鑄  
譯字官生 陳遠經 翻譯

麥路

卷十

賽 沈 某 浪 塔

僧房

劍軍印

沉

控

菲

草刺打

下

棋

問

美

夜

華

水閣

鏡印

芽

阿含

酒

細

魚

阿

泉

稅馬

花

板

能

打卵

不敢

馬

蝦

卜轉赤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一

七言絕句

江岸秋風好送行陽關陰雨幾時晴馬蹄別入  
千山外沙路雲開見月生

江

麥列馬

風

力

行

刺

岸

甘把

好

同機

陽

阿太

秋

昌馬

送

補

關

同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二

見

麥依

月

刺

生

枕必

正  
譯字官生

張文燦翻譯

陰

阿噴

時

阿奇

蹄

阿

千

倘

沙

賽

雨

某刷

晴

浪浪

別

掛華刺

山

當

路

瓦里

幾

打也

馬

麥浪

入

望

外

阿白浪

雲開

定列

西天館課集字詩

五言絕句

丹崖舍石塔彌宜孤月顏桑麻欣勃烈蒲葛列  
他山

丹 𑖀 𑖀 崖 𑖀 舍 𑖀

石 𑖀 𑖀 塔 𑖀 彌 𑖀

宜 𑖀 𑖀 孤 𑖀 𑖀 月 𑖀

西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顏 𑖀 𑖀 桑 𑖀 𑖀 麻 𑖀

欣 𑖀 𑖀 勃 𑖀 𑖀 烈 𑖀

蒲 𑖀 𑖀 葛 𑖀 𑖀 𑖀 𑖀

他 𑖀 𑖀 山 𑖀

又  
音提薩瑤說噉噬實呬牙追答多難和疊拍憂

三巴

菩 𑖀 𑖀 提 𑖀 𑖀 薩 𑖀

瑤 𑖀 𑖀 說 𑖀 𑖀 噉 𑖀

噬 𑖀 𑖀 實 𑖀 𑖀 呬 𑖀

牙 𑖀 𑖀 追 𑖀 𑖀 答 𑖀

西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多 𑖀 𑖀 難 𑖀 𑖀 和 𑖀

疊 𑖀 𑖀 拍 𑖀 𑖀 憂 𑖀

三 𑖀 𑖀 巴 𑖀

協教序班 王雲鷺

諱字官生 張鍊

陳肇新翻譯

百詩館課集字詩 橫直看

七言律詩

寒更閑戶獨聞琴  
歲歲年年白髮深  
月上天  
思舊國  
風行萬里動  
平林漁樵真有清  
開夢松  
菊偏知慷慨心  
坐對銀缸直一笑  
虹生千尺酒  
中華

寒獨開

寒  
獨  
開

更開

更  
開

開戶

開  
戶

四詩館課集字詩

宋

六

歲年深九

歲  
年  
深  
九

歲白月天國

歲  
白  
月  
天  
國

年髮上思風

年  
髮  
上  
思  
風

年  
髮  
上  
思  
風

偏心銀一

偏  
心  
銀  
一

知坐缸笑千

知  
坐  
缸  
笑  
千

對直虹尺

對  
直  
虹  
尺

四詩館課集字詩

宋

七

行動漁有夢

行  
動  
漁  
有  
夢

萬平樵清松

萬  
平  
樵  
清  
松

里林真間菊

里  
林  
真  
間  
菊

酒

南軟于

中

尋

水閣蓮新出香生白玉房一路小池塘花前知  
有夢是驚春

水閣

賀喃

蓮

英母

新

茂

出

惠

香

緩

生

力

四譯館謀集字詩

卷十

白玉

金怕

房

倫

一

楞

路

光

小

力

池

暖

花

英

前

幹

知

鼎

有

春

夢

反

是

瓦

鴛鴦

白西

九十表二月紅稀結正肥蜂蝶滿園西分頭梳  
李外好著

九

散

十

王

春

英

稀

留

綠

乃

正

寶

四譯館謀集字詩

卷十

肥

必

蜂

朋

蝶

林

滿

定

園

算

西

外

分

春

明

領

桃

林

李

林

外

齡

好

臟

舊薇

蕭敬

正教序班

教序班

張守恒

邢可夫

徐鳴珂

王之綱

胡譯

王

八自館課集字詩

五言古詩

紅且調鸚鵡花絨繡鳳凰同飛食竹實愛敬均  
無忘送君今遠行獨帶古琴囊離懷真脉脉憂  
思聚中腸千里關山路風高易雪霜疎林烟月  
白木葉下雲黃望望見銀河一線少津梁天孫  
十指力刀尺驚秋涼寒不分外薄瘦腰如舊保  
思君憎影朝夕轉偏長

紅

領

豆

无

調

无

調

无

告

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十

鸚

鵲

鵲

列

花

米

絨

繡

鳳

飛

實

標

凰

同

飛

實

標

竹

實

標

標

標

標

愛

刺

敬

眼

均

均

均

均

均

風	關	腸	思	脉	離	古	行	君	無
လဝါ	ကလေး	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倫	杜	寒	寒	西	幹	本	振	補	未
高	山	千	聚	脉	懷	琴	獨	今	忘
ဂ	ဝ	မ	မ	မ	မ	မ	မ	မ	မ
送	穎	枝	幹	而	塞	定	柳	沈	細
易	路	里	中	憂	真	囊	帶	遠	送
၇၇	က	မ	မ	မ	မ	မ	မ	မ	မ
撻	党	党	杜	塞	襟	痛	液	蓋	逆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刀	十	梁	線	銀	望	下	白	林	雪
ဝါ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臘	習	克	賣	恩	杜	倫	清	埋	濃
尺	指	天	少	河	望	雲	木	烟	霜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驚	力	孫	津	一	見	黃	葉	月	疎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၁၀
落	零	爛	南	能	汗	榜	擺	榜	吟

四譯館考集字詩 卷十一

天東風問東風吹出花開二月紅春光歲歲同  
桃花紅杏花紅青實離離曲閣東仙溪一徑通

長夕畧  
g10 3001 3001  
 吹 酣枕 與枕  
 轉影  
300 300  
 半 與  
 偏朝  
300 300  
 比 朝墨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思如薄衣秋  
300 300 300 300 300  
 寨蛇 最丙 邪 思 印墨  
 君 舊 瘦 分 涼  
300 300 300 300 300  
 招刺普 告 卓 幹辦 耶  
 憎 強 腰 外 寒  
300 300 300 300 300  
 掌 慶受 咬 滋 閑

離青杏桃歲  
300 300 300 300 300  
 幹八 喚 放拂休 阿林 借  
 曲 實 花 花 歲  
300 300 300 300 300  
 戈 操 鐸 鐸 偏  
 閣 離 紅 紅 同  
300 300 300 300 300  
 陽寶 給八 領 領 幹墨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紅開吹問笑  
300 300 300 300 300  
 領 卜 抱 安 路開  
 春 二 出 東 東  
300 300 300 300 300  
 溫要 造 怒 色抱紅 惡抱紅  
 光 月 花 風 風  
300 300 300 300 300  
 木 梧 鐸 倫 倫



一 東

東 *east*

能 *can*

徑 仙

徑 *path*

通 溪

通 *through*

溪 *stream*

蚌 *shell*

正教亭  
協教亭  
譚字官  
生南維垣  
李攀

賈國臣  
翻譯

四譯館考十卷

浙江雙士  
恭家藏本

國朝江紫撰繫有奏議已著錄是書畧記外藩朝貢  
之日恭載

列祖勅諭及

賜予數物皆

實錄會典之所有其國俗土風則摭摭前代史傳爲之多

不確實後系以集字詩二卷皆纂所自作而以諸

國字譯之詩既無關於外藩所譯之字又不能該

諸國之字則亦戲筆而已不足以資掌故也